最高指示集成二冊

一冊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二冊目錄

總類

各類叢著

學言詳記十七卷(下)卷七至十七……明 陳龍正撰……幾亭台大 〇〇二 〇〇一

知足齋叢書六十六種(上)……清 黃爽編校……漢學堂 〇〇一 一八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

學言詳記

下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發用上

不朽非名之謂也朽對生言形而下者必朽形而上者不朽就人身論形色必朽天性不朽若以事業文章流芳百世則有名可聞與有色可見總屬形而下矣耳目豈分留聲色豈分精粗試觀史子百家所載姓名今世活人心裏記憶幾人懷念幾人臥名籍簡亦俄朽腐耳須是前人之精神意思長在今世千千萬萬活人心裡流動充滿方是生方是生方是不朽其間大

小又蚌或思慕於士林或感激於氓庶或止在一方一國或翻閱史書使人擊節旁皇或不待翻閱自然淪肌浹髓各隨前人分量所感後世有亂雖後世仁人救實藉往昔仁人開念至此豈但奔走嗜慾供百年之形骸者爲大愚卽自好立名思作千秋好漢亦甚浮而不切矣生者何故思慕逝者此是今日之仁然則逝者何故感動生者卽是當年之仁我也人也死也生也古也今也道也名也原來惟一

德者生生不朽之意無可見聞但遇事則爲功乃有所

見有感則爲言乃有可聞正不朽之所發也非顧藉所發以不朽

生生之心爲根存斯心也多聞多見皆與斯相感矣物交乎吾前其理燦然不忍之所通也發焉而氣和不忍之所行也亡其根雖物物簡點周旋之鮮中於仁知謂之聞經世夫子所與乃在性分上合性分無以經世也安懷章問志原爲學問夫子自言又在世界上合世界別無學問也一關一關耳自行道顯親而仁惠及於萬世之士農工商愛惜周於萬世之昆蟲草木此之謂仁者一體萬物

正憂人未必定得太平來聖賢不得已皇皇謀之耳若既有人時十分好也當相與共享太平之樂在朝則委蛇退食在野則燕處超然

聖人贊天地仝在一憂天地惟不憂故福或差聖人惟有憂故好惡賞罰無爽如堯舜運際中天德極盛治極隆宜聖人之樂者莫如之然堯懷憂一生禹思饑者稷思溺者伊尹思溝中者皆爲民除凶而憂患也堯舜之民可謂吉矣乃其憂仍通進無有休時至夫子乃云吉凶與民同患凶謂可患也吉亦

忘之。蓋天下維吉事之中。有多少難完備。難純粹處。在樂以天下。結脉畢竟在憂。非兩平事。記云。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樂本樂也。而以之興哀。可想見終身憂民之意。

聖人以天下爲一家。老安少懷。分明是一家中事。天下不治。隱痛如喪家。其窮無所歸情景。與大舜不順乎親相類。窺見此意者。以喪家之狗喻之。孔子以爲家視天下。惟文武周公當之。周衰。其人不作。治道已廢。何敢自比於文武周公。故獨讓此語而弗居也。於人世多所趨避。此世俗之有我於人世一無芥蔕。此高士之有我。堯猶病周孔日夜栖皇。無我之大聖。固獨存此芥蔕於人間。固識陋巷中鼓琴而樂。與曾點克夫意思。隱然有間。

箕潁避刻之曠達也。一世皆紅塵蠖螾也。仁者能曠達而不忍暖於軒冕功名爲樂。樂天不曠於仁民愛物爲憫人稚磨箕潁哺嗥韭刻。

欲人悅。欲人稱。自抑亦私也。欲人安。欲人善。計功亦公也。惟知有人。飾怒舒也。如身有瘡疥。則嚴治之。惟知有我。飾喜慆也。念弗及人之疾痛。疾痛將被人矣。仁體不明。往往見近而忘遠。一當事權。孳孳以引拔交遊爲長厚。豈知不問賢愚。使立於民上。鄉國受其毒。厚耶刻耶。又如親戚有事求伸。若槩爲協力。或他人之理實長。因吾言而受福。厚耶刻耶。故學者貴明於萬物一體之真意。引拔須擇人。扶助須論理。斯不以近廢遠。

愛民如子。教民如教子。教之者。正欲其相率而爲善。所謂其動也直。毫無二念者也。如曰吾爲父。盡吾教之之道耳。率教與否何計。此之轉念。自何生乎。故欲民從善者。天然之理也。不問其從否者。深言理而不天

治其地而圖福其民。義也。隆所親而因以恤其宗。周其外戚。情也。無職而福之。不知誰何之子而周恤之。何哉。亦曰義與情而已矣。不推之。推之則萬物吾與也。其愛之。亦情與義也。而況人乎。

居官不過濟人耳。堯舜不過濟人耳。所慮我雖施之人未必濟。蓋或不當其可。不盡其宜也。故施易而必濟。難濟無定機。施無定事。施語言。施勤勞。慮慮皆施也。皆足以濟人。故有濟人之心。雖寒士皆可施。其或微有蘊美。又不得靳實貨。而托語言勤勞慮慮以爲功也。合四者爲施。然後施之事密。

雖不求仕事業就真於此
有種人錯認道字謂道乃不涉事物者於身不篤倫常
於世遂不重極濟見有伸人冤抑扶人貧疾則曰此
皆着迹道所賤也噫彼自喜清虛隱藏淄垢自居沉
寂實落浮游長俗夫之鄙吝後生之慈祥孽孰深
焉切切濟人此念直從大生廣生來此而非道何者
爲道項錢公啓新行同善會於毘陵忠憲高子又行
之無錫彼皆深於易者敦崇實事如此大抵人抱善
心必得善業而暢不肯修善業還是未嘗愜善心耳
豈有空空好道而水冷於天地之間

若爲無告哉民王張錢殺分派伙食不厭煩不率意是
極高明處富鄭公朱文公其人也與求田問舍之爲
鄙瑣意正相反此只從人我有間無間處看若夷然
不屑是大不仁王衍廢浩汗萬之流耳料無隹歸宿
鰥寡孤獨疲瘠殘疾一人之身兼有數極世俗視之極
輕聖王視之特急所以加意於此上而農工商賈下
而鳥獸蟲魚無不各得此聖人爲政開鈕而施仁之
法則若愛物猶人即佛氏平等學術若就人中妄起
分別偏鰥寡忽微賤此勢利之深根而仁心之賊
周急是何等心腸體得二字切可識一體之旨經宮是

何等病痛看得二字破可釋馬牛之勞益雖多猶以
貽子孫亦是繼富于孫得此冤將安用哉聖人淺淺
論貴都與生死盈虛相貫串
原思仲子同辭與心藥所應受著已之疢陳仲子之心
也原思辭粟本不爲名自覺無所用之耳故夫子教
以用之之法粟既有用思便樂受人情物理之間各
得其所
捐貲以助國何如散財以周民急乎粟可無辭也鄰里
鄉黨可與也爲卜式者結天子之心猶賈道也爲晏
平仲者彰君賜爲魏成者爲國家招賢盡其心而無

寵爲其事而無慾
性中自無人我處世何以能不分人我由於不計功名
何以能不計功名由於以濟物爲樂亦不必强求行
道亦不忍坐視人窮但隨緣可行則行利濟逢人可
說則說誠告之徃徃告之人而見其設方便者倍蓰
於身所行也至風風相效又不可知樂意相開莫過
於此人生識此意味自免菀結衰颯之患
大惡則去小惡則赦其前愆令改之不悛則懲之使無
辜之衆免罹其害所以便衆也且薄罪惡人令其輦
而終免大罟顧彼亦深然必事權在我所行幾何耳

目偶及皆當思其措置設誠以致告宛轉而勸行徵行既久則有觸必動念有動必盡心天生先覺之意庶無負焉或云身所偶遇自勉而已何必爲他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熟痛癢漸隔苟便於已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弟不行而止也慈愍殊塗其初分特一念惡染淡漠之間耳有心者其忍忽諸方便說仁心爲質之人無在不可以種福福從業業從心地位莫得而格之若刑官若元帥皆殺人之地也然于定國爲廷尉曹彬定江南還皆自知其後之當興何則不殺一人不妄殺一人皆生意也殘刻之子已無足云獨惡懷仁心者以處兵刑之位爲不幸則請驗之于曹二公

親親仁民愛物三者大差等也三者之中又各有差焉因愛父母乃以敬兄因敬兄乃敬門以內諸長因門內乃以及九族是親親中之差等也不如是非一本之親也親不得以槩親而親可槩施於民乎補助專及田夫而姑置百工饔廩以惠百工而商賈僅弗征弗稅耳矣哀先無告宮人則安之耳是仁民中之差等也不如是非一本之仁民也民不得以槩仁而仁可舉施於物乎惟蓋獨報於犬馬無故之殺獨戒於庖其餘則網弋有非時之禁耳矣是愛物中之差等也不如是非一本之愛物也物不得以槩愛而視仁之親之乎自愛無差等創於墨者橫流於佛氏率百世之愚夫率而爲背本不仁之事草菅其民民其親亦且物其親痛哉親仁愛解

觀童子之知覺有漸即知仁者之推恩有漸生意則仁民愛物無不完成發芽則愛親敬兄亦有先後當其知愛之日猶未知敬也儒者隆殺因其天然而兼愛則矯揉之以人意造作之以人爲者也但一切自私自利亦從隆殺差等中迤邐誤來庸人任情不知矯

聖氏矯情反失其本

聖人視艸木與鳥獸相似欲並生哉斧斤以時方長不折庭草不除爲皆有生氣在與遠庖厨同意凡人見草木無聲無血戕伐不顧止見生質未見生氣也生氣不能見則生理安能存聖人之心一圍生理慈悲廣大又何必言

惟人萬物之靈豈謂機巧正謂慈祥殺物以自奉不安其矣然使老者凍餒子姓之心又不安聖人於是酌於人心安不安之間而立儀教之教

天地間原有理勢二種如猛獸毒蟲能爲人害若來近人則驅而殺之理也鷄豚木魚無害於人而人欲取之爲用不得不從而殺之勢也理勢耳愛物者聖人之心止於愛而不能仁者聖人之勢非其心也

上世鳥獸逼人人亦能勝鳥獸勝則能殺殺則食之茹毛飲血性勢自然不待教也聖人者能制鳥獸之害人不能禁人不害鳥獸勢不可禁因設禮以限之非爲勞人未必益於世視所勞何如爾

祭饗不殺非宴會不殺非養老不殺非時不殺所以限之少殺非殺之殺也如可使舉世蔬食布衣豈不願之勢不能也是故裨貴賤之性制賤害貴貴限貴害貧貴貧賤閙遊爲小蠹富貴閑享爲大蠹

儉食無事造物之蠹比物連類使天下翕然宗之耗蠹尤深曾不如一農夫居乾坤之中爲逸人必損於世爲勞人未必益於世視所勞何如爾

季世素餐者偏天下除農工商賈外若非異端即是游民有志者慨然欲變其耗蠹爲生皐義也然試反而思之吾輩讀聖賢書方其爲士尚何志備何事子弟

後之則孝弟忠信果能諸否及其受職與何利除何害君用之則安富尊榮果能諸否必痛自克責丕變習氣而後可以變異端變游民不然吾亦素餐於窮達間者也安能尸變

由今而追念唐虞成周之盛熙熙如在吾無樂與山今而豫想後世之太平悠悠無疆吾無樂與況當吾世者乎況耳目所及又況與我相關切者乎述古以開後端必由今握近以訖遠端必在我故學修不能以所生亦不爲若若謂位尊優者宜然斯昧義之甚者也人生得衣裘舟日佚酒食肉長念吾何功於天地間一人在世不有益於養必有益於敎不然即天地間一蠹蝥貧賤閙遊爲小蠹富貴閑享爲大蠹

飲食無事造物之蠹比物連類使天下翕然宗之耗蠹尤深曾不如一農夫居乾坤之中爲逸人必損於世爲勞人未必益於世視所勞何如爾

季世素餐者偏天下除農工商賈外若非異端即是游民有志者慨然欲變其耗蠹爲生皐義也然試反而思之吾輩讀聖賢書方其爲士尚何志備何事子弟

後之則孝弟忠信果能諸否及其受職與何利除何害君用之則安富尊榮果能諸否必痛自克責丕變習氣而後可以變異端變游民不然吾亦素餐於窮達間者也安能尸變

由今而追念唐虞成周之盛熙熙如在吾無樂與山今而豫想後世之太平悠悠無疆吾無樂與況當吾世者乎況耳目所及又況與我相關切者乎述古以開後端必由今握近以訖遠端必在我故學修不能以

積德累仁之事不得恃宪世不得待後人在我一身

斯須間也

其育物理物之功多矣有功於天地間則享天地之

生無有間斷若上有爲善之父母下有爲善之子
此非常大福之人古今罕有
恤人救物亦有謬時惟克已無謬傷人之蛇不可救也
殺人之盜不可恤也已何時而不宜克乎
一事克已一事便行得去人信得過一事無我一事便
行得有光輝人感孚得益遠日用常行俱驗稍稍夾
帶名心客氣愈揮霍愈拘囿
果人是而我非自合從人之是人之非大聖人無非可言遇人不是處便與化俱徂豈反從
如不見不聞遇人是處與已相合直見爲人之是

不以爲合我而從之也夫是之謂舍已從人昔陽明
先生總制兩廣贊有司條陳每云先得我心之同然
此已近無我氣象然較之大舜尚有自家一點影子
在胸中
善言共酌而成之美事更迭而領之有如一言出衆翕
然稱之過一善事常先人而不後則難居矣人情之
所慕天道之所忌是以君子慎容而不出退遜而不
迫使所積浮於所聞無令所聞浮於所積
善事僅一人可行不謂之善良法僅一家可守不謂之
良古聖人寧天下者全在移風易俗風俗所以受
受易全是通乎衆心所以人人寡過家家循禮和氣
克盈而運數可回也君子處世一舉一動一話一言
絕去詭隨之心又曲體衆人之意若有一毫超衆自
高意思即不成學
出口動步有益於民生者爲君子有損於民生者爲小
人汎觀之都不與斯民相涉而其間損益之故一一
自在此邪正之真狀也若有人忌正而護邪直是與
四海蒼生爲仇
未發善念之人或得一善言觸發遂栽成善根其爲益
何等深微若早自栽根者隨所聞之善曲暢旁通不
必指此事方是此事也其爲益又何等變化
至人善事由意而生中人美意見事而生是故爲善事
者自達其美意且所以生人之美意又達於事相
長無窮
我不從風物將自正　青紙鎮
成已惟一豫字成物俱在豫中如不聽嗣托待至而拒
之彼開口之人早失其介矣惟使嗣托者不至於吾
前併彼之品不餙夫是之謂兼成之妙他如杜亂防
奸無非此意故凡陷人於不善未必皆繇有心惟立
誠不早耳豫思豫爲惟愛人切者能之

痼瘵若聖業之根醫於家致於鄉而不足以濟民貽有之哀即有限而才薄也家不靖鄉黨不睦而以爲有均囚之良才吾不信也彼囚無其心者悠生於貧樂不關貧事驕生於富好禮不關富事蓋是元來樂道好禮之人然推其極致有齊家之理焉使室人徧遍其爲樂也亦監矣舉家安貧而樂斯暢使妻若子咨咨相乘我之好禮也亦孤矣舉家儉用而樂施而禮度乃遊乎自然是故行道必身先之也道之行不以一身而已也

大舜所至成都孔孟育英才太丘幼安之徒鄉里薰其德皆言獎誨改過遷善者不知幾何人矣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善無獨我必有以成人

萬物在天地後稍人在萬物後其位育也則先人而後萬物先萬物而後天地育之者實政實事也位之則精神感動而已矣然皆有界限焉吉人所居耕牧得宜雷不震其廬火不焚其室或化被鄰黨均受天澤一家一鄉之位育非乎子賤宰單父鯤鯤不獲水旱不作一邑之位育非乎孔子相魯三月人心風氣大變一國之位育非乎使以聖人爲天下而又久於其道則四海內外之天地無不位萬物無不育矣於者

誰不識界限之義見夫春秋有孔戰國有孟安在位育之功於是始然其理不必徵其事雖曰然之實疑之也若知自一室以至海外皆有天地自鷄犬桑麻之以至於凡有血氣皆爲萬物然後信致中和之聖賢生於世間因其所處各爲分量未有不位育者也火不值原且隨薪而燎泉不灌畴且隨汲而盈其燎原與盈畴之量自如也且如夫子問政當時邦君亦必有感於衷與其朋徒領略者動一善念施一善政即皆大聖人之中和德意默默流行於以輔相天地曲成萬物亦何在無位育之實可指可言者乎天下歸

仁與恭寬信敏惠諸事皆以此意通之而小儒之死泥事迹與端之倏說盧光渾然併包豁然融釋矣

學中無不與天下相關之事士原無獨善有時而獨善者位耳故身一也欲潔其身爲隱者之節意在獨善則遺天下也歸潔其身乃聖人之道意在兼善不離身也

本無獨善之道特時未至則以其兼善天下之道藏之於身凝之於心耳乃其言行制作可法可傳者何嘗不與斯世斯民親切相通安土敦乎仁無須臾而忘其身也

學習足以兼善當其窮時亦有澤物之功瞠隣成俗但不如達時之普耳獨善之學雖居大位不欺不染終於善一身而已愛其君不識納約格心之幾愛其民不能有聚好去惡之道於兼善何有故善之量或以時分或以學分

好名誠不可獨爲君子有時不容避好名者病在好耳獨爲君子則視其所爲之事何如爲之未有大益不爲未有大害而我必欲爲之是不可也若夫不爲則禍亂立起爲之則民困可甦於斯時也從衆必胥溺勸衆又莫從必違衆獨行然可以兼紓人我之患而曰恐冒獨爲君子之嫌而不敢爲也其可乎

聖人作用在處事不在持身移風易俗有作用也進禮退義無作用也委蛇以求進低徊以待留凡作用皆枉已阿世而豈歸潔其身之謂哉醴酒不設穆生去介士之知幾也以不戀寵榮膰肉不至而行聖人之知幾也以不戀事功不戀寵榮易不戀事功難攝相三月魯國之民有唐虞之色矣千載而下猶扼腕道廢焉而況當日乎聖人飄然而逝秋毫不致惜於功成安然默而處焉舍之則藏無復韞櫝之歎介於石方於矩不可則止故知幾其神無二道也是故

英雄解

聖人極圓神者智識極乾方者舉動問仁問政因人指示無一相似者治魯三月過化存神其不可測與智識議論相等及其行已也乘禮持義未嘗假借一毫伯魚顏淵寧令無椁無臣有臣深責季路羈旅當厄非賢不主雖至此等處一味方外到底真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世情觀之十分枚法此乃所以爲聖人是故非說厥中至圓至神上面便加個執字從心所欲至圓至神下面便申個矩字以方外夫子說之則藏無復韞櫝之歎介

貴於內古今千聖皆以方成
正之所匹不一在人品思慮曰正曰邪在性情好惡曰
正曰僻在日月光影萬物體勢曰正曰斜曰側在統
運事理曰正曰閏曰餘在聲色紫奪朱曰正曰間鄭
亂雅曰正曰淫在五音曰正曰少在爵位曰正曰副
物之背向言之順逆曰正曰反曰倒在文章體調曰
正曰變在兵家形勢曰正曰奇所以匹正者至不一
也故無一足以匹正者也心無爲以守至正一了百
當更無他事

事本善而未有人受其功感其德則亦有功於天地耳

或事本不善而未有人受其害忽其孽則亦得罪於
天地矣功罪在人後受之在天地先見之

言行發揮此心者也故曰樞機所以動天地樞機在心
動天地以心故亦有未發於言行而感動天地者矣
莫中和於聖人矣而以言行實証之常多直而少遜世
治則言行俱危世亂僅遜於言耳遜者柔於辭氣非
柱於義也合有道無道寃竟何嘗有一言一行不守
義之日哉

無道一也而言各異危行言孫仕者也孫可默不可默
足以容不仕者也默可放不可隱居放言避世者也

默亦可孫亦可位不容尸而言之卑也寧謹
亦有言足以容者處亂之權也郭林宗不爲核論以免
爾此言而合於默也事不矜能不居功則雖日日行
事如無一事無言無事易言而無言事而無事難以
此處治天下歸德矣以此處亂天下希咎矣苟未能
此姑默且止乎

武未盡善豈不非大夫之義耶微言以明道雖子孫臣
庶可擬之於祖宗大君訐言以彰過雖共國而處者
不可加之於其大夫

隱惡揚善非獨聽言凡可垂法事多表可痛戒事罕陳

其惡於衆心則明理以晰之平氣以和之使聞者樂其非而言者不至於激怒斯彼我胥益矣凡見惡以是爲或默或語之法

魏武欲威遠遲崔琰自代已而聞虜使識已英雄追殺之操之猾賊極矣然知人者上以立功下以遠害虜使輕洩其識反以自戕不如不知之愈也故觀人以不知爲患既已知之有時不可言

劉文正湛六問曰公孫丑問知言孟子僅答以人言之病不指所以知之者何耶曰知言專在明理孟子一生精義克類皆格物功夫人言之病只在一蔽字知

言之道只在一無蔽之心蔽非昏然無見乃偏見之人也惟見偏不見全諸病皆從此轉輾而生無二病也我能常見全理則於偏見者所發之辭自能洞照譬猶於曠野觀青天而彼言井中所窺之天入耳之頃自然覺其卑淺矣此其功夫自在平日致知與聽人言語時全不干涉故孟子但曰知其所蔽又曰生於其心而我所以知其蔽者惟在此不蔽之心可知也文正悅而去

人第一要率真率真便無渣滓無曖昧然何由得率真大抵欲少則機自無用公孫弘布被曰詐司馬丞相布被曰俊聖入疏水曲肱有時輕裘佩玉食精膾細

有時亦止一味率真也

行吾安成吾是即爲天下立極即爲萬世垂法一事一意也惟一義字極直截極包括感應如此死生如此明哲見幾如此致命遂志如此保身亦無我殺身亦無我故曰知止而后有定若每事須尋一道理轉變總是學未見主意也

天理本直凡事見有轉折二三皆私意也平平看去每事只有一條路聖人不思而得亦只爲率之便是然何故又有須委曲時因彼人有私心客氣須委曲以

平之亦天理中宜有此委曲也揚善是天理隱惡是天理中之節文忠告是天理善道是天理中之節文思能通微曰智氣能展布曰才智主於斂而入之才主於發而出之入可無出也不入則不能善其出也自用用人皆本此矣

發得出只是才收得進方是智智者必少言必少動大智之爲物也無形處於藏者也凡已顯之才能已成之事業與已行之仁義皆得智而藏皆從智往之屬也是故春生夏長顯也秋雖斂猶可見也如五穀布散於田

原至秋。飲於場圃。人循見之。今則藏於倉廂。藏於窖。我自有之。人莫能見。所生所長所欽。皆杳無形跡矣。此藏往之象也。堯在位七十載。則藏其放勳。舜耄期。則藏其重華。湯制事制心。武王歸馬建櫜。則藏其放伐。此大智之君也。雖漢武輪臺。漢業猶賴以不墜焉。伊一德而歸莘。周感王而居洛。次則黃石赤松。又次則陶朱五湖。又次范蔡謝病。此皆智臣之藏往者也。他如齊桓色驕而九國叛。始皇荐堅好大無窮。皆以喪國。唐玄宗亦類之。此皆不能藏往之君也。文種霍光之屬。皆不能藏往之臣也。雖近道如馬伏波。據鞍捐烟。躁以養身。憫愚賤以養福。

澗水深則流徐。淺則迅。廣與隘亦然。平步無疾言遽色者。其所蓄深廣也。

從容於敘事見太和。於威怒見善藏。於發揮見近裏。切已於應物見則可謂有恒度矣。

語言動人。不倚句字。亦不專倚理義。理義既明。其要乃在辭氣之間。吾以至誠惻怛之心。發揮於手口。蘇是覩面之人。百世之人。從口耳沁入於心。亦動其至誠惻怛之意焉。所以感通。全係於此。若恃其理義而辭氣之出未善。此所謂以善服人。人不動而遂尤觀聽者之不能非反躬之道也。故曾子所貴一日出辭氣。一機徃一機來。巧遇巧即相敵矣。惟誠無對偶。無窮際。如與人言稍懷譏刺間者。必覺而恨之。若至誠愛而諷之。即不從。亦不見怒。只此一不怒中。尚有無限感動在人。我心氣之通。捷於影響。其或進言過切。使人

刺心顏亦是愛之不至慎勿曰吾言自正彼心不
虛即所謂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舍蓄不髣突明快不暴露觀其辭氣所養可知
顏色如何正正者本等也與正心之正相似如事親則
有婉愉之色事君則有敬慎之色祭祀則有儼恪之
色介胄則有威武之色皆是其本等如此外見此色
因內有此情與中情相近故云近信
大學云盛德至善孟子云盛德之至盛德固有未至者
盛對衰薄言至者中之謂也忠信敦厚清高絕塵皆
可稱盛德然小有不合於中便非至善未可謂盛德

之至不但不及者非至即稍過者亦非至也如伯夷
柳下惠皆是所以有稍過者只爲見不到至善所以
做不到至善
聖賢立言包蓄有廣濫辭氣有緩急非獨見地涵養懸
也亦因其分量所至遇立言垂教不覺自肖之且如
事君致身自是賢人語夫子第云事君以忠勿欺而
犯其吉遠其體舒蓋聖人立朝則有見幾之神有不
可則止之節臨下御衆則有寬簡之宜有思患豫防
之密封疆捍禦有好謀而成之智有戰必勝之勇隨
其所處內外常變自不至有困時故致命遂志惟

困卦立象而不彖爲臣者言之也聖道遐哉邈乎
則自當以致身爲鵠
仁人固有以死而成其仁者聖人則不至以仁殺身
聖人無死地非曰無死所也聖人身上無取死之根基
深山鹿豕毛角之利不減兕虎而大舜與之遊非陸
居不避之驗與遇龍者多至蓋粉及夾舟以渡而禹
蝘蜓視之非水行不避之驗與桀之暴也伊尹五就
而不疑紂之明克也囚文王而終不見殺匡鼈陳蔡
役謀夔臣尼色鄙而奔知巧也乎哉忠信而已矣
忠信之極通乎幽明
親仁之外惟云泛愛尊賢之外惟云容衆俱不及嫉惡
去邪聖人之道聖人之言及論治則云錯枉云遠佞
云屏姦嫉
問養衆則止於愛衆交道則止於矜不能治國則止於
錯諸枉皆不及絕惡殄殘之事聖人立言固溫厚耶
抑別有道也曰世間事理本如此殘惡之人自少父
兄稍知敎育安得有惡人與弟子相近已稍知擇交
安得有殘暴姓名往來立朝處民上幾嘗遇大奸劇

此故其語亦不及堯敎後人大都欲醒發其正心長養其和氣故其言善也必多而重言惡也必寡而輕易有元吉無元凶有大吉無大凶夫子與楊克舜備極形容而未嘗描寫桀紂老子五千言惟泛言天地聖人并古來聖人名氏未嘗一及之隱踪跡渾端倪就著書立敎中猶儼然有以無事取天下之意

孔子生平從不言殺如云焉用殺勝殘去殺神武不殺至罪有必不可生者又示議獄緩死之義使人存心無所不用其仁如是也攝相三月亦嘗殺人兩觀之尸傳說未可知夾谷之會信有之矣勢急罪大不得不爾法從事行權可也立敎不可也

孟子引證孔子行事皆論語及各書所未載不有孟子幾無所窺聖人作用矣如簡正祭器經世之異也膳肉微罪進退之厚也微服過宋保身之哲也不主彌子造次之仁也靡圓非規靡方非矩夫以孟述孔如此其至而不及詠少正卯之事左傳亦不載然則家語之言可盡信乎朱子斷其爲妄先得我心蓋聖行誅必其人有顯罪與衆棄之未有出人不意但爲在人共見共聞者也此穢莊孫逆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耶

孟子見梁作用大都與孔子相似欲知其少遜惟綱考其論事論人處可見孔子亟稱管仲實以其有安百姓之功孟子見當世推仲過尊寧稱晏子必抑管仲孔子於夷齊仁之賢之逸民之又廣其不念舊惡之量乾無貶詞正爲稱處適當也孟子聖之不得不瞌之所以自救孔子答或人以德報怨之問答子貢去食之窮皆情理曲當人人心厭以爲不可易孟子答齊王貴戚之卿桃應瞽瞍殺人之事雖曰一執正一探微畢竟詞氣情理之間尚有不盡愜人心處使孔子應答未必如此痛快直截孟子亦自謂浩然之氣想孔子浩然亦無可着

孔子於事物之理或有心思未遑及者至心思所經議論所至制作所出無不適中其他聖恐未必然尚或有一二事稍稍出入於中道無可無不可止見其異於逸民我之爲我畢竟如何自在言外猶云無適無莫而未及義之與比也猶云不勉不思而未及中與得也猶云從心所欲而未及不踰矩也惟此五字與宗杲水上葫蘆絕相似而實非

與以行權。孔子一生止有四事。微服過宋。固全身遠害之道。無可致疑。其餘三事。各觀其會通。方識大聖人所以行其典禮。見南子。因靈公待之以夫人。則小君有可見之禮。魯人獵較。因先有簿正祭器一着。可使國人自悟其非。而不廢於祭禮。蒲人要盟。必是當日有大事。不得不適。衛非可以不適而故適之以棄盟也。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人有龍德必不終潛惟見龍乃大人之本分他仁蹈義之士雖棲衡門萬物覩之如晨門荷蓧直以潛終原非龍也修身見於世孔孟是也不得志亦見龍也尹耕莘周公明農得志大行之後復返於潛業已爲龍則爲潛爲見非行藏所能槩定也孔孟本潛體而平生皆見用伊周本見體而末年有潛用

孟子而上其學皆修身以治天下體用未嘗離也漢四

百年僅得董生言行粹然無疵而體用之分實自董生始使之爲政其爲公儀子乎抱其徒善內奚縣安堅執和親外奚縣攘故使後世功利之徒輕儒者之無用始於董生張南軒有言爲治者多不本於學而爲道者反不涉於事掊盡漢以來之病至文中子而體用復合然其爲人遵名教守禮義稽考制度品隲人物而於窮理盡性未底精微蓋是第一流天資而不得大聖人爲之師錄又天奪之年故所造止於是然使更居世二三紀邂逅文皇格心移風當不啻貞觀之治而已隋唐間有此俊傑而唐不及用宋有濂洛明道兩先生而宋不能用周公而後天下第一人帶不得效用於天下自孔孟而已然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張羅峰居政府聞王晉溪推服陽明甚加慕尚欲引與共事而柱夢大不欲乃薦平兩廣迹似念公實以斷其入輔之路使文成得輔明王廣援賢能豈憂平蘇受者無人哉以薦爲擠甚矣媚嫉臣之深曲而難察也故文成似大展其用而實不得用似累建不世之功而總非其安天下定太平之功人見其制敵之能不得盡其新民之事亦千秋之恨也所謂天下第一

人當不得效用於天下又孔孟文中濂溪明道而後之變局云惟孔明身兼將相屈於國勢惟先生將而不相屈於職守

養身心於無憾層天下於又安惟此二事切已而可樂然養心之事求則得之安天下之事待之有命矣君子要當有其具以待時若止子然自好而無拯濟蒼生之略可遽謂此心無憾乎巢父子陵過有道而若晁長沮晨門值無道而避之益亦僅明於自量而已設子陵遇無道又豈肯起而頎否反爲桎梏之事長沮值有道且足爲治世之能臣否乎滔明王若不屑

擾亂。畏衰世者。未必輔治。總歸沉寃。世何賴焉。薄福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此論世情。其實薄福之人。亦不足以行道德。此關世運。是故盛世貴人見福於天下。末世貴人見福於己身。德才稟福四者具備。然後可以得志。德才不具。無道可行。稟福不備。有道不行。稟歉則不足以任勞。福薄則不足以就業。孔明明道之流。薄於稟者也。至如孔孟猶是福薄聖賢。不以身所得享爲福。以得濟天下爲福。

名與福同用。畢歸一已。名也。風世動物。亦此名也。安富尊榮。福也。行道澤民。亦此福也。無我則皆天理。有我則皆人欲。所以聖賢言之不諱。世俗則懷之不忘。拘儒固而避之若凂。

德義恬淡。自然與福迎。與禍背。文王伊尹孔子。言福祿祥慶者。諄諄原非有爲之心。不必更言無爲。初不以德福爲二途也。後世不得已復提無爲而爲四字。破俗學之瞢。宜然天地之道。鬼神之德。聖人之心。稍稍晦矣。此惟可與知道者言之。

只一味淡然無欲。人世榮辱。一齊放下。眼光自亮。胸次自定。眷梁自硬。那平昔意氣風采。都靠不得。若還半絲繫戀。瞬息變倒。今有二人於此。其欲經世同也。一人主於救民。必無從并自脗之獎。一人主於自顯。其功名則見幾知止之哲有時不足矣。與以已者多。歆美多脗溺。不與以已者常恬淡。常清明。發源真不真。而臨幾有昧不昧。歸宿有安不安。皆此分焉。

道者。經世之本。凡欲成事。必負經濟之真才。凡抱真才。必能抑私而寡欲。欲何以故。愛憎重。則取人必謬。名利重。則作事必乖。雖有才安所措乎。用舍謬矣。事奚由就。舉動乖矣。人誰與我。尚望其濟時艱而得民心乎。

是故士人動慕經濟。先自反其愛憎名利之輕重多寡。而後可天下無一人可離於反躬。平居反之爲前定。出門涉世。忽罹然而知反之。猶庶幾於早服。早服則可以悔亡。雄雉之卒章。歸於德行。衹乎伎求。窘窘咏歌。保身之哲也。立事之準也。不貪要近。則人主不疑其擅權。不戀爵祿。則人主不生仰侮。不存徘徊避匿之意。則讒間不行。鄧侯繫四久相也。呂蒙正眼穿之侮易進也。鄧侯速遥山。溫公辭副樞。誰能侮之。光弼擁兵逡巡汾陽。王聞召即至。功名就全。王眷就渥。凡委蛇於中。王之朝非此三者。可

以成君之仁明而自全臣誼哉。

不究心於人才專究心於事不提挈凡事之綱領專考求百事之枝葉意雖切力雖勤終非經綸天下手段。

王意既明經綸百千而如一權衡既定十存一二而已全若頓首則失尾護此又惜彼終非著述刪定手段。

中庸之於經世其亦至矣乎能化之則無藉闢之也所以包涵異端曲學能用之則無藉絕之也所以成就九流百家能遠之則無藉除之也所以安頓蠻夷鬼魅。

用此又是安百姓之本

惟小民爲大古今大人才大事業大文章止爲小民帝堯欽若昊天無過敬授人時文王日昃不食無過咸和小民太昊畫卦爰頭造字無過古凶與民同患而已矣未有忽乎此而爲大人者也未有離乎此而爲大業大文者也

世事無不可移易維持獨天步須天自變動耳非人之所能爲亦非人之所可料亦非人之所敢言一切人才消長生靈休戚時運綿促總繫於斯雖冥挈渭之才察足以坐窮積弊之奏楊震清畏四知爰夜見投苦辭乃去亦云危矣今必使人人見信絕意干營從不掛名饋遺之單斯心迹雙白也裴垍謝所知曰子才不稱此官可謂公矣然人求而我辭怨生而咎集今必爲國選才精誠暴於天日使交知望而意消不致起妄言干乞之蓋斯已物兼成也明者必諒訪有素如呂蒙正之夾袋如王旦之家居賓客滿堂。

加裴度之私第見客而又鑒貨機悟如高孝基留心有年入目能別益天資學力並到而後人不能

敬皇帝曾問天下何時太平朕何時得如古堯舜之日卽天下太

辜之日也。舖張舜之言行堯舜之行。即堯舜復出。豈人主所難者。有是願既發。是願奈何。廷臣皆默默而已乎。當時王馬劉臧諸賢在朝。匡襄補救。惜於致君之道未盡。使陽明先生生於此時。以進德修業之實事上。則必有魚水之投者。一代之令辟賢臣。生不同時。民生福分。固有限耶。

格心同一道。而難易因乎勢。君格臣易。臣格君難。官格民易。民格官難。大臣格小臣易。小臣格大臣難。易者。風動之謂也。誠至必動。其難者。誠雖至而或不動也。於是有知幾之神焉。有不可則止之法焉。皆以下爲上。窮於勢而設也。上爲下而窮。則別有以通之矣。

言之無罪。聞者感動就進。諫而格心。

勸人爲善。勿責人爲惡。勉其將來。勿尤其既往。引之以可爲之芳踪。少禁之以不可爲之覆轍。進言如此。雖有福心好勝。無不順受。以我實愛之。未嘗動氣。故也。

若言者先動於氣。聽者之氣。安能無動耶。

諫官以言爲事。既屬於言。有顯無隱矣。乃其間正有隱德焉。人主之志性各異。如漢孝文宋仁宗。優容直諫。亦未必盡行。其卽行之。是言官之顯功也。後世英主。聞諫諍心雖爲動。而不欲與臣下以名。然或已陰行其直。而天下食其福。是也。舖張舜之言行。堯舜之行。卽堯舜復出。豈人主所難者。有是願既發。是願奈何。廷臣皆默默而已乎。當時王馬劉臧諸賢在朝。匡襄補救。惜於致君之道未盡。使陽明先生生於此時。以進德修業之實事上。則必有魚水之投者。一代之令辟賢臣。生不同時。民生福分。固有限耶。

太王本不好色。而能通天下好色之志。公劉本不好貨。而能通天下好貨之志。孟子爲齊王權便言之。然其引證甚妙。証好色則云愛厥妃。家室相隨。固遷移之常事。原非好色也。証好貨則云積倉裹糧。爲百姓之居者行者整備。非獨積之獨裹之也。是原未嘗好貨也。逆折世主之疾。以行王道則難。因其疾而引之則易。然須知至盡心之後。方能因疾引君。所謂旁行而不流者。不然。倉猝立權便之說。恐有難收煞處。所以程朱對君未嘗敢爲權言。從來逢君欲之小人。無不害天下而攻君疾之君子。未必能救天下。爲心之神明難盡也。

創稿始於孔光。後世遂以焚諫草爲愛君。然當分其所諫者何事。有當焚者。救君之隱過也。聽則已矣。不聽又不忍彰之。若君有顯過。天下已聞之矣。諫而聽則改過不吝。美歸於君。不聽則存其救正之言。亦復何傷於君。此不必焚者也。言天下之利病。則又無問行與不行。皆當存其事理。示式於後。此不當焚者也。

浩諫哲宗廢孟后。不存疏稿。陳瓘聞之曰。禍始此矣。設後人假造一疏。何以致辨。此又不可焚者也。不分所諫何事。而直以能焚爲愛君。忘廟社。忘後世。去婦寺之忠者幾希。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其義本於敬君。亦爲尊者諱之意也。然背言之戒也。敬君者有過則諫。況於事其大夫。而以面從爲敬乎。過小則隱之。過大則相規。義可以不言則不言。義不可以坐視。則匡救。權也。時中也。敬大夫以合敬其君之義也。不忍忘民。不敢忘君也。失政屬民。坐觀不救。成一已之謹厚。則便矣。如君民之何。

肱之自樂。絲微不隔。何以自信。能用世。能救世。全在知人。於此若無得手處。

雖絕高絕大之才。僅可受人指麾耳。非鄉愿之所能托也。正直忠厚。未嘗相離。不爲鄉愿。亦不爲薄夫。亦不爲鄉愿。然後大夫資其益。而是邦之黎民有賴焉。若居鄉不能爲郡縣之諍臣。既不見義。則畏禍甚於友立朝豈能爲天子之諍臣。既不見義。則畏禍甚於避嫌情也。或曰更有進乎曰有士君子德業已隆。郡邑矜式。如溫公處洛中。橫渠在關西。官其地者。果令故群聖遞相遵守。唐虞時未有學宇。而程子以爲此唐虞論學之密也。蓋上半是氣質。下半是學力。寬柔愿授是陰。是徵。是沉潛。下四者即剛克之法。亂直簡剛彊是狂。是高明。下五者即柔克之法。上以此自成。有此變化。矯揉。則皆中行。皆平。

我識者。則嘉德日親。取其明消我過者。則直言日聞。至與人則不然。默長其識。乃善明我所長也。默消其過。乃善明消之。恐或以爲訐其所短也。此友人與友於人之道也。

貴者樂下賢才以安百姓。非榮下人以鳴謙自樂。與見爵位者相去幾何。君子樂四海之民定。非樂我之能定民也。設以定民自樂。與喜其功能者。相去幾何。此之樂意純爲天下而已矣。故與蔬水曲

皆陰陽和之人矣。上古論人極密。緣聖人自己操心極細。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後世學者心粗。自家未嘗在此中一一探討經涉過人如何觀。如何察。知人是經世中第一事。論到此全不關人。直是學問中第一事。

學在修身。故觀人惟重身。以我所學。印彼所學也。一重身而心與口自在其中矣。設令有德行而無善言。奚失其爲篤行君子乎。若舍身按心則有無微之患。舍身據口。益滋色莊之弊。

澹臺貌寢。子我言美。尼父平生。再失而已。子輿因之。又進一肯聽言難同。貌在眸子。然茲瞭眊。豈專定光。西楚重瞳。浦山正方。左伏小兒。顧盼非常。趙有簡黠。亦復頗顊形色略同。吉凶迥異。悟觀法動神爲貴。何謂動神。瞬視之際。不左不右。不於帶斜與閃爍均非所宜。瞬息變遷。其心孔乖。自昔悲日。審辨於茲。避近知心。灼矣奚疑。乍觀訣記傳所載。孔子達節。曾幾何事。平生皆知。幾持正。人可學者也。然其行已甚嚴。取人則寬。有臣如圉鮀賈。猶取其足以存衛。益未嘗以持身者繩人。知人之事最細。明其大意難詳其分量尤難。志皆趨正。

而正有純駁。純之中復有淺深。才皆有用。而用有兼專之中復有差數。志之正譬則清泉也。其純駁如清泉之或微底皆澄。或間以微砂。掩以浮塵。雜以藥色也。純復有淺深者。如至清之泉。或在盆盎。或在沼沚。或在重淵也。才之用譬則器物也。兼者如穀之日用皆宜。覈勝如意。專之一端數用。專者如藥之各療一病。舟車之不能互易於水陸也。專復有差數者。如舟容人車載物多少各異也。心術則可遍進而求之。才具不妨遞減而量之。知人至此無遺蘊矣。然豈一君一相之能事哉。君知大臣。大臣知小臣。所謂君職要。臣職詳於知人之事尤悉。

惟德信德惟才辨才身懷忠孝之誠。然後信人皆可爲忠臣孝子。不然雖史籍所載之至性彼以爲文飾也。身負匡時救民之略。即非盡備。亦明大凡。然後能識拔天下之豪俊。不然雖伊傅在前。管葛在左右。彼以爲穿衣餐粟之恒人也。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不先明吾心之美惡與善好之不善者惡之不先明鄉人之善不善與衆好察衆惡必察。不先明其非善非不善而僅爲衆所自明也。

人皆有是非之心然必知至者方能實有其是非之恣蓋有時是一世之所非非一世之所是如鄉原衆悅而孔子曰德之賊也非所是也匡章負不孝名於通國而孟子加禮焉是所非也

不容不分者涇渭也而涇渭有內外焉非其理將爲欲媒也非其事將爲害階也非其人將爲君子盡也此在內之是非惟恐其分之不至也其理非當深析之卅涉於氣也其事非迺之有道卅強禁也其人非隱黙而優容之卅示鄙夷卅暴揚其短也此在外之涇渭不容其分之太甚也用晦而明內外共各得已夫

爲尊諱爲賢諱忠厚之道至於諱止耳爲父隱爲子隱孝慈之道至於隱止耳過此則失其是非之心仁人長者其剖晰是非也語不迫而理盡其斷制善惡也氣不動而法平此有道者之明斷不同於才士也若以無別無執爲寬裕温柔初不過避流俗之怨咨究將同於鄉愿之自賊其德

調停二字與執中相類善不善可以共名分別是非令各得其所無意於調劑而物理人情莫均停焉此有權之中也王君子以導小人所以使人情日遷於善也若令是者不得伸非者幸免於罪或中分之或兩舍之意主於調劑而不均莫甚焉此無權之中也

引小人以混君子所以使人情日趨於偏黨也故凡以調停處事必非治人之手以調停立名必非治世之言

居亂世不滅否人物是道也以之隱居不以之在位在位固滅否之所藉以分也不否猶可不滅何意哉

雖使善與惡同隱也或又槩賢不肖而稱之彼賢者雖與不肖同升寧引而退耳故無滅否者與一槩而滅人者總是濁世之巧宦而在朝之鄉原也賊德亦賊國

非非而是是所以爲惻隱也令是與非並仁者恐諸稱楩與猗同聲是腥檀噍函子與娭母同妍是嫫西子傷於惻隱者更多矣因譏而得傷自遠而不覺可不先致辨其本心哉

同此心也同此性也曰存曰養爲學更無他事也雖有殊塗雖有百慮總以盡吾心性而已矣苟從心性用力是謂學問中之大同同此君子也同此百姓也日事曰使居官更無他事也雖有智雖有異能彙以報吾君民而已矣苟從君民發念是謂職業中之大同

前應者此聲此聲之外
外復何求聲氣說
耳耐於目口靈於手天地間聲氣爲用至大交遊形迹
何足以盡之惟以爲善之心相應相求則此大同之
心亦無數亦無間
兩下迎合始而悅中而疑卒而撓兩下持平始而疎中
而潛卒而信
義不顧計計不踰義晉李密云碩影無倚而不懼者無
彼此於人也孫此觀之樹黨愈多則彼此愈分而可
畏者愈衆周楊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故門戶各立
或來見招道不可從亦勢不宜往號曰學者而招握
說隨往無爲容與忠所笑乎大過云獨立不懼夫不
獨立未有不懼者也
陰陽在人才上分君子小人傳易者始發扶抑之義在
氣化上原未分吉凶周官燮理陰陽惟欲其和耳但
所謂和者使陽爲統領而陰從之非齊匹之和也人
情扶抑義由此起陰配陽莫齊於夫婦猶有司晨之
戒而況臣乎況小人乎況異端乎況閨寺乎況夷狄
乎天地陰陽藉人燮理人居陽位宜先自理其陽
小畜上九陰之畜陽已極陽遂爲陰所和陰反操動陽

之權非理之恒也故難得其正亦危危則可靜而不
可動可退而不可進故曰征凶以事擬之如子奇攻
臣畜君皆以小畜大也論親於道至舜極矣然其陰
德之積妙在於不格姦格姦則征凶也引君於當道
至伊尹周公極矣然妙在歸老於莘卜宅於洛若久
立朝廷則征凶也疑在動與進能靜而退復何疑乎
月滿即虧君子之戒心預存於將滿舜之不格姦自
始徹終者也伊周之以永終譽功成即退者也望後
而戒豈有及哉
常安民貽呂公著書謂忠良難進而不能搜致海內之
英才無以勝小人此所見亦未到小人豈可與角勝
然在公著聞此即宜延安民密問之今日英才何人
勝小人何策亦有可商量在乃竟付之默然默然
二字是公著鎮靜含蓄一生得力處此事獨以默失
孰爲世道惟是人心人皆發其爲君子之心曰君子道
長人皆去其爲小人之心曰小人道消所消所長者
人心也非世運也
元稹比中官撓邊功恐晉公復相妨己路耳晉公此時
知小人道長不來可也謂與國休戚非己不濟來
其難奉身而退可也先勵稹以張仲孝友之誼徐

功成身退之志則稹必感公之用不忌公之進除而悠亦遠矣且稹既受正人優容與共功名後或自愛不止盡身邪黨未可知也使枉者直此一機也晉公疾惡甚嚴疏詞甚烈稹既不得爲君子遂明附小人伐公益深禍國益大

小人欲借君子爲用須有以預杜之雖不爲彼借又當容彼

受人欺而不覺小事可大事不可覺其欺而受之以善養人之意要須有提醒變化之方

光明慎密表裏體用之義也容所以行其光明者也易言君不容臣君臨天下莫非臣民有所信任誰敢害之君之力頓不能自保其臣乎正謂不容之後奸人簸弄將有易吾信而爲疑變吾任而爲廢受其欺罔而不自保者吾不能自保其信任安能保臣哉

李泌力辯太子之冤請德宗緩三日察之更請還官勿露此意明日德宗容謂泌曰太子果無他設令當日預洩則讒人增構太子危而泌亦危矣此以容而全其臣者也由此推之父不容將失其子豈獨失臣哉在君猶然況於臣乎人臣自恃其光明而不深於容之義往往謀未發而先聞爲小人所中也

見得到簾便大如幅信背水陣大戰良久方入陣中人見若危彼見自穩智在膽先王文成謂臨事忙失雖智安施膽在智先大抵深思容筭必期萬全平日之事所以盡人也擇死徇義或有一失臨幾之遇所以聽天也

道理平平常常現現成成只被嗜慾意見隔斷所以理會不來體貼不出聖人從來不萌嗜慾不起意見決洽純熟不勉不思自然不差所謂中與得只是不差耳其所得與所中亦只現成平常之理吾人日用間坦懷應物亦有自然不差處此便是一事之不勉而

見得到簾便大如幅信背水陣大戰良久方入陣中人見若危彼見自穩智在膽先王文成謂臨事忙失雖智安施膽在智先大抵深思容筭必期萬全平日之事所以盡人也擇死徇義或有一失臨幾之遇所以聽天也

道理平平常常現現成成只被嗜慾意見隔斷所以理會不來體貼不出聖人從來不萌嗜慾不起意見決洽純熟不勉不思自然不差所謂中與得只是不差耳其所得與所中亦只現成平常之理吾人日用間坦懷應物亦有自然不差處此便是一事之不勉而不待擬議而後得之有徐出之議而後得之有取舍之議而後得之有取舍之議能斷深思而後得之有取舍之議合衆人之心思其間必有一當者擇其是而從之此三者在學人固然在聖人亦然所以周公有繼日之思堯舜亦曰疇咨稽衆惟能取於衆能竭其心思所以爲聖人

智慮僅同一世之人聖者不然智慮盡一世之人聖者不能惟意見爭出而定其所歸議論千百而取其

所是則非大聖不能耳。聖者用衆非廢衆擇衆非徇衆。

孔子屢居好古而又致戒於生今反古之災。夫古道既不可復好將焉用。蓋惟其好之故能識古之精微窺要隨今世之見爲皆可會通以合古道而不拘拘踐其跡也若不篤信深好則如見之易麻而純早已不能從衆而事有大於此者寧能通其意哉故好古者不必復古其主於復古者實未嘗好之者也。

同異總歸於義有宜獨立時有宜從衆時然君子從衆之心亦與衆別如易麻爲純衆人趨其便耳夫子則取其儉便即天理。一點破即有就人欲返天理之機只爲世上人欲之弊都從天理未流得來。

聖賢維世機率如此。

理本無障執之則有障所以不免於執者亦只爲見理未盡如論一物處一事我所持固是他人動氣求勝。苟非君民大計便可忘言亦可姑從之以釋忿此理之關係大小如何便是義不執便是精義入神凡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非道之貧賤不去以至舍己從人皆是不執理處故障生於見理未盡見得盡何障之有。

道理本平然須識側始得平如文循質質循文即失其平矣躬自厚薄責人斯得其平矣省耕斂舍三民先牲獨後智人斯仁政得其平矣推而之於一切待貧交則加厚撫亡友而倍思類皆於低昂取平不專以平爲平也故曰執中有權理又有取偏而得全求全則反偏者機亦類此。

窮理窮到九分還欺手不得至處物則隨其分量而付之有處到二三分便不得深求者如小人僅可革面奉行新法雖可就中補救之類量事量到九分還嘗試不得至作事則因其時會而安之有做到六七分

不得不姑聽者如孔子墮三都武侯六出祁山之類要之此等惟是十分見透之人方能隨地頭發放他人便會決裂

違心之語違心之事思誠者不蹈而至誠有時蹈之昭公知禮失實之過小設當時直云不知禮臣心安乎故與其直而明之也毋寧過而隱之過而後全吾君也其似違心而稱知禮也乃所以遂其本心乃所以爲至誠惻怛也與佥與庾聊以慰請粟之心亦使悟其失也然再子此請畢竟失在過厚使當時直折其非不將大慙而退乎與其至當而拒也毋寧小過而

施過而後全師弟之誼全交友之情也其似違心而與之也乃所以遂其本心乃所以爲至誠惻怛也孔子此二事是有心之過叔是無心之過雖實過而無妨於聖者

道理本天然一定亦有勢窮情極因而成道理者所謂權也如梁孝王有罪因太后故不可問田叔遂燒其獄辭此勢窮而從情也徐庶本惡曹因母爲所執遂往降之此情極而從勢也執其本然不與情勢遷移則道理反失日用間出辭處物有以不甚了了爲得者義亦同此不可謂之未盡善

晉之絳有賈發之者名鼂故辛復元門人也來問道焉其來時曾盤桓於泰興吳司馬家因舉稱其一事云邑令出有衝其輿者令撻之俄又一人衝輿吏稟是不可撻令問故吏云司馬僕也令怒倍撻焉因詣司馬門謝過司馬辭不見發之評曰公過矣歡然一見如同逝波奈何存此形迹自招宿望今當加責已僕仍送縣求治公善其言復撻僕數十繫送縣縣復致謝而罷某曰凡虛言理不若即事明理者易見即他事明理不若就所言所行與所親見親聞者尚黠而體貼之尤真切有味也斯事也公之評司馬之聽受皆善矣然皆未盡凡事貴中不貴過愛人身過於愛已名衝輿小過也令知其司馬僕也撻之倍罰已浮於罪矣非有未敝之辜也司馬但繫僕詣縣足以融釋前迹復加撻之近於已甚吾望固可惜人之肢體不可哀乎從事理得中起見則義盡而仁存從身名起見則理或過而人或受其殘矣然又有隱微焉僕之衝輿故與過不可以不辨使平生謹飭斯事多出於過若素驁驁有意犯上又未可一律論也司馬今之名卿公有意學問者故就善言善事以窮其精微

過我者倣之不如我者下之矯俗態也然此魏其灌夫意氣高亦不過田子方未成學問居恒無敢慢臨事觀是非則已矣克己深者所執雖是不妨隨宜退讓但不必隊立退讓之意老氏以固與爲微明惟多此意耳任理自然明豈不愈微其明益微其人益大以直報怨猶云處怨者當以直耳然須分大小宜報而報直也不宜報而不報亦直也事自有是非人自有賢不肖豈可以怨故枉之本無報怨之意一切處分還其本等便是直非謂斤斤必報求與彼原來所溉相當也如此則是范雎誠見信陵君便不爲

徵較隨時雖未即止徵較而自有徐止之道若一往隨俗不顧此事之濫觴惟爲他事之階徑豈作用之善者哉故善用世者不强遏一事以妨他事之通亦不因他事之求通而縱此事之壞

行藏有論道時有論力時有論命時道君臣之交也力臣所自盡也命斯民斯世得受斯道之福否乎道不可於君心則微其跡而早逝力不能於已則自知而不敢鄙棄世之命方屯如周末秦初如胡元承運無君可事則奉天時而行樂堂違憂矣

君有必不可事者有不妨於事者有不容不事者七國之有秦世爲無道孟子寧栖栖齊魏終不入秦武侯知操爲漢賊三顧之勤若出於操必在汉上矣此不可事者也齊魏皆篡窃之後然沿襲已久不可追問矣問其可藉以安民否耳孔子請討其祖父孟子欲輔其子孫時不同也故魯齋亦生元仕元此不妨於事者也春秋之世僭王雖多共主之名猶在聖人見用必能使之尊周使先惡其不臣也而棄之則民生日陷溺矣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不容不事者也士不幸而生多辟之世以孔孟爲權衡貴德尊士其君始足以有爲始可與援天下聖賢專以救民爲心者也自重量主重是一見量主是一見救民是一見判作三事自重是矜名心量主是立功心惟救民一念爲道心而兩者雜之無他不識仁耳識仁則君民身原是一物

禮樂征伐天子手中事何故須待天下有道豈天子不得自主又有主之者耶所謂天下有道即是天子有道他凡云天下有道國有道邦有道皆然專指人君非指仕路非指政事非指民風亦非指天運也不然無道之日民生困苦抱道者正當援救何忍卷懷惟不使能救之人處得救之位所以爲無道耳若民困

而君知憂求賢自輔是乃平世也故洪水方張而羣聖詹女樂初惑而素王流

饑饉兵戈主德清明邦有道也庸夫束手俊傑彈冠豐亨豫大君心昏忘邦無道也官人爭路君子介石君子之相有道無道也清矣若值倥傯即避難覩安恬即旅進此正閫於治亂安能明於進退耶

量而後入量其君足以有爲此是用行定法不可則止君心已有他向不可挽矣此是舍藏定法夫既量而入何又有不可之時人君始明而漸昏孫勤而入怠君子豈能預料其終哉至所云知其不可而弗忘不

過爲之志未嘗休也循子路所云不仕無義君子之皇皇欲仕所以行義也庸不暇煖卽所謂爲卽所謂仕也其實何嘗爲何嘗仕耶

人主英而無道者可事昏而無道者不可事齊桓衛靈漢武唐武后皆無道而英者當時賢才欲救民立功者多相率而事之伊尹之何事非君自在就湯之後若未受湯聘豈有就桀者哉同此一時也以桀爲天下主便是無道之天下所以耕莘也以湯爲天下主便是有道之天下所以幡然也伊尹易隱爲見正欲易無道爲有道豈果不分治亂而一主於必進必見乎

後世托言大人欲速其功動以伊尹治亂俱進爲辭然尹於湯循三聘而就且不肯輕進況亂哉亂亦進全於五就桀兄之就桀在就湯之後欲爲湯化桀也桀既不化亦不見害遊亂廷而超然自如是謂亂亦進見其妙用有如斯耳若果不審主德不顧世運一以進爲事世有此昏宵之學術亂妄之作用哉

優柔之難事甘於嚴猛武后能終始信重梁公而蕭望之京房見殺於漢元夫漢元豈辦殺人直不能不殺耳能過恭顯之弄權然後能不殺律人以量而後

入之者亦有道歟

國虛故弱而士大夫之心正此時君子猶可仕也謝安石曾挽晉室矣朝有戈矛而民生未困此時君子猶可仕也程子兄弟曾委蛇朝宁矣倒懸滿世沓沓滿朝知幾者有不望而退耶是惟明主能自回惟立皋大賢爲相可以共追

發用

小用則大才不顯不用則大才亦不顯天民何以寧其不用不其小用彼小事之成就世自有人無須我耳且夫大行者感悟君志位置賢能處分時宜之要使各有定筭是也神思運用而足也小試者或屯或河或兵或刑或治嶽或可道或守令一方一事必兼以形氣奔馳而僅足了之者也天下不知所以用天民天民寧退而不用非餽賓也倖其躬而未救於邦迷則不爲也天民惟知奉天以覺天下不知有身若待大用以自顯猶祭以人何謂天民曾是麗士元輩之局度而得擬於伊呂之所存哉

毛遂自薦古今傳其事然如韓信即不可自薦薦亦濮高不聽聽亦衆人不服受任稍大則須人主知我我不可自求也

末世惟難進爲明哲朱子屢被朝命分明是有道之富貴然而卒不處也推其意以爲不行其言而與之官畢竟井道之富貴道宜貧賤也當年行似過清節似過一生危言危行晚亦成一不處不去而已所以一

幾及於禍而免得力畢竟在不至公卿不修生往往於貴賤交代之際自詭覓假以處之去之以至仕去而名收道遵而禍隨

事前不求人存得廉耻事後不尤人免添荆棘是爲人穩實把柄處事前不求人多少安閑事後不尤人多少和樂是人生真切受用處凡人皆然居官尤甚

禍患欲來有居而俟無行而避居靜而行動俟無心而避有意也動與有意即爲禍因靜以俟之令數既定禍不可逃我則無憾耳矣

居易亦偶有得禍時然惟居易方謂之莫之致而至方可以言俟命居靜而行動居者靜吾身而處也正已也俟者靜吾心而聽也不求於人也無論平日無論臨事君子長靜而已矣然行險之得禍多重居易之得禍多輕又小變中之大常耶

流言浮諛處之各有道無辯用靜也自修用恒也惟照之上九往過雨則吉大子鄮之曰羣疑亡也然則洒濯之功其亦有不容已者乎倘則時不同也然往而遇之非用力而求之則亦宿昔自修之效至其時則

罪意井道之富貴道宜貧賤也當年行似過清節似過

天祐之吉而君子之無辯如故耳

人爲一身之顯晦窮通則有恩有怨未有爲斯道之行

止世界之治亂而分恩怨者君子出處開道脈關天下其於一身顯晦未嘗岐視也懷恩報怨安從發耶就二事權之沮我之際絕無而知已感難忘不尤不知已之人未嘗忘知已之人如其兩忘則名木石人莫之知天莫不知學者心鑑透天具在其心矣有不知於一時無不知於百世學者目光長百世蚤在其目矣夫如是則悶安從生易言遯世無悶者二潛龍其時宜於遯也故發之文大過其志安於遯也故發之大象舜當堯時遯以初年無心於富貴若將終身焉孔子生周末遯以終身非道之貧賤樂亦在其中矣

語云一人知已可以不恨是必彼我皆絕頂之人舉世更無第三人也設併無此一人未免有恨乎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雖使無一人知已其樂長存是故至人憂亦自憂樂亦自樂所憂樂者至微人無得而窺之

天有道不能使舉世皆正人君有道不能使舉朝皆君子然則直言直行彼憸邪之小人與無識之庸人必起而非之矣安得不危猶未也偏見之君子亦從而疑之矣又安得不罔之危也至於無道之日言即遜矣行直如故人亦豈能恬然而安之是故守道之士處開道脈關天下其於一身顯晦未嘗岐視也懷恩報怨安從發耶就二事權之沮我之際絕無而知已感難忘不尤不知已之人未嘗忘知已之人如其兩忘則名木石人莫之知天莫不知學者心鑑透天具在其心矣有不知於一時無不知於百世學者目光長百世蚤在其目矣夫如是則悶安從生易言遯世無悶者二潛龍其時宜於遯也故發之文大過其志安於遯也故發之大象舜當堯時遯以初年無心於富貴若將終身焉孔子生周末遯以終身非道之貧賤樂亦在其中矣行直如故人亦豈能恬然而安之是故守道之士處開道脈關天下其於一身顯晦未嘗岐視也懷恩報怨安從發耶就二事權之沮我之際絕無而知已感難忘不尤不知已之人未嘗忘知已之人如其兩忘則名木石人莫之知天莫不知學者心鑑透天具在其心矣有不知於一時無不知於百世學者目光長百世蚤在其目矣夫如是則悶安從生易言遯世無悶者二潛龍其時宜於遯也故發之文大過其志安於遯也故發之大象舜當堯時遯以初年無心於富貴若將終身焉孔子生周末遯以終身非道之貧賤樂亦在其中矣

固自修之理也蘇後二事未免有衰世之感焉危不如遯遯不如默徐酌於遯默不如早決於行藏是故天地閉賢人隱

古來事垂成而廢民不被澤身處之者每痛惜之惟大人則休休乎若置焉其敦仁之愛顧減於人哉感憤痛惜無挽於事適垂於道其見微故其度宏矣是故功成而身退功廢而心安惟伊周孔子其人乎祖逖岳飛之倫逝其遠也

陶朱子房千年來勇退之楷模范雎蔡澤次之然雎澤見禍端而始逝淺矣鑑良其高矣乎有道者觀之猶

未也功在謀戰主又雄猜使不自藏其長弓尚爲智士哉勇退之祖惟阿衡一德初洽或以爲未忍遠君或以爲未忍恩天下然而明辟一復政權悉還欣然抱有莘之犂以終老矣然後知三年來放君攝政果秋毫無擅天下之心也雖使中庸之主欲追仇而府疑得乎樂道者格君心而速去不學無術者威震主而久居道之所乖災之所集豈不哀哉蘇子瞻有言視天下漠然不樂於心而豈至放其君以求利此阿衡前一半心事孟子知之當世未必盡識也阿衡自言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以故脫屣長歸是則後一半言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以故脫屣長歸是則後一半也如魯受女樂司寇不脫冕而行若在後世豈非擅行離職宜須拜疏須候旨雖欲易退得乎於退之不易見進之尤不可以不難世人失義蒙禍皆繇始之易進所致也

伯夷太公望之倫或處或仕純用正伊尹伏梁公之仕純用奇處士亦間有用奇者郭林宗栖栖京師是也伊尹逸矣伏郭二子皆奇而不失於正一仕於無道而以成功一遊於無道而以免禍皆三代而下得間氣之異人可愛慕而不可率循者也一失則敗矣士遭東京之季僞周之朝其爲申屠蟠武侯緒乎

愛君子之志也濟亂扶危君子之能也若人人遇亂而隱君誰與共患難乎惟無道之君昵小人疎賢士是以不得不早去之使本無失德適共艱危固賢士是以不得不早去之使本無失德適共艱危固當竭股肱之力不濟則繼之以死死忍云去乎建文朝居官勇退道不可以强行也所謂急流猶云順風其勢易進而於此速退故稱勇焉旁觀者方見爲得意之會而幾有所不可決去無疑故稱神焉使待勢不可進然後求退緩矣悔矣神於何有況處不可進之時且有求退不能之事故惟不俟終日者吉稍有俟焉凶不卜矣

一辭而退此古人易退之義然亦惟古之時可行此義

默足以容惟貴早退若猶在位必有萬不可默之時矣子不計崔杼裴晉公不計陳弘志是乃遜行豈獨遜言皆哲人之大節也諸葛云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以彼其才諒無死地而直云云者知全身之道惟在隱居迫其迫而後起則盡瘁之志已決不死於錯誤定

死於勤勞夫莊樂之義難辭也律以敎義則古來志在全身者正而蔡與宗諝而東方朔皆非盡善以其求達之念未忘

伊尹三聘而就孔明三顧而許心迹皆同伊尹知商運之當興孔明知漢祚之難復故一則功成身退一則志決身殲迨乎不俾矣孔明云苟全性命於亂世其言出於至誠因感昭烈之知遇不得已以死報之非惟身死於勞其子若孫亦死於敵自古忠誠明智之大人未有不幸若孔明者也非不欲隱也勢不能也若時當隱勢毋隱而翹然自負出以貢禹則亦何以明哲保身仲山甫存之以事君爲有道時言也中庸存之以行道爲無道時言也聖賢一身學者所宗自應全受全歸貴木事而知幾不貴臨事而致命惟近日念庵劉氏致命遂志不因於不知幾偶值大困之運耳與全歸同道乙酉閏六月十日記

撐柱乾坤因世異而其事殊禹稷之扶有道易孔孟之易無道難至若關龍逢比干撐之以犯顏伯夷叔齊撐之以餓死諸葛孔明撐之以鞠躬盡瘁皆明知其無益而存大義於天下非昧天命而故逆之逆不必

必諶周之化國論乃爲順天又安致害仁成仁之辨哉

聖賢效法天地亦間有拗天地時夷齊不食周粟當時天運悉已歸周兩人欲以雙身撐柱乾坤胡元時上天命之入主中國而金華四子殁身泉壤一則拗之於天運之初遷一則拗之於天運之終定皆太極之不隨陰陽者也故人心爲太極

吳艸廬之子俏未可仕元至其孫則可矣許文正祖父皆元民然且僅爲師儒不肯任職事第明其道於當時以俟後世而已矣

許子仕元猶孟子仕齊仕魏彼其篡奪易姓之罪皆數世以前之往事豈可追問哉然而許子深致不安於亟没何也是有天地之大義焉雖莫非真人入主中國與華人出而事夷國者不同彼其心猶以克類至義之未盡也此許子之所以一生憮然不樂而於臨終見意者有爲見其高實無損於盛德

未有決於死孝死忠而可悔者古惟申生屈原近之然百世哀其志而莫不高其行誼也未有決於辭母避祿而可悔者古惟孤竹子吳季子近之然仲尼稱其仁賢歎其達禮未嘗以過於中庸有貶辭死生避

之介斷可識矣

遊天而處地鍾間氣者自天受恒氣者自地微獨堅脆慧朴之數地操之即其生而爲男爲女之大分亦地尸之泰多男淮揚多女非其証耶是故尼父有處仁之訓孟母三遷晦翁適閩雖或遠或近其心各有所爲皆擇地也見幾者隨宜豫審於朝野城鄉之間泰之桃源外人不到後人遇其子孫以爲太古之朴人不知其祖父皆知徵之哲士也淫豪奢驕之地殺運中之非直天道乃事勢也地不富不奢非要衝往來之區人不聚不奢既富既衝則舉事之所必爭也畫盡者往往習宴其福而忘其禍惟地僻土瘠民朴事簡兵火罕及朱子徵人而分畀其子於建陽其以爲目前之桃源乎

深山之中有苛政所不及而猛獸及之或物害可避而伏莽竊發又先於城市焉亂世其安所藏此身哉求藏於山林不如善藏於鄉野之民之心

富室遇亂離競相徙寄謂城可虞徙而寄之鄉鄉可虞徙而寄之親故噫烏知我所暫以爲安者不一旦化爲子虛費而不惠乎有餘粟何如寄於諸餓人之腹有餘金何如寄於諸窶子之心斯爲散之有用之野遷之永安之宇藏之不亡之府

堯之宗廟子孫得大舜安頓舜之宗廟子孫得大禹安頓當年有一點私心傳位朱均饗保不可期矣聖人稱大德所以說到保世傳家上只教人存心大公耆不得算計要之大德中自無失算大抵有退着無進步耳當退而退就非自然

孔子惓惓衰周當時正名以安百姓易爲力也孟子計安天下不如迭與且使周備三恪饗宗廟保子孫猶愈於東西周君

學也者入德之功講也者防修之誤講學本意不過與同志之人印証辨明而已故居修德徙義改過之間皆是哳緊自己身上事故曰是吾憂也若及門衆盛不過朋來一欵內事朋來固樂假如不來聽之而已豈得與墮修怙過同憂

自成以修德爲主講學輔之成物以行與爲主講學輔之總未有專主講學者也故格問不過居五教之一惟本躬行爲講論明道以育才使民生受善政之養此又是講學大意豈不實實關係斯世斯民今被講師說陋口只爲吾道計似道乃吾一家之物若貶

得講學不空空爲甚麼道亦不專爲會中幾人是爲一世界士士農工賈與夫婦連無告以至九夷八蠻以至鳥獸草木俱頓此學生養而安全之豈不融洽周流親切緊要如此方得孔孟即講學以成物育才之意行得去時將此快活共與當世行不去時留此意思付與後人

儒者既欲守正闢邪就講學一事即應守孔子家法不應反倣釋氏夾孔子之法朋來則受隨問則答居家在途舉客各坦然山視川無非講地無非講時亦發心得亦述古人所謂雅言也若必建堂升席會集多士說某經某章而後謂之有定所有定期不講之時多講之時少則是偶言非雅言矣是皆肇師誌公之屬所爲而後儒反倣其敝爲世口實不亦左乎隨身所至與同心者雅言不立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隨世盛衰皆得講之

時時處處是講學不過就事論事提醒人心而已提醒人心爲何不過使之爲善不爲惡而已善惡如何不過便人不害人而已倘未能脫盡自利之見何以提醒衆人

聖賢之身皆新一切善事皆燃薪之力薪豈能無盡時

所頓以傳者惟提醒衆心爲之火也克已愛人之心一動善源乃能起善政壞後賢能修善言聽後賢能長是故提醒人心救世最長

講學且貴切實我可爲人皆可爲今日可爲終身亦可爲大端止是篤人倫淡名利久則天天則神人我俞益無出於此彼開口投空虛者想像雖高無用力處豈之俄人且須漸磨調扶乃準準乎詩熊掌天鵝之味味非不美也耳聞之而舌不得嘗非所以療饑也精思力行便是承當斯道隨人隨事指示發明便是造就人才不必儼然自居不必使人見觀乎天時自成

成物如斯而已有以承當造就之事屬相勸勉者似未覩切體貼俏涉氣魄形迹在

學者辨秩太隆必有所信向太衆必有謗各從其類生坎阱也然爵秩猶可遜信向無可辭惟少講論少著述少接引即所以辭之之道

有來學無往教非先覺之士以體自尊直踈至情自然凡有求者則來就求知覺也顧反往而授之何哉於出處則謂之自炫於朋儕則謂之好爲人師自損而不能益人必是衆也

禦寇有時不利矣爲寇有時利乎獨於擊衆云不利爲

寇何也蓋治蒙意在教人本非爲寇然過於追擊則不足振啓韓膽而反以害之有害於人是亦寇耳故獨於蒙卦發不利爲寇之義見抱益人之意而不善用即同於害人之事也凡爲學而助長治人而茲惡皆不可不省於斯戒

或問以人治人曰精言之博文約禮善誘出於孔子不過使顏子聰明自有所用身心自有所歸乃以顏治顏非以孔治顏也粗言之五刑五罰刱艾出於朝廷然作奸者其心自知亦以本人不欲作奸之性治本人業已作奸之習非以朝廷及官府之法治之也學問之細政教之大一人之近天下之遠何往而非以人治人

名於人何益而人好之聖人亦因以垂教而不廢也無他惟榮辱之故榮辱者蓋惡所發也若榮不足好則辱不足惡而利橫於人心誰復底禁之且夫死者何知而於生時預恤身後名斯於人情不可解矣即當以生前並生斯世舉我稱我我亦何加然猶耳聞之矣衆庶祇頌耳亦不聞然猶心知之矣後世有述心亦不知則與慰慊於不聞者一而已矣故立教之不廢名也因人心之好榮以牖其自慊而已矣

聖教未嘗貴名猶周治未嘗尚文也舜武得名不免論福非論學也君子以仁成名去仁則空負此名責實也沒世不稱則疚之未死之前宜何如孳孳也五十無聞直指聞道非那家必聞揚名顯親專爲親故非爲身故識聖人立言之意則凡言名者皆言實也謂孔子以名立教猶夫謂周公尚文爲治也本以衛質其弊也以飾質

身教用恒恒此修身之法也言教用隨隨時補救各有別也孔子偶拈異端異端未熾也孟子力距楊墨楊墨盈天下也周茂叔間窮禪客禪客未盛也二程張

朱痛排禪學溺人溺天也繁簡寬嚴時而已矣

狂狷意各有主而道自相通非若楊墨之相反者嘐嘐古人豈肯於取與進退之間漫無揀擇不屑不潔矣其志非以上達而豈僅欲爲鄉人已乎故立於道中無不脗合也出於道外無不背馳也所必同者歸也所不必不殊者塗也古者狂狷不相訐剛柔互相濟善聞道者聞其歸不聞其塗所見小殊攻擊勿施

朱子推駁象山陽明又推駁朱子學果燕越耶顏曾木卜同在聖門親領德旨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

怕異入手不妨異朝聞夕可歸宿必同用力不妨異至誠盡倫發源必同王文成有輕聰紛意是大病處然當知其實有所持不可謂非文成之病不可謂文成之妄也新學小生自思有文成萬分一否而吠聲卬偶晦紛嗚呼悲夫顏之厚矣君子之於論學也有諸已不求諸人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也況不有而求不無而非如之何如之何

人倩不信矣發揮出許多義理只爲望天下治安當時不行矣設立下許多方法只爲願後世治安既已知之自是難已

道理可即一以該萬非所以槩事也然理在事中事亦如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蹟前此後此各更有若干但據事中之理如此書事而理在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理而千百世之事理在今善著書者善處事者皆然著一書諸書可通處一事諸事可推惟其能盡本分之理耳

成春秋道性善闢楊墨不過定人心之是非孔子既沒田氏簒齊韓趙魏得封浚假而邦君弗王矣若當年孟子之後殺運益熾即兼愛之說亦不暇行與孟子之仁義均東高閣而已矣然世討亂賊則以春秋爲定案明學術則以性善爲定案斥邪說則以無君親爲定案行仁政則以省刑薄斂農桑庠序爲定案益皆孔孟之不及治當時而留以治後世者也不得已也

乘輿椅机其書雖不可見以命名之意思之乘輿敬愈也天之道秋以成春人君之德刑以佐仁立言之法貶惡以勸善揚其所欲而置其所欣猶用藥者深防烏喙之毒而不若人參之用也毋乃失救人之本乎晉之盛也王盟中夏而楚載在蠻夷迹其國史命名

露一斑矣就高識而不本於仁心

澹泊寧靜孔明一拈出遂令百世爲宗一部淮南子名言非止此二句淮南子言之者孔明能行之者以是知百世之人心重行不重言也

濂溪爲太極圖說時心與天地遊橫渠爲西銘時如身當饗帝饗親之事皆以至誠發而爲辭其感乎後世之誠者深矣若淺懷而迺無始偏胸而陳廣浩假令所言一同人終不感故誠不立者無辭可修也犯君勿欺朋友忠告吾心自盡乃爲感通之本

聖人居家之言行傳之後世即爲經帝王朝廟之舉動

東周以後其善者亦云史耳位不敵德此其最著至善不至善之分也如有聖人六經以後復有經明者言其所知誠者言其所能知而不盡言明至矣能而不盡言誠至矣非固不言也至明之所知與至誠之所能有不可得而言者

儘有與義微辭古今所未闡者忽思及忽欲言之忽欲書之而爲他人他事所隔少頃忘之矣雖因心血不能周貫有類魂衰亦此理未應發洩也

當時莽生之命懸於當時士大夫之手立言者誤後世不呈剛之則精神發現者全之則舉世厭倦而不觀剛之則賢愚會悅而受益者惟無識而妄任剪裁斯

不可訓者流傳滋禍不得不去凡名公大儒切不可爲一時過激之言使後人口實若剛訂大儒之書過此等處切須除去使終泯滅至於削其繁蕪猶是第二事也無言不益世激言禍世

斷歷剔孕等事止因紂爲天子後世必傳聖賢因人見聞舉以垂戒其後夷狄偏安如秦苻生齊高洋輩所爲當時作史者止合約略其辭隱微其旨不必若是詳明也此弊自左史來自喜文人自矜摹寫相傳爲生色處不知史之作凡以爲勸戒耳意外淫惡匪夷所思下愚欣然見之轉會心而慕倣作家妙手苟愛

後世獨不念此耶是故鄙夫患失小心聖賢第云無所不至無所不爲不若何如也史以記事雖與他立言之法不同然當識此意不然便與相如作賦相似數千言修靡數千言僅僅觀者豈肯咀味於所少而遐棄於所多乎

或言凡書必全留爲貴曰然則剛三千爲三百書廢唐虞以前十七史纂爲通鑑綱目因之皆爲無用之書矣乎書有全之則淆亂剛之則條理者全之則面目不呈剛之則精神發現者全之則舉世厭倦而不觀剛之則賢愚會悅而受益者惟無識而妄任剪裁斯

不如全留之爲善所慮未必有溫公朱子之識力耳

如之何泛疑剛定之非

道理無窮都見成成在隨問便答隨見便行過後儘多忘却然後人自能意會自能發揮任今人忘却初非缺陷道理人人充滿亦世世充滿也遐思堯舜孔孟當年芳言懿蹟知尚何許但因其所傳可以知其所不傳不必以道漏爲恨也如朱子語類王文成全集其弟子必欲盡記其師言使言言皆醇猶恐複者問者難乎慨免況於中年見識未到所言或有偏雜乎盡傳之道所以爲缺陷耳故記述手段頼當時及

門閭定眼力須千劫後學皆非易易事

有道者心之所注與其日修之業惟性情人倫而已矣

雖能文不以文見多才多藝不以才藝名韓昌黎道德事功飾義文章俱有但文章分數占多凡占多者輒掩其他事如孔子枝藝孟子文才皆堆擡絕藝林然在大聖大賢則談者亦不甚舉似或以本掩末或以末掩本何也心注於本則掩末心注於末則掩本

世界所傳必人之精神俗人隨見皆俗文人隨見皆學魚鶴竹石古文圖書皆以爲吾所貯之貨也孰非俗也絮泥

溲渤與塵尾金玉齊入詩料偕助談資孰非文也市井角論蟲吟蛛網皆有條理節奏經緯焉入耳目而通心志可以修身可以治人孰非學也

孔子與佛相晤當如何曰佛必不滿孔子孔子必與佛佛老雖皆至人然皆自大者也惟聖人終不自大者也所以一晤老子虛懷求教老子頗加譏訕聖人樸以猶龍使晤釋迦蓮摩之倫見其虛曠妙明嘉賞必又在猶龍之上後人見孔子嘆服老子而釋氏膚大實又過之遂疑孔不及老老不及佛不知道同者未至之人必服至人顏孟服孔是也道不同者大老服

小小不能服大老不能服孔子者也非過之也孔子能容二氏能用二氏服之所以容之服之所以用之而猶未也教之行不行全係人心人之從不從全視道力老子當年抱如此識力適與孔子同世遂不能行因天下英才俱被孔子收盡其實聖人未嘗闢之若使釋迦摩得遇孔子想其教門當寂然自寢於天下不然強來爲勝爭鳴不名智慧矣朱翟言盈亦在孔子沒後後世無大聖人出英慧之士無所宗依反爲異端强半收用二氏自不得不行既已行矣不得大賢如孟子

程朱明辭距之則聖道益晦所以有大聖他教自然銷冷不必距無大聖他教日漸披猖不得不距

佛與楊墨之後老出楊墨之前老子玄簡過楊墨遠甚楊墨盛於戰國而老子寂寞於春秋何哉止爲當世有一極大氣魄極大力量人在其所感召無不遍則異道奇人之感召遂窮周流且然況君相乎故知後世聖人有作不以剛佛爲事大經既正庶民日興時夏之間僧跡漸稀釋典漸廢耳矣蓋大覺氏之教其居天竺原不足爲異端入於中國則異中國人宗之則異噫時夏通明西方大覺各還其處是爲海惇

言距楊墨誠見其禍世苟得權行道自能融化今既不得豈恐坐視戕闢邪若自嘗有此心否令此心不切攻人以示正是乃所謂以人爲前古聖賢爭門面耳於成已成物分毫何與得不爲與端自了者所竊笑乎至於闢明吾道不及一語辨邪惟用予爲然不得周子之意不值周子之時而徒以不辨邪不敘列古今人爲憾厚渾化者是論語二十篇不及道德五千言也若心仁則不能恕篤反諸吾心可以識古人豈必就古人付度分別朱子讀書致知躬行心得粹然一出於正不涉毛髮禪

門我　朝議朱者莫如王文成尊朱者莫如高忠憲然細研兩先生之學皆不全廢禪宗冥善惡混妄仍爲人倫仍持世界此陽明先生之意自以爲不禪者也太極本無極之間無生又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與陽明詩云本無終始寧有死生期如一軌矣然提宗必曰性善格物必曰研窮入門必令讀書經世必先分別善惡此則與平等之說如枘鑿水炭景逸先生之意不惟不墮禪而且欲砭禪之痼疾者也學二先生者於自心體認之餘取則蟻馬之智可師矣但九流二氏若學脈則隘與不恭君子不繇也又況二氏九流也學之害誤甚於禪禪甚於偏是故一得豈恐坐視戕闢邪若自嘗有此心否令此心不切攻人以示正是乃所謂以人爲前古聖賢爭門面耳於成已成物分毫何與得不爲與端自了者所竊笑乎至於闢明吾道不及一語辨邪惟用予爲然不得周子之意不值周子之時而徒以不辨邪不敘列古今人爲憾厚渾化者是論語二十篇不及道德五千言也若心仁則不能恕篤反諸吾心可以識古人豈必就古人付度分別

無耻繇衷則是無知

經世之事惟虞舜伊周乃了其後世聖賢槩皆不了學問作述之事孔子一一皆了顏淵有未了之修爲是限於年程伯子猶未免此憾伊川晦翁不云無年矣伊川有未了之春秋晦翁有未了之儀禮可見賢聖分量不同聖人義精理熟任大著作一舉手可完如伊川易傳積累數十年猶自云說卦七分蓋必以心揆理以手識心雖著述之已了者亦未了然則聖人所了者原不在經世著述之間已乎

雄如漢高英如唐太宗未嘗滿其事功之欲慧如陽明勤如晦翁才如顏子詩如衛武公未嘗盡其學道之願帝如堯舜王如周文相如伊尹周公未嘗釋其治安輔廸之憂所可盡者道也所不可盡者事也惟聖

人得氣之至清且長者僅於學道可以無憾
張甚劉長生羅結此中世百歲以上人表表耳目者長
生巖棲雲臥鳥魚爲朋其壽固宜蒼結爲相未嘗不
任勞未嘗無世欲而壽過曾孟甚遠殆天稟絕厚惜
乎其未絕清清則能進於道德矣即後世功名豪傑
近百歲者尚多而學道絕德之士無滿九十者無位
極人臣者世若靳之以位天若靳之以年嗚呼厚則
不能極清清則不能極厚大德必得統厚於清固謂
三代以上耶

自有學問事功以來未止之慟莫深於顏淵未捷之淚
莫切於孔明空廢之力莫痛於岳武穆然武穆因人
致困百世憤盈顏豹純困於天使有心者益深莫致
而至之感

若顏淵不天則春秋田野間見龍相繼正猶堯舜之飛
龍兩作乎發揮三極又何加者若諸葛公更延二三
十年且耕且戰雖有懿會艾更迭拒守還復舊都有
光世祖矣若岳侯不受檜撓復燕雲大一統反過於
藝祖之開基不亦殷武周宣漢光以來所未有之事
耶古今人常恨不得見此快事天地間自難得有此
快事

衆心積結則成天運亡秦必楚南公早言之是其明驗
也他如開創祖宗行事有大善大不善則成一代之
世運士大夫起家之人德業所至亦成一門累世之
運大聖大賢愈可知矣近而此心之通寂遠而古今
之法傳無過一感一應

無福之人不知定命而妄營求夫定命何可恃也妄
念難下之矣厚福之人自特定命而造惡愿夫定命
何可恃也惡念能消之矣一於增修則福薄亦得福
厚亦得安命在是造命存是李贊序感應篇曰命有
定分心無定因君難奪予念可轉移美哉言乎

命也者君子小人之所同俟也小人惟不知命也而徼
倖其實或得或失皆命爲之彼空懷不肯俟命之心
而不得不俟者自若也乃若立命造命各有功夫立
與俟同造與俟異立是不爲撓動造乃欲其轉移夫
命何以移盡人不能轉移我則有自能轉移處漢
文帝不能免鄧通於餓死況天子而下乎是人不能
轉移我也薛敬民叩天烏烏所促身以延父積誠動
天卒如所求高子傳其事而深闡其理我能自移確
然可信者也又況匹夫而上乎哉召公祈天永命伊
川以爲人事奪造化

造命亦如輪迴皆不必無而不恒有精專積久於是游者再結定者偶移皆人意之所致也天下之命以君心造一人之命以其意造若其意不在造命聖人亦乘其自然之數而已矣

天下皆聖人之身千秋萬世皆聖人之年不論福壽故聖人有貧賤者有促於年者并天道顧薄至人也至人意不存焉爾

改過貴是第一善事改過徹底不憚尤是人生第一難事或言鬼子易箕只是臨死不憚改過此意甚好若考其義尤有進焉大夫所賜之箕士生前可用猶之閻亭別館生時未嘗不可居而考終必於正寢故當時不絕而易之然則初用原未嘗過及聞而即易乃稽義大神之學徹始徹終非但改過不憚也觀其呼小子時自言戰戰兢兢直貫至死方獲僅免若當時始從曾元幾乎臨去一刻又有不免處惟不放過此刻存順保得無虧沒拿

乙酉五月十四日論定

曾子曰吾知免夫益生平已無毫髮虧缺及易箕之際曰得正而斃斯已矣政恐臨死一刻稍涉非禮心終不安真是一息尚存決無一毫苟且亦緊嚴亦純熟所以死一聽於氣雖聖亦然所以生死事主於心惟聖爲然

幾亭全書卷之九終

治道上

三代以上任德。德首出乎天下。丘民懷之。作元后矣。秦漢以後。所材材。冤絕乎天下。羣雄長之。亦作元后矣。然秦隋。純任材者也。高光文皇。兼任德者也。秦隋以嗜殺一天下。而不享天下。爲漢唐驅除難耳。作元后之肖子。而深得綿延國祚之道。必任德。百世不易焉。

發者易竭。韜者有餘。自古多世世忠厚之家。無世世英明之主。王季至成康。傳德數世。唐太宗卽生高宗。至若丕叔嗣樑元魏四君。皆迭世英明。獨無安民固本之德耳。主雖英。祚愈促。忠厚者有才識而含之。驥之德。善用其力者也。非不英明也。家亦有之。累盛之族。子弟多渾厚。忽生一雕巧自喜之人。衆譽歸之。衰象萌矣。

古人以得作善爲福。凶人以不得作孽爲福。哲后長而暗主促。天下之福也。長厚者顯榮。刻削者偪窘。家之福也。

君者。天使之仁愛天下者也。凡道人主以誅戮者。賊其民。賊其君。亦賊國祚者也。天心生物。尤愛斯人。其運會或反乎此者。天之氣而非天心也。天有剝會。君必復之。天有殺運。君必止之。體其心。不從其氣。是乃天之肖子而深得綿延國祚之道。

周王忠厚。則公室易弱。秦主嚴威。則民志易離。周制非其弊也。然弱者過曆。離者不再世。則善不善之大數。較如矣。且秦也焚書坑儒。塞天下之智。而范增項梁之奇計兵法。不出於詩書。聚兵銷鋒。斷天下之器。而陳涉吳廣之鋤耰白梃。不資於武庫。斬華掾津。設天下之險。而扶蘇胡亥子嬰之矯殺篡弒降滅。不因於金甌之缺。湯池之涸。然後知秦之君相。竭蹶而貽謀者至短也。本朝江陵爲相。才識事功。不減古人。然恩微威勝。乃其本疾。嘗極稱始皇得聖人之威。其法制爲萬世利。吁斯言也。不得非於天典。

鞭易肉刑。漢文所慈者民爾。政論更以爲嚴。激矣乎。云成之基亂。以縱內臣權成。民何與焉。故弱主以嚴刑則權奸不加罪而正人與細民必遭其毒。視寬縱之害彌烈。

孔明教後主讀申韓書。其意本欲矯主之病。畢竟誤下藥處。啓哀愚衆。儘類後主。夫子啓之全不用將道。蓋慘礉少恩。無論與長人之理相悖。且照不足以救愚。

柔也。

高皇代元。猶諸葛代劉璋也。漢高代秦。猶湯武代桀紂也。糾基以仁。糾縱以威。時而已矣。蕭曹之性。非偏於寬。諸葛之學。非偏於猛。故曰刑罰世輕世重。若夫猛以濟寬。非知政之說也。猛則必用殺矣。大舜曰。否則威之威非殺也。孔子曰。威而不猛。殺則未有不猛者也。胤征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愛之威而非尚殺也。行師安石試看百姓受毒何如。凡大有爲之人。必是行所無事。莒於有爲。不如不爲。

因情制禮。禮者所以暢人之情也。亦防其太過。因以節之。惟王道本乎人情。故爲國須以禮。

以濟秦。孔明以濟蜀。濟蜀者猶秦。亡可踵璋而須也。故不宜用而用。雖寬策緩無救於亡。宜用而用。雖威無損於王。爲漢高孔明則俱興。爲始皇劉璋則俱亡。識時與不識時之故而所存異也。

寧豈無賢於益公者乎。天下豈無賢於曹參者乎。百姓罹秦酷後。當與休息無爲。此兩人乃應時之劑。益公言清淨而民自定。齊之時也。漢民歌參。亦曰載其清淨而民以寧。壹漢之時也。何知參能遵已。參知已之能遵何。其知人也。與自知也。皆知時也。不然。王衍以清言致亂。劉璋以寬極致亡。雖復虛懷。鳥引何當於治。

子柔伯子。看他意思。似不足以臨民。（夫子何故可之。只爲簡是臨民第一義。皐繇稱大舜臨下以簡。夫子言詩政猛於虎。詩非必殘酷。只是須稍。既須稍。則殘暴勢所必至。曹參一無作爲。李沆悉能利病。未起時中作用。若律以通變於未窮。爲戒於方盛。豈爲知道。然當時漢宋百姓。且受寧靜之福。煩苛慕古。莫如王莽安石試看百姓受毒何如。凡大有爲之人。必是行所無事。莒於有爲。不如不爲。

因情制禮。禮者所以暢人之情也。亦防其太過。因以節之。惟王道本乎人情。故爲國須以禮。

治國獨舉仁讓二端。正以明爲國以禮之意。仁者禮之本。讓者禮之情也。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病其無本。又曰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病其無情。無以修身。無以成教。

德禮莽香刑罰酷。苟能清之。則萬民服矣。所用至少。所感至多。雖刑亦祥也。祥去莽香不遠。

賞慶刑威。助發世間人多少精神。無此。便使中人以下。

愒散去。反此。更不忍言。

天道虧盈而益謙。人王刑賞黜陟。與夫用兵用禮。皆因其盈而虧之。因其謙而益之。所謂惡盈好謙。與天合符。

者也。凡抑強扶弱。周急不繼。富莫（非奉天反此。即違天之道。

堯舜立法制治。始則斟酌至精。既定則久而不變。是故天子之精神定。而天下之精神亦定。定則恒恒則久。故堯舜皆致太平之盛。壽皆百餘歲。以其心不好動。故海宇寧而壽命永也。此君與天感應之道。

言壽不言不死。言保子孫。不言傳無窮。是故禱祀服食之說不與。而謏詞無緣入。

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枝。人主於妻子。不惟愛之。而直敬之。愛有時而衰。敬無時可替。此聖人之維父綱夫婦。

冀雍比隆。由河險匝相當。周之衰也。然秦之憯毒在後。晉之寡恩在先。此晉所以分於其臣。而卒併於秦也。晉自獻公殺逐諸子。以文公之賢。不容懷公。漸至宗室微而強臣篡。秦惟昭王出二弟於關外。至兼併後。朗玄乃恣其殘賊。其先世尚頗有親愛之風。凡有國有家者。盛於敦睦。而壞於猜戕。不易之數也。

齊威王烹阿封即墨大夫。既不信左右矣。然使之往觀者。何人。倘所使一誤。必與左右同比為欺。如唐蕭代德之朝。以中使察外官。甚且以羣（裴延）齡輩察宰相。

之愈詳刑賞愈謬威王能擇外廷(公忠而使視之)故能得其真也其戀奸之力尤在并誅左右嘗譽者不然但誅受譽之人而姑息譽人之人則左右異時之受賕何道能息世稱威王一封一烹之爲明也未知其能擇使視之人與并誅左右之爲至明也

柳公綽杖殺神策將宪宗因以警勵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惟天子亦畏執法之吏斯朝廷益尊護庶近習使法吏不得行其法者皆自卑者也庶又則驕至於驕則天子雖欲自行其法不可復得矣

明主早知其然故常使外廷之臣制吾左右宋仁宗朝左右有竊攬權者帝曰措置天下事政不欲從中出至哉仁宗之所以攬權

唐太宗諭泰府舊人云大臣所執朕何敢違咈斯言可謂三代而下知敬大臣之義者又故人有情難爲謝輕若大臣之風力以謝之與宋朝靳吝夷簡拒契丹相類故彊毅之士立於朝則佞懦而中華尊

人主所藉力於重臣之正誼豈其微哉內以裁抑恩私外以彈壓變戾如漢景帝欲侯后兄王信周亞夫(條侯)竇魏侯引(灌夫)高帝約以阻之唐太宗欲厚長樂公主之禮(公主得大)意但世是何物

淮陽之事以阻之其正誼同也(漢景暗故怒太宗明故悅)則二臣所遇有幸有不幸也然明主之悅於見抑者有二或已心實欲加恩不自知其非也聞正言而悟或因所親陳乞因尊慈明諭心固知其不可而面不能以徑謝也藉人臣言以謝之此非得正誼之力也若太宗寬夷寬侗非分微求朝廷方務姑息而大臣度是足以懾之如明肅太后已許契丹所請宰相呂夷簡不肯北使遂不敢復言夫大臣之能尊朝廷者豈虛望屬色足以恐喝之哉其生平幹略實有以服其人之心制方外之命者焉惟明主能委信而得其力耳信陵君在魏秦甚畏之反間間其君臣魏安得不王果忌信陵而奪之兵秦所滅是故宋任

爲天下猶治第焉有竹前乃有松茂土築柱礎之下處最下兎覆梁之上處最上其間累屬尚有數物焉土欲堅兎欲密兎疎可以易之可以增之惟最上故最難最易土虛則第圮矣無復補救之道惟最下故最

學爲經世出爲救世儒者知此已得大意但世

畢竟百姓爲主。所見談救世者。以引拔幾相知驅除幾異已爲救世之事。若所引盡大賢所驅必大不肖。誠亦安民要機否則數人自分榮辱自爲樂憂而於天下民生之安危未見有涉也將以此數人者當一世耶。

事業在民上見。利澤不及百姓。不足爲事業。亦有事在朝堂不涉百姓而宏竟定民志。移風俗恒必繇之。天之立君凡以爲民朝堂之上。從無不關涉百姓之事也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惟民字上該士大夫下該鳥獸蟲魚草木。

唐虞云惟幾云萬幾夫子因之云見幾云知幾。聖人所見所知惟在茲耳幾之所括至衆。故云萬。如一事出於至誠而臣庶感通開繇至於不可勝算。一事中有千幾萬幾焉。故雖聖人不勝兢業慎之於念慮之微。矜之於嘯笑啓居皆是也若以爲此事之初萌而已。則一事止寓一幾。欲一事之合宜中才加意足了之矣且主職要亦安得日有萬事乎。

子貢子路論政兵食是外面事。先勞是身上事。子貢於外面的却只管求減。子路於身上的。却只管求增。此於後人心事力量且道是如何。後人外面的。惟恐不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欲先格其非心。此經世大臣之的也。漢文帝謂張釋之曰。母甚高論。務在當今可行。此求治真主之的也。非心格。則百事可舉而措矣。豈遑事幾務求可行。則不紛倫於聲音笑貌之間矣。豈造心莫以裴晉公李絳之賢而不能救唐憲宗之末路。共陳善者在事而未及心也。宋孝宗敬宋文公每奏至雖旣寢亦起讀終篇。然無必行之志。於正心誠意固以空言視耳。故裴李事事進規而術踈於孟子。

孝宗禮賢慕道而治卑於漢文。

帝王平天下之事功只在生穀重農。帝王治天下之方法只在因才器使。帝王作聖之功夫只在聽言從諫。

今天下孰急于生穀平寇　三事講學者須以此三事爲講學之條理。而以君德爲此三事之本原。則內外合而時措宜。此真帝王之學矣。合舉朝大小臣工之心思。專講求此三事。透徹的便是真入學問。就此三事中。看那一件的便是真入

料理此三事。做一分。見一分效驗。的便是真事功。
治平十要務一格君。（目前萬事之本）二訓儲。（他年太本）三宰輔。（二上皆在其身）四中涓。（五銓政皆由其手）六墾屯。（生財之本）七兵將。（平寇盜）八漕運。（凡有漕糧地方以至道塗梗阻皆係急務）九崇藩。（八者有之亦罰及九十刑獄。（京師最急害及於天下）故第八第十

君命相。擇其能進賢者而命之。又視其所進之賢之大小相格君亦進賢以格之。進小賢。可正其小事。進大賢。可正其大事。君相之交相與也。而一進賢統之。君相之相望以道。無窮也。而一進賢足以盡之。

孔子論知人之道有四。一曰知言。二曰觀行。考實也。三曰觀所錄。察所安。探心也。四曰知天。反求諸己也。人有萬變。天惟一理。人多隱匿。天知天。反求諸己也。人有萬變。天惟一理。人多隱匿。天惟一誠。人有四倫。薄于親者。必殘于民物。有恥必爲君子。無恥必爲小人。每求慊于中。必真。每求問于外。必假。一彼一此。原自了然。知天之分量有偏全。知人之分數即有淺深。凡人一端之明。一念之平。可以觀人。必中此一端一念之知天也。故守此四者。則人無匿情矣。而所未可辨者。曰才。則試之而已矣。魏盧毓云。才所以爲善也。今稱有才而不能爲善。

爲善是才不中器也。王文成亦云。但使其心既良。其才自爲吾用。故先得其心。徐試其才。知人之道。確乎其可拔也。不試而決以立談。舍聖賢之穩步。喜豪傑之高明。望無弋獲。貽悔必多。

聖王不以利誘其臣。然自唐高祖太宗有覆盜處。漢丁八漕運。第八者有之。亦罰及九十刑獄。末及於天下。故第九崇藩。天下大半。故第

有義存未可非也。乘亂禁言之後。衆聞益直。欲使四海皆知人主之意一也。其言雖善。人未必才。以言舉人。不如實其之無獎二也。諫行而賞賢人。與道同慶。諫不行而賞中下。免於沮壞。用能使其長。才知畢效於前三也。故孫伏伽之賜太原。魏徵徵領其器如皇甫德參之薄賜。魏徵以爲勉強導人使言。何利之嫌殺。諫官者國必亡。然尤不可辱也。自漢明撞鄧。隋文唐玄漸有與杖之法。若曰。吾未忍殺也。而輕於配流死。速於大辟。是既疾所中。希免者。故曰罪輕於配流死速於殺之。又辱之矣。隋唐橫政。可不永戒乎。

人臣之禮。選言而進。人君之量。無所不容。抗違明詔者。聞斟酌已定之詔書。須行已久。違面不遵。故足罪也。若一時偶下之勅。或有未當。固則古人或封駁或擱焚。皆愛君之至意。使執其迷不悛。

敬仲大臣體乎無違者爽婦之道莫予違者爽邦之幾也抗論抗疏古名臣之誼奈何不許其抗而遵之以莫違乎

武侯出師表云先帝知臣謹慎故寄臣以大事周瑜薦魯肅自代第云臨事不苟其語如出一轍武侯周瑜古今所謂奇才也自許許人惟此謹慎不苟之心無一言及於權略智計何哉權略智計非此心則難用或恃才而驕或立功而恣甚則爲邪爲逆不測所終故英雄必先立心心立則自能其眼俊負大過人之才智而又以其所存取人乾能適之

人智不問淺深能不問小大總之以慈爲基孔子曰士必慈而後求智能焉不慈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適也小人始墜天下終於墜君父人主何利而親之是有良焉小人之欲爲豺狼也其始必柔婉而可親委蛇而逢欲權勢已成然後逞其爪牙之毒環視而莫可誰何趙高二世之豺狼也王莽元后之豺狼也惟大臣之於小臣亦然昌惠卿者王安石之豺狼也蔡京又安石司馬光兩面之豺狼也秦檜趙鼎之豺狼也終受其背縣於始悅其非在彼之惡不過一不慈而已矣在戒之矣不遵一悅其爲能而已矣然則

爲臣主必從不能悅我中求之從不能悅我中求之必無反噬之凶矣

無直諫之臣不可以創業故項王之廷有亞夫鍾離昧之骨鯁而陳平間之無直諫之臣不足以守成故漢武之朝有汲黯而淮南憚之是何說也人臣非於背君從逆者不過趨利而畏禍彼面折廷諍之士悅吾君以求利且不肯以悅他人以求利豈肯且不顧又何論覩顏從逆爲全軀保妻子計哉以孝武慈黯之嚴威稱爲社稷臣蓋因直諫而信其不爲利害怵矣以此觀臣故其知人得亞於高帝

衆人以爲嬌人以爲妖人主悅閒瑞而惡聞妖則獨不喜見矣悅閒瑞即悅佞之心也惡聞妖即惡直之心也崔蒲曲不質猶鼠同乳而代宗嘉之質猶庸臣之態宋璟凜凜之彼常衮之獻佞亦可少知覩哉然衮之質猶庸臣之態則逆臣之謀彼於是時離本有逆萌然不忠之根醞釀於中固其素矣故九鼎妖爲瑞宜戒而賀平昔敢以佞言諫聞僞其君則他年乘輿何變而逆者必從此中出矣彼來流者不過一佞諫之臣耳嗚呼佞人真可畏哉人君悟此則其於非言也豈止疾疢當防之以慎臣於昔言也豈

止良藥苦口之以心服人主知佞而不退必非真好直者唐憲宗明知李吉甫爲悅婦爲好臣矣何不立退而遠之日前不退後必見親自然之勢也玄宗評李林甫云是子姬賢嫉能無與比者然竟終其身憲宗終不忍棄吉甫與玄宗何異嗚呼英如二宗以好佞一念自致奔竄自墮成功後人君其知人之明則宜力行遠佞之戒史稱憲宗英斷近古莫及然能斷盜延之浮論斷强藩之制明而於佞諛之臣每牽制而難割乃知憲宗病根惟在悅佞若有大人必知所專用其力矣格心之說於治功似泛迫夫英主良臣歎然相得而病根不去坐視其末路之墮壞而無可如何隨方補救病亦百出然後知格心之功切於釐奠重於元氣也人臣抱李綱裴度之忠猷遠識者可不於引君當道之故早自務哉

人主之務以知人爲第一說見於孔子之賢衛靈公臣之業以知人爲第一說見於孔子之賢鮑叔子皮朱子有言孔子居衛獨久想見靈公有英雄之氣徘徊欲相之觀對季康子之言則知所謂英雄氣者惟以其知人好士也周鮑貢三人各治一事要不如人而能位置他人之勝己者直道自守申言之不得士之力與

李克魏成相所重全在舉賢不爲不知賢有小之與之其奚同也翟璜亦知相職事在取身爲標故自多親

其所薦且所薦皆顯然有攻守之功第不知賢有小大大賢正君格心其默默禪益論於攻守故雖五臣皆不思庶官思良不於元氣也人臣不得敢侔三師正總之兩人皆明於爲相克尤高於治國也不忠於事君克尤公然文侯於治國也不思庶官思良不於元氣也人臣不得敢侔三師正總之兩人皆明於爲相克尤高於治國也不忠於事君克尤公然文侯於治國也不思庶官思良

相於擇相也不泛及多人而專較成績二子之間於決二子也不訪他人獨訪李克一問克吉達視其所舉而立定褒成其識治體識相才善觀人善聽言列國之君未有及之者也大賢鱗集天下莫鼎峙豈非

無他技而能容人之有技亦相道也自秦誓言之梁如人而能用朕已之人爲相將軍師以定天下者君道也自漢祖言之必以已技教紫人勝人非大臣之度矣而況君道乎哉漢祖不尚文學不研吏治不攻用兵英雄帝王之鮮技能者莫乃公若也然以何爲相以信爲將以良爲軍師三人者乃人才之宗識三人各得其所而人才無一不得其所矣開國之主識相識將識軍師則大業可與再造之主亦然若守成則識一相而足矣心思何其專操柄何其簡事功何其易而乃屑屑焉逞聰明於紛雜之地乎哉然當時群臣莫能言而漢祖自言之自茲數語者出而千古來成敗興亡之機皆以之爲宗認取大綱儼若燭照而數計餘皆枝葉無足斤斤較量矣

臣之量君惟一君之量臣非多韓信決劉項之興亡壇矢曰直曰爭天下非項王耶遂別其勇仁強三者之孰敗直曰曹十勝袁十敗止較二人其所用之於小大之間止較二君雖將相勿問矣郭嘉策曹袁紛問矣臣之量君不惟一乎漢高自知用三傑而成

頭王雖范增而亡此一生衆事得失之大數也

將將之人國家最要者兵食然人主不在注意兵食貴得善理兵食之人最親民者守令然人主不在督課守令當求能擇守令之大臣某事難處當謀使某人往處之其處之方則所使之人之任也漢宣問趙充國以先零畢再開事對曰兵難遥度是定變之方雖身其事者不能遥度而豫言之也奈何欲以事外代謀乎今一方有急朝廷但當訪求充國於弱翁耳醫人有病則訪良醫既得則聽其處方若不求醫而徒事事方究將誰決其得失誰

親其牆荷者雖有尤國豈能自前而處弱翁之地者反得委其求醫之責而坐視利鈍此人臣之便非國家之福也

唐宜宗與韋誠論邊事即知其有將帥材可問以言知人然使邊情茫然誠雖具陳方略何繇辨其得失必其成功是帝知誠繇乎目識邊情誠邊情繇留意於安撫大計未有素不經意而能於一聽之下決策用人者也故精於理則能因人言而知其學術之醇駁存心之邪正漢宣志靖民則其識衛吏也獨確漢武好遠略則其拔將材也獨多言者非一事知言非一端各從吾所注意所曉暢而入惟聖兼通惟愚無一焉

天子不以知賢不肯爲事則何事哉但中外具員千人安能盡經天子識拔第一須識將相次須得九卿又次須備卿貳又次須擇諫官又次擇東宮輔導合之不過知數十人足矣其他惟漢宣重二千石每召對或超擢爲卿相此最切民生禆吏治若唐宜宗具員御覽欲盡天下之官而辨之猶令草澳撰處分語欲盡州縣之利病而周知之皆有意而失之者也末有王賢而國亡者也末有賢臣柄國而國亂者也

天欲傾晉則悼公早世欲啓宋則周世宗不長欲亂齊則管仲先淡欲廢苻秦則王猛中道絕是天也雖前知者至此乃知

阿保機之世契丹之强自古莫及然觀於韓延徽事則其主后並抱知人之鑒故雖夷狄盛衰亦係於知人不知人之間而況中國乎柳中國之善士也四夷之才入而爲我用金日磾契苾何力之屬是也其失取也中國之才出而爲夷狄用張寶王猛及延徽之屬是也其失爲是也君天下者其可使知人招士之權反操於夷狄哉

幾亭全書卷之十終

帝王所以爲治學者將以修其身而治天下也日從事於治而成績不興是經術與世務爲二也若曰講學以明理若德明而天下終不平是若德又與天下爲二也不然也且就生財一事言之人曰必取民乃所以利我國利我若豈知言不取民者亦正以謀利吾若與國耳但所謀者和義之美利愈於害義之私利吾上下同足之利愈於損下益上之利可大可久之利

愈於見小欲速之利其所以爲利不同豈有謀國者顧舍利而取不利也哉生財者講學之一事而生財之本原非講學固不得而明者也他事亦然

舉直舉枉昔舉以爲相非他官也舉一直諸枉拜下風矣其錯之也猶待朝廷舉一枉諸直不得不起遯思彼將自錯而人君誰與共治後世如李林甫以貪權嫉賢爲枉而玄宗舉之王安石以僻學傲氣爲枉而神宗舉之於時朝直一空唐宋傾危矣二主非不知二人之病也特以其順己也而護之夫舉相何事未知其忠智而舉甚且知其邪佞娼嫉而舉豈非以

祉子孫黎民戲與

諸枉乃衆人非惡人固矣諸直亦僅衆人非善人乎否也諸枉對伊皐而言則衆人也對諸直而言則衆人也此一人乃大不肖而朝廷特誤而舉之所以民不服也對諸枉而獨言直亦然乃大賢也諸直非所舉之直諸枉非所舉之枉云舉直舉枉者大賢大不肖不受人移而移人者也云諸直諸枉者隨上隨下之衆人也

禹數苗罪以君子小人倒置爲之首何則立君分官民以爲民也養民者棄殃民者進民生不塗炭哉故凡爲君相者遠忠昵佞皆下得罪於百姓而上獲罪於天者也

自治之日聖賢儕介世俗反勝同流合污之時務苟合取容必不取也在衛侯未必能不取也然子思不以此棄變而衛侯以此不肯用舉其自治與論人之際往往有適相反者淳于髡疑用賢而圖間不知辱所以滋削之故正爲公儀休爲相于思爲已耳休蓋一清廉剛決之士見義未精者也其於乎易近民固時制宜之意大抵陳邈以明善誠身之大賢而用處其

豈得展知人器使之道使內順治而外威嚴也哉爲國者非但以不肖抑賢卽以小賢抑大賢猶之予顓倒而無益也設令相予思而置休於坐鎭羽儀之地魯其不日競乎宋用王安石王淳卒亦不振故用不肖而亂無惑也用賢而不振大賢小賢位置失宜故也大雅云秉心宜猶考慎其相公儀休不靠何如人覩其相帥而國滋弱又不與子思自代識度猷爲亦略見矣至董生所稱出妻事尤爲不經宰相出妻人倫具瞻顧以繼絕勤勞之故設果有斯事乃名教中一罪人耳與孔子稱公甫文伯之母何其反耶

命相固取識度亦須因時甫蘧泰酷則曹參可相也非其時將有庶事叢脞之患風俗侈僭則楊綰可相也非其時或犯驕蔽大夫之戒四方跋扈則杜黃裳可相也非其時亦啓賄賂公行之漸愈宗覺黃裳之通倪則宜自郎進奉以徼言風勵黃裳聞之必當改絃此化導之方也上也不然如胡寅所言原嘗以滿其欲此駕御之權也次也若知其所長而輕棄捐之使不盡其用以救時則似是而失之者也

世無理亂君無明暗莫不以相爲重樂記曰治亂以相

魏文侯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是將舍相無繇也漢文詰陳平天下事各有主者何事也至明之君注意惟相也與之家唐敬宗深嘆宰輔非人乃復相牛僧孺君倚重亦惟相若四方大亂而不以問相君亦溺相職掾亂爲治終何淹之從國方實一隅偶警一隅自治之如蜂蟄螫毒內外何必相須也素有良相當其時重命莊而不治千萬孔非元氣漸復徵體何堪一將所能平也於是內外不得不相須而相須而注意專則藩帥愈驕命莊夫相相非久也相之職其如元所者

汾陽王爲尚父猶不能慮遠見微爾亂保泰宰相不可以諫官之爲爲也張九齡韓休猶苦口而非格心夫惟識治體之有司則有司可相矣蕭何起刀筆吏而冠漢家矣夫惟訪賢能求問過之將軍則將軍可相矣文允武允孔明伯仲伊呂矣夫惟善論事善明理義善開悟主心之諫官則諫官可相矣魏徵珪舌周贊筆龍逢比干肯是真諫官伊川經術温公史學明道容貌辟氣是真經筵稚圭膽長源智諸葛武侯秤是真宰相

堯惟舉舜舜惟使五臣其後增爲二十二人又推而廣之者也桓公惟任管仲管仲惟位置五子得五子足以富强不得管仲提挈之則齊不能霸霸者猶然況王佐耶孔子當時若相衛靈公即其所用三臣自足爲治有孔子提挈之三臣才能事業方有會歸結果處故相無他技數大臣賴之而後得各竭其所長此相之大技也相無他職數大臣領之而後得各專其所事此相之本職也相無他功數大臣稟之而後得各底其績此相之全功也

調陰陽育萬物鎮四夷親百姓陳平所舉宰相之事存四然要歸不過得人所云使鄭大夫各任其職者近之矣王所皆善士陰陽調矣邊鄙有爪牙四夷鎮矣郡邑多循良百姓親矣平少時遊學好讀書所以傳第五倫舉吏得人則郡守入爲三公矣漢世真得考相得此意後世宰相親切見得者亦少

之法既爲三公其所舉愈廣其得人將愈多功名必愈光於治郡時故以得人立相勝於以治行立相黃霸爲相不及治郡以其精神所注才能所長在治事不在知人故也孝宣以治行取黃霸則爲相不如爲郡孝明以得人取第五倫則爲相過於爲郡倫舉吏既多得人而百姓愛其清惠又可見治行不能該得人得人足以該治行也子游得澹臺滅明則武成學道之治光於千古賢才之劾助於知已豈肯後人哉孔子問子游第曰女得人焉爾乎不復細考政事爲此故也推而原之大臣薦舉得人其功大於庶事之修人主選劾得人其效大於勵精庶事古之賢相得士其精神皆在未作相以前迫既相則人見我甚難我見人甚少四方散處之人才無從識面巖穴有技之士未縣聞其姓名矣思任天下者無問居與遊遇人即問如某人爲某郡某邑則訪其所治

之地。有何人才。所居之鄉。有何賢俊。所立何品。所長何技。遇平人亦然。隨時記之。分門列之。既得所薦之人。又可參薦人者之賢否。是每過一地。即知兩地。舁問一人。即得三人。用心數年。當世人才。知過半矣。李狄梁公稱張柬之呂文穆稱夷簡。皆云宰相才。如何曰能識人。能料理大事。其才便堪作宰相。非獨觀人先川自反。若夫留心人才者。銓衡才也。長於生節搜奇。惟精會計才也。熟典故知大體。以綱常名教爲已任。秩宗才也。能識拔將校。習邊塞情形者。筦樞才也。明律意長懷仁恕之心。士師才也。規畫久遠。體恤工商。不屑屑目前者。綜理才也。持法守正。彈劾不避彊禦。風憲才也。經術明晰。可備顧問。論事可思。善啓沃主心者。經筵侍從才也。總其本曰寡欲。約其要曰爲國。無益二者。才雖具。利名根深。不可與事君。氣正必不肯枉是爲非。性靜必不樂趨炎易行。二者有一焉。其人斯可無害於天下。識力大。能勞晝主張。意思深。能維持調護。二者有一焉。其人乃可有益於天下。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子事親。則有幾諫。臣事君。則有盡忠補過。弟子之事師也。則有質疑問難。未有專以衒黙爲敬。承順爲恭者也。凡有依阿面從。人有樂聽而無問辨。必非正士。益相與貴於有成。而人才係於素養。此習慣所以成自然。而習之權重於性也。昔張文忠居正之在政府也。綜綸降則必行。丈土田則必清。徵糧稅則無負。理刑獄則不滯。將帥得人。盜賊衰少。四夷賓服。此居正擔當天下之功也。至於摧戮言官。修罷毗之怨。其子聯翩鼎甲。任刑而不尚德。自尊而不禮賢。此居正自用之罪。而取禍之酷也。自是厥後。詞林諸臣。競以居正爲戒。言不出口。事不狥己。雖有賢俊。所立何品。所長何技。遇平人亦然。隨時記之。分門列之。既得所薦之人。又可參薦人者之賢否。是每過一地。即知兩地。舁問一人。即得三人。用心數年。當世人才。知過半矣。李狄梁公稱張柬之呂文穆稱夷簡。皆云宰相才。如何曰能識人。能料理大事。其才便堪作宰相。非獨觀人先川自反。若夫留心人才者。銓衡才也。長於生節搜奇。惟精會計才也。熟典故知大體。以綱常名教爲已任。秩宗才也。能識拔將校。習邊塞情形者。筦樞才也。明律意長懷仁恕之心。士師才也。規畫久遠。體恤工商。不屑屑目前者。綜理才也。持法守正。彈劾不避彊禦。風憲才也。經術明晰。可備顧問。論事可思。善啓沃主心者。經筵侍從才也。總其本曰寡欲。約其要曰爲國。無益二者。才雖具。利名根深。不可與事君。氣正必不肯枉是爲非。性靜必不樂趨炎易行。二者有一焉。其人斯可無害於天下。識力大。能勞晝主張。意思深。能維持調護。二者有一焉。其人乃可有益於天下。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子事親。則有幾諫。臣事君。則有盡忠補過。弟子之事師也。則有質疑問難。未有專以衒黙爲敬。承順爲恭者也。凡有依阿面從。人有樂聽而無問辨。必非正士。益相與貴於有成。而人才係於素養。此習慣所以成自然。而習之權重於性也。昔張文忠居正之在政府也。綜綸降則必行。丈土田則必清。徵糧稅則無負。理刑獄則不滯。將帥得人。盜賊衰少。四夷賓服。此居正擔當天下之功也。至於摧戮言官。修罷毗之怨。其子聯翩鼎甲。任刑而不尚德。自尊而不禮賢。此居正自用之罪。而取禍之酷也。自是厥後。詞林諸臣。競以居正爲戒。言不出口。事不狥己。雖有賢俊。所立何品。所長何技。遇平人亦然。隨時記之。分門列之。既得所薦之人。又可參薦人者之賢否。是每過一地。即知兩地。舁問一人。即得三人。用心數年。當世人才。知過半矣。李狄梁公稱張柬之呂文穆稱夷簡。皆云宰相才。如何曰能識人。能料理大事。其才便堪作宰相。非獨觀人先川自反。若夫留心人才者。銓衡才也。長於生節搜奇。惟精會計才也。熟典故知大體。以綱常名教爲已任。秩宗才也。能識拔將校。習邊塞情形者。筦樞才也。明律意長懷仁恕之心。士師才也。規畫久遠。體恤工商。不屑屑目前者。綜理才也。持法守正。彈劾不避彊禦。風憲才也。經術明晰。可備顧問。論事可思。善啓沃主心者。經筵侍從才也。總其本曰寡欲。約其要曰爲國。無益二者。才雖具。利名根深。不可與事君。氣正必不肯枉是爲非。性靜必不樂趨炎易行。二者有一焉。其人斯可無害於天下。識力大。能勞晝主張。意思深。能維持調護。二者有一焉。其人乃可有益於天下。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子事親。則有幾諫。臣事君。則有盡忠補過。弟子之事師也。則有質疑問難。未有專以衒黙爲敬。承順爲恭者也。凡有依阿面從。人有樂聽而無問辨。必非正士。益相與貴於有成。而人才係於素養。此習慣所以成自然。而習之權重於性也。昔張文忠居正之在政府也。綜綸降則必行。丈土田則必清。徵糧稅則無負。理刑獄則不滯。將帥得人。盜賊衰少。四夷賓服。此居正擔當天下之功也。至於摧戮言官。修罷毗之怨。其子聯翩鼎甲。任刑而不尚德。自尊而不禮賢。此居正自用之罪。而取禍之酷也。自是厥後。詞林諸臣。競以居正爲戒。言不出口。事不狥己。雖有賢俊。所立何品。所長何技。遇平人亦然。隨時記之。分門列之。既得所薦之人。又可參薦人者之賢否。是每過一地。即知兩地。舁問一人。即得三人。用心數年。當世人才。知過半矣。李狄梁公稱張柬之呂文穆稱夷簡。皆云宰相才。如何曰能識人。能料理大事。其才便堪作宰相。非獨觀人先川自反。若夫留心人才者。銓衡才也。長於生節搜奇。惟精會計才也。熟典故知大體。以綱常名教爲已任。秩宗才也。能識拔將校。習邊塞情形者。筦樞才也。明律意長懷仁恕之心。士師才也。規畫久遠。體恤工商。不屑屑目前者。綜理才也。持法守正。彈劾不避彊禦。風憲才也。經術明晰。可備顧問。論事可思。善啓沃主心者。經筵侍從才也。總其本曰寡欲。約其要曰爲國。無益二者。才雖具。利名根深。不可與事君。氣正必不肯枉是爲非。性靜必不樂趨炎易行。二者有一焉。其人斯可無害於天下。識力大。能勞晝主張。意思深。能維持調護。二者有一焉。其人乃可有益於天下。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子事親。則有幾諫。臣事君。則有盡忠補過。弟子之事師也。則有質疑問難。未有專以衒黙爲敬。承順爲恭者也。凡有依阿面從。人有樂聽而無問辨。必非正士。益相與貴於有成。而人才係於素養。此習慣所以成自然。而習之權重於性也。昔張文忠居正之在政府也。綜綸降則必行。丈土田則必清。徵糧稅則無負。理刑獄則不滯。將帥得人。盜賊衰少。四夷賓服。此居正擔當天下之功也。至於摧戮言官。修罷毗之怨。其子聯翩鼎甲。任刑而不尚德。自尊而不禮賢。此居正自用之罪。而取禍之酷也。自是厥後。詞林諸臣。競以居正爲戒。言不出口。事

不狥己。雖有賢俊。所立何品。所長何技。遇平人亦然。隨時記之。分門列之。既得所薦之人。又可參薦人者之賢否。是每過一地。即知兩地。舁問一人。即得三人。用心數年。當世人才。知過半矣。李狄梁公稱張柬之呂文穆稱夷簡。皆云宰相才。如何曰能識人。能料理大事。其才便堪作宰相。非獨觀人先川自反。若夫留心人才者。銓衡才也。長於生節搜奇。惟精會計才也。熟典故知大體。以綱常名教爲已任。秩宗才也。能識拔將校。習邊塞情形者。筦樞才也。明律意長懷仁恕之心。士師才也。規畫久遠。體恤工商。不屑屑目前者。綜理才也。持法守正。彈劾不避彊禦。風憲才也。經術明晰。可備顧問。論事可思。善啓沃主心者。經筵侍從才也。總其本曰寡欲。約其要曰爲國。無益二者。才雖具。利名根深。不可與事君。氣正必不肯枉是爲非。性靜必不樂趨炎易行。二者有一焉。其人斯可無害於天下。識力大。能勞晝主張。意思深。能維持調護。二者有一焉。其人乃可有益於天下。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子事親。則有幾諫。臣事君。則有盡忠補過。弟子之事師也。則有質疑問難。未有專以衒黙爲敬。承順爲恭者也。凡有依阿面從。人有樂聽而無問辨。必非正士。益相與貴於有成。而人才係於素養。此習慣所以成自然。而習之權重於性也。昔張文忠居正之在政府也。綜綸降則必行。丈土田則必清。徵糧稅則無負。理刑獄則不滯。將帥得人。盜賊衰少。四夷賓服。此居正擔當天下之功也。至於摧戮言官。修罷毗之怨。其子聯翩鼎甲。任刑而不尚德。自尊而不禮賢。此居正自用之罪。而取禍之酷也。自是厥後。詞林諸臣。競以居正爲戒。言不出口。事不狥己。雖有賢俊。所立何品。所長何技。遇平人亦然。隨時記之。分門列之。既得所薦之人。又可參薦人者之賢否。是每過一地。即知兩地。舁問一人。即得三人。用心數年。當世人才。知過半矣。李狄梁公稱張柬之呂文穆稱夷簡。皆云宰相才。如何曰能識人。能料理大事。其才便堪作宰相。非獨觀人先川自反。若夫留心人才者。銓衡才也。長於生節搜奇。惟精會計才也。熟典故知大體。以綱常名教爲已任。秩宗才也。能識拔將校。習邊塞情形者。筦樞才也。明律意長懷仁恕之心。士師才也。規畫久遠。體恤工商。不屑屑目前者。綜理才也。持法守正。彈劾不避彊禦。風憲才也。經術明晰。可備顧問。論事可思。善啓沃主心者。經筵侍從才也。總其本曰寡欲。約其要曰爲國。無益二者。才雖具。利名根深。不可與事君。氣正必不肯枉是爲非。性靜必不樂趨炎易行。二者有一焉。其人斯可無害於天下。識力大。能勞晝主張。意思深。能維持調護。二者有一焉。其人乃可有益於天下。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子事親。則有幾諫。臣事君。則有盡忠補過。弟子之事師也。則有質疑問難。未有專以衒黙爲敬。承順爲恭者也。凡有依阿面從。人有樂聽而無問辨。必非正士。益相與貴於有成。而人才係於素養。此習慣所以成自然。而習之權重於性也。昔張文忠居正之在政府也。綜綸降則必行。丈土田則必清。徵糧稅則無負。理刑獄則不滯。將帥得人。盜賊衰少。四夷賓服。此居正擔當天下之功也。至於摧戮言官。修罷毗之怨。其子聯翩鼎甲。任刑而不尚德。自尊而不禮賢。此居正自用之罪。而取禍之酷也。自是厥後。詞林諸臣。競以居正爲戒。言不出口。事

歟。政任爲爲。堅持爲守。大夫如是。故處分一事。即了一事。事日簡而功易成。今每發一號。每遇一事。輒慮之不精。任之不力。持之不堅。屢擬屢易。則是剖斷一號。北於三四號。處分一事。化爲三四事。而一日可決之務。沿流而日而不已。以致君父焦勞於上。大臣匆迫於下。是貽上以勞者。輔臣致之。而輔臣亦自貽其勞瘁也。設令六卿得人。推心而委之。冢卿遴擬。必當其才。可無改推矣。司農脫於生財之大道。生節諸事宜。並可聽其指麾矣。樞臣諳於將材。熟於選計。可省馳飭諸票矣。司寇秉公如怒。持明慎。斷獄必平。可免駁

員。委設閣員之本意。非惟事理合宜。有裨制治。而如此。則推以後。諸大臣才識分量。皆灼然於至鑒之中。大臣之分量辨。則舉朝之人才。不難以次而提衡之也。

人政者。治亂之大關。孟子舉以對格心。非輕之也。人政乃致治之本。而格心又其本焉。祖已所謂先格王正厥事。就人政所失而格其本也。至於格心之道。則又有因乎人者。有因乎政者。公仲連進士而烈侯止歌者之田。是心以人格也。徐喬侍經筵。開陳友愛大義。而理宗加禮故濟王寶儀見藝祖。自是對近臣必紲帶。是心繇事格也。但其機在適間之外。視抗論攻堅。進一籌耳。禮記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正與格心同義。若果離人政而言格君。則感動無因。且或以泥忠邪而失要務。何以定國。

孟子第言一正君而國定。至所以格君心之道。未之言也。觀其語戴不勝。然後知大人欲善其君。莫大於進賢。非默默誠意所可感動。亦非吾一身之正言正行。可以變化。亦非一二賢士遽可以奏功。必衆正交持而後楚語可變爲齊音矣。顧我進之。必君用之。如進

而不用則格心之術已窮有奉身而退耳所謂不可則止也

善易者不言易無往而非易也格心者不言心無事而非心也就其事明其義解其惑而此一事之心正矣積之久而豁然貫通則事事之心正矣事事之心正則無事之心亦正矣此之謂格心是故平居則培養於未發伊訓丹書之倫是也遇事則指點於已發形旦旅獒之倫是也培養如主敬指點如格物若但就其事而禁之救之不從則其事已失從則僅救此事而終不能貫通於他事此後世諫諍之士之所爲知所以不自用而必用衆者不但道理當然天下事至多

一手足爲不盡一耳目見聞不盡至於事理似一心思可貫通矣而理亦至深至無窮一人體索未到者二三人索之則到聖人所未發者思夫婦偶從而翫之任天下大事如何可自用任是天下難明之理難處之事使衆人各竭所見必有至當者在其間此便謂之善謂之中但善雖在無人取得由中雖在無人用得來惟聖人能取而用之堯舜舍已從人此之謂也後世惟孔明近此氣象近日鍾化民巡方條約有云舍得已方濟得人古聖人把自己識見都忘了只見得都是人方

減流窳嶺表唐亦衰此君先逝而臣不終之所致也故惟格君以致治則君存君亡臣存臣亡可以久安長治而無變才智嗜欲相遘則苟就一時之富強而已矣

切已之事精神必到精神到便不敢自用決能虛懷訪問多方用人惟恐此事之壞而爲已累也二者俱從用心中來若沾沾自用正是精神不到緊於視此事不切已王安石輩不用賢不受善忍於悻悻好勝只爲愛民之心不真

所以不自用而必用衆者不但道理當然天下事至多

的。擇好者便用。未用時。不曾先立二個主意。既用後。不曾認做自家作用。此數句甚好。說得聖人心事出。但不先立主意一句。亦未盡舜將傳禹時說惟先蔽志天下自有一等大事。須先定主意者。

真才難全。才尤難善用。才者求真不求全。其用之之法。就一人言。隨才器使。合數人言。裁長補短。但貴使之同心以蒭才。

易地則皆然者。道也。易地則不相通者。才也。所稱通才者。通徹於事理。不執滯耳。非謂天下事皆其所長也。君子不器。從神明而出之。非多能也。不知道。雖多能亦器。知道則終身止辦一事。止居一官。亦爲不器。舜使五臣。管仲立五子。衛靈公用三臣。其器遍下而其不可互易。則同。雖五臣之學。亦有專門。相易。則分量必不精矣。他人更何論。

大受小知不專以君子小人分。卽同爲忠智之士而小大亦有互須者。子房爲大。則陳平爲小。孔明爲大。則法正爲小。設大必該小。小不足助大。則六出奇計。子房何不爲之。而必待陳平昭烈伐吳。孔明何不阻之。而貶足歎息於敗兵之後。是有天者。亦不可無小者。

人主用人。與大臣之引人以自輔。皆不得不然者。

自負其大。則失人必多。失事亦必多。不升各自用。實相拘人之手而步不迅。縛鳥之足而飛不升。各自用。實相爲用也。集衆人以濟一事。其機似之。瞽者審於音聲。若詮於視。有所棄。則有所專也。使人各司一事。其機似之。

去詐去怒去貪。不過舍其所短之義耳。用其智謀。則雖有詭詐。亦姑容之。吾能明弗墮彼術中。可也。用其武勇。雖有暴戾。亦姑忍之。如王猛之於鄧羌。舍而弗與較是也。用其撫綏。雖有係戀。小遂其欲。可也。如杜預之於王濬是也。

使貪使詐。其說頗能誤人。蓋專指行軍。非槩言爲政。卽行軍亦謂有忠廉智計之士爲元帥。則若輩皆堪供偏裨驅策之用耳。豈用若人秉樞專閫哉。謀元帥而偏裨專閫。托貪詐之說。非知將將之理者也。

卑法使貪。貪於敵貨。可使也。貪於國賞。可使也。貪於士卒不可使也。素剝其餉。功侵其賞。士心離而事曷成。

皐陶言知人不言好。泰誓言好善。不言知。未有好善而不本於知者。言知人矣。復言能官人。位置各當其才。乃知之實用也。如舜之使二十有二人。是也。言好矣。復言實能容之。使群才各安其所。

而不爭乃好之實用也。如孔明之任楊洪何祗。連選而大任之能盡其器用。又深惜魏延楊儀調和之使不至於偏廢是也。

能官人。即知人之證驗。所以典黎民懷之對說。同是賢才各分門類。可作吏部者未必可作兵部同是一類之才又分大小。可作侍郎者未必可作尚書。世宗有言若使霍韜作尚書部事須當壞盡當時韜已爲禮部侍郎矣而　世宗定其分量如此然人才有一定者又有日進而難量者。認真窺心識見日長無成心則學問日通霍文敏有學有才。只因其爲人自執正卿缺即可序進不苦乏人。

孔子稱事君盡禮而孟子謂辭讓之心禮也是故事君有禮辭讓爲先近來冒昧叨職者誤國事誤性命而稍知自量者徃徃僅有辭而無讓則既不足以明自之潔有憂國忘家之誠而又有遁達萬變之才有能寒能暑能不食能不寢能心不停思口不停言手不停麾之精力然後可以勝任欽一焉皆僨事而無當者也夫潔者立身之嘗分誠者臣子之本心學人安之中人勉焉至於才非可强也又況精力者必得之異稟壯年若厄越衰暮之人萬萬無濟矣强其才之大德至少中才以上常多古者三公之官不必備之也然猶設三孤以貳公而弼王亦儲之矣若庶尹群牧則每一官必有數人焉其任者常豫儲之下僚三士之中隨取隨給無臨事乏才之嘆江陵亦嘗云。

卿貳皆應相資而用不應閒坐旁觀正卿凡遇難處之事而相商確或遇事多分送左右堂裁處總緻定奪分其勞不分其權又練習亞卿之才使熟部務遇

所不能。與其精力之所不給。速止數月。遲亦甚年。藉貧躬而已矣。一身不足惜。如國事何。雖欲不辭。何可得也。然而不敢以乏國事也。世未必無人可使也。不知而舉。爲塞責。知而不舉。亦爲隱賢。昔在唐虞之世。垂讓於夔龍。伯夷讓於朱虎熊羆。伯夷讓於夔龍。皐陶諸身。必讓諸人。然後上足以慰天子求才之心。而下不負舉賢自代之誼。有辭必有讓議治功有不待久者。有不能不久者。三十年耕。乃有十年之食。必世而後仁。此雖聖人不能不久者也。乃若風以動之。所存者神。則就感動人心而言。如內外明。則君子道長。舉錯當。則民心悅服。是皆不崇朝而流行天下者也。久而成者。民業民風。速而興者。民志民氣。正萬民易。正朝廷正百官難。雖云有過化存神道理。然治下惟論分量。獲上兼須遭際。觀孔子及明道先生所至。必衆庶響應而君相往往見格不從。大槩可覩矣。若君能用已爲相。正百官以正萬民。直是下令於流水之原。汲汲於君民。則不復見有凹比。皇皇於鑽研理義。則不暇鑽研世情。此乃銷朋黨。銷營競之大道。故知治者最要在發人忠愛廉耻之心。變化人才。期月之間耳。所謂變化者。非化愚爲智。化怯爲勇。特以奪其游習而去其貪心。人未有自謂不能廉潔。不能眞實者也。果能潔以治躬。而日用其心於職事。則經緯自明。孱懦自力。雖謂化愚怯爲智勇。何不可哉。此正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實義。救時之要務也。倡率之機。惟在一二大臣。而識拔大臣。則在人主。

去小人之法。大則誅夷。小則屏棄。誅夷既仁人所不輕用。而屏棄亦何忍。槩遏其才。故有謂小人不可盡去。似以能容奸者。乃爲盛世。是良田須稍存莠稈。而人身須少留疥癬耶。此不識去字之義耳。仁人所謂去。惟是消之化之。罪放其尤。而感動其餘。則天下無小人矣。滅盡小人。則不可化盡小人。顧不快與。衆穢入於江河。江河之氣味長潔。何也。穢成於鬱蒸。原其始未嘗有穢也。因化而成。故水之活能復化之。水庶之土能收之。斯其穢亡矣。爲君子者。能如江河之通於源。則小人從之而化。何以故。穢之始非穢。故終可反於無穢。小人之始非小人。故終可反於無小人。死之廷。豈共雕鶚而外。皆爲君子。武侯之世。豈李平廖立彭羕而外。悉爲忠賢。故人主退不肖。惟擇其尤者。

數人。或誅或黜。不可斥逐一空。定以惡名。示以不復用。沮其改過之新悟。則人才少矣。

人之臭味有若氷炭。雖量如韓魏公。養如程伯子。胸中詎無湮滯。但待其功過法未嘗不同。君子之自處也公。則小人咸服。近世士大夫。或云君子有不善事。亦無傷。小人爲善事。愈可慮。是欲獎過而懲功也。宋趙抃曰。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愛以成其德。是欲同過而異治也。任伯雨曰。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小人獨存。是欲引繩而披根也。其言近是。然不如傅堯俞之對神宗曰。大

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係上所化。至哉言乎。與使枉之意通矣。易之泰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使枉者直之謂也。小人之心漸化而爲君子。彼消則此長。豈勝敗之謂與。一人廸德。百人從之。增一君子。卽少一小人。則一世之君子長矣。義利心戰。有感而純。凡人之心長其樂爲君子者。消其甘爲小人者。故人情大安而世運得以常泰。若以勝爲長。則群小之慍怒日深。是蘊毒耳。何消之有。其黨既不可盡滅。又不可盡屏諸四夷。又不能移易其意嚮。曾有群天下百十有才智之人。遏抑之廡下而可以長無事者乎。癸亥甲子之間。君子當道。成心不化。陝同黜異。幾釀宗社之禍。前監不遠。可復蹈耶。戊辰

內君子而外小人。外之未嘗舍也。小人而用之於外。皆吾赤子。吾土地。可嘗試乎。可暴棄乎。益外之黜陟。貴謂恒操於內。使小人受役於君子。彼將以其才立事表績。而不敢以之爲惡。厲民然外之爲言。爲小人之有才者設也。亦爲稍知畏懼。受羈勒者設也。使懷惡而無能。或有小技而放縱不可制。則有去之而已。寧止外耶。

小人有一意從惡者。有反覆無恒者。宇文士及呂惠卿之徒。遇暗遇明。無不行其謟詐。必佻避君子。必恩勤小人。此一意從惡者也。丁謂蔡京之徒。逢小人。則爲害人之事。事君子。則亦爲利人之事。非利人也。總求利已。此反覆無恒者也。小人而一意。則無可用之路矣。有驅除之耳。好利反覆。猶或可駕馭而取其用。然非至平之心至明之智。必反受其紿。如溫公趙汝愚皆然。能用小人者。惟武侯明道耳。嗟乎。反覆者可惡之尤。而小人又以反覆爲輕。以根心爲惡者之不可變化也。故兵有使詐。易有革面。皆萬不得已之說。收羅小人。非但有大度量。須實有大作用。魏延楊儀與

國亦知其爲牧豎而孔明終不忍廢雖爲惜才亦因力量大生前能用之身後能處之無他生前惟使之得各展其用身後惟使民心預安國是預定一國攜貳皆捐棄莫肯扶同則孔明大作用也明道云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與孔明同意但兩家事勢又別爲尸又得行其學而淩淫腊徹欽於虐廷哉自古人君恣喈慾多嬖倖自誤國家者亦不可勝數若夫憂百姓力求治平傾心委任而獨以識人之誤殆其子孫黎民者惟宋神宗一君而已矣是人臣之最可憾者安石也人君之最可惜者神宗也特詮著之爲百世用人之鑒

世惟不願有小人如必不能無使其在野不幸而在位使其不尊又不幸而居尊使得小罪以去亦已矣若犯大譴加大僇始則傾國事繼則傷國體皆足痛心非快心之事也稍快者只是短識

小人乘勢去之爲難未可急謀姑與勸善可已勸善不得減其爲惡可已其未得柄者則宜早爲之所自昔狐鼠太上以格王心去次以懲慧術知去無一疏顯攻之而去者惜哉當局之多迷

漢和帝誅竇憲使宦者有功固非長策然以帝之明編

察群臣想無若鄭衆之謹敏者當時袁安已歿任隗丁鴻之徒皆忠清亮節不足於權變觀其正色立朝顯疏請損奪竇氏權豈非正言豈不當帝心然無從措手空言而已矣從來城狐社鼠不問內外但令盤據已堅威勢已成必非一悚愧章疏之力所能破前有平勃後有梁公皆以秘籌用人得之使隗鴻知大計當務求忠智密置要近居平不露損奪之端直俟臨機同心猝發則帝豈不能以察鄭衆者察大臣與其所引置之人乎且清河王故廢太子也中智之主疑忌蕩方而帝夜獨納之與定密計頃刻立決不稍激而不敢救及乎恣殺又不及救嗚呼悲夫非徒徙事目擊之矣以君子寬小人之機而爲小人陷君子之用非至明者誰能察之哉

彈劾之爲蔽賢易知也而薦引之爲蔽賢難知大抵宜近而遠宜相而將則薦之者皆所以蔽之宜近而遠則日言不得日進於前矣宜相而將則碩德不獲領袖百揆而小用其才矣是皆巧於蔽賢而聽者察之甚不易易非君德至明未有不墮其術中者也或言爲宰相須得內侍中有賢人乃可行道某謂內侍即有賢者何豚得柄用須人主識拔之人主不明理義又何縣能拔人格君正在大臣耳不思格君心以遷左右乃欲得左右之賢者以安吾身行吾志乎

崇禎庚辰首輔薛國觀以擬　旨擬　諭之失干　上怒降旨切責有股肱大臣有此舉動等語卒見誅舉朝莫恤也余時奉使在途亦疑過小而譴重或者惡其平昔之險邪險忮耶壬午返國門金忠節鉉爲余言薛於是春曾進密揭請內官改用冠服悉同士大夫上大恨怒謂賊臣敢以此語嘗我設事幼主禍可勝道哉留其揭待之如初然心欲誅之矣至六月遂因事以發旨中云云殆暗指前事欲使國觀心獨知

之。予聞忠節語。大駭。審爾。則國覩罪通於天。而先帝此舉之英斷。直可使百世下佞臣諂諛內官者。磬魄咋舌。惜乎不明摘其大惡。而反借端於小失也。當日偶未得細詢忠節語所從來。今忠節沒矣。姑識之。當再質之士大夫之直諒多聞者。

幾亭全書卷十一終

諍小事與防微。其所見迥異。小事有且可放過者。得失所關未大。又一事止屬一事也。微者其事本大。特初萌易消。故謂之微。又或雖屬一事。而此端既開。他端將作。則讒臣深計。必加預防。潛器旅葵。爲聖哲設防也。象箸玉盃。欲防之而不得者也。武尼黃髮。其幾尚可防。而失之不防者也。若諍小而遺大。諍顯而忽微。非昧則避。故精於諫諍者。遍相道矣。知格心也。

漢元仁柔。史丹之定儲也。以泣悲哀感之。唐德宗猜疑。李泌以明白委曲釋之。曹操明敏。賈詡以片言醒之而已。感之者。固其性也。釋之者。示以事也。醒之者。決其疑也。總歸於正。分僅術耶。

病在煩刑。以新天永年療之。病在厚斂。以所蠲多費之故療之。不信外廷。以求真才療之。喜節省而廢功器。以反多耗費療之。好小察而暗大體。以納諫諍療之。各自其扉。不直攻病。

論人者。極口唾詈。不指以改過之法。則其人怒而不悔。盍自反論人本意。欲其怒乎。欲其悔而改行乎。論事者。張皇憂患。不代爲措置之策。則雖有明主。將以空言視矣。我且不能措置。而空愎侫倖。其何以責吾君。

斜彈諫諍。習久而漸忘其本。言路開者。太平之象。以言爲職而禁使不言。不可也。任其妄言以熒聽。又不可也。有道於此。一事必令其有救正之方。一人必令其指行能之實。則浮游妄誕。自無所容矣。使人主不生厭言之心。此言路真通之時也。

條陳時事。徒寫一番憂危之態。而毫無處分之法。是添至尊之憂。非分憂也。宜立一論事之體。除奏繳論劾推陞等項常本外。其餘一切條陳。務須確有真見。某事作如何處。某弊應如何釐。設或未當。寧與俟查。若果切實。即可採用。如此。則允空虛無用之浮談。不敢妄進。而真學問。真經濟。得以各見所長。人主耳力目力隨時所言。於所言之事理了然。於言者之人才亦了然。勞省而功多。體便而效近。

我朝權歸六部。而言官建白。外而撫按題奏。必下部覆。是操言路撫按之行止者。部也。部各分司。其戶刑二部。則各設本科二員。專司題覆章奏。此必經濟文學。大過於人。勁敏詳慎。自竭心思者。然後可勝此任。

近來各部司官及本科大抵委覆稿於書辦書辦無識而多私惟利是視具稿呈司即稍稍改削大抵因其規模是天下百務行止低昂之權皆操於書辦也極人才之選始居言路總政事之要必經兩臺竭言路撫按之心思而爲糾舉條陳乃一聽行止低昂於書辦豈起何年相安莫覺此誰狡猾難化感之既不易感誘之不可勝誅計惟使官長得人胸中井然每事自有經緯不假手於吏胥則吏胥之權自失而奚自去耐宜敕下各部堂上官今後本科必極一部人才之選庶幾明體適用之儒者方許專疏題授一切章奏事宜題覆有誤責必歸之果係稱任差滿之日或優擢京堂或特准改授他司毋得援例如所舉非人堂官不得辭其咎其吏兵各部原有各司者一切覆本皆親自具稿不許假手書辦然後不負祖宗朝惟簡六部之意而銷積胥之奸竊助六卿之尤成覆一疏必得一疏之平議一事必底一事之績於近來議論多而成功少之弊可頓挽矣

朱勉齋殉甲申之難平生以古人自期十載前有推之爲浙紹守者勉齋過詢爲治所宜應之曰大人有身居下位可以正朝廷今亦有職處一郡而可以消天下之大弊轉天下之治機者紹守是也勉齋沉吟問故曰部院七卿天下由政之處吏兵二部尤用人之權衡安民弭亂之根本也近來銓選升轉非賄不行貲格門書辦把持之致使無耻之士醜顏而求有功負氣之才弁髦指椎胸而恨數十年於茲矣意惟良相銓樞可以振作消除既未可得而書辦皆紹之山陰佟稽人也身在京邸父母妻子皆在鄉邑度其數約餘千家大抵皆與縉紳儒衿涉瓜葛逼往來非有殊族異姓不可化誨者也苟能以化民動物之誠委曲開誘其父母妻子使在家者各知背義害人之財不足以長享油油然天理之萌遥遏於三千里之外其爲書辦居京邸者遥覺其父母妻子之意亦油油然有天理之萌或化爲賢良或減惡過半可使各衙門政事頗清而吏兵二部得以公道用人則長吏稍生其廉耻不至吞噬小民而一切武弁才能功罪歷歷分明懦弱者退廉勇者進寇賊之除日可俟矣較之良相銓樞直從京師振作者雖用力稍難見功稍遲然三載之內長存而不忘舍法制禁令而純動之以精誠微其機婉其方徐其時挽救之理十有六七

也。豈非職處一郡。而治遍天下者乎。勉齋謙讓曰。此惟明道先生。或能之耳。曰明道先生亦人也。兄何讓焉。既而紹守有人。遂已。後以玆說質之。念塑先生。先生生微哂。其迂而深嗟其意。予因論次。以俟後之仁賢。

官職有分。愛民無分。聽其言。觀其行。從百姓起念者。即君子從他處起念者。即俗流。委實明白事體到來。察其便於百姓。即行。妨於百姓。即止。委實簡要。只淺淺百姓二字。用之親人。則是照膽鏡。用之處事。則是定盤針。

本在愛民。念在知賢。薦薦接見。切切咨訪。就正人中。又辨其長短。如答必對。針明人也。語不可了。暗人也。處分劃然。敏人也。躊躇兩可。鈍人也。視瞻平正。不閃忽。高下。則正人所同也。賢能受知。決不相負。餘人感奮。又皆洗心。期年之內。應彈者希。應舉者衆。良方面良。理宰布滿民上。即巡方之澤流千里矣。風力無可恃。情面無待為。不周事而事周。不近民而民近。夫子曰。樂以貴下人。念及於斯。位真可樂也。右二條送巡方察吏。安民。以糾彈為職。此言近似。而未循其本。安民者。志也。察吏。所以安之之事也。志。非其本耶。就察吏論。曰。激濁揚清。曰。抑兢獎恬。揚之。激之抑之。所以佐其勸善之用也。是則巡方為主。察吏亦以成羨為心。得是意也。真能盡巡方之職也已。

選用風力專以惠愛小民。能抑權貴。能剔奸蠹。則剏歸小民矣。若大聲色於百姓。則風力反為厲民之具。故風力者。必廉公愷悌之人也。廉公則有威。愷悌則知本。

為天下猶人身之五臟六腑焉。雖經各自分絡各自別。其實節節相通。須大段有會通提挈處。安一方。不專從此方料理。作一事。不專從此事維持。且以六部言之。吏部得人。則天下牢令。大槩公廉愛民。百姓得盡力於農桑。戶部亦易足財用矣。禮部得人。使學官皆重禮義。士子皆務實學。吏部亦易選人才。兵部亦易求將帥矣。諸若此類。循環相通。一部得人。五部俱省力。五部俱善。一部更易為。此賢人得君為天下輔弼之事也。若處大位而不識大體。逐節補綴。安望太平。其他一官一職。惟可跼身所至。補偏救弊而已。又不得云他處不應手。併在我者而不為。博施濟衆。帝王固有此能事。其所施者。云何。政也。非財

也。以春秋補助等事爲施。仁者之財有限。以省刑罰斂等政爲施。仁者之政無窮。庶乎可博耳。孟子每言施仁政於民。子貢所云博施。殆亦此意。然聖人猶以爲難。

農夫紅女。財之主也。生成備於其身。百工。財之輔也。能成之。不能生也。商賈。財之僕也。生成皆非所任。任貢遲而已矣。士於生財無任焉。然四民非士之勞心。無與爲治。故受四民之養。而不爲素也。不勞其心。如伐檀之詠何。

學問以求放心爲主。聰明睿智。皆存心以內事。治天下以生五穀爲主。順治威嚴。皆足食以後事。聖人有何異能哉。水以滋穀。火以熟穀。金木以爲田器。而統於主生成焉。此謂修五行。九疇穀而已矣。唐虞德政。惟此然。或兵戈之世。有地不得耕。有人不暇耕。此又須削平禍亂。乃可盡力於隴畝。正如猾邪酗酒之徒。亦須先禁止其大惡。然後令收斂心神。但雖禁其事。亦必從志意處提醒之。又如戰爭未休。力農積粟之本務。自無時可已也。

生財爲養。理財即教。富民必三十年。故仁民亦三十年。而後仁政足食制用。切實籌之。必三十年。乃可次第修舉也。與風行草偃。置郵傳命。迥然有遲疾之分。感動人心。惟聖人能不疾而速。使救粟如水火。雖聖人不能不積累而成。故曰德惟善政。德者不忍人之心。善政者不忍人之政。而所謂善政。亦曰在養民而已。後世不從穀食圖治。終是苟且目前。

自財之義晦。而人混理財爲生財。夫理財者。辨彼此之分。禁奢僭之端是也。夫生財者。易其田疇。不違農時是也。請未言理而言生。亦不敢泛言生財而專言生

穀。蓋百物之母也。百貨之主也。穀生盛。則物生靡不盛。穀價平。則百貨之價靡不平。故王於海內增穀。則朝廷能兼摧增金之權矣。穀以求生而自增。穀以實增而見多。金以少所耗費而見多。

驅天下而力耕。則粟多。粟多則金錢之用緩矣。何必增。驅天下而力蠶桑。則絲帛多。絲帛多則海外所產之金日交易而至。何啻不增。

漢孝文末唐貞觀。則爲極富之天下。史稱其多粟耳。非金多也。今者則爲極貧之天下。然金未大少也。少粟

耳。金之數。古今略同。衆之數。並時而地異。金開闔生。衆歲歲生。金天地自生。衆藉人以生。由斯講之。富民之道。可具得也已。

貧富之數。聖聖世不能一齊。但使無大富。自可無大貧矣。世間財。足供世間人用。惟有積之無用者。乃有不能得其用者。田廬有制。服食有節。器用有度。玩好有禁。僕妾有數。則財雖多。無所用之。而不用。實愛其有用而藏之也。多而無用。則亦不若無矣。

梁惠王當日若問何以利吾民。則利字良是。民便是人主留心於府庫。是施仁之本也。誠取民財以奉帑藏。此之言利也。爲窟國之賊臣。因民生衣食之事。而教之生。教之節。此之言利也。爲興邦之實事。君臣間非養民無政。非養民亦無教矣。登廟堂而欲振綱紀文章。爲司牧而期蚩風俗教化。皆以足食爲先務。

孟子以充府庫爲富桀之民賊。而又以能安富其君者。爲不素餐君子之功。何也。富在四海。天子以安富在府庫。民生必困。漢文帝唐貞觀。其民富也。隋開皇唐德宗。其身富也。富閭閻者君安。富朝廷者君亡。此良之道。可具得也已。

王與大夫士庶人共的。孟子便欣然與他說利民之道。只爲說了個國字。更無是處。胸中把國做自家的。與民對看。求利國。必至害民矣。所以直掃除他利字。到下面說利之害處。大夫只見有吾家。士庶人只見有吾身。此便是言吾國之弊原。是專破他國字。非破利字。仁義不後君親。與大學以義爲利。與告宋牼懷仁義之必王。豈有二言哉。聖賢不言利者。總是無自利之心。其致利者。總是利物以和義。極自利之害。必至於覆國亡身。蹙利物之義。天下油然在一利之中。而無復人我土下之爲見矣。

孟子以充府庫爲富桀之民賊。而又以能安富其君者。爲不素餐君子之功。何也。富在四海。天子以安富在府庫。民生必困。漢文帝唐貞觀。其民富也。隋開皇唐德宗。其身富也。富閭閻者君安。富朝廷者君亡。此良之道。可具得也已。

人主留心於府庫。是土崩之機也。人主加意於富民。是施仁之本也。誠取民財以奉帑藏。此之言利也。爲窟國之賊臣。因民生衣食之事。而教之生。教之節。此之言利也。爲興邦之實事。君臣間非養民無政。非養民亦無教矣。登廟堂而欲振綱紀文章。爲司牧而期蚩風俗教化。皆以足食爲先務。

物取適用而已。古文古事。固有真而無益者。三墳五典。夫子訂以其僞而刪之。止爲不可復行。存之適貽後人之耳目也。刪後猶有許行。人情大可見。故刪之以定人之所守。元公欲復古禮。變今樂。夫古禮非可復而今樂亦豈必盡變哉。古禮之廢也。正以其繁。刪之然後可行。可行然後可議復。樂則因今樂以去其邪淫。斯可矣。朱子嘗論之。

惟聲之感人最深。精神氣骨。久則悉爲所移。鄭聲湛慆。增悲而人好聽之。豈好悲耶。好慆之流。連則慆。

慾甚而難遂則悲嗜慾一遂一蠻之間天下瞻閒犯刑不恐言之禍皆由其中矣

古人引君之術不可不知亦不可過認其言反致疎略

孟子謂今樂猶古樂惟在與百姓同大道固然至於君心既正肯同民樂之後還須變淫哇之聲使歸和淡然後可以養德性感神人爲治者本末交養猶爲學者內外交修也使君民上下終其身共聽桑間濮上之音而謂同樂遂足以致盛治乎則孔子於鄭聲不必放矣識治理者以此推之

建元不貴再用惟　本朝最驗洪熙重洪武正德上一字重正統下一字重宣德泰昌重景泰天啓重天順福美皆不完其理何哉年號須曆鑄錢祭神祇布華夷此字之精華發洩盡矣發極者重蹈之則精華不復能繼故建元者貴各成造化而不貴於踐迹也

父道有不可改者則以孟莊子之永遵爲孝有不必遽改者則以三年無改爲孝有不得不改者則又以旦夕速改爲孝人君舉動善敗係四海安危有大不善尤貴風雷之決也先朝有識大臣徃徃於遺詔中自改之使天下早受其福而以改過之美歸先君可謂孝思婉篤存亡無憾

建丑舍天用地自不待言建子亦極是何以終不如建寅蓋子月爲一歲之首天道自然豈待人定只爲教人時要提醒天下人以率作興事的節候須用它天無弗應也應大者人覺微者人忘國家有變必示象於京師四方則或驗或否謂京師靈而四方隔數應有顯微而人之覺不覺分焉爾人微怒肝亦動而不覺其傷盛怒然後覺之主之視群僕也小過忘之長子之身時繫心焉必期盡善也則雖一事不當亦莫不警之敎之

程子曰天本無忒皆人事召之象山謂春秋不書應恐或不驗則生懈心繇是二說也天既爲人主感矣乃怒於初不能創於後天之權不足以行其意乎怒爲人事發則有異必應怒不爲人事發雖有他應人固弗知而天之怒實無弗應也胡氏曰父母有因子而怒者有爲他事致怒者人子承之總不可以不敬斯言也知天哉知人哉

賀有當免者有當受者爲一人吉事而賀如聖壽是也

酌免之者。人主之謙讓也。謙尊而光。天子之德也。唐文皇云。我於是日翻成傷感。亦此意。大雅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武王永世克孝而天下臣民則而象之。是天子之孝思。卽以免賀爲政教。而感發天下者也。爲天德天時而賀。如冬至元旦是也。則當受也。受之使海內慶維新焉。君心乾乾於元始。率作興事焉。雖曰致賀。其中有交相勸勉之義。周頌曰。載見辟王。曰求厥章。言武王頒布象魏。而天下臣民。敬而承之也。是天子之章光。又卽以受賀爲政教。而激發天下者也。

中氣皆自然。偏氣必造作。自然皆生成。造作必戕賊。如金齒雕題。文身僋耳。戕賊以飾欲也。削髮去髭。出家稱沙門。戕賊以學道也。是皆遠方之偏氣。中華之人。乃或自厭其中氣之自然。而慕倣其偏。父母戕賊其女。穿耳縛足。以飾人欲。不知起何代。至東漢人主好邪。迎致沙門。遂令男兒被剃日甚。其禍又延及於學道矣。風俗壞自帝王。亦必帝王能挽囘之。後有大聖人御世。超然曠觀。悟斯二害。率先變化。雍容有方。使人體人心。並免戕賊。去外國之造作。復華夏之自然。眞所謂酬百王而報千古者乎。

刑懸而不用。兵勝而不戰。所以成生德也。仁人之本心也。素問云。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屬將軍於春木。見將之惡殺而好生。屬謀慮於將軍。見兵之貴謀而賤鬬。

兵刑同類。然刑小而兵大。將刑則徹樂。哀之也。刑加乎有罪。不過一人。聖人猶哀之。況兵之動。死鋒鏑者非一又原非罪人。怵惕之感。當何極乎。老子以天地爲不仁者。猶曰兵哀者勝。此趙括之易言死地。其父知其必滅亡也。況言兵法者。一有喜色。喜心其人必不深於兵。卽有權謀。可節採。不可專任。

有苗昏慢。苗民之失所者必衆矣。征之者弔其民也。而苗民顧爲之旅距。與商民倒戈。崩角有間。則是民之怨之未深。意者其君惡猶未稔乎。故班師以聽其自悔。未幾果格。格者其君也。經文始終皆言有苗罪歸其君也。於逆命獨言苗民。所以審人心也。經綿燦然。吉甫之平玁狁也。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內之德心與外相應也。夏侯孜之用王式也。曰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此內之事權物力與外相應而成功者也。書生之留元术。料岳飛也。曰岳少保且不免。況能成功乎。元术賊也。秦檜賊也。書生亦賊也。賊之精神相遇而

忠臣受其厄矣。救時之相。有能如夏侯孜者。謂一時之張仲。可也。而阻良將之功者。皆槍類也。單功除出入將相而外論功行賞。皆宜先將而後相。其在相臣。應以軍功受賞者。必如李文饒然後可。仰贊廟筭。指示群帥。有發必當。稟以成功。此方謂之居中運籌。勳高汗馬之上。近者張江陵智計。庶幾近之。謂輔臣不當輒叨邊麾。故當時良將。肯宣力者尚有人。自後目濫相繼。而將材絕跡。大事竟壞。

情之正。卽禮也。法者據禮以爲低昂。情在法中矣。凡徇之所禁。政爲情所不願。故禁之苟法所不得爲。固情不可爲。故禁之苟法所不得爲。固情之所不宜行也。禮律情法。原無二處。

一部律例。就所加者觀之。總爲妨人害物而設。故曰刑期於無刑。欲人人各保其不忍之良而已。是一仁字。就所發者觀之。總從心所不安而犯。故曰君子懷刑。生平不爲所不安之事而已。是一義字。凡讀律者。皆以爲法網刑名也。善讀之以爲仁義也。

用刑總有報戒二意。報是報其已爲。戒是戒其未爲。辟者報此人而戒衆人也。流戍以下。則亦所以戒此人也。賈生言法施已然之後。因對禮而云。其實設刑之意。半亦爲禁未然。所以謂之弼教。若果禮在事前。法在事後。截然二時。但有雷憤稱快而無防閑愛護之心。於制刑佐禮之仁。其少疎矣。

華夷雖同在天地間。然天地既以山海限隔。則宜順之矣。聖人謹其辨。亦令彼我各得其所也。如或嚮化觀光。何嘗拒之哉。然必其類不多。且散處四方。則漸摩既久。其子孫氣質。可化而爲華人。若曹操之降胡二十萬。唐太宗之突厥十餘萬。則是借中華土地。圖聚毬裘。彼自爲居處。自爲氣類。何嘗漸染華風。而能致其丕變哉。貽殃後世。是意廣而慮疎之故矣。

弼教若果禮在事前。法在事後。截然二時。但有雷憤稱快而無防閑愛護之心。於制刑佐禮之仁。其少疎矣。

華夷雖同在天地間。然天地既以山海限隔。則宜順之矣。聖人謹其辨。亦令彼我各得其所也。如或嚮化觀光。何嘗拒之哉。然必其類不多。且散處四方。則漸摩既久。其子孫氣質。可化而爲華人。若曹操之降胡二十萬。唐太宗之突厥十餘萬。則是借中華土地。圖聚毬裘。彼自爲居處。自爲氣類。何嘗漸染華風。而能致其丕變哉。貽殃後世。是意廣而慮疎之故矣。

唐廣平王以萬乘元子。拜虜帥馬下。體至厚。然葉護驚服。不敢掠一人一物。爲之竭力收復東京。宋仁宗答氣溫衆。然北使心折。不敢復言二君一念好生。同於天地。雖犬羊亦爲感化矣。天下大事。固有非尋常體統辭氣所當拘。其立國之失。自是前一節事。在二君自無失。

天地待聖人裁成輔相。是不一端。然天地不過五行。裁成不外五行。鑽燧依薪。成火也。稷莠豐草。益若艸木。成木也。制兵鑄錢。造鋤釜犁鉏。成金也。禹鑿龍門。最

鉅而最著。以水土最多。且即地之本也。其他教養經綸之事。即不涉五行之質。亦必體五行之性。識此方得濟世成務之原。但當時施措何以識龍門爲水總竅。不過就地形高下虛心咨之。明日勞身以熟相之耳。鯀不識所當鑿之處。逆而墮之。是曰小知之鑿禹識所當鑿之處。因而通之。是曰大知之不鑿。

天地皆北高而南下。此本來之低昂。既有低昂。自難齊一。所謂平天下者。因貴賤大小靈蠢之分。而使之各安其位。是之謂平。貴安於貴。賤安於賤。此本平之勢也。惟貴者能俯而恤賤。然後賤者仰而服貴。所以平之理也。識此理。故能裁成輔相。使好物得所易。使惡物得所難。且既惡矣。又當使之得其所乎。豺狼息深山。蛇蝎伏幽穴。小人在驅役。此即惡物之各得其所也。使之之道。從好物得其所始。以人安物。以君子安小人。

積重之勢。有徐返者。有忽轉者。漢武許諸侯分王子弟。而尾漸掉。魏相白罷副封。而霍氏權益衰。如此類。皆以歲月容移之者也。晉悼公駕馭諸大臣。惟在初立數言。周世宗高平一戰。惟在斬敗將七十餘人。如此類。皆一朝頓易者也。然頓易之機。在軍旅之間者多。以軍法重。人情易爲震悚。若在朝堂。不可任威。全賴有術。

世治一人爲政。世將亂。天下爲政。將治。一人所貴。天下亦貴之。一人所賤。天下亦賤之。將亂。天下所積貴。一人不能復賤之也。天下所積賤。一人不能復貴之也。任之則不成。逆之則成亂。中於理而以漸行之。庶久而不變焉。乃若因民之情。天下爲政者。又極治之世也。橫行天下。一人爲政者。又極亂之世也。

惟皇建極。福皆配德。上所不能盡主於民。而聽諸天者。惟天壽耳。然亦既養而無害。俾各終其天年。至於顏天跖壽。道最相反者。必不見於堯舜之世。兼之堯舜之世。亦自無跖。

博施濟衆。養爲主。修己以安百姓。敖爲主。使天下無一人不安富。勢所不可得。使天下無一人不孝弟。心所不敢必。聖人不因勢之無可奈何而不憐天下之勞者。貧者不因天下太平而晏然信爲無一不孝不弟者。夫子再言堯舜其猶病。一是惻隱而難忘。一是欽恭而不足。佛家要度盡衆生。衆生決度不盡。據此發願。大類聖人。所以行之者謬耳。遺倫物。則修身無實。

遵禮樂刑政則治人無用聖人謙而善濟佛氏誇而鮮能。

高家均足於衣食富邑也數家獨富邑斯貧矣國亦然通國淳麗安阜盛運也豪傑役其編氓斯運之衰矣天下亦然風俗日繁華朝事日鋪張揚厲而視天下方太平者皆以貧爲富以衰爲盛者也

吳水湯旱民恃其仁君以安或失道不失國者年穀熟而已非人持天則天待人相與之際所以未絕也歲與德俱旣雖欲與發以結民可及乎

不見今事不信古人史載漢明帝清雒陽獄卽日雨宋小人女謁闔寺興災皆足以感召夷狄災祲之古今無不驗而四者又循環膠結而不可解也辛有見披髮而

救一郡一邑之荒其至誠亦可感一方之雨暘時若天子一念所至四海春回救荒之道就有大於天子之悔過遷善者哉

畏亂民情也而喜亂者有三焉上無養故無以爲生失教故不知禮義上不能隨地而用才故黠悍者思遂焉

大亂則名器無用大饑則金錢無用爲政者可使爵貨之權廢哉於其兆也當急圖之

小人女謁闔寺興災皆足以感召夷狄災祲之古今無不驗而四者又循環膠結而不可解也辛有見披髮而

野祭者知洛將爲戎吾人蔑禮教崇虛鶩五胡乘之特暢其蔑禮之意耳小人如劉聰杜湯漸之徒不知君親惟誦經飯僧以求瞻罪婦寺弄權毒亂天下尤尚佛法戎狄嗜殺往往頸鼓而手臼舂亦臭味一也故四者皆夷狄之類而異教又爲三者之根株三者熾有知之士莫肯入焉異教熾則智慧自喜之人而趨之世風之所趨治亂之關也趨何急乎亂之前知之知而居下救以空言知而居上救以行事有權不救更爲推波殘孰甚焉

無德易以亡確乎聖人心事易亡則萬方之受毒茂而

此然後益信漢宋之所書不誣也守令行善政可以

子孫未嘗久播其惡也亦必輕且人無不欲貴其子者子貴極而身危則願其釋權而得安自體是心可無疑於易亡之說矣聖人所處皆至情不出不情之言不爲不情之事

宋祖得國與武略視唐文不啻天淵然國祚相當正以仁厚故耳唐於降王無不斬戮而宋遇之特寬太宗於北漢劉繼元之降也亦然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曰何乃似郤正語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類多暗懦若有遠識國安得亡此正可傷愍何反戲侮仁哉王言乎盍嘗思之國以虐民亡其亡主不可赦律以獨夫之誅晉遇孫皓厚而過矣國以弛弱亡其亡主可矜劉禪之徒是也宋世善待降王甚合於義義則仁矣

能全亡國之子孫者其子孫之亡也必全夷德最虐獨於南宋子孫妃后不加辱害故其亡也亦遇我聖祖之寬仁既保護之榮賞之從而追謚之亘古所未有也益因南宋爲藝祖苗裔元之優厚天使報藝祖耳徽欽乃太宗後受辱於虜不亦宜乎順以數往明徵不遐逆以知來萬世如茲惟此心而已矣堯舜以言行爲萬世開太平果有何道

而兼政事孔孟則言行而已矣後世學者行惟尚少索隱極多苦將佛法濟窮聖宗分明爲萬世造禍亂也嗚呼是何心哉六朝及唐好佛者非講學之儒自宋及今講學之儒大半好佛太平何自開乎後聖有作其養民也以西北井田東南均田爲之本於是在上則一道德其銷融異端也有術不行崔浩之虐亦不用昌黎之驟也在下則刪定群書列孝經於四子與五經並峙而三禮則明其經傳之分去其繁細不可行者焉修樂經以附禮而家語則判其醇疵疑信之傳焉史主通鑑綱目更加採酌訂其訛謬焉諸子

惟文中最善其餘自老荀而下皆節取焉語錄纂定以明理義奏議類簡以資政事百家專門之學彙定以佐經綸詩文選選以助游覽陶性情焉他猥猥狵狵之書悉罷去之焉使天下如服孔子之衣而廢非如嶧秦焰之威而匿也如此則民復歸於四道德復之定於一風俗復底於同王者興而名世用開萬世太平其操是乎

朱子生平峻潔晚歲益通明近世輕於非訕爲其教不便嘗慫耳然士遵依朱子雖未知道不敢踰閑詆訶詆諧之者必鮮恥多欲厭治幸亂黜懷無父無君

之根者也。設令天下盡守小學綱目等教。謹言行。顧名義。極其弊不著不察止爾。寧至有忘君賣國之惡哉。若置身而言心。坐論則玄談如屑。考行則四維盡弛。翹佩皆然。世運其危矣。以此見治亂出於人心。人心出於學術。至切也。使惟從壞法亂紀修其一節。救其末流。乾若豫正其本者。爲力大耶。是故不知學則以爲學術不切於援世。夫聖賢之修明學術也。專以防禍亂保民生。

吾鄉有三諺。皆百世至言。其一云。宰相腹可行艘。言四通也。非大也。諺言大。則善惡不分。故兼收衆才。豈是調停邪正。識得此諺。當不以憒憒爲休休矣。其二云。若無腳竊不着。鄉里有窄窩。巨室遭劫寇。大抵熟識。盜無腳竊不着。鄉里有窄窩。巨室遭劫寇。大抵熟識。隣里。與僮僕近習之引也。以至奸臣竊國柄。必以婦寺爲緣。夷狄侮中夏。必以奸臣爲奥。識得此諺。齊家治國。當不踈於所卹矣。其三云。若欲長。觀後養高門。餓莩。白屋公卿。無非此機。乃若元昊突生西夏。則深計之士。懷憂。晉宋初興。有識者見其繼體而早卹亂。至統無大小。專賴象賢。識得此諺。則教子至要。正身尤急矣。三諺者。皆至言也。又有習語二。皆百世大害。其一云差不多。事理須務不差。豈以少差爲善。惟在人貪我與。小人革面。可用斯言。其他特身應事。無適而可。其二云略耽耽。事無大小。惟行止二端。既謂宜行。何復小待。每見人口中時時道此。總是賦性懶緩。積惰成習。從茲一耽。其事終身不行。然則適而可察者。前三諺舍許大關弊。習而難破者。此二語如陋人深淵。好察適言。其此類與。

幾亭全書　卷十二　學術辨說　二十三

當祖制觀政之意。通大選掣籤之法。分減俸超遷之期。酌新銜仍任之例。不大用人勝循資遠矣。然知人則國家受不次之利。不知人須我先明其事。是又必知用兵之大要者。然後能舉將才。淮陰不遇鄧侯。莫能舉也。王文成不遇王瓊。不能保也。故舉保大將。實惟相國中樞之任。其他一切將才聽具目者特舉之。勿爲格限。或當有奇傑之士。思自表見焉。若合中外大小諸臣責令各舉將才。是不惟欲使韓信徧天下而蕭何亦徧天下矣。將可冀乎。

有其心不患無其術。如牧民聽訟。勸農桑。興學校之類。則然。若用兵選將。非所槩言。雖忠義伏節矣。而兵法兵機。天性不近。豈可因其忠義遽委任之。彼有急難辦一死而已矣。如國事何。故必智勇與忠貞合者。乃可付以伏鉞專征之任。人才實殊。用兵之法各異。選將帥與求他才。胡可例也。

國家取士甲科照廷試名次內外兼除。鄉貢縣部試廷試以次授職。至報績歷俸方得列名考選。先辨詁後

遂併良法而疑之。楊文貞何人哉。行於宣德正統之間。有明效已。

因保舉棄非其人。而遂廢保舉。因嚴舉主連坐。而人遂不敢舉。皆非也。文臣僨事敗者連坐。則世必無肯出路之清官。武臣惟貽失節者連坐。世豈有肯先出路以求伏節死義者哉。此法定則連坐之罪少。而舉者無畏心。且苞苴之路絕。而受舉者多真才矣。

司馬溫公十科舉士。內一欵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是將才僅十科中之一事耳。又將才纔墨。須頗寬於士大夫。今欲徑分文武兩途。則求武也太重。又併他失一

試功。固井然矣。乃考選。則似於試功之後。復加辨言。何耶。因此典專擇言路。必識大體善啓沃長於奏對者。乃堪其選。舊例考題不拘奏疏策論。專取開切時務者。既可因言以辨其識。又可據今日所言以試他日之功。而仍主之以政績鄉評。故失者猶少。特要在銓宰總憲得人耳。如徑欲以召對決之。一日定其平生。未詢諏於掾給。才德輕於年貌。敷奏加於試功。與唐虞之典何殊也。

唐太宗疏都督刺史名於屏風。坐臥觀其政跡。與漢宣同意。而精密過之。其後宣宗命宰相作具員御覽。則又官名太多。省視爲難。此求容而得疎者也。開元著令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內者外之。刺史有政跡者。除京官外者內之。欲令出入常均。然其法從內而出。則定以都督之尊。從外而入。則泛擬京官。不云大僚。其輕外任之意猶在也。是以唐世循吏終不如漢。得人爲多。民心思唐亦不及漢。與言及此。守令之開民心國祚也遠矣。

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本朝選法。原不掣籤。萬曆中。啓私者衆。擇地而處。屬托盈於選司。於是遂讒變生。一時營求請托之徒。靡然滿絕。非不暫快也。銓衡伏一竹之無知。而釋恩怨。與同之爨。非不至便也。念及於爲地擇人。爲事擇才。有萬分一乎。且今京卿三四品以上。必經會推外吏。方面以上。必擬陞京卿。三四品以上。必經會推。外吏方面以上。必擬陞京卿。擬陪正。其慎如此。豈府正猶須央擇州縣之正與司理。便不煩擬議乎。必以一錢爲至公。何至方面京卿。竹遂無用武者。以州縣至緜不勝酌也。又初選未有行能可考也。是不然。國家於甲科設觀政三月。明以其行能精力付九卿分稽之矣。於鄉科選有司者。必令坐監。明以其行能精力付司成董察之矣。如是則緜者未嘗緜。初試者未嘗無可考耳目。斟酌確有所寄。銓衡不體祖宗之深意。而以畏難故變法。豈不悞哉且甲科視政鄉科坐監。正欲使之習事練才。以適於用也。業舉於鄉。豈復令熟章句於成均。而釋褐以後。藉第令習拜趨跪爾晨夕而嫻矣。何名觀政。何煩三月乎。謂宜如先臣楊允繩之議。量政務煩簡地方遼腹。道里衝僻。列三等爲銓除中有請托規避者。痛加裁抑。至於瘝任後人與地。或未相宜。有出銓衡所不及者。令撫按官奏報改調。則人才各適其用。循吏胥考滿而得官。商賈納吏納考而得官。此輩皆利重

於名。趾趨於畏。上官以奴隸視之。彼亦以奴隸自視。夫奴隸自視而使之居民上。是使吾民事奴隸也。且彼固商賈也。以商賈居民上。將以民爲奇貨。人主可使人奇貨其民乎。每見縣之佐貳督糧者。漁納戶緡。盜者享盜貨。雖負罪而去。甘之如飴。得其所求故也。不如略倣祖制。盡用士人。見上臺有拜而無叩。有罪。罷而無撻。且知進取之後途方長也。然後可以養其恥心。鼓之舞之而責其愛民之効。此外果有異才。雖陞遷固銓部爲政。然司理邑宰。以及丞簿。選授時皆憑

掣肘。豈得人人與地相宜。但使撫按得人。則於群有司與試之後。所見必真。況更調地方。與佐貳升正印者。從外具題。銓部正宜覆允。若謂兩臺所請不足信。是必不賢而後可。既用其人任一方之事。而不信其言。不使得更置一方之才。分任無人。提挈不應。何從展布乎。況邊方多事之處。尤宜使朝夕應手。若督撫果不足倚仗。則宜更置其人。其人是。則宜從其所措置。此銓政一大要務也。樞部亦然。果督撫既得其人。所請大小武職。並宜一體覆允。勿從權必我出起見。彼請而我覆之。未嘗非部權也。苟利社稷。可矣。如今日像楚等處極壞州縣。無城舍可居守。無吏胥人民可役治。無糧稅可徵。銓曹循例選人。促其領憑赴任。亦有何任可赴哉。然遂置而不選人往治。是棄其地也。事勢至此。可不大思變通之道。其道如何。是必督撫先得其人。乃可行之。乃敢言之耳。就各州縣中有何人才。不論紳士武弁吏民。但信義智能。爲鄉里素推堪相倚伏者。聽督撫酌量便宜。加以職銜。任其招集流移。墾治田疇。設立村堡。修理城郭。或葺年或二三年。收拾漸成規模。督撫勘實奏報。然後銓部特掾守令。往蒞治之。其原委本地安集之人。亦聽督撫酌其功勞大小。智能高下。移徙他方任用。如此則數年之內。既可借本境人才以收拾本境。數年之後。又練成此數百十人才。以分任於四方。豈非兩得之策。但非督撫得人。則不能行。非廟謨委信。亦不敢言。此法而委之不肖督撫。將滋冗濫竊據之患。此法而托之賢督撫。則必有因勢利導之功。凡南直之盧安江西之袁吉等處極壞州縣。皆可倣此法推之。故因地方人才以收拾地方者。蕩平流寇之策。賢督撫者。收拾中原之第一義也。

垣臺向銓曹講缺。自州縣至藩臬。皆有之。槩聽悉致管

私。不聽。恐其中實有爲地擇人。可助銓衡之識者。反以一槩邦之。非諮訪賢才意也。居用人之地。熟識某賢親知某才能有幾人。全憑訪人不來告。猶將訪之況來告而槩邦之乎。但私書隣於囑托。口語苦於無憑。不如明定規則。凡言路有講缺者。明送舉單。某事任某職。其名下詳著政績素殿及智慮所長。精力所堪。聽司再加廣諮。說堂遴用。如同鄉數位。共舉一人。或地方諸紳。共擇賢公祖父母。列名公請者。徑據是堂。不必復加博訪。此規設則垣臺爲國薦賢。無市恩之嫌。銓曹據單用人。無營私之弊。亦無偏徇之患。

學言詳記

記云。大臣法。小臣廉。夫大臣豈不以廉重哉。廉者。法中之一端。而不足以盡法。蓋必念念奉公。事事循理。足矜式乎小臣。而後可也。然而法則必自廉始矣。使先不能辨於取與。爲天人慚。獻主沉人。爲主發揮。賦於天而學可以充之者也。守則惟吾心所自主。非質所能拘。故才智不足難爲強求。而操持不堅。毋容姑息。國家計典。獨嚴貪酷者。非但爲二端害民最甚。亦無偏徇之患。天下無不未聞以不黜而盡官。方大抵天下理法爲之是惡。則不爲僅得庸常。不能亦可則能爲乃成名德。況廉是圭角。圭角因於有分辨有分辨則見可而取。見不可而止。故以不苟得爲廉。即不貪貨賄。猶廉之一端。非六計之全義也。

能廉不能慈之人性。是固有心爲惡者也。人有是肩肉。必有是血氣以充之。天生若人。必有若地產以供之。盛年肩肉滿盈。未有以盈致瘠瘁者也。猶人之盛年瘁者。失調所致也。人衆極者。天氣旺也。猶人類衆。草木百物必蕃。其或旱潦致歉者。焚理之不職也。猶人之有疾也。常調則常裕。三十年耕有十年之食。土常餘於人。人終不餘於土。反不足者。野荒蕪。薙歲凶爾。非土真少也。聖人在上。歲常豐。則土之所生。固不可勝食矣。故大亂之後。繼以開創。西北之地可井。東南之田可均。六計皆冠以廉。是有位之本分云爾。人以穿窬爲恥。

食物年貴一年愚者謂戶口繁盛之故其實不然乃疎密不均所致耳舜見兵荒疫癘之後人民衰少田卒汙萊而食益貴土無所出也豈嘗因人少得物賤耶欲使民不艱食惟聽富商大賈就人多之處招人就田多之處墾田任力所至不拘以格則人土之疎密適均土益治物益生矣間因人多而食貴非但不得遊惰坐食之民無數以欲貧天下僧徒坐食無數以其道貧天下於欲中智知其非貧於其道中智以爲宜哀哉一夫坐食一勤農不足以供之況羨食之人乎此二者皆鮮衣食甘華居器潔率天下農工筋力之半而奉此數十百萬人何也驅使墾闢從而配偶之生聚阜財兩得之矣然必世而後大效

聖荒必用徵人爲主其心思善謀筭其氣骨耐勞苦其習俗甘淡泊其貨苦足運用擇士夫數人領袖其事聽以意號召鄉人其他山陝及各地鹽商有願任者悉聽於各處墾荒并中粟塞下九邊必充三十年則滿運可已今漕糧歲約五百萬石以此計之此生一石止須田五萬頃今山東兩直隸各處可墾之荒田據近來留心此事者徐給事貞明汪尚書應蛟盧別駕觀象諸公嗇勘所及冊籍所記豈止五萬頃哉如前所計徵人鹽商任意開墾度三五年後設輔米價每石必在一兩以內此時且將天下應解漕糧地方如浙江南直米貴等處先行折色一半每石連米益多價益賤天下漕糧悉令改折輸銀每石連耗及各費約輸一兩江西湖廣米價本平之處更爲量減務使民間有三分減一之便而朝廷則以天下所

富百姓爲無窮計也百官禁旅非漕無以爲養於是漕運始焉亦一時權宜耳繼此遂以漕爲成規習於權宜而忘其本計至於今民力困用交詘極矣故塞下之粟屯重而腹內之墾荒尤重若使高皇當年劍業西北如漢唐初時則北土必不如今日之多蕪而純藉南漕以爲養也高皇云吾養兵百萬不費天下一錢蓋以都南之故其精神全注軍屯而以其餘及民間墾荒故此制雖定未及大行耳物極則反易窮則變更有窮極於今日者乎

白糧獨取足於江南數郡尤屬不均永樂中蹇夏諸公不得辭其咎國初定鼎金陵此數郡去王畿近者百里遠不千里皆一水可達故　高皇就近徵輸俾民國俱便也其後移都燕則白糧自宜就近議諸郡有水田者徵解省轉輸費奈何置近不取顧隔三數千里而累遠民兼費國家道里耒乎事習已久建議非易須西北墾荒之後禾穀漸多自有變通可久之道墾闢之事四難七費其在腹也清理有四難曰豪貴曰勳戚曰中官佔踞曰皇莊及其耕也有七費曰開溝溢洫川曰築廬舍曰募農曰具糧食曰種穀曰農器曰耕牛惟聽巨商盡力開種則七費俱免其清理則必取自王斷其在邊也無四難而有二大難在護衛農夫

當設一省農科臣春報某某州縣耕墾數各幾何分小治中治大治而并著其難易勤惰之故秋報某某州縣收穫數各幾何分小熟中熟大熟而并約計其處米麥菽粟時價之高下各爲明年比較張本而奉是差者必選真懇辦事平易近民之人使馳驅數年之間警醒官吏兼以自習其事自練其才總理有缺即用承代則非惟得用人之機而更得養才之道相繼任事觀厥成功必無難矣

或欲借墾荒以起廢官此與賞爵潔廉以註誤廢者終不俱與貪濁多貲之徒同升矣變名而同實其生平奔走則得官抱道則終老是教貪躁而抑廉靖也且墾荒之權全資商賈其人多其力偏若使廢官任之天下之商賈必且畏其威燄望而邦避所墾幾何而荒蕪滿邊腹終無敢任焉者亦豈工於利國哉

巡撫莫先於稼穡故田野治則有慶荒蕪則有讓而孟子又謂辟草萊之罪次於善戰連橫何其反也所謂闢治所謂荒蕪者皆指井內之田其井外井旁之餘地留以積土任其草萊故溝洫久而能不廢自李悝

始盡地力。至商鞅遂廢阡陌。蓋平其空土。悉以爲田。貪目前之近利。而不知土無堆積之所。必漸夷而入於溝洫。水道浙塞。則蓄洩無權。而土之長利失矣。禹盡力乎溝洫。專防其湮鞅。乃廢阡陌以致其湮。使百世而下。西北中原之地。失水利而受水宮。實鞅之大罪也。

聖荒須有下手實工夫。則古溝洫之制是矣。天下地勢。大約有四。一平原有水。蔬農桑。二高原無水。育艸木。三平沙近水。宜畜牧。四澮池積水。養魚鱉。其農桑用水法。大約亦有四。一大河。二澮池。三流泉。四井泉。先王取地中有水之象。而制爲溝洫。其洪夫間有遂。縱廣深二尺。遂上有徑。高廣如之。十夫有溝。橫廣深四尺。溝上有畛。高廣如之。百夫有洫。縱廣深八尺。洫上有涂。高廣如之。千夫有澮。橫廣深二仞。澮上有道。高廣如之。萬夫有川。縱廣深四仞。川上有路。高廣如之。川水入於江河。是爲一終。終十爲同。古方百里。今方八十三里有七十二丈。古田一百萬畝。今四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有奇。內分九川九路而澮道涂溝畛遂徑八者。又縱橫交織於其中。平時則以資商洩。廣澮濬澮。正經界。止侵爭。及一旦有警。道路即垣城。澮川皆渠壑。乘高據水。而成伏步設險。兵家形勢。莫過於此。故曰地中有水。師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而伏尸流血。尚不同於戰國者。溝洫未壞。形格勢禁。無所逞其乘勝逐北之威耳。又安得有戎馬長驅。席捲中原之禍耶。熟土荒布地險。視後世之堰塘潦以自固。掘陷坑以限馬。樹榆林以爲塞者。功實相懸。蓋萬萬也。

富民仁民。同道同時者也。必世而後仁。聖人爲治。三十年則化行俗美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亦必世而後富也。古昔溝洫之制成。故取必於一井。今也溝洫之制既成。之後。久廢矣。方將創爲之。度非三十年不可成。既成。民以漸富。更三十年。則國亦富矣。是取必於再世者也。開基之哲王名世。其謀遠。其識深。以六十年經營。爲子孫黎民千百年福利。前爲勞少而功長矣。豈若輓近俗見。目前北乎商鞅之爲國。未嘗不重耕也。其意以耕基戰聖人重耕。使溝洫川澮備而以耕消戰。敵使我制我。制挺以舀。其利兵所據者地勢也。我征彼。彼倒戈而莫敢我敵。所得者民情也。北地糞穢盈路。京師尤甚。白日掀裸。不避官長。體統褻越。小人相狎而暗消敬憚之心。或遇疫癘之年。薰炙

臟腑。其害非一。慶古之世必不然。邦畿內外。經以大河。緯以溝洫。無地無易逼之水。無地非可耕之田。不惟臭腐便於收斂。易於清除。而且人爭思得臭腐化神奇之用。故踵古力溝洫之道。無弗得之者也。踵今廢溝洫而任蓁莽之習。無弗失之者也。

方今天下之務。莫要於生財。莫大於平流。勿議剿撫。當議解散。欲議解散。先議安插。欲求安插之地。無過於使之隨處墾荒。欲使新附之民爲客農。必先使富商大賈爲主農。欲使商賈樂爲主農。必於屯田原額之外。將各處閒荒田土。申明永不起科之舊制。自洪武至　列宗。各有勅諭。班班可攷。此不起科之中。自有利國之長策。豈真謂單給民窮。直遮國計哉。誠行此策三四年內。流寇寧帖。背還爲良民。永無反側之虞。而且藉其力以耕贖土。十年之後。赦粟盈於海內。其價日賤。朝廷雖不收其稅。而金錢自當日贏。況盜賊日消。饑饉不作。無煩賑濟。所省又有不可勝算者乎。故平流寇之與生財。合爲一事。則似成分爲二事。則難就。今日事勢權宜。確乎若此。失今不圖。寇愈熾。民愈貧。尚忍言哉。故臧厥渠魁。以正國憲。逋逃其脅從。以壯邊旅。良將之事也。隨宜安插。使主農客農。各利其業。各樂其生。良有司之事也。何道以選良將。必得頗牧其人。何道以提挈群有司。使一時相率以赤子爲念。此揆宰樞院大臣之事也。惟擇大臣而委任責成之。則明主之事也。惟擇大

今日塞上之屯未可與。腹裏之屯不待與。惟屯額外之荒田可墾者無限。其如爲與屯二字所混。爲起科二字所阻。一言屯。必須有屯賦。有兵之處。扣餉而使軍飯無兵之處。流民而使農逃。故今日言與屯者。皆加墾荒乃生財之大道。故今日言與屯者。皆加墾荒乃生財之大道。能化賊而爲民。奈何諱無科之墾荒。而必言起科之舊制。自洪武至　列宗。各有勅諭。班班可攷。此不起科之中。自有利國之長策。豈真謂單給民窮。直遮國計哉。誠行此策三四年內。流寇寧帖。背還爲良民。永無反側之虞。而且藉其力以耕贖土。十年之後。赦粟盈於海內。其價日賤。朝廷雖不收其稅。而金錢自當日贏。況盜賊日消。饑饉不作。無煩賑濟。所省又有不可勝算者乎。故平流寇之與生財。合爲一事。則似成分爲二事。則難就。今日事勢權宜。確乎若此。失今不圖。寇愈熾。民愈貧。尚忍言哉。故臧厥渠魁。以正國憲。逋逃其脅從。以壯邊旅。良將之事也。隨宜安插。使主農客農。各利其業。各樂其生。良有司之事也。何道以選良將。必得頗牧其人。何道以提挈群有司。使一時相率以赤子爲念。此揆宰樞院大臣之事也。惟擇大臣而委任責成之。則明主之事也。惟擇大

忠國事之心。故不學不思不講求。直爲積書猶帝之
偲儡而以天下大命爲戲豫也。
人言屯爲利國也。愚言璽正爲利國也。但大利而非小
利。實利而非虛利。先便民以及國。而非朘民以助國
耳。人言起科不過欲速也。愚請遵祖制不起科。亦
正爲欲速也。但四五年小成。十餘年大成。視百舉而
百不效。則爲速而非以今歲出本。明年見息之爲速
耳。
或疑不起科。恐他年成熟後。啓傷人侵佔之端。噫。其
見囿而求矣與。不憂目前之荒。而預憂他年之佔。安
知果熟之後。不更有窮變通久之道。而先自絕其招
來之意乎。大約他事可責有司。此事止可鼓舞有司。
他事勸民。此事且須使民見利。他事取民以利
國。此事毫無取於民。而乃可大利於國。他事呼吸旦
暮及此者有其人。自能通變於未窮。
旋乎。時日之先後爲功。此事寬腸大肚。以五六年十
餘年二三十年陸續成事爲功。我始之。不必我終之。
我勞之。不必我享之。一方試之。不必諸方同時舉之。
士民願者作興之。不願者勿強之。往來無恒者亦不
督責之。上與下均識此意。則來者漸多。荒地漸熟。民
間粟漸盛。而公家之大利大便有不可勝言者矣。

永不起科。雖墾荒之 祖制。然其後歷年淺久。亦必有
弊。窮者不能自立。官長吏胥終以無稅刁難需索。彼
免偪於公家。而反費於奸貪。一也。強者久而相習。財
富人衆。不肆版圖。不服微輸。儻若土官。浸不易制。二
也。於此有變通之道。上不失 朝廷大信。而下能使
文衍武弁士民兵商之心。人人悅服而久安。文武加
虛銜者。於其請襲授之日。士入力田科者。於其登科
第日。指捐田十一爲公田。而出其力爲上耕飲。如殷
之助法。商民亦然。但當更舒其捐田助耕之期。以漸
及額。如收熟十年之後。先捐田三十分之一爲公田。

百物之值。以米爲主。常平不惟能平米價。米價平。諸食貨之價。粲不過昂。過昂則人不食之矣。米不得不食。而他物可以不食。故常平倉者。兼平百物者也。桑弘羊作平準。欲平百物而愈不得平。惟平米穀。則他物自平。本末異操也。利上與利下異心也。人臣主於利國之貧也。主於利國國之賊也。弘羊者。李悝之罪人也。

生財在勤。勤失其宜。財反爲菑。男不農工而雕鏤奇玩。女不織紝而組繡聲。莫非不勤勞所生。何在豈特不生奢靡之弊。反蘇是滋。害甚於坐食閒居者矣。故爲政自禁惰而外。其一切妨農務。害女紅之事。首先革之。上不用。則下不爲。力不妄費。則皆聚於耕織。品節一明。而即勤可以制儉也。自爲政者。無能敦本彰儉。徒使天下勞其力以益其貧。

衆盛豐潔。極天下之麗華。非獨婦女能爲也。天子就一身念之。其忍不勤其忍不儉與。耕者粗糲不充。而四海之僧尼倡優。坐而美食者。不知若而人。蠶者布褐不完。而四海之旌綾剪綵者。不知若而人。天子爲天下念之。其忍不率天下以同勤率天下以同儉與。必也衆孝弟力田以重農。寬徭薄賦以恤農。使游人皆盡力於南畝。然後爲能與天下同勤也。官民宴饗有定品。服飾有定制。毋得相炫以財。然後爲能與天下同儉也。相對其知此義矣夫。

生財之路。莫大於農事。王心所宜矜者。莫先乎天下之農夫。實足國之策。事言重農。一切取商制賈之政。不及也。即來工之道。未暇及也。孝文從其言而重農。一切勸課之虛文。不尚也。賜半租。既而遂除租稅。不講取民而惟務與民。深知損上益下之旨矣。然有說爲政自禁惰而外。其一切妨農務。害女紅之事。首先革之。上不用。則下不爲。力不妄費。則皆聚於耕織。品節一明。而即勤可以制儉也。自爲政者。無能敦本彰儉。徒使天下勞其力以益其貧。

爲。授田之制行。則蒙免稅之利者。天下之農夫也。授田之制不行。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商賈吏胥。素封豪家。而非天下之農夫也。元成宗時。浙江行省臣上言。貧民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宜令減輸數。亦如所蠲。從之。按蠲租必准此法。然後小民沾朝廷之惠。戴恩有素。而難動搖矣。以人情推之。宜恤貧。不宜繼富。以爲國至計言之。天下富室少而貧民多。凡愁苦思亂。必起於累累之貧民。不出於寥寥之巨室也。君知此爲明。臣進此爲忠。

二十取一。孟子以爲貉道。孝文乃能永除之。蓋三代逐末者少。則十一之賦。不得不用。漢承秦後。商賈甚多。而帝節儉有餘蓄。故遂永除田租。行堯舜之所不能行時也。孝景立。乃復三十而稅一。蓋全除者十年。孝昭初立。又下詔除租。不四孝武虛耗而忘民恤。所以西京之末。民心搖吟。思漢大抵孝文恩澤爲深。而昭宣次之。世祖中興。實本於此。唐太宗有漢高之雄略。而繼世無深仁。民心散緩。故滔鎭分裂。朝廷漸衰。迄於溯滅。宋眞仁德澤頗近孝文。然祖宗得國無大功。威嚴不足。故外夷乘之。僅得南渡。此乃中微。非中興也。推而廣之。民心厭亂。則治。苦其上則亂。然虐施於百姓而思亂者。秦隋是也。亦或君無虐德。徒以紀綱不立。舉措倒置。郡縣無良吏而天下囂然有泮渙之心。其爲土崩之兆。可勝諱哉。民心堅戴一姓。則爲東漢。民心泛泛而無所屬。則爲殘唐。百世可知。何必郭璞李淳風劉秉忠之筭數耶。

金用於世。有三敝。體簡而易貯。已分而可合。通傳而不壞。是三便也。易貯故貪者多聚而無饜。分合故奢者鏤飾以美觀。不壞故愚者久積而忘用。是三敝也。古者粟縷力三征。自力易。爲僱。不可復易矣。然唐以前。皆征粟縷。往往於府庫上下交失其用。宋元以來。易布帛而征金。在民則難致。在吏則易爲。乾沒。皆非法之盡善者也。竊謂定賦之法。粟縷宜如古。上以取下。亦以與下。俾餉胥用之。而力役則輸金。又助以關稅之金。供兵民恤勞賞功之用。俾耕夫織婦。各出其土之所產。家之所有。既可以便民。而國家緡帛出入。常均無積於朽蠹之患。其儲粟備賑。儲金備賞。自一切如故。庶乎上下俱便而少敝云。

古以粟縷爲賦。取民所有。不與民所無。法本至善。但緡帛易朽而難析。士大夫得之。則便於用。兵民得之。則不便於用。故賦法雖當復古。而制用合有權宜。必也官俸純用穀帛。凡有賞慶。亦用綵綃。而兵民餉犒。則穀帛爲主。銀錢參之。使便於分析交易。酌古今而體人情。斯盡善之道也。田賦既無銀錢。當於僱役及商稅取用。上下通行。穀帛銀錢所用。蓋亦非多。僱役商稅二端。足以供之矣。若夫議而不征之義。則以季世逐末者衆。稍稍抑之。未妨王政也。

孫子謂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今且使塞下自耕自收。收穀一石。亦足當轉輸十石。況邊儲原以米布草料爲主。銀佐之。銀不過隨時量解。使足權貨價。供賞賚

而已。

煩簡二言。治亂之大分也。官多則亂。將多必敗。賦稅繁瑣。冗多則不可稽。今書胥之所以混其官長者。皆析細微。多名目。使之心倦目眩。然後侵牟可施。古人設檻。虽。後人分權至於忽微。分虽至於埶圭。此皆設而不必用。治國立賦。大抵金止於盈。穀止於合。布帛止於寸尼矣。使民間易知。官府易會計。獨不便於胥吏爲奸耳。爲治者。何不定君民兩便之法。而必煩緒多方。以爲奸漁地乎。

百貨不得商賈。則不轉輸。是亦與農工並有功於造化。何獨抑之。以其任轉輸。不任生長。較之桑田爲末耳。百工雖非生長。而君我成輔相之列。勢甚而利微。與農相近。商賈逸而利厚。不稍抑之。恐逐者益多。務本因益少。而商賈亦無所用矣。且覩土曠民散之地。商將何流通。賈將何積聚。是則商賈亦必以農桑爲本。王政重農者。誠加意重之。而抑商賈者。非刻意抑之。有宛轉以爲之地者存也。王心何處不行仁。天下何人不入其仁覆哉。

劉晏治財。其大端在予本而奪末。蠲免賑濟。以蕃戶口。莫非予民也。予人以養人。人衆而土闢。土闢而財多。此其生。與王道何間哉。惟提足睨四方之價。子母奇贏。朝廷獨操之。此則參伯術矣。然奪商賈之權。而非徑奪其財也。故商賈亦不得而怨焉。

納粟有二可一不可。平時得以中鹽。可也。有急得以除罪。可也。富民出粟實倉廩。足以利民。則聽其取利於鹽。以利酤利也。歲饑賑濟。軍興

食。則按鼓除罪。解民害者。亦自解害也。各以類報。而無損於治。若買爵。則異日將居民上矣。繁綴當惜。子母當防。晁錯除罪罪爵之議。半得而半失也。

今天下大賈。惟用兵宗祿二事。故議節亦惟在此二事。用兵則謀大將。是矣。得大將。則兵止而費止。若宗祿則尤難之。生日滋。祿日增。稍議裁。則上有離間之誅。下有譁噪之亂。幾於術窮而無措矣。通融祖制之道。非惟人臣不敢顯言。即天子亦難徑行其令。必致書各王府。令會集宗人。酌長便以報。大抵士者四民所瞻。初宗人不爲士。今已開科爲士。大夫重者

名節乎。如近日治漕河者。照故額減去銀錢。不過十之一二。然河以不治。糧艘艱難。勢不得不復益貲以治之。是乃并其八分而虛費。何常有一二分省也。自治河推之。造船造軍器無不皆然。故爲今日節用計。每事只宜照先年估定原價。但責其器之堅完。功之永久。無隨壞隨修之費。則所省已多。此節省之實事。若各處奏減套例。稍減於目前。倍費於異日。失策之甚也。

天下事委有絕難處置者。周公日夜以思。乃幸而得。況他人乎。只如米貴之年。富家閉倉不出。饑民擁衆呼噪。勘富民。則長饑民之橫。懲橫民。則堅富民之貪。大是難處。就二者論之。懲橫民自易。然使千百生靈忍餓待死。爲之牧者。怡然曰。吾今已能定亂矣。嗚呼。此豈良法仁心也哉。必上之有以感富民之心。次之使富民有不得不糶之勢。庶可耳。大抵上有積穀。則可以平市價。不然。上有積金。猶可爲糴本而轉輸。今皆無之。所以窮於策。萬不得已。設處糴本。招聽米價賤處官買以來。繩繩相接。舊糴將盡。新糴繼續。安貧民之心。奪富民之權。彼處價將日低。不得不出。此爲臨時救急之法。

周禮移民移粟。皆上人爲之厝置。非民間自移也。民自移則爲流民。民自移其粟。則爲商賈。流民則就而撫之。富鄭公之賑青州。原子英之安荆襄。其最著矣。商賈則招而通之。與時宜之。無盡一之法。漢初關中大僅。高祖令民就食蜀漢。武帝時。江南水潦。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此皆境內無蓄。設爲不得已之策。使民各蓄食。則可無移。使郡縣各有蓄粟。則發而賑之耳。故官代民移。周禮姑以爲不得已之策云爾。非救荒之上務也。有蓄金無蓄粟故也。後世乃聽民間自移。則貧父母之名。甚而或禁民之移粟也。是就天下一家之時。爲晉趙秦羅之事也。又甚而有驅逐流民之議。是恐其爲流民而欲使之爲流寇也。可令春秋見乎。

隋社倉。唐宋義倉。一事而異其名也。隋唐亂賦六升。民困極矣。宋於正賦外二十加一。庶幾得中。然其弊總在收貯於官。設遇饑饉。恐以還民。猶多此一納一出。況未必還乎。設賑給時。果盡免諸弊。貧民猶苦奔走候領。況不及貧民乎。古者使民各蓄其有餘。而後世必欲取諸民而代爲之蓄。古者自飾其餘以春補秋。助而後世加取於正賦之外。而强半更留以自肥。如

之何農不饑死朝與野不相胥以俱貧也惟朱子於崇安因歲凶起事仍請社倉之各而黜變其官貯之法請唐枇政返爲純王損下轉而益下矣

朱子賑粟於崇安而益擒於浦城魏掞之置社倉於長灘浦而回源洞之悍民以化俗吏見小小禍亂輒議川兵不知窮民之與奸雄非可一律行誅伐也饑餓瀕死威不能戢惟惠澤可以已之而方其饑餓即金錢猶無以解其急也必粟乃可浦城距崇安僅二十里用粟六百斛遂安吾民消彼盜兵威有此效乎即金錢有此速乎故社倉之利非獨活民且以弭盜之術也朝廷失之窮隔得之王者之得也朝廷失之

如一邑若干鄉區每鄉每區立一社倉誠爲至計賢士大夫有安和鄉里之心不可不早議此

天下無地不有富室無地不有貧民一鄉之富室救一鄉之貧民至均也至便也雖不均於樂歲亦可小均於凶年樂歲不均民未至死凶年小均溝壑者罕矣

然均田之制既難遽行天下豈有小均之法又豈號令能使之均哉仁人處鄉自發其情隨力而爲之聽人之或效或否或多或寡苟有濟焉爾

用財無他惟使人實實有用即財得其用矣雖多奚借

惟爲奸人破冒則可借耳楚人失弓楚人得之羿者之筭也朝廷失之何傷

崇安因歲凶起事仍請社倉之各而黜變其官貯之法請唐枇政返爲純王損下轉而益下矣

儿經濟事有一利達本原之說必有一修救應急之法不然則迂如鎔錢不計子母惟化居處之銅爲流通之幣即爲利用此本原之說也然救急取鬻則在就鎔賤之地買銅就炭賤之地開鑄大約當於荆楚之間專設一官掌寶源局立三等錢式一鑄京師錢一鑄各省通用錢聽江湖商船隨便帶送留都錢一鑄各省通用錢聽江湖商船隨便帶送官赴給路費船貲京錢裝至清江浦令軍糧船順帶至京留都錢徑達金陵或抵鎮江而止各省錢隨便

送至總衙聽其分派流行不設限制不强民俗轉輸必廣凡兩京各省銅貴炭賤之處皆窵不復鑄彼銅炭兩賤之地所鑄錢必銅真而體重私鑄者不能效將不禁而自息取鬻既多權又獨歸於上此鼓鑄之便術王道之權也

若宋古人並重然君道無時可廢而有故爲一是封建爲郡縣輕重相制覺宗法爲可有可無一是今人視祭祀之典輕不必歸一一是田産今久不行此得自相買賣習久而便宗法自不易行大約古禮之廢皆世運人情不便之而廢聖王復興必有曲體時

宜之道。復古而便則復之。其餘或參用之。或罷之。亦君者以聖尊聖者復以帝以王。漢稱詔令稱先師。其於義也不易。

孔廟去王號。人以其是。降俏舞。人以其非。然俏從王者也。以道尊。雖天子必有師也。以位尊。則無加於天子矣。名以師祭。以王何居。體尼父之所安。今從正。

蒞民者必南面。太廟則以東向爲尊。人以形用者也。南面向明也。鬼神有氣而無形。惟以迎生氣爲主。天左旋。其氣恒自東而西。須臾萬古不易也。東面向陽也。向天之行。謂之向陽。故鬼神之位。以東向爲尊。

善用刑。刑之意通於禮。不善用禮。禮之意降於刑。論喪禮者。餘哀之後。再設餘哀。行之宦途。不及士類。惡躁也。重抑以恬之。恐規避也。從而迫之。至密也。然而皆刑之防。非禮之化也。禮之用而等於刑。養君子而夷於禁小人。何貴乎。

品官墓例有禁步。做古採樵之禁耳。然亦有不可行者。江南科第甚盛。高官甚衆。又田賦最重。據例三品塋應給糧八十畝。有奇二品一品等而上之。若予邑百年之間。出數十高官。則笵輸稅者。殆半其邑矣。民何以堪。爲大臣者。體國厚民。寧恐薄民以自厚。有能辭而不居。乃大臣之善自厚者也。國家從其請。亦所以成大臣之厚。是故有近厚而難行者。不如損之。毋至以亡臣妨生民。

陶靖節文中子孟貞曜之類。皆私謚。司馬溫公頗謂非宜。然柳下謚惠。定自其妻。孔子因焉。不之非也。但問其稱否耳。是是非非。上秉其權。下秉其公。亦猶上有賞罰之法。下有褒貶之議。用下輔上。春秋之義也。朝與謚而不當其事。公其義私親友子弟私謚而當其

子。夫棄捐之義。當專論其性行。若令名苦福薄。正宜矜憐無子。乃嫁人無福處。非惡也。買妾生子。有何拘碍。而必逐之爲快。宴爾新婚。以我御窮。此封。非荼薺之哀吟。所以兄錄於國風者乎。古時七出。禮行則好色無誼之男兒。必有徇慾棄妻之事。近代七出。禮不行。則妒悍女子。亦有絕人宗嗣。衰人孝友之患。然近代之做男子貞智者。猶有法以遏其窮。古時之做婦人泣血摧心而無可奈何也。矣擇害莫若輕。寧從令。蘇子瞻取朝雲爲妾。伊川門下未嘗以此非之。蓋宋時官妓正如今時小唱。典制不禁。清議遂覓士夫要

當自存其恥心耳不得謂禮義盡於典制也如本朝旣革官妓一切仕版犯此者卽與不讓同科可知宋朝無小唱設犯之亦必視古風愈比頑同罪矣眷互以觀禁令有異而羞惡之心豈容有異朝廷宜推禁絕官妓之義併士妓小唱一體除之

唐太宗聽蕭瑀出家猶任其行止玄宗於鄭銑郭仙舟直赦處之尤快人意且夫士樂清靜則宜藏諸其懷陳時干猷以救世主是棄大李少君之流口言雲霞心馳利逐者也惟慮以此法曆之僞則杜其欺彼無所容辟而閒者亦稍懾息矣

漢制賤酢卽起陵邑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充山陵竊惟孝武之明決值天下空竭權酷鹿偕竊智慮以管財貨何不直罷此制省天下三分之一於以爲用豈不頓裕卽魏晉以來此風已革然竊意天下又有大耗類於此者其惟梵宇之壯麗衲流之坐享乎或官閥資福或中貴奉佛或勳戚崇尚皆累鉅萬下及大臣百寮民間巨室閭巷女流靡不壑竭私藏以供修建以設齋醮其縻耗天下之財恐不啻三分之一也習而不覺耳使上下胥解此惑上以其資佛者恤窮民下以其佞僧者助公家漸令群僧轉爲農夫無坐享耗食之患則異端不銷而自銷裕實效養民生之一大端乎敢因漢代陵物朽蠹之弊而廣推之用備百世斟酌之藉

楊墨立言有失其身猶列於四民故亦以言闢之使其知非則依然我人無復有所謂楊墨者矣僧尼不入四民之列天地間實有此一別項人徒闢其教未足也直須安頓其人處現在銷未來各有其道元魏任城王澄嘗言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着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乃什氏之糟棟法王之社鼠也其意以僧自背佛欲令悉向山林近似矣而未善山林中衣食安出能終不涉利誘不交城市乎至崔浩勸魏主盡行坑戮使人至今哀恨浩以他事況族雖開屠僧孽報可也唐武宗李德裕君相合志本昌黎之意尼僧梨勸還俗可謂英斷亦非至計以勢奪習安得久而俱化乎予不得已特著其法於政敎篇

囿虎豹備觀無用也而飼費肉排班之象立仗之馬用亦無用也而飼費菽紂豢之武王驅之令辟憂勞奚樂於斯爲人臣者習覩而忘言爾養德爲君養財爲民先乎大豈忍遺乎細

上古人淳與鬼神龍物相狎御則知其性情因能役使

而豢養之彼此相安未甚爲害也迨後機智日增思神受人籠弄則亦思報人矣龍受人羞醢則亦思避害而洩其怒矣人之受其害也更甚於是聖人起而絕地天通使人神不侵禁豢龍而斷其術使人物不寄腦淵既數千年而人之覩鬼神與龍物若眞爲奇惟而末滅察其情狀者也聖人所以使人物鬼神各安其性命也今今日之人而猶得與神物狎翫可勝既哉

而走則至是者勝兩非則至非者敗設兩家皆處至是則如之何必相持爲而徐俟其後設兩家皆處至非又如之何必並麼而有後起者收之

凡事無不有上中下三策苦各執一無不有前今後三端苦惟見今何謂執一執下策者必不敵中者也執中策者必不敵上者也見其上則包括中下而無遺情無此績矣何謂見今如周亞夫軍中夜驚此當下最不善事也設見者必張皇失措更生他處亞夫堅臥而定此轉不善爲善也然前此何以致夜驚其間條理必有滲漏亞夫心知之矣治明日亦不問別有窮治使竟屢屢罷之又豈得爲精於兵者哉彼口雖不言必於所滲漏之端密行補救使後此不復致夜驚乃爲能即今以見前後者也迨後機智日增思報人矣龍受人羞醢則亦思避害而洩其怒矣人之受其害也更甚於是聖人起而絕地天通使人神不侵禁豢龍而斷其術使人物不寄腦淵既數千年而人之覩鬼神與龍物若眞爲奇惟而末滅察其情狀者也聖人所以使人物鬼神各安其性命也今今日之人而猶得與神物狎翫可勝既哉

老氏[illegible]民[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可稱兵機豈成治道凡事皆先講明方可舉動惟用兵須既行後終不可講明者

行後方可講明更有

七縱七擒古今奇羨三表五餌當世笑其疎事有可爲而不可言者此類是也專以密成兵機爲最凡秘計不腾奏章不宣告論不資頰舌使買誼身任軍師將帥密意自行何所不可使孔明設爲擒縱之術空言垂世亦獨非談柄乎要在迎機致用耳表餌之說伊川曾云今時正用着所以得多年安靜張江陵因把漢那吉來降羈縻備答亦祖誼意故知班氏指爲疎者文人立論與策士設謀虛實之際懸矣

三軍可奪帥也漢高兩奪韓信軍人主自奪之泰間去廉頗而用趙括又間去李牧又間去信陵君韋孝寬間去斛律光尚結贊間去李晟渾瑊馬燧皆敵國奪之高仁厚岳飛皆謹夫宵小奪之故善用兵者津津乎欲奪人之帥者也不善用兵者幾幾乎爲人奪其帥者也

對敵決勝在將不在兵況較多寡乎哉秦趙之戰皆百練之兵也秦用白起則克他將則不能趙用廉頗則

相當他將則敗此專分將而無與於兵者也有岳飛則背鬼軍自成有李抱真則澤潞步兵自冠諸道此即將而兼兵者也將良則兵精縱欲言兵亦仍言將將者制兵之主也君者制將相之主也漢高於細務不槩經意獨人材之賢不賢與其賢之大小則居恒而豫酌之鉢兩而詳分之不惟自分其將佐又分敵國之將佐焉所以爲漢高也韓信問魏大將爲誰但與此一人較勝負耳偏將之賢不賢不槩問也所以爲韓信也然則知彼知已豈知彼我兵數之謂哉自知其才與敵國之將之才而已槩以周叔之賢著聞於漢之君臣而魏豹不知用且方欲與漢對壘而所置將帥一一令漢使知之疎忽如是不虜何爲當中原之初用兵也某公爲制府某某諸公爲將帥某於大舉之先刻期分遣明云某日某將從某地使一預聞而彼所用將爲何姓名出何徑路有何方略我無一曉遂致三路喪師傾動天下項羽擁王子房之計誅叛帥劉趙也亦以庸樞漏語容貣預傳坐使忠傑之士反罹兇逆之手嗚呼子言好謀而成老言兵以奇用今之人涉世多以機變行師顧以血愚

失孔子之謀亦非老氏之用凡皆魏豹之破敵在奪險奪險在得鄉導拒敵在據險據險在細妒細鄉導一也不爲彼用則我用也問視斥候皆是物也戰守之事雖多以明地勢知敵情爲其大端聖人無心於用間然有至誠之間間之至大者湯使伊尹五就桀化之也非間之也終不化而伐之則夏之情形商盡知之矣此至誠之間也後世刻意用間秦使張儀出相諸侯金使秦檜相宋制人死命破人腹心凡用兵成敗難易之故全繫能用間不能用間分之

時但用一二嚴明吏如趙廣漢者流於彼我關津悉所絕其往來交通則焚截書矣供息滅矣故治天下先自治禁奸細亦先自治事無小大總期修內總歸川人

隱蔽之奸詭吳王與朝臣無一能辨潛滯何以能遏斷之蓋凡不得已而去宗國者其初至也羈旅含悽意多沉晦古有子胥樂毅近則潛之初遇吳王也皆然若藩本無忌難逃奔求見急於見長傾動滿朝此正間諜之才敵人所選擇而使以亂人國者也潛以此知詐矣伍子胥餌以免黨禍可不謂工乎昭烈之刺客詭辭不知新附之戒故及

惟盛德者能以寬治兵郭尚父近之相州之潰始見其不如臨淮矣故盛德之至如周公太公雖能以寬治兵而不爲也恒不犯急不潰惟嚴威足以保之威克厥愛宜克成明矣胤征獨取威克何與威者有威可畏也可畏則莫敢犯莫敢犯則可以不戮一人威之所以豫令避死也法制不嚴申飭不明則玩而多犯多犯則不容不多殺原情宥過非所樂於行師故威不足

者誘人死也威克者嚇人生也然後知威克厥愛之爲仁之至也穎首李光弼殺一人以止衆殺猶爲得之王式一洗驕兵已屬不仁揚素誅同陣之歸卒直遲兵汰兵各因時宜凡用兵於煽冗之後可挑遲不可驟議淘汰淘汰必致譁挑遲則貴其尤而不責其不能雖驕軍無以爲譁增也馬隆征樹機能挑京軍止衍三千韓棄般雍勒斷藤峽命陶魯於十五萬人中挑三百人耳餘俱不汰汰必有斷必以機用衆必敗借師必敗衍調遣必敗古惟王剪韓信用衆破楚此外皆敗惟秦殺李四國破齊惟信陵率五國破秦此外皆敗韓信之衆用而未嘗用者也殺信陵之借能一其權使人之兵如我兵者也時會適當不可常也曹操制令本境有急本將自爲戰守不衍隣兵策應當時蠭起皆應手撲滅故遠調不如近調不如不調兵之善制也後世凡大蠭起而議會剿者大蠭必滋熾郡邑小蠭起而議會哨者小蠭必蔓延惟擇人而專責成之可以必擒不遠整前古之成敗而輒徂於近世增調期會之陋規是以徂哲爲不足師而師吏胥者也

邊警則調腹兵。腹警則調邊兵。遠不及救。一也。情形不相習。二也。行糧多費。三也。道途殺掠。甚於盜寇。四也。中樞有人。兵不輕調。邊腹必不互調。

客兵爲國家禍。於今極矣。在嘉靖時。以倭寇調客兵。而閩浙間。子女多虜辱。而鷄犬一空。讀宗子相二曾夜談記。可痛哭矣。天啓時。以安酋叛。調黃運清兵二萬。而貴州合城士民。皆爲所食。宪不發一兵擊賊。此見於監軍劉公錫玄之圖記。逾於痛哭矣。年來以東事。調天下客兵。未聞有分寸功。其因客兵而致寇者。在在而是。不可勝數也。今之流寇。則向之客兵。迸者爲之主也。因客兵致流寇。又因流寇調客兵。自調發來。幾處曾力戰。幾處曾奏功。能已見於前事矣。而客兵所過所至。民間苦之。倍於賊。賊者可避也。勇且智者。可結黨而攻誅之也。客兵淫人妻女。殺掠人。莫可控告矣。告則益之禍矣。而秉國者猶不悔。直以調兵爲禦寇長策。遂無一人一言及於謀元帥擇守令者。傾危國家。必客兵也。因藥增病。良方又不能信。何不且止藥而勿飲乎。

專練主兵。勿調客兵。亦勿遣。禁旅則民間不受用兵之害。將能戢士。兼能用間。又能以練兼也。則朝廷訂收

用兵之利。

大易立師左次之義。以保民命。後世攻用兵者。機必符之。王藍間信陵君至。遂解邯鄲之圍而去。此藍之知已知彼也。既退信陵。亦不敢追。後蒙驁伐魏。大敗於信陵。復追逐至函谷關。驁亦名將。此其失着矣。善退不可追。張繡追曹操。大敗而還。張郃王雙。皆嘗追武侯。皆爲武侯所殺。故爲將當有怯時。示怯兵法也。知難而退。眞怯亦兵法也。信陵不追王藍而追蒙驁。知彼審也。故當世稱魏公子兵法。

勝敗兵家常事。是語也。以國戲也。以人命戲也。勝則多殺人。敗則多殺於人。皆毒也。勝不可常。而敗可常耶。故孫武所善存乎不戰。屈人至不得已而戰。固貴必勝矣。戰必勝。勝必不多殺人。其戰也君子。

宋人論行師有雖敗猶榮之說。夫行師何事。乃無勝等。而姑徃試之。論語云慎戰。云好謀而成。孟子云戰必勝非萬全萬當不輕動也。若雖敗猶榮。是不慎不謀不成矣。妄臆立說。不將使元帥以三軍戲國君以社稷戲耶。人來伐我。故不得已而死社稷。死封疆。豈有我徃正人而不自量其力而嘗試也。

白起項籍坑降不容於死矣。當時宜何以處之。曰二事

不同秦民樂秦亡又膺喪於鉅鹿之下籍率其衆而西咸陽必下秦人皆吾人也何虞反側哉起之時各國共國君共君趙人雖降其親戚皆在趙欲搗之入秦可乎欲驅之使還攻趙可乎欲如爾朱榮散遣葛榮之衆可乎欲悉宥而歸之趙秦王不以爲罪乎武安於斯智困計窮遂萌奇毒當時宜急下一令令趙之禦將各手實其軍士無父母妻子者若而人度不過十之一耳就中挑其精銳分配秦營餘悉收其貲糧器械宥其生使空手而歸趙如此則不長寇讐資我軍實秦王亦無以罪也趙不且懷其德而畏其威乎是故二人之毒發於愚而籍愚尤甚曹操受降戎二十萬人卒階亂華之禍蓋處降之未善而非受降之罪也夷狄之降不可殺況中國之人哉

湯武兵一出而定天下齊桓晉文之霸亦不多戰也秦漢以來乃有百戰後世遂以善戰爲能用兵至秦尚首功更以殺人爲慶樂之事凶法一立歷世不改悲乎至仁剿業有時復古軍法去秦內外有時對壘之用無過長兵長兵莫先於射射最近世射道幾絕以射垛不射人也垛滿則用健騾十頭其行如飛而輜不疲用惟當尺計長以丈計霍韜所謂世豈有三丈之城池中

定物易中動物難定物之寸比動物尺定物之尺比動物丈今欲用射射不可用欲教射射不易成惟河間任丘一帶多善射手大抵在鄉馬中而機快中亦間有之此見戍之強兵不待教而成者也惟待有豪傑之才招徠而駕御之國家得强兵之利行路免劫殺之害此誰亦得以去邪歸正而各立功名豈不一舉而三善備

戰車以小爲輕利大爲重遲然有極大極重之車而便捷反過於小車者則占力之機不可不講也車之小者一輪後有二足其載常前輕而後重止則三足附地行則以人兩手挽之因獨輪左右易側人之力一分在提挽一分在扶持僅留一分用之推移耳故載小多人甚勞而行又不速車之稍大者用兩輪車身必前長而後短停則前足附地其載前重而後輕行則以前橫駕於畜背畜之力半在任重半在推移故畜亦勞行亦不捷武剛車極大用四輪不飛梭車身約重千觔載人物可三四千觔然其力皆地任之矣運行之頃專用力於推移耳故空車則兩人推之滿載則用健騾十頭其行如飛而輜不疲用惟當尺計長以丈計霍韜所謂世豈有三丈之城池中

此車實爲戰守第一利器。李忠定張行中所製大抵如此。

引重致遠畜之分也。然後世用其力太盡。皮破血流。鞭陀不已。所不忍見。古人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非惟便人。殆亦恤畜。今宜爲之輕其負。約其途。勝二百勮者限一百五十。勮行百里者限八十里。尼置驛站。定馱乘。以此爲制。開基之主。必從焉上得之。其見物類之苦。悉矣。寧難以軫念民瘼之緒。曲盡物性乎。

加罰世輕世重。夫律者一成而不變者也。天子亦何得任意哉。創守之間。蓋各有道焉。承秦暴。則用輕新國。揭經義以定之。者城居之百姓。豈得言在官。若官弛逆之事。凡在官者。殺無赦。爲左右使令。當救護而不收護者言也。天啓甲子。長興令石雲岫爲部下所弒。民間訛傳法當洗城。崩逃號哭。幾成大變。惜當時無經之意。變何從定耶。

古無是犯律無是文。迨後世或有其事。而律終不載者。不忍載也。恐奘心之人。反以爲律所明禁。則情中固有此變態也。

禹當時行水。因當時之地勢。本無所師。師地而已。師當時之地而已。後世治河。非必槩復禹跡。但當相卑處行之。師今日之地。即是師禹。

限田治河二事。皆開創之主可行。非謂主權重也。大亂久爭之後。民居必稀。民業必少。田屬於王家。則易限。

此車實爲戰守第一利器。李忠定張行中所製。大抵如此。

引重致遠畜之分也。然後世用其力太盡。皮破血流。鞭陀不已。所不忍見。古人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非惟便人。殆亦恤畜。今宜爲之輕其負。約其途。勝二百勮者限一百五十。勮行百里者限八十里。尼置驛站。定馱乘。以此爲制。開基之主。必從焉上得之。其見物類之苦。悉矣。寧難以軫念民瘼之緒。曲盡物性乎。

加罰世輕世重。夫律者一成而不變者也。天子亦何得任意哉。創守之間。蓋各有道焉。承秦暴。則用輕新國。揭經義以定之。者城居之百姓。豈得言在官。若官弛逆之事。凡在官者。殺無赦。爲左右使令。當救護而不收護者言也。天啓甲子。長興令石雲岫爲部下所弒。民間訛傳法當洗城。崩逃號哭。幾成大變。惜當時無經之意。變何從定耶。

古無是犯律無是文。迨後世或有其事。而律終不載者。不忍載也。恐奘心之人。反以爲律所明禁。則情中固有此變態也。

禹當時行水。因當時之地勢。本無所師。師地而已。師當時之地而已。後世治河。非必槩復禹跡。但當相卑處行之。師今日之地。即是師禹。

限田治河二事。皆開創之主可行。非謂主權重也。大亂久爭之後。民居必稀。民業必少。田屬於王家。則易限。

之過也。後世禁之。惡其訐他人之過也。人君之過。惟恐不自聞。故令言者不白其名。使得極意言之。他人之過。必兩造乃可質。故禁言者隱其名。杜其中傷之路。古今立法之意。一設一禁。有潛相通者。此古今並是者也。若夫以誹謗罪人。則古求之。今禁之。得失相反。奚啻千里。

弒逆之事。凡在官者。殺無赦。爲左右使令。當救護而不收護者言也。天啓甲子。長興令石雲岫爲部下所弒。民間訛傳法當洗城。崩逃號哭。幾成大變。惜當時無經之意。變何從定耶。

古無是犯律無是文。迨後世或有其事。而律終不載者。不忍載也。恐奘心之人。反以爲律所明禁。則情中固有此變態也。

禹當時行水。因當時之地勢。本無所師。師地而已。師當時之地而已。後世治河。非必槩復禹跡。但當相卑處行之。師今日之地。即是師禹。

限田治河二事。皆開創之主可行。非謂主權重也。大亂久爭之後。民居必稀。民業必少。田屬於王家。則易限。

觀河性所趨。不惜棄其地。而予之。古者力役之征。歲不過三日。大抵守衛工作之事。工非農所能兼。而守衛之役。必使農夫人人親執之。更迭不休。豈所以便民哉。徵法守望相助。通功易事。則民間各自以其備及其所長。遞相爲用。所必至也。古雖未立僱役之名。而實具其意。但或以情誼代。或以工力交易。非納錢官僱耳。王安石體此意立僱役法。所謂本乎人情。

爲郡邑者。鄰封有事。各自爲其民。道固然。與習俗所見。與曰習也。非道也。習何足論也。我民是固當謢之。我民非。則啓而正之。如父之愛子。教以是。不屑以非。豈必使其子每事求勝。始無悉於父道耶。

本朝遠過前代者。母后不臨朝。天子生母。祔陵不祔廟。后位帝不得賜貴妃坐。不易太子。不改元。不上尊號。不封禪。公主不更嫁。奇絕者二事。英宗北狩復辟。神宗不御朝而海內晏然。

祖制亦有一時未盡經酌而善益善者。如徙都北平。形勝據矣。鹽法每引輸銀八分。後改中粟二斗五升。邊備充矣。皇后謁　太廟。改謁　奉先殿。內外之閑謹矣。此永樂之善制。勝於洪武時者也。徙寧王南昌。畀三

衛以大寧而險阻失計。內寺讀書。分遣四出。而權任移。此洪武之善制。失於永樂時者也。

宮女動以千計。多或至萬。皆笄而入。老死不得出。怨女寒被庭。太王復起。忍聞之哉。揆古酌今。未得良法。近見魏莊渠一說。取嫁頒四十以上。無子女者充之。就中擇其賢而知禮者。使任宮中之職。可謂既竭心思。慎前哲所未發矣。彼既外無戚屬。可無慮其貧縲漏洩。而又使筑獨有依終老宮闈。人人自以得所托。又老成任職。必視少者更勝。是后妃不乏使令之用。民間獲免仳儷之悲。一舉而兼善焉。但願者取之。不願

弗強。後聖有作。必取裁於此。

世間大惡。衛極於秦滅人一族也。車裂人也。磔辜也。上首功也。窮宮室也。後山陵也。後世人主於前三事。或行於後三事。希得免焉。豈不以破賊計功。非殺無稍而以天下奉一人飾其嗜慾。無間存亡也哉。然殲渠宥衆。要在蕩平。豈論級之多寡。竹苞松茂。攸芋攸寧。足用而已。裁令流水中無可欲。適以久安。侈麗何

爲

幾亭全書卷十四終

幾亭全書卷之十五

學言詳記　十二

人情　上

有一人之天有一事之天有一言之天兢兢孔通體皆天也道寢爲歷代重寶聖人之道無存亡人情爲之也堯在上臯世淑如天之慶矣孔在下百世見如天之心矣凡人有一事一言合於理者亦天之隨處而見也被其事囿其言者亦與天遊者也人顧不覺耳凡常與聖似有聖人之言有聖人之行有聖人之心當其誠於爲善與聖何異顧不似聆多聞若十生言行念慮無與聖人同者有幾人哉

世間害人之人不少然只論其作事耳若原其心非但天下無欲害人之人亦何嘗有欲害物之物豺狼殺物只是求利蜂蠆蚊嚙只是防害人若态其趨利避害之情何所不至哉然豈能使之不趨不避惟人最靈自有兩利無害之道成已以成物何勞趨避即趨避又孰工於此者乎

十不善人惡之一善人敢明明好之善人之心公故其氣壯也若十善人好之一不善人必不敢明明惡之矣

周之盛也召伯之棠勿剪其衰也孔子之位見仗聖人之全無盛衰時使之也孔子之存也削跡於衛其亡也道寢爲歷代重寶聖人之道無存亡人情爲之也堯在上臯世淑如天之慶矣孔在下百世見如天之世情非能自主皆密密爲世運所移世盛則情之發於正者多世衰則情之合於正者寡忌於所見則或恒情或因義而變於其變可以見本心凡人愛女以及塔然與其使塔天也寧使女天也女天獨哀塔天兼愛矣豈非以義耶人莫不欲其子之生也設守土而城陷或爲賊所得惟恐其子之不死也豈非以義耶是皆不待學而能也義重於生豈非人人之本心耶

物稊至蘗稊鳴長有知者弗驚也嬰兒氣未定兢兢然豈能使之不趨不避惟人最茲盜震隣人胥驚懼而嬰兒不驚嬰兒氣未定兢兢然只論其作事耳若原其心非但天下無欲害人之人亦何嘗有欲害物之物豺狼殺物只是求利蜂蠆蚊嚙只是防害人若态其趨利避害之情何所不至哉然豈能使之不趨不避惟人最心易搖各有所不足也其愈嬰兒者氣其不及嬰兒者心養成者氣浩然而心不動斯謂兩足

凡人於一切外物都放不下其放得下的是衆人癡癡其精神只在一身故與形骸同盡聖賢於一切外物都放得下其放不下的是世界安危其精神純在天下萬世故歷劫而長存總之自感自應自慮身者毀身者也忘身者成身者也

遠謀身後視近見目前者滕矣身後有三種虛者是落

然我不能聞實者是後世子孫於我不能見無端無已是輪廻之說然我不能知惟是一念生生隱然自知而見聞有所不待推爲身後謀豈如存仁之至親生於天地爲大德於君子爲大道道有生無殺才有生有殺合道之才則生機也大也離道之才則殺機也小也任殺機者害及於人人還害之猶自害也原其始則以自利此益成括所以不免也

幼此身老亦此身歎慊槩屑歸之何人果有終其身一舉足一發言無不通於父母者親老則益念子子老則益忘親哀哉

親不能不慕君不可慕不得於親必得而後已不得於君則當積誠以感之終不得則去之慕親爲親慕君非爲君也故與慕父母慕妻子一揆

忠君愛國與慕君熱中相反忠愛須從寡欲來寡欲身居閭巷慷慨議朝廷若將身任之以爲快及閭巷之疾苦日遇於吾前漠不關情豈知利見大人何爲專爲安百姓耳想未事之大人忘相與之百姓不幾舍田苗而禱天雨乎剏情在仕宦而簡慕哀翹情在經生而民瘼亦悶矣爲經生說

忘閭巷又安望立朝時痌瘝在身耶

上逸而下勞上所享者精好下所受者粗糲貴賤之分至此止矣奈何令我飽而人饑我暖而人寒我恣暴而人痛苦我歡合而人離慘也耶

農於四民最苦苦之極以不得勞瘁見苦之常以勞瘁見士隨時可用其心思工隨時可盡其經營而農有時不得竭其胼胝大旱大潦是也當是時士女仰天而垂泣其苦誰堪喻哉嘗奉使跋涉千餘里率有屋無人有主無青適聞先鼓日已沾微潤至是靈雨大降始有鋤影與叱牛聲農家以得勞少色喜也嗚呼覩其喜知其苦哉

君子有遂志之患難可敬也常人有不幸之患難可憫也惡人有自作之患難雖欲周鄙之焉得而周鄙之患難而至於使人不得周鄙其可憫愈甚矣此大禹所以有下車之泣也以其皐無可赦故

世間可哀可痛者不知若干人若干事但不見不聞則忘懷耳其偶入見聞者欲救之而不得或可以救而無及悲切悲切

情太深則近於褻戀然非情深之人得褻戀者食色也以深故得勇決者愛敬也以深故

炭埋土中千年不朽。性未變也。燃而爲火。其灰可並而待發之爲用。固難久也。然而均火也。煽以風則烟滿炎灰彌迅聽其自然則稍久焉掩以灰則又久焉。何則發而有蓄焉之意也。士以才智榮華自多者。亦念及久作之間乎。程叔子曾言之此條頗與晦翁大同小異故不刪易火而難灰。是謂隹薪易茂而難窮。是謂隹樹易祿而難進。固有此謂隹士易導以善而難誘以非。家有此謂隹子孫。

聲譽不及德行。闡發不及底裏。職任不及才器。爵賞不及勳勞。科名不及文章。軀幹不及精神。其與人也。形迹不及愛敬。自然居之有味。而勢可長久。是故凡度之所憾。玄覽之所安。

花力衰則晨猶能舒。暮不能卷。人血虧則晝日可勉。經營中宵以後。不復能熟寐。可見天下事。退步難。收轉難。人心一不喚醒時。則能進而徇欲。不能退而悔過。能放而責人。不能收而省躬。

花之將謝也。放而不斂。人氣之將盡也。呵而不吸。故能吸能斂者生。存之道。暢茂之機也。人情喜奢。惡儉。縱分明日遊於死亡。彫謝之場。每見人失意後氣竭。福亦中卮。跳躍極者必立盡。反收斂者。扁長。不改其慕者。盛

凡人覺得無事纏縈。是好機括。覺得無事可爲。是大不祥機括。邑中先達。吾所師友親昵。免此病者四人。其一爲丁清惠改亭翁。居官居鄉。孜孜以幹實事爲主。非食惡服。而值凶年。曾舍萬金。行年九十。乃心民庶。時謂當道爲閭閻請命。不辭勞不憚遠。性不飲酒。不作樂。不出遊。雖處鼎貴。儼如一鄉里朴實農夫。率其質性。書亦不嗜。然天下博觀載籍。深談性命者不少。吾終不以易翁。而有子徃吳先生。余少從之遊。見其終日靜坐。累月如一。日寡言寡笑。寡筆札。寡交遊。惟與忠憲高子歸陶巷二人最契。然忠憲靜坐讀書。而吳師專靜坐。以是所得不同。其服膺忠憲。亦如七十子之服孔子。益友而師者也。歸休以來。鮮入城市。值春風。逢秋月。間與散人衲子。盤桓梵宮竹木之間。不失當年風致。次則有若魏忠節廓園。功名幹濟之暇。亦玩禪理。亦習古文辭。亦作詩歌。亦工行楷。其於花枒酣宴。騎奢淫佚之事。生平未嘗涉。觸瑞遇害。大節挺然。次則有若袁職方了凡翁。自少至老。手不釋卷。雖意見或偏。人言未滿。然博洽敏辯。有問如響。又

可多得哉此四公者雖所事不同然居官罷官皆必有事焉也頃有於誅瑠後大拜者向人曰借今世已無事可爲識者哂之未幾蒙詔人生安有無事可爲之日古今安有無事可爲之天下哉天下而無事可爲必爲騎恣爲怪奢卿大夫居官而無事可爲必爲奔競爲傾陷罷官而無事可爲必爲多營爲行樂羣黎百姓而無事可爲必爲梗徒爲盜賊無事可爲四字是貴賤賢愚之總戒

以小善爲無益者必以小惡爲無傷聖人早照破此情於千秋之上故申之曰惡不可揜以弗去故無性非惡也曰畢不可解以弗爲故絕無一善也原夫良心不死之人善惡夾襍猶可相抵消除此解之義也惟蔑視小善故純惡無善所造罪孽復何以解之人已一理見人欲爲小善甚勿以無益之說阻之

善惡處缺無不有餘成人之美非獨益此一人因以受益者若而人成人之惡非獨害此一人因以蒙害者若而人君子小人以身之餘善餘惡及人可見也其所成之人又以其餘善餘惡及人不可勝測也餘善餘惡不可測故餘慶餘殃不可窮知此意何忍不勸人爲善知此意何敢陷人於惡

人有激發而爲君子有偪迫而成小人仁人念此於成人有激發而爲君子有偪迫而成小人仁人念此於成人之道非惟願勸之且挽回之大抵總出於誠救惡非惟不忍贊助之且不忍過迫之大抵行之以愼人過變然後感動徵色發聲而後喻尋常之人以聲色爲變也化於人者不可以不知盜牛之客感彥方而守劍梁上君子感太丘而易行向令不賜布不呼子弟整衣冠第如世俗慫創之未必化也彼盜之敗也遇摧傷爲其常而遇撫慰訓廸爲其變也化民者不可以不知

盡吾心者期有救於人當時不知其盡救也彼日業已莫救聊盡焉而已者乃其未克盡與

世安家安身安心安有生之四樂一身強固不如舉家康寧一家富貴不如四海昇平生於平世者養生送死無憾人人皆全福也生晚季者使祿位名壽具備中心憂憫無日忘之半福耳

外來者以收取爲悅飲食視聽皆同固有者以舒散爲悅行欲遲才皆同蓋物理之所不得已而二不節則天和傷焉惟悠然自得之心外無所資中無所泯無歉無餘恒久而不厭於天下無對矣

自怨自艾之憂患生人怨天尤人之憂患不生人

淫邪之安樂死人無欲自得之安樂不死人生於憂患良士瞿瞿君子坦蕩蕩此危坐正襟之老夫所以老於安樂窩也死於安樂燕雀處堂小人常戚戚此太盛太富之斯榮所以有東門之歎金谷之禍也思後則福隨思殃則欲淡

有喜極而悲者漢高過沛爲歌慷慨傷懷孝武秋風樓船追感少壯人生有窮人意無窮也無悲極而喜者死喪流離固一往不返之事雖放達如子桑伯子莊周之倫亦勉强行歌耳豈如樂極哀來者之出於自然

貴極富溢血氣既衰反顧悽然有盡期無進步也就爲愈進而無盡者從吾所好

藝老必退武技文墨皆然蓋用手目用氣不得不退也惟德用志故可以老而益進非謂理不當退阻直其志力能不退阻

既强以後則日減矣惟學與養日勝向者不解之事能解之不辯之不能辯之不能欲之才情能欲之不能舍之外慕能舍之不能忍之橫逆能忍之漸久亦不待舍不待忍矣胸中寬然無累覺此意也則年勝一季人生老而可樂者斯耳惟恃筋力意氣孰堪回想耶

聽言讀書皆學者取益之要務然多私多欲之人聽今人語本出無心疑其見詆句句買着自身上讀古人書見善只作一番可喜可慕過見不善只作一番可恨可賤過句句不貼到自身上如此亦有何益聽言須虛心平氣讀書須默識反觀

或言老而尚氣殊滋過失曰善哉此氣老者問故曰改過作善皆賴此氣所爲聖門獨賦鄉愿以其閹然無氣耳幸有氣在則當崔所以用之豈顧欲其銷亡耶

老者改容嘆息

子路聞過則喜只爲時時求自慊爲已者有過不思人知我所不覺正賴人提醒之也爲人者有不善惟恐人知彼原自知其爲不善而故蹈之故不欲人摘發之也來告我過者本無二心君子便認爲提醒小人便認爲摘發善人不朽也凡人朽也不善人求朽而不得也何以知之以其平時爲不善惟恐人知之若夫爲善

樂而爲惡憂自是目前情事無關百世
欲著誠也而子弟多作僞畢竟我之機巧未盡欲閒直
言也而坐客多佞詞畢竟我之好諛未盡欲親賢也
而儇黠作威稜以辟之畢竟我之氣焰未盡穀味實
民而饑民趣水性實潤而渴民歸
分內之事吾所宜知人不肯告必因我無聰言之誠或
畏於聽而人不敢告必因我無善處之法凡性急量
隘之人一有所聞不能熟思審處或處之過當反以
取害言者感此而不敢告也不知蘇於不告不告亦
我致之則凡失於不知者皆我之罪安得以不知解

君子事事聽命小人事事營競設令君子盡失小人盡
得則營競有功也而目前之君子小人得失相半設
令君子恒失小人恒得則聽命非計也而千古之君
子小人得失相半矜眼而觀天下展卷而觀古人吾
其茹藘矣今之衰古之行止今之容顏古之肺
肝

奕盛事也敗亦可喜猶山以戲言奕也尊推之事理不
妨於敗者奕而外疑天下無第二事徐而思之不可
敗惟用兵爲然其餘皆不妨於敗者也意氣爲人勝
不庶幾致乘乎議論爲人勝不庶幾守訥乎名譽爲
人勝不庶幾近情乎舉而爲惡自是目前情事無關百世
欲著誠也而子弟多作僞畢竟我之機巧未盡欲閒直
言也而坐客多佞詞畢竟我之好諛未盡欲親賢也
而儇黠作威稜以辟之畢竟我之氣焰未盡穀味實
民而饑民趣水性實潤而渴民歸
分內之事吾所宜知人不肯告必因我無聰言之誠或
畏於聽而人不敢告必因我無善處之法凡性急量
隘之人一有所聞不能熟思審處或處之過當反以
取害言者感此而不敢告也不知蘇於不告不告亦
我致之則凡失於不知者皆我之罪安得以不知解

妄譽者必輕毀以其總不出於是非之心
佞人逢吾甚巧日惟奉有餘貞士規吾甚微曰惟補不
足使佞者一於引邪則小人悅之宜矣君子何隘焉
吾念固有近正者彼則取而言之言之非不近忠也
然皆逢迎也貞士不然吾勤勞則提以先務吾節儉
則規以得體吾慈仁則佐以善斷成美之中必有匡
救焉非親之則不可得而聞矣然非察之亦何以能
親哉

好諛者善人之不善不善人之善惡人而好諛即其性
善處也欲善之在我大賢以下皆不能不好諛是其性

舍實而徇虛若夫書生標誦爲試牘地仕宦薦揚爲遷秩階皆借虛以求實正屬利心未屬名心惟舉世胥利爲名設有捐利以徇空虛之名者競稱其高矣轉髮推之舉世認害爲利若遠利則何蹈害認利爲名若識名則何嗜利認名爲義若好義則何計名利皆害道利重而淺名輕而深好利則明與善反矣好名猶肯爲善然好利之人傴然大悔或盡棄其非好名之人病入骨髓終身少能脫者故利之害世也重於名人皆見之而名之害道也深於利學者不可不反而自察也

無我中本無我善中本無善處也善中本無善處也日喜視水畏視火冬夏皆然目神屬火故喜相濟而畏相窒也乃人心好佞何耶目無私而合異心有欲而尚同有係之心失其君職則反不如自然之氣是故夜氣或足以存心此心此亦其借證也

護短只是好勝只是名根若能不護短有覺即改我既暢悅人亦心服豈不令聞膺乎

衆心所感戴衆口所稱頌曰名但得人感戴稱頌便甘舍去官爵此方是好名如處士屋求死不得且甘舍生以易名則好名之甚者也雖於理義無當然皆一鄉乃我之鄉也爲一家則不顧隣里爲一身則亦有時不顧其父而隣里非我有也至於爲一身則不見有身是誠舍生也已

兄妻子愛心勝心隨感遞發愈遠則愈放愈切則愈私心客氣推之至遠以及至近莫不有之見一時則不顧百世以今時爲我之時也爲一鄉則不顧他境以一鄉乃我之鄉也爲一家則不顧隣里以一家乃我有

迷所謂四端不克無以事父母

惟飲食男女之欲各不相通故有自暱患若治世安民之樂人爲之與我爲之正復何異而欲其事必出於我然後快乎則亦下夷於嗜慾而已

恆皆因鬧明者見人之是非能取能舍無所用其恆也

寶玉之碎無不變色嗟惋凡天地間一破不復完之物必不能與天地俱長碎於我碎於他人碎於今碎於他日總是一偶然毀壞之數若毀於他人則不惜而碎於我則惜之是特惜我所有尚非爲此物惜也

行儉二尺瑪瑙盤韓魏公白玉巵與友觀望地不覺

同意只是識得成毀有數不以物動我耳容物容人容才智容功業只有識便有量故曰器識

卻倘戲謔之來處之者惟不答而已矣所以不答有二道我有所以招者則內自反而更之無所以招者受之如弗聞也令彼有知當慚而自止設其無知意亦寖消

物之稚也必好嬉戲雞貓狗馬皆然稍長則各得其正性矣雞司晨而哺雛貓靜伏而降鼠狗晝臥而守夜馬致遠而聽御嬉遊之在人也曰童心樗蒲博奕臂膺蹴鞠喜豪飲愛冶遊悅鄭聲喜怒不常之類皆是自裂去用拭塵埃似不喜繁華者然性實甚奢人問

也及其長也而不知反其正性其處羣物之後乎凡醉酒罵坐之人皆桑骨人也無主人也有主奈何爲酒所持骨強則平日自能以理折人何必隱忍經時而藉酒以發

進言者憂慮之容俯歡慶之容俯聽言者拂志之態俯遜心之態俯不待着意自然可見范雎觀秦王之俯仰正是探其意向從遊取與本無二心然惠可微過廉必不可傷此乃爲一視取與者也進退本無二義然當進不妨從容當退必無猶豫此乃爲一視進退者也

慳與儉慷慨與奢俄判然人我之分慳是薄於享受奢是厚於奉身慷慨是喜於及物未嘗相似相混也范希文食不重味設義莊二十頃東坡日用三十餘錢而臨化焚券五百金真儉之人決然不慳益已身既不肯過享多留何用古來大英哲厚自奉者惟郭汾陽當時戍別有深意次則謝安石宴賞動費百金畢竟亦風流豪邁之過也設令將此餘貲周恤隣黨東山韻致豈不尤高官府列宴例用紅紙剪花觀盤筯下有達官見此即手自裂去用拭塵埃似不喜繁華者然性實甚奢人問其故某曰凡儉者隨處必惜物力惜人工見此剪花宜令人善除去之因令今後勿用則吟意聞風者必衆矣既無止後之策信手毀壞亳無惜心是其性偶厭此非儉也於所厭徑毀不顧於所好必浩用無窮總一不知愛惜之心非儉於此而暴殄於他端也儉無人我惜人之財猶已之財蓋惜其爲有用之物耳故儉者多好施省於無用以致用也否則吝而已矣財之必散如生之必化欲長生則愚越其生欲長聚則愚矣然不以靡費而以善散豈因此以褻財所以爲用不用則與無財同然用非奉身也世俗看

財不破者。既欲藏之杕。盡而看破者。又僅自奮其身。以此爲看破。其蠱溺彌深矣。家國之毒。必種於私欲。而徃徃因客氣而發。求勝之氣一動而傷人。必拂人情。拂人情必動氣以求勝。之氣一動而傷人。與自傷之事成矣。無少無壯無老。當永監於茲。享富貴。狥嗜慾。非易事。須大費精氣心神以消受之。仕者營官。治生者營財。淫者營色。未有能安閑而致之。安閑而享之者。理義時習。其悅心之味。則不資於外。不勞於內。時時有事。亦時時無事。所謂心逸日休。嗜慾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

客言或有以其身爲臭皮囊者。吾謂身爲斯道所托。遂相齟齬如何曰身有時珍。有時棄。啓手啓足。何其珍也。剖心餓死。棄之如遺。義各有所宜也。以爲臭皮囊者。不過剿異端之見。而直謂宜珍。亦似未剖其惑。夫羣生之所眩愛。如衣食宮室。玩好聲色。以至利達榮名。不過奉此皮囊者也。果臭視其身。則於所以奉此者。益宜比之何等。雖其入也非正路。宪亦可以掃嗜慾。遊高明。若仍沾戀於數種。則是皮囊其身。而反珍寶其所以奉此皮囊者。世豈有此顛倒之情哉。故知彼口說耳。非真見也。且令實其皮囊之見。不亦可乎。而顧以形骸之重。破之。彼反笑爲俗陽矣。

禍人惜福。智人不自足。貞者相耐窮。耐達壽者相耐病。耐健。

一句滿話。憂從生矣。一步滿態。禍從至矣。一點滿念。悔吝從作矣。然滿念猶或免於禍患。以其未敢發於言動。畏心未滅故也。

動一毫驕矜之氣。必隨以折挫。涉一毫安享之欲。而意外之禍變至矣。可不慎哉。其能反是。報亦不爽。兢兢欽束。衆稱慕焉。寥寥自居。則歲月泰然無事。

先意外福至。竦然知懼。則無事矣。先喜隨懼。猶可免於

忠喜不自勝。禍必繼之。屢試有徵。

爲衆所仰。則操心猶危。望之以爲福所聚。居之以爲責所叢。終慰衆仰者。非兢業不得之矣。能以兢業得之。吾亦謂之福矣。

禍福相倚。伏正爲中人一遇福。即有禍機倚之矣。及遇禍不能無懼心。處之加慎。禍消而福還矣。若大德大福。天錫純嘏。夫復何禍。小人禍至不自省。福又可得而與耶。倚伏之數。大心感之也。

天之玉成。皆由人心之善應也。人猜。則是皮囊其身。而反珍寶其所以奉此皮囊者。世豈有此顛倒之情哉。故知彼口說耳。非真見也。且令實其皮囊之見。不亦可乎。

乃勤人情。次則縱有物驚之。乃謹。方其進

爲禍且失也及其由勤得進由謹得全則驚迫適爲福機設不逢是徜徉恣肆馬

黃河雖險輕載則安河流湍悍必在深處舟重不得不就深處行行上水舟者或乘風鼓流或多人挽纜勞逸可見夏纘處而蚤王四百餘年商後之滥二百年周又後又滥二百年吾聞之莆田林光翰云其言足以堅人積善之心却人泄泄悠悠之氣

以葛侯之仁明而兒嬉孫尚皆見殺於敵無他平昔殺人多耳故葛侯本心不願出出者不得已也痒其身及後人一出之間虧折可勝計哉若夫有莘渭水則不然夏商之命當革矣湯武之爲人也能一統矣

而人逐節也善者受當世之福淫者蒙禍人猶有滥情焉天則已矣故善人之後或微而淫人或昌身食其報天不復較也是人偏而天平也人情見善事則誦遇瑕疵則非其善與瑕得無有所以然者乎人顧其然天顧其所以然是人淺而天深也一人之身初年所作或報在晚年一家之中先世之事或報於後世其未報也善淫之機並疑能不疑者唯大智是人過於皐陶武矣陽明耳故知天之報人雖報其意亦

長青之樹落葉在春新故相承人見其榮莫見其謝世盛世壽考之家其象類之若盛衰相間壽夭相乘則

如樹之凋而復萌。其甚者。如枯榦之復發新枝耳。固降村之不齊耶。培植之者異耶。幹盡賴後。胎謀賴前。人之一身。自少至老。必兼涉子孫祖父之位。則何問前人後人。惟有自責自修而已矣。

子孫保之。後之人。克保祖父之傳業也。保我子孫。是爲祖父者。足以豫保其子孫。人雖各自爲太極。就生生之理言。子孫者。祖父之陰陽五行萬物也。故祖父德盛。則足以保之。世運不能長治而無亂。家道不能長盛而無衰。然聖賢之裔。遇亂能脫於大劫。遇衰則有參差。遍興之枝葉焉。如穀種。如菓核仁。我又作之太極矣。

卷十五終

人情下

泰階之季莫敢議衮職漢唐之季莫敢議中涓王鳳盧杞秦檜用事莫敢議秉鈞爲國家者一不可有況兼兩而參三諸

抱願治之志用致亂之人何則不知人也天下必不應其志應其人矣發求治之言行速亂之事何則不自知其失也天下必不感其言感其事矣於時號爲君子者不進諫則已莫敢匡救者號爲匡救者或指其偏旁小疾則已莫敢攻其脊盲中其忌諱者習於自聖惡聞直言制治無根故人主要在於始養

三代而下漢之孝文唐之文皇皆號太宗皆不世出之令主今皆不之屑則必求所以過之之實而千百世始信其名夫二君之所以冠後世媲湯文美事雖多其大端皆在從諫湯文之所以聖者美事無窮其大端亦云從諫弗咈不諫亦入耳湯之弗咈乃中心悅而從之與帝堯舍已從人一致文王之亦入謂雖當不諫之時亦事事入於理義則當其有諫虛受而樂從蓋有不待言者夫惟樂於從諫始可以造不諫亦

人之域而登跻聖神是則所以接脈湯文而俯視漢唐兩太宗之實也

國將興所用多有才之君子國將亡所用皆無才之小人君好其千已百已者故賢豪至也君好其不已若者故諛諂集也好諛之病深於酖毒何必暴虐荒淫昏惙乃足喪邦哉

好諛成性遇敵國外患交錯踵至寧潛然閒涕擲之無可奈何而終不令法家拂士有一人得立於其前直推敗亡之故而翻然設挽回之策也此不早遠佞人之所致

好諛甚至於明勸人欺取舍倒置矣好察甚至於以術誘下衆盡離心矣好動甚至於自厭其政令日紛更而功日墮矣好殺甚犯者益衆而刑不可施也傷天心矣病不可勝療而孽始於疎忠信之士

鄧侯宜公所以得稍行其志者以肅代德三宗皆身經播遷殷憂喪亂故也若四海大亂人主一身猶未失安富尊榮之舊困衡不至清明不發非風搖手之歌其能不作乎

有必死之病有必死之人必死之病國醫不能療也知之耳不知其不可療尚稱國醫乎病未至於不可療

也而生於若人之身則不療此所謂必死之人也盍不從方治或從方治而他醫撓之他慫傷之所用之方竟歸罔効因而尤國醫之失也此國醫所爲豫望而不敢輕試也然負國醫之技者猶不忍坐視而不言任不任則有命存焉矣　療病說

疑票一事所以無敢執奏者蓋一執奏則事後之利鈍即身任之目前有咈心之嫌日後有擔當之責自江陵而後大臣以任事爲戒遂相習如此

毋叛將一走邊防一潰名城墮壞千里焚殺哭聲震天積骸成山則廟堂殷鑑大臣輿論功行賞白玉橫帶申之以世蔭何心何面睠然偕受載藉以來未有斯有甚於此

以孟子所謂容悅當仲山甫之柔嘉小心主行其意輔棄其道事乘其理承敝漸久雖有大良乍變維艱且大良亦何階以居此位則格心之功不復可期於世耶悠悠蒼天誰實爲之

人主有畏天之心曰哀懇上帝而大臣慰之曰天變別有爲也請復膳更衣人主有恤民之心曰瞽累吾民而小臣慰之曰正不必諱言加汎愈是天不足畏而民不足愛也合大小臣而爲諂嫚罪可勝誅哉

天下之賦四百萬金三加之而爲十三百萬有奇厚斂極矣欽厲刑不得不緜寇攻擊於城外而官猶敲朴於堂上何惟乎郡邑相率開門延賊耶在朝之司農又獻預徵之議往時甲年賦乙年收之殺登而後取義也今焉以甲徵甲固云義矣復令民間預供乙丙於是婦女皆驚私相謂曰聞寇無預徵且減額也嗚呼內外大小臣竟殘民以自爲如此豈知城潰則身必滅朝廷壞則高官亦不免屠戮耶　甲申春

理兎爰詩人是以有尚寐無聰之嘆

太陽者萬物共賴以生而鴟鴞畏日鼠畏日虎畏日盜亦畏日皆戕害於物者也太陽育物而彼害物自覺與太陽之性相背是以畏之人臣欲福庇民物者惟恐其君之不明也其欲蠲善類洞民生以自榮者惟恐其君之明也

大臣取衆賤才技爲國家晝夜清分之而力未給也何暇見有世間門戶誠如是群才淬勵以待鑒亦奚暇營門戶乎

古之黨也敗天下之事今之黨也耗天下之才一彼一

此目營心計。不遑學經。世人自耗矣。一
勝一負。我便則擊彼。彼便則擊我。人相耗矣。
義路也。禮門也。道戶也。門路在我身心中也。曾交欲留
業於孟門。故令歸求之家。求之家。亦不過求之身也。
而今也所謂辨門路者。舍其身。非舍其家而尋之於
天下。未論其所依之正與否。何居。而先已誤其尋之
之地矣。以世榮爲性命。以浮名爲事業。敝至於此。宪
所從來。一放利之心事乎。故必拔去羶腸。而後可與
商門路。
行殊而歸潔。若長安者可以走四方。道異而趨仁。赴長
安者。可以隨其方而至也。問其身所定居。則不問其
游歷之所及。問其志所專向。則不問其塗轍之所經。
觀人者如是而已矣。余何訟游歷以爲歸。指塗轍以
爲趨。而反混聖賢之所辨耶。
定人於趨向。在言乎。在行乎。治天下扶陽
抑陰。似也。同已之喜或存。則以陽之不中者爲陰。而
陰之至深者爲陽。蓋有之矣。陽不中或拂於其類。陰
也。事善故合之於心。事不善矣。又何察。而今也所謂
君子者。外取言而內探心。顧獨置行不論。然則言重
於行。行反於心乎。
孔門因言以考行。重行也。因行以觀縣察安。亦重行也。
曷常雖所以而揣心事哉。今之論人者曰。居官雖盡
職於人品無當。內行雖醇備於學問無當。探精神於
踐履之外。精微嚴密。殆過孔門。丙問其生平。曰其所宗依所貶斥如是。是可決其爲君
子矣。視孔門又何疎以濫耶。古人曰可欺以其方。今
且未嘗以方來也。曰苟以是心至。今實未嘗有心也。

是率天下而爭趨於口舌也。故縣議論以廢修持。爲
當今觀人第一義。
正學鳴於世。協民性矣。入者不必小人。出者不必君子。
何故。入焉者迹附之。不必身效之。出焉者見入者之
多迹附也。從而訴病之。話及正學失。莫大焉。然其自
立或有本末未可槩茂也。譬如那恕。及程門而首攻
伊川者。乃出蘊載然君子終不賢恕而不肖載也。
朝廷上。尋個好題目論說一番。便要居家居官。許多短
處。一齊掩蔽。人面前。尋着好事體。做得一兩件。便要
將身上心上。許多病痛。一齊退消。小人以此盜名。個

去爲密也君子以此定人豈其疎哉欲明誘之於此故陰縱之於彼

門戶既分兩相攻擊必有一是一非然人情多變儘有水火矛盾而皆小人者皆貪淫也而曰曾行某事某事皆詭佞也而曰曾攻某薦某皆傾險也而曰與某某爲師友爲聲氣此其攻人與攻於人雖殊一言以斷之曰皆小人也其言行偶有合理者節取焉可也使能翻然改行不借口舌交游以自文然後小人之實消焉

名足以稱人善力足以報人恩如此者世有幾何則從而救護之其名不能操人過力不能修人慾如此者不可勝數也則從而茹之侮之矣噫人謀則工如天道何衆推其曾救一二名人而不顧其所凌虐者若干二善事而不察其所橫行者若而人競謂其曾作一二善事而不察其所橫行者若而事仁人君子平心觀之慎毋隨衆附和使奸人借小善以行大惡而吾輩贊成之者亦得罪於天也

知有君民不知有局面見吾道之大或不得已兼護局面遇其間有敗羣匪類正須鳴鼓自攻毋令異心者乘間藉口庶幾見局面之尊設或奇才異能之士雖有宿嫌亦與消釋拔用庶幾見局面之公

求也一爲權臣倍衆起也一不奔母喪而必攻必絕雖有善譏者孰得以匿瑕藏垢訕孔曾之門據世悵欲護局面孰善於此後之君子於所謂依傍局面者雖使行事甚於求起必多方掩蓋之援拔之本以名教立門墻而門墻之溺也反不惜名教本從人倫起聲氣而聲氣之濫也反不顧人倫授他人以指摘之端資何我以排擠之徑果善護局面者乎聖賢無局面之見無勝敗可言一有曲護之意當其勝不足以服天下之心及其敗也上下交非之矣眞爲道術人心計奈何舍孔曾不法哉

巧於攻局面者輒假持平中立之言故有眞持平眞中立者局面中人亦疑爲此攻我者也則豈獨攻者爲多私哉講門戶講局面考趣向考聲氣總亦黨同伐異而已矣黨之伐之爲何總亦欲貴夸權而已矣清夜一思與倘道眞人講學本意有纖毫干涉耶

天下果有貪肆惰之君子方可云有清慎勤之小人近世以趨向定人苟與已不合雖眞清眞慎眞勤之士槩以小人目之於是所揄揚於鄉閭薦剡於朝宁則頗有貪肆惰者雜其中矣以實修實悟之儒者而成心難化自悞悞人惜哉惜哉

之度未必如柳下者乎
由處之際不可勘人不受人勘務審其所以出之意則
確乎有定矣爲寵利耶吏隱耶易天下耶易天下則
勢既不能吏隱本無是道又非其時也寵利益非丈
夫之素志果安所爲而出哉

諺云何官不可爲此雖知命無求之意然猶是清平話
若以濁世論之官可不爲以其無救於民社官不可
爲以其有害於身心

與人妄通族譜不爲權利即因意氣總之得罪於祖宗
劉忠宣曰仕途不可廣交若三數人得力可了一生其
語最驗凡成事功解患難不過此志同道合數人若
一種巧心之士亦交君子亦昵小人亦愛權賄亦慕經
濟以爲俗宜而道不害利遂而功可兼而寃必不
能也小人持之急責其兩岐雖欲不與君子離不可
得矣權貴公行賢者必不用用者必不賢一切經濟
救時之實事孰與爲之抑豈巧心自負虛慕匡時者
所能自爲哉

人有求必應兩兩周全初猶近於泛愛兼容但不能分
別君子小人耳然君子安肯求人求人者大都鮮恥

之靑。久之親踈之情既判。而邪正又有必難並之時。於是雖沮遏君子以成就小人。亦將爲之。故凡喜人求己。與己已求人者。肺腸相通。不得不同歸於下達也。

劉文正云。學禪最便於仕宦。以愛之者祿也。誠哉是言。宮庭無論矣。自勳爵戚畹。武弁中貴。靡不奉佛。此輩往往喜與士大夫遊。而士大夫以參禪徜徉其間。有無限穩便。以佛教之高言勝義。誘人使悟。又以其輪廻禍福。逼人使迷。而又有世法宦情。爲之援引盤桓。使無入而不得。宜乎談禪禮佛。無剩人。無休時也。苟非精義憺心之士。如劉文正馬文忠金忠節其人者。安能永貞厥躬。挽彼如狂者乎。

相對坐談。惟商士大夫榮。辱不及民生休戚。聽之慨然。士大夫固有係民生者。然不係民生者更多。專商榮辱而忘休戚。則斯民孰賴哉。且我能長守貴於危民之上乎。

古也雕蟲小技。喜換字。今長安中語亦換字。多財賄。則曰力量大。善乞哀。則曰有作用。酒食綢繆。則曰聯絡聲氣。交相面諛。則曰精神流通。靜而聽之。若以此爲性命。爲經綸。爲風雅者。嗚呼。良心至宦海而淪亡。公

宴如此。孟子所以生絕口。亦禁人動口。

側隱爲主。三端從之。擴而充之。火然泉達。是誠體仁之妙。非制欲之勞也。然所謂充者。克其蓋惡。語默絕於穿窬。充其辭讓。取與嚴於一介。克其是非。使理欲無疑。似賢奸無伏慝。此所謂人欲淨盡。乃拔去根株。非僅如制欲者。過其事而伏其根也。豈謂任意所之。全無擴充之力。頤自居於體仁。而偃然制欲者之上哉。

近世有顏山農者。主心齋門人。而羅近溪之師也。以口舌陷徙。行近溪變產脫之。山農視近溪家爲外府。取用無厭。論學或不合。則披其頰。又以事夜怒近溪。

跪之俯前。逢曙始解。在近溪因失所宗。抑情恐厚。亦人所難。而山農之妄取苛求。悉動於氣。人欲橫流。視彼制欲者。不應媿死乎。其他行詣。尤多不簡。三端宕絕。而言體仁。是賊夫仁者也。近溪每言人欲淨盡。天理自透。流行蓋中山農片言之毒。終身不悔。世之宗近溪之學者。既誤。復恐追遡淵源。併尊山農。則恣情廢禮之流。且竊道學之名於後。禍矣。何怪乎末俗之怒罵講學耶。鄉愿求衆悅。惟恐得罪一人。聖賢特惡其始衆如山農輩。而猶敢講學。托於衆非不顧。誠所謂無忌憚之小人也。

羅近溪之學。大抵口孔孟而心釋迦。尊自然而詆用力。誇虛景而忽允蹈。多附會而少體驗。好大言而闕能事。逞私智而托尊王。至於自詡講學。謂言詞誘掖之外。更無修爲。更無治化。尤爲叛聖蔑經。乃陽明之外道也。其廉儉勤勞。立身居官。有足多者。君子距其學。不沒其人。

楊貞復言儒者尊佛乃本心之明。闢佛乃名義之束。殊無忌憚。非獨明彈洛閩。兼亦暗刺姚江。然實乃自道其心事也。彼自以所習爲明矣。而其所以不敢闢孔孟者。實名義束之意中。以孔孟遠。不及佛。特不敢言。苦苦取近似處。扣合爲一。此正其心口違背處。而反疑儒先之心口亦與彼相似也。曲崇表教。巧排昌言。豈不甚哉。且彼之尊佛也至矣。從邪猶出於真。而宇正乃疑爲僞。又何不心心相體乎。此誰既以出世茂衍爲宗。自當裂冠毀冕。遁跡遺榮。而乃受簪紱。登崇膴周旋。世味動以形跡。無礙爲棲罔之地。身心相違。抑又甚焉。曾不如洛閩當年難進易退。夙翔千仞。反與棄國入山風致稍近也。

講學者講其所以修身也。講其所以治人也。今乃以講學爲講其所以修身也。講其所以治人也。且招搖云。但能聚友講學。即是聖賢。但座上常無數十人。即是不長進。明欲使人張皇唇吻。茂裂躬行。於是居官則號召衆庶。環聽爲樂。不顧其妨廢農桑。罷官則擬轍周遊。務爲遠方尊慕。而於家人且弗能倣也。假使出於誠心。僅成釋子釋子自說法而外無他實事。

李贄之死邪士恨之。其巧持論者曰。贄之罪誠不可掩。然君子行誅必誅其德。太公也而後可以誅華仕。管仲也而後可以誅史魚。周公也而後可以誅少正卯。孔子也而後可以誅管叔。孔子也而後可以誅少正卯。噫。亦不思甚矣。君子立法。豈能必後人皆聖哲哉。後

人皆聖哲。法不立可也。因時制宜。上知優爲。中人無法則不知所向。法者所以定民之趨。一主上之權爲後世德不足者設也。如德不足。不敢以用法。猶自歉不能遠視而終身瞑其目。豈不愚哉。且誅惡與賞善何異。自古及今未有以德薄而廢賞罰者。謂其用刑不當可也。謂刑之誠當而特德非其人。豈所以論刑哉。向令孔子未用三家有人焉。起而誅卯。孔子將非之乎。令誅贊之人不足以服天下。然其誅之也。何可非乎。劉裕誅玄。裕無異於玄也。然其誅玄。未有非之者也。雖李贄不以爲非。然則以贊爲不當誅。猶陋也。

以爲當誅而謂誅之非其人。猶未知贊之學者也。故德薄者。坿修其德可也。因而弛其刑。是益之爲亂也。李贄掃道理掃綱常。數十年來。壞盡人心。喪人廉恥。長人奸橫。殺身毀書。世教幸矣。餘腥煽人。稱誦其說者。猶徙徙而是。嗚呼。果獨何心。

李贄筆舌似慧。實大不慧。毋評古人云。道理不中用。彼不知道理爲何物也。介然用之而成路。惟可通行。故謂之路。不可行。非路矣。人身上中下部之各有脉理也。掌心之有紋理也。八音之各有條理。與共爲條理也。正以貫通接續。自然適用而名。不適用。非理矣。而乃云道理不中用。甚矣贄之不識道理而稱贊者之不識贊也。

隨俗習非。其罪小。挺身爲惡。其罪大。敢於獨惡。已不可赦。敢於勦惡。尤不容誅。今之建議者書。比背叛六經。侮詆聖賢。毀笑節義。贊述淫亂者。皆勦人爲惡者也。此風既明。有許多下流。隨而附和。浸淫之久。必至弒父與君。仁者持世護惜衆人。安得不嚴誅一二人。近來好言作用。夫事非作用不成。衆非作用不濟。豈顧不重耶。若敢於恣慾。工於作僞。止是無恥。何名作用。是以無恥自多也。蓋李贄之說曰。管仲聖於孔子。曹操賢於孔明。馮道大忠臣。卓文君大慧娘。從而吠者半天下。在贄自舒憤懣。猶云橫議。彼附聲者。則無知無識之胸襟。至鄙至賤之聲氣而已矣。大抵今世有一種人。以能爲小人爲有才。以敢居奸橫爲高論。呼之曰惡。曰邪。欣然負之而去。夫既已流俗皆然。則庸套無能。孰甚於此。彼自謂能奇能佞之傑士。實乃與波俱靡。拜餘唾之下才。

好談作用。極是近來陋習。智者入於機變。不復明慧。愚者依然拙腐。祇添虛詐。遂使滔滔幸免。生理鮮存。病在不求已而慕人。又不慕聖賢而慕豪傑。又不做真

豪傑而倣好雄。無他。聖賢行事。莫非克己。倣之即濾
舍車而徒。好雄事事占先。快於嗜慾。此好談作用之
隱私也。數十年來。此病大熾。其沉溺深者至於殺身
誤國。全繇李載贄邪說橫議種下毒根。悅者相傳。不
自覺耳。

人苟存事重作用之意。其流弊無所不至。其鄙也昏夜
行乞。其狠也白晝殺人。

今人不惟不識王。且不識霸。孟子明云五霸假之也。所
假者仁也。曷嘗直行不仁耶。俗諺鄉鬮有鄉霸。學官
有學霸。皆指恣睢無賴之徒當之。夫口道善言。身爲
狹邪。心不本於至誠。此乃爲霸耳。世稱三代而下。惟恐
不好名。其語太激。愚嘗言。知學之士。惟恐好名。不學
之人。惟恐不好名。於霸亦云知學之士。不可爲霸。不
學之人。未必能爲霸。況身雖爲善。而
發言行事。每占地步。其跡似高。其實乃陋。但當於義。安
於心。則已矣。義當心安。地步自高。又何必占。

惟有思慮之人。引伸無窮。此有猷所以貴也。然思誠則
靈。日大。思僞則機亦日深。是故君子欲細。小人寧粗。
悔必在改過之後。大都拘於營者也。巧者常處勝着。營

負得計。不能悔矣。是故曠懷淨腑。得慧解佳。塵心俗
腸。近個差可。

安於愚。自知其愚。有愚福焉。自智而愚。一世。則必有
愚之殃矣。

事事皆躲虧。是聖賢。必欲平等。是庸人。

宜未得爲庸人。真誠先覺。是聖賢。寧受人欺。不失爲
庸人耳。着着欲弄乖巧。未得爲庸人。

聖賢平心濟物。放倒自身。在萬物中。却是鳳凰翔於千
仞。世俗占便負權。豎起自身。在萬物上。吾恐其爲可
繫羈之麒麟也。

又其次也民生利病。退若處子。身家閒涉。勇於孟賁。嗚呼難哉。

何謂正人君子。以克己爲心。以愛民爲事。此其實也。至其有應求也。不過此心此事所結而爲臭味。其有發揮也。不過此心此事所闡而爲文章。豈從交遊議論。定其品目耶。今有人焉。一身差矯矯自好。而其親戚僕僕。倚以揩虛。不能稍禁。官府縱之。則爲賢。戢之則哄然曰。是借以摧殘正類者。然則必使人不敢禁之而後快。嗚呼正人君子乃害民之大窠穴。不可搜剔者耶。蓋亦反躬責心。感化羣下。卽眞有摧殘善類之人。將視而心折矣。不此之務。而日求人罪人。古今有求人非人之正人君子耶。

能害人之謂權勢耶。能生人救人之謂權勢耶。若以害也。尤爲亦權勢也。非權勢也。能多積蓄掌記之謂富耶。能率利權使衆均之之謂富。若以積也。守庫藏吏皆富耶。是我不得主其運川者也。非富也。

日本諸夷。皆頸懸數珠。手握利刃。中國之焚香念經者。山門過人。卽前伎害。又或口誦詩書。而私心客氣熾然不除。噫斯亦數珠利刃之去衆而存眞者也。

豪强之顚倒多端。特有一事言之最可惡。亦可笑。田產應價易。必欲空得之。科名應空得。必欲價易之。偷竊軒裳。不知顏泚。又復恣一身之娛。造千家之慊。可勝誅哉。可勝誅哉。

公者能容。然後可以大濟人。私者敢顯。則大害人矣。彼不役役人之知其害也。晝劫者有時笑穿窬之不光明。掠人女子者有時笑踰墻之不正大。喪心一至是乎。誠未知其所歸稅。

上古無富貴無貧賤。不相形。不相爭。中古之治。有貴賤富貧矣。各安其位而服事之耳。下此則貴虐賤。富虐貧。然小亂之方。虐之未必受大亂之方。虐之乃帖然順受。受其虐者衆。毒所由深。而大禍斯作矣。天下之禍亂不起於富貴而起於貧賤。貧賤之人衆也。禍亂必自衆生。故一介匹夫。敢衝巨室。猶薄俗中之善事。且未當以爲駭怒也。視彼順受。受其鞭箠魚肉者。憤既極盛之家。衆力莫能抗。官法不能戡。惟在躬自貶損。躬自貶則親戚自感。僮僕自馴。若至於物極則反之。屢洩則禍發猶輕。日其禍敗之慘。非僅如尋常勢家而已。

恬淡居易之君子。人相遠。有天相依。儘堪靠托。羶炎俛俯之小人。到得天篷帳時。或自投陷穽。或自相戕賊。

總有鬼神皷弄其間。任是何人。解救不來。扶持不得矣。與其慕福而叢禍。曷若無禍以當福。且論聚財一事。方其悖入。貴若千焦勞。招若干慫誘。及其悖出。星飛雲散。與亦手者同一寂寥。而又賠若干驚怖憂煎。貽累未休。求作一乾淨貧人。自在逍遥。安可得也。前車既覆。後車不鑒。富貴之味。溺人谿壑。一何其深。財之爲物。亦近怪。財散民聚。以財發身。看得他輕。却是有用之實。財聚民散。悖入悖出。看得他重。乃是害身之賊。此雖論平天下其理直通乎衆庶。

周賚善人。仁乃得富。荆善居室。富不妨仁。惟妄取巧取。殄人以自肥。則富與仁常相反耳。陽虎貪而愚。以爲非殘民無以自富。所設二言。豈惟不識仁。殆亦不識富也。季世謀國家者。似之。昧公私兼足之道。日以取民殘民爲事。豈非因不智。生其不仁。遂并蹈陽虎之所爲乎。

多財累人。有寃有迫。損智益過。平世之格言也。悖出原亡。末世之慫禍也。二疏居平世。又得金於君賜。無所致悠故。寬言之處末世者。當惕於慫禍。

學而干祿。聖人所戒。今子弟爲干祿而學。舉家所賢。居鄉無獻替。古人或以爲忘民。今士夫歸休。但不咀嚼陸里。而流連歌舞花竹之間。則悠然自居高品。諺稱富人爲財主。言其主持錢帛。事方其悖入。貴若干焦勞。招若干慫誘。及其悖出。星廢然須約已周人。當舍處。雖多勿客。不當用處。雖少勿吝。則業不墜而德可行。今之多財者。皆役於財者也。非役財者也。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日慳日積。是名財奴也。非華園不居。非則奴推此而非名花不觀。亦花奴也。非美味不食者。亦衣食園圃之奴也。

仁義忠信。慕其名。不肯居其實。田宅貨貲。聚其實。必欲避其名。愁貧而人莫信。恥矣而自以爲巧。身心茫茫焉無所安。頓若矣而自以爲樂。若此者。莫不反於情而自以爲正。

無止新舊催科疊增亦非距心之所得爲也但立視其死爲不仁耳推求其咎實誰爲之不早求良督良將拊於外致其入蹐稔土成荒又因以加泒而迯窳俄死接踵相尋又不能任用良有司使得稍行其意多方曲賑又不能體天子之憂先發粟各自濟其鄉人爲預防爲救急爲大濟爲小補無一能之幄踞端揆恬不知痛

王子房急於剿賊一出而遇害此與岑彭費禕察罕諸人異事而同意乃豪傑之疎不得以庸人之容反議之也

貶之文古於降貶之義亦切於降孟子有貶爵之證孔明有自貶三等之請是皆就官職言之也詩云陟降庭止語云山降一等是皆就步趨階級言之也降官乃借義耳降之轉音降也　先帝朝滿朝帶降識者憂之其後果滿朝降賊

蔡忠襄辛巳起豫方伯以書商出處當時有不得不出之勢既出矣一事不得展布因復商進退然求退又終不得方其歷邊疆也初任井陘道人猶以爲此腹地調之寧前極衝極危邊也俄而井陘被　寧前亦圍至節鉞重任可謂非善人之遭遇耶在寧前節義必薄送欵益雖以勞位王天下亦必黜合於道而後可以受天之命有如苟便目前佻視殉國求自爲君乃導人不臣則安有離綱常名教而孤擅成福王食者哉成敗之數可先知矣

甲申四月

類辨上

易無思也天下何思何慮聖人不思而得孩提不慮而知此後世除思慮之說所自起也思曰睿慮而後能得思則得之此古來貴思之說所自傳也思不出其位思無邪慎思之此君子所以善思之用而防思之誤也

不學不慮非赤子而誰何思何慮非聖人而誰通天下之故赤子未如聖人寂然不動惟聖人如赤子

下學而上達學達二字便是後人修悟二字修其當然悟其所以然修之於形而下者悟極於形而上者

學貫天人天人是何物如何貫即曰由人以貫天而人之爲物未易自明矣知通晝夜晝夜有何事如何通即曰由晝以知夜而晝之所事難乎有恒矣

橫渠云惟聖人道無進退程子亦常言之惟陽明云堯舜以上善無盡橫渠言體也乾行不息而已安有進退陽明言用也用遇時而變化安有盡哉無窮是日新無進退是安止

不逾矩心不違仁惟孔顏同心不如丘之好學有顏

何者好學惟孔顏同好疏水簞瓢惟孔顏同樂堯天知我其天惟堯孔同天孔子仰字者惟堯下字者惟顏子心天好樂四字更不及他聖他賢

有聖而不天者乎湯武制事制心敬勝義勝尚未與天爲一此時正當用希天功夫湯武只可謂之聖堯舜方可謂之天有盡性而不至命者乎有思必得一一知其所以然只可謂之盡性不思而得不自知其所以然方可謂之至命天者聖之熟命者性之忘不然天若何其可希命若何其可至

惟心所安不計形骸之便是曰不獲其身無衆寡無敢慢處之各盡其道是曰不見其人

好惡意也聖人豈能無好惡無意者無作好作惡也俗語云作意可與無意二字相證

小用爲小寶大用爲大寶又用爲久寶一切珠玉奇器古玩何益於身何益於人而世競寶之爲目愚耳以授矇瞍矇瞍寶之乎役於目不如無目之無累也目者人身大智之用而大愚多以目爲因其蠱惑之深微有十百於寶玩者而莫非寶玩之屬也思明之功不最慈也夫

聲色之惡在物視聽之非禮在我色授魂與妖淫愁慘

視聽永絕矣縞衣綦巾鈞天洞庭盛於哀毀齋戒亦烏得近之邪無時得善而正得其時乃善學真爲已雖曰今聞廣譽施於身終歸莫我知未有默識自得而能使天下共驗之者也譬譬循易故歸士無間至難獨歸之聖者

大易中庸言遯世言不見是不見知顏冉宽而微是字緊而切知者知其所得也子曰莫我知也夫當時誰不知爲聖人然顏子沒無能知夫子之學者若云莫我是則不可是字便與非對不見是則以其行事心術爲非矣正如大舜號哭時父母與象人人道道路有是川遂有是名其後立教因源頭處無可指似說易說太極俱渾渾難見故借此目前二字指點

本源又其後習之既熟反認此二字似恍惚杳眇之物無乃顯之而反隱剖之而反混乎譬之善狀物者曰虬龍如老松柏耳神仙如山中高隱耳若曰松柏如虬龍隱者如神仙則顧以其所不見形容其所見也今之言道者之惑也學者惟於分別處求理明顯處求道雖有眸焉者鮮矣分別莫如五倫學教總不越此

飲食運動入人共是一路只爲循理背理遂成兩路說道一是真道一說道二非真道二有可云間者有不可云間者天地之間自萬物動靜之

朋曰幾。凡物兩則有中也。人品在眞假之間。必是假。存心在厚薄之間。必是薄。發念在理欲之間。必是欲。道一而已。無可立於其間也。

天地之性人爲貴。所謂降衷也。非氣也。若以氣則物之受氣而爲形。其碩大雄强。文彩變化。過於人者多矣。惟其僅能從天地之氣。不能體生生之性。人獨受中。而物皆不中。故皆讓貴於人。卽四靈幾於體天地之性者。而亦不能全也。人不自信其性善。將不敢當其性之貴乎。

地或經疾疫。或兵火。或旱潦。此方之厲氣一洩焉。人情一欲焉。累世豐康。驕奢日長。大禍必至。因所感而加之不仁。皆警策群生也。老子乃曰以萬物爲芻狗。見天地之迹謬擬天地之心。

四子言命。凡貫以天者。皆理也。專言命者。皆數也。天之明命。理也。其命維新。數矣。天命之謂性。理也。居易俟命。大德受命。數矣。五十而知天命。理也。賜不受命。道之行廢繇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數矣。孟子言立命正命。又皆是數。言理總欲人循。言數總欲人聽。

德行之冉子。以惡疾終。方可歸之命。聖人正定言命。生止此一事。可見人世間莫致而至者絕少。

無可思索者謂之命。雖有善推祿命。如子平果老。識世運興亡。如景純堯夫。皆知其然。非能測其所以然。爲所以然原無可算也。凡物有所以然。說到命。便無所以然。

朱子謂父母之命有妄。天命无妄。嘗思此壽顏天之是亦天之差謬。豈必人有聲聽晉獻乎。但天之差屬氣。父母之差屬心。心可以不差。而故安於差。所以謂妄。氣則不能自主。天之差謬。直繇無可奈何。故不謂之妄也。所以君子無時怨天。孝子有時慕。卽如論親於道。亦事親之異於事天者。但積誠以動之心。則天當其不差。人可奉值其偶差。人可回。至大差。則無可施其挽回。而勢反不得不奉。堯舜禹相繼。此天不之時。而人奉之者也。桀紂惡稔。乃亡湯武累仁乃興。此天之偶差。人可回之者也。孔孟終廢顏之天明道將用而殂。泰階胡元嗜殺而閏統。此則天之大差。雖聖人無可如何者也。其付之無可如何。亦謂之奉。天地與人心。終有不同處。天地無心而以氣用。氣之所旺。禎瑞出焉。王莽祖墓。亦有靈異。是也。人心則必歸仁義。不歸强暴。其附麗黍者劫於威。頌莽功德者。受

其聽耳及其稍定情變隨之雖然天之見蔽於小人亦未定也既克有定災變旋作則無心之心與下民之心定於大同然則天氣與民心總有未定之時而究必歸於大定惟聖人之心則常定

天上之物有行地道者月是也晦明圓缺一稟於日不自主也地上之人有行天道者君是也民安物阜皆在掌上能造命也然無位之人亦有行天道者聖是也聲律身度法天下傳後世莫之能易也凡謂之人皆有可與天道合者心是也周四海徵古今轉聖凡匹夫不可奪志也

欲立欲達隱隱分屬養教凡濟世總不離養教也含之者心也上律下襲隱隱分屬知能凡成德總不離知能也合之者心也從容中道明明只是言行凡體道總不離言行也主之者心也

言學者皆以心爲主當其寂然虞廷謂之中孔門謂之密孟門謂之存周門謂之一程門謂之敬老氏謂之虛佛氏謂之空此聖賢異端視心之同異

獨喜觀五十三參衣冠法物頭面動容種種改換而童子參參能見爲其目神不換也萬物皆有改頭換面之法太須識破以修已則可捜剔嗜慾以觀人則可窮究情僞一層層淮剝進去無非閃處所特有不換者本心良知耳

心仁性善何有何無有無字從何處下眞是虛空釘橛當時百家談治談道惟告子談性他人談性者執爲說有惟告子談無毒種最深經孟子如此剔破後猶有多少慧男子受其勾引則因釋教闖入簿籬所謂不謀而合不戒以孚適爲之推波益薪也

心小亦好大亦好膽小亦不好心小亦不好大亦好膽小亦不好心是自爲主之物說小說大各有分寸膽是不能自主之物小卽涉畏縮大卽涉放縱也膽是氣持其志而浩然之氣生心以小而大卽小卽大一以貫之膽以心而大可小可大與時宜之

怒之爲春何也愛其人乃有怒愛衆人故怒一人極而安天下之民亦怒也怒所以爲生也恕之人情春也立春曾氷之下有聲地怒也驚蟄空虛之上轟而爲雷天怒也猶人之怒而吃也恕之天地春也草木之芽壓以瓦石春則屈曲上達怒而奮出也山純石遇低卑土罅大木產其上根糾盤焉怒而深入也出亦生入亦生驗之物類春也樂翕其元怒闢其貞之法太須識破以修已則可捜剔嗜慾以觀人則可窮究

可謂惻隱之情常動。須有堂下之牛將入井之羣。觸於其目。方得即齊宣王心有戚戚。亦須有孟子見生見死之說。觸於其耳。方使舊痛還新。告子不惟外義者未嘗知義。其內仁者亦未嘗知仁也。他日又云以人性爲仁義。彼併仁亦謂非性之所有。直是人爲。使是非井然。其肯自枉以害人乎。致知之所以獨先也。學之序也。非同體相恤。苦樂不相聆矣。先惻隱而條理從之。仁之所以長善也。德之本然也。

善惡有在是非中者。有出是非外者。一事也。甲行是。乙行非。是可好。非可惡也。此善惡與是非合者也。雙乳之子。獨其母能辨之。是兄則非弟。是弟則非兄。不關善惡也。此善惡與是非岐者也。是故好惡之心。方屬於意。是非之心。止屬於知。

陽明良知二字。又與孟子本旨微異。童孩知愛。未知分別是非。牽衣戀乳。其所知也。至夫親有善而順從。有過而幾諫。亦能知乎。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實致良知之說所從出也。良知出於孟。而陽明之豁然自喜其悟者。又進一層。猶無極出於眇。而濂溪固別有肯也。

聖人天下至誠。而曰虛受空空。謂此誠本無倚。佛氏五

不可掩也。悔者。如垤之蚩蚩之作。一念不慎。後雖自悼。不可追也。皆所以爲戒也。若夫桑中淇上。溱洧謔贈。此誠亡國之音。非刺非誨。存之幾於勸淫。何戒之有。陽明先生有言。詩三百非原本矣。全詩散佚。淫詞易傳。後人妄以充數。此言若專指桑中溱洧諸什。固確論也。

禮樂征伐。王政之大。小雅所載。皆其事矣。何云小乎。小雅言制度。大雅言德意。正有大小。此之謂也。

理或匠心而是。語或尊聖而非。邵子云。畫前有易。往哲所未發也。剝後無詩。過矣。氣運變。故聲調變。聲調雖

變恆情不變後世之發乎情歸於正者皆三百篇苗
也特不得孔子刪之耳
上古文字朴實然精細不可當如堯典協和萬邦正欲
見上句平章百姓事指那幾千里則於此亦當承上
文云萬邦於變時雍然不接萬邦改言黎民恐疑於
萬邦之君長也言君長或猶有不格之民言黎民則
其君可知矣
大學首章斷以古本知本知至結句者爲是今本除此
二句不惟文勢難住實亦義理不完益明明德於天
下者修身其本而格物其始也非格物何由知本非

知本不名知至三綱八目以物格知至結類六十四
目以未濟終
誠意章上不粘正心下不遡致知何也毋自欺也者正
指不欺其知而言使知善惡未至何所用其好惡此
於致知已包在裏後來德潤身心廣體胖全說心正
之意書云作德作僞古人德字多當誠字看所以德
僞對言德潤身猶云誠潤身字兼心身而言故下
接云心廣體胖心豈原至廣惟反身而誠乃復得此
心萬物皆備之初方是心之正位處體胖即生色之
意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皆是也此見意誠而

後心正之義似乎單傳誠意其實提起便含致矣
大學自程朱一更再更迄無確論石經大學出自豐坊
云得之某處明是坊僞作而鄭端簡曉極重其書流
傳滿久悲後世不察第見其段絡分明血脉融貫果
以爲孔曾真本肇自天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
也古經自有脉絡錯綜者遇不可解無寧闕疑程朱
明更之近於大臣擅易位之權而坊賄更之殆祖春
申文信之故智行之著述之間其罪大矣
異端雜術皆托於易何也他經一事一理語皆指實影

借難施易教虛活太極陰陽到處引得去所以禪門
借證空無玄門借煞鉛汞而一切兵法地理醫卜星
相無不托說焉其中固有此端而偏用之者各成小
道也他經如日星岳瀆易如天地
六經大都有文王德意是故行六經者文王作六經者
周公刪定六經者孔子
志而已不知好學者論好學每曰手不釋卷此亦祇
頓無生涯
不知學者論學每曰博極群書使中無所主祇玩物喪
志而已不知好學者論好學每曰手不釋卷此亦祇
是閉不過心猿意馬終身奔放簡册上會此別無寄

或問天宮地府。實有實無。願明指之。定百世之惑。曰。此惑未易定也。姑言之。而聽人自定之。天是空虛一氣。其地有開發疏濬之功。或忠孝節義結宿於某處。如宮又如何。地是結實一土。府又如何。但人之一身有天有地。形軀是地。心神是天。一生以神明用其人。則天上人也。一生以形骸用其人。則地下人也。

鬼神有恒有者。有暫有者。有因人造作而有者。山岳川瀆之神。是爲恒有。一切時典時替之鬼神。亦猶人之時生時死。特不及人類之多耳。又有人死而魂魄未散。精爽著現者。此皆屬暫有。城隍五祀等神。因人造作而有。一旦城墮五祀等神。因人造圮廢。亦烏有是神哉。

地祇亦同。天神有何名氏。然惟天神無敢擬者。一切山川神祇。相傳輒以人鬼當之。或生前曾主此地。或於其地有開發疏濬之功。或忠孝節義。結宿於某處。如屈忠潔曹孝娥之類。固尊之爲某神。某神居者行者。各隨其地致其敬慕之誠耳。豈謂以此山此川屬之此人而供其指揮哉。氣有大小。故靈有久暫。每隨時更易。亦如人世興衰禪代焉。惟帝王大聖大賢。未聞擬之爲某神帝者。生前君臨四海。難於升遐之後。降主一方大聖賢。無聲無臭。天地同流。不敢以時地神明之也。擬號神鬼。大抵出於世俗。然觀其所不敢指擬者。自與至理相符。蓋不識不知而默爲大道之所固矣。

高山大川之神。功用之靈。顯於風水。其氣能呼吸之也。風之發止有象。水之消長有形。至如神雖無形象。儘有氣息。黃河神今所封金龍四大王者。世傳神所過。必作羊腥氣。予每涉舟中。致祭於酉丙子曾兩遇之。其氣之來。細縕厚重。交人而鼻之間。少頃方散。執事諸役共聞之。是亦可驗鬼神之爲德。不可度思矣。

飛走鱗介。其類各三百有六十。雖不詳見。然在目前者。生而負豪傑之氣。樹忠義之節者。其沒也。氣凝而爲神。生而致中和。化思勉者。其沒也。性淳而爲神。

可指而數也人之類何在哉物各有類人者然又非人類也天地之性人爲貴惟人無類就人之中賢愚貴賤自爲類耳今以人想上帝以人想名山大川之神故皆肖人象以祀之雖是從人起見然以貴主賤理亦宜然

仙佛鬼皆人爲之也猶可以像像之天神地祇非人也因主祀者在人人知自貴遂謂與已同類是夷天神地祇於人鬼也獺祭魚其心未必不以所祭者爲獺祖豺祭獸未必不以爲豺翁物固懷其類也人而泥此視之死而致生之者其惑不尤甚與祭百神立主不立象制禮之意遠夫

鬼從知已往不知未來但其知已往也與人異人以事既著爲已往鬼神以念既動爲已往人一動念彼即知之氣之通速於形也若念未起即無可知事未定即不能知故一切乩詩鬼字於未來吉凶率無驗能知未來者惟人耳至誠以道知精於術者以數知豈鬼所能及哉能簸弄人者曰鬼能開導人者曰神至誠如神奸人如鬼鬼神同其機一也氣本微則無繇突盛氣顯盛則極盛又不歸之惟盛中所獨微者發不可禦人情以爲惟而造化以爲常也觀往悟來百世何疑

凡百至於安而止矣安主於無事而已矣無攸無作便是心安使心中更覺有幾許愉快飛揚非其安之體也無痾無瘵便是身安使身中更覺有幾許陡健舒暢非其安之意也無饑寒無爭奪便是天下安使民間不勝歌舞繁華非其安之象也無慆慆無顯現便是鬼神安使祠宇丘墓時時露精靈光怪非其安之情狀也能知鬼神致孝乎鬼神者如何禋以時與則

幾其神中庸言至誠如神皆指其前知者名之黎又云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此神字專就前知上論所謂其神如神是此神字以其皆不由思而得故以神物

物將盛其盛中必有最微者隱伏而待及其長也盛氣乃全歸焉此造化之機非靜察陰陽之理者不能覺也昔漢元后八兄皆隆貴獨弟曼早天遺孤莽竟以篡漢方其么麼王氏猶忽之在他人孰與介意而豈知其時消天窮兒乃此隱伏不足比數之物耶宋孝宗嗣統於百六七十年之後亦自微而忽著邪正不

來格來歆守身無時忘則沒者常寧耳

人則靈通鬼則安靜人不霸通失人之朴矣至於鬼顯靈異乃不得攸寧以致之而非其分然也人有以慰其生前之心則靈異寂然泯矣聖賢沒白骨餘者或徃人而寧

鬼不晝出避太陽也故人未嘗見鬼夜出不必盡無形矣而人不能見譬諸犬見盜猫見鼠人莫之見也人自不見暗可謂盜鼠無形乎鬼者雜糅之氣所聚聚之微則無形聚之旺則或有形如烟有濃淡而可見不可見分如雲有厚薄而能掩日不能掩日分皆常耳非惟也以其偶見而不常見是以惟之

人死示靈異以爲必有則古今遍積矣直以爲無是斷滅也且古今如伯有之事甚衆邵子謂不有不無則近於恍惚程云輪廻則人鬼遍多遍少直是一板法且於目前物類有知無知互化更不可通俗云若有若無尤屬無見五者皆惑也大德無聲臭而長存强厲不遽散昏蒙衰朽之人應時散爾定之日或有或無定之以不定即知其不可知之謂也生物不測自不測聖人就人身則曰原始反終就天地間則曰陰陽不測有無常斷夫何倚

人死而復徃生者有三善業之未竟惡業之還受宿業之報人然皆希矣不復徃生者有二聖哲之浹寰凡衰之漸滅一至少而一至衆也總名之曰或有或無幽明一致明明則明幽疑於幽者皆未徹於明也上古人民各安性命無枉抑無忿鬻恬然生死有何輪廻晚季變究交積習想乘之輪廻不能盡無亦自然之理也鬼神之情蓋與人之交遊相類正人志事皆善則凶神畏服而疏避之猶小人遇君子消阻退遠耳其爲吉神則欣正人之爲同好而時時相親亦猶芝蘭之交千里慕義者也不正人之招凶神而違吉神

也反是與人情人事一而已矣

天地生化逐漸增添人身病症亦隨世運滋長人間絕技巧工亦隨時尚練習而出則凡神惟等事安得不乘雜糅之氣而日新乎

五行之理隨在各殊百惟變幻不出乎是計羅烝孛四行餘氣惟金無餘氣水木土皆有雜氣變成精惟孔言山之惟變鬼水之惟龍目象土之惟羣羊蓋亦各似其體而火金則無惟金所以無惟者堅決之物主殺不主生精惟亦生火所以無怪者火自無體附物著象凡惟必成怪之形肖其本氣火無形可肖也

生物不測總言變化非專言生雀入於海爲蛤蜃雀死而蛤生雉入於淮爲蜃雉死而蜃生人死則遊魂爲變凡物死之不測亦造化生物之不測雖未來者皆一定者也故可以數筭天之生物本無定也

人物在和氣中所以能行動無論脫氣即黃泉之下氣太薄九霄之上氣太緊無物能遊之帝賚一夢奇於非熊神之尤也尼山不語雒閎致疑仰觀太古生人之初多氣化氣化之人父天而母地中古即或天降托於人身矣母人而父猶天也非氣非形是曰感化傳說之降其中古之氣化適同於太古者乎

黃祖初生香聞數里薛文清初生五臟如水晶瓶或開基令辟或一代儒先異稟異兆良不虛耳然漢唐以來代有創業不乏名儒不必皆生而呈異則有是異者亦不必皆爲異人也天道難知人爲三才主豈可拘哉

夢寐一類也皆魂也嬰兒有寐而無夢笑啼語言一類也皆氣也嬰兒能啼笑而不能語言行住坐臥一類也皆形也嬰兒能臥而已因其魂魄形氣皆未充足到一時方能作一時之事非專繇習也時候未到徒無所施且古人亦有生而能言者或曰安知嬰兒無夢耶曰以其無因無想知之

夢有因有非因窮之莫非因有想有非想窮之莫非想非通乎晝夜未能斷此恍惚也若夫以人因夢以生妄想又惑之甚者也

魂魄是精氣中之靈處人生精氣所稟既定非外來所能助魂魄與精氣自殊精氣旺者魂魄或盛魂魄乃與威權作用相似譬之一人方處寢時言動所及不踰鄉閭及爲將相則一籌慮一言行之間感通朝野傾動海外蓋外之所處有以助其運用故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便似此意然則晏平仲杜元凱裴中立形容飲食不及中人魂魄自強而匹夫匹婦之偪幹強餐者其魂魄未必不蕭然單怯也但此亦一理難槩泥定

麟居不殺之仁鳳備五彩之禮龍得變化之義龜抱前民之智各極其一故曰靈也實能有之是其信矣惟人兼之故號最靈

莫變化於義故義曰徙曰遷神龍小大隱顯不常物之能變化者莫如之故龍得聖人之義

會皆立立皆橫惟人之立也直故立身立心立命立德皆本乎直而爲言有一毫倣倒意思卽是橫非直禽門開矣

或疑人物同處在色利上到名之一字便不同禽獸不會好名曰同則俱同異則俱異名者何氣也喜譽惡詬喜順惡拂總是好勝凡物見犯則較亦是勝氣雖不知名而人之好名求勝者實與同根然則何謂異俱曰不淫不貪不好勝則皆異

或疑雞豕閹則馴人閹則狠毒何以故曰物之靈小專悪氣用去其雄根剛變爲柔矣人之靈大剛無所發變積於內不肯柔也顧加陰鷙焉心不從氣氣不從形其靈大也

佛川駁佛家物住之說謂有須臾住卽非無息矣固是然世間自有一種住物金石是也金之出土山之在地其質則不長不消但不可每物上加成住壞空四字

物氣之旺皆在未中方中卽少衰矣中天以降無唐虞五十以後難再少選時者必則用上半寒深於欲雪炭焰於未紅三才五行凡涉形氣莫逃乎此惟人忘老而日進無衰旺故無古今

物莫不有氣新室冬居則煖夏居則熱木之氣初發也久則過矣綿絮之溫人也亦以其氣初年衣被則大溫次年少衰矣益久則不復溫人莫不衣被也鮮能辨其氣也

百鳥朝鳳百獸俯麟相事則從其類也鷹擊兎鷁捕魚蟹虎搏蠅相害則不必從其類也相事者順相害者逆陽道故不二陰道故不一

問魚出聽琴石聞法而點頭此理何居曰二事一真一幻音出於氣氣者萬物通有雷霆叱咤則游魚驚隱閒和鳴而出聽又何惟乎部成鳳儀石諧獸舞虞廷蚤有之矣若夫艸木瓦石有氣無知豈鳥魚比耶說法點頭神僧幻術耳花墜於天蓮湧於地山卉一時紅紫皆此類也信卽着魔疑亦成蔽知其幻而竟置之彼自窮於無用矣

或問水府龍宮之說曰陋不足辨請略言之曰麟鳳龜龍之才然觀其蟄飛交感之事固物類之情狀也豈能宮室以居衣被以寢處几筵以飲食威儀以酬酢如人世耶龜人所卹見麟鳳雖不卹見人亦習知其爲鳥獸也無可傳疑者惟龍才本神奇自豢龍氏之術

亡人與龍不復相接於是惟語愚惑而龍宮水府之說興然吾聞濱海州郡有龍採水之事每越數歲則風雨掀天水中舊木浮出大皆數十圍長數十丈非人世所見非人力所砍伐而致其上泥滑以尺計或艸木生焉俗謂龍入深山採新木棄舊木理蓋有之因以爲造宮室之驗則非也暑月海底土中有百蟲龍畏其入鱗甲侵蝕不敢貼泥偃臥必縱衙大木於海底山崖之上如人間梁棟然龍懸掛其身以爲快及歲久木壞別覓新者易之故舊木浮海而出也聞之山中人語頗近理云

矢彈之行約速於鳥飛百倍弋鳥者度遠二十丈則矢向前二尺鳥飛遇矢乃墮若正對則矢至時鳥飛已過不能中矣所以知矢彈行速百倍也以理揆之彈行宜稍遲於矢

一物而微有先後響之應聲是也嘯呼空谷起而乃起止而未止足以驗之氣之所通感必先而應必後雖時雨之教風動之治不得不然兩物而不分先後影之隨形是也見則俱見隱則俱隱機不在形而在日月水火之炤是形者至誠如神先覺不億其道固然

然事理亦有絕奇者客於水次設煙火其施放之際空中之火自上而下水底之影自下而上及上火既熄而水面數丈數十丈映猶絲絲不絕頃之乃止面面望之皆然世間迷有而迹無形後之影亦幾於無形之影矣無他遠望故也其事絕異其理固然因偶見而心識之

混沌非氣之消滅也開闢非形之自無而有也一氣常在陰陽則有混有分中空而日明月朗此謂天開水清而土凝石堅此謂地闢於是生艸木生蟲魚生飛鳥生走獸各分牝牡而人乃生焉就山原隰陳日煖風和隨在生人此謂人種當時未知衣服未知熟食未有室宇與鳥獸相似然其性獨靈化生諸人之內必有聰明智慧者若而人出於其間能避禽獸且能取而用之是以不爲禽獸所害又此時風氣多淳而少雜一切毒蛇猛獸應皆未生迨諸物繁盛以漸添出蓋萬物皆善先而惡後理必然也此開闢時景也氣日生故形日長其必長者動植也不長而或長者土石也附物即長物盡旋消者火也隨時消長者水也長於土中而出土不復長者金也凡形消長皆氣爲之地形有消長亦天氣爲之也開闢者地漸爲天所長泥沌者地漸隨天以消日精滀月魄散而陰陽不分土質解水汁渾而剛柔不分以昏昏濛濛之氣包裹滾滾雜雜之渣滓此泥沌之景也

自古無不亡之家國不死之人也道之大也必與運俱變而不能自主耶日羿舜禪而長太王遷而大孔子素王而土萬物一切仁聖忠孝之盛者率廟祀來茲孫繩不絕精爽貫於人心是所謂不亡之家國不死之人也然則如天地之泥沌何曰立日月之下不算日月之上處六合以內不論六合以外生開闢之中不測開闢之前後噫可奈何必欲窮無窮極無極乾象山悟天地古今元來無窮然地在天內明明有窮即天包地外天竟如何古往今來無窮矣然今後無終是也古何所始亦姑謂之無始耳譬如長生之仙後雖無窮其生必有所自謂長生者無始生之日可乎大約地可知天不可知終可解始不可解地外有天故可知天有外乎無外乎是不可知可解始有始乎無始乎是不可解也人生於天地則不知天地以外所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聖人不知非事理緩無關係素不留心者即事理原不可知者如生物不測如六合以外如動靜無端如陰陽差錯皆不可知者也既不可知即不當思議知其不可知而不復思之議之此謂知之解其不可解也者

此謂解之若必推究其所以然則成奇知之蕩
天無首尾上下亦無四旁總因人所處視之耳非極是
天首南極是天尾二十八宿嘗見者則謂之天底生大東者不見大
一半在下不及見者則謂之天底生大東者不見大
西居極南者不見極北則謂之大之四旁人之見天
猶仁者智者之見道
天有子午乃上下非南北也且天與地亦無上下止有
內外因人履地上所見地上之天因曰上天下地其
實地下皆天止可云內外也
午上子下因地勢平無上下可分故以南北配之午者
天中以南當之子者地中以北當之
天色本玄晴天必青四時皆然以其空洞遼遠而爲日
月之光所炤故青山或土或石黃赤黑白不齊或草
木茂盛則綠從無青者然晴霽之候數十里外山色
皆青益遠而且高精光炤之其色亦與天爲徒矣
天常一也氣不可隔也山隔之矣人物隔之矣而其氣
皆透入於山與人物之中氣終不可分也地形也物
從土出即分之不待物分而水土相因高高下下其
形無處非分者
寒暑晝夜至定而不易者也然炎羊柳國幾於無夜旗

南幾於無寒暑粵東四時皆夏一雨即秋寒暑之幾
於候損耳目所及業已如是何得謂至定之理哉無
他皆形之故也氣爲形所格天爲地所界天同而地
與地異而天亦與矣
布帛粟菽亦非能周徧天下之物蓋地或不生瓦穀或
不產木棉或不宜蠶桑但通行處多耳加禮樂詩書
之道必欲行於天竺日本匈奴亦不可也
世間所稱天運大抵地運耳一方豐稔一方災傷或伏
屍流血滿天下而一方獨晏然皆地也又觀中國太
平則外夷衰弱戎狄強盛則華夏陵夷亦地也特有
中偏之分耳若天則安有區別參差之氣哉星隨天
轉亦非定物星垣分野彼盛此衰亦非天運夫惟開
闢泥沌更無彼此與夫上聖受命海外皆安乃謂之
天運
伊川言雷從起處起非機鋒語有至理焉陽爲陰包出
而爲雷隨其偶出非有定處不可推算康節所以嘆
服
每遇驚蟄天下不知幾千百處雷發使無所擇而發其
傷人物者多矣然雷之發多於空曠無城郭人物之
處此豈有主之者知覺使然哉雷乃天地蘊結後發

渾之怒氣怒氣發渾自然從空曠處去若人物之所生聚非竟是陰陽交和彼乖戾之氣與此不相合所以恒不相值也此亦便是氣之靈處

雷神因雷發而有與虹霓相似昨日有虹霓今日又有虹霓而今雨非昨雨則今虹非昨虹也前日有雷神後日又有雷神而後雷非前雷則後神非前神也朱子言虹霓能啜水必有腸肚此恐未然氣聚則能吸水豈必有腸肚也

在天成象可望不可親可見不可執象非形也然總是形而下者天下之物惟火爲象

火在則熱其初因熱而火生以熱氣附於形而成象也四行皆有形質惟火無之附木則成象附金土到熱極時亦赤色附水則止有熱氣在中是火且有無象之時也

噓凍作艸水火併焉其潤爲水其煖爲火一氣而兩用一即神兩即化也金熱極則流如水水寒極則凝如金剛柔互變也變已則各還其質

水有化處火無分處能滲開能滲入能冰能泮能合能分能垂空而長能點滴而圓且方是其化也火光所及就是斷處火體所明就是止處是不可分也水火

乃形下之至微者其於氣尚近故其用至靈於至大氣不可分分可復合者水之形也火之象也土得水而和則亦合金得火而融則亦合坎之用能合已分之金能自合又能使物合至大土離之用能合已分之金能自合而神故宜進位於南北

武問無求無欲無我曰無求未必無欲無欲未必無我如沮溺莊列之流實無求亦無欲然全無萬物一體意思彼視知其不可而爲之時時是失着伐木絕糧處處是受病只揀便宜的做豈不是我相其最上者如曾哲冉求夫白沙灑灑落落浩浩巍巍儘有與物同中尚覺得自家是箇鳳凰也大都汩溺無營求之累亦少惻隱之心曾郤有同憂之心不爲同憂之事雖非形骸意見之我相竟將自身列出在萬物之外須如孔孟濂溪明道吉凶與民同患時刻不忘方是一體萬物方是真正無我

凡見有清節者猶是形骸之見心安於義不見節矣其他用法之寬待人之謙悉以此推刻與侶君子所弗居不足辨也寬與謙君子所以自持不可不格也惡

皆出於有我善未必合於無我
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殺一不辜斯賊其所性矣德無
大而可有也孽無細而可忘也德與孽豈齊量而觀
之物也哉善事不根於至誠無當作聖惡事雖出於
偶然亦罔念之狂矣有爲之善非善也無心之惡卽
惡也善與惡豈稱情而論之理也哉
盛德足以感人不必問所感何人未有人感而不爲善
者奇才足以集事當問所集何事事集而天下反被
其害者有之商鞅強國白起用兵才非不奇也起以
屠戮毒當世鞅以法制毒萬世才乎哉功乎哉自負
其才者可不愼歟愛才者可不愼歟
恩惠亦有不可施者方便亦有不可行者以我所有與
人可施也弊極於傷惠止耳以人所有與人是奪彼
以與此也必審其宜奪然後可以加恩人有過怒而
爲解之有脫於非辜而爲脫之本無勝負之相形故
方便可行也如甲乙爭持而我竟解其間是阻一人
以便一人也必審其宜阻然後可以設便
人已同異須裁得界限分明已欲立而立人是當同而
同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當異而異處人情薄待
人厚責人舉世認爲當然舉世都是顛倒只觀民以
食爲天菽粟多爲盛世治人治天下以經營飲食爲
第一務食無求飽飲食之人賤爲學爲道以留心飲
食爲第一累一飲一食平常細事耳學問經綸其大
閫頭邦在此其通異處邦如此世間事理相反類此
者尚多
窮至事物之理窮至爲人之理也窮至爲人之理窮至
爲已之理也譬如取與一節在我必不可妄受然孟
子云取非其有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可見聖賢
待人有不必窮至處知人之有所不必窮卽窮也知
人已之窮有所不同卽窮也此厚責躬薄責人之道
然則君之視臣其事我者未必如舜不盡以爲不敬
也臣之視君其治民者未必如堯豈敢以爲賊其民
者哉化枉格心正於此用乃爲自盡其道
氣象雖言略指其似則有遠山焉石勢參差竹樹樓臺
之隱曲皆未詳也而巖巖隆隆之氣象先見有習熟
之遠人焉耳目鬚眉未詳也而爲甲爲乙之氣象先
見蓋因氣以成象象見而氣在其中他若兵言氣勢
人文言氣色皆氣主之孟子感歎王子亦只是望見
其氣
正考父循墻而走則獲後祉單子視下言徐則不久物

故一旺而收一衰而餘收旺者心爲主衰餘者氣輔以自全

聖人於大事有通融處正爲所關者大一通融間有無限轉移妙用足以福國救民如猴較見南子之類是也聖人於小事更不通融正爲無甚關係又非有不得已者迫之何苦窮其儀度如絆緇紅紫不飾不服之類是也雖大事在學者分上苟未到聖人地位終難效顰雖小事在學者身上便已到聖人地位終難躍冶有等學者自謂化而不拘天而不人遇正而戲居恒而玩謔浪無時紅衣披身雖平生大節未玷然其本心所以不識聖人之心

以濟其私則爲詭譎君子以成其是則爲權宜聖人物來而順應則爲神化一事也小人與君子分在發意君子與聖人合而分在有意無意

德慧術智以濟其善機變之巧以濟其私請問術智之形曰賈鼂皆知七國必反智也賈欲分封以弱之術也鼂削之無術也文不從其有術者而景行其無術者烏得無亂乎德慧之形何如曰事君事親非小慧

有一公事甲先定矣而乙欲奪之人或以甲非敵也勸之讓因諷以讓與爭孰優甲曰矯情曲讓爲鄉愿據理直爭爲狂猶然則孰爲中行曰據理爭之而不失姚原和平之意所爲中行也然則狂猶無別與曰狂者恢築往哲豈肯因勢受屈猶者矩矱自持固應不畏强禦器局雖殊而行事非馳背也如遇斯事狂亦不讓猶亦不讓中行亦不讓其有所畏而讓以遜退之名行諂阿之實者惟鄉原爲然勸者曰然則如何乃可讓與曰非職掌所係而求者以情來則可讓其開職掌而奪者直以勢壓之不可讓也

天之所命人不能害有三一是莫定爲誰一是欲專取之而不得一是使人不起疑忌之心秦明知亡秦者胡漢明知代漢者王氏唐明知禍唐者女主武氏泛擬旁揣而不知爲目前之骨肉么麼也所謂莫定爲誰者也夏少康晉重耳漢高在湯門孝宣祖孫在獄皆欲專取之而不得者也光武之事更始藝祖之倚

周世宗所謂使人不疑者也孰非天哉此言雖大可以喻細覩覦憂懼皆將安用耶

處明夷者內文明而外柔順聖人無死地也鄭侯強諍疾辯以致見脯所不足者柔順也龐萌為人遜順以叛逆終所背者文明也偏於文明俊傑或致殺身偏於柔順則鄙夫也而非柔順矣世間大聖賢剛中者多柔中者少大不道剛惡者多陰陽理數如是

陽比君子陰比小人如陽領陰不統陽爾陽須陰濟君子亦須小人濟乎機事欲密君子有陰強暴無忌小人有陽然君子委蛇總歸利物小人亢勁總歸害物陽既領陰專言陽而義正兼之陰不統陽專言陰而仁育去之矣君子得陰之遜無陰之慘小人似陽之強無陽之和故陰陽雖各有吉凶而易大都取陽吉

見有君不見有天下萬世此諸臣之所以無恥也其見有君者身而已矣見有天下萬世不見有君此名臣之所以未必為忠也其見有天下萬世者名而已矣若夫恐君之陷於非道此之見有君也愛君之至也若夫矢心之足以對天下萬世也自見也

不侮餌寡不畏彊禦看來似有一半勁挺鏟削意思合之邦是真長厚不護善類不疾憸邪看來似有一半優容包荒意思合之邦是真刻薄且先要善惡大界分明治身心即所以治天下

天地之理獨有賢不肖界分其餘上下貴賤遠邇親疎一切皆人所分也然是數者原其始分皆所以助賢不肖之辨間有忒者既分之後無可奈何猶愈於不分之為亂大也至忒極而反則人變天而天寓其間焉易子而敎為不能率者而云也夫子不嘗敎伯魚耶朱子敎子亦甚切至父子之間不責善亦為匡章之父言之父樂有諍子何可拘也故曰幾諫曰不責善幾諫以盡其諭親於道之心不責善以免於父子相夷之惡

好為人師病痛全在好上生於自尊自恃非欲造就人才若夫敎育英才者專以成材為念苟斯學有傳身雖不用而道尚可行於當世身雖不存而道尚可明於來世彼為身名此為天下心事迥然故一患而一樂也

唐虞時有象恭有巧言令色此後世偽學之祖或云不

標眞不生僞是又不然根莠之生豈因種穀鴞癈之出豈爲鳳鳴無穀之地無鳳之世惡艸惡鳥滋見其多爾

親民之必爲新民也何居親可施於親不可施於民也孟子曰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民是兼愛也書曰百姓不親親也者自相親也猶云小民親於下也聖人親親暨民親民佛氏親物親親則功至於百姓而恩及禽獸矣親民則不得不濟其親矣親物則不得不棄其親矣親新二言之間乃吾道異端之界

惟中庸爲至德鄉原亂德亂中庸也是中庸之賊也無忌憚之小人反中庸悅衆之鄉原亂中庸反者人情共惡亂者聖門獨惡

言之似忠信鄉原之心固假行之似廉潔鄉原之取未嘗貪但意在媚世悅人非根心之眞廉潔故謂之似若言清行濁安能使衆皆悅之亦安足亂德

狂狷與衆人痛痒相關故不可一世鄉原視衆人痛痒無涉我媚彼使彼悅我而已矣

鄉原即無位之伯者伯者即得位之鄉原在下則爲學術在上則爲事功其實一也自以爲是假仁之心衆皆悅之讒慝之象

小人無忌憚是林賂盡一世人鄉原是斯瞞盡一世人小人所以敢林賂一世者彼原有一種意見操持在直欲撇翻窠窟若只是縱恣於嗜慾將使人人怒恨如何能反中庸鄉原所以敢欺瞞一世者亦自有一種氣魄力量在足以簧鼓衆耳衆目若一味笑臉逢迎將使人人厭薄如何能亂中庸但自慎獨之君子觀之便見小人總是一團人欲以質直之在躬較之便覺鄉原閹然如鬼無復生氣耳

態與僞害道兢深曰縱恣出於強有力作悔則改改則爲偉人詐僞出於好名可以耻動動不過爲鄉間善士然移於耻移於悔皆其未極者乎極卽不復移矣

極則反者風俗氣運極則不反者人心

人得志陳常於時夏殊方海外遲遲乎皆隱被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豈必身至遐方使遊吾詩書禮樂之教哉聽其參差所以爲大同不必使之知所以爲大度殊方有至人履入中華交而不能使中華受其纖芥之力也視乎小哉大覺氏視天甚小自視極尊學問必推原本而達摩有直指人心之禪徑焉經世旁行不流而王安石有竭天下以奉堯舜之諛詞焉

古自開目力而秦檜有六經可說不可行之悔見焉但讀孟子便破盡其病所謂原本者孝弟也非孝弟無人心矣將安指乎其旁行者引君志仁以同民也非同民無堯舜矣道復何存乎逆詩志取書策者能決其所必可行也析言行爲二胸中噴噴極矣猶以日力自多乎三失者雖高下汚潔殊科其於惑世誣民則一也

知幾其神旣是第一等事殺身成仁便是第二等事然殺身之人有不願知幾者比干稔紂之必亡久矣豈不能見幾而作耶況夷齊早辭孤竹之封者哉

古來致命之人皆困而致命者也惟比干伯夷叔齊本未至於困而自以爲困可以不死而志必欲死死而後其志始遂然卒不爲傷勇爲成仁者其心愈惻於君宗也事固有相反而兩是者微箕與比干相反伯夷叔齊與武王相反而同歸於仁

行行猶氣質用事未能養性也未能精義也夫子度其生死之際將爲氣役有傷勇之弊焉故曰不得其死行行猶氣質用事未能養性也以葅醢爲不得其死頑懦老於牖下皆得死者乎採薇剖心殺身成仁常山燕市舍生取義斯正得其死者豈區區分得失於床笫之安危

孟子路結纓稽紹濺血何其暇以烈也然殺身而非成仁失不在死也失在仕衛與晉之日也仕衛之失在其君之父子之間仕晉之失在已身父子之間衛以子拒父紹忘父讐而以身殉之皆出忠立而孝廢然令當日不死併忠亦廢也故作事謀始孤竹二子之死爲後世扶常方希直之死爲一身贖罪二子不死孔堅亦無御而議焉希直不死萬世詈之矣隱遯可以不死而必死所以爲二子也柄國必不可不死而死所以爲希直也其心則何愧孤竹哉

而已扶綱常於後世志直而德長延運祚於當代力艱而心苦至於見有仁義不見有死生一也能伏食能男女則謂之生不能行是欲者則謂之死是生死果異矣能身行其救世之事則見爲生僅托後之生人以行其救世之心則見爲死是生死雖異而未嘗異矣聖人生而不以行欲爲樂死而能托人以救世生死皆與人異而其生其死未嘗自異也

壽富康德四福備矣而必以考終命足之死也而以爲福箕子爲萬世人破惑消貪於斯爲至微是人將以不死爲福矣夫考終命豈易言哉極棺死非考也長厭溺非考也伯牛之疾非考也卒疾顛賜非考也火疾沉纏非考也即采薇剖心之清貞大節非考也益可以爲德不可以爲福惟建極之世康強之身氣漸竭而無所痛苦神長清而無所擾亂恬然以逝是乃足以終平生之四福

福極俱相反惟壽短總是一死而分吉凶畨晚之間耳因而分之箕子所以獨居於先覺

事有漸故不驚莫大於生死然生老病死各以漸至亦何驚之有所驚者天也猝也惟違人視猝如漸故天壽不貳誠有安之者與莊生謂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仍貳之也非安之也聖人未嘗不欲壽養身慎疾保民之命靡不至焉俟之耳是能達死生者也甚矣其不衷也強之鼓缶鼓盆在莊生則名放蕩在離三則名知常人與已異也安與玩與也

拘羑里柔順俟命而已蒙大難無他道也太顛南宮适之徒權奇立計進尤物以脫其君爲君親之與自爲豈一致乎哉疾病死生亦云於君親必無違視於其身則鼓缶而不鼓是故周公爲武王以身禱而孔子謝子路所以爲仁義也

戴媼者奉齋信佛年七十矣時往來吾家問之曰媼怖死否曰時到即行何怖之有時未信又數年媼病果合掌念佛奄然化去不作痛苦呻吟彼於生死何悟不過主誠爲信無一毫浮情妄想遂能至此知慧常易走作忠信較自堅牢若樸實人兼有慧性真上乘根器也聖人所言主忠信大抵純忠大孝多出誠樸之人學不學殊則盡善與不盡善異耳

大豪傑便有聰明睿知何必至聖如漢二祖唐太宗皆

其人也。但能用之。不能固之。惟堯舜則舍己從人。周家則云。振振公子。此方是固。設以漢祖唐宗遇之。正當受其驅駕。爲一大能臣耳。揮斥以發光爲毋犀利以滑瀾爲尸。自然之理也。

不聰不明。凡愚也。聰明可見者中智也。自恃其聰明而用以爲惡。不爲善者下愚也。以其聰明擇善執善。百若識節度。不受紿於陳豨之獲矣。岳侯若識張浚。不極論撃帥徙步還山。以激怒矣。善兵如韓白。岳侯猶未免於不知人之禍也。過此者則將相兼才也。

蔓卜兩也。蔓其才使之爲臣。卜其福使之爲君。陳元后者有天命故以蓍龜決之。惡有用官命相而取決於卜者乎。蕭何薦韓信。管仲薦王子城父。陳壽謂其才未能兼。是也。有能用兵而不知人者乎。是特有說焉。使不知偏裨以下則兵之薦皆謬。有知人而不能用然於其所用之人則識之於用之之人何可得而用。然於其所用之人則識之於用之之人不盡識也。白起若識應侯不求益粮以滅趙矣。韓信若識節度不受紿於陳豨之獲矣。岳侯若識張浚。不極論撃帥徙步還山以激怒矣。善兵如韓白。岳侯猶未免於不知人之禍也。過此者則將相兼才也。

蔓卜兩也。蔓其才使之爲臣。卜其福使之爲君。陳元后者有天命故以蓍龜決之。惡有用官命相而取決於卜者乎。蕭何薦韓信。管仲薦王子城父。陳壽謂其才未能兼。是也。有能用兵而不知人者乎。是特有說焉。使不知偏裨以下則兵

如費禕劉穆之之徒。慧絕矣。然於治天下均未也。即如光武河南南陽之問。敏慧頗遜於其子。故知治天下惟在知人好善。善斷大事而已。

以周公之才而吐哺以武侯之才而集思。是謂有若無。實若虛。爲其有且實也。無是才者。吐哺集思。庶免於無而爲有。虛而爲盈。樂正子其人也。孟子許其優於天下。可見仁心雅量相道之本。

有知人而不能成事者乎。無之。宋義識項梁必敗。而高會無盬以致殺也。彼偶料一事而中耳。非知人也。有成事而不能知人者乎。有之。才如鄴矣。而董賁寇參

貴成之卿。易君專指諸侯。因有天子在上。卿得請命於天子而易之。故曰得乎天子爲諸侯。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此明證也。天子無可請命。第曰得乎丘民爲天子而已。其不得乎丘民者可知。然則能變置天子者。惟丘民耳。若誤以卿易君位。爲兼天子而言之。則古今之通義。微子顧不能行。而王莽高歡廢立任意。亦

無欲而能通天下之欲。方是王佐。不然。恐其爲公綽也。

有托於經術耶

寐欲而能遂天下之欲。方是王道。不然。恐其爲漢唐文也。

孟子分伯王以心。司馬遷分伯王以事業。彼疑管仲不遵君以王。是反以尊周爲小。代周爲大也。卽其論事業亦過。烏知伯王誠而伯僞。設使仲相桓爲天子。亦僅伯主。伯臣其不爲王而爲伯業。自若也。文中子謂西京伯志之存。見於大風。則功烈如漢高。猶未得爲王也。乃識王伯矣。

貢所謂必不得已而去。是被前人弄壞。輪到我手。已無救法。爲人臣子。義無所辭。效死而已。若自家做時。如何容他到不得已地位。早行信義。信義便是富强之善道。惟其不及早行。只得將信義做守死之善道用了。

自古以衛霍比刑。非也。霍所以庸物。天非是則歲功不成矣。豈得謂唐虞無刑。成周刑措。爲治功不全乎。刑之懸似雷霆之威。刑之用似雷霆之擊。雷雖不擊物。其威自在。太和且益彰。而歲功固未嘗缺也。

問殺之而不怨一語。何如曰。孟子天性英邁。語氣豪爽。此殺字似下得過重。舜云否則威之。禹云萬之用威。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當是則合下個威字。

爲善之人。一息尚存。猶慮其或失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矣。

息尚存。猶冀其能改行也。曾子曰。夫是故慥栝論定。爲其人言之也。其人苦不善。固有定矣。而愛憎難齊。毀譽雜至。不遇至明者宰之於上。能一時剖斷乎。經涉歲月。行藏心事。倏若丹青。明者昭而衆照隨。自然之勢也。事久論定。爲論人者言之也。君德不可有恃心。老而彌慎。可也。問諒不必其遽明靜以俟之。可也。

邪人行正事。終歸於邪。此恒有之。爲其假也。正人行邪事。不失爲正。此則無有。慶而受非義之貨。則已貪矣。

貞而犯非禮之色。則已淫矣。可自恕乎。

善人往往比於禽獸。其實禽獸之惡者有幾。大段只是昏耳人之大惡。總是極昏。故以比之。

惡人與邪神類而非類。邪神雖非正直。彼自有其聰明知覺焉。氣所偶聚。未嘗有形骸間之也。故過聖賢。過飾義之士。過戒行清嚴之僧。道則知敬而避之。惡人因形骸起嗜慾。因嗜慾昏知覺。無復聰明矣。故問善言而咲過哲人而侮。

問人性有好奇者。奇器無論。卽如好搜奇書。好立奇論。好作奇事。亦可謂奇人否。曰。總是好名耳。若求像。

無奇可好。好奇必誇大。必虛浮。未見有好誇之人。而朴實收斂者。或收斂於動作取與。必誇大於才能。或朴實於飲食服御。必虛浮於心志。故玉於奇者大抵非奇人也

抵璧於山投珠於淵與焚珠玉於殿前。非類乎。曰珠玉本不害世害在人之趨尚耳。聖王棄之。絕天下之趨尚也。非自宜節儉也。抵之投之。不取而已矣。與焚固有異。況殿前爲地更與山淵不侔。

大寶曰位而又曰錄視軒冕聚人曰財而又曰塵視金玉視之者各有其所以異也。將以自榮自私。一榮而

寶惜之。爲鄙俗之視。無意治人濟人。一榮而錄塵之。爲隱士逸民之視。絕去自榮自私之意則錄塵而用以治人濟人也則寶惜斯乃爲中庸之視

內者之言曰錄視軒冕視金玉。自我視之云爾。王衍云財本糞壤官本臭腐矯爲高談。欲破俗之勢利。而昧合道之權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聚人曰財。本以濟天下也。非榮我肥我也。曾是濟天下之具。而糞壤臭腐乎。是故我重視祿位。則我輕。謂祿位本輕。則失祿位之理。不然。聲聞過情。名亦恥矣。徒老爲賊。壽亦辱矣。抑豈名壽之本然與。

苟之一字。天下更無用處。惟居室可用。而知不足者鮮。之一字。天下更無用處。惟進德可用。而知不足者鮮。家世淡素。繁華者出焉。敗也。世用繁華得淡素者盛也。苛察之家生醇龐之子。昌也。反是。替也。濃淡性成。不繇物力。石崇王愷業不豐隆。不移其侈。孔明桑田。復令十倍。淡泊自若。子孫慕效。恒必繇之。其於醇澆也。亦然。皆祖父風之也。惟張湯生安世。則不可得而問也。爲父不可爲湯。爲子不可不爲安世

伯有爲厲。彼一人自爲之耳。子產上論其三世。旁論其宗族。以物精皆歸於伯有之身。死而若此。況於生哉。

世家大族。身都寵貴。行事而善。則先靈悅懌。族衆蒙祐。行事而不善。則先靈怨恫。族衆被孽。同產子孫。更可知矣。一身所繫若此。可弗慎與。

皇帝帝夏王秋伯冬數千載中之大四時也貞下起元
西漢其春之復開乎夏東京秋魏晉而冬五代矣此
又千年中之大四時也後此亦然一代之中各有小
四時焉唐虞固無秋冬氣然此時不以肅殺彫零爲
秋冬以收成含藏爲秋冬也三代初盛卽春夏中晩
卽秋冬後世皆然高惠文景非漢之春乎武昭以下
爲夏世祖新秋而桓靈沍寒之極也唐與宋亦然大

小四時循環相似第不及上古之長耳

伏羲道德之祖堯治功之祖孔子學問之祖道德在天
地矣伏羲以其肇開爲祖治功自古哲后矣堯以其
會合爲祖學問歷前聖矣孔子以其貫通爲祖

天在人倫上見唐虞以前尚帶混沌氣未及分別三
代以下便帶澆漓氣不能分別惟唐虞時至厚至清
所以人倫燦然謂之中天

堯水與湯旱非倫湯之旱凶年也堯之水豈凶年而已
哉天地之血脉將於此大治故洪洞而四溢生堯爲
君生舜爲相生禹爲司空鼎足而王治之定萬世之

水害與萬世之水利非三聖人一時并出固莫能爲
此

舜於瞽父子也有苗蠻夷也益何故以感父爲難感苗
爲易豈瞽之頑甚於苗之蠢乎以下感上惟恃一點
孤誠非積久極至不應征苗以上感下明明兵力可
以取之而振旅敷文此不忍威加之意雖昏迷者必
省之矣兩事實有難易益所以借此喻彼低昂其辭
而禹服其深明天道也人心彼往此來自然相感處
便是天道

聖賢之憂民有淺深湯之禱也六事皆反求諸身雲漢
之詩惟呼天呼祖宗呼百神而已天之應之亦有遲
速

君食妻妾之屬一無繫念則受享之欲淨矣欲富何爲
無作好作惡則勝人之欲淨矣欲貴何爲此謂無欲
之王佐伊尹相湯十有餘年行事多矣無欲肺腸彰
明較著天下信之太甲亦信之其放桐也知其愛已
也愛先王也此所謂伊尹之志益一夫必獲者其道
也不見人世之富貴者其志也惟無欲者愛民惟無

伊霍放廢難易十倍廢君以安天下固難然一廢則不

後矣放而復之其君感而不怨非天下至誠兼盡天下才者能爲此乎附霍於伊北廢立於放復非其倫也

叔齊以讓先伯夷以迹先不如是不足以遂志故同歸於仁泰伯迹而讓虞仲隨之仲之讓不必迹者也故夫子於泰伯至德之於虞仲逸民之而已矣伯寧令其身無養親之樂毋令其親有廢嫡立庶名視於無形非邪其讓也以無稱而至其孝也亦以無稱而至心或相反而並仁必有一至仁者事或馳背而並善必有一至善者伯夷重臣節武王急救民各成其是然大事無過監殷擬量地位最爲得宜叔於是亦怡然下爲心豈忍存形迹謬遜太傅於其兄乎自餘卿尹又非所以處管叔必以外間特重之任處之而當日大事無過監殷擬量地位最爲得宜叔於是亦怡然

就職矣故不忍逆料其兄者周公之心而以若人當若任以若任畀若人固當年必然之勢也公使管叔非過也猶堯使鯀也宜使而使之也

中庸則必歸之武王世無兩就之中庸也

天下無兩中庸武王伐夷齊餓或曰弔民是也死暴君過也或曰孔子仁夷齊天下寧有不中庸之仁乎曰武王革命中庸之事也所以行之或未盡焉是以來西山之餓使文王在夷齊之感激奚自生哉

殷有三仁何以不及伯夷叔齊亦仁人也何以不爲之殷三子事紂者也孤竹二子不事紂者也紂存則不爲之臣紂亡則爲之死此二子之自成其仁也其不仁其不滿武王以武王所以處紂者仁未至也使武王十三年間天下全歸不煩牧野之誓則二子亦猶徘徊北海以遂民若葵若信叩馬之諫以暴易暴之歌則毒痡不宜除民之水火不必救聖之清若是混耶

清自本欲人同清其本也惡惡有本欲人去惡其本也伯夷叔齊是真切人非苛刻人不念舊惡從何想見觀其爲於父兄厚於君臣便知其惡惡真切處

以管叔之才氣而宅心不平不可以居三公周公以天下爲心豈忍存形迹謬遜太傅於其兄乎自餘卿尹又非所以處管叔必以外間特重之任處之而當日大事無過監殷擬量地位最爲得宜叔於是亦怡然

史遷謂著書者多因憤鬱彼自道其胸臆耳聖賢垂教皆爲愛人但得志者其事已行著述少不得志者其事未行著述多行其事而復立爲言上惟周公次有

管仲自妥嬰而下舉無足述矣
五百歲而接聞知惟湯爲確若文王接湯中間尚有一傳說孔子接文王中間尚有一衛武公傳說生知而開學之宗武公學知而入聖域者也論語發端首述傳說語而學庸屢引武公致知慎獨之事足以證二子之爲嫡統矣
尚論古人孔子最精細不遺漏一分不帶挈一分如伯夷叔齊兄弟也言夷可以該齊而孔子必合稱之不遺叔齊也泰伯虞仲兄弟也德行亦相似而孔子分言之不帶虞仲也其讓國讓天下之際泰伯伯夷同處先虞仲叔齊同處後一則不分差數一則微示低昂又如堯舜湯武孟子指出性反固是分明孔子早就性反中又有微辨堯之道大於舜武之德遜於湯味其言外意往往如此
孟子發揮學問有與孔子殊絕者而其心其理則同孟子評論古人亦有與孔子殊絕者則因當時生民之而免於爭奪篡弒之禍此則非管仲所能幾耳此可議孟子引管西之意
王不待大夏商之勢也事半功倍戰國之勢也設使湯文處湯文公之位豈能遽王哉孟子策滕僅云爲王者師云後世必有王者其說自與王不待大相應況

晏子而管仲反極排擯何哉蓋以晏子人品事功可無深論而創伯術者管子也王富民侈富國王霸富以強強者戰伐之原也此機既開馴至戰國孟子痛心於盈野盈城之殺故往往因舉世之尚而致其追慨之意焉
孔子時一意尊周況百年以前之管仲乎管仲而有意王齊乃文武之罪人矣可覇不可王管仲之時也孟子因齊人尊覇顯爲絕盛故以反手可王壓之原爲此時而言豈以宣王時挈桓公之時哉功烈之卑正謂仲之行乎國政不從德之流行來耳使其行仁而不假仁功猶是一匡天下之功道即是無思不服之道
卑管仲之功烈非謂不王而伯假令孔子生齊桓時亦止合諸侯以尊周無王齊之理也但聖人以王道一匡天下必能上正天王復修文武之政勃正列辟各安本國之民預育賢才早定儲貳使齊有累世之安而免於爭奪篡弒之禍此則非管仲所能幾耳此可議孟子引管西之意
王不待大夏商之勢也事半功倍戰國之勢也設使湯文處湯文公之位豈能遽王哉孟子策滕僅云爲王者師云後世必有王者其說自與王不待大相應況

子夷尹生戰國時君百里之地當其身亦必不能混一天下孟子爲三代時言不爲戰國時言也齊王反手以時而易則百里有天下以時而難尚友論世王業亦論世也

齊桓公管仲君臣之間非特才知相合其臭味亦復相近桓公淫慝在一身正誼在天下管仲失節奢侈在一身匡定仁澤在天下夫子皆就其大處取之孟子偏仁其末管求者人知不當求而偏斥其不求人知者品隲如此百世安所衷乎

柳下心中有禮豈爲我設意顧已心無愧不顧人人可行與行而世爲天下法識度尚有遠近也五就桀見南子事武后是經中之權懷女子是權中之權柳下自行之他聖不爲也

陵季子是一淡世榮識時勢之人方其出使而歸徐已爲子光所弒復命者乃受命者之大譬也顧曰後人動稱管商不倫已甚仲盟會兵車不試鞅論囚人血赤渭救民之仁殃民之慘心事作用直如氷炭烏可合言管子任術故孟子抑之爲學術人心計耳其功用固非狐趙所敢望而況商鞅哉鞅服上刑者也仲瑕功過不相掩者也

爲已之學以不求人知爲的故不慍則爲君子不悔獨

處晏子之勢。君能信用則必有以制崔氏不信用則遠去之。豈能納政與邑。苟求免難而養成篡弒已也。晏子已矣。季子近於龍德而自爲爲人。止於如此。然後知蟬蛻全身之易而達權盡義。匡天下植人綱。非大聖莫能任哉。

高宗夢良弼求則得之。孔子屢夢周公。而終其身道不行也。聖人得位則天與心通。不得位。其志雖通乎前聖而天未繇與其志應也。亦猶湯武欲救民。則立出之水火。仲尼欲易天下之無道而無從。

甚矣聖賢之多不幸也。孔、孟皆不得見其父。是以有顯親之志。有俱存之慕。益懷悲者終其身而不能以告人。

治兵宰財各占一事。子路分量。十倍冉求。顏淵天下之歸仁。子邦家之主。子路千乘之將。冉求百乘之宰。夫子或隱言之以其爲君德也。或顯言之以其爲臣道也。

舜何人也。顏子自處有此力量。實從視聽言動用功。故非狂者之嘐嘐可比。

嘐則不致察而或涉於欺。野則喜捷給而或發爲佞。此是子路氣質之病。非比他人根心以爲欺佞者。然使

不加學力涇治。積習沉痾。氣質之病會轉入心術去。夫子所以痛下鉗錘。觀子路恐聞則善日進。喜告則過日除。想是後來大段得力。

由也畏於天下事無一不喜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思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問政則必窮所去。尋常視之。似子貢之志卑矣。然晚年造詣高遠。知聖獨深。虛蕩六年。及門無兩。

曾點高趣無欲。自說出一段快活。原非要人學他。庶飾亦然。自取受用。不以立教。若教人人都去尋取此意。

卻便頗狂了。陳白沙謂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筆勾出。正恐集義功夫十分縝密。曾點未嘗下手。孟子所云勿忘勿助。是必有事中氣候。亦非曾點空空無事中光景也。

孔子多說仁。孟子多說義。孔子多說堯。孟子多說舜。此二事人多見得。孔子多說耳。孟子多說目。此事更有尋思。

孔子百世不名。明至尊也。當夾白韓退之名孟子而後世因之。至伊川誌明道墓。猶仍其失。讀孟子者於其自稱名。則不易音。示稍殺於孔子。何矣。臨文諱名。非

驗也。

老子之學以不犯乎爲主其云以無事取天下是大利害處不得已而著書未嘗及一古今人名姓上不稱先禹下不非榮紂中不述時人希旨不必是是者實希貴其是自信之學也貴其希猶然取諸息於人與不見是而無悶者何如哉

逃世無悶只到無悶則已安得反因此自貴知希我貴不但不中庸轉覺不高明

莊子睥於經世申韓偏駁小才古來極有用終不肯用老子而下惟鬼谷子爲然故能起後人清溪白雲之慕觀夫脗涓智勇則敎以兵儀秦利口則敎以說出其門者若是使彼身自出山傾動當世宜如何也是故終身逢戶類有道者隨才造就類有能者然四子相師時如兹佹雖各其性之所近爲之師者之機險亦從可知矣世有若人世其危哉老子雖尚術猶有剛和一世之意是機權之祖鬼谷子徂諦之宗在下不援爲下不倍巍巍者我何有焉田子方之驕公子也李白之咄嗟宮庭也其皆見有熏灼與是不及也非賢智之過也沮溺丈人終其身不願與顯者親斯之謂賢智

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國啓莫而沃之明日子朱辭官而歸曰令尹輕行簡禮其屍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此事與穆生絕類大使人者使其才事人者事其德不量德而事人苟踐不免曹操之手

晉士鞅料欒氏之亡其全料欒盈乎盈中下才父存不能救正父死不能力反所爲鞅謂善未能及人略可觀者使盈有大過人之才益驕之慾絕其祖武民怨可消而爲戚也有加子雖善而無救於父則何貴於賢子孫哉若夫驕之汰猶得沒身情勢然也汰侈之人必有才氣足以自護及其死也則衆追仇之近世張江陵亦此類云

溫公謂智伯以才勝亡國夫智伯何可謂才智伯而才是紂以才亡天下也智伯不智而自才觀智果所稱五賢非無用也則惡也不仁則其實也此所謂下愚

天下惟無能之庸臣不足用惟欺隱之僞臣不可用信陵能用客採趙王陰事則大將之略具矣正宜任以國事何反忌而疎之覬王不能用其弟安能用其臣且令無忌懷情不盡或知而不言或言之而托之

樞摩籌度不以容告則非忠耳念焉開忘吐膈妻宝事兄之精誠皎如天日而顧以開王之疑畏則王所不疑不畏坦然相安而委任者當屬何等臣哉信陵好士攻用兵首出四君自昔推之然未知其於學問之道有默合者喜聞過不下季路改過不吝稍類成湯一聞佞巇人未易知之譏則大慚命駕一聞客忘德忘恣之論立自責無所容一聞毛公薛公不恤宗國之責立變色趨歸救魏一聞縮高死義則縞素謝罪於安陵君能受盡言能自兒過能弗憚改即學問之士豈易及耶

武問田光侯生之死曰此皆有豪傑之氣第未析義爾仁賢舍生取義此流舍生任氣然既有此氣令得聞仁賢之教即志士仁人也豈可輕哉

漢高任性多過聞言立改迹其意度全類信陵君故每過其祠下奉祀不絕視平原等有異焉誠慕之也功勳零壞則時勢之所分乎使信陵生於秦垂亦湯武之續矣

漢高刻印銷印所謂從諫如順流趨時如向起然而趨時從諫亦本知人帝素知子房大智而食其走洛也間言之下無一凝滯子瞻稱爲無我諒哉故三代而下不學而符於上聖者二人君曰漢高臣曰漢高而知學則湯武也汾陽而知學則周文王也項羽益世氣魄乃能恭敬慈愛亦非純然粗淺之人所以一時群雄半爲所用惜大處不明有極應敬愛者反不用其敬愛是以敗也漢高豈無失着只大處不差衆事之人得全失全不必論得大失小得小失大正成敗之關問項羽失大敬愛畢竟何事曰當敬兢過於君當愛兢過於民

老父予書太史公猶信之非惟太史公也高帝先信之矣初子房一籌未展名聞未著倡爲黃石之說成功辟穀事胎於此矣其高舉之志久傳於人耳信於人心受小封從松喬適所素懷又何疑焉子房初遇沛公也知其可與成業難與全交使功遂而遠高舉辟封加誅之言其後於勾踐乎故特爲蚤伏其兆帝且不知而況廷臣廷臣親炙者莫知況乎遥聞也者嗚呼斯子房之藏也

四皓非振世之人傑也負意氣遺寵榮之幽人云爾高帝曾召之不來其人獨重於高帝之心而不必重於天下欲定天下亭則取之天下之奇才欲養帝意則取諸其所重足矣高帝以太子仁柔不類思其生

平自負在得士以取天下四皓不來乃素所大歎而忽焉覩面上壽驚喜踰涯以爲吾兒顧乃善於得士是足以守國方界元良及冏四人者言太子正以仁孝恭敬大得人心則一廢一立之間違衆擅行必且足以召亂而促趙王之敗斯意也惟留侯知之惟素不得臣之四皓敢言之於是意頓沮太子之位頓堅蓋高帝以得士自負而太子能致其所不能致之人以得人心取天下而天下皆欲爲太子死其得人心又過於帝則其爲天下得人之公心與保全趙王之私愛一時傾動消融若喜若失豁然無復疑滯低徊之之強要遂漫爲之畫計也吳以行權曷足感焉漢文賜吳王几杖能討之而弗討當觀其幸細柳營事金錢愧張武之心能誅之而弗誅當觀其遣群臣哭迫薄昭事此眞老子

漢文不受千里馬仍償其道里之費使他主行之則人將疑其迹却而中愛也惟孝文至誠通於四海而却之後二十餘年永無獻珍貢異之人償道里費特其至仁所體恤爾晉武焚雉頭裘卒以儉終夫罪在貢獻之人所貢之物何罪不禁其人而毀其物人將窺之矣然則孝文不罪獻者何歟前此未有禁也不教而誅仁君弗忍令却焉下詔之後後復有他獻豈免於罪自古戒貢獻者惟漢文帝法恕而意誠以此垂子孫孝武猶求天馬而開大宛

申韓主刑器黜教化賈誼引殷周鑒暴秦學正相反乎生無片語涉申韓若亦之說專爲強大諸侯發非"治民而其冤不過欲使諸侯子弟分封耳非削奪"也智不失仁申韓有是乎學有宗指治有本領史氏不察謂誼與鼂錯明申韓賈鼂並言亦與管商黃老相似

詩書者秦皇表之者漢武至死不悟者秦皇悔而能改者漢武委國斯高者秦皇擇人托孤者漢武其心日之懸殊也不啻霄漢之與塗泥也世並稱二君也猶並稱管商二臣也以其行事之略彷彿者掩其大

問黃叔度管幼安皆不立言其忘情不朽者耶曰訐不朽者淺也言以淑世也有見必吐自顯其名有言居無言之下有善必公以開後人之覺而救其愚有言出無言之上然知苟未至言未有能至者也二子賢矣品高矣未知所見如何

徐孺子守不見諸侯之義者也郭林宗有轍環之思其獎就人才意存成美溫言匡過聞者感而不怨用能使人受其益身免於難愷悌之心桑嘉之度處游亂世良足師矣史稱其好臧否非也如其好之豈能免於危言覈論耶周旋誨誘正緣愛人不根非薄仕不屑以行政隱猶樂行其教是其獨合於生生不似滂辈與殺機相感者乎

聖賢分量只於言行動物處辨之看來學問到孟子孔明濂溪明道陽明方無不動之物三代以下德性中行惟武侯汾陽王二人學不學稍殊然皆生平少過武侯惟誤用馬謖汾陽王惟誤殺張暈逐吳曜亦不遠而復武侯微汾陽大使及聖門一爲顏一爲孟矣

天資雖至高若非著察所行必有差處孔明行事純粹正其靜中學力特以自知未嘗昏於嗜慾即用功處

亦不必十分堅苦。故身踈著察之道。日不爲著察之言而後人遂疑其未得列於見性之流過矣試思大舜精察文王不識不知是一是二蓋就其洞達微奧無纖芥模糊則謂之精察就其明白自然加有即者逍遥大路不煩顧盼擬度則謂之不識不知忘乎悟者無悟可言悟之極也孔明雖非舜文之倫然觀其終身無過日處戰場仍如高臥隆中胸無一事是何等地位而反謂其不從體認得來耶大抵武侯品致與周元公相似彼無元公之圖書此無武侯之勳略時不同耳學者不於著察上又起葛藤方可尚友諸葛

剛不求聞達負天下之奇才而無心自見可以成功者而無意於必成山入將相亦未嘗享背顯之奉此意味與管仲相遠

湯德足以救民故三聘而伊興昭烈之才未足以復漢乃三顧而葛起無乃不智與革命非必成不可妄動而延故業者雖偏安暫續亦大義之所存也易地則皆然

孔明大業未就發千秋之淚何假令孔明更生一二十年還漢室於舊都正恐後主庸闇不能守也故君能有爲則從心手中出氣運壽不壽實與衰之大關如周武帝柴世宗使得退齡何難一天下若君不能有爲是衰亂之運定自一人矣願欲下倚大臣挽天命而隆國祚得乎有是君則臣可辭也無是君則臣不可專藉也君在而臣亡繼是臣者猶可求也君去而臣獨存或可僅延而斷不能以昌大也惜孔明者自爲孔明惜可也惜其未能成後主之中興則惑也惟岳侯不遇孝宗業隳身死眞爲古今長恨

武侯云成敗利鈍非能逆覩韓魏公云豈可預憂其不濟遂止不爲二公之心若合符節然武侯自慚誤料非以不能料爲安也後表與前表迥然相背益至此始知漢業之不可復成矣前誤許爲還舊都也而不敢諱後知其不可成也而盡瘁爲之此以見其大公純忠耳後人乃以不料成敗爲侯之忠誠以不計濟否爲韓公之忠誠不幾爲冒昧從事者滋一口實乎

禪受之事後世不可行秦孝公欲傳商鞅詐耳燕噲傳子之則亂漢昭烈之欲傳武侯有爲國擇賢之意焉雖被諸葛死孱爲天下得人猶有小大其誠一也然在武侯自不可受受既不可與者得無失乎天下事固

有兩是者。堯薦舜。舜薦禹。舜禹自當避。益不當受矣。禹亦自薦益。仰君之用臣者亦然。舜命二十有二人。初皆降讓。不得執此以非彼。亦不得因終之受而疑初讓之非誠也。

郭景純純忠大節。惜多尚術數。其信命處亦謬。不信命處亦謬。日近婦女或諫之笑曰吾所受有限。惟恐用之不盡。是知命爲墓涅之助也。故曰信命亦謬。明知緋衣小兒。明知雙栢樹下。明知日中則過。害之地之人之時。早知已定矣。遇桓茂倫於涸而撫劍大詫。又益之談刋布零散弄玩之書。作者不自賤而觀者又何見之晚耶。故曰不信命亦謬。此無他。知數而未知道也。知天理之命。必與道依。知氣數之命。或與道悖。一以俟之。一以衡之。朱子曰。數學到堯夫方歸到理上。正謂知其然而盡我所當然也。

高臥東山。爲弟萬親托將士。消患未萌。出入宰相之暨於斯已具。朱袁粲性簡素。好高詠。亦以物情不接而敗。大約疎落物情。自多高致者。未有不慎事亡身者也。後世稱安石風流宰相。悠然有遺世之思。王羲之亦未免以清言致疑。乾知安石遺落榮華。至其綢繆物情。更密於入世熱中之士。居心豈獨以貫矣。

柳下身在禮中。聽他人在禮外。晉人身在非禮而云禮豈爲我設也。正恐簡兮詩人從旁窺笑。故學柳下者。莫似於魯男子。則莫不似於晉諸風流古人醉眠採花。都有高趣。嗤笑怒罵。皆成文章。何者。渾然天機。素心出生死之外。遊羲皇之上。東坡正議名疏在朝廷。高篇大牘。滿天壤。故足貴也。有本原方有餘致。爭上截。不爭下流。近世風氣專慕其下半。以俗腸而搆清言。學韻事。以非劣才而范綴閒巷。猥瑣無益之談。刋布零散弄玩之書。作者不自賤而觀者又甚矣。人之難知也。唐太宗以李靖與世勣辟。放禁門重其守正。豈非觀人之道。然世勣辟太宗之圖兄而贊高宗以廢后。何前後之相戾歟。勣大奸極狡。能察人主之微。太宗英明。狥已者必見重。高宗昏懦。拂已者必見重。高宗以福故以拂取重於太宗而以狥取悅於高宗。又圖兄之事成敗難知。以上有高祖爲之主也。易后之事高宗自主之。一言贊成。其籍黎陽數十州地。賦使魏公李密自獻之。亦此術也。豈得與靖之忠悃比哉。陳平事事效忠而漢祖謂難獨任。使遇世勣。豈受其欺。唐宗不及漢祖。惟知人生心豎慧。

有盡不盡耳。

鄧侯善言然亦有過處。如云君相造命相何得與君作言作福作威惟辟之事相不與也言無不從威福歸於辟其或不用聽之命矣相亦在君所造中而敢云造天下之命哉故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天也惟人君自行自止不可諉之命

先制掖區宇者即無帝王規模亦必有籠蓋人群器局何則不忘已之長衆長不受御也劉悟觀手搏搖肩掖臂以助其勢技癢於小勇者極矣豈能御人故不自用貴相也自喜賤相也非相也心也若以矜莊爲貴輕佻爲賤則術家形骸之見也公孫述肅威儀見馬援援寬其庶裏呼以井蛙曹操貌寢儀佻而英氣不掩於冰頭捉刀之頃是矜莊正繇於自喜也可賤滋甚輕佻自其天性不因技癢也英雄或有之惟知學之英雄則氣質變矣輕佻何自現居才之器日以廓矣富貴粧點耳矜莊何自生

宋太祖時宜取幽燕正恐曹翰未能取耳豈謂翰死無人可守邪何代不生才其後曹璨曹瑋狄青种世衡韋由忠君相不識扳何患無人守之在宋祖不失爲善聽而普以一言致罪宋世十六州喪於左衽普之失也

宋太宗子孫賢明享國長久知其必因天以定人凡往古之疑事皆可以此理決之此善於觀占者自長安而淮泗而浙西浙東以及閩中稍寂寥矣然繁華之處人皆勞擾寂寥之處人頗安靜尤爲可久之樂土也因人以知天凡將來之氣運皆可以此意推之此善於觀今者前說間之愚仙居公後說間之劉文正湛六一日之間通人於耳並會於心當是時也灑然有曲暢旁通之意

王文正旦德量勝且心服萊公之才萊公才高意輕文正以是遊於文正度內益輕人者常爲服人者所用也泰誓論相臣重有容以此也

韓魏公學未深達乃其行事有深學之人所難幾者夫人沒盡遣女樂以爲煩人焰管是足以累心此其隱微之地何如遽脫耶

某子年十三其父爲人傭書主人出玉盃子偶碎之色不動主人尚其度然竟以邪黨稱此與韓魏公事相類而反也使魏公碎人盃必深咎不安使某子尼爲吏碎必重怒加譴我負人人負我其意懸矣槩目爲

器量而不思人我之分則忍心不作之字將混於海
庾矣

溫公無一事不可對人言非能無過也生平從無昧心
犯義之事耳過以無心有覺即改過以動氣聞言即
悔觀過亦可以知誠

溫公德行碩人惜少致知之功其病中於心髓發爲議
論有大傷天理處如書諸葛亮入寇此寇字如何忍
下又論維州事謂牛僧孺爲義李德裕爲利豈不聞
苟利社稷乃所以爲義而假公行私乃小人喻利之
尤耶

溫公可謂忠信未可謂誠誠則必明溫公不明處多也
其混淆也如云王伯均本仁義其混淆極而至於顛
倒也如信楊雄疑孟子帝曹魏寇諸葛武侯千載下
使學者讀之憤悶以故起而經世則欲盡斥元豐諸
臣盡廢新法夫諸臣才智可用何當盡斥非使枉者
直之大智也新法有便於民者何當盡廢非與民宜
之本乎人情之王道也若武侯則自明而誠者標心
如秤時措皆宜吳草廬乃並列之不著不察之倫論
溫公過論武侯尤過

神宗雅重溫公而對輔臣有無人才之嘆非謂無高節
忠實之臣嘆無任事之臣耳帝喜於有爲愛惟諸臣
皆安靖持重不肯言富强之事故寧舍諸賢而用王
安石安石雖不曉事乃肯任事若當時實能生財治
兵其才遠出諸賢上者有一明道而帝不能知諸賢
亦不能薦是則誠可嘆也使明道爲相必能位置百
寮各當其才民足而國從兵强而敵畏君心正而百
慶消保我子孫黎民無疆矣

人主好聲色古玩必廢政事亡國家張舜民能料耶律
禧於四十年後而不知身所事之嶽宗亦一耶律禧
也聖州來歸誰則受之夫且聖中原之半授金人矣

風流子弟必敗家風流天子必失天下人主有斯好
者可不視以酖毒盡力祛克乎

孟聖之以一事犯已疾殺韓延壽張浚以論將不合意
憤廢岳飛皆泰誓所謂實不能容者延壽之治民不
易飛之用兵更何可少哉動於氣不念民生不顧
國事曾謂忠賢之臣而娼嫉若此人臣以妬賢嫉能
爲莫大之罪千載下奈何令二人猶冒良臣之名

岳飛之功之才大於法正當時又未聞有私憾殺人之
事然孔明能寬法正於常法之外而朱文公論岳飛
謂飛在當時亦太橫不知何指也刑罰世輕世重待

百姓猶然況待豪傑於多事之世哉扶危濟變能盡人之器用恐還須武侯使文公爲相飛爲將所見未必無牴牾處

或曰正文莊淳謂秦檜再造宋鵬舉生事又聞云武氏死即微懷英周寧不唐之數者信乎曰噫微懷英張柬之不相東之不相四王安得同朝周即必唐能必在中宗乎不中宗則必有挾中宗者有挾中宗者則又有宗室他起者諸武爲祿產而唐之子孫紛紛爭奪其間當時生民當如何塗炭使唐祚晏然歸一而生民不知有恢復之變皆懷英力也吾不以復唐必藉懷英而懷英之所以復唐者爲不可忘也檜賊不挫於內恢復之功必成於外鵬舉不在外地亦不復兩宮亦不還檜實藉飛力以成和而卽飛功以壞宋殺飛身以快金是挫飛者皆檜罪而成和者非檜功也史稱落誠論商高能辨以辯乃如功檜而罪飛則至邪正污之口爾何商何高何辯之有

忠義二字至朱文公始大著綱目尚矣其次在楚辭屈楊一案昔孔子雖有求生害仁之戒然仁比干亦仁微箕仁孤竹又仁管仲同異低昂之間淺學者莫測其微權而顧藉口明哲也楊子雲恬淡深沉類有道者然大節已奪餘不足觀程子謂其出處之際難言

信輕於杜稷孟子發其義于忠肅行其事發其義幾廢配於文廟行其事則國安而身危矣

歲甲子東林諸名士相繼廩祲乙丑畀南宮者或相謂曰吾輩以壬戌進不可一字附和諸君以今日進不可一字排擯諸君聽者以爲高論然諸君自有定質

不因向非不因今是但起見於身之榮進歲之蚤暮則吾是非之本心秋毫不能主耶故趙含當決於神明不當決於時勢涼炎而炎涼彼善於此而已乎

唐宋亡非真亡中興亦非中興中宗反正雖周唐異號實母子之間耳玄宗武宣如人之病體略愈皆不足稱中興宋之南渡縣全而半瘓度餘年乃中衰也惟光武起於漢脈中斬之後精神功烈侔於開創商周而後僅視此耳創業之盛常有而中興之盛不常有亦猶人自少而壯易既衰而壯難鼓自定耶創業者之精神定其鼓耶

湯武而後漢帝位而不改者惟漢及我明漢高除秦滅項諸侯推以爲帝我　高皇起布衣救民水火磊落落何負於元哉宋藝祖不足論唐太宗濟世之功德高仰日起唐諸侯亦何容泯武非夏商之侯卦朝乃在康昆以濟斯民其光明可質天人矣惟是陰謀建義有必圖天下之心所可恢者爲子爲臣之本念而非謂其以陪臣代陪有天下之爲失也故唐以英武救民功最大宋以忠厚養臣民德最深光明則遜漢遠矣

論傳信則文人之文不及儒者論成誦則儒者之文不

及文人韓歐墓誌傳記人多諷玩記憶而程朱所作人莫之讀也及乎稽考則程朱所言一句一字皆堪引據又非文人所敢望高忠憲大儒而兼文士詩人者也古未有其倫亦猶王文成大儒而兼智名勇功者也古未有其倫皆自　本朝開山是何也漢高祖規模測大故神氣振於二京唐文皇文采飆發故詞章盛於唐宋藝祖心地光明故道學興於宋我　高皇智勇天錫而又研窮於心性宏奥於文章故有兩先生者出而應開基一人精神所聚無遠不屆各以類招通乎此者國祚民風舉可坐照其微矣

天生一大善人必聽其成就大善而後斃生天者氣也善不善人必聽其成就大不善而後斃壽夭者理也設有大善人而不得遂身不幸世亦不幸也設有大不善人而不得遂世幸亦身幸也壽夭各有幸不幸焉周公壽而流言白漢武壽而輪臺發得永年之力也王莽壽而九族傾唐玄壽而馬嵬悲受永年之禍也夫豈天爲之哉顏貞卿壽而遇害斯其天矣

害天下之惡人在所不宥害未及於天下或有時置而不較也分大界限而爲之包荒夫子待及門諸士與

尚論古今君臣大率如此夫子度量雖大然所寬所嚴要自有在即如齊桓倫理大虧但其才識度量足以匡天下保民生則一身之愚姑且弗論晉文居身譎偽遠過齊桓然正譎之分止論其行事之大者關係天下處何如耳當時舍齊桓無能救衰周之天下所以管仲相之夫子稱之設夫子遇齊桓亦必相之矣但大人正已而物正自有默化其君之妙管仲則不能也

功罪論心此在道統治統上論如賢人行事不合聖人甚多然心歸一真則總爲聖門羽翼五霸行事合

王處亦多。然心歸一假則總爲三王罪大若就事論事。自難如此狂者行不埒言。終須摘其疎缺五霸尊王庇民終須許其大功。

人情貴賢者宜寬而春秋獨備。何也。天道也。鬼神之道亦然世間頑夫動多逆法然逃網者不少矣。今有人負芳名於海內而亦作非禮昧心之事則鬼神大忌禍敗必至設或失非有心在他人徑可原者在名士之身亦不能免譏議焉是故君子名益高而心益小業益隆而行益慎然後知春秋之責備前賢愛之也所以愛後賢於無窮也。

人有一事而壞生平者出於有心得罪於君親貽禍於天下後世雖有細謹不足復贖即一事而斷之曰小人可也舍此而外止宜就事論事勿做老吏文深。

學有自處於非而不能害世者不足闢也訓詁詞章方術雜流是也有雖害於世而人共知其非者不必闢也縱衡刑名之屬是也惟言心言覺言神化權奇恍惚誇懸暗昧高明使世界每臻奇禍川聖賢之哀民命者惡忍坐視哉闢邪宜於孟倣於韓暢於程朱實皆皇皇不得已之心而或者意在門墻特欲闢之以鳴我正是反以爲人之儒笑爲已之釋也

道本主命而道亦自有命或興或廢一時之道命也有正有閒萬世之道命也孔子生而老聃與俱當時天竺亦產如來一時並出道命可見矣但一人偕處諸夏而盛衰不敵一人自盛彼地而未入中華是則正間終懸之機當共並生已有預兆

佛性猶然性也爲道而遠人則非道使人不可槩率則非教即在彼國已屬偏枯矣是故西方之有釋迦猶華夏之有伯夷中土人性好中故尊其中者亦偏者偏方人性好偏故特尊其偏者若能行所無事不相往來達人大觀天地間本各適其適也

存心養性修身此生生之學也中明心見性忘身此無生之學也過之修心煉性孥身此長生之學也不及

佛教陽也說至於極有形相皆以明其空也仙教陰也存至於無可名道皆以留其有也惟聖人通徹陰陽高子併陰佛教而專屬聖道於陽者務民義也故又云陽全陰半

言長生不過獨善即度人亦再度一獨善之人耳言無生似欲兼善然離生而善何演故意期於兼而事終

豈非二氏大宗師道德五千言淵微神妙無所不包中庸四語已括盡矣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可見老子亦不過南方之君子以弱爲強正是其學術以中庸視之止是邊見中庸纔是無所不包

人心惟危上聖俠食啓居各得其正人心莫非道心本無危之可言然日在人心中轉則亦日在危門中行矣故危之爲言亦聖凡所同歷也告子不悟而曰食色性也幾何不安其危哉佛氏不辜不娶專欲跳出危門譬諸崩洪石梁聖人涉而不溺日經過而不墮者也凡夫數數陷命佛氏見凡夫之多愚獨深居而不往焉

天地絪縕男女媾精人所以體天而生生也然未免是人欲佛氏看破欲根不肯學天地行事立定出家此身雖從天地交感中來既生以後自做主張拘過天地出家二字便是他所云跳出三界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的根子其餘無限妙明都從此發出仙家亦主奇法

佛家事事總是拘天天之德大生我則無生天有生不能無殺惟我能不殺一生一殺是大頭腦處拘過二事餘皆末流矣故自號曰人天教主

禮起於義而根於仁先王設冠婚喪祭四大禮以齊天下無非行其仁孝之思而已自釋氏出特立四惟異之行以陰廢之使人漸染二千餘年而莫覺其本意如倒戹以廢冠禮出家以廢婚禮婚冕以廢祭禮四大禮既廢而日用間一切經曲迅速掃除不留餘力矣此四者似其粗迹然實其逆天滅

敬天聖人身處天地之中順行天地之事但泯而不有無世人淫溺之情有佛氏超脫之妙乃生機而非嗜慾也佛氏不屑與天配仙家不能與天配聖人好配天論自處亦極尊論至理亦不妄論治天下亦可以通行聖人之道無佛萬世常便常存佛若不得聖人之道爲宇宙統御甲子一週獨存何品

佛明知身從色來終無絕理其戒云三不邪淫特下此二字不禁匹配明矣出家不娶乃揭衆情所最係戀者以身割斷之衆人所最不能爲者以身榜樣之欲激發天下高明之流破除嗜慾耳蓋亦高人潔身之奇法

倫。變華爲夷。大關鍵處。蓋廢生殺以反天道。兼廢四禮以反人道。見至此。方灼信其爲修身治國之矜式也。所以自古來君相好之。不徧天下。傷殘不休。佛在本國。獨自潔淨。一切衆人。悉聽婚配。視人與我明有分別。以故佛法說極廣大。止是獨善。極其意願。將令道法。遍十方界。周億萬劫。乃在當時。乃在本國。已不能通。其云平等正亦如是。無善惡相。應無取舍。低昂相奉。我詡我尚當一視。況在歸依。更何分別。乃於衆中。列出十大弟子。顯示低昂。止據目前平等果否。以故佛法所說所行。悉無應處。

一體之中。見有分別。佛氏强欲平等萬物。乃於自身。先起差等。所去髭髮。不及其他。髭髮於身。固至緩也。一身原不平等。而人猶惑其平等萬物耶。

一俗人計妍媸輕重利鈍得喪之跡。聖賢專分是非。佛家併是非而掃之。如孔明擇婦。得阿承。醜女不計妍媸也。然必才堪相配。此就不計妍媸之中。分是非者也。執事敬與人忠。不計輕重也。然事緩者不行。不如忠者勿友。此就不計輕重之中。分是非者也。楚項羯之坑於秦。宋之於金。父母之仇。必不忍苟安而忘報。不忍利鈍也。然來而死拒。可乎。此就不計利鈍之中。分是非者也。三仕三已。喜愠見然。下下中上。聽人銓注。不計得喪也。然今急職三醜夷。然忘恤。亦將托於寵辱不驚耶。此就不計得喪之中。分是非之心。非人也。而奈何欲掃而空之。是非亦止口說。待人行事。實又不然。蓋佛家自是權教。不特嗣廟諸說。是權。即色空平等諸義。莫非權習。其教者顧不悟耳。善惡既等。天堂地獄。設又何用。將云道自如此。法自如彼。則是兩兩相反。反道而行。豈復成法。使法得反之而行。豈復成道。

或言分別者意也。非道也。曰子欲無分別耳。能無分別者物物之自然也。因其自然。雖時時分別。而無作分別意焉。我亦一自然也。現處分別之中。而必去分別。此去分別之意。乃作意也。謂作意者道乎。自然者道乎。晉人謂仲尼貴仁義。老莊明自然。天下有自然於仁義者。而欲離仁義以爲自然乎。聖人以遠殺爲仁。佛以不殺爲仁。佛欲天下皆慈

君子遠庖厨。仍獨全仁愛。而以惻恐之事屬人。無乃隘而未盡乎。曰勢不得已也。如佛意直欲不殺。固善。然充其類。豈惟戒食肉。併當戒蠶桑。亦勢之所必不能廢。佛至此無可奈何。不復設戒。便見聖人不禁宰夫之意。聖人雖不得已而殺。然愛物之意。常寓於法中。佛氏欲愛物到極處。反不能顧仁民。欲仁民到極處。反不能顧親親。無他。失其自然之條理。故意雖廣而道多窮耳。

放生會因有人妄取之。故須有人買而放之。若漁畋有時。食用有節。則所用者少。所舍者多。物命皆安。凡有應放者。已早在所捨之列矣。未嘗有人妄取。又安所得而放之。蓋自中華古先王之政不行。而天竺古先生之教乃至。

見者舍之。未見者聽之。全無計較。而此心得安。故為仁術。舉放生會者。若入會而愛物。出會而仁民。生平不忍害一人。而隨所見物之可矜者。買而放之。豈不誠善事哉。豈不誠仁術哉。願會中人。以仁心行仁事。於其未放。實懷赤戚戚之心。及其放之。實同子產得所之歎。又因愛物而仁民。逆而推之。無異古人善推之用。不復較計功德而功德靡窮。

欲並生哉。可不辨哉。豺虎噬蛇。亦生也。放蛇虎。亦放生也。然其出也。必傷人傷物。此後所傷之生。皆放生者之也。所全者多乎。所傷者多乎。所護惡人者。其放生之罪孽。猶此。或性與之近。或為欲所役。其稍賢者。則或哀矜之。

聖是以該禪。禪是聖學中一點微機。言一自然非有一言得。自然非有得。不皆然。蓋稱事物。旨此即非彼。指理以得。乃復轉語云。一歸何處。云有得則有失。云知本無知。至言隨此知言含善。無云無善。乃至善。凡轉語皆贅語。凡圓語皆滯語。

不於中庸恰好上。每添一轉。不成禪理。不留此一轉聽與禪家不顯中庸。

棒喝一宗。雖為錯問。其實問到頂尖。更無答便不應問。問是饒舌。豈容答之。用棒代答。答既此是立教意。然彼佛祖。便更圓通點化。不消如此。今之學者多歸彼。教受其棒喝。恰似言官廷杖。轉以為榮。何不反而思之。吾聖人當年立教。是否深淺。任人發問。從不厭人。亦不怖人。有叩而竭。有應而有聽。而悦。有任莞爾而戲。有相視而哂。有默然而不叩而竭。有應而有聽。而悦。有任莞爾而戲。有相視而哂。有默然而欲無言。賞鑒警策。千變萬化。視彼一棒。多少執板。昭昭然而形

神自如。渾無渣滓。視彼一棒。參以着迹。而我學人。僅然徃慕。若云世無宣聖。精神豈問存亡。厥家珍宗。效果異否。曰此釋氏不能一貫處下學而上達。教亦何嘗非宗。求其放心而已矣。宗亦何嘗非教。姑借釋而美沿門向徃雖誠。路岐足惜。

言儒而儒之一貫。釋之離岐。昭然可見。

聖人提身。佛氏提心。聖人見身爲天性。提修身而心意知具存。佛氏見身爲革囊。厥棄之特甚。不啻離岐之也。離岐身心。是爲何道。

萬理無不本於身形色天性也。慈孝之理。皆繇斯出矣。何者是心之不測處。不勉不思是矣。何者是天之不測處。莫爲莫致是矣。心天同不可測。據佛家言。皆存爲皆有致。是天可測也。而言心則又云不可思議。是二之也。

太極生兩儀。兩儀終是形器。聖人論極至處。何只云則天配天。佛氏貌天而主空。意似高於聖人。豈知天地之生成萬物者。卽太極也。心合天地。卽合無極。言則天配天。正是則無極。配無極也。此聖學極真切處。眞切能該空。無空無安能眞切。故其謬不在空字。第不識誠固自空。

體認出義字。修其身。安於心。無驚羨。無恐怖矣。禪客機鋒不足貴。

若自了漢。死時一團精光。亦只得自了。若一體世界。去時平平。夫亦與千秋百世相通。

好善斃而後已。仁死而後已。儒者實事。雖久遠者皆止於生前。至云揚名後世。乃及於死後。然特令聞耳。

非復能身享之也。佛氏窺人之欲而中之曰。吾有受享無窮在死後者。與生前無異。於是人爭趨之。非真爲集義慊心之學。莫能破其利種矣。且彼旣欵人以無可據之大利。又恐人以無可驗之奇禍。前引後驅。不覺人人誣服。

佛教初來。第云人死而精神不滅。將世人第一種禦戀無望者。與以快活收成。此是利根。所以舉世傾動。至後來色相太甚。效驗全亡。勢不得不有達摩劈破之。雖日劈破。乃是救解其窮耳。如聖人殃祥餘慶禍福自求之說。上世君臣智愚無不以此爲教。若福本一物。只一和氣耳。後世專以徼福爲心。勢不得不劈善福爲二事。然聖人從善得福。佛以福勸善。發念自有公私。佛教原有病。達摩救之爲有功。聖教原無病。在

感應或爽而爲善之心長定可也不必強爾等爲是也後來宗門併教門戒律之精嚴而劈破之適啓放逸之途則又失達摩來意後來儒門岐視天人感應不已併君民人我之報施感應而亦剖開之一切化民成物若此於計較之私而不屑道反使人不見大通之意也救則一害一矯則一過爲道爲治皆然故救弊亦莫如中庸

人所最不捨者此身因其不能不捨也遂轉而欲留其靈覺於是佛氏之說中之滅盡種種獨不滅靈覺以爲金剛不壞之身以爲受用之本更薄神仙爲不足爲而宗之者欣然自以爲得計益仙之長生猶使人可據及不見有長生者則厭而息焉無生者之隱然長生也始終無可稽生亦受其迷死亦受其迷而已矣

顧田之說最陋而佛徒貴之神通之迹近奇而佛門弗貴神通非所以率衆而福利可以動人祇爲信向鼓舞計耳然不以眞實以涉浹益欲使之驚悸恍惚乃是信處以可據言利有不驗時以無可據言利渾無破綻而人人永墮於恍惚中矣老氏謫然尚淺有時自吐其誦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佛氏權然更深名爲

輪廻也夫先自惑也故禪宗起而有惟心惟識之說焉輪廻與間有之意漸合

善與惡對焚誦齋醮豈可云惡善與利對利爲善彼誘人者無足貴耳認利爲善爲彼誘者不乖甚乎請自今始實實反躬修方來之善我既修善改過隨地自然益人若夫誦齋祠豈惟無益自身反致於人有損

古無輪廻今有輪廻古之無者絕無今有者間有如貪鬼繁變乎若究情不伸若經晝不了若期望不置此皆上古人情之所無而中古以後時有之於是有去而復來者矣以古之無格今爲必無輪廻者未通於造化之變也因親見近世偶有輪廻等事而遂以舉世皆輪廻上下千百世皆輪廻者昧於造化之不測而以舉世萬世皆

他笑焉。一分痛惜。實禍如此。衆乃箝頸。是故輪廻之理。智者自明。輪廻之事。世俗難見。彼說法心。有非得已。然儒者以名救養。因對人之作。引歸自心之仁。與悅心之義也。

周知微旨程子謂佛怖生死。故欲了生死。畏有爲累。故欲空諸所有。莫非利也。然則聖人欲作聖。亦利耶。曰聖欲作聖。與佛欲作佛。固無異心。然聖作聖。便從人人可通處作之。佛作佛。邦從獨自可行處作之。不顧他人。只成自已。是爲利學。

禍福之權。其顯而可見者。人主所操。其隱而不可見者。上帝所操也。其普而不私者。衆人所操。其感微乎天人隱顯者。我心所操也。西方之教。一切歸之曰崇奉我靡不福。距放我靡不禍。遂使愚人日蹈惡而希福覆轍相尋。

聖人遠佞人而佛氏求人佞。既云平等。且以是非賞罰之公。爲第二義矣。而諸經大旨。皆云崇信彼者萬惡立消。若還非毀百殃叢集。則是其所分邪惡者專在人才之佞與不佞。所分禍福者專視人情佞之與不佞。佞之佛肯如是乎。是故諸經之誣。皆非佛說。誰自背

肯。昭昭易見。信者思此。能不啞然。詣佛爲莫大功德。雖有他惡不足妨。雖有他善不足贖。法華諸經。頗宜此旨。楞經來自西域。宇法音韻。邈不相通。譯者皆小慧私智之人。乘世下衰。群情好尚。翻譯之時。任其轉竄。不經過人駁正。莊士王栽。贅入鄙語。蠹蔽凡愚。無所不至。自然之勢也。試看四十二章經。曾有一字及此等說否。聊解之曰。循天理。雖不閱一字。亦遊化城。徇已私。雖日誦千經。亦墮畜道。

人欲學佛。須實學其存心行事。佛徧空一切嗜慾。我能如此清淨否。佛念念憐憫衆生。我能如此真切否。衆話頭只是妄想。何嘗放下萬緣。轉法華亦是腐心。何嘗意在成佛。故有教天下之願。而無一事。無一毫與佛相佛之病也。曰只。佛弟子而存心行事。似學佛者之病也。

佛說誦經拜佛可以消災增福。益因一且省覺。即於前發願立誓。從今日後。盡改前過。決決乎諸惡莫作。乃以誦拜表懺悔意。非以當懺悔之實也。緣何從佛之人。便思誑佛。常誦常拜。當貪當奸。若欲欺佛。佛大靈覺。豈得受欺。若欲求佛。佛性空虛。自福自福。皇

作受。佛不揑柄。若欲自欺。或安或救。則即在心。欺何處着。若欲欺人。我自苦樂。欺之何用。所以今人誦經拜佛。我且不非。只問誦時心欲何為。只問拜後身行何事。是合佛法。再審佛法。

佛教多寓言。如觀音經所說。都是借喻。萬般嗜慾。便是枷鎖刀鎗。一念覺悟。便是立地解脫。貪心呆漢。認作實事。一面徇慾害人。一面念觀音力。只道果報退除。豈知口誦者虛。身行者實。即頭焚香。佛不介意。同類受苦。慘恨難消。反借慈悲勸悔之法門。恣助狠貪之賊也。仁者無所祈而愛。智者不待闢而明。向來誤信之流。幸且聞斯而轉。

淨。乃惟錢神可作德。可解禍乎。惡人聞此領信力行。居官剝民。恣盈溪壑。其量大者。不惜於名山大剎。建造雄工。小者雕佛寫經。零星散施。士庶徇俗。亦然。緣心中恃有此種法門。乃是不須存心。不須躬行不須積累。略能分剖囊橐。立地成就。十分便益。遂敢肆行無忌。殺物不顧。害人不顧。則此說也。果誘人悲慈耶。導入殘忍耶。蓋斷斷乎非佛善菩薩之言。貪僧誑愚俗以捐貨。托言佛力廣大如斯耳。非但吾道之賊。王綱之賊。而亦佛門之賊也。仁者無所祈而愛。智者不待闢而明。向來誤信之流。幸且聞斯而轉。

戒貪癡。形骸皆幻。何況室宇。自五代暗主。不識佛法。誤聽愚僧。尊崇形迹。巍煥其居。金碧其軀。延及季世。日新月盛。總貴天產大經人力。剝骨造殿。塗血成像。愈剝彼僧衆。愈彼僧衆。愈光慧劍。愈斷貪癡。孰甚焉。我想諸佛。慈悲普度。寃魂遂散。某妻生前好食蟹。罰行蟹山。若干卷超

只行現在。莫愁未來。休詢過去。
芻狗萬物。失天地心。平等人物。昧天地性。保合太和。惟人能事人。人能既盡。烏獸咸若。佛教慈悲。單說好生。勸止妄殺。多茹澹素。破殺養性。豈非正道。如何末教大悖佛肯。賤視人類。夷之鳥獸。甚至投崖飼虎。割肉喂鷹。反欲置人居禽獸下。成混淆見。成顛倒見。遂罔衆生。戕身奉佛。燃指供燈。跳爐鑄像。種種殘賊。云報佛恩。佛性大悲。慘愴就甚。佐佛佛慘。豈非大哀。猶之孝子欲報親恩。先悖親心。是成何孝。

或說五祖設叢林以恤老病。不亦善乎。助養濟院所不及也。曰養濟以建周病。以壯周老。以民養民。今釋氏能以僧養僧乎。其建壯者。且不農不工。坐食而用皆以民養僧也。又名爲憐憫。其實利之。雖老病僧衆。必募蓄私財。投納寺主。方得收入叢林。是吾民又代彼養老病耳。五祖特以救彼法之窮。而相尋至今。遂大爲民生之病。必也壯健之僧。皆緣南北而服勞自食其力。以有餘周恤其窮。則吾無惡焉爾。

叢林乃大養濟院之說。其旨近於仁。實不察於義。養濟院周助不堪作務之病民。叢林供奉不肯服勞之游民。一反矣。養濟院量給救衆。僅令免死。誰其屑之。叢林室宇服食。精潔華侈。其當家坐禪。數輩唱喏侍從。養尊處優。適起愚蒙之艷慕。二反矣。養濟院必老者病者。乃得入。其數可限。冒濫無所容。叢林莫有限制。一切能募緣能游談之僧。則輻輳歸之。耳農家勞瘁。所生幾何。而堪此無限安享之人。三反矣。是皆迹類而情殊。又事近而義乖者也。故大養濟院之說。不過借仁政之名。隱爲僧衆推波助瀾。豈誠仁心所發。而昧者又爲宗信而推衍。良可哀哉。

禪伯定而怯講師辨而纏。教門清而出世之學。不肯出山。肯出山者。世情猶在也。況游朱門。古城市。倚檀越。爭勝氣。托名度世者乎。經世之學。不必入山。必入山者。未知用功實地也。況淡天倫。昵方外。躭嗜慾。喜機鋒。菘無用力者乎。陽明先生云。未問其禪不禪。先問其是不是。思則云。未問其是不是。先問其真不真。出世之意真。念自了矣。何暇出而害世。經世之意真。必悔而自歸。何患其終無益於世。

問二氏暗助王綱。果在何處。曰佛仙大意。總言福善禍淫。

佛法盛行。皆乘亂極之世。從來人相貪之動。大熾之日。如佛圖澄見信於石趙。鳩摩羅什在虛無

姚秦二僧者。皆彼所謂大慧人也。平居樂其供養。希榮最是佛家東手處。

急則束手無爲。與貶榮寵之俗夫何異乎。達摩問風而來。機緣弗契。面壁長逝。智矣。眞彼之得道人矣。故佛之於中國也。治則不行也。亂則豈惟不能救而已耶。

佛學莫深於達摩。玄學莫妙於希夷。希夷不肯用世。達摩若用世。其作爲猶王猛之治秦乎。大抵禪學近覇而不近王。曲誘顓蒙。近於驩虞。機鋒犀利。近於捷取。必世則彼所不欲。睗睗則彼所不能。釋氏用力之始。原與天下相離。雖其學果成。終不足以治天下。古今名僧。無贊治者。自石勒姚萇以來。累代尊宿。遇世主敬信者不少。從無感格君心之道。亦從未見有匡世救民之才。豈其秘之。實不能也。惟姚廣孝爲軍師。微窺戎機。不議治道。自是雄殘之夫。偶落在和尚中耳。且功能遠出青田下。若列之古豪傑之林。未足當末坐。何奇之有。

凡學只觀習其敎者得力如何。流弊如何。又視其敎之行於當時。民生苦樂如何。治亂如何。萬萬不能逃矣。老子之學。善用其清淨。則爲漢文益公。可以小治。不善用之。則晉末大亂。佛氏之學。身姚石桀唐。凡在僧

本未有不大亂滅亡者也。所謂其君再之。則安富尊榮。最是佛家東手處。

神僧能定機渴。能入水火。制鬼神。能伏毒龍猛獸。護一方有餘。使之救家國天下。則立困矣。此其末也。雖不是辨。然惟其本發於自便。故其末無以濟人。

身之生死。可以一視。親之生死。必不一視。宜異而異。所以爲聖人。彼無生則同之。故親遠不念。親亡不悲。本滅而倫倫俱滅。此其爲大亂之道也。我所有者。人皆可有。我所無者。人皆可無。宜合而合。所以爲聖人。彼出家則分之。故嫁娶亦聽人。葷酒亦聽人。我潔而人

入不必同潔。此其爲獨善之術也。

出家地獄有無。何故不可以言見。曰言善言惡。皆非善惡也。善惡不爲言者有也。言無。皆非有無也。有無不爲問者信也。凡物處其中者不見。出其外者乃見。日徇欲。日尤人。日遊於地獄內矣。夫安得而知之。日爲善。日反躬。日超於地獄外矣。又當自識耳。

問善惡之因緣過。善惡之果何得長存。曰譬如釀酒米味初出。美則竟美。敗則竟敗。譬如作芥。初熟之時。香則芬溢爛則臭藏。貯既久。芳潤終滅。善惡之因緣。

遺穗在塗。未飽腹腸。空山墮羽。未至殺物。能養能殺。彼身備具。穀遺雀啄。鴆處山童。善惡生心。亦如穀鴆。故或俾風動世。或空言流禍。懷古何踪。吠聲何影。非曰誦心維。兩兩相應。故名曰念。在其中是爲念佛。緣何迷子。專恃口舌。頻稱佛號。吾善何增。吾惡何減。謂佛不聞。頻稱何意。佛靈若聞。譬如君親。譬如師哲。不盡朝職。日呼帝王。吾君聞之。豈不斥怒。不盡孝思。日呼二人。父母雖慈。亦起厭憎。不循敎訓。日呼聖賢。聖賢聞之。知爲癡罔。若欲念佛。先名勸善。方且爲已造孽。反云代人種福。無見聖夫。

識念字。離心無身。離身無口。念佛解

小曰幻術。大曰神通。總是役氣之法。天下形迹不同。皆有爲善而容算計者乎。惟是利心深入膏肓。若能逆推依然成順。心願是利。事逆奚利。飯僧解

氣所爲。本自千變萬化。但任其自然。則時至乃發。隨位而見耳。神通能伸縮其時候。改奪其地位。使人驚炫然不過耳目之玩。或自救一身。若夫一方疫癘未見神通能致康寧。千里荒旱未聞神通能祛旱潦。滿世干戈未有神通能詘奔賊。寇竟何神不迹。何通不窮。神通解

乞食緣。本是忘相。然是立法。大滋窒礙。人人不耕。誰舍僧食。人人不織。誰舍僧衣。其濫觴也。實情放利。借名

在中華。天主教之在大西。亦猶佛教在天竺。彼以自主共國教爲未快也。覺氏來於東漢。此教又猝入於佛西方聖人。天主教之精者。不過西方之巧人耳。然其遠來之意則一也。漢明帝爲中華主。求異教於外夷。求者多事。達摩生長海外。慕中國而來遊。來者多事。使大子真浮海。真居九夷。則聖人亦多事矣。惟合德於天地者。安土敦乎仁。

補遺　計五十則

學何所效。以後覺效先覺也。覺無滅時。故學脉無斷時。如衆世習邪。其覺不安於邪處。即是學脉。一呼便醒。

若只粗粗看見皮膚。事事物物。各一頭面。永無貫通之日。非病在不能徧物。病在不能精義也。惟窮思入微。於一處二處研得透。便可貫通。易以道陰陽。夫子大象。皆歸之人事。陰陽者。道體也。人事所以體道也。他經始終語本體者。惟中庸一書。天命天載是矣。然天命始之而慎獨終之。天載終之而不已。內省始之道體可徒見乎。顏子卓爾。亦得於博約竭才之後。

正心功夫要在誠意。致知功夫直在格物。別無事矣。自修身以下。則不必然。心正身自會修。然須正衣冠。尊瞻視。身修家自會齊。然須有動作威儀之則。家齊矣。國自相觀而治。然須有政教號令之文。國治矣。天下自風動而平。然須有禮樂征伐之用。一節有一節功夫。方是格物。格物本是功夫。起手在格物之中。物物與我關心。事事是知。做出故曰。一是皆以修身爲本

慮非苦苦搜索。只是加一番詳審不敢率意應酬。如此方能於目前所值事理。十分盡善。無一事不歸至善。便統體皆至善矣。總之定靜安慮有節奏。無功夫。夫全在慮處。蓋大段妥貼之後。又須臨境致精。知止

是平借大正意。慮是隨事隨物。斟酌斟微。誠意誠身總是一誠。但意可以分合言。身須統體無偽。如念念俱誠。與好惡一人一事而誠。皆可謂之誠意。若反諸身而於萬物皆備之體。微有虧欠。未得謂之誠身。誠身誠意如仁。誠身如聖。盡仁之分量者乃聖人。盡誠意之分量者乃誠身也。誠身之功。從格物而入。以成物爲覓。

自慊不以利名爲喻。以好色喻。利或奉妻妾。周窮乏。雖均動於欲。猶有爲人時也。名或歸所尊。被所親。雖善用之以理。猶有爲人時也。爲人之心。獨至好色而絕。凡人於無事時不能無思。是其心從未嘗容。無係着無愧怍。蕩蕩然一絲不掛。爲正務而經營。猶是繫着。程伯子見大木。輒起計度之心。況營私乎。或起念涉私。或簡點偶漏。總是愧怍。況已形於事。與有心故犯者乎。若虛空守寂。於天下國家漫不理會。又非孟子配之義。

孟子告琮文公強爲善。凡勉強供與安樂出於本心之安。雖使事勢拘束。人情阻撓。只是十分爲善。決不放倒。決不退轉。此有國有家者立命功大與天壽不貳同理。

凡人於無事時不能無思。是其心從未嘗容。無係着無愧怍。蕩蕩然一絲不掛。爲正務而經營。猶是繫着。程伯子見大木。輒起計度之心。況營私乎。或起念涉私。或簡點偶漏。總是愧怍。況已形於事。與有心故犯者乎。若虛空守寂。於天下國家漫不理會。又非思以凝爲體。通其用也。如思一事。必心專聚於此事。然後端委無不通。若復雜以他事。或散漫而不凝。則於此事亦塞矣。洪範以思屬土。土翕然後能生。蔡傳主思之用。

義貼利。知貼貞。都近於反。然利者順適。義者得宜。事得其宜。則人心順適。豈可謂二乎。聖人因見人以自私爲利。特指出利物足以和義。就利中分出公私二途。若公則便是義。無二物也。貞者正而固。智者活潑流行。然智之動與樂。皆收斂在內。如隆冬樹木。花葉落盡。其生意乃充滿於根幹之中。此智貞相配之義。

孟子告琮文公強爲善。凡勉強供與安樂出於本心之安。雖使事勢拘束。人情阻撓。只是十分爲善。決不放倒。決不退轉。此有國有家者立命功大與天壽不貳同理。

讀書有得與力行者異。力行所得。性根於心。知解所得。光景意像耳。矣是物也。死之日。可得而用乎。泰然無該者。渾然猶惺。獨惺者真。真者定而長存。樊然多索

者。森然多知。多知者假者。與氣俱亂而俱散。善者心所安樂而已。使爲善必福。中人以下。亦復何倦。所貴乎樂善不倦者。正爲天人有不應時。即如天爵修而人爵不從。樂則長在。已上十八條功夫

人從天而百物鬼神。靡不從人。以是驗人之最貴也。人主乎百物鬼神矣。而皆受命於心。惟心自命。以是見心即天也。

樂不爲七情而文公云。喜怒哀樂。情也。此對哀之樂。着於事者也。如朋來而樂。須待其來。閔冉諸賢侍側而樂。須當其侍。未來未侍。樂未發也。至云好不如樂。疏冰飲蘖。樂須臾不可離。此對好之樂。着於心者也。

聖人能移運。然而聖人之生不生。亦運也。身聽於運。心宰乎運。用則文經武緯在天下。不用則金口木舌在萬世。

衆人競於地。知者適於天。寄地者形也。樂天者心也。自氓庶尺寸之宅壤。以及英雄所爭華夷之界限。莫非地也。得失榮辱。必斤斤焉。舜禹有天下。仲尼無尺地。則一而已矣。視此身爲形而下之器。其所求於天下。必形器也。踐形惟肖。莫非形而上之道矣。而於天下又何他見焉。

趨時之意。其猶從義乎。窮則變。變窮者。變之因也。通則久。通者。變之功也。純見則從衆。因時之所善。從乃趨矣。推此則時詳上則違衆。違衆則從己。從己則違義。違義則違天。違天則違人。違人則違己。違己則違時。違時則違義。違義則違衆。違衆則違天。違天則違己。違己則違人。違人則違義。違義則違時。違時則違天。違天則違衆。違衆則違己。違己則違義。違義則違人。違人則違天。違天則違時。違時則違己。違己則違衆。違衆

變之以寬時淫變之以貞時惰變之以勤能所謂趨也若與之俱苛俱淫則是窮而不變同流俗而合汚世也時豈流俗汚世之謂而趨豈合之同之之意哉聖人以安爲趨從人顧以不變爲趨甚矣其戾也行止猶豫非析義不精門觀事不徹公山佛肹欲往不往豈亦猶豫乎吾道既大彼意足嘉聞召時特取其嚮慕之誠有可感化之理故不示拒絕想當日接遇來使禮意從容見者遂以爲欲往也其實不往之志夫子早定於胸中豈待再計而決亦豈因人言而變哉于路正由謂叛臣豈可與作緣必閉門不納方快其意耳

共意耳

譯曰黎有大功於斯文始尊孟子始斥佛此兩大事皆無所承襲創心創眼創口而爲之前掃八代之狂風後啓宋儒之日言可謂無待而興者矣惜其斥佛也見之未精處之未盡惟文中子之告程元者最精且盡其論佛則云西方聖人不可適中國論三教則云非爾所及夫西方不適政惡多門論及於廢之則云多則宜廢然而不輕許其於中則宜廢教門不可以多則宜廢然而不輕許其廢者蓋必得其道而後可廢必待其人而後能廢之也簡簡數語含蓄無遺其天資之高心眼之澗孟子以後一人

後世人臣事二姓則爲不忠古人每就列國之聘樂毅在戰國號知臣誼去燕仕趙而尚論者莫之非豈君臣大義古今異耶曰此封建遞遷義也諸侯同姓異姓各君其國實皆天子之大臣也仕於列國者共事一天子也雖更迭而仕未嘗事二姓也故有出疆載贄之說焉有服膺君之禮焉皆從封建來也後世封建法廢天子而外無列國之君矣其有之則如漢之南粵晉之五胡唐之藩鎮割據宋之遼若西夏非蠻夷則僭竊之臣與讎敵之國也去本朝而事之是背天

子也故不可更仕禮以義起義與時遷酬對應變無窮不測只爲識得一處凡事曲折甚多千言未必說得盡然每事必有一綱領決然一句說得盡此綱領便是物物一太極然苟不識性豈能逐事逐物推求出此綱領來性便是統體一太極後人謂此等腐語於經世何干卻從事事物物千討萬究已私不破何以推徹人情人情不合何以經理事變此盡壞之所以難振而功烈之所以終卑也

凡設施講求宜各就此事推至本原拯濟時艱之中有啓沃主心之用視專修支節塞漏者慮深而功

全。此經世實學也。若一概抹殺此事。況以大本大源爲言。如國用不足而曰絕口不言財。強敵壓境而曰其具不在兵。豈內本修文之本意耶。無論聽者見爲不合時宜而我自反經世之學。進言之幾。實亦迂疎而少當矣。獨不曰所以生財所以治兵者自有道乎。惟各就職業中一一講求措置。合於正義。和於民情。隨事以盡理。隨末以務本。夫然謂之一貫。內外相應。旁無掣肘之人。則功必成。蕭何韓信。遇之上也。外得自專而內莫之應。則功垂成而壞。或且得禍焉。白起岳飛之徒是也。內有應矣。有兼制其權於外者。此則視我作用。能如李文饒楊厎淙王文成。則事可爲。然其成敗非有一定之理也。內既無應。外復不得自繇。此必不可爲之時。君子直卷而懷之。若沽沽自負。冀得一試。非倖進。則冥行而已矣。且君心相道事權。昭昭在目也。而皆不能料。斯其人又獨能料敵者哉。

吾見賢士大夫。不憤私。不任詐。而不知人不解事者多矣。古人言至誠。因誠有不至者。言大公。因公有不大者。誠不至未必生明。大未必生明。孟子而下。惟孔明元公明道庶幾於大公至誠。而聰明睿智具體而微。軀之外。疴癢不復覺。而仁人於舉世咸覺之。覺所忘者。仁之靈也。割殺飢餓之痛苦。凡人甚畏。而龍逢比干孤竹子不覺也。忘所覺者。仁不且盒靈與。至孝純忠不獲其身。彼其心。皆有所止也。

鄧禹子二十人。皆敦之。孝謹。不令習恢奇大略。天下漸平。奇偉倜儻無用。傳以孝謹足使牧民佐治。哲哉。而保功長世。在其中矣。好奇謀。使子孫飫聞而慕效。則日思見奇。奇無所見。或詭而爲逆。房遺愛之覆宗。亦玄齡之素訓未如禹與。（上十五條發用）

帝號之始於秦也。後世不能改也。善惡異謚。非有德不宗。宗之濫於東漢而偏於唐也。後有聖王。不容不改也。凡稱某帝。謚也。某宗。廟號也。廟號崇而惡謚不

行。曷緣使帝者知戒心乎。

時爲人授也歲首爲人辨不爲天地辨也一日之時始於子而人之興作也必以日出夜之子也晏息靜守其微陽至寅卯而用之其力不匱使於夜分擾擾興事非第違時少功至日出而早衰矣故建子妨寅建寅不妨子人非建不辨也天時自辨不因所建也

足食先飽民也今動議加賦饑其民而兵未嘗飽也生與聚反矣足兵將在兵中也今動議增兵將在兵外也見兵怠將矣已上三條治道

游民有數種不必有者僧道也宜有而宜限其數變其用者優伶也不可無而不可制者胥皂衙役也不可有者娼家頑童棍徒也已上一條政事

物禁太盛惟盛德之至者則無物盛之嫌其貯福之器恒餘於福也下此則貴日增其德譬諸粟充瓶有盈以易之酒盈斗有后以繼之雖盛可無害矣

同爲善事何故徼名徼福即不成善善是一團潔淨和平朴誠懇惻的意思只想那求名求福之人其作好事時又會漸淡下去幾何而不與惡同歸

成心初起未是私心當時實以爲善實以爲不善也久之而覆護苛求之心起焉則私矣遡其病根亦爲初見未真故昏者以愛憎爲是非昏明察者是非密移於愛憎

成心之去難矣哉所觀得失皆不復能中非必愛之憎之也力除愛憎設虛衷而成心隱隱據其中而主之憎名根於氣是故心役於氣則羨名若珍求慊心則視名若浮雲

果有意乎學道愛人天下共此一事人生止此一事何

實此襲前人之餘聲而自棄其實功者也故但指政我者爲邪我之正果安在必從君民立心不從官曾起見爲修身勤政不爲浮談曠官我實緣於義路體門而入亦無所容其攻爾已上七條人情

桂馥禍贏共一又壽與考終爲二禍而凶短折以一極對之則極福且贏二矣顏真卿八十死於賊壽固未必考終天無不凶故合爲一也善常一惡常二中則有過不及正直則有剛柔攸好德則有惡弱以二配一亦其常理惟憂實贏而無對福陽故奇極陰故偶攸好德實贏藏樂於其中君子有善可樂不必後

右樂小人有剛柔之惡斯有剛柔之憂本以快其嗜慾而反生戚戚既成惡又滋憂欲不二之不可得也有了作善而樂與本心合合則一故爲一福小人作不善而憂與本心反反則二故爲二極此立教之旨也

武王封祿父其有不得已者乎不然微子之賢守殷祭器殷祀已不絕矣何不委祿父於微子乎祿父因之遂得爲亂受惡浮於紂而夫子於湯無貶辭於武之喪服事之稱豈不微乎哉已上二條類雜

釋氏有所謂他心通頗與先覺相似但先覺有妙在不覺者他心通則不能不通所以有異且如詐與不信固有不當覺之時如象僞喜舜便真喜設使他心通豈不立刻焰破其僞縱使焰破不言亦所以待他人非所以待弟謂覺弟之欺者是耶是耶至誠故中庸般若必奇特是耶謂不覺弟之欺者是耶是耶已上二條習術

人參天地之中佛故言人出天地之表其於兩間事理直吐棄不用而兩間亦無所用之也聖人乘陰陽而合無極彼欲獨遊無極而脫陰陽已上二條習術

附疑思問十九條

虎項下金鈴繫者能解之玉連環乃一玉所成原不可解惟有擊碎耳余所疑非如此二事也然或究竟與二事相類未可知也存質明師兼以俟悟

義亭全書 卷二十 學言詳記 補遺 三十六

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及此惜乎周邵之語不傳然伊川嘆其弘廓不以爲非則是天果有外天之外果無外惟天天後何外以爲有窮窮於何所以爲無窮何可知而世特無周邵其人與

謂無窮反而體吾心則知天矣出入無時知陰陽無

始莫知其鄉則天之外固無可思議也知其不可思議之謂知天耶

夫子不語怪神程子每每語惟神事只籠統以一理字斷之佛教大昌世運不同不得不語亦不得不如此語但使夫子生於後世答人示人恐更有明快處如云帝卽理也天卽理也未嘗不是然在帝左右可云在理左右否帝出乎震可云理出乎震否梁溪子極崇程朱每每至說鬼神處微有同異殆其說未底於極便未合心之同然耶

鬼神之事實多奇幻愚人而語徃徃有之益迷塞本人之靈因侵入其臟腑血氣中借以爲用及旣過則鬼自散去而本人之識神復清不過迷醒之間非能逐出本人之識神而奪之爲已有也至奪舍投胎之說則事理難通嬰兒在腹其初結胎原未有知覺數月後五官五臟漸具知覺乃生本靈與形自是一物何從奪其本宅而投以他靈乎鬼憑人是一時暫借也鬼若入胎是一生永借也

萬物皆稟氣於十二支鼠之外屬子者尚多牛之外受丑者非一也於所切者各取一焉然十二物亦有不遍生於五方者如齊魯以北多無蛇豈謂巳火之氣不行於北地耶

目前事委有難曉者如坐暗室有光如手觸處火星迸出此皆易曉耳室中必又坐乃見光緞衣必服之於裏又晴日乃有火星卽其理也惟所謂印綬開花頗可異崇禎庚辰孟夏宿朝房點齋牙牌垂鬚忽開花室內無一點風其線於空中四圍自舉類有物張之者直如繩圓平如盤如鏡少頃漸飲班役尚携視將納之几忽復開如初頃之乃復飲泉相顧笑是歲南歸無他或疑凡此皆鬼神偶至噓欸其和氣或福大德大之人故憑依之也而兩者又皆

孔子自知死期邵子亦知之管郭亦知之至於丁謂亦知之其知同乎程伯子志將淑世著書而皆未及是非余亦嘗格此物猶未了了存之以俟請益

丁謂邪諂詭譎至老不移臨死乃湛然不亂以爲偶然耶死生之際非能偶然者以爲有所見耶斯人也而賢耶賦耶夫人之清明乃爾何乎生所爲無一善狀特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及獨存於臨死之會耶若更出於此則是輪

廻之說。儒者所不曉。而佛氏曉之。聖人廣大光明。果不及佛也。

惡人臨死。本心盡見。所以變相無端。總是一念不安所造。有種至愚至昏之人。生平爲惡。從無不安處。臨死亦不悔。此當如何反不游魂爲變耶。

太極不與陰陽偕混。聖人之心。一太極也。此番混沌後。羲堯文孔之靈何存。意者上帝左右。固有至清至虛一片境界。當陰陽滓亂而自如者乎。原無混沌。群聖之靈會焉。再開再闢。復當出現耶。不然。任是大聖。只在一混沌中撐持。僅同於陰陽。而不能俾太極耶。以

人之靈。以學之覺。六合以外。混沌前後。亦當討個明白否。

忽與明堂。意義如何。尊覆配天於郊。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稷則配天之形體。文王則配天之主宰。又何說。

橫渠言聖人道無進退。無退固也。果無進歟。從心之域。進於耳順。設孔子六十而終。將以爲盡於耳順也。然則加至八十未知云何。壽俾堯舜。又當云何。若曰學海之無涯。固長而凶分截。以貞字聯上拂願爲句。前後文詞未見有此文法。易言無咎。皆自處合義之謂。傳因上有凶字。以無所歸咎爲解。亦創起無例。今欲折衷至當。將何說之從。

喜怒哀樂。一情也。細細體貼。似各有不同處。可怒在四凶而怒之。舜心何與焉。喜亦類此矣。父母有疾而憂。

疾念而樂死而哀設亦甲可憂可樂可哀在父母而已子心何與則可乎且至恕之事不過現前處分既定即已置去居喪必以三年不能忘也此又不同也夫子又曰是吾憂也則憂道之心亦不能忘似不可與喜怒之在物者同論然耶否耶強之爲同則不安果以爲異奈何一情而有異耶

食而不知其味鬚於心不在焉三月不知肉味子心在於何所

心無二用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不能兩成是其明驗劉珍之五官並舉梁昭明一目十行皆史官訣傳耳吾儕誰曾點鼓瑟三子之撰一一入聽聖容微哂明見無遺耳目交用不妨手指大是異事後世訖無疑其故者何哉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道不可須臾離要見須是何物着斯字在上吏字在下畢竟何故

知足齋叢書

上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漢學堂知足齋叢書總目

知足齋叢書

漢學堂經解

通釋

子史鉤沉

知足齋叢書目録

、序訓

、諭賜金買田宅對

、誡兄子書

、廣絶交論

、臥反論

、賀失火書

、博奕論三國志

、書日録改齋漫録

、師説

、惜字文

、戒口孽文

、書畫

、小説

、時説

、通法説

、演劇説

、惜物命文

朱用純

疏廣

馬援

劉峻

韓棻

柳宗元

韋曜

吴曾

夏之蓉

錢大昕

夏之蓉

邱嘉穗

、憲前賦忌疏　浦起龍
、惜五數文　王懋竑
、酒人賦　苗昌
、定禮　袁枚
、戒酒疏　徐大椿
、非相篇　袁枚
、論稽古書　鄒圖
、醫書誤人論　任源祥
、藥案說　王芑孫
、病序論　任啟運
、陽宅　程瑤田
、選擇　袁枚
、術數占驗論　鄒圖
、賦役議　程瑤田
、水利　程瑤田
、漕運議　程瑤田
、河防　程瑤田
、運米　蔣伊

、鹽課　孫玉庭
、理財疏　榮潮生
、荒政　陶澍
、刑律　汪竹
、道學　周鑒
、道教　羅大經
、諫服金丹疏　裴濤
、歷代考　奉蕙田
、仙人篇　洪亮吉
、鬼神篇　洪亮吉
、後漢書西域傳論贊　范曄
、疏勒瑪瑙　唐太宗
、請廢佛法表　傅奕
、請除釋教疏　傅奕
、佛骨表　韓愈
、原道　韓愈
、與孟尚書書　韓愈
、敘佛老語　周世泉

、唐書李爵傳贊　　宋祁
一、風俗篇
、覺世經
、陰騭文
、心經
、高王經
、崇古學教志序
、天方教考
、天主教論　　葉瀚
　　魏源
　　俞正燮
　　陳文述
　　陳文述
　　洪亮吉
　　錢大昕
、鴉片烟說
、過癩說
、郘教疏
一、扶箕
通解
、尚書旋機鈐
、尚書考靈曜
、尚書刑德放
、尚書帝命驗
、論周古史考
子史鉤沉
一、華陽後漢書註
、司馬彪九州春秋
、司馬朗戰畧
、熊周古史考
、余知古渚宮舊事
、晉太康三年地記
、王叔和脈經
、拾遺記　　王嘉
、孫盛魏氏春秋
、孫盛晉陽秋
、何法盛晉中興書
、荀勗晉起居注
、干寶晉紀
、裴松之晉紀
、孫盛晉陽秋
、何法盛晉中興書
、虹都勝境記
、平山樓靈塔記
、來季詔忠記記
、河間帝覓嬌
、河間始開閘
、河間箏趫鈎
、河間稽命徵
、河間禄運法
、河圖括地象

、孔奐河圖
、河圖玉板
、河圖提佐輔
、河圖括地象
、河圖聖洛符
、河圖
、河圖緯
、洛書摘六辟
、洛書甄曜度
、雒書
、遁甲開山圖
、雜書洛罡雒
、尚書運期授
、詩推度災
、詩含神霧
、詩緯
、春秋命歷序
、春秋內事

、論語摘衰聖
、論語摘衰聖
、論語運考誡
、論語比考讖
、孝經內記圖
、孝經雌雄圖
、孝經鉤命決
、春秋
、春秋運斗樞
、孔舍文嘉
、孔汎威儀
、孔授命微
、孝經鉤命決
、援神契
、春秋元命苞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留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饈勿營華屋勿謀良田三妬六婆實啓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僮僕勿用後美妻妾切忌艷妝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樸訓子要有義方

勿貪意外之財勿飲過量之酒與肩挑貿易毋佔便宜見貧苦親鄰須多溫恤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兄弟叔姪須分多潤寡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重貲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擇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計厚奩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勢力而凌逼孤寡毋貪口腹而恣殺牲禽乖僻自是悔誤必多頹惰自甘家道難成押賭惡少

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依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愬當忍耐三思因事相爭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暗想施惠無念受思莫忘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慶不可生妒人有禍患不可生欣幸心善欲人見不是眞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家門和順雖蓽殖不繼亦有餘歡國課早完即囊橐無餘自得至樂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爲人若此庶乎近焉

江藩曰朱用純字致一號柏廬崑山人康熙十八年　詔舉博學鴻儒有將以用純薦者力卻之有司舉鄉飲大賓亦弗應世傳家訓乃用純之文世人不知誤爲文公所作著輟講語愧訥集大學中庸講義行世卒年七十二

顏氏家訓江東婦女畧無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趙遷致慇懃爲辭下風俟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宜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恒代皆秦趙間地名秦太[illegible]

不愛後宮美女以希士　范益謙中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貪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于人飲酒食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沈濕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吃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

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于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柳玭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寶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鍊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最之未浹旬馮晨謁賈

則經雖傳不甚明千百年後有成定方能參己見成集解安得一切抹殺而謂程朱直接孔孟也夫以孔子視天下才如登泰山察邱陵耳鉉於子產晏嬰甯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知孔子也孟子雖學孔子然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爲聖至朱子則謂三代下無完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興禮樂乎此伯溫之不如邵子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所以可貴者以易知易行不可不可須臾離也必如修真煉藥之說以爲丹不易得訣不易傳籠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愈祕愈矜嚴而道愈病矣來書又斥陸王爲異端亦似太過周易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孔子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仁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其因所樂而異哉然仁者之樂山固不指智者之樂水爲異端也顏淵問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各爲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爲異端樊遲又必以仲弓爲異端矣大抵古之人以行勝後之人以言勝聖人知其如此故諄諄戒之曰先行其言曰訥於敏於行曰君子無所爭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之語錄皆言也所駁辨皆爭也非聖人意也士幸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起長安者或曰君子無所爭宋儒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蒼頭僕夫各尊其主遂至戟手讙詈及問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陸王者亦此類也

吳詢曰君子之家十不至門斥異術僧道不至其門不惑于星命術士妄言禍福者不至其門終身讓畔訟師不至其門薄滋味酒肉之徒不至其門

餅尙體要存詭遇之心以弋獲者不至其門惜分陰無荒日月牧豬奴戲者不至其門勤且儉索逋者不至其門早完課催租人不至其門率本性凡趨炎熱干嬉遊酣歌恒舞者不至其門絕聲色戒勢利者不至其門

方苞曰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於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質人掌民人之質劑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

罪役耳歐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傭僕賃媼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鑿燕遊惟便縫紉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虞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奸兇不能不留

農夫野婦耕織以供戰士而刮辱擊虜斬刈無道者則皆通都大邑搢紳家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吾家寒素敝衣麤食頗能內外其之而婦人必求婢女猶染金陵積習吾甚懼焉

鄭梁曰孟子曰儉者不奪人非謂儉而後可以不奪人亦非謂不奪人故不得不儉也先儒以禮下爲賢君之儉則道是爲賢君之恭以取於民有制爲賢君之儉則道是不奪人名儉而已矣今天下皆知言儉然其爲說

曰吾甘清苦省交際然後可以無求於人否則謂當今民窮財匱求人實難非節齋慳鄙則恐無以爲生若此者人莫不從而許之曰儉由吾思之此其意直欲奪人其不奪也直無待於奪而後不奪或奪之終不能奪而後不奪耳夫古之人必以其廉於取者言儉而今之人第以其吝於與者言儉則是便人好利之念而開天下以刻薄寡恩之漸者莫儉若也嗚呼豈孟子之所謂儉者固若是乎古之公卿大夫之家其儉自與士庶不同公儀子

之拔葵孟獻子之不察雞豚不畜牛羊此正所謂儉也今自勳戚世胄以及卿相大臣特美衣豐食耳其權子母固競錐刀也其待宗族親戚友朋固較量錙銖也可謂不與士庶同乎世徒以其美衣豐食似乎不儉而輒復以草野小民之鄙嗇繩之人情固有自私自利之心聽其言也順而易入於是一絲一粟不肯輕出而財日上積而不下流至使天下之農工商賈不得挾所業以仰食於富人是古之貸錢出息食客數千者猶以其奢也而奪之人者亦時而與人今之粟紅貫朽登壟罔利者直以其儉也而奪人者不惟不復與人且將以其奪之人者轉輾而爲奪人之具不已天下財源之日竭民生之日困毋乃皆此儉之一言誤之乎三代而後稱恭儉之生莫如文景然吾猶以爲文帝之儉其大者在除租復賦而身衣弋綈帷帳無錦繡特其末節至壞鼈錯之言而入粟拜爵猶未免於聲音笑貌又況後之人主旦旦以苛征橫斂殿最有司而徒以慎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典爲儉者乎夫以慎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典爲儉則典爲儉則古之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犧牲百官有司爲奢而以皁隸百官有司皆爲奢矣以古之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犧牲百官有司爲奢而以後之慎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典爲儉則雖孔聖之言吾猶將反其意而爲之說曰與其儉也寧奢矣予才不善奪人而勢不能無待於奪其也寧奢矣予才不善奪人而勢不能無待於奪其於今世之所謂儉者甚宜然竊慨夫世之做衣垢履徒步者往往以士大夫而不恥爲委巷牙儈竈婦之行貌雖儉而其意未嘗不在奪人蓋甚欲以

孟子之所謂儉者與之共勉也

日知錄顧氏家訓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夫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客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肆色態封奏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謝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司馬武王之門鉛曰敬迓賓客貴賤

無二則古已言之矣夏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規高鳳之於馬融一面不見終身不見豪士大夫者可不戒哉一門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搜大夫不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奴酒傷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許其先交之僕游守禮號曰楚須知詩書有霍家奴莽莽名子則子孫也不但招權納賄而朋中多貽之詩文彙然與指紳爲賢王名義之臺文章之厚至斯而極矣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鳴笳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詩謝門者門者翌千金今日所謂門包胥昉於此

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不能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廣金者聖主所以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日不亦可乎

誡兄子嚴敦書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龐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梁章鉅退庵隨筆王脩虔誡子一書最足爲聰明子弟針砭因節錄之書云知汝以吾不見許欲自悔耶且慨且慰但亟聞斯語未覩其實聽言觀行冀不復虛耳吾自少至今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數行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盛轉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使不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門汝言老端復可言未嘗看耶論註百氏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未經拂耳簪目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昔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顏之推謂宅舍園林車馬衣服皆當與其家相稱不爾則人將笑之以吾觀之信然

及

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昧失皮而露骨亢若枯木泊若窮流當此之時誠爲材也有孚茲者鮮矣故曰窮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識難干載冠冕不曉書記者之安可不自勉耶

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讀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財古今萬不如一勤身技在身技在身猶足得食況士君子乎

讀書也　王子晉言佐喪則傷此言爲喪禮言也喪則頗爲惡則去不欲觀人非義之事也親友之喪送終時子孫請遍白尊長請謁非吾事也理勝場朱之名世謂爲讓屋不可令動不可令讓屋不可令動不可令讓

夫士當以十二十四家故婦盛多不可悉士二人耳由十頃堂室舍宇園林不當此者以義取之不至此者雖用錢市田若貪此者以義取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一錢險陷陽者爲鬼所誅坎壞貧窮多不通秦吾親近古以來尤精妙者惟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或多羅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

編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詩誤亦爾源也　近世嫁娶多尚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昔賢嘗言凡置買田宅者有三不爲寫富不爲貧富何爲三不爲富不爲貧富不爲急難何謂七不買老年之父孀居之母有不才子不能管教或少孤子或奢人授置所蠱之值十不償一者不買已絕之產未有著落相持之產未經倒斷者不買宦家子弟覆敗之業任他人買惟貪宦家者不買業師契友之遺產不買墳塋中房屋木石先賢祠廟不買異勢相爭自知不敢以來投獻者不買累世之鄰非十分輸心欲賣萬不得已者不買而就中惟嫌人孤兒寡婦與侵及泉下者爲尤甚凡買產爲子孫長久計者宜致審焉斯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由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

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駁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由於此　顧涇陽曰吳康齋每言君子常常樂易方做得覺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樂而已矣不校之道樂而已矣自反之道樂而已矣　余最愛晚唐詩僧寒山句云我見瞞人漢如藍盛水走一氣將歸家堂裏何曾有我見秋人瞞一似園中韭日日被刀傷天生還自有此郎林文安公題終時子孫請遺白尊長請謁非吾事也理勝場朱之名世已三代五尚書家門鼎盛有以善恩德分明此非有道者之言是也德圖不可分明恩上亦不必分明如人有恩於我我分數到那裏我報豈不大差且使有恩於我者御非好人亦當報他亦止到那裏便是無情如我必說出要報他倘我有報勢他竟倚以作威虐人將若之何此旨分明二字之算也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大理寺少卿劉天成上言　呂坤公嘗言沒議

其中一段云臣每見民間冠昏祭祀爭相誇競不惜輸財稱貸至營造華屋綺疇友衣冠以及歲時伏臘餚酒豆肉並一切器具務求豐美更有好爲淫胄吏工商妄跨鮑鞍圍館奏樂華宵浪子酒徒一人奉獻人之用甚至奔民婦女珠翠盈頭奴婢被羅綺錦綉圍朝轉相倣傚供奉走之物極委貿貿出其種種費侈已極不能食時用龍常經試思造物生財贏有此數量入爲出勢必漸消漸竭或流入匪徒作奸犯科伊於胡底云云所言皆切中時弊必自士大夫始矣　查文修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歷歷歷之過奢之故過儉皆足以致不祥然歷則富者輕而貴者重過儉之則貴者輕而富

者重蓋富而過奢耗己財而已貴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權力重則取求易也貴而過儉守己財而已富而過儉其勢必至於刻薄計較明而機械多也士大夫時時深念知益已者必損人凡事皆留其有餘則福之道矣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主人曰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細組相感霧湧雲蒸雙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蕙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鑠金爍而鎔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欵欵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絡繹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鸇巍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雙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宏致雲飛雷薄顯棣萼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元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歆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斯賢遠之棄文徙禹古田一帶世民訛傳訛
遂爲谷不能盡其說要謂以究其變蔑毛羽之蕞
[illegible]下蚩蚩焉爲蠢
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歌雜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
而煦沫鳥因府死而哀鳴同病相憐意其有五術焉若其
[illegible]
恐懼實憧閶谷風之盛興斯則順金由於敉陰劒頸
迄於古益是以仙民濯流於宇諸侯王攘襲於陳相
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鵷鶵之倫高翔日一飛
餐秦稷讀衛所以竭其聲重繭所以竭其息若夔妻
不能鼓瑟不能舞雖與盧經會史闚喜雪白

舒向金玉洞海鯨雲鵬鯤河漢脫若游塵過同土梗
直肯費其半哀竽有落其一毛若衛重鑄銖擴微彰
撤雖共工之蔽惡驩兜之掩義南荊之阪扈東陵之
巨猾皆爲閘匈遠迹折枝疢疾金膏翠羽將其意脂
韋便辟導其誠故論蓋所遊必弄夷惠之室苞苴所
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憂芒實成是曰量交其
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買弟植譴譬之於鬧鬧林冏
論之於甘醴夫衆譽逼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
或始富而終窮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

翻覆汎若波濶此則狗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因終嘉朱所以隙末路嗟乎可知也而鑑公方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既乎因此五交是生三愛欵篤孫會歐相若一變也蘇固易搆釁訟所聚一變也名陷釁釁貞介所蓋三變也古人知三變之爲梏覆五交之葸尤莫王丹威子以瘏楚朱穆昌言而示絕倉言藏近世有樂安任暐海內髦俊早結綢繆厥後暐果出其妻特俊遂離嫌計奪其田丈人之望實在厥壻丈人之好厥壻擊轂坐客恒滿踏其閾閫若升關里之堂入其奧陬謂登龍門之阪至於厭盼搶其倍價藪揆倭其長鳴見一善則盱衡抵掌進一才則揚眉詡聲齒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輳有屋名蒼蠅其門者昉必蒼蠅之所集有屋名蜘蛛其門者昉必蜘蛛之所結彰組雲臺者摩肩擬走丹堤者有屋名蚊蚋其門者昉必蚊蚋之所聚網繆想莊惠之清塵席羊左之徽烈及瞑曰東粵處散洛浦經暖箔懸門空若洛汭之彭墳未宿草馬鞅動輪之實窺西閣諸孤號泣不謀夕痛夕痛之流襟六合之南寄命寓鷹之地自昔抵鬻之交金蘭芝三下注之

仁宰素扃成分宅之徵鳴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大行三門豈曰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屨足蹇之長嘯獨立高山之頂歎與塵同羣歟歟然絕其雲翰誠哉之包誠長之也

嘗不幸生產阮牟諸子不能自振收恤夫子西疇冬月蓄高陵積穀劉表泣然粉之曰我寧爲鄭作計乃蓄巳粟比給彭城到溉故與昉爲山澤遊昉見其諸孫振之嵩終身恆之疾史蓉昉有屋名蜂其門者昉必蜂子野於昉爲

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改不之省覩此則到欵背面爲負心而昉於取士之進未嘗也

孔子言損友益友以取友不可不愼也王以攻而良請以湛爲美友固學者之所取資然損者多而益者少往往然也而取友之道在韋布之士猶易何也彼之願友而來者第恐或不如己者耳不如己者在我固失而彼未始不得也我之取友易嘗不取其不如彼者哉如其非不如已也則必其合志者也必其願共風雨晦明者也必其可與同憂患者也彼便辟善柔便佞三者之徒亦何來於我而至哉夫此三者之

奔趨而至者大概爲膏粱子弟耳彼亦何慕而至不過以損者之三樂進焉而子弟敗矣夫膏粱且然而況公卿大夫乎六月之詩美吉甫之功而終之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善哉乎詩人之辭約而義當也有一孝友之張仲而吉甫之受祉誠多矣大將軍有一長揖之汲黯顧不重耶且夫便辟善柔便佞亦多非庸人其始進也每賓緣文字以自見蕭望之之門乃近一鄭朋之奏記筆亦可觀然跡其反復便辟善柔便佞無一不極足以死望之而有餘矣馬融班固

干秋之作者也自融在梁氏而李固誅矣固在竇氏稱功頌德祗取殞身焉二君子者非辟耶柔耶佞耶而又何責於朋哉至於大臣當畏罪引嫌之時尤宜閽門謝客深自咎譴田蚡言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議論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嗚呼蚡言可謂巧中矣而魏其亦不善自防此亦輕通賓客者之炯戒也

張英曰人生二十內外漸遠師保之嚴未躋成人之列此時智識大開性情未定父師之訓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聽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蘭脫有一淫朋匪友闌入其側朝夕浸灌鮮有不爲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蕩然而莫可收拾矣今親戚中倘有此等之人則踪跡常令疎遠不必親密若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氏爲善比之毒草啞泉更當遠避耳古稱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旨哉斯言可爲深鑒世家子

弟其脩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當
而待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
面斥其非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劾而驕慣爲
親戚之所優容長而習成爲朋友之所諒恕至於
利交而諂相誘以爲非勢交而諛相倚而作慝者
又無論矣人之背後稱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直
道或偶譽其才品而慮人笑其逢迎或心賞其文
章而疑人鄙其諂利甚且吹毛索瘢指摘其過失
而以爲名高批枝傷根訕笑其前人而以爲痛快

至於求利不得而媒隙易生于有無依勢不能而
怨毒相形於榮悴者又無論已故富貴子弟人之
當面待之也恒恕而背後責之也恒深如此則何
由知其過失而顯其名譽乎故世家子弟其謹飭
如寒士其儉素如寒士其謙沖小心如寒士其讀
書勤苦如寒士其業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
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稱之者尚不能如寒士必
也謹飭倍于寒士儉素倍于寒士謙沖小心倍于
寒士讀書勤苦倍于寒士樂聞規勸倍于寒士然

漸

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今人稍稍能謹飭
儉素謙下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
弟難做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也我願汝
曹常以席豐履盛爲可危可慮難處難全之地勿
以爲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責之者
過之不以禮者則平心和氣思所處之時勢彼之
施於我者自應如此原非過當卽我所行十分全
是無一毫非理豈能全是乎古人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讓爲寶左氏

曰讓德之本也處里閈之間信世俗之言不過曰
斬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
理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
之鬼神有虧盈福謙之理自古祖聞忍與讓足以
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讓反以釀後來之禍患
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
事五十日見天下大訟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
敬小愼微凡事只從小處了余行年五十餘生平
未嘗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退步早耳每

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至于受大氣受得小苦則不至于受大苦此生平得力之處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則衆怨消矣故終身得便宜也宜則衆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也汝書席前人之意不憂飢寒居有室廬使有盛德而不易得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焉茫然泯然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雖安燕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燔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賀繇蒲之具或以不給吾是將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衆小之愆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汝書席前人之意不憂飢寒居有室廬使有盛德而不易得

古之人皆然斯道遠濶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嗷嗷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

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長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務之所加嘗與子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燔蕩凡衆人之疑慮舉爲灰燼點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謂融冶鑄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宜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厭得聞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操雖欲鄙薄之豈可得乎於

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會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而曷若存之之固捷遵道之域且以酉伯之憂厚公之才猶有日戾待且之勞故能陛矣爾道雲名位並登在臣庶而可以已耶古今武名之士曾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憩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遊體倦人事曠而不修實旅闕而不接賢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厭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

士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暇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武臣則非採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爲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切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悉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豈迺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驅博選良才莊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爰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莫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梁章鉅曰史記貨殖傳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今人之嗜博者豈爲此言所誤乎若但以爲行樂之事則讀抱樸子之書亦可以廢然返也抱樸子自敘云此書未仗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此言博之流弊可謂深切東坡集記相國寺道人坐相國寺賣諸葛筮而禁方賦題其一語云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葛筮之歸發視其方云賭錢不輸方有博徒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蓋譏本朝與故者按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詔犯蒲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顧亭林謂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也顧

徐應秋曰宋顏師伯與孝武蒲博孝武擲得雉謂師伯曰得雉不輸方有博徒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蓋譏本朝與故者按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詔犯蒲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顧亭林謂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也顧

必勝師伯次得盧亟取子歡之曰幾作盧遂輸直百萬梁韋敞與曾景宗蒲樗景宗擲得雉敞次得盧遽取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亦輸直百萬案賭不輸之理引此見非帝王誰肯甘心以勝爲負即使有之必其人有求於賭之外其欲得之物必有更甚於賭者而特以輸直爲避身之階加鈞者之下餌何可不知

壬士正分甘餘話余嘗不解吳俗好尚有二國馬弔牌喫河豚魚敬畏五通邪神擘士大夫不能免近馬弔漸及北方又加以混江遊湖種種諸戲吾里縉紳子弟多廢學業爲之不數年而貲產蕩盡

至有父母之殯在堂而第宅已嚮他姓者終不悟
也始作俑者安得尙方斬馬劒誅之以正人心以
維惡俗乎或云宋楊文公大年好葉子戲
顧炎武日知錄萬歷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
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弔之戲
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爲此有如
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
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異也考之漢書安邱侯張
拾卽其已
反侯黃遂樊侯蔡睦方並坐搏捔免爲城
旦質碓傳掘冢博捔犯姦成富王
符潛夫論以游博持摴爲事師古曰摴或作
博六博也捔意錢之屬也後漢書梁冀傳能挽滿
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
錢之戲皆戲而賭取財物宋書王景文傳爲右衛將
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捕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
領職劉康祖傳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戲免南
史王質傳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
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
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日杖者所以罰小
人也既爲官職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

罰罰之今律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
隨舍餘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六
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晉陶侃勤於
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干綺萬端有遺
漏諮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
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爲晉
名臣唐宋璟爲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
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
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每三刻中書辭必殷勤戒
敕曰無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
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 唐書言楊國
忠以善槮蒲得入侍奉常後出專主蒱簿計算鈎
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元
宗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
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學楊國忠
亦終必亡而已矣 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
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麤元之本名琉嘗因賭
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元之詰問

引伏奪其敖贖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爲恥者矣　晉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撓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近日士大夫多爲之安得不賓天下而爲外國乎　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爲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按應歷十九年爲宋太祖之開寶二年是契丹先有此戲不知其所自來而其年二月己巳即爲小哥等所弒君臣爲謔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免於效尤之咎乎　宋

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蒲博者斷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

頭景星曰鬬蟋蟀兒中尤甚余買得一侍兒吳江人初秋涼雨促織繞砌亂鳴覓數頭養之因詳其法其一品格頭項肥腳腿長背濶頭圓者爲上青翅麻頭有銀絡數條曰青頭麻絡若六條相抱名絲環紋不堪用次頭黃血絡翅黑腿白曰黃頭麻絡次紫金翅銀絡頭曰白頭麻絡次紫金翅紅絡腰曰賜紫金魚袋次黃色血絡頭兩尾裊動如鸞曰羊角尾俱以牙白爲上次黃色肚長而頭銳曰拖肚黃次紫黃色身有紅鱗大如胡麻子牙紅而銳白或黑曰錦東衣以上七種最貴號將軍絕有力名百腳戰蜈蚣所化甚難得若止兩肩有鱗名香色肩鱗不用若頭小項翅窄腿細生於後土泥坑向陽之地者爲最下二敎養熟豆糜調蚯蚓糞填籠底宜暗處日餵水漬黃米飯一粒多則過肥或茭白絲瓜花羊眼豆花熟栗羹交飽血蟲子水跳蝨熟鰕魚牛大肉清泉斧茶忌鹽酒醋臘炙橙橘諸香臭畏人糞息白露後須索三尾者是雌與之媾得子如粟縱之去若無偶即失意循走攀援不堪若雌雄相食命曰狂亟斥去三鬬具白露後開鬬重九後止鬬鬬必大小相配開鬬之家大署其門曰秋興懸流蘇設錦褥以耀之編竹柵爲鬬柵長尺高四寸濶八寸狹其兩頭皆有門大如芡實柵中隆然以間間之外別置一柵以新鬬勝者居之怒鳴支支然令未鬬者振羽盤辟久之啟閘斗

然相遇即死鬪激之不甚鬪亦不力先時采草曰墜音犂俗名趯績草一莖六穗或三穗對節生取莖長五寸餘披其首如鴛鴦蒸熟用以便驅捷手掌以水飴盒爲稱雲母石爲鬪機鬪盒了然見鬪四鬪局掌鬪之人名當塞赤稱軍師勝負之權強半係之每賭其人驅撥有方先負後勝曰復讐先勝後負曰玩敵有相持抱人立者曰對鬪各自旋轉或合或解曰圖練互博而倒各東西立住喙矜鳴曰自保敗者敔翅疾趨則勝家得一注截去牙齒斷腿股擺鄰鷹蹄爲全勝得全注以鼓吹小旗圍紅帛金花送歸第五醫法開鬪家率立醫學鬪畏熱畏寒熱餌捲類是眼昏噯曾喫豆芽尖葉左髮失視偏右右鬢失視偏左兩鬢失視尤不堪用行遲重是積食鬪清水中小紅蟲糞結熟蝦婆井華水浸食鬪板上蛆亦佳頭鬪用芎藭湯或煎岩茶洗鬪血蟲子主之薑茶頻點跳股練牙餵水跳蚤鬪蟲口九月不鬪十月即死齩傷童便調蚯蚓糞點瘡口九月不鬪十月即死若置竈土臘月倘可活或放去捉作白蟲如蠶狀

蟲士中明年變鬪或以子種者冬化入春則僵哭人鬪至獲鬪金者則鬪鬪角小棺宅塋之江北呼爲窓窓一作卿卿江南呼爲趯續蟋蟀促織之說也古字作蟋蟀別名莎雞絡緯王孫蟲斯蜻蛚或云色微黃羣飛不鳴而多子者蟋斯色綠身長大飛鳴少子者絡緯也京師籠懸絡緯檐下秋夜訴風短長斷續羈客爲之心痗寡婦因而淚隕北人謂之歌哥南人謂之紡絲娘亦能鬪大約物性多好鬪鬪雞鬪鵪鶉鬪畫眉鬪黃雀在在有而龜茲鬪驢駝與牛西域鬪豕越嶲鬪羊永嘉人鬪魚漢昌邑王鬪虎李陽冰吳孫虞鬪鴨粵南長鬪蝤蛑晉桓靈寶鬪鵝又有鬪鴈又有鬪鷹鬪鼠鬪蟋蟀鼈虎鬪蜘蛛物既好鬪而人又助之甚矣人情之喜鬪也賈秋壑當金兵南下倘與妓妾博徒鬪蟋蟀或謂曰豈相公軍國大事耶此又東坡所云清遠閒放之士好鶴而戚其高而衛霍公以亡其國也

任啟遲曰諺云姦近殺賭近盜故里之中有博場

而穿窬至矣有一穿窬而穿窬之類畢至矣日聚而居曰賭友夜而散去即賊黨也故賭博盛則盜賊借之以自藏盜賊盛則汎捕因之以自利月有餽歲有例故多一賊則民多一害而捕汎多一利也汎捕倚盜賊以自肥盜賊倚汎捕爲恩主故附近之民有日夕危懼而不敢言矣有屢見竊掠而終不報矣非不欲報也一有報而告之官者則汎捕羣起而攻之需索百端淩辱備至而盜終不獲也一不如意則轉誣其家爲窩盜或矢

主的知盜賊之所在而使擒之則汎捕反授意於盜使反竄失主爲莊盜爲挾仇故一有報盜而千金之產立散者矣有一報賊而所需索反倍於賊之所竊者矣蓋官慮盜賊之關乎考成而胥役遂窺其隱而中之也盜賊且如斯博徒又何論然則若輩又何所懼而不恣行哉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孝文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濞因此

反宋伐曹戰於乘邱晉生虜宋南宮萬宋人請萬歸其後宋湣公與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魯勾踐與荊軻博爭道勾踐叱之軻遁去博所以爲樂殺人召禍如此戲事可戒也夫

封人祝堯壽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愛君不過長年未以爲非他至于生日祝壽始見唐明皇然諫者以爲非何者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唐太宗亦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爲感傷今君臨天下宜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泣數行下羣臣皆流涕則前世人主未以生日爲重而慶賞成俗已久矣漫錄又記唐中宗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于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以是知循習久矣至此時固莫盛於明皇也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張九齡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初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宜慶樂休暇三日此置節之始于九年以千秋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獻千秋金鏡錄玄代宗大歷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鳥器服珍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

王章慶生日

臣內戚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以是知循習久矣至此時固莫盛於明皇也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張九齡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初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宜慶樂休暇三日此置節之始于九年以千秋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獻千秋金鏡錄玄代宗大歷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鳥器服珍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

日歲詔像主者大論鑾德殿并詔給事中徐岱等
講說此說法之始穆宗長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
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
賀朕門內與百僚相見雖嘗勅停尋復行之此進
名受賀之始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
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祝資福此
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
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門將希无妄之福自今宴
會疏食任陳脯醢永為常例此禁屠宰之始紀節
日

上重錄生日

以來襲為大典雖本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為
重矣王皇后寵衰泣曰三郎獨記不得阿忠脫紫
半臂換一斗麵為生日湯餅耶蓋舊事也明皇不
惟自賦詩每自讓皇帝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
惠宣太子業被疾明皇自視會既愈幸其第置酒
賦詩為初生歡此愷悌之至情天寶十四載六月
一日貴妃楊氏生日幸華清宮於長生殿奏新曲
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寶十載正月安祿
山生日賜衣服玩器酒饌以宮妾蕃將亦用此朱

新仲旅唐人每日多具湯餅引夢得送湯餅詩所
生若值武誕作反資引其事也宣宗武詩也雲溪友議載
此當謂誕辰少陵自有宗武生日之文客齋五筆及
本朝毛西河皆以為起于唐元宗之于秋節惟館
娥撫漫錄引梁簡文帝之生日為太妃持齋唐太
宗之生日辭郡臣朝宴謂裏哀父母生我物勞之
日也

上重錄生日

語是在元宗之前余按顏氏家訓吳孫皓之入北
一日為供頓而不知悲則更在簡文唐太宗之前矣
歐陽策庫首疏前為張儀于秋之說熹王喜使粟
賜以百金為趙奉王壽皆東漢會王莽為太守舉
萬年之觴此皆介壽所由始而俱不必在生日也
大抵詩之介眉壽漢之為某壽皆以宴飲為本而
以介壽為命文今以介壽為本而反以宴飲為節
文也

唐武氏日知錄生日之盛古人所無余昔年流寓

致能者若書云小弁之逐子始
說我辰哀鄣之放臣乃言初度顏氏家訓曰江南
風俗兒生一朞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
紙筆女則刀尺綵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屠玩
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爲
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
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鑒己孤露雖晉
以父亡爲孤事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字
韶彦雲見母自嫁幼小孤露亦謂之偏露孟浩
然送莫氏勉詩平生早偏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樂
厥後傷哀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
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
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楊氏曰以生日宴百官始
於唐明皇帝之開元十七年竇氏曰古有上壽之禮無慶生日之禮漢書虞
綰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是賀生子非賀生日也唐中宗景龍三
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內殿宴羣臣聯句冊府元龜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于
花萼樓下終宴賜賚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醴上壽上爲之飲此帝王生日上壽之始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

賞設齋講自阮脩容元帝所生母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遠唐宋以後自天子至於庶人
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麪各二十斛令諸
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友且遂會近列
及丞郎給謁修史謝官僚又賜櫃密使副參知政
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麪各二十斛其後以廢
焉非復奏樂會而已卽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
及容誉三事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誕辰器備道以幼屬流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
不受則幸相生日有賜不始于宋矣王明清揮麈
錄賜生辰器備起于唐以寵蕃鎮五代至遣使命
周世宗誉過魏宣懿始以賜之自是藩鎮效爲例
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
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
東坡內制集具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
有賜皇叔祖安康郡王宗惲生日禮物口宣賜皇
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賜皇
東郡王宗俊生日禮物口宣賜皇伯
宗麗生日禮物口宣賜皇
弟普寧郡王偲生日禮物口宣賜
生日禮物口宣是宋時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
之例不特宰相也

國公僖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感寧郡王偲生日
禮物口宣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賜皇
叔荊王顥生日禮物口宣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
物口宣賜皇弟遂寧郡王侗生日禮物口宣賜濟
陽郡王曙生日禮物口宣賜皇
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榮王
王親曰生辰爲壽自古然之所謂頌禱者
乃出于平日之詞故天保鹿鳴之燕也而曰如
南山之壽行葦養老乞言也而曰以祈黃耇考
維祺楚茨信南山力田以奉宗廟也而曰報以介
福萬壽攸酢又曰會孫壽考受天之祜至于生辰

爲壽則古帝王且未之聞而況士庶人歟非以哀父母生我劬勞之日更爲冀業孝子仁人實有所不忍歟故唐文皇痛泣以對羣臣而　國初孫退谷張質山諸公遂欲廢此禮非篤論歟

古之師也以道今之師也以藝古之爲師者得之於心徵之於事本於體樂詩書達之家國天下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效故曰道也今之爲師者本之於心徵之於言始之佔畢訓詁終之以文詞而其實蓋於無用則藝蓋而已夫人才者所以用天下者也人才之盛衰由師道之得失天下日競於無用之藝而欲以求古者明體達用之材其不可得也審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天下之鑒衰乎道者也國家以制舉業

相發明者概束之高閣而日取坊間雕刻流傳平庸熟爛之文轉相授受窺其意不過以此散漫無盱畦易於雷同勦襲而已夫道降而藝識者以爲人才憂況取夫藝之下而又下者與且其立心如是則不獨學殖之荒落而於人世羞恥之事尙能知之者蓋亦鮮矣夫天下不患無才智聰明足以有爲之士而當其童穉之年已沉沒於庸師之手迨稍知自振拔而時過後學悔已無及其有少年科第脫穎以去者又不知其所學之誤直以剏舉業爲無當於用也而

因薄夫藝而益以輕夫師則道終不明而天下之人才將益以衰若夫爲子弟擇師不復審其授受之故而惟取其人之易與而受直也廉彼之用心吾又惡足以知之

宋周煇清波雜志典蒙最難其人嚴則利與子弟而不能久狎則利與已而負其父兄之託頃一鉅公招客訓子積日業不進蹤跡欲退鉅公覺之置酒汎引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忌吝之前人取之多後人豈應復得士

人解悟其迹遂安張無垢子韶云某見人家子弟醇謹及俊敏者愛之不啻如常人之愛寶唯恐其埋沒及傷損之必欲使之在尊貴之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點怠心其鄙下刻薄亦爲勸戒太息而感誘之此平生所樂爲者今教子弟乃以主人厚薄爲隆殺亦可笑矣渾然忠厚之氣可敬而仰之或謂童稚發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者爲之主亦豈宜濶畧世故謂初學記爲終身記蓋亦此意

美震英曰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計九年可畢則日讀百五十字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正

二十二百十六學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數算之則一日所誦纔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夏侯氏東方先生像讚經目而誦於口過耳而語於心其敏給如此今其所自誇大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古人讀書不苟非獨恐其務多易忘大抵古人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

學堂通弊記杭城之文風最盛吾人之學問宜優抱膝長吟想見前人深致讀書懷古夙稱志士高風無如此日之書齋用功者少可奈近來之子弟偷懶者多未聞愛惜寸陰不過了其故事兒乃弊端百出居然習以為常要頑兒只說除窩氣好耍子推做活文機講講談談空挨歲月嘻嘻笑笑虛度光陰看詩書閱經傳聊且乘興一時鬬口角計便宜從不讓人半句文期將到先愁明日何題交卷已完脫卻自家干係搭起空心架子或可欺同類之人究其實在根由終難對先生之目惟是口卽烟袋手捧茶杯此往彼來桉位何曾坐着東遊西蕩書聲久已無聞逍遙古董灘頭游戲舊書坊內五更夢醒立心尙想讀文章兩頓飯完卻恨依然無主意且他架眼鏡吃水烟學拿欵官腔充時風近視洞簫吹出且來唱隻要孩兒小說看完却好接着三國志或閱傳奇之曲或來出會之場或因望友而聽戲文或借燒香而看堂客上山約伴

屢開東道之風出館同人常玩西湖之景若遇圍棋一局何等用心倘逢骰子三枚更難放手如斯而已夫復何言既而學院取齊童生沒法擬題亂做大摩風氣於宗師考信的眞預托安排於門斗調停供給且自鬆神收拾考籃不妨起早一乘大轎兩盞燈籠轉灣抹角而如飛若鬼前行管家後走相公少爺而亂叫頭戴空梁緯帽長袍短套亦趨煌煌脚登厚底烏靴手拍挂包皆簇斬搖搖擺擺跋進衙門擠擠挨挨都來聽點封門號炮三聲急

得魂飛天外監場老師幾箇猶如鳥在籠中歸號
希圖完卷誰想功名出場得意拗文又思僥倖打
聽圖兒之出猜疑報子之來只說文中有遁人人
都想高標及至案上無名個個盡稱覓屈于是已
經倒煤漸圖散悶或備小酌或設大東上山而吃
酒擾茶落湖而搖拳行令臨要起行心尙在釘鞋
巷口業經返舍情不忘洋市街頭放焉重整館規
思量發憤排密工夫爲爾一朝興發不辭辛苦只
有三日完全方纔到館又想同家凡遇作文都思

逃課鮮衣華服居然一抹斯文秋去冬來又是往
年局面字不寫書不看終日三餐作何勾當日裏
嬉夜裏睡一年四季那得新鮮嗟乎白日偷閒徒
短才人之氣青春不再常厥志士之心予本局中
人毋庸自諱作此勉勵語敢告人知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束脩其義不一論語曰自行
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人多引禮男贄玉帛
禽鳥女贄棗栗束脩以爲束脩者束脯也用束脯
以爲贄爾余按杜恕體論曰束脩之業其上在于

不言其次莫卽冥知又按後漢馬援傳注云男子
十五以上謂之束脩不可以束脩之間不出境一
槩論也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乃知
以束脩爲束脯者爲非是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
行束脩記無瑕玷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
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
顧炎武日知錄後漢書賈逵傳皆拜逵所選弟子
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爲二歐陽
公孔宙碑陰題名敘曰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

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
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綴六十二
人其稱弟子者十八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
人故民者一人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
附名勢者爲門生郅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
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
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奪權官財
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明
生乎黃汝成曰自門生之名冒弟子之實于是贊
述上官詢馬國仕以速援引用博聲稱斯詔

顯行名曰親厚篡述微聞託云津逮曠廢職業恣
爲耀譎浮薄之風莫斯陋矣至于鄉里小兒略涉
文翰便自立義諱云其師細綬不吏密通欵曲偶
值勢衰轉謝彼其援那原以自解幸景桓之未錄
首鼠兩端出處一轍恬不知怪抑又甚焉孔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昌黎云聖人無常師公卿文
學可弗慎歟　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
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
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
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南齊
書劉懷珍傳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
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其入所執者奔走僕隸之

役晉書劉隗傳周嵩嫁女門生數道斫傷二人建
康左尉赴變又被斫坐門生斫傷免官　南史齊
東昏侯紀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唯將二
門生自隨后妃傳門生王滿與墓工始下插劉巇
傳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是也其初至
皆入錢爲之宋書顏竣傳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
朝滿野矣將千計梁書顧協傳有門生始來事協
知其廉潔不敢厚餽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
南史姚察傳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厲

聲驅出是也故南齊書謝超宗傳云白從王永先
又云門生王永先謂之白從以其異於在官之人
陳書沈洙傳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顏氏家訓亦以門生僮僕竝稱　而宋
書顧琛傳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
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其冗賤可知矣錢氏曰琛
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與碩以宗人碩梁傅昭不蓄私門生
頭同席坐還出免中正　梁傅昭不蓄私門生
蓋所以矯時人之弊乎趙氏曰觀六朝所稱門生
弟子也然富人子弟多有爲之者蓋其時仕宦皆
世族而寒人則無進身之路惟此可以年資得官
故不惜身爲賤役且有出財賄以爲之者陸慧曉
爲吏部尚書王晏典選內外要職多用兩門生王

現爲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用兩門生可以
見當日規制也顧氏謂其非在官之人則未知門
生有可入仕之路亦不得謂非在官人也　守門之人亦有稱門人者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闇弒吳子餘祭公羊傳閽者
何門人也韓非子門人捐水而夷射誅

三教之中儒稱爲首四民之內士列於先當尊古聖之書宜重先賢之字倘家說法必盥手以焚香道子談元卽莊顏而正几豈可藐視經傳輕視詩書或攜作枕惟圖畫寢之安或疊爲櫥僅博遠瞻之適科頭跣足手持一卷以吟哦揮汗擺腕膝蓋數行而課誦拙斷箋而拭桌拾穢紙以揩臺戲語嘲人假借聖賢之句淫詞敗俗偏多賡唱之篇貪眠拋卷於床謄文嚙稿於地甚以廢書易物乃爲散棄之由舊冊糊窗

卻是飄零之始嬉戲劃言於地醉酣題句於牆蒙館教書怒子弟而擲其卷芸窗習字羣點畫而碎其箋士人不敬若斯愚夫何惜之有由是覆甑塞壁兼之拉雜烹茶裹蓋擦盤更以橫斜褙籠包烟而瑤篇伴土造炮而錦字飛灰或作竹馬之頭騎破常堆糞穢或爲紙鬼之面戴壞必棄溝塗或捲燭根火滅則根隨瓦礫或糊帽盔紙碎則盔擲泥沙作孽之徒專鋪襖底昧心之輩好襯靴幫頌政刊詩傳粘滿壁輒爲風雨摧殘招醫賣藥偏貼沿街旋被汙泥塗抹繡戶

爲針線之帖茶坊作糖果之包裨口裙腰多書記號傘頭碗足盡寫齋居豈知旛布經帆必受風濤之險壽圖裁被決遭夢魘之驚造業無窮學隔莫嗇百般輕褻實由文士開先一意尊崇還自儒生表率坐書而變眸俱瞽惜字則奕世聯元因果昭彰切宜猛省

惜字文

阮文藻惜字爐說項有者愛及前梯雖溝中之斷必拾焉謂猶可代可棄也可樓可樓之或劃之或劃之別其純駁之色以待乏未嘗棄諸地也若斷續若洪纖絕極畸零朽敗亦甚履其手物也惜無用以待有用何獨于字不然字之用不足以救飢寒而適以召憂患世之視爲不祥而棄捐不顧也亦宜然而愈貧困之士愈情之濯以流痰以塚酹以酒肅衣冠而祓焉非必有神靈主乎其間誠不忍斯文之掃地以盡自忘本業爲攻木輩所竊笑耳物固有濡諸水以爲潔熬諸火亦以爲潔者閉諸土以爲藏揚諸風亦以爲藏者化其質通其神也長兒

淳伯偕族從作惜字爐于滙水之側既成請爲說
余曰是固崇文之一道焉雖然未足以云學也吾
聞蛟龍愛啖字灰故海舶常購貯數十甕石以待
其至而揚之臭達則噓吸嬉翔不爲害是亦無用
之用耶彼蛟龍奚所用字而獨有嗜于是人又何
從知其食性而因以投之則以蛟龍本靈于人不
敢輕以常嗜者投人之所以媚蛟龍者誠善矣吾
意淳伯亦將收合餘燼以投諸江湖焉是獨使蛟
龍腹中有字也其與舶商之收貯者何異盍亦網

羅散佚厚儲其有用著爲用潛心玩味含咀饕飫
于古人之逸句單詞庶于嗜古爲近至概以無用
而付之一炬雖曰惜之僧所謂眞惜者非耶顚厲
性好文字日惟碑碣是貪其中仍無物也蝘魚穴
蠶簡表終其身不知味者食古未化也惟蛟龍噓
氣成雲噴沫爲雨非吐吞丹篆鬱積醞釀之久
能如是耶以語淳伯當知所擇

梁章鉅歸田瑣記近日浦城有敬惜字紙之會誠
盛舉也惟各家尚有習而不察竟等於不敬不惜

而不自知其非者常見人家饋送食物無論大盤
小盒其上每加紅紙一塊或方或圓必嵌空剪雕
四字好語如長命富貴諸事如意之類不知此紙
本係無用之物一轉瞬即踩躪於童婢之手再轉
瞬且淪棄於藩溷之區其能於收物之頃即將此
紙隨手撿歸惜字簍中以待焚化者蓋百家不得
一二人焉一家如此積家則多一日如此積日則
多其婚娶喜慶之家所用尤繁則所作踐之字尤
甚今欲驟令各家不用此紙其勢有所不能不得

已思一善法以變易之竊念各家用此之心不過
意取吉祥別無他說茲以吉祥之景代吉祥之字
有何二致因雜取吉祥善事剪作花樣十六紙分
贈各家務望照此剪雕以代前此吉祥之字以親
及親廣爲傳布此事雖小藉可免作踐字紙之孽
當更爲人家吉祥之徵夫敬惜字紙盡人所宜爲
而士大夫尤應互相勸懲若閨中更能隨時襄助
之庶內外同心更無缺憾惟自求多福者鑒之矣

湯春生曰竊思三教推儒爲首四民列士於先既

讀前聖之書當敬古皇之字況黃冠披簏尙潔手以焚香卽緇衲誦經亦整容而抗几豈可輕拋墜籍蔑視儒書或搗作枕聊圖假寐之安或積如山僅博外觀之富謄文畢而稿吞口內磕睡作而書擲頭邊袒腹開懷膝置數行而諷誦露胸跣足手持一卷以吟哦蓄斷簡以補書集舊文而賣市淫詞敗俗何好編歌曲之文戲語嘲人乃巧借經書之語批殘箋而揩桌面尋廢紙以捲煤頭蒙館背書書不熟而怒投於地芸窗寫字字屢錯而忿裂

其賤出游則記名於牆赴考則寫詞於板士人若此安問愚人男子且然遑言女子由是補窗而貼壁加之裹碗以揩盤捲入燭根火滅則根埋瓦礫糊放餅匣紙殘而匣棄泥沙佛簷爲茶肆之棚旗號代風篷之布傘頭扇面大標某館某齋衣背裙腰暗號幾錢幾兩名目印粉餡之上賬單夾韄桶之中當鋪劑牌故迹已成夫木屑漆工修器舊痕盡掃於灰堆造爆竹而字付火光夾金箔而書沾水氣靴底鞋底紙是還魂壽章祭章綾都覆染猪

體剪毛而作字馬身烙印以成文揭帖寃單大張滿路醫方招紙碎月盈街兒童爲糖果之包婦女作絨花之裏舂糊鼈匾甫完竟擲於溝塗夏點蚊煙燒剩常丟於糞壤病人則醫來診脈臂搁書篇喜事則拜罷歸房腳移米袋甚至揭淨桶之蓋木條則十字成形他如挑孩褲之花線腳亦卍紋不斷無窮罪孽莫罄形容褻瀆千般多自士人之創始尊崇一禮須由男子以開先試思坐書者賛癩全家不見惜字者元魁累代報施無爽幸祈勿等

於常談因果非誣所願其深天猛省趙古農曰巢阿子溫縞書淫復多蠹癖目耕墳典手拂牙籤倦乃停披坐而假寐俄有一入被傷刀斧體無完膚長跪而告哀曰臣等樗櫟之庸材也賦形拳曲受性堅剛獲從繩於大匠之門頓成平直雖未享乎天年之壽克荷雕刓開千秋秘授之奇寄萬古斯文之託陋茲方策笑彼貴編何如普印以赫蹏傳流通之甚易汎經畫乎不律實簡易而非難臣等願効手足之勞寧敢髮膚

之愛固其分也又何說焉乃有沽名之士諷矜其技於一知半解之能遂令攻木之工陷吾身於百孔千瘡之苦詞則雕而句則鏤皮已剝而骨已銷人各災梨家同禍棗又其甚者掠他人之美㊀原

目不識丁偷才子之名渠固腸猶是俗編詩話則互相標榜妄操風雅之權誦格言則扭碎吟哦惡識詞章之體凡此荒唐炫世咸誇著作等身至若書刊淫詞早自壞乎人心風俗文錮陰陽又何當於暮鼓晨鐘是皆焉能爲有無乃或并投諸剞劂

孳孳爲利煦煦謂仁梨何敢於告勞棗亦疲於奔命悲來乎汗牛充棟慘極矣目擊神傷縱有口而難陳卻無辜而待白先生向操選柄能取舍之適均吾儕甘受指揮較長短而備甲夫豈同若輩要譽於鄉黨正須止斯人學吉於鄙鄘惟先生其垂鑒焉

頃案遼史太祖本紀神冊五年始製契丹大字天贊三年詔磁閭過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三體紀功金史完顏希尹傳本名谷神金人初用契

丹字太祖命製女直大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章宗本紀明昌五年以葉魯谷神製國字詔依倉頡立廟例祀于上京選舉志進士科以策論試國人用國字陶宗儀書史會要金熙宗亦製字並行希尹所製謂之大字熙宗所製謂之小字其字體初仿漢人楷法然頗類籀文趙崡石墨鐫華載天會十二年都統經畧郎君行記不辨是谷神大字抑熙宗小字僅存其形製如孟珙所稱似笛譜字而已元史釋老傳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伽人

中統元年世祖命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大要以諧聲爲主至元六年詔頒行凡因漢楷及畏吾字自今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至治間特詔郡縣廟祀明洪武十五年或作二十二年太祖命翰林侍講火原潔錢會讀蒙古人訛作史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文譯蒙古語劉三吾序箚元初未制文字借高昌之書後命

譽會造蒙古字書荊川稗編載百家姓蒙古文與

石墨鐫華所載元聖旨碑形如梵書殊不類今所行蒙古字樣我　朝天聰崇德間亦用蒙古字聯綴太祖高皇帝命巴克什額爾德尼以蒙古字聯綴國語成句尙未別爲書體　太宗文皇帝命巴克什庫爾纏造　國書以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十二字也內閣所貯老檔卽其初體蓋學士榜式達海達一榜式額爾德尼榜式猶云備考先後修篇作大巴克什庫爾纏榜式爲賜號亦作蒙古字加以圈點而誤淸文惟十二字母以阿窩伊鄂烏喉音爲首似與金尼閣字母表西洋人本朝肇基長白舊

金源舊疆　西儒耳目資書名所立丁韻衣阿烏五字母甚相近但語同而字異耳若蒙古字則以司字爲首總不如　淸書爲同文盛軌

戒口孽文

人世罪孽之重淫孽之外無過口孽或談人短或揚人惡或發人隱情或取人遲號或喜談閨門或好暎訟事或譏人詩文醜態以爲席上美談或議人像貌疵疾以作途中佳話或妬人發迹憂傳其出身微賤或窺女行路細評其人物妍媸或見人行善反俾其沽名釣譽或見人遭憂諷試其作惡降殃或人議短烟而破之無成或人方契合而譖之使離或作怪書小說以惑人心或編雜曲淫詞以蠱人志或瀆聖賢

之言引人污穢歌賦或摘四書之句編成戲謔文章或因人之小過微疵好添枝葉或因人之成名得意譏誚貧賤人方窮救難慈心却用冷語淡之人方起結愁惡念却用歡語助之種種口孽難盡述世人誤認爲口才竟請此事並非惡孽眼無報應豈知歷考古人以犯口孽而得惡報者或受奇窮或遭橫死或舌爛至盡而死或惡疾百出而亡或斷則後嗣多生缺脣喑啞或童蒙子孫竟至斷絕零丁種種惡報應有證據願戒世人痛加禁止必如古人云閒人之

過如聞父母之名則諱矣

書畫

古今藏書畫之富卒從灰燼散失桓元悉裒二王羣愷之書畫精者以自隨其它下建康后所得珠玉古器名蹟悉沉之江此一厄也梁武帝時二王以下書蹟至萬五千紙后元帝江陵陷取圖籍十四萬卷悉焚之書畫器玩稱是于謹煨燼之餘僅得三千卷此二厄也唐文皇蘭亭從殉外法書名畫不啻數于右軍亦一千五百紙爲宗楚客安樂太平公主散殆盡其名蹟最妙者復遭岐王之火此三厄也開元天寶

正誼錄書畫

所收失于安史之亂此四厄也南唐收藏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妙跡金陵陷同黃保儀悉火之此五厄也徽宗以全盛之力酷意訪求唐人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蹟至八百餘幅宣和殿所藏大小禮器五百有九至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千餘而靖康之難流沙兵燹殆盡此六厄也至藏書之多沈約十二萬卷吳競西齋書目一萬三千四百餘卷韋述續七志有二萬卷李鄴侯插架三萬卷南唐馬贄自言家藏書二十萬卷宋南都盛氏歷陽沈氏

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
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家郡鄀李淑五十七
類三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
三萬四千五百卷又如濮安懿王之子宗綽書七萬
卷石林葉氏多至十萬卷宋宋直齋陳氏多至五萬
一千八百餘卷蜀中三李秀岩東窗鳳山所藏僻書尤多周
公謹家三世積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
刻一千五百餘種皆終燬于兵火散佚不全每爲之
捐卷而三嘆也

談書王榮老過揚子江風濤暴作投玉塵端硯虎
帳諸物皆不應有黃山谷書韋應物詩取以投之
香火未收水光如鏡嘉祐中一貴人攜韓幹馬渡
采石風大作數日不得行禱于水神夢神求畫獻
之風乃止　姚鉉謫居連州寫所著文粹一百卷
好事者建樓貯之官屬多遭更抄錄以爲苦以鹽
水蟹之欲其速爛後縱火焚樓　天聖中營浮圖
姜遵在永興悉取漢唐碑之堅好者以甎甓有縣
尉扣頭爭之繼之以泣遵怒并劾去之　南安府

寶界寺壁有東坡墨竹韓侂胄之黨乃以面盛之
載以巨舟歸侂胄至錢塘江而溺　唐元宗東封
泰山命張許公摩岩石爲碑至明八百餘年爲林燁
磨平以四大字覆之　九江吏盜顏忠肅之碑材
毀其所述之文歐陽脩聞而弔之以詞
梁章鉅退庵隨筆錢竹汀曰魏晉文言藏書之處
鮮有久而弗戹者孫長慶自唐僖宗時爲校書郎
二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於火
江元叔冶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藏僕竊去

市入裂之以藉物其入於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
一簍之富僮僕一炊王文康李文定廬山劉壯輿
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
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秘而元符中燔
爲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
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九氏遂初堂書實
梁曜北云宇文虛中爲人媒孽指家藏圖書爲反
具罪至族高士談圖書尤多亦見殺士大夫家多
藏圖籍固是美事然聚書之禍不可不知此等故

實凡藏書家皆不可不正告之庶巧偷豪奪貪多不已之心亦藉以少戢乎

劉開曰盛則必衰滿則必虧天下莫不同之即君子之道亦不免也名節盛而黨錮之禍興道學盛而偽學之禁起物忌太盛非徒世運之咎也積財盈萬而盜窺焉積書踰萬而火敗焉天非不知積書之貪於聚財也而災即隨之者數不可盈也夫天之惡盈也甚於其惡不善也人之惡滿也甚於其惡不義也

宋葉氏愛日齋叢鈔王涯藏前世名書畫甘露之禍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於道溫韜發昭陵所藏書畫亦剔取裝軸金玉而棄之隋貴人家廢格闕幅散售於外或毀滅爲飛塵蠹有錄標玉軸見累者昭陵地下之藏尚當流落人間史稱王涯祕固重複不可窺果安在哉智力不足預於人事者多矣

顧炎武曰西安府儒學先師廟之後爲亭者五環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於中俗謂之碑洞自嘉靖

末地震而記志有名之碑多毀裂不存其見在者猶足以甲天下余遊覽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蹟觀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蹟疊而束之以飼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煩於應命而工墨之費計無所出不得不取諸民其爲害已不細矣或碑在國門之外去邑數十武而隸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雞豚不足以供其飽而父老子弟相率蹙額以有碑爲苦又或在深山窮谷而敗令之築時暑雨寒冰奔馳僵仆則工人隸卒交譽不以有碑爲苦者而民又不待言於是乘時之隙掊而毀之以除其禍余行天下所聞所見如此者多矣無若醴泉之最著者縣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五十里當時陪葬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見於崇禎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猶二十餘通而余親至其所止見衛景武公一碑已劉其姓名土人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與於民而民亦何讎於石所以然者豈非今之洋慕

古文之君子階之鬲哉若夫碑洞之立凡遠郊之石竝舁而致之其中既便於觀者之留連而工人麕集其下日得數十錢以給衣食是則害不勝利今日之事苟害不勝利卽君子有取焉予故詳列之以告眞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既不能徧尋而恐錄之以貽害故弗具且告後之有司欲全境內之碑者莫若徙諸邑中而有識之君子愼無以好古之虛名至於病民而殘石也

過梅

小說 錢大昕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爲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

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嘗吾言爲迂闊事情是目睫之見也

湯斌禁邪說示爲政莫先於正人心正人心莫先於正學術　朝廷崇儒重道文治修明表章經術罷黜邪說斯道如日中天獨江蘇坊賈惟知射利

事結一種無品無學希圖苟得之徒編纂小說傳奇宣淫誨詐備極穢褻汚人耳目繡像鏤板極巧窮工遊俠無行與少年志趣未定之人血氣搖蕩注邪之念日生奸僞之習滋甚風俗淩替莫能救正深可痛恨合行嚴禁仰書坊人等知悉除十三經二十一史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外如宋元明以來大儒注解經學之書及理學經濟文集語錄未經刊板或板籍燬失者照依原式另行翻刻不得襲信狂妄後生輕易增刪致失古人著述意旨

今當修明正學之時此等書出遠近購之者衆其行廣而且久爾等計利亦當出此若曰古書深奧難以通俗或請老成醇謹之士選取古今忠孝廉節敦仁尚讓實事善惡感應凜凜可畏者編爲醒世訓俗之書既可化導愚蒙亦足檢點身心在所不禁若仍前編刻淫詞小說戲曲壞亂人心傷敗風俗者許人據實出首將書板立行焚燬其編次者刊刻者發賣者一併重賞枷號通衢仍追原工價勒限另刻古書一部完日發落

劉楷禁刊邪書疏竊思學術人心教育之首務也我 皇上天縱生知躬親討論重經史以勸士頒十六諭以勸民海內蒸蒸然莫不觀感而興起矣昔孟軻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自 皇上嚴誅邪教異端屏息但淫詞小說猶流布坊間有從前曾禁而公然復行者有刻于禁後而誕妄殊甚者臣見一二書肆刊單出賃小說上列一百五十餘種多不經之語誨淫之書販買于一二小店如此其餘尚不知幾何此書轉相傳染士子務

華者明知必無其事僉謂語尚風流愚夫鮮識者妄擬實有其徒未免情流蕩佚其小者甘效傾險之輩其甚者漸肆狂悖之詞眞學術人心之大蠹也又有一種無知匪類假僧道爲名談佛談仙敢作欺世惑民之語或刻語錄方書以秘訣密作津梁或稱祖師降乩以虛詞言人禍福人見之詫其神奇爭相附和投認師徒紛紛傳誦不知實一瞎大愚許者所爲罔識法度及其敗露干連無辜雖有之亦難寬假非獨無知小人爲然又或有身

託儒林心超詭僻者不體聖賢正學專思假借立
名藉標榜之虛聲希功名之捷徑諸如此類豈容
雜見於光天化日之下哉臣請　勅部通行五城
直省責令學臣並地方官一切淫詞小說及妄談
語錄等類立毀舊板永絕根株即儒門著作嗣後
惟仰宗　聖學實能闡發聖賢儒先之正理者方
許刊刻毋許私立名目各逞己說疑誤後人違者
並作倘嚴禁庶學術端人心正移風易俗亘古爲
昭矣

王譚錄 小說 四

王士正香祖筆記小說演義亦各有所據如水滸
傳平妖傳之類予嘗詳之居易錄中又如警世通
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
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耳故野
史傳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勝載史曲筆者倍蓰
前輩謂村中兒童聽說三國事聞昭烈敗則顰蹙
曹操敗則歡喜謂蹙正此謂也禮失而求之野惟
史亦然　平妖傳多目神借用呂文靖事指使馬
遂乃北寺留守賈魏公所遣借作潞公耳鄭毅夫

捷

有馬遂傳最三點已詳予居易錄　徐神翁謂蔡
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
曰安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按水滸傳傳奇
首述張天師魔意亦本此然不識蔡京爲是天罡
爲是地煞耳神翁語見錢氏私誌
梁章鉅歸田瑣記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
支流也而吾鄉前輩氣將故事編成七言可彈可
唱者通謂之小說據七修類稿云起於宋時宋仁
宗朝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

王譚錄 小說 五

娛之故小說興如云話說趙宋某年又云太祖太
宗眞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皇存齋詩所謂陌頭
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則其來亦古矣
吾鄉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設館家所有嫁其長
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倘
書武成篇熊羆有神倘克相子語演爲封神傳以
稿授女後其壻梓行之竟大獲利云云按史記封
禪書云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舊唐書禮儀志一
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

蹟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太平御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畧同而以祝融元冥勾芒蓐收爲四海神名馮修爲河伯神名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云云則知太公封神古有此說今人於門戶每書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亦非無所本矣　關西故事載蒲州解梁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夕啟窗越出問牆東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牆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員爺聞女有色欲娶爲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劒徑往縣署殺尹並其舅而逃至潼關聞關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顏已變蒼赤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爲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肉其賣止於午後即將所存肉下懸井中舉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適至舉石輕如彈丸攜肉而行張追及與之角力相敵莫能解而劉元德賣草履亦至從而舉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歟按今演義所載周倉事隱據會蕭傳貂蟬事隱據呂布傳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虛余近作三國志旁證皆附著之　今人鮮不閱三國演義西廂記亦猶傳即無不知有金聖歎其人者而皆不能道其詳王東溆柳南隨筆云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得而

旋棄棄而旋得性故頴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隨夫人以天啟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卟者卽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卟所憑下筆益機辨爛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于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于難初　世廟遺詔至

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其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臨令于是諸生被繫者五人塾曰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與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傳會逆案坐斬聞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云

袁枚隨園隨筆今之說演義小說者稱說書賤人所爲如左宣南門下柳敬亭是也不知宋金元皆有崇政殿說書之官其職有類經筵講官而秩稍卑程伊川楊龜山游酢皆爲此官

丁晏曰潛研堂集跋西遊記云長春眞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考證而世鮮傳本予始于道藏鈔得之小說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輯錄以爲出邱處機之手眞郢書燕說矣晏案錢氏謂明人作甚是記中如祭賽國之錦衣衛尒朶國之司禮監減法國之樂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明代官制邱眞人乃元初人安得有此官其爲明人作無疑也及考吾郡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吳承恩下有西遊記一種稽承恩字汝忠吾鄉人明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舊志文苑傳稱承恩性慧而多敏博極羣書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西遊記即其一也今記中多吾鄉方言足徵其爲淮人作西遊辟寘初之流然胎氛人口其推衍五行顚契道家之旨故特表而出之以見吾鄉之小說家尚有明金丹奧旨者豈第秋夫之鍼鬼瞥仙之精算哉且使別于眞人之記各自爲書錢氏之說得此證而益明矣 癸辛雜識載龔聖予水滸三十六贊並序阮唐山淮故稱龔高士晝宋江等三十六像吳承恩爲之贊大誤贊乃高士所自爲也承恩明嘉靖時歲貢生所著有西遊記載康熙舊志藝文目錢竹汀潛研堂集謂長春眞人西遊記二卷別自爲書小說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而不知爲吾鄉吳承恩作也

魏源聖武記太宗崇德四年命達海譯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未竣而卒順治七年翻譯三國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程等賞鞍馬銀幣又聞額勒登保初以侍衞從超勇公海蘭察帳下每戰輒陷陣海公曰爾將材可造須畧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爲經畧名臣是國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且雜貫中大半引申於陳壽非盡鑿空故朝廷開局譯爲官書以資教胄而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

爲賊有蜀人金公趾者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動曰孔明不敢望關張姜白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二百年忠臣之殿是故郢書可以治燕里諺卷諺可入樂府不寧手之藥宋人以拼澼洸而楚臣得之以濟三軍而兼城拓地治通鑑補多取三國演義以補涑水之書而錢大昕潛研堂集作嚴氏傳盛推爲明代史學之冠則希世罕覯矣　海甯查伊

璜考廉識吳六奇於未遇後從王師征粵官至提督厚報查君之知遇王士禎文集及吳江紐琇觚賸皆記其事謂六奇以乞丐遇征粵之師途中被執獻策從戎積功至節鉞然　國史入六奇於貳臣傳明桂王南澳鎮總兵以順治七年迎降於我朝及康熙四年尚被奸僧誣其匿桂王子爲嫡是六奇在明已貴安得謂乞丐投効軍前乎列傳言六奇粵人少時乞食各郡習山川險易至是以總兵降請嚮導大軍招徠考邑亦言其少時在粵中事非浙中遇查君事或者查吳相遇實在明世旋附義旅爲桂藩馳驅後人諱之而托言騃貴於與朝也

晉禮者人倫之始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者也故古之人六禮必備而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禮重非以賄重也自晉宋以下不求淑德專尙門第至唐而尤甚太宗詔釐革卒未遵行其後高門貴姓嫁女娶婦貪財非百萬義在不行至有終身廢嫁娶禮者嗚呼何其愚也司馬溫公有言凡議婚當先察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若何勿苟慕富貴范文正公爲子娶婦或傳婦以羅爲

幛幔公不悅曰我家素淸儉羅綺豈幛幔之物耶持至當火於庭此皆先哲之嘉言淑行可爲鑒戒者也今之倘賄者則異是將擇婦必問資裝之厚薄苟厚矣婦雖不德亦安以就之將嫁女必問聘財之豐嗇苟豐矣婿雖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此所謂市井駔儈之不若者豈可施之士大夫之婚姻哉夫人當嫁娶之年正血氣未定之日此如素絲然隨所染焉者也今乃示之以侈導之以淫長之以傲縱之以驕而欲上承宗廟下啟後世可乎不可乎慾不飾

則夭折萌中不固則德器壞古之人固不如是也納采以雁問名以定所生納吉以卜納徵以幣請期以信時日合巹以匏以崇質其於婦也贊見以成禮饋舅姑以習婦事示之以下不求淑德專尙門第至唐而尤甚太宗詔釐革特豚以明順饗以一獻以著代奠菜以習婦事示之以導之正厲之勤抑之以謙卑孫順是故家室和平夭折不作而後嗣長也以古若彼以今若此有識者宜何從歟抑又聞之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則置酒高會而燒弢無行之徒沉湎喧呶甚且以媟瀆之詞相戲以爲笑樂此又俗尙之

之偸有力者宜亟挽之也

顧炎武日知錄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然則納幣猶譏而況於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將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俗公除合行吉禮于志寧上疏言禮記曰女子十五

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元云有故謂遭喪也春秋書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漢文帝詔曰天下吏民毋禁取婚家女嗣飲酒食肉　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新妻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之方復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朝膺寶位誕統高方理宜繼美義軒齊芳湯

高宏娶仁孝之呂敦崇名教之秋伏願遵高宗之令勅臨幸文之權制國家於宏無厚公主情禮得尋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豈非有國之典本於天經地義故守禮之臣猶得引經而爭者哉　晉書載記言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在喪嫁娶時勒號所部爲國人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二月戊辰定妻亡服內昏娶聽離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僭國閨朝猶然今人反不講此今有乘新喪而娶者謂之拔親或云白親世俗澆漓喪婚敗禮莫斯極矣

梁恭辰勸戒錄沈蔭士謂恭辰曰丙戌公車報罷南旋至浙同舟中有浦人忘其姓氏談次問詢其家中眷口云有一子三女因歎息曰吾浦罕有二女之家若余之三女同邑每說爲異事益浦俗嫁女必用蜜浸菓品以多爲貴至少亦須數百瓶此物無買處必須家自配製又極費事嫁期數月以前即須備辦晨日夜之勤勞工極巧天時人工一不相湊色味便差壻家往往以蜜浸之精麤下來婦之吉祥與否實寒之家慮遭嫁之難而寧女不

敢多留者半由於此予婦行居次生時亦將溺之適其母舅至再三勸解乃勉留之因是感誓生女雖多不棄　予告之曰君舉于鄉行詣即當爲一鄉之表率今既育女不棄足以勸慈將來嫁女務先捐此蜜浸之陋習以塞禍胎爲一鄉示倣則功德必非淺鮮也其人聞之頗以爲然今不知此風尚仍舊否余曰近日浦城蠲女之風稍差而蜜浸之習未革然余長姻親與嚴太守本有不用蜜浸之議余伯姊即其家婦近日嫁女于孟家獨排

衆議不用蜜浸省卻許多葛藤近聞有嫁女之家其家長亦立意不用而婦女輩仍于背地偷送者陋習之固結如此今浦城大小譙集以及新正欵客新賓登門無不需此而家大人但捧杯一拱從未沾唇蓋亦本無滋味之可耽也大抵濁女之風起于吝財而吝財之弊由于厚嫁蜜浸特其一事而作無益害有益舉國趨之若驚實不可解且近聞有一新婦在家因場力配製蜜浸致成痿疾者是誠不可以已乎

上諭錄 書說

梁章鉅浪跡續談溫州風俗樸淳舊有小鄧詹之號惟閩民間有尤爲悖理者二事不可不急爲革除而世所喧傳坐筵一事特其小者也相傳嫁女之家專信占命者之言如謂女命有犯敗父母家者嫁之前數日必令出居空屋中或屏居屯菴前一夜將女裝爲乞丐攜筐捧椀步行他屋以待丈相傳人家父母有偶染時疫死者全家禁不舉哀入柩後安置平地覬覦悉避往他處三日始歸一爲不慈一爲不孝在俚陋鄉愚無知妄作其弊已

不勝誅乃竟有詩禮之家亦復相率效尤眞不可解此所宜極力勸論大聲疾呼者也若新婦三朝廟見之禮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已若是日尊延女客不延男客而稍有瓜葛之男客皆得約伴牽連而至直抵筵前血可周覽新房主人亦不之禁若夫簡齋老人所云客可與新婦互相酌酒並可擇筵中之貌美而量洪者以巨觥相勸酬則詢之此間於耆賓無甚事間有無賴少年藉口於簡齋老人之語而不計其言之過情其詩所云不是月中尋界限嫦娥原許萬人看亦是強詞奪理並非事實也

稍露萌芽者即爲賢太守所慫創而止簡齋老人於裙屐脂粉之豔談無不推波助瀾以助詩料初梁章鉅退菴隨筆近世有新娶婦者吾鄉謂之乘凶於百日內行之漸中謂之荒覩見即仁寶七修類藁又謂之忽覩亦謂之新材頭按晉書載記石勒禁國人在道發哭舊張及宗傳諫官薛又曰人家有不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借吉

就親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金史章宗紀承安
五年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汴　史王都中傳
茶陵富民單乙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婿妻誣
其婿拜屍成婚明會典宏治二年令有訐告服內
成婚者加親病已危從尊長主婚招婿納婦罪止
坐主婚免離異若親死未成服雖婚配仍斷離異
可見此事前代皆干禁令恭讀雍正年間　上諭
朕聞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娶在三年之外而聘
在三年之內者春秋猶以為非三年之喪創鉅痛

深苟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乃愚民不知禮教
起於皂隸編氓之家有慮服喪之後不得嫁娶毛
父母疾篤及殯斂未終而成婚者其後商賈中家
多有之士大夫亦間為之而八旗效之朕實憫
自今伊始自皆朝之士下逮門內有生監者三年
之喪終喪不得嫁娶違者奪爵祿服其極貧皂隸
編氓父母卧疾呻吟牀褥必賴于婦以躬奉湯藥
疾愈喪畢而後成婚古
聖賢者豈其迎合當時曲徇俗情哉實以人子
者禮不下庶人此之謂歟其商賈中家不必以士

大夫之禮繩之然人性皆善朕知其必有觀感興
起而不忍自同於氓隸者矣
陳宏謀風俗條約嫁娶惟應及時奢侈徒耗物力
自行聘以及奩贈綵帛金珠兩家羅列內外器物
既期貴重又求精工迎娶之彩亭燈轎會親之酒
筵賞犒富貴爭勝貧民效尤揭債變產止圖一時
美觀不顧八口家計有女家多索男家延捱不但
子女怨嘆更至釀成爭搶爭娶之事至成反成仇
讎過門立見貧窘嗣後富者聘幣不得過八端奩

一箱不得過六隻有餘之家欲厚贈壻女奩田畝貧
更有實濟一切擺設繁文槩從節省貧家聘奩各
隨其力所重婚娶成禮何在炫耀美觀富者為子
女惜福貧家亦免債負祇聞因嫁娶多費而家道
消乏者鮮見因嫁娶美觀而從此發達者何其愚
也
梁章鉅退庵隨筆北史后妃傳齊文宣段昭儀韶
妹也婚夕韶妻元氏為俗弄女壻法戲文宣案馬
氏意若數風俗通故南張妙會杜士家娶婦酒後

相戲張妙縛杜氏捶二十又懸足指遂致死酉陽雜俎亦云北朝婚禮以杖打婿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然此猶戲謔也抱樸子疾謬云俗間有戲嫁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賤不可忍論又云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羣攜手連袂以遮人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屬簡未辦不復窺覘犯門折關騰躍牆屋有似抄劫其或妾媵蒸婪不及至援索脅僻就而引曳之

夫君子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民間行之日久莫知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者

張履祥曰紹興祁氏資送其女費至千金人怪其厚祁曰吾費不過十金耳人益駭問其故曰子女生之年山中人包種杉秧萬株株費一匣女十六七而嫁杉木大小每株值價一錢則嫁資裕如矣

陶正靖曰竊見臣庶之家往往簡於祭祀而侈於婚喪簡則力猶可爲侈則力不足而強爲

之至稱貸破產而不厭賭有甲禮之人迫於衆咻不能自異如婚禮之用刻絲輕置賓至二三十金假借一時炫觀道路此京師江浙所同也浙江經前撫朱轼禁止民以爲便近今未知尚遵行與否

山西俗最儉樸而喪禮騷刻祇薦中人之家費以二日計家家貲出千計

劉榛曰客曰明器昔於禍器可乎曰無悔焉可也曰何悔曰山川之或阻也官賓之或傷也或家落而見羞或行非而相說也皆悔也古人六禮之行乖無遠期故詩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冰未泮而納采桃始華而御輪故不至有他端之變貽悔悵而生釁端也容曰有故則二十三歲而嫁禮也今有因喪而歸者何歟曰此禽獸之行傷教亂化之甚者百枝不足以蓋其罪矣容曰昏者身已從吉而主昏者或可少假乎曰在律居父母舅姑及夫喪而與應嫁娶人主昏者杖八十薄於自昏無幾也容曰男女及期而家幸無故屢又不輒得吉卜而行也將奈何曰陰陽禁忌之

說鄙倍而不足信也古之昏者皆仲春盍萬物於此而生故人倫於此而始古之人法天未聞有不祥今之人信術未見果無凶咎也智者可以知所從事矣曰古六禮不病於繁乎曰禮所以敬夫婦之始而勿容苟也故召南之女雖致於獄而謂室家之禮不備終不之從焉然朱子家禮已去問名納吉請期以從俗矣夫古人問名而卜吉則納吉請期以定便不可易故此吉否則他采他問焉今一言之定便不可易故此二禮爲可省請期一節好禮者猶有行之減六而

四而三不得更從簡陋也曰貧者苦於不能具奈何曰豐儉從有無之便誠貧也一禽一果何譏焉今俗有空函往復并納采而亦廢者斯亦不敬其始也哉客曰古者晏而親迎今或不往何也曰二氣感應以相與以艮之少男下於兌之少女得感之正故取女吉不然則奔而已矣物不可以苟合妻妾之別以此也客曰古六禮皆用鴈今則獨於親迎焉未爲闕典曰先王之制皆有精義而後世則苟簡焉苟不盡沒其禮意亦可矣尺寸爭之

難勝也客曰壻奠鴈拜主人不答拜先奠而拜自不應答拜何解也曰非拜主人也蓋禮也納采使者至主人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曰不敢當盛禮也盛禮已不答況非拜主人者乎客曰婦至宜何禮曰交拜而合巹外此皆陋俗也客曰婦甫來而壻即詣婦家以拜毋乃亟乎曰少陵新婚別云此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婦不及見舅姑之期尚未可以拜舅姑夫未得於婦而何有於婦之父母乎不率新婦見父母而汲汲於婦家

定也今則不然國律許嫁女已報昏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笞五十雖無昏書但曾受聘財者亦然是一報昏書受聘財而上以之聽民訟下以之定姻好不必親迎而夫婦之分定矣古定以親迎則未親迎而夫死嫁之可也今定以納采則一納采而夫死有可不嫁者矣

錢大昕曰嫁曰歸出亦曰歸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進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為快乎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道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為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

之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若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

問禮謹男女之別而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然則溱洧兼葭相謔詩人何以刺之曰此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令其合會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既

書其名矣娶判妻久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皆書於媒氏仲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古者女子有罪為人妾而內則云奔則為妾以其六禮不備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謂不禁其為人妾耳豈凡嫁娶皆遵民以昏時試吳定曰廟見必以三月何也白虎通謂三月一時則善惡得知設三月而婦介乎善惡之間焉其將廟見乎抑出之而不廟見乎記婦人三月然後祭行鄭君以助祭釋之謂四時之祭也古嚴宗廟之

禮婦人非祭不入廟蓋祭之日然後來婦得入廟而見矣或以祭爲廟見之祭孔子何以但言擇日祭禘而不及祖哉夫婦之來亦有未歷三月即值時祭者曰三月廟見者從其至遲者以爲斷也程子改之三日廟見家禮從之蓋近日士大夫立廟之家其廟主之藏有積十世二十世以上而不遷者其爲主也多其子孫之聚也疏而衆故祭之日婦人忌入焉然則三日廟見不亦可乎必謂三日婦道之修否不可知是舅姑在者亦不必質明即

纚笄宵衣以見之也吾知其惑也

毛奇齡曰昏喪祭皆有主人禮所極重古無無主而可以行禮者第喪有兩主一是死者之子也昏祭祇一主祭以子爲主謂之主祭以父爲主謂之主婚儀禮無主昏何也公羊傳昏禮不稱主人遠廉恥也註云壻有廉恥不當自言娶婦爲主人故必父主之無父母主之又無諸父兄師友主之禮天子諸侯無父母或躬自命娶然與主昏不同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如壻之父母死則壻於葬父母後必

以壻之伯父致命於女氏以天子諸侯可自命否則必攝主命也何則重主人也春秋桓王娶王后於紀以魯桓爲主人禮天子娶后必以同姓諸侯爲之主昏故祭公逆后必從魯往娶后還京必從魯歸主婚故也是天子無父且然況大夫士庶父母見在而婦至閒然絶無主人一男一女任其獨合可謂禮乎張南士曰婦至時父母出迎以賓禮見不以婦禮見故此日稱見婦次日稱婦見然凡迎婦入門揖婦入廟導婦入寢皆主人事一如親

迎時婦父之爲主人者夫娶婦壻家事也婦家有祖有父母而壻家反無之著代之謂何先仲氏曰公羊傳昏禮不稱主人謂天子諸侯娶妻定無父者無父則壻不得稱主人以昏無自主之禮也今士有父爲主矣而士禮所稱壻爲主人何也故士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此主人壻父也非壻也迎婦家婦父几筵於廟而拜迎於門外揖讓升堂再拜奠雁今婦至亦然壻父拜迎於門外姑迎於階升堂再拜行承筐禮而壻則相之此時舅姑在

堂彼此答拜蹉曰拜舅姑然賓主禮也惟賓主禮
婦見及薦舍朝廟則壻導奠幣而宗祝相之禮告必用
廟命祝史告至於前此時壻與婦並拜以告至朝廟壻婦所
共也然此猶拜奠禮非交拜禮也交拜在合巹時於是主
人導之至寢門而壻揖以入向使婦至時壻即爲
主人則壻導婦行與婦同升焉能復分階東西作
主客禮誤矣昏義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
巹而酳孔疏此婦至至寢門也同牢也共一
特豚而分食之也合巹以一瓠分爲兩瓢
各執一片以爲酳也昏禮括義同牢饌用特豚魚腊而俎必

全以攝盛也婦席在西尊右也對筵而
坐取齊一也三飯三酳終酳用巹親有漸也酳壻
壻拜而婦答酳婦拜而壻答交拜之禮也壻反
服於房而媵受之婦脫服於室而御受之男女交
受之節也婦至日即成昏或三日成昏或三月成
昏自唐虞至戰國皆無明據惟士禮合巹後御在
婦席在西媵在東席皆有枕北止near北也
則當夕成婚他書未見也若三月成昏則賈服禮
註云禮婦至不成昏無問舅姑在否必俟三月祭

祖廟後始配之故春秋譏先配後祖爲非禮是也
又春秋季文子如宋致女服虔註云禮三月成昏
故二月伯姬歸宋而四月致女致成昏也凡春秋
三月以此又禮正義引熊氏安頓異義者曰三月始成
昏故三月未祖 祭禰見舅姑 皆不成婦死必歸
女氏之寢此皆謂三月始成昏者若三日成昏
魏晉以來有拜時之婦謂子婦也有三日之婦
夫婦也張華曰拜時之婦盡孝於舅姑三日之婦
成吉於夫妻江慎元曰禮三月廟見然後成婦未

廟見之婦死則反葬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貴其
成妻此則謂三日成昏者然則當夕鳴嘷急匹
配不見舅姑并不告祖廟此皆南宋儒人誤遵士
禮所主而且成昏之後又誤以盥饋之見稱爲廟
見吉凶凡事無不謁廟者娶則告
迎入則謁至曲禮曰齊戒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
傳曰夫人姜氏入此謁至也是故告公子圍娶於
鄭有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歸以告迎
而鄭公子忽娶於陳歸不謁至則陳鍼子譏之曰

先配而後祖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則是婦至之夕必入而告謁謂之謁廟亦謂之朝廟苟不告廟是爲蒙先君蒙者欺也不謁至是謂誣祖誣者詐而不實也欺與詐卽已爲夫婦而同於不爲舅姑是不爲夫婦則是不謁祖者不成婦而反曰不成婦則不謁祖是明與其書而倒讀之也且婦非厲寢而後成也女之稱婦在納采時已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故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實奉婦人之稱而納徵則曰徵者成也至是

而夫婦可以成也是以公羊傳曰女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則在家時雖成婦然名而不稱及出門而卽稱之故往娶稱逆婦旣至稱婦入春秋書法明可稽未聞曰娶後三日而後婦身以成也且夫廟見者非謁見之見成婦者非夫婦之婦也禮以爲婦至夕舅姑在堂則舅姑爲主人迎而拜之謂之拜舅姑然後帥以謁廟則此時之拜賓主之拜也猶之壻之拜親迎雖舅壻交拜而仍不謂之壻見是以次日質明則止堂而行婦見之禮謂之

成婦昏禮所云成婦禮者是也脫或舅姑已亡則迎婦謁廟以長者爲主而上堂之見質明無有必待祭而後行之而祭必以時三月則感物懷愴於是入廟而修婦見之禮謂之廟見會子問所云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者誠以不廟見婦不幸之事故同一成婦而婦見稱禮廟見則僅扱地奠菜見則棗栗腶修成子婦之儀廟見則僅扱地奠菜而特豚盥饋不能再舉但以意行之而儀節未備亦曰義在所殺耳然且夫婦之稱成於納徵而子

婦之稱必俟廟見始成之重子婦而輕夫婦假未廟見而婦死則雖爲夫婦三月而不移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曰未成婦也且夫枕席仍未成婦而必成之於扱地一奠之後晉江應元所云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者蓋婦妻之辨其爲重婦而輕妻成在婦而不在妻斷斷如此自世不讀書不識三禮不深辨夫子春秋伊川程氏有三日廟見之語而朱子家禮卽承其誤而著爲禮文曰三日廟見主人以婦見於祠堂且曰入門

而不見舅姑三日而始廟見者以未成婦也以三月爲三日以廟見爲三月以子婦而爲夫婦以死舅姑爲生舅姑以不廟見不成婦爲不成婦不廟見以致舉人倫大事百年嘉會而草草野合至請見以致舉人倫大事百年嘉會而草草野合至請召賓客往來簡帖不曰三日廟見則曰兒媳某日行廟見禮以凶喪不吉之辭公然行之誤甚

陳祖范曰儀禮納采問名一使而兼行二事采謂采擇也既行納采之禮即進而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謹不敢必其是主人辭公然行之誤甚

女也卜於廟得吉兆乃納吉繼而納徵徵者成也元纁束帛儷皮爲禮至是昏禮始成女子許嫁笄而稱字矣卜得昏期使使請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不虞謂恐猝有死喪齊衰期服踰年廢禮欲及今之吉也至期初昏父醮子命迎壻往婦家再拜奠雁婦從之出主人拜迎而不送壻御婦車壻辭之自乘其車歸俟於門外婦至揖入寢門及室即席壻東面婦西面共牢而食合卺而酳禮畢徹室中之饌設於房中媵御餕之婦從者

荼拜扱地家老醴婦壻饗婦之送者如舅姑禮若不親迎則壻亦三月往見婦之父母而奠贄焉醴以一獻猶舅姑之於婦也此其大略也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用鴈惟納徵不用者有幣帛可執也鴈取順陰陽往來之義謂取從一不再更者俗說也女家受禮及醴女授女皆於廟以先祖遺體與人故重之壻父命迎反無告廟之文白虎通曰示不必安也豫慮其不必安而姑勿爲一成而不可變之局與所謂幣必誠辭無不腆者何其旨之相

岐歟左傳楚子圍迎婦告於莊王之廟而來鄭忽先配而後祖鍼子譏爲誣其祖可見此制不繫於人心古亦未嘗遵用矣又未廟見而沒者歸葬於女氏之黨亦未成婦也見止親止已三月矣尚未成婦必廟見始成婦而往迎時不先告廟以爲萬一不克成婦之地待其配不太薄乎適於人者不亦難乎宜此禮之不行於後也男女有別在平時錢悉嚴明獨祠昏男御女勝交錯供事不以遠嫌爲禮士乘墨車以迎鄭註以爲攝乘俗假用先世

儀章以爲觀美溫鴈於此吳俗家貧省費婿往婦家成昏卽歸謂之捲帳轉有似於親迎之意居近者三日卽往婦家不待二月其三月前後夫婦偕往俗謂之展毋疑是左傳反馬之說宜五年經高固及子叔姬來公羊以爲雙雙而至誤乘行匹三也左氏無譏焉賈明贊見三月廟見禮止言婦而嫌名也家禮去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而忘請期一節楊氏附注謂請期有不可得而略者富補入而周氏又謂楊氏於家禮往往多所不滿欲從儀禮書儀之詳非文公略浮文務本實以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愚按周說固屬附會而楊氏亦殊不悟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儀禮勝御沃盥交注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迎也謂壻從者也賈疏云女從者姪娣也壻從者以其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書儀從者各以其

家之女僕爲之益本賈疏之意今家禮刪此語則似男從者乃男僕矣大全小注乃附載書儀語是也頭案御卽非男僕雖與新婦有別然夫家女僕與壻仍無別今日伴娘階之厲矣

過淫說

諸惡業中惟淫業爲最蓋淫念一萌便思邪緣相湊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忌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業由此起然而庸夫俗子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學士文人誦習聖賢竟爾自號風流倘談情種嬌豔何心願盼矚視爲有意之媒眸深閨不無笑言便揣作多情之勾引或賄不足而以才誘或直不遂而以巧謀變詭則死於夙緣邂逅便神爲天

無異挾白刃而刺三世之應而猶謂何傷吾誰欺欺天乎況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姦人室女者得絕嗣報試觀好淫之家不報於妻妾即報於女媳醜聲籍籍污人聽聞至若婢女僕婦尤易行姦不知家政不肅家道不和大都由此或妬妻嚴打以傷生或悍僕反唇以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交迷而蔑寢甚者以骨肉胞胎淪爲賤腐後人無知誤行褻狎名爲主僕之分陰宥兄弟之戚傷風敗俗所不忍言又有假隨喜之行踪誘空門之戒體賢敢污佛地致

合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數世不思月下花間爲樂有限粉白黛綠轉眼卽空而惡因日積顯則傾家蕩產半生之名利皆虛陰則削祿減年一世之榮華盡喪大則虧體辱親纔間共忿小則辱身賤行流落堪嗟甚至敗露觸兇而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奈世之溺於此者動曰何傷嗟乎天下受何傷之毒者豈少哉夫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必彰惡聲易播上而殺其父母矣中而殺其夫矣下而殺其子女矣恥愚眉額之間痛纏心骨之內

褻清修此與尋常淫惡定加三等更有別種狂癡漁獵男色往往外借朋友之名而陰圖夫婦之好彼既見鄙於衆人我亦不齒於正士且若輩惟慕少年頓忘齒誼淫其幼者何異於吾子吾孫淫其消長者何異於吾弟吾姪父事兄事之謂何而淪污若此少知禮義者當必汗流浹背翻然愧悔矣等而下之狎優童昵倭僕心因慾亂內外不分我既引水入牆彼必乘風縱火其閒蓋有不可知者他如寄興青樓自謂於德無損不知淫娼賤質百種溫存無非冒人約餌

一入其中極聰明人亦被迷惑況遇屍癆之婦瘡毒之妓性命莫保形體臭爛生子卒皆不育嗟何及哉顯巫雲楚岫幻夢方酣誰爲喚醒惟在當境之初動念之始亟思降服能惕然思曰淫人妻女妻女亦被人淫若何視人之妻如己妻之惡人犯視人之女如己女之惡人汚此爲上也其次眼光落面妖態攢心有慧劍一焉曰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飢不食虎餐渴不飲鴆酒忍之說也頓蛇螫手壯士斷腕毒矢着身英雄刮骨狠忍之說也要其得力則又在平日父

兄師友訓迪漸染之功務使胸中於禮法因果確信不疑觸境猛省自能瞥地迴光歷觀古之賢達片刻操持於己何損而登大魁致顯位享富壽福子孫較之半世黃卷青燈與他途積德累仁者遂事半功倍人又何苦以俄頃之歡娛博終身之荼毒甘留下愚若此哉第風月場中最易失足半生淪墮顧影慚惶求其守正不染者其能有幾終日戒不淫淫心轉熾逢人言寡慾慾種更滋态情莫返自取貫盈誠始迷而終悔即灾去而福隨上蔡先生云天道禍淫不加

悔罪之人斯言信矣然又不但淫行當戒已也每見讀書才士與一切伶俐佼少談及淫污私情必多方揣摩一唱百和每因言者津津遂致聽者躍躍夫姦惡陰私實係終身名節一言偶失殃累無窮使其生則含羞死猶遺臭先人蒙垢孫子懷慚上干天怒莫此爲甚況又含沙噀血玷清白之芳名吠影捕風肆譏評而無忌者乎若夫傳奇小說多屬子虛雖意取譏時理含警世而上智難概中下爲多披覽之餘動心失性則人人之孽皆其孽矣普望自覺之餘更思

覺世吐舌上之青蓮揮案頭之彩筆表章感應救拔淫迷或廣坐危言或密室苦口毋畏御侮毋避迂腐宛轉勸導必能使聽者大發深省於以迴蛾眉伐性之狂瀾施錦障回頭之良藥豈非愛人以德自求多福者哉至於果報昭昭茲未及載

梁章鉅退庵隨筆黃陶庵曰張乖崖帥蜀時仕蜀者不攜家止帶給澣濯紉縫兩人乖崖說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小人張詠小人後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

奮五百千以禮道之果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日悅一妓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我呼來已二鼓不至令人速之旋又令人止之老兵忽自幕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夫以乖崖之勇閩道之清而皆未免褻劇人欲淘可畏哉然能强制此正二公之賢於人也故曰忍過事皆喜

宋周密癸辛雜識趙忠惠帥維揚日某察趙察議

有婢慧黠善得同聲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强即之則男子也閩子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皆牡不一遂置之極刑近李氏民嘗于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眞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施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絶未見于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穢汚筆墨不復記載乎嘗考之佛書所謂博又牟尼菩薩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遺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駝羊妬變羊者一形人中噁

趙

越也音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婬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歷通政經云男女兩體主國婚亂而二十八宿眞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豬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應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書傳所載龍陽君彌子瑕之事甚醜至漢則有籍孺閎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至於傅脂粉以爲媚史臣贊之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聞東都盛時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法生捕男子爲婦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吳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其爲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甚于此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豈以其言之醜故耶

又牟尼菩薩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遺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駝羊妬變羊者一形人中噁醒心集成化丁酉眞定府晉州秦犯人桑沖供係

山西太原府石州軍藉李大剛姪幼貢與榆次縣
桑茂爲義男成化元年聞大同府山陰縣范谷才
以男裝女隨處教婦女針黹暗行姦宿一十八年
未曾事發沖投拜爲師將眉臉絞剃裝作婦人就
學女工盡得其術隨有任義張端楊太王大喜任
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誠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婢女亦女也天下之最窮而無告者莫如鰥
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
無妻無夫無父無子皆至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

人實窮於天也若今之使婢則幼而賣身於我父
母不能相顧非孤而何值應嫁之年而禁錮之使
不得嫁非寡而何至老不嫁則終身無生子之望
非獨而何以一人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
使而皆有所歸也仁人君子其能熟視而無睹乎
兄婢女長大情實必開倘姦淫事發不但誤其終
身而中毒斃本家亦難以自解甚至生子又從
而殘害之忍心害理其罪益大獨不思及果報念
及子孫乎吾願凡有使婢年將至二十三歲者必

是女形有人教以猪脂塗其陰令大酣之已而陰
中果出男形再酣陽具頓出彭判爲妖物奏聞斬
之
梁章鉅歸田瑣記錮婢說古禮女子二十而嫁有
故則二十三而嫁明以二十三爲最遲也孟子曰
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誠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婢女亦女也天下之最窮而無告者莫如鰥
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
無妻無夫無父無子皆至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

醜惡命棄于市並薦任義等誅之
碣石剩談嘉靖中瑞州府有藍道婆身具陰陽二
體無髮因束足爲女紅大族延爲女師
教習刺繡即與女子同寢初不覺至午夜陽道乃
見因與淫亂後至一家女徒伴宿藍婆求奸女不
從尋與父母言之試得鳴官訊伏以巨棚遍遊市
里
楮記室彭節齋爲江西經畧使有人報一尼教女

須亟爲擇配否則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之財若本
主有心禁錮許婢家自陳於官而族鄰爲之舉首
有隱蔽者亦坐之以法其擇嫁者尤在不論身個
只求得所使咸得各遂其生庶不至肆行刻薄以
干神怒而召天灾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惟是
果報之說猶隱也子孫之念亦私也今之有使嫗
者大約皆讀書明理知文識字之家誠使日持此
文而反覆尋繹之必默然有所動於中語云人之
欲善誰不如我實有無藉官長之董勸文字之激

發者否則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吾甚恐其不得齒
於齊民不得立於人世而將不可一朝居也果報
云乎哉子孫云乎哉

徐應秋曰耳談載桑泮有靨魅法以鷄子一枚去
清桃仁七個搗爛燒酒合成噴女身上默誦呪語
女迷而姦遂行其術凡十八年汙有名女一百八
十二人清尊錄興元民有得闌遺小兒者以爲子
數歲美姿首民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
售數十萬錢耶婦曰固可詐爲也因納深屋中節

其飲食膚髮腰步皆節爲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
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新聲又絕藝益秘之不
使人見曰此女當歸之貴人于是女倡及貴游好
事者踵門一覿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
久之有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與值至七十
萬錢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與客飲夜半客去擁
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使捕其父母亦卒不獲
謝在杭五雜俎云近聞毘陵一縉紳夫人從子至
午則易從未至亥則女其夫亦爲置妾媵數輩侍

之有伎親承枕席出以語人云與男子無殊但陽
道少弱耳或云上半月爲男下半月爲女晉光熙
元年會稽謝眞生子頭大兩有髮兩蹠反面上有
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 士大夫登
崇都臞年事漸衰方且恣意聲色多博求姿艾以
充下陳徒知粉黛之娛心而罕思帷簿之貽戚如
紅紬之見縞于狂且非煙之私通于隣子中篝之
慚不可復洗且以牛易馬稽譜亂宗有不可盡防
者談藪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牆似可越

譚

被酒誤踰以入則一大園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茫紅紗籠燭而至驚惶尋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小亭亟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奔驚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競舉觴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個又一婦熟視曰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羣飲交戲五鼓乃散士人憶倦不能行婦貯以巨篋昇而縋之牆外天將曉懼為人所見强起扶持而歸他日跡其所

遇乃蔡太師花園也養狗謾筆嘉泰間內臣李大讓于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寺役工數內有漆匠張某者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同于道中遇一老嫗挽入小門暗中以手捫壁隨嫗而行但覺是布幔轉經數曲至家中使就坐物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攜燈至又見四壁皆有青赤衣帷遮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酒殽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行頃時復至後

翁

有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意畧定尼逼使坐遂召前嫗命酒殽數盤此婦人更不一語尼云已晚矣張但懇尼云匠者無錢尼終不願遂令同寢尼執燈扃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婦人竟無一語至鐘動尼復至啟鑰喚張起如前令嫗引出亦摸布壁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役所張如夢中行至一街迨曉即離役所二里許使人徧訪不得其原所入門域皆謂遇鬼有一木匠云固寵借種耳又章子厚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風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車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豔以目挑章徒步隨之婦人招與同輿至一甲第蔽章而入一院甚深邃婦入室備酒饌引僭輩相來往俱亦姝麗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數日體為之疲一姬年差長曰此豈郎所游之地我■寵婢多而無子每鴆致少年與合久則斃之觀子之容似非孫磊者五發我以厮役之服被子隨前驅以出可無患矣章用其術遂免於難後得其姓名但不欲

曉于人耳達矣盈盈天實貴人之妾姿豔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詔大索京師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言貴人病常遣候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第不可言在此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簾幕帷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繇己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嗚呼姬侍環列之家念及如此則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身後之事無足深惋矣南唐近事載韓熙載致位通顯不防閒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清異錄載熙載家過縱姬侍第側建橫窗絡以絲繩經續言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溼推乾苦矣三年嘯笑此顧宗祧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中後以好色致疾既廢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

戕探大弓於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監內黃鱣訪知交於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鑽報於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頻來固相安矣設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禦之宜斷其鑽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妙音經續言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溼推乾苦矣三年嘯笑此顧宗祧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中後以好色致疾既廢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也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敬

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牀上夜又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金底毒烟生即鐵漢無能强項秋砧之杵可掏不搗月夜之衣麻茹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醋婆婆跳擲停觀滿道行人嘲嗤鳴嘶撲落一羣嬌鳥惡乎哉呼天顫地忽爾披髮向銀牀醜矣夫轉目搖頭狠欲投繯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胆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黝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懼將軍氣同雷

電一入中庭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氷霜比到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勝而威胡乃骯髒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髻來月下何妨俯伏叛依最寬柱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閨怒獅之吼則雙孔撩天聽牝雞之鳴則五體投地登徒子洼而忘醜迴波詞嬖而成嘲設爲粉陽之塌立致尊榮媚卿卿貝有故若贅外黃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僕將何求被窮鬼自覺無顏任其斫樹攖花止求包荒於怨婦如錢

神可云有勢乃亦攫鱗犯制不能借助於方兄豈縛游子之心惟茲鳥道抑消霸王之氣恃此鴻溝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暮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爾妾命薄獨支氷夜寒更蟬殼鷰灘喜驪龍之方睡嫭重塵尾恨驚馬之不奔榻上共卧之人捷去方知爲舅牀前久繫之客牽來已化爲羊需之殷者僅俄頃毒之流者無盡藏買笑纏頭而成白作之孽太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

陽亦謂不可酸風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之月又或盛會忽逢良朋即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出逐客之書故人疎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鴈影分飛涕空沾於荆樹鸞膠再覓變遂起於蘭花故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餘並無室家古人爲此有隱痛矣嗚呼百年鴛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買剑牀之痛聲如戰者如是胆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又誰能向蠶室中斬除孽

本娘子軍肆其橫暴苦療妒之無方胭脂虎噉盡
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墜全澄湯鑊之波花
雨晨飛盡滅劍輪之火極樂之境彩翼雙棲長舌
之端青蓮並落拔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場於愛
河之濱咦願此幾章貝葉文灑爲一滴楊枝水
袁枚隨園隨筆人皆稱管子女問三百以待天下
之賢者爲妓之始余按魯莊公時南宮萬奔陳陳
使婦人飲之酒而裹之此婦人卽妓也不然良家
女豈屑待人飲酒耶國語越王罷女爲士纉袒子

夏論樂稱優雜子女史記趙王其母倡也皆妓之
濫觴薛綜西京賦註云淇崖者三皇時妓人也康
熙字典引之而又云見萬物原始又漢武外傳云
武帝置營妓以待寃士之無妻者見金夫不有躬程傳謂見人多金悅而從之不能
保有其躬疑卽倡妓之類而周公爻詞已有其象
矣　婦人纖足墨莊漫錄以爲起于李後主窈娘
楊升菴丹鉛錄引古樂府之新羅繡行纏足鈒如
履也頭深而銳平底俗名蛺子鞋薄革小履也巾
春妍杜牧詩之鈿尺裁量減四分駁之以爲唐時
者裹足巾若今裹足布漢書地理志趙女彈絃跕

羅師古註躧與屣同小履之無跟者也貼謂墊躧之也是數說者皆漸漸有以小爲貴之義然唐白香山詩曰小頭鞋履窄衣裳天寶末年時世粧韓致光詩曰六寸膚圓光緻緻皆極言其小而終不言其已可見潘妃之步金蓮花亦非已也北史任城王楷刻并州斷婦人以新靴擿故靴知男子婦人同一靴也郭若虛圖畫見聞記唐代宗令宮人穿紅錦勒靴楊妃死于馬嵬人藏其錦襪觀者人一錢太白越女詞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皆婦

人穿靴襪之明証其非已也明矣宋史治平元年韓維爲潁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已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靴可見當時婦人舞才着已鞋平時不着也惟北宋徐積咏蔡家婦云但知勤四支不知裹兩足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伊世珍嫏嬛記言徐玉英卧履以薄玉花爲飾內加龍腦謂之玉香此則已鞋之明証盛行於宋時若王壻清話載唐明皇咏錦襪云瓊鈎窄窄手中弄明月以爲已鞋之証恐是

徐忠曰丙午夏余客東粵於番舶中見一物不知番人何名譯之者曰是名行室會其意猶云出行者可借以代室家耳其物輕便收藏心匣中可作枕疊如一片箱作摺匾人形眉目宛然五官端好凡虎有螺旋去其旋以牙管貫氣令極足乃旋之則自頂至踵圓滿成女形胸有乳腹有臍胯有陰深入寸許可受交媾髮可髻身可衣足可履無補綴縫紉之痕若魚泡然光亦類之白如綾而有血

肉之澤香馥襲人擁之而卧眞所謂豐若有餘柔若無骨者眼光頭人凝睇微笑第不能言耳其衣履之物亦悉具于匣中狀乃西洋婦黃毛碧眼稍覺可嫌令其製爲中國華女態必有動人者矣量亦無不可者收藏時去旋洩其氣則仍薄如紙竟不察何物所造據譯者言以海魚所爲之綴以神膠雖多事鞔辰氏父子以金銀造美人作溺器則相去遠矣其價十餘金亦一小婢值也西番靡費蠹惑我中國多此類

章學誠曰夫教坊曲里非先王法制乃前代相沿
往往士大夫閒情有寄著於簡編禁網所弛不以
爲罪我 朝禮教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還未有
如是之肅者也自 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
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
娼醜妓漁色售姦並干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
雖吞舟有漏未必盡望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
拘司敗每見名流板鏤詩稾未窺全集先閱標題
或紀紅粉麗情或著青樓唱和自命風流倜儻以

謂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苟於禁令
未嫺奚何論乎文墨周公制禮同姓不昏假令生
周之後以謂上古男女無別而瀆亂人倫行同禽
獸以謂古人有然可乎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
而不學是爲小慧小慧無識是爲不才不才小慧
之人無所不至以纖佻輕薄爲風雅以造飾標榜
爲聲名炫燿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
勝言矣夫挑達出於子衿古人所有矜於榜流於巾
幗前代所無荅實不足而爭騖于名已非夫而藉

人爲重男子有志皆恥爲之乃至誼絕絲蘿禮殊
授受軌以緣情綺靡之作托於葑文氣類之通因
而聽甲乙於牆傳求品慝於月旦此則叙樓勾曲
前代往往有之諱女闈嫉宫司不設教坊則天下
是禮也 古之婦學如女史女訓女巫各以職業
爲學略如男子之專壹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
要於德言容功德隱難名功麤易舉至其學之近
於文者言容一事爲最重也蓋自家庭內則以至
天子諸侯卿士大夫莫不習於禮容至於朝聘喪
祭后妃夫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平日講求不預
臨事何以成文縟之經師多以章句言禮尚賴徐
生善爲容者蓋以威儀進止非徒誦說所能盡也
是婦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有不得聞也至
於婦言主於辭命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所謂辭命
亦必禮文之所須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善辭
命者未有不深於詩乃知古之婦學必由禮而通
詩六藝或其兼擅者耳後世婦學失傳其秀顯而
知文者方自謂女兼士業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

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爲本舍其本業而妄託於詩而詩文非古人之所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是則卽以學言亦如農夫之舍其田而士失出疆之贅矣何足徵婦學乎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專因詩而敢違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眞知婦學者其謂無行文人若輩士然何至爲所惑哉　飾時髦之中馳爲圍悶之絕塵彼假藉以品題不過藉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不可問也

嗚呼已方以爲才而眩之人且以爲色而憐之不知其故而趨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趨之愚之愚矣女之佳稱謂之靜女靜則近於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仰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噫

談舊古今婦女之奇妬者荀婦庾氏無鬚之人不得入門武歷陽女桃花豔麗橫被摧折吳興桑乞之妻死而因夫再娶白日現形操刀割勢李寒納姬楚賓死而別婚見其投藥浴中筋骨皆散湖倅見夫狎妓支解所生之兒范寺丞妻見夫衾有妓暴卒夙世冤業身命隨之黑心符豈足盡其變態也

今之演劇卽古樂之遺也今之詞曲卽古詩之遺也然古之詩樂粹然一出於正而今之劇場詞曲皆流於淫僻而不可訓蓋不獨中聲之亡以至於此抑亦劇場詞曲中所譜之事悉屬增悲長欲之具而人無所觀以爲法戒故也自漢以來儒者類欲復古詩樂而徒藏其音節於鐘律字句之末至使議論紛紛而未有以決而古器古聲卒不可復卽幸而復之而不以其事見之舞蹈則亦使人無所觀感興起如羌胡之聽鐘鼓而卻走耳竊謂居今之世而欲追求古樂之聲以復於先王之舊勢必不能何如倣古樂詩遺意召集名儒取今之所謂劇場詞曲者一一較而訂之其淫豔而傷風敎與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槩從禁絶而其所編撰成曲頒行天下者必皆古今忠孝節義可歌可泣可法可傳之事至其器與聲亦不妨從今之優伶稍取其明白正大抑揚有節者可也安在今之樂不猶古之樂也如曰演劇不足以當古樂詞曲不足以當古詩而欲離而二之以義其自止自行於天下則古之詩樂既不可以卒復而劇場詞曲之流行於今者將日入於鄭衛之人汨靡而未知其所止雅與俗兩失之矣草莽私憂願與言風敎者商之

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忠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淚橫流不能自已考諸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法功效百倍至於渡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善樂生之念油然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謔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恥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卽日事防閑猶恐有濱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揚有節者可也安在今之樂不猶古之樂也如曰演劇不足以當古樂詞曲不足以當古詩而欲離而二

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哉

王士正池北偶談西廂傳奇河中有普救寺晉堤錄郭威宿師河中逾年登蒲阪以望城中蒲民固守日城開日當盡誅之幕府曰苦然守愈固矣第告之曰誅守城者餘皆免城既開乃即其地爲普救寺蒲志云舊名永清院院僧與郭威約城克之日不戮一人因改名普救寺二書大同小異然寺名實始五代傳奇假以成文耳

王士正香祖筆記遊暑錄言呂文穆蒙正爲父龜

圖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岩爲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石龕爲祠堂名曰肆業富大忠爲之記今人以傳奇有破窑之說志書亦沿俗論但言窑而不知有龕并龍門僧亦湮沒不傳可惜也

梁章鉅浪跡續談祝枝山猥談云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蓺子奇草木子云數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莊岳委談云今王魁本又不傳而傳琵琶記琵琶記亦永嘉人作近翟

晴江通俗編引青溪暇筆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避世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得管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此陸放翁詩非劉後村也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嗜之恥本朝遣使徵辟不就既卒有以其記進者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在民間如五穀不可缺此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無耶其見推許如此留青日札云時有王四者能詞曲高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即棄其妻而贅於太師百花家則誠悔之因借此記以諷名琵

琶者取其四王字爲王四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嗜嘗附董卓乃以之託名也太祖微時嘗賞此戲及登極乃捕王四置之極刑又說郛載唐人小說云此說見元人周達觀誠齋雜記生欲以女子繁與蔡生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官至節度副使其姓氏相伺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纔賢者耶按太平廣記引玉泉子云鄧敞初以孤寒不第牛僧孺

子蔚謂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甫一第
耶時敝已塡李氏廛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
氏親不日挈牛氏歸李撫膺大哭牛知其實已也
請見曰吾父爲宰相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
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
則誠所本者太平廣記也今改蔡邕父名稜字伯
喈見後漢書注其母袁氏曜卿姑也見博物志琵
琶記作蔡從簡秦氏其亦故爲謬悠與荊釵記同
一狡獪歟靜志居詩話云高則誠撰琵琶記塡詞

凡上燒雙燭塡空吃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
飛雙燭花交爲一蓋文字之祥雖小技亦有如此
者 世所演荊釵記傳奇乃仇家故謬其詞以誣
蠙王氏者天祿識餘云玉蓮乃王梅溪之女孫汝
楫乃同時進士梅溪之友敦倫風誼梅溪幼史指
八罪汝權實慫恿之史氏所最切齒遂令其門客
作荊釵傳奇以蠙之甌江逸志載王十朋年四十
六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
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

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
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榜發二弟而不以妻子爲
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爲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
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
嘗使之爲十三牧其審謂如此故史氏厚誣之按
梅溪文集中有令人壙誌載令人賈氏王賈同邑
且世姻故令人歸於我初封恭人再封令人卒年
五十五又祭令人文云子歸我家今三十年其爲
世好舊婿夫婦偕老可知焉有入贅權門致妻投

江之事壙志又云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
蓋即錢玉蓮也據傳奇者謬悠其說以誣大賢實
爲可恨施愚山矩齋雜記亦詳辨之
梁章鉅歸田瑣記泉州洛陽橋畔有夏將軍廟俗
傳蔡忠惠守泉時因修橋遭醉隸夏得海人投
文得醋字而返遂於二十一日西時興工倭者多
斥其妄按洛陽橋託始於忠惠醉隸事則係蔡錫
見明史本傳後人因蔡姓而誤附於忠惠耳閩書
亦以此事屬蔡錫且記橋北時有石識云石頭若

開蔡公再來而堅辭集名山記昔以爲忠惠事前
云忠惠母先渡此江過風舟將覆閒空中有聲呼
蔡學士在風遂止時母方有娠心竊喜發誓願如
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公守泉遂奉母命
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遭刼時避於忠惠處
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書符檄故能達
海神其說愈不經矣今吾鄉人譏誕語無根者謂
之夏得海而不知蔡錫事載於正史不必盡虛也

袁枚隨園隨筆相傳崔鶯鶯碑即鄭府君碑在河

南滎陽縣治中文秦貫撰稱府君諱恒字伯常失
人博陵崔氏年七十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合祔
于先塋之側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子子六長頊
次珮次瑾次玘次璩次琰人謂據此足辨會
眞記之誣又容齋集云女適盧損字行甫非損之
子也

住啟運曰又有非賭非訟而日趨於貧者則戲會
二者爲尤甚村落之居大者數十家小者十數家
每歲必演戲曰以酬神也梨園之餽贈供給必十

數金也迎送往來之費必數金也親戚聚會宴享
之費又必加數金也故半日之謔吟歌舞而三四
十金之費已盡矣出會之法千百人爲羣其盛者
數千人舁一土木之神周游村落車輿僕從必數
千也騶馬必數百也旌旗矛戟之具延數里也金
鼓笙管之繁閒數十里也冠服珠寶賃借之費不
下數百金也男女雜沓老少奔波至一村落則有
香燈之餽迎犒之席其費又不知數十金也故出
會三四日而總計所費不下數千金矣費日甚民

日貧賦安得而不逋哉又況出會先期一月聚戲
所鬬地數十畝設棚百十間名曰接場列市肆陳
博具設酒食廣召異方之衆使相角而取其贏故
接場設而賭博盜賊之徒皆羣集而莫可致結此
其害并不止糜費逋賦而已也

梁章鉅浪跡叢談嘉慶間余扈蹕陽曲口見有大廟土人呼爲楊令公祠閱明統志及
密雲縣志皆載之是潤縣志亦有令公村謂宋楊
業也乃范遵於此有功故名村名技楊業生平未嘗至

燕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
業安得而至此顧亭林已辨之宋史楊業遼史作
楊繼業遼人稱爲楊無敵雍熙三年大兵北征業
副潘美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契丹
國母蕭氏與大臣耶律漢甯等陷寰州護軍王侁
令業趨雁門北口業以爲必敗侁逼之行至狼牙
村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伏四起中流矢隕
馬被擒不食三日死業子延昭爲保州防禦使昭
在邊城二十餘年契丹憚之呼爲楊六郎延昭子

文廣字仲容爲定州路副都總管皆以驍勇聞此
今說部所不盡誣也　偶爲友人招觀劇余不諳
崑曲而主人不喜秦腔坐中客多爲余左袒者適
呈戲單余點訪普一齣蓋崑曲與秦腔並有之曲
文初無小異客謂余之善謂停也或問此事果有
之否余謂名臣言行錄中引邵氏聞見錄即有此
事云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
功臣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
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

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
太宗至其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
行酒帝以嫂呼之此與今菊部所演略同惟短秦
王一節耳　水滸傳之作亦依倣正史而事蹟不
能相符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
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
州張叔夜招降之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
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晉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
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

自贖張叔夜傳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
十郡官軍莫敢襲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
所向賊徑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芻穫于是募死
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
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
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按侯蒙傳雖有使討
方臘之語事無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臘以四月
擒或藉其力但其時擒臘者據徽宗本紀以爲忠
州防禦使辛興宗據童貫傳以爲宣撫制使童貫

據韓世忠傳則世忠以偏將窮追至青溪峒問野婦得徑渡險數里擒其穴辛興宗掠其俘以為已功皆與宋江無涉也陸次雲湖壖雜記謂六和塔下舊有僧智深像又言江浒人湖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時進征青溪或用兵於此神乘所傳不盡誣惟汪韓門以為杭人附會為之恐不足信近日梨園有演大紅袍全部者其醜詆江陵張文忠與奸佞同科並形容其子懋修等為亂臣賊子之不如殊為過當張太岳當前明神宗朝獨持

國柄毀譽之無定訐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即其子懋修等亦並非耽稚下流考湖北詩錄載張懋修字子植萬歷庚辰廷試第一授修撰選文忠家難寃憤投井不死絕粒累日又不死手抱遺籍淚濆紙墨間天啟辛酉文忠墓忽有白氣如雲如煙越明年奉特旨昭雪時子樞年八十矣其渡江津有感云秋色滿林皋霜天雁唳高野花寒故細濁酒醉偏豪白雪知孤調青山有二毛從來仲尉宅匝地起蓬蒿弟允修字建初蔭尚寶司丞崇禎甲申正月豫賊掠荊州憂憤不食死有絕命詞云八十空嗟養已晚豈知哀骨碎干戈純忠事業承先遠捧日肝腸啟後多今夕敢言能報國他年漫悄未捐科願將心化鶯鸞舞死裏中氣不磨俱可想見其忠義之氣至文忠之曾孫別山先生同敞在桂林死事尤著然則文忠之澤固久而未斬也　按說部中雜書言袁文榮父裹設案所列果品皆像山形甘蔗山倒歷歷可辨野人觀者於其下既敗楊御史勤之曰五步一非以清路塵千步一廬以檐茶罐又云迎其母赴京其母畏長江之險地方官為聯舟如岸傳乘輿以濟及敗其母尚存衣裳皆自浙馬有名下士批駁之云江陵在江北其母入都正可陸行至襄陽安有渡江之理不知江陵本傳明云居正言母老不能自炎暑進京帝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以所傳五步一井十步一廬概之恐是由內河渡江濱淮陸行入京也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己身始誕之辰乃父母憂危之日也是日也正宜致敬齋心廣行善事庶先亡考妣早獲超昇現在椿萱增延福壽豈必紛紛烹宰招讌賓客故生日宜惜物命也凡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不思一切禽畜亦各愛其子慶我子生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爲造孽而反爲造孽乎故生子宜惜物命也天地仁慈好生爲大神祇正直惡殺爲先殺命遊禍必無此理其有疾病災逝思係鬼神見咎但當放

生以社宿渰豈宜殺生以造新殃故祈禱宜惜物命也人爲衣食故或畋獵或漁捕或屠宰謂謀生所係無可奈何然世間生計甚多不爲此業者亦衣亦食未必其凍餒死也殺生營生神理所殛以殺昌裕百無一人倘能勒其改業功德無邊故營生宜惜物命也坡公戒生命不入庖厨雖賓客燕會亦不特殺謂不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蒼儒者不能茹素且遠殺機否則捉縛屠劊叫號跳躑血濺聲嘶豈能盡屏諸不見不聞宰殺之慘日積庭除芣

所以導迓祥和流行生意也故日用宜惜物命也修短之數命之自天戕物之命以生己之命于心雜安且夫人不殺得長壽報但聞積德可以延生寧云好殺乃能卻疾乎故服餌宜惜物命也飼金魚者蟻蝦之屬萬計飼鶴者細魚之屬百計至如撲蝶投蛛捕蟲餵蟻因戲而殺蓋非一端以彼痛苦博我歡娛苟有仁心奈何爲此故嬉戲宜惜物命也至於父母新喪親朋相弔正彼此聞哀之日非求工口腹之時何可殺生害命轉增地下冤譬子孫婚嫁所望百年偕

老後嗣繁昌若多殺物命令彼雌雄失偶雞犢夭亡殊非吉祥善事雖禮不可缺亦當樽節省儉曲行仁術惜一命是惜一福杜一殺是杜一冤酬酢往來佳賓賢主尋常有酌只在情意殷勤何須親殺生命窮極肥甘萃砧几之冤號佐盃盤之談笑其他隨時隨地無大無小要在念念返觀時時設想思彼飛者走者游者躍者同有血氣同有母子同有知覺同有性靈當其割之剝之烹之炙之何等恐懼何等悲哀何等痛苦何等怨毒聞之酸鼻見則傷心所當猛發慈

悲常存惻隱斷除殺業涵養生機自然孽滅福增災
消慶聚是在昔賢勸戒未必迂愚至于果報昭彰甯
皆誕妄

牛大馬驢有功于人人所宜矜羝羊腕乳生而知
孝烏能反哺義亦類是猶有他物何必常餐雁行
有序昔人以之比德雉實文禽龜爲四靈鯉爲龍
族黑魚朝斗蠹應桂宮不宜飄食鳥被鎗打火毒
徧體驚氣歸心水產如龜本非常饌其肉既宰猶
能自動髓雖常物厥類匪一或爲他物所變毒能

殺人偶不致詳入口立斃鰻魚好穢每聚濁流盛
夏牛畜死棄水中瓤遊腹內飲食寢處緻鱉亦同
養生所愼魚名針口其毒在針貪嗜河觝終爲冒
險更有一種形小而似蓋亦有毒蛤蚌之類其性
至寒陰能敗胃人苦不知若夫鼈可玩也潔白無
渝鴿可放也往還有信本是依人之物忍爲口腹
之需至兎獐之屬鳩雀之羣非盤飧所恒有非宴
會所必資他如緣於田曰螺產於海曰蜬似蛤曰
蜆似蚌曰蛈似蟹曰蚵初非佳品且斃多命

又

懷妄敎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正中今人喫素
之病吾輩惟不恣殺生隨時撙節可矣憶亡友鄭
六亭兼才言戒殺放生惟出家無父母宗廟者行
之吾儒則有遠庖廚無故不殺七字可守可謂切
實至當之言 謝在杭筆麈曰人平日能不殺生
亦是佳事一切果報姑置勿論但生動游戲一旦
斃之鼎俎自所不忍今人愛惜花草者偶被摧折
猶懊惱竟日況血氣之倫乎但處世許多交際力
未能斷且食肉已久性有不堪惟當禁其大者如

牛所不必言羊豕雞鴨之屬因祭祀宴饗市之可也自奉則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耳

紀文達嘗言戴遂堂見一巨公四月八日在佛寺禮懺放生遇一游僧合掌曰公至此何事曰作好事問何爲今日作好事曰佛誕日也問佛誕日皆不作好事乎公今乃作好事餘三百五十九日皆不作好事乎公今日放生是眼見功德不知歲歲庖廚之所殺足當此數乎巨公猝不知對知客僧叱之曰貴人讓法三寶增光窮和尙何敢妄語游僧且行且笑曰紫老僧竊嘆曰此關黎大不曉事然在我法中自是突問獅子吼矣昔五臺僧明玉曰心心念佛則惡意不生非日念數聲卽爲功德也日日持齋則殺業永除非月持數日卽爲功德也燔炙肥甘晨昏饜飫而月限某日某日不食肉謂之善人然則苞苴公行筐篋不飭而月限某日某日不受錢謂之廉吏乎與此游僧之言若相印合李杏浦總憲則曰此爲彼教言之耳士大夫終身茹素勢必不行

得數日持齋則此數日可減殺得數人持齋則此數人可減殺不愈於全不持乎是則見智見仁各明一義矣閱微草堂筆記

余慫杞放生說放生浮屠法也其說較博施濟衆爲尤難儒者所弗道或曰天生萬物以養人用放而不殺非生物意或曰放生者少殺生者多一人生之而百人殺之放何益平或曰放生不如戒殺家居奉親祭祀賓客皆不免於殺焉知所放之物不再登於庖故放不如戒嗟乎執是數說而放生之念始永息矣近世所用浮屠法十室而九士大夫未嘗譚言獨至放生而斥之且所難乎博施濟衆者力不及耳非義不可也施濟卽不能博衆寧不愈於一無所施一無所濟者乎天之生物誠以資用然不聞夫天道好生與人情未必事事皆出天意獨殺生必欲奉天與放少而殺多非放生者之咎也若相效而起焉知不化放多而殺少與萬不獲已而出於殺自祭祀賓客奉親數者之外皆可以放生皆可以不殺生人人皆可不殺生而放

生則是戒者止免一己之殺而放者且免他人之殺所得孰多與吾謂人人有放生之心有放生之力而拘泥於前數說則放生之心變而爲殺生之心放生之力變而爲殺生之力所爭毫釐而相去已千里夫物之貪生而畏死猶夫人也刀砧在前湯鑊在後呼號乞命而莫之顧血肉痛楚而莫之憐設有人焉惻然心動從而放之何異固圄之中忽聞大赦垂死之證或遇良醫其踴躍狂喜不啻超凡而入聖即朋友眷屬亦無不爲之額手稱快

相賀更生也夫大罪而奉赦死疾而復起非能保其永不死也特以萬無生理之時而忽然可以免死其得生之樂自有異乎尋常者人能常體此意以放生則放生之心勃然起矣近世言放生者率盛稱果報覺世之意良深而有不信果報者予惟即以人情破其習見動其惻隱之良心人即不至於犯法而疾痛罕能自保也吾愛吾生即以愛物之生恕也即仁也出而治民爲廉靜慈惠之吏退而家居爲恭儉忠厚之士不于此乎徵之哉

汪琬顧贇說滋陽署中嘗一日食鼈而美語子曰此滋陽人所不知食者吾得之甚賤子聞之亟爲愀然自是不忍復下箸又一日設有田贇語于如前子聞之愈用愀然因語之曰鵝殺羊豕之畜賴人之養而後生者也故人得之以爲養彼無憾也然且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其所以處之者如此彼鼈與贇不待人以爲養而我自爲取之以爲養彼不害人而人害之人實不仁物何有焉且夫彼生南方我不取至而食之人皆得取而食之則亦暫也而我奈何以暫時之口腹至開無窮之殺機由是而二物無得免者矣悲哉何鱗與贇之不幸也昔程明道先生爲上元主簿初至見民有持竿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自是邑之人無有敢畜禽鳥

者古人仁及物類蓋如此夫不仁之事民或爲之尙當敎之使勿爲況民所不爲而我導之使爲其又何以禁焉

張爾岐廣戒殺牛文自習俗恬殺仁人君子未嘗不以殺爲首戒而近歲以來獨重殺牛上自朝廷縉紳學士下至閭巷細民無不知殺牛之爲大戾者或著爲文章編爲頌偈或刻冊流布或單紙粘壁不下十餘種予每遍而讀之未嘗不歎其惻隱之至切而又未嘗不惜其用心之狹與立言之不

備也昔齊王不忍一牛孟子以爲是心足王予以爲當今之世而人人推其戒殺牛之心君可以爲堯舜臣可以爲皐夔稷契布衣韋帶亦可以爲顏曾思孟而不難也戒殺牛之心何心也不忍之心也不忍於牛而忍於人者世必無此心世必無此人乃不忍於牛則眞不殺牛眞相戒以不殺牛不忍於人則未必眞不殺人未必相戒以眞不殺人者何也殺牛之慘人見之人能言之殺人之慘人未見之人又未必敢言之也殺牛之慘戰慄迫

壁血肉淋漓而已殺人之慘則有戰慄而不暇迫暨而無地血肉淋漓充滿世間而莫測其際者何也殺牛者刀砧而已殺人者不止一刀砧也邵子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使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相率委溝壑而死即爲殺人矣所謂生路者衣食也安樂也義理也催科急而衣食之路絕矣刑禁苛而樂生之心亡矣盜賊熾而使人不敢詰盜風俗偷而日迫人於偷義理之路絕矣三者

之路絕死於飢寒者有之死於桎梏寃監者有之死於刼掠困辱無聊者又有之其幸而存者相率而蹈於苟且之途爲禽獸之歸者又有之珍氣所結澆風所煽喪亂凶災相尋狎至而人之能生者有幾乎夫人之與人肢體色貌同也血氣心知同也好惡聰明又無不同也相生相養則爲倫常相滋相嬗則爲世宙其所翊戴則爲君父之尊公卿之貴其所供給則爲玉食之奉祿予之需其視牛之墾地服箱爲功於人又甚相倍也嗚呼人與牛

有問矣牛之見殺則人憐之人之見殺而人不憐何也嘗推其故矣人之殺牛利牛之有而不卹其死也人之殺人得非亦利其有而不暇卹其死乎人殺牛而人戒之有二氏因果報應之說以惕之也人殺人而不知戒得無因果報應之說不爲殺人設乎抑殺人不以刃者之罪異於以刃乎人曰殺牛則鬼神察之人上天獨不鑒之乎吾願今之人推不忍於牛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推相戒勿殺牛之心而畏威避禍之心亦不可勝用也

正誼錄 惜物命文 十三

李漁曰禁宰耕牛一事是弭盜良方不知者僅以爲修福是實政而虛談之矣蓋大盜必始於穿窬而穿窬之發軔又必以盜牛爲事何也民間細軟之物盡在卧榻之旁非久於竊盜者鮮不爲其所覺惟耕牛蓄之廊廡且不善鳴竄而出之甚易盜牛入手即售於屠宰之家一殺之後即無贓可證是天下之物最易盜者是牛而民間被盜之物最難獲者亦是牛盜風之熾未有不階於此者彼屠

牛之家明知爲盜來之物而購之惟恐不速者貪其賤耳從來宰牛之場即爲盜賊化贓之地禁此以熄盜風實是教本溯源之法而重農止殺又有貲於民生不淺爲民上者亦何憚而弗力爲哉

王士正香祖筆記眞臘風土記牛馬死不敢食亦不剝其皮革云以其與人出力故此俗勝中國人多矣

蘇軾東坡志林于少不喜殺生時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蝦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見有餉蝦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中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于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以祓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陶弘景傳始興人盧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伐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祝云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兩艑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願山

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並錄之

子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往過之輒作泣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悽然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南史梁傳昭性尤篤謹子婦家常得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乃知牛之禁殺自梁已然矣

翁方綱曰戒殺生之說今人以為二氏說也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極言網罟之宜除而治經之家集議焉杜少陵詩法自儒家而曰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然則易稱結網罟以畋魚孟子謂雞豚狗彘之畜老者可以無失肉矣數罟不入汙池魚鼈不可勝食是又豈有二義歟然而中古以還聖人之法也曰以密則所以濟其不及補其不足者亦曰以周故曰王用三驅失禽不戒也故曰問其聲不忍食其肉君子遠庖廚也是則戒殺生者酌其宜通其變順而易行也戒殺者不自我特殺也夫如是則非迂濶之談矣非二氏之學矣揆諸時審諸勢矣乃吾則竊欲仄諸已焉何者凡饗祀燕賓之外則惟自養而已易曰頤貞吉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啻為尺寸之膚哉吾嘗謂觀所養即觀其自養則山谷食時五觀之義畢具矣八一日

間而所養備焉豈必殺生哉一簞豆之粟粒一瓢之井華皆受造物之膏澤每飯即思何脩而克受之是以一粒之墜拾庋奉將之一勺之飄灑謹護持之推此義也有飯我以膾肴充我以鼎烹者其益加敬承自課自問何福以消除之更不知其幾什百倍矣而更何有自加特殺之一隙容乎其間也哉故曰惟口啟羞惟甲胄啟戎勿謂一言語之易出猶夫視甲胄興戎之凜慎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勿謂一衣服之華不啻見干戈省躬之法也曰以密則所以濟其不及補其不足者

之慘志也凡一切日用出入動止胥視諸此則吉
祥盧白常自湛然又安得有一蝦蛤之涓涕來吾
靜鏡者而遽言戒乎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第五倫守會稽有妄屠牛者
吏訶行荊州郡禁屠牛始于此晉元帝時丁渾書
云殺牛有禁買者不得甑屠朝廷禁屠牛始于此
士大夫學佛不殺生固善事然其胸次所存鑄
氣成金一念之間殺人無數至于政事喜怒有絕
滅人門戶者乃區區爲一螺蚌蜆蛤不肯庖宰而

曰畏殺生云者吾不知也二代以來周公孔子行
事何嘗勸人殺物命哉特不暴殄天物窮極滋味
而已祭祀賓客之資甘旨供養之奉有不可畧者
未嘗以戒殺生故絕也孟子最明此牛羊何擇閒
聲不忍食其肉之類其盡之矣
陸世儀曰凡孤老院中縣官宜擇僧徒之有行者
使居其處許之募化俾朝夕看養築獨有功則縣
官勞之其貧窶之人願爲僧者亦聽蓋垂死之人
其心別無所樂使其注念西方亦可消遣餘生解

其愁苦今僧徒中往往建放生池畜養
雞魚豕畜而獨無有念及築獨者

竈神號曰司命所司一家良賤之命也其神與人最爲親近動靜居處無微不察每至月盡上奏天庭降祥降殃報如影響故居五祀之一人多敬外神而慢竈神以其親近易忽爲家長者亦每失於檢點任男婦僕之輩日在竈所業則歌唱笑噱喧嘩怒則哭泣叫喊咒罵又或祼體竈前蹲足竈門與夫煮牛犬燒毛骨焚煨字紙烘炙衣履便後穢手上竈產母不側坐燒火以刀斧置竈以帚把向竈與夫堆積塵垢

搗切葱薑敲鍋洗盞種種習慣皆足以觸神之怒得禍不知又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太上感應篇拈出爲戒葢燒香所以敬神竈下火灰謂之伏龍尿取火燒香褻瀆神靈村野之人拾取穢汚柴草及用驢馬糞以炊食殊不知柴雖下爨氣實上蒸穢臭之氣觸犯竈神此尤爲造罪之甚者也居家朝夕焚香竈前當潔淨朔望明燈每月三十晚虔誠禮敬行見神安家旺感應至靈

梁章鉅退庵隨筆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竈神紀文達師嘗疑天下一竈神歟一城一鄉一竈神歟如天下一竈神如火神之類必在祀典今無此祀典也如一城一鄉一竈神如城隍社公之類必有專祠今未見何地有專祠也然則一家一竈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數此恒河沙數之竈神何人爲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遷徙不常興廢亦不常竈神之間曠者何所歸竈神之新增者何自來日日銓除移改神不又太煩耶此誠不可以理解也然三代時即有媚竈之語而世所傳竈神每月晦將人家所行善惡錄奏天曹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此語見咸應篇不可不信故人家於五祀不必徧祭而惟祀竈爲最虔我　朝自順治八年定制每歲正月祭司戶之神於　宮門外道左南向四月祭司竈之神於大內大庖前中道南向六月祭中雷之神於　文樓前西向七月祭司門之神於　午門前西角樓東向十月祭司井之神於　大內大庖井前南向

中雷門二祀太常寺掌之戶竈井三祀內務府掌之而每歲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又自於宮中祀竈以爲常是此禮實達於上下蓋自古相傳皆以是日爲辭司命之辰而或有行於二十四日者則不典矣

袁枚隨園隨筆道家稱竈神爲東廚司命此恍也按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康成以爲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漢制掌之荊巫應邵云刻木長尺三寸爲人像行香置

篋中居則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屆平作九歌分而爲二有少司命大司命之稱其非竈神明矣竈神始見周禮注顓頊氏有子曰黎祀爲竈神

天下之寶無逾五穀者也嘉種誕降厥由帝命而又發之以土膏潤之以雨澤水旱風雹不爲害螟蝗蟊賊不爲災而後苗而秀秀而實而後登諸場圃而後爲諸盤餐故五穀者天所愛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乞兒貧婦窮途困頓之餘正所謂簞食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然而星霜野店索貨何從風雨荒郵呼號莫願當此之時雖一粟一米亦不易得故五穀者民之命也況夫農家作苦更有什百於士工商賈者冒暑而鋤帶星而汲終年勞瘁常在塗泥糞壤之中盡室經營竭其父子家人之力蓋自以耕以耘以斂以穫迄於舂之揄之簸之揉之不知幾番愛護幾許辛勤故五穀者人力之所萃而以我之福消受之者也可勿惜哉其一在鋪館之中就食之客來去不常而奔走滌器者往往取便一時不暇顧惜殘羹餘粒捐而棄諸道旁矣揮而沃諸溝中矣其一在衙署之中食指繁多準量無數官長簿書殷迫不暇計及於饔飧僕隸魚肉腥羶遂亦自忘其艱苦釜底之飯

隔宿之餐竟視爲可棄之物因而及於鷄栅雞栖矣因而及於人溷馬勃矣其一在富家貴族主中饋者經年不入庖厨任使令者終日居然飽食人浮於食則請而益之矣食浮於人則餧而棄之矣其一在棘闈號舍爲士子者多取則必多所餘司巡綽者許納而不許復出當步履之所及則在踐踏中矣步履之所及則在隨地隨時不勝枚舉或所不及則在便溺中矣其他隨地隨時不勝枚舉或以爲無傷或以爲難禁或以爲稍屑之務不足經心或以爲忙冗之中不遑留意然而咎已日積也罪必有歸也惜之於無形而預防之可也申諭之可也節而用之可也惜之於有形而時察之可也曲全之可也檢而拾之可也今援之於人情物理所宜愛重而寶貴者如此夫大易之訓小善弗爲小惡弗去積而難掩猶足以滅其身而況不敬不惜不得謂之小惡則夫能敬能惜又寧得忽爲小善也哉

倉厥米穀置放潮濕地面朽壞夏月多煮粥飯留盡地上遺米厨竈上飯粒隨手抹棄棹椅下狼籍不拾煮飯湯下麪湯潲洗衣被裹衣襯被單褲等溺又非飾觀之物何必用漿　飯鍋遺粒未盡煮湯洗手足穢食不行淘洗即以餧人飼猫餵犬無節令食之不盡衣服誤帶米粒入厠手紙上穀粒亦宜撿去　漉米作飯不撿出穀子穀子入腸不化隨便而出糕餌糉粽及米麪茶食任其餧敗後棄之用酒澆飯飯亦飲酒淋漉覆溢或暗不化隨便而出糕餌糉粽及米麪茶食任其餧敗後棄之用酒澆飯飯亦飲酒淋漉覆溢或暗傾肴饌中穀粒米糵飲酒渴醉嘔吐滿地動飲者與有罪成一滴酒飲酒渴醉嘔吐滿地動飲者與有罪焉將粥飯及糕餌等物與無知小兒任其自食必至心插帶家中多養雞鴨作蹉

狼籍甚而在尿糞之中　野田行走蹴傷苗稼染米作絨綵花

梁章鉅曰水爲地之險酒爲人之險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故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于其殺周禮地官胥師司禁屬游飲食於市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如此漢書文帝紀注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則禁稍弛矣後世惟魏大安四年設酒禁釀酤飲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元至元二十年禁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子女沒官皆可謂用重典然立法太過故亦不久而弛予嘗閱黎襄勤言今者生齒日繁財用不足但當嚴釀酒栽煙之禁或加重其稅於民間生計無損而於利源不無少裨益亦救時不得已之一策也　方靈皐曰周官凡

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月蜡酺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鈑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衆忽不察者惟酒爲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痡士貧民相較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續者不衰祭無盛猶可況以歲儉而去酒乎　乾隆初年北五省大吏議燒鍋糶糴之禁言人人殊直隸疏內以燒酒之禁宜嚴於歉收之歲而稍寬於豐裕之年本地釀造零星者毋庸禁肆行運麴與販者禁止惟不許麥麴燒酒出境而地而立禁先清其源瓊省酒多自造比戶皆然請免零星製麴之科而嚴廣收多販賣之禁甘撫請疏內以甘省並非產酒之區毋庸查禁晉撫疏內以燒鍋可寬于豐年應禁于歉歲陝撫疏內以陝省俗儉民間祭祀慶弔不得已而用酒若禁燒酒而用黃酒則事用米穀細糧轉於民生未便況臨邊地冷兵民藉以禦寒勢難槩禁惟曬麴開行遠販者宜嚴行之所以節流寬之所以去擾惟行遠販賣之處以陝省俗儉民間祭祀慶弔不得已而用酒若禁燒酒而用黃酒則事用米穀細糧轉於民生未便況臨邊地冷兵民藉以禦寒勢難槩禁惟曬麴開行遠販者宜嚴行之所以節流寬之所以去擾惟而不可以必禁禁之歉年自宜禁令加嚴其曬麴開行遠販者宜嚴行禁止至山東巡撫因二麥歉收嚴禁燒鍋曬麴竟有毀棄釀具畏法改業者有自行出首者則行之已著有明驗者也按燒鍋一事各省情形不同故辦理亦不能畫一自可酌其政不易其宜曬麴多則私燒必廣有損無益且富商巨賈肆行囤積收販運易於查挐不致滋擾平民禁之以清其源稗益甚大故各省陳奏衆論僉同也　郭復齋曰閻地二千餘里原隰饒沃山田有泉力耕之原足給全閭之食無如始墾之闢地者多植茶蠟麻苧藍靛糖蔗荔枝龍眼柑橘之屬已耗地三十之一然其物猶足供食用也今則煙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原煙出自西北

閒暑指北

謂可驅寒耳今則徧於東南飲煙者無貴賤等而又勝之閭中更甚其煙葉之雨露用與食鹽等而又勝之閭中更甚其煙葉之雨露入地則地苦而穀蔬不生無益於人而害於嘉種如此可不知所變計哉按復齋吾閩人宜其爲桑梓遠慮如此而余嘗藩甘肅屢欲申蘭州水煙之禁詢之紳士皆以爲斷不能禁而徙以憂民蓋今日之喫水煙者徧天下其利甚厚利愈厚則逐末者愈多甘肅地土磽瘠甚於吾閩人宜其爲桑則本計益細農利益微甚可慮也

顧炎武日知錄先王之於酒也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子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禁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

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矣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於幽王而天不湎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閭中閭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羣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鄰侯既關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宏羊踵此從而榷酤夫亦開之有其漸

乎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困學紀聞謂權酤之害甚於舊之初稅然史之所載自孝宜以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權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

宗淳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煇雜志以爲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此權酤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權緡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爲日用之需比於麥禾之不可闕若水之流湎湎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故知邵原之遊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姝邦也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座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冀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饋於道路唯惠元一軍餅罍不發上稱嘆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衆整如此即治國何難哉沈括筆談言太宗朝禁卒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有罪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

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黃魯直作黃幡字說云酒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爲足徐尚書石麟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歿於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頃者米價不足而烟酒興焉則眞變而爲火矣

尹會一 禁止燒麴疏臣查燒酒所需高粱爲多而中州所植高粱爲盛蓋因地土平衍蓄洩無備雨水稍多卽廣淹沒惟高粱質粗而稈長較他穀爲耐水故種植者廣其稈名曰秫稭民間編籬葺屋織蓆炊薪莫不取給於此而黃河兩岸堤長工險歲搶一修必需秫稭埽鑲所用更不可勝計獨是高粱之爲物易朽而難於久貯因用以造酒資其利以濟日用之需相沿既久習以爲常而大開燒鍋興販射利者甚少民間取用惟明流居多其色

類於燒酒其味稍淡亦用高粱作成大槩飲燒酒者十之二三飲明流者十之八九此酒家常率能自造隨處俱可零沽幾於比戶皆然使禁燒酒而并禁明流則不禁明流則造酒仍衆若禁燒酒而并禁明流則犯禁者愈多此臣仰體 天心再四籌畫順民之情因民之利而不敢遽請嚴禁者也惟是造酒必需麴蘗麴麴必用二麥豫省產糧惟二麥爲最廣而耗費麥糧者莫如麴麴爲最甚凡直隸山陝等省需用酒麴類皆取資於豫故每年二麥登場後

富商巨賈在於水陸馬頭有名鎮集廣收麥石開坊麴麩耗麥奚啻數千萬石夫麥乃五穀之精良非若高粱之質粗而易朽豫省之民尤每食必需耗一分之麥糧則損一分之民食若省一分之麴麩卽裕一分之積貯是禁麴既以節二麥之費更以清造酒之源臣請嗣後除民間零星製麴自用者免其逐戶查禁外其有開張作坊廣收多麴囤積販賣者嚴行定例治罪并將失察縱容之地方官定以處分凡關津隘口嚴加稽察如有車載船

裝牲畜馱運盈千累百販往各省者卽行查拏究治庶幾麥糧歲有餘積儲蓄日饒而麴麩不行則燒鍋亦可漸減矣他如查禁之難滋擾之弊以及棗柿等類之均可燒酒諸臣業經陳奏不敢贅瀆

孫嘉淦請開酒禁疏伏讀 上諭河北五省燒酒盛行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人皆樂其便易故造之者多則是造酒之由 皇上既知之矣又讀

上諭燒鍋之禁有司楊奉陰違縣懸虛禁民用其資財串通胥役敢於觸禁肆行則是禁酒之弊

皇上亦既知之矣知其造之多而禁之難而猶斷然必禁者蓋以造酒之家類皆富民而非貧民之生業禁酒而存米穀則富民不過暫緩於一旦而貧民將享樂利於無窮此所以斷然禁之而不疑也臣之愚昧則以爲燒酒之禁無論禁之而滋擾擾之而終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擾而能永禁其貧民之生計米穀之蓋藏不惟無益而且有所損臣請詳言之望 皇上鑒宥而採擇焉夫所謂作酒酵以糜穀者爲黃酒言之也黃酒之麴必用小麥

其米則需糯粳秫黍此皆五穀之中最精且良糜之誠爲可惜若白酒則用高糧而佐以豆皮黍殼糠糠之類其麴則用大麥與高糧非朝夕所有歉荒亦有熟荒計十年之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洩非但積之不用而已今北五省之地不種高糧則無以爲薪席屋牆之用種之而用其稭稈則其顆粒宜有所售賣燒鍋既禁則富民不買高糧而貧民之高糧雖賤而不售高糧不售而又必需酒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糧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三兩矣買白酒之費不過二三兩今買黃酒則費七八兩矣既已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穗穀

兆飲燒酒之人皆轉而飲黃酒飲燒酒四兩而醉者飲黃酒二三斤而不足則黃酒之沽必什倍於前而小麥糯黍之費不可以數計矣省大麥高糧之蠹且賤者而倍費小麥糯黍之精且貴者此臣所謂無益於蓋藏者也至小民之生計則豈特口食已哉必將以益餽養而以鐵耕百工之所爲皆需以粟易之而又有稅糧之徵衣服鹽蔬之用婚姻疾病喪葬之費非糶五穀無由得也故粟太貴則病末太賤則傷農得其中而後農末俱利故農

之類雖積而不能易錢園林果木之實腐朽而歸於無用牛羊猪鵞等畜艱食而不能肥腯自然之利皆失則日用所需惟糴米麥糴之而售則家無蓋藏糴之而不售則完納稅糧以及衣服婚喪之用皆絀此臣所謂有損於生計者也且夫小民之趨利如水就下此非政刑所能防也利所不在雖賞之而不爲利之所在則禁之而愈甚燒鍋禁則白酒少酒少則價必貴價貴則私燒之利什倍之利之所在則民以性命爭焉私鑄銅錢私造

賭具罪至斬絞軍流而民猶或犯無他爭利故也今私燒白酒則將定以何罪乎我 皇上大聖至仁斷不忍以飲食細故而置民於大辟則其罪必不比於私鑄造賭罪輕於彼而利有甚焉欲民之不犯難矣不得已也而重官吏之處分官吏處分則查拏中商小賈類皆失業而豪富之家高牆深院查拏之所不至敢於觸禁則富民益獲漁利之益貧民不勝其欲而思效之將改造其器而變易其法於是乎釀醋之盆皆可以釀醋蒸飯之甑皆可以蒸酒有司奉令不謹則賄縱而分其貲財奉令過謹則橫拏而傾其身家不審惟是而已夫醋盆飯甑則何家不有哉一家之盆飯偶爾犯法則萬家之盆甑盡屬可疑將炊爨之民比戶可以查拏日用之物隨手可以訛詐公庭無非訐酒之訟而囹圄亦不能容犯酒之人矣孟子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本爲小民之生計而滋擾如此則立法不可不愼也臣之愚昧以爲燒鍋之禁或宜於歉歲而不宜於豐年歉歲粒米惟艱則大麥高糧之類亦可以療飢禁之誠爲有益但止可禁於成災之地而各處不必通行亦但可善爲勸導暫爲封貯而不必壞其器具而加以刑罰至豐年米穀足食則大麥高糧之類原非朝夕常食之物自宜開通酒禁使官吏無由需索而民間亦得出其不急需之顆粒無所用之粃糠轉移售賣以佐不時之費則上下不擾而百姓自享盈寧之慶矣望

皇上爲斯民熟計之也 乾隆三年六月初八日辦理軍機大臣面奉 上諭據江蘇巡撫楊永

禁糜麴一事朕思從前民間製造糵麴器具皆費工本今既禁止糵麴理應將器具藏民變價或改造別用原幾稱便若概行封貯則前此製造之費盡歸無用殊非體恤商民之意辦理未為妥協至稱未奉禁之前有造成之糵朕不知伊所謂奉禁者指何時而言朕禁糵之旨久已頒行而尚有如許未售之糵則可見地方大吏有司接到前旨不過視為具文並未實力遵奉矣至今歲二麥如果豐收則除民家食用外或應勸民間

積貯或應發官價採買必實有一番布置乃於地方有益豈可禁止販賣遂可了事耶大凡大臣經理國家之事如有不便於民者即當據實陳奏朕不難收回成命其實有裨益於民者便當實心遵奉見之施行雖經數年或數十年常如一日乃以朕斟酌降旨之事而該督撫等始初略為料理未久即有懈心再久漸至棄置豈必待朕每事每年再三提命而後知警省耶在朝廷固無此政體而在封疆大臣亦不當如此存心今因楊永斌之奏

詐

並諭各省督撫知之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明遠燭勤恤民隱之至意臣愚昧之見苟有所見不敢不據實數陳伏查禁糵之令蓋因禁酒而起以為糵者酒之原也嚴禁曲糵則可不耗麥而裕蓋藏且糵既不販則可少造酒以省五穀此議禁之本意也乃自立禁以來奉行不力者既視為具文而陳糵之貯所在多有力於奉行者則又毀器其拆坊肆封糵塊查販固官旁午於道路役索於鄉村如江蘇巡撫楊永斌之所為蓋在在皆是也

皇上亦既知其擾累而惻然有所不忍矣夫使擾累於一時而可有益於異日則不必為目前之姑息而曠長久之至計乃臣再四思之而知其無益於民也今夫五穀之產燥濕異宜惟麥為南北所通種普天率土種麥之田十居七八每遇豐年所收最廣而性不可以久貯今夏之麥至明夏而遂變近濕則虫蛀近風則蛾飛再過一夏則成霉再過一夏則成灰雖謹藏之不能救也收廣而難貯於是乎口食之餘亟思糶賣以佐日用之需顧家

家糴之則買之者實矣於是乎豐年之麥價賤而不售富商大賈乘民之急而賤收之收之既多而無處轉販於是乎躐麵爲其質輕而可以行遠也此雖商賈漁民以逐利然而農民實利其麥之得有所售而可以濟急故彼此相安振古至今而未有改也今取商民之故業一旦而禁之不惟毀器封麵商賈之資本盡虧且民間有餘之麥將如何售賣乎二麥豐收比戶足食本地之民既不購買躐麵已禁商賈不來農夫力穡無暇遠販於是乎此紛紜也至於禁販運查囤積則尤有所不可夫糴粟麥以完稅糧此有司所敲扑而督也裕蓋藏今也分躐於四方向也躐於麥賤之鄉今也躐於麥貴之地所耗之麥猶是此數而使麥貴之處因躐麵而愈貴麥賤之處因不躐麵而愈賤商賈既已失業而於民人毫無所裨則是徒爲此紛紜也至於禁販運查囤積則尤有所不可糴粟麥以完稅糧此有司所敲扑而督也裕蓋藏則官吏運必併阻其糴賣查囤積將並稽其蓋藏則官吏之侵漁何極而百姓安所逃此法網乎天下農民幸逢

皇上鴻仁遠沛發官價以採買而必以備荒歉此功令所諄複而導也顧販運之與糴賣事異而形同囤積之與蓋藏名殊而實似禁販運必併阻其糴賣查囤積將並稽其蓋藏則官吏之侵漁何極而百姓安所逃此法網乎天下農民幸逢

皇上至誠昭格迄用康年廣貽來牟以樂我黎庶乃口食之餘不能售賣以濟用商賈收之則指爲囤積而訛詐之民自糴之又指爲販運而需索之力絕其流通之路使內困於日用外迫於追呼束手而待斃惟河南江蘇爲多各省皆取資焉夫使禁二省之躐麵而果能減各省之造酒亦何妨苦一方以利天下而有所必不能者則以

其麥之霉變婦子愁嘆不覺豐年之樂而反以爲
苦此則仁人君子所當急爲轉移者也夫爲政自
有大體富民自有常經輕徭薄賦以節其財緩刑
息役以紓其力約法省令以杜其擾安靜而養之
歲月以俟之將自蹐於家給人足之盛斷未有峻
其禁令易其本業多其侵漁而可以富民者也臣
願 皇上廣運如天之明勿搖於二三之說深知
寬大簡易之可久洞悉科條法禁之無益凡所謂
禁酒之令禁麴之令禁販運窩囤之令一切洗滌
盡與蠲除使三民得以懋遷有無商賈得以阜通
財貨百姓各享自然之利官吏永無查拏之擾
從前禁酒禁麴之議不惟大學士九卿等俱屬紙
上之空談即臣言宜於歉歲而不宜於豐年猶是
書生之謬論身親辦理逐案發落乃知奪民之貲
財而狠藉之毀民之肌膚而蔽朴之取民之生計
而禁錮之飢饉之餘無固志失業既衆何事不爲
則歉歲之難禁似更甚於豐年是以周禮荒政舍
禁去譏有由然也

酒人賦

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醺騰騰厥名爲酒其
名最多爲功已久以喜慶賓以速父舅以促膝而爲
懽以合巹而成儔或以爲釣詩鉤又以爲掃愁帚故
麴生頻來則驢客之金謂友醉鄉深處則愁人之遠
逃藪糟邱之臺既成鴟夷之功不朽青臣遂能一石
學士亦稱五斗則酒固以人傳而人或以酒譽若夫
落帽之孟嘉荷鍤之伯倫山公之倒其接䍦彭澤之
漉以葛巾酣眠乎美人之側也或察其無心濡首於

墨汁之中也自以爲有神井底臥乘船之士檣邊繡
珥玉之臣甚至效囹圄而玩世亦猶非害物而不仁
至如雨宵雪夜月旦花晨風定塵短客舊妓新履舄
交錯觴酣香沉細批薄抹低唱淺斟忽清商令一奏
則寂若兮無人雅謔則飛花案曲高吟則憂玉敲金
總陶然而大醉亦魂清而夢眞果奮即三朝之醉當
亦名教之所不與爾乃嘈雜不顧俚辭並進坐起譁
譁吸吸成陣涓滴爭勢將投刃伸類擯眉引杯若
鴆傾潘碎觥拂燈滅燼綠酣葡萄狼籍不斬病葉狂

花鳥政所禁如此情懷不如勿飲又有酒隔咽喉間不盈寸吶吶呢呢猶譏主客坐不言行飲復不任酒客無品於斯爲甚甚有狂藥下客氣粗努石稜磔髯瞋袒兩背躍雙趺塵蒙蒙兮滿面哇浪浪兮沾裾口信信兮亂吹髮蓬蓬兮若奴其顙地而呼天也如李郎之嘔其肝臟其揚手而擲足也如蘇相之裂於牛車舌底生蓮者不能窮其狀燈前取影者不能爲之圖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難扶或以父執之良友無端而受罵於灌夫婉言以警倍益眩瞑此名酒凶豁然頭醒

不可救拯唯有一術可以解酣厥術維何祇須一梃繫其手足與斬豕等止困其聲勿傷其頂捶至百餘

翁方綱曰客曰子之說酒豈說酒哉直戒酒耳此則專爲戒酒說而已耳子應之曰惟其然而後其說長也昔周誥之命康叔也矍以酣身最以剛制猶必先之曰欽父母慶洗腆用酒且無算之酒著於禮無量之酒著於論語是豈與戒酒有二義乎聖人之惡旨酒聖人之董治酒正

聖人之自理酒德其心一而已矣未有不深於戒酒之理而能言無算無量者也其切陳乎剛制之法戒者乃其所以深喻夫作酒之本原者也客曰然則曷爲而必著爲戒酒之說乎曰所惡乎好以飲爲事者非必其果出於深知醞味深切性情也詞人藝士之流曠達不羈之輩姑且借此以爲偷安閒曠之具則大不可也周誥之戒酒非言言皆說崇飲羣飲也其惟曰服休服采其惟曰農父圻父其惟曰乃事乃司不惟不敢亦不暇蓋不敢之心進以不暇而無義不該矣夫人一日有一日之正務日就月將之不遑日邁月征之不給而何能及於飲酒乎凡天下萬事無不要於節制而酒爲甚酒以成禮也亦即以敗度酒以成事也亦即以廢事酒以養人也亦即以害人然則吾又何暇事事處處刻爲酒防耶其惟曰敬吾德而已矣敬吾身而已矣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合驩以禮爰有酒食議者其誰伊媄之職一獻百拜倘何酒失後世非古沈湎

淫泆姊不復議而侑以角色競致妖靡用侈燕席來之萬方百金不易持觴一曲飲酣顏開主勸客酬笑言歡洽夫豈不樂嗟禮何枉狂者斷腸莊敬色改戲狎因之東[redacted]亦悔主賓胥失顧不足戒襟解蒂聞一石其飲訣譜之詞以風其甚紅裙是醉有如聚蚊吏部所鄙清篇實云吝酌有位是懲是悛勿違斯言以愆德義　侍女之席誓不敢即渝盟受殃神質於旁山童石爛言則可誕山祟石堅此言不愆右箴誓司農少卿楊獬正伯揭於坐右公

臨江鄉人也清介有守此文蓋有所懲云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有問唐酒價者對以三百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錢唐酒價見於唐會要正元二年京城權酒斗百五十比子美時已減其半漢昭時賣酒升四錢又何賤也豈古之升斗小耶

洪亮吉曰今世盛行紹興酒或以爲不知起于何時今考梁元帝金樓子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則紹興酒梁時已有名顏氏家訓周學篇亦

家禮非朱子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朱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覆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與年譜所述略不相應其疑一也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

之其錄得攜來不言何人亦不言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豈盡忘之何耶是而乃爲是語耶編書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敗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敗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敗語所未有也其疑四也蓋年譜所云居母喪時作乃或者以意附益之歟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游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序所謂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

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
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
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可見矣後之
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
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
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
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曰
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
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

跋語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
子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語錄文集所載俱附於
後而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
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予亦得免
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夫

劉鴻翺曰善哉郝敬之言曰儀禮有不宜於今日
者如士冠禮不論有爵無爵概用命服今可乎士
婚禮女子既許嫁笄矣出教於宗室三月今可乎
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堂止於大

門外一拜今可乎臣侍食於君不待君命先飯徧
嘗飲食今可乎古人無紙筆故書必刀文必篆冊
必竹簡木板古人無棹椅席地而坐故食必用俎
用豆用鼎祭祀之孫爲祖尸父拜其子也喪紀之
父在母喪與妻同服也庶子後父爲其母緦也此
皆禮之難用者也

秦蕙田曰禮稱大宗一尊之統不可以絕故族人
以支子後大宗是維大宗當立後而小宗則不立
支庶更無論矣嗚呼此誠三代以上之言六可行

於後世者也何則古者有井田有世祿井田法行
則人無兼并世祿不絕則宗無削奪有世祿者皆
卿大夫也禮別子爲祖別子者本國公子他國公
子庶人崛起皆卿大夫也卿大夫則有圭田以奉
祭有采地以贍族蓋其祿受之於君傳之於祖故
大宗百世不遷而立後之法重焉若後世與古相
似者惟宗室近戚勳臣襲爵者爲然耳若卿大夫
則多出於選舉雖公卿之子其入仕者或以甲科
或以恩蔭別無世祿可藉而士之入仕崛起者居

什九是以一族之人或父貴而子賤或祖賤而孫貴或適賤而庶貴貴者可爲別子賤者同於庶人皆以人之才質而定非若古繼別之大宗一尊而不可易也至於兼并勢成人皆自食其力勤儉者致富惰侈者困乏卽一家之中有父貧而子富兄貧而弟富嫡貧而庶富又以人之勤惰昏儉而分非若古繼別之大宗有世祿之可守也如是而責大宗以收族其勢必不能旣無大宗則人各禰其禰各親其親亦情與理之不得不然者乃田氏羅

氏等猶執大宗立後支庶必不可立後之說繩之是焉知古者大宗百世不遷今則人人可以爲卿大夫則人人可以爲別子別子未必非支庶也而謂支庶不立後何乎而況小宗乎古者小宗五世而遷亦有收族之道今則小宗之適不皆可以收族而支庶可以爲富人支庶無藉於宗子而宗子之祭祀有關反不能不藉於支庶若支子不立後從

專指繼父之適爲言也由親及疏由近及遠又有擇賢之條卽古同宗皆可爲後之義而次序分明則爭端不起獨子不爲人後尤與適子不後大宗之義相符此眞禮以義起法緣情立非 聖人莫能制也

陸燿曰京師士大夫皆白衣冠從事而未嘗著麻古之衰服非時王之制卻康節曰我爲今人止服今人之服似乎其可而或者據儀禮喪服及書儀家禮諸書起而爭之謂我、朝定鼎改衣冠制度

惟僧道婦人喪服二者未改既無明文禁止最爲
廢古衣冠而從時制乎 朱謂客固失矣或亦未爲
得也京師白衣冠者北方無麻也有麻則必麻衣
麻冠矣衰之爲制前有衰後有負版上有辟領要
有帶下旁有衽而下必有裳一物不備不成爲衰
又古之喪冠即吉時緇布冠之式言冠即梁與武
在其中猶言衰即負版辟領等在其中也以纚韜
髮而挽之如梁曰梁有喪者去纚而爲紒則梁不
纚而冠亦貼首如厭伏然故又曰厭冠也冠之材

以六升布覆頂幅廣二尺二寸故爲三辟積向右
攝之使與首稱又以一條布博二寸者約其前後
如今之幘著曰武武者趾也謂爲冠之下趾故又
白冠卷也今之爲喪者不殊掌是以婦人之服
男子也爲冠者以紙糊爲梁復以稍細布爲三幅
蒙其上而廣止三寸不足覆頂是政和之詭製而
非三代之喪冠也名爲從古而實非古何如依客
所云而以麻代之其式並如平居之服有以即乎
人心而合乎禮俗咸問朱子吉服既用今制而獨

喪服用古制恐徒駭俗曰駭俗猶小事恐考之未
必是爾今鄉俗制服自以爲出於儀禮諸書者正
恐其考之未必是也 不孝循省內訟自以爲首
遵 今制並非古禮如冠服及百日剃頭皆京師
職官士庶上下現行之例又案 大清律凡有喪
之家必須依禮安葬注云定限三月而葬官員庶
人同又云若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暴
露不葬者杖八十今不孝擬五月安葬已逾三月
之限過此以往近於託故暴露義所不敢出也又

名律居父母喪作樂列在十惡之條例內亦稱民
間喪祭之事凡有絲竹管絃演唱佛戲之處照違
制律治罪不孝擬不用音樂亦今之制也律又云
居喪之家修齋設醮若男女混雜飲酒食肉者家
長杖八十不孝擬止用素饌又今之制也禾俗創
見以爲古禮不知區區一念惟以從俗違 主制爲
務不敢自託古人以驚世而駭俗也今音樂一事
查會典內所載品官喪儀有陳設執事並鼓吹五
匹之文其執事名數康熙七年題准不過數件並

無音樂若權照藩臬衙門早晚鼓吹之例設立鼓
棚亦只可懸而不作免致喧雜至待客酒肉則以
不孝蓋墟舊俗悉用素饌鄉閭淳樸之風不可自
我壞之若都人食肉鄉人食素又啟非議之端故
前有一概食素之意蒙論以爲不便自宜改之設
有故鄉親友留心於風俗之奢儉歸咎不孝者其
過至小可以情諒也此外尙有點主一事不能自
決敢并以請示於左右古者始死立重虞而後立
主用桑練而後用栗主然則初喪之主尙不以祔
廟永祀謹書生卒年月日於陷中某官某封於主
外以此謂之題主可矣何爲獨虛王字之一點延
請有爵位者先朱後墨而以爲光寵乎劉山蔚曰
服官者簿書教令皆用朱以下行上焉者不敢也
人子於父母而使人肆然下臨之是豈所以尊之
乎不孝前遵先君之喪固未嘗請人令玆欲循舊
例親泣而書之并不虛王字之一點以待貴官
長者之辱題不審於理是否伏讀所著令先識
劉宜大行述其體例稱請一遵果堂沈先生之

誌曰吾與妻哭之心傷吾者昌黎自吾也女孥壙
銘曰始命子弟與其姆易棺衾命者昌黎命之也
此下治子孫之文之例也廬陵瀧岡阡表爲皇考
崇公而作然於祖則稱皇祖府君於曾祖則稱皇
曾祖府君皆廬陵之自稱而不從崇公之所稱此
上治祖禰之文之例也至爲宗族友朋之碑誌
乎吾心之悲悼或緣其子姓之徵求雖從所狀
之人之所稱而必兼敘己意以明不能以不文辭
之故曰君諱某作文者君之也曰系以銘作文者

系之也唐宋名家無不如此非始於明之中葉此
即旁治昆弟之文之例也其於母氏如歸熙甫先
妣事狀則稱外曾祖外祖邢子愿萬太君行狀則
稱外王父母蓋又自歐陽公之例而推之未可以
爲非也且果堂之論既從所狀之人之稱而以其
祖爲父曾祖爲祖矣而其自述眞崖府君吳孺人
之題則仍曰先考眞崖府君述先妣吳孺人述於
題則考其考妣其妣於文則考其考之考妣其妣
之妣既考其父又考其祖於義已乖既妣其母又

妣其外祖母於義乃大不可此獨不爲用意惟愼
爲言不順乎凡爲文字惟求其是僕不敢謂穆白
二公爲非而固必以韓歐諸公爲是惟純孝之君
子擇焉

仝祖望曰問亭林先生謂七七之奠本於易七日
來復是以喪期五五齋期七七昔易數也其說近
於附會然否答曰亭林儒者非先王之法言不言
至此條則失之然此乃其未定之說在初刻日知
錄八卷及晚年重定則棄之矣益自知其失也七

七之說見於北史再見於北齊書孫靈暉傳萬季
野曰究不知始於何王之世三見於李文公所作
楊垂去佛齋記及皇甫持正所作韓公神道碑銘
則儒者斥之之言也亭林何所見援皇復之禮以
爲緣起夫皇復之禮始死升屋而號豈有行之四
十九日之久者乎鵝浦鄭氏居喪無七七之齋然
其每浹旬一奠亦非也考之禮大夫則朔望二奠
若非大夫則但行朔奠一次謂之殷奠然則五品
以下者奠三次五品以上者朔望日各一次凡十

次是禮也
何發曰問曰近世三年之喪喪刺稱稽顙不稱拜
義何居應之曰周禮九拜其一曰稽顙稽顙所以
拜也禮記則曰拜而后稽顙稽顙乎其順也稽顙而
后拜頎乎其至也釋者謂稽顙自盡其哀也拜致
敬於人也先禮賓而繼自盡故曰順先致哀而後
盡禮故曰至又曰三年之喪從其至者後世稽顙
拜之稱或自孔子之言昉歟若晉卓耳對秦使則
稽顙而不拜穆公曰未爲後也故不成拜蓋身喪

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未敢以繼體之君自居故
不備禮在亡人則然今士大夫非有家國之繫及
處危難之間何故而不成拜乎向見鄂西林家止
稱稽顙西林避先世諱尊名之義適與稽顙而不
拜之文值非以凶喪不當致敬於人也觀其平日
往來投刺重書頓首頓首不書拜其故可知也然
則何以不重書稽顙也則毫誤於檀弓之文也夫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出所見之是刋俗之謬雖家
國非之可也不察事之所以然而漫以爲大人先
生創行之可矜式焉是孔子拱而尚右門人亦皆
尚右也

許三禮曰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果何說也儀
節註俗久難變姑從亦可實大有未安者言不順
由於名不正如前母之子值繼母在堂或前母無
子係繼母有兒遭父喪稱孤不稱哀疑無前母稱
孤兼稱哀無則於繼母在又若庶子父沒嫡母在
堂而喪生母稱孤稱哀疑無嫡母稱孤不稱哀不
顯其生母亡種種未安甚至滋變紛紛者如是分

別何如不別爲愈耶嘗思父與嫡母並生母倉卒
既皆斬疑三年今代固之無分別此后不拘父母
或前或後喪嫡子衆子俱爲斬衰子庶子爲所生
母死寫斬衰子嫡子衆子爲庶母死寫杖期子既
合圖似又無嫌疑仿期服生功服生等例、先王
制禮父斬母齊又別父在爲母期所以表父爲至
尊者義何精也大明會典齊一斬衰且不分父在
與否大夫天尊地卑之義今欲少變通之如均是
斬衰三年喪也父在母死或生母死當稱齊衰子
子又祖在父死而值祖母喪當稱承重齊衰孫有
別於祖不在果祖先歿矣得伸其尊仍稱承重
斬衰孫

柴紹炳曰禮有祥禫之分自漢以來學者解說不
同鄭元以禫在二十七月王肅以禫在二十五月
爲鄭學者援儀禮云中月而禫中月者閒一月也
故二十五月大祥閒一月則二十七月矣爲王學
者曰中月者禫在月中引禮云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唐杜佑折中兩家之義以爲君子教孝禮寧從厚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徙月樂於義爲得矣然其說猶未悉也夫大祥之爲再期時則二十五月畸人所知若禫則有服與祭之別焉禫服者於大祥除喪之後猶有餘哀故服介乎凶吉之間檀弓所謂祥而縞是月禫間傳所謂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是也是月禫者謂大祥之後則服禫服禫服者素縞麻衣是也禫祭者服終而釋吉卜日以祭案唐

韻釋曰禫者除服祭也鄭元曰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此指禫祭非言服也即儀禮所謂中月而禫間傳所云禫而纖無所不佩是也蓋既祭而釋吉故禫服曰是月禫祭曰中月由此言之再期而大祥復間一月而禫要以二十七月爲斷矣案會典載品官喪禮本性理家禮之說曰期而小祥設次陳練服再期而大祥設次陳禫服大祥後中月而禫卜日祭而釋吉焉石梁王氏曰二十七月禫祭徙月則樂矣徙月者二十八月其禫祭不言設次陳服者蓋仍祥則易練服大祥即易禫服禫祭即易吉服此正合於禫而纖無不佩之義然禫祭在二十七月卜吉則行不限於何旬也卜日而祭祭則釋吉矣所以知禫而釋吉不踰二十七月者蓋古者不獨三年之喪有禫爲母妻服期者亦有之故雜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家禮亦云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母妻有禫十五月而畢夫十三月而除者期喪也故當不踰是月知期之不踰十五月也審矣

知期之禫不踰十五月則大喪之禫不踰二十七月也又審矣或曰禮禫除斷以二十七月乃今律制官吏服闋必滿二十七月計日而除何與蓋律禮相爲表裏然法主畫一故仕進者寧使日月匝而後闕以杜浮競爾若以禮禫除固已許之矣何則品官喪禮載於會典與律例並行皆令甲之書也誰謂非至邪昔子路笑朝祥而暮歌者夫子曰禫說當從王肅爾責於人終無已夫朱元晦亦曰禫祭不言設次於禮爲合夫聖賢豈居於薄哉禮貴得中不必過

求今欲執法家之議而於鄭氏間月之禫復有餘
豈恐未爲平論也已
陳祖范曰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
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
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
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故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
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既無重可傳而漫
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冒名諸父之前禮果
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
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
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
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
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即攘
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爲人後者與賁軍之將亡國
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
能葬則主喪者不除唯改葬則緦者不可以無服
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
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即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

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
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緦事畢而除
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問祖父母之喪父爲
長子既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及其葬也嫡孫承
重可乎先生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故有改葬之
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重之服
且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爲之重服也假使前
已承重於居喪之時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
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
既不符且沒其父之曾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
古今服制不同大都後加隆於前如父在爲母期
禮也唐父在亦三年明又升爲斬衰嫂叔無服禮
也唐加小功從母小功而舅緦麻唐改舅爲小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明制則斬衰三年士爲
庶母緦明制則杖期其古禮有服而後直去之者
儀禮云貴妾緦衰服小記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
無子則已後代不問有子無子皆無服竊以理與
勢權之有難安者四焉明以來妾母之服一如正

適子於其母既全不厭降而抗卑於尊夫於子之母又自尊而厭卑已甚彼此何不相顧也此一不安也正妻若無子妾有子方藉妾子以承宗祀而超然於其母之喪二不安也或女君亡而妾攝職生用其勞歿曾不得比於同爨之緦三不安也服有報妾爲君斬衰三年君爲妾乃吝三月之報四不安也豈以人情多溺於私愛以妾爲妻故矯枉不嫌於過正與

沈彤曰古人之銘廟與墓兼用之而誌則專用之於幽室南豐所寄歐陽舍人書乃謝其撰先大夫墓碑銘而作碑銘非幽室所用故其書雖嘗因銘及誌而所云或納於廟或存於墓者固不論誌而但論銘也儀孔悝之鼎銘晉魏顆之景鐘銘銘之於彝器韓文公之烏氏廟碑銘袁氏先廟碑顏魯公之家廟碑銘之於碑石是皆所以納於廟者也

於墓誌無與其存於墓者埋諸壙中則有若葬銘埋之墓誌銘墓碣文墳記壙記之屬立諸神道則有若墓表碑文墓碣銘神道碑許表之屬其名雖

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是碑與碣異制也明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黃黎洲請自有墓表更無墓碣知墓表亦方趺而圓首是碣與表同制也隋唐人之命碑碣表多稱其實後世或有碑其碣而碣其表者然考　本朝律處士不禁其用表碑與碣惟品官得立與唐令不殊則刊石固有定制而名號亦不得僭亂今之所刊但用碣制而定名墓表焉其可也至碣身高廣之度古碣高四尺會典所載圖首碑七品以下

用者高五尺五寸闊二尺二寸今右表或於二者之間增損定之若所示樣本慮太卑狹不稱

注琬曰誌銘草就附生有一言奉告者倘卽刻石則篆蓋及誌文首行宜但云某衙某府君云云幸勿加暨元配某孺人六字此近世無識者所爲孔

唐宋元諸大家文悉無之明成宏以上亦然卽近代名流文亦然也有碑刻文集可考古人非略之也於此固有深義蓋女子從夫故祭曰祔食葬曰祔葬凡祔食者惟立男尸而無女尸故曰同凡則

一尸亦此義也愚嘗論之古人之有行狀非特備誌銘之采擇而已將上諸太史與太常者也上諸太史官所以請立傳也上諸太常所以請立謚也今雖不復行猶常存古人遺意彼女子無傳無謚亦奚用行狀爲哉其有不同穴者與節烈卓卓可稱者與先葬而夫猶存者或夫歿但葬已久其事行不及附見於夫誌者別爲之誌銘可也誌銘之不及雖表之可也願欲益之以行狀至於事行始末已附於夫之碑誌中矣一覽便可得也而篆蓋

額又欲益之以暨元配云云必使與男子無別此皆贅也故愚於女子行狀悉拒不作而於蓋額又欲稍存古法殆可爲識者道爾　蓋嘗三復喪服傳而不能以無疑夫高祖在九屬之內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而顯不爲之服可疑一也曾祖距祖一世顯爲祖齊衰期而爲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可疑二也丈夫三十而娶而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姊之長殤之服可疑三也支子不祭則不得立廟尙何有於孤幼而繼父乃得爲前

妻之子築宮廟可疑四也舅與從母皆母之黨也顯爲從母小功而爲舅止於緦抑何輕舅而重從母也可疑五也大夫絕緦於其旁親皆然而獨服貴臣貴妾可疑六也漢魏諸儒守其師說牢固而不之變

閻若璩曰問自唐武后上元初表請升母服與父等母同父斬卒情變禮之甚者也遵行且三百年未見有人焉議請刊正者豈非一懾於明太祖之

嚴威再便於己情之得伸而無所復屈也哉然周公以來制服有齊衰杖期齊衰不杖期齊衰三月與齊衰三年竝列爲四齊自是沒不復見矣余嘗反覆思維欲上留古制而下適乎時宜不得已如作春秋調人也者爲之議曰父在母沒請爲母服齊衰三年父沒然後服斬衰則厭降之義既行兒懷之恩亦報而人道不至流於野人者此爲庶幾耳

顧棟高曰陳子又謂後世有有其名而無其實如所謂承重云者必先立宗法使族不渙而後天下衆著于重之實愚又以爲非也古者宗法必原于封建封建不行則大宗之法亦斷斷不可行何也古者諸侯受國子天子世守其地其適子嗣封衆子別受采地爲卿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宗子百世不遷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皆是也然公羊且曰春秋譏世卿孟子亦曰士無世官則春秋之世已有疑其不可行者矣夫既以世卿世官爲不可必且祧其爵與祿夫使宗子無祿何以收族人不得爵于朝何以爲族人主況後世宗法久廢往往有起家爲公卿赫然聞望者多出于支庶而其大宗有行止無賴降爲阜隸者矣夫以行止無賴之人而强畀之爵與祿是使朝廷私爵祿也既庶干阜隸而使公卿有聞望者百世奉以爲宗主祭必告冠娶妻必告死而爲之服是得爲情理之正乎哉柳子之論封建之法繼世而理上未必果賢下未必果不肖是非聖人之意也勢也愚謂宗法亦然未以周公大聖之後亦不能世世皆賢故世卿之法行則雖孔子之聖猶絀于季孫吾知周公而在必不以爲然也後世惜賢是擇公卿之後可點爲氓庶白屋之子可入佐廟廊則是後世之法公而三代之法私也雖聖人復起必不能易此以治天下是知宗法亦出于當日之勢而非必永爲後世法今日之不得不變者亦勢也然則宗法廢後世將遂無收族者乎曰子孫之賢而貴者受祖宗之澤當推類以恤族人而其族人亦因而宗之則敝邑先正有言之者矣如范文正公爲義田以

贍族不必其先世世爲大宗也故知宗法朝廷不
可預立在士大夫之賢者自爲之此亦所謂禮因
世而變也且古之小宗非特不承重而已其在儀
禮小宗無後當絕死則貲財歸于大宗祭于宗子
之家此又不可行也宋世如韓魏公勳業與天地
相終始而于其父國華實庶子也假令魏公而無
子將以庶子而不立後乎朝廷之恩蔭後世之享
祀將盡入于宗子之家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故
今日之承重者無論大宗小宗槩行之特沿古者

重嫡長之遺意而其實不過代父之事以終父之
志云爾必欲合于古者上治下治旁治之法固知
其有所不能也

萬斯大曰昨見令郎名刺有功服字不審此何人
之服也若仍是令祖母之服則令郎爲曾祖母當
齊衰五月不當功服考儀禮曾孫爲曾祖父母齊
衰三月注云高祖同今制曾孫爲曾祖則齊衰五
月元孫爲高祖齊衰三月喪服斬衰之下卽是齊
衰其服最重蓋曾元孫之於曾高祖乃一本之親

故服齊衰重服但以其世已遠恩已殺故降於期
而五月三月在古制儀禮可案在今則家禮會典
可證昭昭然不可易也今杭俗曾孫皆稱功服夫
功服有大小皆旁支及外親之服本支子孫無服
此者唯高祖爲元孫曾祖爲曾孫祖爲諸孫乃尊
服卑上服下故報以緦功今之曾孫稱功服者不
審大功乎小功乎令祖母之喪在去年八月至十
二月則齊衰五月之期已滿令郎之服可除而今
正月尚稱功服必謂是大功矣夫大功九月較齊

衰五月月數雖多而服反殺徒知九月之重於五
月而不知大功之輕於齊衰是欲厚其曾祖而反
薄之欲親其曾祖而反疏之如之何其可也古人
服制有輕重衰布因有精麤故齊衰四升五升六
升布猶未成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則已成布故齊
衰重於大功不唯五月卽爲高祖之三月亦非大
功所得同也豈以月數拘哉

劉彬曰三父非父也而名曰父者何律蓋恐人以
親母故且有受繼父撫養之恩遂認繼父爲父並

忘己之有親父也故列以爲圖名曰繼父而同居不同居有別焉若從繼母嫁者並繼父之名亦無而同居不同居亦置不論皆以使人知其非父也故又因其同居不同居爲之別其輕重焉然律于同居繼父之服以兩無大功親者期年兩有大功親者齊衰三月竊有所疑也父歿母嫁隨母而去依于繼父即同居者亦有各別初來年幼不能自活賴繼父撫養成人是同居而又有撫養之恩爲之服期年可也若已長能自食其力且有繼

父反資其力者此雖同居而何恩之有三月已多矣況期年乎夫大功親之有無於兩姓何所關係乃兩有則服輕兩無則服重若並不論有無撫養之恩不在兩無大功之恩者設一有一無將折中而爲大功乎設兩有則當從輕服三月而實有撫養之恩仍三月乎設兩無則當從重服期年而並無撫養之恩仍期年乎竊意服之輕重但論繼父有無撫養之恩不論大功親之有無則情也而準于義矣又查不同居圖內有先曾同居今不同居齊衰三月之文是以

先曾同居必曾有撫養之恩而服三月非僅以同居之故而服三月也又有自來不曾隨母與繼父同居無服之文是不同居而無撫養之恩則路人耳何服之有然則此之所重本在撫養非以大功親之有無爲輕重顯然可見矣至若從繼母嫁而不言父明其尤疏也乃圖內註以齊衰杖期竊又疑之親母之嫁父猶有期年三月之別何以於從繼母嫁者直曰齊衰杖期而並不論其同居不同居亦無所用其分別等殺之文焉者是繼母重于

親母從繼母嫁者更重於同居繼父矣或曰必曾受其撫養故較重于兩無大功親之繼父耳若然則繼父之期年斷乎在撫養之恩不在兩無大功親也何以從繼母嫁者而更加以齊衰也然服制齊衰杖期例內無此條僅圖內有之豈衍文乎至于八母皆母也恩義有輕重故服制隨之嫡母繼母與父敵體義重于恩三年者同于父也嫁母出母恩重于義降三年而杖期者絕於父也慈母養母純于恩三年同于母也庶母純于義故期年而

所生者三年恩之重也乳母則恩義俱輕故三月而止也是皆推于恩義之間而無容或紊者也

吳任臣曰梁天監時定制適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今律慈母斬衰三年乃或人致疑於古者謂喪服齊衰章云慈母如母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又曾子問篇子游曰喪慈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由是言人人殊未能畫一梁武帝斷以慈母三等似矣余更得卽傳義

而推之焉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責父之命也案此以妾母而撫妾子恩如己出故父沒後得由三年之服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又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皆此慈母也又禮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庶祖母可也若然則父之命妾兼有庶母庶祖母之文其不命爲母子者亦不得服以三年明矣至於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云君子子之爲庶母也蓋適妻子也蓋適妻子使妾養之妾無大夫及公之適妻子也故服以小功與父命之慈母有降等焉若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母如內則三母中其次爲慈母是也要與昆弟之母自別故古禮不爲之制服儀禮鄭注賈疏頗爲混解卽梁書通典亦有未盡之說

嘗讀古人戒賭十條一曰壞心地二曰耗貨財三曰誤正事四曰傷天倫五曰致疾病六曰結怨毒七曰生事變八曰損品望九曰百侮辱十曰失家教好訐訟者亦然大抵好訟者不論理之曲直徒欲以氣壓人以智勝人不勝則忿心愈熾投訟師造機關顚倒是非以求必勝此訟之足以壞心地事無論大小一經官府茶坊酒肆離他不得親友顧問慢他不得胥皂之輩惡言相加意氣凌逼至極不堪試設身處其地則知氣死不畏皁隸少他不得此訟之足以耗貨財士農工商各要告狀眞名言也此訟之足以召侮辱善教家者曰

有正務苟涉於訟身不自主廢時失業卽有不容已之事亦因以停擱此訟之足以誤正事父子兄弟夫妻天親至愛或意見不合而相責備或錢財聲多而相怨尤或事涉牽纏而株連坐累此訟之足以傷天倫思慮傷心忿怒傷肝飢渴傷脾憂鬱傷肺驚恐傷腎走傷血立傷骨多言傷氣種種受傷一時叢集此訟之足以致疾病彭云寃家宜解不宜結不訟則寃怨猶或可解訟則親情友誼頃刻頓忘彼此載寃無有窮已此訟之足以結怨毒公門出入之人大都好

生事端幸我有事可以漁利或暗中撥唆或乘機挑撥往往事中生事此訟之足以生事變人無品望者更歷訟事彌增狡猾所不待言卽平時方言知行一至訐訟以非爲是以曲爲直投訟師造機關所不屑與言者與之言所不屑與交者與之交此訟之足以損品望官府廉明自無枉斷而終訟必凶嘗見好訟人受呵叱受笞杖受罰贖甚而受胥皁之輩惡言相加意氣凌逼至極不堪試設身處其地則知氣死不要告狀眞名言也此訟之足以召侮辱善教家者曰

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人旣好訟則居心刻薄不仁也事理失宜不義也挾怨忿爭非禮也傾貲破產非智也興詐百出非信也家人嫡子之見閫無非惡習而欲其內外和順不至悖常而亂德決無是事此訟之足以失家教凡此十者賭固有之訟亦必然故比類而爲之說

汪輝祖曰諺云衙門六房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非謂官之必貪吏之必黠也一詞准理差役到家則有饌贈之資探信入城則有舟車之費及示審有

期而訟師詞證以及關切之親朋相率而前無不
取給於具呈之人或審期更換則費將重出其他
差房隨規名目不一有官法之所不能禁者索詐
之端又無論已余嘗謂作幕者於斷絞流徒重罪
無不加意檢點其累人造孽多在詞訟如鄉民有
田十畝夫耕婦織可給數口一訟之累費錢三二十
文便須假子錢以濟不二年必至鬻田鬻一訟則
少一訟之入轉輾借貸不七八年而無以爲生其
貧在七八年之後而致貧之故實在准詞之初故

事非急切宜批示開導不宜傳訊差提人非緊要
宜隨時省釋不宜信手牽連彼告多人何妨摘喚
千證分列自可摘去少喚一人即少累一人堂上
一點株民間千點血下筆時多費一刻之躊躇訟
者已受無窮之惠故幕中之存心以省事

非相篇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
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
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
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
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
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
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
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
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
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
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
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
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
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

不揣長不揣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長短小大美
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
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皐陶之狀色如削

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彔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

蓋以爲臣中父蓋以爲子中兄蓋以爲弟中人蓋以爲友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

袁枚隨園隨筆相術最古左氏穀也豐下一語爲相法權輿荀子非之歷言堯長舜垣禹跳湯偏以駁之余嘗笑荀子必醜王充所謂天曼腸者夜星之母也守正喜遂以反誅而不知符氏乃柴世宗皇后也豈姑布子卿之術又未可以皮相耶

備手垂過膝而興蜀王衍手垂過膝而謀反伏誅劉元進南齊之王元初皆手垂過膝而敗北史之王莽時載尋手文有天子二字被誅晉陳寶女有文在其足曰爲天子母四字炙之愈明卒不驗和女足下有七星自稱當母天下卒被誅南史庾黮相貌魁悟人稱當爲方伯而卒以餓死褚蘊形角尖危縱理入口而衣祿顛豐其有驗而不驗者灣趫在魏王刻宮中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心喜背瘊反而不知趫投漢宮乃生文帝唐李錡據潤州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乃納爲妾不知敗後投于掖庭得幸憲宗竟生宣宗李守正爲河中節度使相者聞其子婦符氏聲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喜遂以反誅而不知符氏乃柴世宗皇后也豈姑布子卿之術又未可以皮相耶

答莊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公以燕軍之尊而手書勤勤求馬曳推命僕心大不喜夫命孔子之所不知也馬曳何人其聖於孔子乎而能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卽知其不可知者而已知其不可知故其所可知者不惑也堯之時皐夔稷契人不言其命達共驩流放人不言其命窮及西伯戡黎紂無以自解乃嘆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非唐虞時無命乘紂時有命也理不足而后求諸數也公生堯舜之世身爲皐夔理宜顯貴理宜平善富貴賤之紛紛乎文文山賠朱斗南序朱景濂祿命論亦稱命只五十一萬八千而四柱盡矣餘皆雷同人以一甲子計之只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今一郡中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年月日時同者多矣又何貧

何嫌何疑而欲數之求古之神于命者首稱唐李虛中然虛中餌金丹疽發背亡其于知命果如何也世人村氓堅塢尼屯已極偶一啼求之冀異日亨嘉當亦人情所應有乃往往貧賤之人轉不爲此而愈顯貴者則愈爲之并愈信葬禁宅忌之說此無他射黃金注者外重則內惑故也然藉此爲趨避計則方寸中乍冰乍火何以稱職任事勤施於四方也且彼言吉歟公如命何倘吉可趨凶可避是無命也不必知也吉不可趨凶不可避是有命

孟子稱修身以立命陸贄稱君相造命孔子則罕言命公之命亦知之俟之立之造之罕言之而已何必推

元謝應芳辨惑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也何命之爲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不求有得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盜跖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李劒命解 柳氏家訓曰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憂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 熙甯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爲侍從又十年爲執政然決不爲眞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候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旨是相繼貴顯以此知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却掃篇 或問朱子曰數學如康節之說皆一定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大數可見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潘時舉問曰孟子之言命與今世俗之言命者正相反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在巖牆之下也不到壓死先生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我自有命雖立巖牆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如此便是紂說不有命在天相似

王棠知新錄唐太宗命呂才刊定陰陽雜書呂才皆爲之序其祿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

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觀命祿而知骨體此則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莫猶響影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王憂勤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何尠之上蜀郡災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

上註錄論推命共胎而天壽更異按春

建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尅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低弱身合短陋今按齊詩譏莊公云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

上註錄論推命書

馬尚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卽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命書云高祖孝文皇帝大興馬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高祖孝文皇帝大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歷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背馬命並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在于初喪逾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皇帝受禪異于常禮躬爲天子

以事其親而祿命例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
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
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
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死今檢宋
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
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
劭并劉濬並爲篡逆已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
古者術數有三十六禽蓋每辰而三子則鼠也蝠
也燕也丑則水生黃牛兒牛寅則虎豹貙卯則兔
狐貉辰則龍蝮蛇已則蛇蚓蛞蝓午則馬鹿獐未
則羊犴羚申則猿猴狖酉則雞雉鳥戌則狗狼豺
亥則豚也猪也豨也陶隱居略引之而李淳風
引詩讖推災度以十五國風應十五星禽亦此意
也今世只知十二支各屬一物及十二宮屬二十
八宿之禽耳不知支屬三十六物　相傳唐李虛
中以生年日月之支干推算百不失一初不用時
只用六字自宋並時參合謂之八字虛中煉黃金
求不死發疽以死眞不知命者或云行遁干五年

支五年干天支地望有五年天五年地之理此說
亦通五雜組謂明太祖時有與同命者欲殺之問
何以爲生曰養蜂十三籠取其稅以自給太祖答
曰朕以干三布政司爲籠蜂乎厚賜遣之宋時一
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韓王大遷除軍校
大責罰小遷轉小譴罰此又不知何故唐時吳融
送策上人詩云昨來非有意今去亦無心閑下拋
新院江南指舊林瓶添新澗綠笠卸晚峰陰八字
如相許終辭尺組尋此八字定指推命者說則八

字二字在唐已然又不始起于宋也
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樣即分上四刻下四刻
亦只一百零三萬六千八百樣　張橫渠喜論命
問康節曰可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
俗所謂命則不知也今盍子數託名康節豈不可
笑
談資粉鄭氏子與蔡磐公同以丁亥正月五日
亥時生磐公位極人臣而鄭子攜伎游金明池馬
躍波中水浸而死

野客叢書漢高祖與盧綰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綰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死濬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荅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爲相及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張望曰古之原命者合天與人先理而後氣今之言命者離人於天任氣而遺理嗚呼何其言之悖而不可訓也夫人事有順逆天命有治亂理與氣不同立治與亂故異命自生民來幾千萬歲矣蔚之爲事功顯之爲德行古今益以日遠天地久而長存者天命常始人事常因人事常主天命常輔然而命不可以一日不治則理不可以一日或屈氣不可以一日使伸何以明其然也天理猶君也

氣猶臣也君有聖庸臣有忠橫理得其衡則氣效順氣效順則氣輔其理而天命治理失其衡則氣侵權氣侵權則理役於氣而天命亂是故有治命有亂命有命將亂而復治者有命將治而人治之者有命亂而人治之者有命將亂而不可復治者治命者何堯舜湯武之惠迪吉姒紂幽厲之從逆凶是也亂命者何羿得以篡夏秦得以代周咸陽之士無子遺長平之屍數十萬是也命將亂而復治者何孔子畏於匡圍於陳蔡是也命將亂而人治之者何少康之復夏光武之興漢是也命亂而人治之者何焚稟可以下謨蓋可以出微服可以遠是也命亂而不可復治者何跖修而同天牛疾而鯉亡孔窮於魯孟老於鄒是也夫前古天人之際如此其大較也故曰人事有順逆天命有治亂理與氣不同立治與亂故異命吾以是嘆聖人之立身也聖人之事天也奉天之治違天之治而得福爲恒違天之亂而得福亦爲恒而有時皆爽焉聖人不懼奉天

之亂而得禍爲恒遑天之沿而得禍亦爲恒而有
時皆爽焉聖人不爲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
子也子思子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
幸孟子曰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
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又曰口之於味也目
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
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
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
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
命也已、

全祖望曰古人之談命者多矣王魯齋言以日計
其可謂不思也已其亦異於聖人也已其眞不知
命也已、

時得命一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
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
二百又計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九萬
二千宋景濂謂一日之內同時生者不少而顯晦
吉凶壽夭或懸絕故趙普與竇軍校蔡京與粉兒高
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亦言高穀與李昂單
鼻與王稽皆同甲子而絕不相似余中之衍皇極
經世之說推其淵源於王天悅謂某甲之年月必
得某甲之日時而後富壽苟得某甲之日時而遂
與非徒釋衆疑以堅爲蓍而已抑誠氣之加乎其

貧賤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
合此其所以有同物而不同運者莊定山曰如此
則福善禍淫之語不足信也黃梨洲調停之曰支
干之不足言命審矣顧大賢如橫渠西山亦喜談
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
徵之人事善言人者驗之天命夫善與人同卽爲
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閒善不信卽爲孤神財
不儉用卽爲耗宿趾以八合天者也日月之交會
星辰之淩犯陽九百六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

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
變星翁欲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
固不足信然并俄頃而去之則天豈以空券赶矣
如周親曹髦之在上平兩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
言之則卽俄頃亦天分之八柄也梨洲之言欲通兩
家之郵而未免依違爲調人之見其於天人之際
未盡焉夫天自有八柄以馭人而不在乎支干甲
子之間蓋天之所以賦人者理也顧理不能不乘
氣以行氣發而成質而後爲人理純而氣駁氣遒
虛而質則實天亦不能求其齊矣原天之心止之
豈不欲人之皆聖賢而無不肖乎而不能也次之
豈不欲聖賢常居后王君公之位以臨治一切黎
庶之不肖使天下常治常安乎而不能也又次之
豈不欲人之皆康強而無短折皆溫飽而無飢寒
乎而不能也夫天亦豈有所厚而聖賢之而后王
君公之而康強之而溫飽之亦豈有所薄而不肖
之黎庶之短折之飢寒之不特此也方且若有老
耄昏曚之顚倒而聖賢之短折之飢寒之

不肖而后王君公之康強之溫飽之則皆命也天
之所無可如何也夫以天之所無可如何者而以
是爲其八柄不亦誤乎曰然則八柄安在曰天亦
但能操其常而不能操其變故天亦有時而窮然
而其變也究亦未嘗不合乎常彼儒者福善禍淫
之說時亦有不驗者矣而不知無不驗也同而天
跖而壽同若劣於跖矣夷齊而餓景公而有千駟
夷齊若屈於景公矣文謝而死留王而顯文謝若
拙於留王矣此一時之禍福也千百世之是非昭

然華衮斧鉞施於蓋棺以後此一定之禍福也彼據自前易過之跡如朝露如氷山者而以是爲天之八柄操之乎言天矣夫富貴貧賤壽夭之變天有時窮於無可如何則區區支干甲子豈反有常數之足憑若求其足憑則惟盡其在我而他無預焉故孔子於伯牛之死也始言命於公伯寮之愬也始言命聖人之言命也必其窮於無可如何而後以命聽之非如言星歷者有覩乎將來之休咎也是卽孟子所云不謂命者也故黎洲之言天也

固其談命也支

袁枚隨園隨筆古人但用支子月日而不用時呂氏祿命篇李虛中算法俱不用時亦本洪範篇周禮馮相氏之例耳史記孤虛之術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徐陵集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小弁詩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箋辰者六物之吉凶左氏晉侯問伯瑕何謂六物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服虔以爲歲星之辰在行于地十二歲而一周蔡邕九惟曰天之生我星宿直貫六極之元

獨遭斯勤此皆今日算命合五星之始也臨孝恭有祿命書陶貞白有三命抄略鄭富公避申酉祿絕之運而六十致政王安石避午上祿敗之運而五十六致仕蘇子容避丙戌火庫祿衰而七十致仕蓋惑于是說賢者不免呂才駁云始皇出無奴婢而得天下曾莊法當醜陋而美貌多才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未必皆逢六合宋賈補之梁溪漫志駁云一時生一人一日只生十二人以一歲計之只生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八人亦止有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命而已今一郡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多矣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哉文文山贈宋斗南序亦云命只五十一萬而四柱盡矣蓋亦不信推算之說也樵書云草木瓦礫皆有一定之命有槐子落地出芽日者算之當如王者受萬人禮拜壽至千年而終後果塑爲佛像香火甚盛至期被焚又洛陽李叟與明太祖同八字帝召見問何業曰老民養密蜂十三箕以

之度日太祖曰此似我食十三省布政司稅也此亦附會之說余意大撓作甲子原不過標題名數甲乙子丑猶云一二三四也並無意義有何生剋配合之說或曰人亦無姓名今派之姓某名某則呼之即應支干水火理亦宜然余駁之曰人靈物也故呼之即應若草木禽獸派以姓名不能呼之即應也況支干之本屬虛無者乎韓昌黎作李虛中墓志極言其推人年壽了無一失何以不知已身之壽命而服金石以速死也王荊公汴說一篇寫盡貴人好算命之陋宋金華祿命論一篇亦言之最詳楊慈湖讀貫西山云希元有志聖賢而好算命終竟名利之心未斷如何入道宋洪彥升奏禁天下士大夫談命佞佛劾郭天信以談命進用金世宗大定二年詔三品以上除嫁娶修造安葬外不許推算相命違者革職徒三年其時防禦使貴李芳俱以妄談命陷罪　漢書律歷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

而必歸之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何耶沙隨程氏云易以道義配禍福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如此而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二說可互證

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丁亥壬寅壬辰辛亥與東京鄭粉兒子干支盡同猗覺寮雜記韓莊敏與吳沖卿王禹玉同庚天祿山人卦肆莊敏先云已未七月初九日寅時生禹玉午時生天祿皆云極貴後俱宰相能改齋漫錄載曾布八字乙亥丁亥

辛亥已亥與章惇同乙亥生章戲呼曾為四亥公
又蕭注八字癸丑乙丑乙丑丁丑王安石以辛酉
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韓絳以辰年辰月辰日辰
時生布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肇以三日
卒先後才一日京與祖某父準皆以七月二十一
日卒三世同忌日見老學庵筆記　富文忠公以
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蘇子容以庚申二月二
十二日巳時生王正仲以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
生孝公擇孫莘老相善公擇卒以元祐五年二月

二日莘老以三日先後才一日俱見吳曾漫錄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李虛中以人生月日所值日
辰支干衰勝王相推人禍福死生百不失一宜於
自己禍福尤精可安之也乃燒水銀為黃金冀不
死卒不免於發疽豈靈於人不靈於己耶虛中命
術不用生時今之閱命者乃并與時參考宜其尤
精乃鮮有中者蓋李術不傳久矣其未死時就傳
其術者已卒然失之也　用納音看命見則天時
唐尚獻甫則天時太史令奏云臣本命納音在金

熒惑犯太史熒惑火也火能剋金臣將死之兆然
陰陽家用音徵亦見則天時嚴善思占熒惑犯輿
鬼則天問之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丞相
王及善卒若呂才則不取五姓納音
顧炎武日知錄古無以一日分為十二時之說洪
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
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時
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
言年月日不及時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命直支
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時祕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
見謝肇淛五雜俎　後周蘇綽作大誥曰王省惟
歲卿士惟月庶尹　惟日御事惟時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者若堯典
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桓公六年三時不害皆謂春夏秋冬
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
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亦謂
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歷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
為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曰晝曰日
昃見於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旦之方中曰晨

曰夕曰宵見於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曰夕時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晨曰日出曰日側曰見曰遲曰見於禮爾雅疏曰入後二刻半爲昏　曰雞鳴曰日中曰晝曰日下昃曰日旰曰入曰夜曰夜中見於春秋傳曰黃昏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日史記項羽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曰中大破漢軍呂后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詐事曰餔時遂擊產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下七刻乃出旦明入山不是也紀夜則用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婁中而旦是也以星分夜　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　公羊傳定八年至乎日若時而出穀梁傳莊十年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曰夜半曰夜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過五更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所以然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遠隔蓋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沈氏曰通鑑注一更三更爲丙夜四更爲丁夜五更爲戊夜二更爲乙夜漢儀凡中官漏夜盡鼓鳴則起鐘鳴則息衛士甲乙徼循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而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官有太子率更師古注掌知漏刻故曰率更秦時已以率更名官則更之名疑不始於漢魏也又曰唐書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

行嚴諫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丙發是更之有點亦由來久矣　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有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迺出王尊

者

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特見與舜會東交掖門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歷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而下文卻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于已周髀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南齊書天文志始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綽傳有晨時午時景時者丙時也

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為十二時沈氏曰格論下有時字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沈氏曰格論考之史記以下無

日至食食至日昳日昳至晡下晡下晡至日入沈氏曰通鑑晉安帝義熙八年冬十月己未鎮惡與城內兵鬬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注曰日加申為晡中晡正申時也申未為下晡凡城內牙城晉宋時謂之金城亦注云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王冰注以日昳為土王下晡為金王又有曰四季者注云土王是今人所謂丑辰未戌四時也吳越春秋有曰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昳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漢書武五子廣陵王胥傳奏酒至雞鳴時罷王莽傳以雞鳴為時後漢書隗囂傳至昏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時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賈武傳自旦至食時兵降暑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　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浴

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宴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烏次是謂小遇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迵于女紀是謂大遇經于泉隅是謂高舂頓于連石是謂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于蒙泉是謂黃昏渝于蒙谷是謂定昏

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爲十五時而下楚巳以爲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楊氏曰今

之十二時則據十二支定之耳亦自然之理豈人之所爲乎　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僞誤入之也楊氏曰此又補古書以從已說未免陋也　一日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爲日今歷家每時有十刻則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百刻乎曰歷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爲初初者十二爲正初者十二

又得四大刻合前爲百刻　宋王達蠡海集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其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學紀聞所載易氏之說亦同　周禮挈壺氏注漏箭晝夜共百刻字始見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朕光紹重業長樂宮東闕樹上飛下止地留十餘刻　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靈憲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天文志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汪氏曰昭五年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凡數以十計者古皆以甲乙爲次而十時則自日中以至日昳其序自日中而逆數至食時又逆至旦時若以今十二時計之乃以午辰寅丑子亥戌酉申未爲十位一二三四之次古但以晝夜各分五時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十刻爲日錢氏曰今法以九十六刻爲日蓋本於蕭梁　是知每辰得八刻

仍有餘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馬重績傳重績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時初行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爲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八鼓後進時牌餘二十分爲雞唱絕擊一十五鼓爲時正

交入次時圖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

洪亮吉曰人之生修短窮達有命乎曰無有也修短窮達有命矣百結之中者蟣蝨之命當富貴也居鶉

短窮達之有命聖人爲中材以下之人立訓耳亦猶釋老造輪迴果報之說豈果有輪迴果報乎曰無有也輪迴果報之有說亦釋氏爲下等之人說法耳何以言修短窮達無命夫天地之內有人亦天地之內有蟣蝨也天地之內人無數人身之內有蟣蝨亦無數人身內之蟣蝨有未成而遭殺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殺者矣有不遭殺而自生自滅于縫裳襠褓之中者矣又有湯沐具而死者矣有滌濯多而死者矣如謂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則蟣蝨之命又將誰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蟣蝨之命則天亦不能一一同人之命可知矣或謂人大而蟣蝨小然苗天地視之則人亦蟣蝨也蟣蝨生富貴者之身則居于紈綺白穀之內蟣蝨生貧賤者之身則集于鶉衣百結之中不得謂居于紈綺白穀者蟣蝨之命當富貴也居鶉衣百結之中者蟣蝨之命當貧賤也吾鄉有蟣蝨多而性卞急者舉衣而投之火夫舉衣而投之火則無不死之數矣是豈蟣蝨之命同如此乎是亦猶秦卒之坑新安趙卒之坑長平歷陽之縣泗州之城一日而化爲湖之類也蟣蝨無命人安得有命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說拘之則鶩然妄作矣亦適至愚之人不以輪回果報之說怵之則爲惡不知何底矣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聖

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猶至愚之人不可不信輪回果報亦釋氏爲下等人說法之苦心也亦卽釋氏所恃以不廢之一術也

姜宸英曰京師者士大夫之所集而名利之場四方宦游者挾卷冊操技藝皆聚而傭材於其中得則聲價驟起不得則閭閻歸耳董君者以星學自西浙來游諸搢紳間言某某當貴賤某當遷遷某官以某月某日某當罷或受譴責卒刻期取驗其近者以旦夕遠者或數年保抱嬰孩或不啻數十年後則執其近者以取驗於其遠者亦若責左券可待故諸貴人爭傳客之不數月挈千金歸其術業精取償博孚之無愧也人日董君佳士寧屑屑爲此無亦借是以翫弄公卿嘲笑豪傑如東方生者耶然以君之道觀之則京師士大夫之風尚可知矣

姚瑩寸陰叢錄學子有非命篇班固推其本意曰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害凶之命但有賢不肖之善惡余按墨子之言原非無理但見止一隅耳夫命理精微天道元遠本非一端可盡如人之夭壽貧富貴賤各有其數若於其始生卽有造物者命之而無關於人事則人將不必修德積善矣國家開創若於其造邦卽定其祚之修短則治亂皆不以人爲而亂臣賊子皆受命而生矣又何必講求治道勤理民事乎

康熙紀行風角書云陽主生故天干有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此古說也今世所傳星命之

占卜諸書天干五合地支六衝皆祖古說而地支則又有三合之說以地支六情變爲四局申子配辰爲水局寅午配戌爲火局亥卯配未爲木局巳酉配丑爲金局分寄辰戌丑未于四局蓋有二義一以土旺于四季一以木水金火四行必有所附以成形猶萬物之歸附于土也故以辰戌丑未爲四庫又謂之四墓皆收藏之義言四行之歸皆於此也其言十干五行各有生死衰旺之義此非術士所能造其必出於古說可知惜未得其所本也

惟地形家以廉貞爲火與此寅午爲廉貞之義合而以貪狼爲木與此申子爲貪狼者又異至若文曲水武曲金巨門土破軍土等說則文本之奇門太乙與此風角所謂六情者迥不同矣即六壬星命諸書亦未有言此六情者豈各有所祖耶抑未之知耶漢藝文志有六合隨典二十五卷在五行家二神二十五卷轉位十

涉獵醫書誤傷人論

徐大椿

人之死誤于醫家者十之三誤于病家者十之三誤于勞人涉獵醫書者亦十之三蓋醫之爲道乃通天徹地之學必全體明而後可以治一病若全體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舉以試人輕淺之病或能得效至于重大疑難之症亦以一偏之見妄議用藥一或有誤生死立判矣間或偶然僻中自以爲如此大病猶能見功益復自信以後不拘何病輒妄加議論至殺人之後猶以爲病自不治非我之過于是終身害人

而不悔矣然病家往往多信之者則有故焉蓋病家皆不知醫之人而醫者寫方即去見有稍知醫理者議論鑿鑿又關切異常情面甚重自然聽信誰知彼亦未嘗審度從我乃偶然繙閱及道聽塗說之談彼亦未嘗審度從我之說病者如何究竟而病家已從之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貴之人文理本優偶爾檢點醫書自以爲已有心得傍人因其平日稍有學問品望信加信從而世之醫人因自己全無根柢辨難反出其下于是深加佩服彼以爲某乃名醫尚不如我遂肆然爲人治

病愈則爲功死則無罪更有執一偏之見恃其文理之長更著書立說貽害後世此等之人不可勝數庶乎古之爲醫者皆有師承而又無病不講無方不通一有邪說異論則引經據典以折之又能實有把持所治必中故餘人不得而參其末議今之醫者皆全無本領一書不讀故涉獵醫書之人反出而臨乎其上致病家亦鄙薄醫者而反信夫涉獵之人以致害人如此此其咎全在醫中之無人故人人得而操其長短也然涉獵之人久而自信益眞始誤他人繼誤骨月終則自誤其身我見甚多不可不深省也

紀昀曰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觀元好問傷寒會要序知河間之學與易水之學爭親戴良作朱震亨傳知丹溪之學與宣和局方之學爭也然儒有定理而醫無定法病情萬變難守一宗漢志醫經經方二家後有房中神仙二家後人誤讀爲一故服餌導引歧塗頗雜周禮有獸醫隋志載治馬經等九家雜列醫書間今退置於末簡貴人賤物之義也太素脈法不關治療今別收入術數家 黃帝素問唐王氷註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爲內經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則素問之名起於漢晉間矣故隋書經籍志始著錄也然隋志所載祇八卷全元起所註已闕其第七氷爲寶應中人乃自謂得舊藏之本補足此卷宋林億等校正謂天元紀大論以下卷帙獨多與素問餘篇絕不相通疑卽張機傷寒論序所稱陰陽大論之文氷取以補所亡之卷理或然也其刺法論之文氷本頗更其篇本病論則氷本亦闕不能復補矣氷本頗更其篇次然每篇之下必註全元起本第幾字猶可考見其舊第所註排抉隱奧多所發明其稱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無火者不必去水宜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無水者不必去火宜壯水之主以鎭陽光遂開明代薛已諸人探本命門之一法其亦深於醫理者矣氷名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爲京兆府參軍林億

等引人物志謂氷爲太僕令未知孰是然醫家皆稱王太僕習讀億書也其名冕公武讀書志作王砅杜甫集有贈重表姪王砅詩亦復相合然唐宋志皆作氷而世傳朱奧本亦作氷字或公武因杜詩而誤歟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附黃帝內經素問遺篇宋劉溫舒撰里居未詳前有元符己卯自序題朝散郎太醫學司業蓋以醫通籍者也晁公武讀書志云溫舒以素問氣運爲治病之要而苔問紛糅文辭古奧讀者難知因爲三十論二十七篇末五行勝復僅曰二十有七其論實爲三十一篇末五行勝復論一篇原本別註附字故公武亦不以入數僅曰三十也卷末別附刺法論一卷題曰黃帝內經素問遺篇案刺法論之亡在王氷作註之前溫舒生北宋之末何從得此其註亦不知出自何人始不敢移其次第免有所依託未可盡信焦竑經籍志載此書四卷合此論爲一書益舛誤矣　素問註證發微明馬

本刺

時撰字仲化會稽人其說據漢志內經十八篇之文以素問九卷靈樞九卷當之復引離合眞邪論中九鍼九篇因而九之之文定爲九九八十一篇以唐王氷分二十四卷爲誤殊非大旨所關其註亦無所發明而於前人著述多所訾議過矣　素問懸解　國朝黃元御撰是書謂素問八十一篇秦漢以後始著竹帛傳寫屢更不無錯亂因爲參互校正如本病論刺志論刺法論舊本皆謂已亡元御則謂本病論在玉機眞藏論中刺志論則誤入診要經中論奇法論則誤入通評虛實論未嘗亡也又謂經絡論乃脾部論之後半篇脾部論乃十二正經經絡論之正文如此則三奇經與氣府論之前論正經後論奇經三脈無異故取以補闕仍復八十一篇之舊考言經文錯簡者起於劉向之校尚書（見漢書藝文志）猶有古文可據也疑經文脫簡者始於鄭元之註玉藻（見禮記注）然猶不敢移其次第至北宋以後始各以己意改古書有所不通輒言錯簡六經遂幾無完本餘波所漸劉夢鵬以此注

說楚詞迨元御此註併以此法說醫經而漢以來之舊帙無能免於點竄者矣揆諸古義殆恐不然其註則間有發明如五運六氣之南政北政舊註以甲巳爲南政其餘八千爲北政元御則謂天地之時東西對待南北平分何南政之少而北政之多也一日之中天氣晝南而夜北一歲之中天氣夏南而冬北則十二年中三年在北三年在東三年在南三年在西在北則南面而布北方之政是謂北政天氣自北而南升在南則北面而布南方之政是之政是謂南政天氣自南而北升則自卯而後天氣漸南總以南政統之自酉而後天氣漸北總以北政統之東西者左右之間氣故不可以言政此南北二極之義其論爲前人所未及然運氣之說特約舉天道之大凡不能執爲定譜以施治療則亦如太極無極之爭耳　素問運氣圖括定局立成明熊宗立撰字道軒建陽人劉炯之門人也（炯永樂中人）好講陰陽醫卜之術是書以素問五運六氣之說編爲歌辭又有天符歲會之說以人生年之

甲子觀其得病之日氣運盛衰決其生死醫家未有用其法者蓋本五運六氣以生剋制化推其王相休囚而已初無所徵驗也　運氣定論明董說撰凡四論八圖辨素問所論運氣當在六六元正紀大論原文久佚故晉皇甫謐作甲乙經隋全元起註素問皆云亡失唐王氷始私採陰陽大論七篇補之謂云祕藏舊本劉安貞楊子建遞變其說亦皆乖謬因著此書以闡之定以六氣爲經五運爲緯氣靜運動上下周流天始於甲地始於子數窮六十循環無端其說甚辨然運氣之主病猶之分野之古天以爲不驗亦有時而中以爲必驗又有時不然天道淵微人事運治病者求之望聞問切參以天時地氣亦足得其槩矣正不必辨無證無形之事也　靈樞經案晁公武讀書志曰王氷謂靈樞即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或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鈔出之名爲古書未知孰是又李濂醫史載元呂復輩經古方論曰內經靈樞漢隋唐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

寶註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氷以九靈更名爲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爲鍼經苟一經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是靈樞不及素問之古宋元人已言之矣近時杭世駿道古堂集亦有靈樞經跋曰七畧漢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篇皇甫謐以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合十八篇當之隋書經籍志鍼經九卷黃帝九靈十二卷是九靈自九靈鍼經自鍼經不可合而爲一也王氷以九靈名靈樞不知其何所本余觀

其文義淺短與素問之言不類又似竊取素問而鋪張之其爲王氷所僞託可知後人莫有傳其書者至宋紹興中錦官史崧乃云家藏舊本靈樞九卷除已具狀經所屬申明外準使府指揮依條申轉運司選官詳定其書送祕書省國子監是此書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經高保衡林億等校定也其中十二經水一篇黃帝時無此名氷特據身所見而妄臆度之云云其考證尤爲明晰然李杲精究醫理而使羅天益作類經兼採素問靈樞呂復亦稱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其旨義互相發明蓋其書雖僞而其言則綴合古經具有源本譬之梅賾古文雜採逸書聯成篇目雖牴牾漏屢託顓然而先王遺訓多賴其蒐輯以有傳不可廢也　靈樞懸解　國朝黃元御撰是書亦以錯簡爲說謂經別前十三段爲正經後十五段爲別經乃經別之所以命名而後十五段卻誤在經脈中標本而誤名衛氣四時氣大半誤入邪氣藏府病形論津液五別誤名五癰津液別此類甚多乃研究素問

比櫛其辭使之脈絡環通案靈樞晚出又非素問之比說者謂唐人剽取甲乙經爲之不應與古書一例錯簡亦姑存其說可也　難經本義周秦越人撰元滑壽註越人即扁鵲事迹具史記本傳壽字伯仁明史方技傳稱爲許州人寄居鄞縣案朱右櫻寧生傳曰世爲許州襄城大家元初祖父官江南自許徙儀眞而壽生焉又曰在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撄寧生然則許乃祖貫鄞乃寄居實則儀眞人也壽卒於明洪武中故明

史列之方技傳然藏貝九靈山房集有懷滑擢宰詩則壽亦抱節之遺老託於醫以自晦者也是書首有張翥序稱壽家去東垣近早傳李杲之學擢宰生傳則稱學醫於京口王居中學鍼法於東平高洞陽考李杲足迹未至江南與壽時代亦不相及翥所云云殆因許近東垣附會其說歟難經八十一篇漢藝文志不載隋唐志始著於錄雖未必越人著吳太醫令呂廣嘗註之則其文當出三國前唐書今不傳未審即此本否然唐張守節註史記扁鵲列傳所引難經悉與今合則今書猶古本矣其曰難經者謂經文有疑各設問難以明之其中有此稱經云而素問靈樞無之者則今本內經傳寫脫簡也其文辨析精微詞致簡遠讀者不能遽曉故歷代醫家多有註釋壽所採摭凡十一家今惟壽書傳於世其書首列彙考一篇論書之名義源流次列闕誤總類一篇記脫文誤字又次圖說一篇皆不入卷數其註則融會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辨論精核考證亦極詳審視王氏之

稱難經本靈樞素問之旨設難釋義其間榮衛部位臟府脈法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閒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註而讀之即此本也壽本儒者能通解古書文義故其所註視他家所得爲多云

難經經釋　國朝徐大椿撰是書以秦越人八十一難經有不合內經之旨者援引經文以駁正之考難經漢藝文志不載隋志始著於錄雖未必越人之書然三國已有呂博望註本而張機傷寒論平脈篇中所稱經說今在第五難中則亦後漢

良醫之所爲歷代以來與靈樞素問並尊絕無異論大椿雖研究內經未必盡合人上建相排斥未見其然況大椿生於明末已佚其第七篇唐王冰考補之宋林億等校正已稱其天元紀大論以下與素問餘篇絕不相通疑冰取陰陽大論所亡補所亡至刺法本病二論則冰本亦闕其間字句異同億等又復有校改註中題曰新校正皆是則素問已爲後人所亂而難經反爲古本又滑壽難經本義列是書所引

內經而今本無之者不止一條則當時所見之本與今亦不甚同卽有舛互亦宜兩存遽執以駁難經之誤是何異談六經者執開元改隸之本以駁漢博士耶　釋骨　國朝沈彤撰是編取內經所載人身諸骨參以他書所說臚而釋之中間多所辨正如謂經筋篇足少陽之脈循耳後上額角額字乃頭字之譌謂曲角之角經文刋本皆誤作周據氣府論註改定謂頷字說文作頤與頤同訓頤頤者謂或骨之或乃古莖自口內言之如從口外言則兩旁爲頷頷前爲頤域字引說文爲證謂齒數奇當爲牡偶當爲牝說文玉篇並以牙爲牡齒恐誤謂曲牙二穴俠口旁四分王氷以爲頰車穴恐非經義謂高骨通指脊骨不專指命門穴上一節謂膚中有六穴穴在骨間則骨當有七謂張介賓誤以脅下爲骸謂骶骨卽肩端骨謂經脈篇斜下貫胛之胛乃肿字之譌謂本腧篇肘內大骨內字乃外字之譌掌後兩骨骨字乃筋字之譌謂掌後兌骨非手臂語壅骨在

上刺診機字

焦際旁寸口前非掌後高骨謂樻卽髀骨之直者謂骨空論頰下爲輔下字乃上字之譌謂輔腰痛論或骨在膝外廉膝字乃骸字之譌其考證皆極精核非惟正名物之舛並可以斜針砭之診已載入所著果堂集此其別行之本序稱爲吳丈球講明經穴而作則其本旨以談醫而起　金匱要畧論註漢張機撰　國朝徐彬註字仲景南陽人嘗舉孝廉建安中官至長沙太守是書亦名金匱玉函經乃晉高平王叔和所編次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此書乃王洙於館閣蠹簡中得之曰金匱玉函要畧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併療婦人乃錄而傳之今書以逐方次於證候之下以便檢用其所論傷寒文多簡畧故但取雜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七十二方而仍其舊名云云則此書叔和所編本爲三卷洙刪存其後二卷後又以方一卷散附於二十五篇內蓋已非叔和之舊然自宋以來醫家奉爲典型與素問難經並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則亦岐黃之

正傳和扁之嫡嗣矣機所作傷寒卒病論自金成無己之後註家各自爭名互相竄改如宋儒之談諸方尙未失其初旨尤可寶也漢代遺書文句簡奧而古來無註醫家猝不易讀彬註成於康熙辛亥註釋尙爲顯明今錄存之以便講肄彬字忠可嘉興人江西喻昌之弟子故所學頗有師承云

金匱懸解　國朝黃元御撰元御謂張機著金匱玉函經以治內傷雜病大旨主於扶陽氣以爲運化之本自滋陰之說勝而陽自陰升陰由陽降之理迄無解者因推明其意以成此書於四診九候之法言之頗詳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宋陳言撰字無擇莆田人是書分別三因歸於一治其說出金匱要畧三因者一曰內因爲七情發自臟腑形於肢體一曰外因爲六淫起於經絡舍於臟腑一曰不內外因爲飲食飢飽叫呼傷氣以及虎狼毒蟲金瘡壓溺之類每類有論有方文詞典雅而理致簡該非他家鄙俚冗雜之比蘇軾傳聖散子方葉夢得避暑錄話極論其謬而不能明其所以然竇亦指其通治傷寒諸證之非而獨謂其方爲寒疫所不發可謂持平吳澄集有易簡歸一序稱近代醫方惟陳無擇議論最有根柢而其藥多不驗嚴子禮剟取其論而附以平日所用經驗之藥則兼美矣是嚴氏濟生方其源出於此書也朱志著錄六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同此本分爲十八卷蓋何鉅所分第二卷中太醫習業一條有五經二十一史之語非南宋人所應見及疑明代傳錄此書者不學無術但聞有廿一史之說遂妄改古書不及核其時代也嚴用和撰用和始末未詳吳澄集有易簡歸一序稱嚴子禮剟陳氏三因方之論而附以己意推之子禮似即用和字其人未見澄又有古今通變仁壽方序曰世之醫科不一方之藥不泛不繁用之輒有功蓋嚴氏濟生乃平日所嘗試而驗者也則濟蓋甚重此書矣其書分門別類條列甚備皆立論於前而以所處諸方次列於後自序稱論治凡八十製方凡四百總爲十卷用之十五年收效甚多因鋟梓以傳明以來傳本頗稀又大抵脫佚錯謬失其本旨故醫家亦罕相研究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補闕訂譌釐爲八卷書中議論平正條分縷析往往深中肯綮如論補益云藥惟平補柔而不僭專而不雜間有藥用辈隊必使剛柔相濟佐使合宜又云用藥在乎穩重論蘇嘯云今人治嗽喜用傷脾之劑服之未見其效殼氣先有所損論吐劑云寒涼主於小心畏過進諸方備列參而用之蓋其用藥大慎誠不善學之亦可以模棱貽誤然用意謹嚴固可與張從正劉完素諸家互相調劑云

傷寒論註附傷寒明理論　傷寒論方十卷漢張機撰晉王叔和編金成無己註明理論三卷論方一卷則無已所自撰以發明機說者也叔和高平人官太醫令無已聊攝人官於金遂爲金人生於宋嘉祐治平間後聊攝地入於金至海陵王正隆丙子年九十餘向存見開禧元年

歷陽張孝忠跋中明兵勉學刻此書題曰宋人誤
也傷寒論前有宋高保衡孫奇林億等校上序稱
開寶中節度使高繼沖曾編錄進上其文理舛錯
未能考正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今先校定張仲
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二篇合三百九十七法除
重複定有一百一十三方案一十三原本誤作一十二今改正今請
頒行又稱自仲景於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
之云云而明方有執作傷寒論條辨則詆叔和所
編與無已所註多所改易竄亂併以序例一篇爲

叔和僞託而刪之 國朝喻昌作尚論篇於叔和
編次之舛序例之謬及無已所註林億等所校之
失攻擊尤詳皆重爲考定自謂復長沙之舊本其
書盛行於世而王氏成氏之書遂微然叔和爲一
代名醫又去古未遠其學當有所受無已於斯一
脉研究終身亦必深有所得似未可概從屏斥盡
以爲非夫朱子改大學爲一經十傳分中庸爲三
十三章於學者不爲無裨必以謂孔門之舊本如
是則終無確證可憑也今大學中庸列朱子之本

於學官亦列鄭元之本於學官原不偏廢又烏可
以後人重定此書遂廢王氏成氏之本乎無已所
作明理論凡五十篇又論方二十篇於君臣佐使
之義闡發尤明嚴器之序稱無已撰述傷寒義皆
前人未經道者指在定體分形析證若同而異者
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釋戾標有內外之診論煩
躁有陰陽之別讖語鄭聲令虛實之灼知四逆與
厥使淺深之類明云云其推挹甚至張孝忠跋亦
稱無已此二集自北而南先以紹興庚戌得傷寒

論註十卷於醫士王光廷家後守荆門又於襄陽
訪得明理論四卷因爲刊版於郴山則在當時固
已深重其書矣 傷寒懸解 國朝黃元御撰是
書大旨謂漢張機因鍼灸刺法已亡而著傷寒論
以治外感之疾其理則岐黃越人之理其法則因
岐黃越人之鍼刺而變通之立六經以治傷寒從
六氣也製湯丸以療感傷守五味也凡脉法八十
三章六經經證以及入府傳藏之裏證誤行汗吐
下之壞病三百六十八章外感之類證汗吐下宜

王叔和混熱病於傷寒後竊坊本雜出又有裨經
爲熱直中爲寒之說而仲景亡矣且簡約不多全
次因爲解其脉法詳其經絡考其常變辨其宜忌
凡書文之譌亂者悉爲更定末載駁正叔序例一
卷以糾其失其持論甚高考傷寒論舊本經王叔
和之編次已亂其原次元綱以爲錯簡移改爲有
其所改素問靈樞難經出自獨斷者不可盡信
張機之舊與否亦別無佐證也傷寒微旨朱肱證
和叔是書朱夫

文志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其名亦不著
者名氏但據序題元祐丙寅知其爲哲宗時人而
已今檢永樂大典各卷內此書散見頗多惟缺
標韓祇和之名而元載吳九靈山房集本錄自後
漢張機著傷寒論晉王叔和撰次脈訣宋史藝
文志醫家有王叔和之說皆與永樂大典相合是祇
和實北宋名醫以傷寒爲專門者特宋史方技傳
不載其履貫遂不可考耳書凡十五篇開附方論
大抵皆推闡張機之旨而能變通於其間其可下
篇不立湯液惟以早下爲大戒蓋爲氣質羸弱者
言然當以脈證相參知其邪入陽明與否以分千
下不宜嫌枉過直竟棄古方至如辨脈脈病傷寒
例桂枝下咽陽盛乃羌承氣入胃陰盛乃亡之義
以攻楊氏之謬說可汗篇分陰盛陽虛陽盛陰虛
陰陽俱盛三門則俱能師張氏而補明其意矣又
如汗下溫三法分案時候辰刻而參之脈理病情
乃因張機正傷寒之法而通之於春夏傷寒更通

之於冬月傷寒亦頗能察微知
之汗溫太過陰黃歸之過下亡津則於金匱發陽
發陰之論研析精微不特傷寒之黃疸可以例推矣其書向惟王好古陰證
雜病之黃亦可以例推矣其書向惟王好古陰證
暑例中閒引其文而原本久佚今採掇蒼稗復成
完帙謹依原目釐爲上下二卷陳振孫所謂之原
序則采樂大典不載無從採補　傷寒論條辨明
方有執撰字仲行歙縣人是書刻於萬歷壬辰前
有已丑自序一篇又有辛卯後序一篇又有癸巳
所作引一篇則刻成時所加也大旨以後漢張機
傷寒卒病論初編次於晉王叔和已有改移及金
成無已作註又多所竄亂醫者或以爲不全之書
置而不習或沿襲二家之誤頗失其眞乃竭二十
餘年之力尋求端緒排比成帙編一一推作者之意
爲之考訂故名曰條辨其原本傷寒例一篇不知
爲何人所加者竟削去之而以本草鈔一卷或問
一卷附綴於末又以醫家誤癒爲驚風多所刊枉
乃慝引素問金匱要畧傷寒卒病論諸說爲癒書

一卷併附於後有執既歿其版散佚江西喻昌遂
採掇有執之說參以己意作傷寒尚論篇盛行於
世而有執之書遂微　國朝康熙甲寅順天林起
龍得有執原本惡昌之剽襲舊說而諱所自來乃
重爲評點刊版併以尚論篇附刊於末以證明其
事即此本也　傷寒論條辨續註　國朝鄭重光
撰字在辛歙縣人明萬歷中方有執作傷寒論條
辨號爲精審後喻昌因之作尚論篇張璐因之作
傷寒纘論程嘉倩因之作後條辨互有發明亦各
有出入然諸書出而方氏之舊本遂微重光爲有
執之里人因取條辨原本刪其支詞復旁參喻昌
等三家之說以己意附益之名曰續註卷首仍題
執中之名明不忘所本之意也　尚論篇　國朝
喻昌撰字嘉言南昌人崇禎中以選貢入都卒無
所就往來靖安聞後又寓常熟所至皆以醫術著
名是書本名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
七法其文過繁難舉世稱尚論篇者省文也首爲
尚論大意一篇謂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

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睹即傷寒論十卷亦刼火之餘僅得之口授其篇目先後差錯頗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且可編集成書共二十二篇今太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編集成書共二十二篇今世所傳乃宋直祕閣林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己所註林億孫奇高保衡等所詮註往往先傳後經以叔和撰次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書如一卷之不厭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反首列之則其爲校正註註乃仲景之不幸也程德齊因之作傷寒發揮既多不經王履又以傷寒例居前六經病次之類傷寒論脈與傷寒無預者皆畧去定爲二百八十三法亦無足取惟方有執作傷寒論而不達立言之旨尚多得尊經之旨太陽三篇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榮衛者分屬尤爲卓識而不知其例矣次爲辨叔和編次之失一篇於是重定此書以冬傷於寒春氣於溫夏秋傷於暑爲主病之大綱四序之中以冬月傷寒爲大綱傷寒六經之中以太陽爲大綱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風寒兩傷榮衛爲大綱蓋諸家所註至昌而始變其例矣次爲辨叔和編次之失一篇次爲辨林億成無己校註之失一篇次爲駁正王叔和序例一篇皆不入卷數其於傷寒論原文則六經各自爲篇而以合病併病瘟病四類附三陽經末每經文各冠以大意綱舉目折頗有條理故醫家稱善本原書自昌尚論後篇四卷首論溫陳氏併爲四卷而別刻昌尚論後篇四卷首論溫證次合論次貫中次小兒大會講次問荅次六經諸方共成八卷爲喻氏完書焉考康熙甲寅順天林起龍重刻方有執之書以昌此書附後各點極論昌之所註全出於剽竊方氏靦詞毒詆無所不加夫儒者著書尚相祖述醫家融會舊論何可遽非況起龍所評方氏則有言皆是喻氏則落筆即非亦未免先存成見有意吹毛殆門戶之見別有所取未可據爲定論故今仍與方氏之書並著錄焉

傷寒指掌明皇甫中撰字雲坪仁和人其書原始內經發明伯兵立法之意於諸家議論

獨推陶華第十三卷載節庵殺車槌法中識於後云先君菊泉與陶翁厥嗣定柱善嘗得其所著傷寒瑣言及殺車槌法傳心之祕旨云云然節庵六書至今爲傷寒家所詞屬則此書抑可知也　傷寒舌鑑　國朝張登撰字誕先吳江人是書備列傷寒舌之法分曰胎黃胎黑胎灰色紅色紫色黴醬色藍色八種末附妊娠傷寒舌爲圖一百二十各有總論案古經於診候之外兼及舌色聯音而未嘗以舌觀病舌白胎滑之說始見張機傷寒論其傳亦古然其法不詳未嘗言及種種之別後金鏡錄推至三十六圖未爲賅備觀舌心法衍至三十七圖又頗病繁雜登以已所閱歷參證於二民之間削煩正外以成是編較之脈候隱微尤易考驗固診傷寒者所宜參取也　傷寒類方　國朝徐大椿撰世傳後漢張機傷寒論成無己始爲之註又以己意移易篇章曰後醫家屢有刊定如大學者之爭古本今本合併明終無定論大椿以經方本無定序於是依經立方之書乃救誤之書當時隨症立方之書乃救誤之書當時隨症立方削除陰陽六經門目但使方以類從症隨方證使人可案證以求方而不必循經以求症雖於古人著書本意未必果符而於聚訟紛呶之中亦庶除葛藤之一術也其中如大青龍湯下註云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症者此湯主之大椿則以爲病情甚輕不應投以麻黃桂枝石膏此條必有外誤又甘草茯苓湯下註云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此湯主之則以爲此汗出者乃發汗後汗出不止非傷寒自汗其辨證發明亦多精到凡分一十二類計方一百一十有三末附六經脈法又論正證之外有別證變證附以刺法皆有原委可尋自謂七年之中五易草稾乃成云　溫疫論明吳有性選字又可震澤人是書於崇禎壬午以四時不正之氣發爲溫疫其病成於傷寒相似而迥殊古書未能分別乃著論以發明之大抵謂傷寒自毫竅入

裏故其傳經有六自陽至陰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而入伏於募原其邪在不表不裏之間其傳變有九或表或裏各自爲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而再分傳者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其間有與傷寒相反十一事又有變證兼證種種不同並著論制方一一辨別其顯然易見者則畧而芒刺也其謂數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傷寒數百傷寒之中乃偶有一瘟疫之中乃偶有一傷陰證未免矯枉過直之文妄施治法諸篇又改誤解素問冬傷於寒春必病温之文妄施治療有推因崇禎辛巳南北直隸山東浙江大疫以書瘟疫一證始有纂墨之可守亦可謂有功於世矣其書不甚詮次似隨筆劄錄而成今姑存其舊其下卷勞復食復條中載安神養血湯小兒時疫條中載太極丸並有方而無藥又疫痢兼證一條亦有錄而無書故別爲補遺於末又正名一篇傷寒例正誤一篇原目不載蓋瘟疫正誤一篇頗撰之頗疏明盧之頗撰之頗成書以後所續入　疫癘論疏明盧之頗撰之頗字子繇錢塘人是書論疫癘證治於虛實寒熱四者最爲詳盡足以發明素問癘論刺癘法法諸篇微意大旨謂癘屬陽疫屬陰日作者屬陽間日作者屬陰而曰温曰寒曰瘧曰牝皆可以疫數日作者屬陰而曰温曰寒曰瘧該之其主方多取王肯堂證治準繩其餘所列諸方亦多簡當雖爲書不過一卷然治癘之法約畧盡乎是矣杭世駿道古堂集有之頗小傳稱所著初有金匱要畧模象爲其父所焚續著有本草乘雅半偈今行於世後著有摩索金匱九卷又有傷寒金鏡鈔醫難析疑二書今未見傳本獨無此書之名或世駿作傳之時未見其本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指南總論舊本題宋庫部郎中提舉措置藥局陳師文等奉敕編案王應麟玉海云大觀中陳師文等校正和劑局方五卷二百九十七道二十一門晁公武讀書志云大觀中詔通醫刊正藥局方書閱歲書成校正七百八字增損七十餘方又讀書後志曰太醫局方十卷元豐中詔天下高手醫各以得效祕方進下太醫局驗試依方製藥醫之仍摹本傳於世是大觀之本實因神宗時舊本重修故公武有校正增損之語也然此本止十四門而方乃七百八十八考玉海又載紹興十八年閏八月二十三日改熟藥所爲太平惠民局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以監本藥方頒諸路此本以太平惠民爲名是紹興所頒之監本非大觀之舊矣其中又有紹興之後兼附用藥總實慶淳祐續添諸方更在紹興之後時所加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和劑局方其後時有增補殆指　熙載藏良九靈山房集有丹溪翁朱震亨傳曰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既而悟曰操古方以

治今病■勢不能以盡合苟將起度量立規矩稱
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又稱震亨得羅知悌之學
以歸諸醫泥陳裴之學者聞其言大驚而笑且排
及治許謙末疾■驗笑且排者始皆心服是此書
盛行於宋元之物至震亨局方發揮出而醫學始
一變也又岳珂桯史曰和劑局方乃當時精槩諸
家名方凡幾經名醫之手至提領以從官內臣參
校可謂精矣然其間差謬者亦自不少且以牛膝
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藥二十九味寒熱諸雜殊

不可曉嘗見一名醫云此方祗前八味至蒲黃而
止自乾山藥以下凡二十一味乃補虛門中山芋
丸當時不知緣何誤寫在此方之後因循不曾改
正余因其說而考之信然如此之類必多有之云
云是併不能無所舛誤矣然歷代相傳專門禁方
多在是焉在用者詳審而已必因噎而廢食則又
一偏之見矣　素問元機原病式金劉完素撰完
守直河間人事蹟具金史方技傳是書因素問至
眞要論詳言五運六氣盛衰勝復之理而以病機

拘泥

一十九條附於篇末乃於十九條中採一百七十
六字演爲二百七十七字以爲綱領而反復辨論
以申之凡二萬餘言大旨多主於火故張介賓作
景岳全書攻之最力然完素生於北地其人秉賦
多強兼以飲食醇醲久而蘊熱與南方風土原殊
又完素生於金時人情淳樸習於勤苦大抵充實
剛勁亦異乎南方之脆弱故其持論多以寒涼之
劑攻其有餘皆能應手奏功其作是書亦因地因
時各明一義補前人所未及耳醫者拘泥成法不

察虛實概以攻伐戕生氣譬諸檢譜角觝宜其致
敗其過實不在譜也介賓憤疾力排盡歸其罪於
完素然則參桂誤用亦可殺人又將以是而廢介
賓書哉張機傷寒論有曰桂枝下咽陽盛乃斃承
氣入胃陰盛以亡明藥務審證不執一也故今仍
錄完素之書並著偏主之弊以持其平焉　宣明
論方金劉完素撰是書皆對病處方之法首諸證
門自煎厥薄厥餐泄腹脹以及諸癉心痛凡六十
一證皆採用內經諸篇每證各有主治之方一宗

仲景次諸風次熱次傷寒次清瘧次痎瘧次勞次燥次消痺次婦人次補養次諸痛次痔瘻次瘡疾次眼目次小兒次雜病共十七門每門各有總論亦發明運氣之理兼及諸家方論於斟酌奧旨實多闡發而多用涼劑偏主其說者不無流弊在善用者消息之耳考原病式自序云作醫方精要宜明論一部三卷十萬餘言今刊入河間六書者乃有十五卷其二卷之菊葉法薄荷白檀湯四卷之妙功藏用丸十二卷之草澄茄丸補中丸所傳併有偽呪金時安有薄頂法王顯為元明以後之方則竄入而不註者不知其幾矣卷增於舊殆以是歟　傷寒直格方傷寒標本心法類萃上卷分別表裡寒熱下卷則載所用之方其中傳染一條稱本皆題金劉完素撰傷寒直格方大旨出入於兩家論較詳前序一篇不知何人所撰馬宗素傷寒醫鑑引平城翟公宥行過燈火之語與此序正相合宥卽翟公所撰歟醫鑑又云完素著六經傳受直格一部計一萬七千零九字又於宣明論中集緊切藥方六十道分六門亦名直格此書有方有論不分門類不能確定原為何種卷首又題為臨川葛雍編蓋經後人竄亂未必完素之舊矣傷寒標本心法類萃上卷分別表裡辨其緩急下卷則載所用之方其中傳染一條稱雙解散益元散皆為神方二方卽完素所製不應自譽至此考完素原病式序稱集傷寒雜病脉證方論之文目曰醫方精要宣明論今檢宣明論中已有傷寒二卷則完素治傷寒法已在宣明論中不別為書二書恐出於依託然流傳已久姑存之以備參考焉　病機氣宜保命集金張元素撰字潔古易州人入歲應童子舉二十七試進士以犯廟諱下第乃去而學醫精通其術因抒所心得述為此書凡分三十二門首原道原脉聲生陰陽諸論次及處方用藥次第加減君臣佐使之法於醫病式而於傷寒證治議論較詳前序一篇不知何人所撰馬宗素傷寒醫鑑引平城翟公宥行過燈火之語與此序正相合宥卽翟公所撰歟醫鑑又云始得其本刊行而題為河間劉完素所著明初宋

楷實子丸皆註新增字而七卷之信香十方青金丸諸書不註新增字者其方下小序稱薄頂法三三所傳併有偽呪金時安有薄頂法王顯為元明以後之方則竄入而不註者不知其幾矣卷增於舊殆以是歟　傷寒直格方傷寒標本心法類萃上卷分別表裡寒熱下卷則載所用之方其中傳染一條稱本皆題金劉完素撰傷寒直格方大旨出入於兩家論較詳前序一篇不知何人所撰馬宗素傷寒醫鑑引平城翟公宥行過燈火之語與此序正相合宥卽翟公所撰歟醫鑑又云

完素著六經傳受直格一部計一萬七千零九字又於宣明論中集緊切藥方六十道分六門亦名直格此書有方有論不分門類不能確定原為何種卷首又題為臨川葛雍編蓋經後人竄亂未必完素之舊矣傷寒標本心法類萃上卷分別表裡辨其緩急下卷則載所用之方其中傳染一條稱雙解散益元散皆為神方二方卽完素所製不應自譽至此考完素原病式序稱集傷寒雜病脉證方論之文目曰醫方精要宣明論今檢宣明論中已有傷寒二卷則完素治傷寒法已在宣明論中不別為書二書恐出於依託然流傳已久姑存之以備參考焉　病機氣宜保命集金張元素撰字潔古易州人入歲應童子舉二十七試進士以犯廟諱下第乃去而學醫精通其術因抒所心得述為此書凡分三十二門首原道原脉聲生陰陽諸論次及處方用藥次第加減君臣佐使之法於醫病式而於傷寒證治議論較詳前序一篇不知何人所撰馬宗素傷寒醫鑑引平城翟公宥行過燈火之語與此序正相合宥卽翟公所撰歟醫鑑又云始得其本刊行而題為河間劉完素所著明初宋

王櫃重刊亦沿其誤并僞撰完素序文詞調於先
首以附會之至李時珍作本草綱目始料其謬而
定爲出於元素之手於序例中辨之甚明考李濂
醫史稱完素嘗病傷寒八日頭痛脉緊喘逆不食
元素往候令服某藥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
自此顯名是其造詣深邃足以自成一家原不必
託完素以爲重今特爲改正其僞託之序亦並從
刪削焉　儒門事親金張從正撰字子和號戴人
睢州考城人與定中召補太醫尋辭去事具金

史方技傳從正與麻知幾常仲明輩講求醫理輯
爲此書劉祁歸潛志稱麻知幾九疇與之善使子
和論說其術因爲文之則此書實知幾所記也其
例有說有辨有記有解有誡有銓有詮有式有斷
有論有疏有述有衍有訣有十形三療有六門三
法名目頗煩碎而大旨主於因攻其曰儒門事親
者以爲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親者當知醫也從
正宗河間劉守眞用藥多寒涼其汗吐下三法當
時已多異議故書中辨謗之處爲多亦深朱震亨

亦識其僞後人遂并其書置之然病偏甚肰各有
所宜當攻不攻與當補不補厥弊維均偏執其法
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惟中間負氣求勝不免過
激欲矯庸醫恃補之失或至於過直又傳其學者
不知察脈虛實論病久暫概以峻利施治遂致爲
世所藉口要之未明從正本意耳　傷寒醫鑒元
馬宗素撰宗素始末未詳是書載河間六書中皆
採劉完素之說以駁朱肱南陽活人書故每條之
所以貽譏若冬月厚衣正傷寒則非此書實知幾所記也其
論皆先朱後劉大旨皆以熱病爲傷寒而足以散陰
邪豈可專主於涼洩未免矯枉過直各執一偏之
見矣　河間六書明吳勉學編字宅思敬縣人是
編裒輯金劉完素之書凡原病式一卷宣明論方
十五卷保命集三集傷寒醫鑒一卷傷寒直格三
卷傷寒標本二卷開傷寒心要傷寒心鏡各一卷
名爲六書實八書也其中多非完素所作　內外
傷辨惑論金李杲撰字明之自號東垣老人眞定

人嘗以納貲得官監濟源稅粟元硯堅作東垣老人傳稱杲以辛亥年卒年七十二則當生於世宗大定二十年庚子金亡時年五十五入元十七年乃終故舊本亦或題元人而元史亦載入方技傳也劉杲母嬰疾爲衆醫雜治而死迄莫知爲何證杲自傷不知醫理遂捐千金從易州張元素學得其法而名乃出於元素上卓爲醫家太宗是編發明內傷之證有類外感辨別陰陽寒熱有餘不足而大旨總以脾胃爲主故特製補中益氣湯專治飲食勞倦居首他如中滿腹脹如心腹痞如胃脘痛諸門皆諄諄於脾胃益其所獨重也東垣發明內傷之類外感實有至理而以土爲萬物之母脾胃爲生化之源脾虛損論一篇極言寒涼峻利之害尤深切著明益預睹劉張兩家末流攻伐之弊而早防其漸也至於前代醫方自金匱要畧以下大抵藥味無多故唐書許允宗傳紀允宗之言曰病之於藥有正相當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專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證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焉

治飲食勞倦虛人感冒法取補工生金升清降濁得陰陽生化之旨其闡發醫理至爲深微脾胃論全李杲既著辨惑論恐世俗不悟復爲此書其說以土爲萬物之母故獨重脾胃引經立論精緊不磨明孫一奎醫旨緒餘云東垣生當金元之交中原擾攘土失其所人疲奔命或以勞倦傷脾或以憂思傷脾或以饑飽傷脾病有緩急不得不以急者爲先務此眞知杲者也前有元好問序遺山文集有杲所著傷寒會引一篇備載其一治

空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疎乎其言歷代醫家傳爲名論惟杲此書載所自製諸方動至一二十味而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條理井然他人罕能效之者斯則事由神解不涉言詮讀是書者能喻法外之意則善矣　醫壘元戎元王好古撰好古本州教授據好古所作此事難知序蓋其學出於李杲然此書海藏黃者湯條下稱杲爲東垣李明之先生而易老大羌活湯條下稱先師潔古老人則好古實受業張元素殆

如趙匡趙淳同受春秋於啖助而淳又從匡講問啖自啖稱是書已成於辛卯金哀宗正大八年　至丁酉春元滅金之第四年　爲人陰取之元稟已絕再無餘本子職州岸杜門養拙醫藥之暇無可用心想像始終十得八九試書首尾僅得復完前有自序亦題丁酉歲蓋初成於金末而重輯於元初也其書以十二經爲綱皆首以傷寒附以雜證大旨祖長沙緒論而參以東垣易水之法亦頗採用和劑局方與丹溪門徑小異然如半硫丸條下註云此丸古時用今時氣薄不用則斟酌變通亦未始不詳且愼矣其曰醫壘元戎者自序謂良醫之用藥若臨陣之用兵也　此事難知元王好古撰是編專述李杲之緒論於傷寒證治尤詳其間三焦有幾分別手足明孫一奎乃稱其功惟請命門包絡與右尺同論又謂包絡亦有三焦之稱未免悞會經旨耳史稱杲長於傷寒而會要一書元好問贊序之今其書已失傳則杲之議論猶賴此以存其一二前有

篇帙蓋好古自爲裒輯今本東垣十書竟屬之杲殊爲謬誤考明李濂醫史亦以是書爲杲作則移甲爲乙已非一日矣　湯液本草元王好古撰取漢志湯液經方義也上卷載東垣藥類法象用藥心法附以五宜五傷七方十劑中下二卷以本草諸藥配合三陽三陰十二經絡仍以主病者爲首歲益初成於金末而重輯於元初也其書以十二經爲綱皆首以傷寒之下先氣次味次入某經所臣佐使應次之每藥之下先氣次味次入某經所謂象云者藥類法象也心云者用藥心法也珍云者溪門徑小異然如半硫丸古時用者潔古珍珠囊也其餘各家雖有採輯然好古受

業於潔古而講肄於東垣故於二家用藥尤多徵引焉考本草藥味不過三品三百六十五名陶宏景別錄以下遞有增加往往有名未用即本經所云主治亦或古今性異不盡可從如黃連今惟用以清火解毒而經云厚腸胃醫家有敢違之者設好古此書所列皆從名醫試驗而來雖爲數無多而條例分明簡而有要亦可云適乎實用之書矣

珍珠囊指掌補遺藥性賦舊本題金李杲撰考珍珠囊爲潔古老人張元素著其書久已散佚世

傳東垣珍囊乃後人所僞託李時珍本草綱目辨之甚詳是編首載寒熱温平四賦次及用藥歌訣俱淺俚不足觀蓋庸醫至陋之本而亦託名於杲妄矣

東垣十書不著編輯者名氏其中辨惑論三卷脾胃論三卷蘭室祕藏三卷實李杲之書崔真人脈訣一卷稱杲批評其餘六書惟湯液本草三卷此事難知二卷爲王好古所撰其學猶出於東垣至朱震亨局方發揮一卷格致餘論一卷王能變通因一一爲之辨論大旨專爲闢温補戒燥履醫經溯洄集一卷齊德之外科精義二卷皆與

李氏之學淵源各別概名爲東垣之書殊無所取蓋書肆刊本取盈卷帙不計其名實乖舛耳　格

寮遂以寒涼殺人此不善學丹溪者也其說可謂平允矣是編前有自序云古人以醫爲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故特以是名書蓋震亨本儒者受業於許謙之門學醫特其餘事乃性之所近竟不以儒名而以醫名然究較方技者流爲能明其理故其言如是　局方發揮元朱震亨撰以和劑局方不載病源止於各方下條列證候立法簡便而未能變通因一一爲之辨論大旨專爲闢温補戒燥熱而作張介賓景岳全書云局方一書宋神宗案此

方成於徽宗之時介賓以御神宗殊爲外誤謹附訂於此詔天下高醫奏進而成雖其中或有過於粉飾者神效之方亦必不少豈可輕議其意頗不以震亨爲然考震亨之學出於宋內官羅知悌知悌之學距河間劉完素僅隔一傳完素主於瀉火震亨則主於滋陰雖一攻其有餘其劑駛利一補其不足其劑和平而大旨不離其淵源故於局方者竊操烈諸藥諄諄致辨明以來沿其波者往往以黃蘗知母戕傷元氣介賓窺其末流故推以益火爲宗掊擊劉朱不遺餘力

其以冰雪澣洌爲不和以天晴日暖爲和取譬固是然清風涼雨亦不能謂之不和鐵石流金亦不能強謂之和各明一義而忘其名執一偏其病實相等也故介賓之說不可不知而震亨是編亦未可竟廢焉　金匱鉤元元朱震亨撰明戴原禮校補中稱戴云者原禮說也末附論六篇不刻於目錄中一曰火豈君相五志俱有論一曰氣屬陽動作火論一曰血屬陰難成易虧論一曰滯下辨論一曰泄瀉從濕治有多法論皆不題誰作觀其滿則亦原禮所加也震亨以補陰爲宗實開直補真水之先其以鬱治病亦妙闕內經之旨開諸家無窮之悟雖所用黃蘗知母不如後人之用六味圓直達原所製越鞠丸亦不及後人之用逍遙散和平無弊然蕞路藍縷究以震亨爲首庸是書詞旨簡明不愧鈞元之目原禮所補亦多精確明史方技傳載此書於原禮傳中卷數與今本同稱其附以己意人謂不愧其師其爲醫家善本可知矣

原禮浦江人洪武中御醫本名思恭以字行故史作戴思恭朱國楨湧幢小品曰戴元禮一國朝之聖醫也太祖稱爲仁義人太孫即位拜院使云云元禮即原禮蓋國楨得諸傳聞故音同字異耳

脈因證治其書按四時氣候詳列諸病先脈次因次證次治頗有條理而分屬處未免牽強如僊亂癲狂驚痫瘧漏脫肛分屬冬夏益爲無說矣春三月已爲拘滯至於以一日三消之疾燥熱勝陰論一曰泄瀉從濕治有多法論一曰血屬陰難成易虧論一曰氣屬陽動作火論一曰滯下辨論引震亨之言

立說亦牽合不能了了案元朱震亨有脈因證治一書　國朝喻昌嘗惜其不行說見所撰寓意草是書卷首無序後有嘉禾石氏一跋稱岐黃家久奉爲枕祕因譌脫甚多借得藏書家善本校錄似卽震亨之書然所載各方如左歸丸右歸丸之類皆出自張介賓景岳全書而亦以古方目之知其斷非震亨所著矣　醫經溯洄集元王履撰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金華朱震亨盡得其術至明初始卒故明史載入方技傳中其實乃元人也嘗

以傷寒論中陽明篇無目痛少陰篇言胸背滿不言痛太陰篇無嘔厥陰篇無囊縮必有脫簡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二百三十八條復增益之仍爲三百九十七法因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併中風中暑之辨撰爲此書凡二十一篇其間闡發明切者如亢則害承乃制及四氣所傷皆前人所未及他若温病熱病之分三陰寒熱之辨以及瀉南補北諸論尤確有所見又以素問云傷寒爲病熱言常不言變至仲景始分寒之義猶未盡乃備列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一篇李濂醫史有原禮補傳稱平生著述不多見僅有訂正丹溪先生金匱鉤元三卷間以已意附於後又有證治要訣證治類方類證用藥總若干卷皆隱括丹溪之書而爲之然則此二卷者其三書中之一歟原禮本震亨高弟能得師傳故所錄皆祕旨微言非耳剽目竊者可比震亨以補陰爲主世言直補眞水者實由此開其端書中議論大率皆本此意然俗醫不善學震亨者往往矯枉過直反致以寒涼殺人此書獨能委曲圓融俾學者得其意

而不滋流弊亦可謂有功震亭者矣　王機微義明徐用誠撰劉純續增用誠字彥純會稽人純字宗厚咸寧人用誠原本名醫學折衷分中風痿傷風痰飲滯下泄瀉瘧頭痛頭眩欬逆痞滿吐酸痓癎風癇破傷風損傷十七類純以其條例未備又益以欬嗽熱火暑濕燥寒瘡瘍氣血內傷虛損積聚消渴水氣腳氣諸痂反胃脹滿喉痺淋瞤眼目牙齒腰痛腹痛心痛痰疹黃疸霍亂厥痺婦人小兒三十三類始改今名仍於目錄各註續添字以相辨識或於用誠原本十七類中有所附論亦註續添字以別之是二人相繼而成本書可據明之藝文志惟著劉純之名蓋失考也其書雖皆採摭諸家舊論舊方而各附案語多所訂正非餖飣鈔撮者可比嘉靖庚寅延平黃焯刻於永州首載楊士奇序知二人皆明初人士奇序謂二人皆私淑朱震亨今觀其書信然又謂北方張元素再傳李杲三傳王好古南方朱震亨得私淑焉則於宗派源流殊爲舛迕張李王之學皆以理脾爲宗朱氏

之學則以補陰爲主去河閒一派稍近而去潔古東垣海藏一派稍遠遺書具存可以覆案王禕青巖叢錄曰李氏弟子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荊山將圖師師至江南傳之朱中人羅知悌南方之醫皆宗之云云其宗派授受亦極明白士奇合而一之誤之甚矣　薛氏醫案明薛已撰字立齋吳縣人是書凡六十種已所自著者爲外科樞要四卷原機啟微三卷內科摘要二卷女科撮要二卷癘瘍機要三卷正體類要二卷保嬰粹要一卷口齒類要二卷保明十四卷外科精要三卷王綸明醫雜著六卷錢乙小兒眞訣四卷陳文中小兒痘疹方一卷杜本傷寒金鏡錄一卷及其父鎧保嬰撮要二十卷初刻於黃焯刻於永州首載楊慎天啟丁卯朱明爲重刊之前有明紀事一篇載明病因時勢已教以方藥服之得愈又夢已求刻此書其事甚怪然精神所注魂魄是憑固亦理之所有不妨存其說也已本瘍醫後乃以內科得名

類要一卷保嬰金鏡錄一卷其訂定舊本附以己說者爲陳自明婦人良方二十四卷外科精要三卷王綸明醫雜著六卷錢乙小兒眞訣四卷陳文中小兒痘疹方一卷杜本傷寒金鏡錄一卷及其父鎧保嬰撮要二十卷初刻於黃焯刻於永州首載楊慎天啟丁卯朱明爲重刊之前有明紀事一篇載明病因時勢已教以方藥服之得愈又夢已求刻此書其事甚怪然精神所注魂魄是憑固亦理之所有不妨存其說也已本瘍醫後乃以內科得名

其老也竟以瘐卒詔之者以爲溫補之弊終於自戕然已治病務求本原用八味丸六味丸直補眞陽眞陰以滋化源實自己發之其治病多用古方而出入加減具有至理多在一兩味間見神明變化之妙厥後趙獻可作醫貫執其成法遂以八味六味通治各病甚至以六味丸治傷寒之渴膠柱鼓瑟流弊遂多徐大椿因併議矢於薛氏其實非已本旨不得以李斯之故歸罪荀卿也世所行者別有一本益以十四經發揮諸書實非已所著亦非

非已所校蓋坊賈務新耳目濫爲增入舊之東垣十書河間六書泛收他家所作以足其數固不及此本所載皆已原書矣　石山醫案明陳禎編字惟宜祁門人學醫於同邑汪機因取機諸弟子所記機治療效驗裒爲一集每卷之中畧分門類爲次自宋金以來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行於南河間原病式宣明論方行於北局方多溫燥之藥河間主寒火之說其流弊亦適相等元朱震亨始矯局方之偏通河間之變而補陰之說出焉機所校推

末

求師意一書實由戴原禮以溯震亨故其持論多主丹溪之法然王氏明醫雜著株守丹溪至於過用寒苦機復爲論以辨之其文今附醫案之不則機亦因證處方非拘泥一格者矣其隨試輒效固有由也舊本又有機門人陳鎬所作病用參耆論一篇　先醒齋廣筆記明繆希雍撰字仲醇常熟人明史方技傳附見李時珍傳中天啟中王紹徽作黜將錄以東林諸人分配水滸傳一百八人姓名稱希雍爲神醫安道全以精於醫理故也是編

初名先醒齋筆記乃長興丁元薦取希雍所用之方裒爲一編希雍又增益羣方兼採本草常用之藥增至四百餘品又增入傷寒溫病時法故曰廣筆記希雍與張介賓同時介賓守法度而希雍頗能變化介賓尚溫補而希雍頗用寒涼亦若易水河間各爲門經然實各有所得力朱國禎湧幢小品記天啟辛酉國禎患膈病上下如分兩截中痛甚不能支希雍至用蘇子五錢即止是亦足見其技之工矣　神農本草經疏明繆希雍撰明

史方技傳載希雍嘗謂本草出於神農譬之五經其後又復增補別錄譬之註疏惜朱墨錯互乃沈研剖析以本草爲經別錄爲緯第本草單方一書行於世而不及此書未審卽是書否也其書分本草爲十部首玉石次草次木次人次獸次禽次蟲次魚次果次米穀次菜皆以神農本經爲主而發明之附以名家主治藥味禁忌次序悉依宋大觀證類本草部分混雜者爲之移正首爲序例二卷論三十首備列九方十劑及古人用藥之要自序云據經以疏義緯義以致用參互以盡其長簡誤以防其失是也考王懋竑白田雜著有用石膏辨一篇篇末附記極論是書多用石膏之非其說良是至云繆仲醇以醫名於近世而其爲經疏議論甚多紕繆前輩云經疏出而本草亡非過論也是則已甚之詞矣　類經明張介賓編介賓字會卿號景岳山陰人是書以素問靈樞分類相從一曰攝生二曰陰陽三曰藏象四曰脈色五曰經絡六曰標本七曰氣味八曰論治九曰疾病十曰鍼刺

十一曰運氣十二曰會通共三百九十條又益以圖翼十一卷附翼四卷雖不免割裂古書而條理井然易於尋覽其註亦頗有發明考元因靜修集有內經類編序曰東垣李明之得張氏之學者鎭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子言先師嘗教子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子爲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子自承命凡三脫稿而三毀之研摩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篇云云則以內經分類實自李梴創其例而

曰寒曰熱曰固曰因曰攻曰散又別輯婦人小兒瘍疹外科方四卷終焉其命名皆沿明末繆侯之習至以傷寒爲典雜證爲謨既僭經名且不符字義尤爲乖謬其持論則謂金元以來河間劉守眞立諸病皆屬於火之論丹溪朱震亨立陽有餘陰不足及陰虛火動之論後人拘守成方不能審求虛實寒涼攻伐動輒貽害是以力救其偏謂人之生氣以陽爲主難得而易失者惟陽既失而難復者亦惟陽因專以溫補爲宗頗足以糾鹵莽滅裂之弊於醫術不爲無功至於沿其說者不察證候之標本不究氣血之盛衰概補概溫謂之王道不知誤施參桂亦足戕人則矯枉過直其失與寒涼攻伐等矣大抵病情萬變不主一途用藥者從病之宜亦難拘一格必欲先立一宗旨以統括諸治未有不至於偏者元許衡齋集有論梁寬甫病證書曰近世諸醫有主易州張氏者有主河間劉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

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拂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不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則刼效目前陰損正氣貽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一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其言至爲明切扶陽抑陰天之道也然陰之極至於龍戰陽之極亦至於亢龍使六陰盛於坤而一陽不生於復則造化息矣使六陽盛於乾而一陽不生於姤則造化亦息矣素問曰亢則害承乃制聖人立訓其義至精昌撰昌既著倫論篇發明傷寒之理又取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及諸雜證分門別類以成是編每門先冠以論次爲法次爲律法者治療之術運用之機律者明著醫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獄然蓋古來醫書惟著病源治法而多不及施治之失即有辨明舛誤者亦僅偶然附論而不能條條備

瑕

摘其咎昌此書乃專爲庸醫誤人而作其分別疑似既深亹亹千里之謬使臨證者不敢輕嘗其抉摘瘕疵併使載不寒不熱不補不瀉之方苟且依違遷延致變者皆無所遁其情狀亦可謂思患預防深得利人之術者矣後附寓意草四卷皆其所治醫案首冠論二篇一曰先議病後用藥一曰與門人定議病證次爲治驗六十二條皆反復推論發明審證用藥之所以然較各家醫案但泛言其病用其藥愈者亦極有發明足資開悟焉

醫貫砭　國朝徐大椿撰初明趙獻可作醫貫發明薛氏醫案之說以命門眞水眞火爲主以八味丸六味丸二方通治各病大椿以其偏駁作此書闢之考八味丸即金匱要畧之腎氣丸本後漢張機之方後北宋錢乙以小兒純陽乃去其肉桂附子以爲幼科補劑名六味丸至明太醫院使薛已始專用二方爲補陽補陰要藥每加減以治諸病其於調補虛損未嘗無效獻可傳其精論而過於主持遂盡廢古人之經方殆如執誠意正心以折

衝禦侮理雖相貫事有不行大椿攻擊其書不爲無理惟詞氣過激肆言辱詈一字一句索垢求瘢亦未免有傷雅道且獻可說不能多驗今其書已不甚行亦不必如是之諍爭也　圖註脈訣附方

明張世賢撰是編因世傳王叔和脈訣而爲之圖註考晁公武讀書志曰脈經十卷晉王叔和撰唐甘伯宗名醫傳曰叔和西晉高平人博通經方精意診處尤好著述其書纂岐伯華陀等論脈要訣所成敘陰陽表裡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寸門

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脈五藏六腑三焦四時之疴凡九十七篇讀書志又曰脈訣一卷題曰王叔和撰皆歌訣鄙淺之言後人依託者然最行於世云云據此則脈經爲叔和作脈訣出於僞撰今脈經十卷尙有明趙邸居敬堂所刊林億校本知公武之言不誣世賢不考誤以脈訣爲眞叔和書而圖註之根柢先謬其他可不必問矣書末附方一卷皆因脈以用藥然脈止十表八裏九道而病則變現無方非二十四格所能盡限以某脈某

方亦非圓通之論也阮元經室外集王氏和脈
本影抄前有宋國子博士高保衡尚書屯田郎中
孫奇光祿卿直秘閣林億等校上序卷末載熙寧
二年及二年進書銜名又紹聖三年六月國子監
雕版札子及各銜名案林億序云臣等博求衆本
據經爲斷去取非私又云今考以素問靈樞太素
難經甲乙仲景之書并千金翼方及說脈之篇以
校之除去重複補其脫漏云云用力可爲勤摯世
傳叔和脈訣一卷乃後人依託爲之與此絕不相
同也　脈訣刊誤元戴啟宗撰字同父金陵人官
龍興路儒學教授考晁氏讀書志載王叔和脈經
十卷唐志並同而無所謂脈訣者呂復羣經古方
論曰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撰託以叔和之
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眞子劉
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詞既鄙俚意亦滋
晦其說良是然以高陽生爲六朝人則不應晁志
唐志皆不著錄是亦考之未審文獻通考以爲熙

寧以前人僞託得其實矣其書自宋以來屢爲諸
家所攻駁然泛言大略未及一一核正其失且淺
俚易謌故俗醫仍相傳習啟卷是書乃考證舊文
句句爲辨原書僞妄殆扶摘無遺於脈學殊爲有
裨明嘉靖間祁門汪機刊之又以諸家脈書要語
類爲一卷及所撰矯世惑脈論一卷並附錄於後
崔眞人脈訣舊本題紫虛眞人撰東垣老人李杲
杲校評考紫虛眞人爲宋道士崔嘉彥陶宗儀輟
耕錄稱宋淳熙中南康崔紫虛君嘉彥以難經
於六難專言浮沈九難專言遲數故用爲宗以統
七表八裏而總萬病即此書也宋以來諸家書目
不著錄焦竑國史經籍志始載之東垣十書取以
冠首李時珍已附入瀕湖脈學中至其菊註之評
語眞出李杲與否則無可徵信矣　瀕湖脈學明
李時珍撰宋人剽竊王叔和脈經改爲脈訣其書
之鄙謬人人知之然未能一一致正也至元戴啟
宗作刊誤字剖句析與之辨難而後其僞妄始明
啟宗書之精核亦人人知之然但序贋本之非倘

未能詳立一法明其何以是也時珍乃撮舉其父
言聞四診發明著爲此書以正脈訣之失其法分
浮沉遲數滑濇虛實長短洪微緊緩芤弦革牢濡
弱散細伏動促結代二十七種毫釐之別精核無
遺又附載宋崔嘉彥四言詩一首及諸家考證脈
訣之說以互相發明與所作奇經八脈考皆附李
草綱目之後可謂既能博考又能精研者矣自是
以來脈訣遂廢其廓清醫學之功亦不在戴啟宗
下也　奇經八脈考李時珍撰其書謂人身經脈
有止有奇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爲十二正經
陰維陽維陰蹻陽蹻衝任督帶爲八奇經正經人
所共知奇經醫所易忽故特評其病源治法並參
考諸家之說薈粹成編其原委精詳經緯貫徹洵
辨疑者所不可廢又創爲氣口九道脈圖暢發內
經之旨而詳其診法尤能闡前人未洩之秘考明
初滑壽嘗撰十四經發揮一卷於十二經外益以
督任二脈舊附刊薛已醫案之首案薛本其一本不凡
議此書更加精核然皆根

據靈樞素問以究其委曲而得其端緒此以知徵
實之學由於考證遷推遞密雖一貫亦然矣　太
素脈法其書以診脈辨人貴賤吉凶原序稱唐末
有樵者於崆峒山石函得此書凡上下二卷云仙
人所遺其說荒誕蓋衒者所依託此本祇一卷或
經合併或佚其下卷也案太素脈自古無聞宋史
載信智緣隨州人嘉祐末召至京師每察脈知人
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
若神王珪疑古無此術王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
而知其良臣將死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云云
其引據亦自有理然推繹傳文醫和亦以人事斷
之料其當爾故其對晉侯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
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
不祐其對趙武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
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何嘗一字及於脈
且傳曰視之亦不云診是特良醫神解望其神色
知之安石所云殊爲附會大抵此術興於北宋故
智緣以前不聞有此而羅謙作張壯傳稱壯少好

醫從麗安時游後聞蜀有王朴善脈又能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脊年子衣領中所藏素書盡其訣乃辭去蹟徽宗時人則王朴當與智緣同時足證其竝出於嘉祐開覩此書原序亦僅稱唐末所得其非古法審矣此本所載皆七言歌括至爲鄙俚未必即領中之素書貽方技之流又從而依託也　徐大椿曰診脈以之治病其血氣之盛衰及風寒暑濕之中人可驗而知也乃相傳有大素脈之說以候人之壽夭窮通智愚善惡纖悉皆備夫脈乃氣血之見端其長而堅厚者爲壽之徵其短小而薄弱者爲夭之徵清而有神爲智之徵濁而無神爲愚之徵理或宜然若善惡已不可知窮通則與脈何與然或得壽之脈而其人或不謹于風寒勞倦患病而死得夭之脈而其人憂讒調攝得以永年又有血氣甚清而神志昏濁者形質甚濁而神志清明者即壽夭智愚亦不能皆驗況其他乎又書中更神其說以爲能知某年得某官某年得財若干父母何人子孫何若則更荒唐矣天下或有習此術而言多驗者此必別有他術以推測而倖中借此以神其說耳若盡于脈見之斷斷無是理也

甲乙經十卷註曰音一卷梁十二卷不著撰人姓名考此書首有謐自序稱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選事也三部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風加苦聲百日方治案此四字文義未明疑有脫誤今仍舊本錄之謹附識於此　要皆淺近乃撰集三部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詞除其重複至爲十二卷案至字文義未明亦疑有誤　云云是此書乃衷合舊文而成故隋志冠以黃帝然刪除謐名似乎黃帝所自作則於文爲謬舊唐書經籍志稱黃帝三部鍼經十三卷始著謐名然較梁本多一卷其併音一卷計之賦新唐書藝文志既有黃帝甲乙經十二卷又有皇甫謐黃帝三部鍼經十三卷兼襲二志之文則更舛誤矣書凡一百一十八篇內十二經脈絡脈支別篇病形脈診篇鍼灸禁忌篇五藏傳病發寒熱篇六經受病發傷寒熱病篇各分上中下實一百二十八篇句中夾註多引楊上達加秉經孫思邈又金方王冰素問註王惟德銅人圖參考異同其書皆在謐後蓋宋高保衡孫奇林億等校正所加非謐之舊也考隋志有明堂孔穴圖三卷唐志有黃帝內經明堂三卷又明堂孔穴圖一卷黃帝十三卷黃帝十二經脈明堂五藏圖一卷黃帝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十二卷黃帝明堂三卷又楊

上善黃帝內經明堂類成十三卷楊元孫黃帝明堂三卷今并亡佚惟賴是書存其精要且節解章分具有條理亦尋省較易至今與內經竝行不可偏廢蓋有由矣銅人鍼灸經見公武讀書後志曰銅人腧穴鍼灸圖三卷皇朝王惟德撰仁宗嘗詔惟德考次鍼灸之法鑄銅人爲式分藏禁府十二經有註腧穴所會刻題其名併爲圖法及主療之術刻版傳於世王慶玉海曰天聖五年十月壬辰醫官院上所鑄腧穴銅人式二詔一置醫官院一置大相國寺仁濟殿先是上以鍼砭之法傳述不同命尚藥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又纂集舊聞訂正訛謬爲銅人腧穴鍼灸圖經三卷至是上之摹印頒行翰林學士夏竦序所言與晁氏署同惟王惟德作惟一人名小異耳此本卷數不符而大致與二家所言合疑或天聖之舊本而後人析爲七卷歟周密齊東野語曰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爲之臟腑無一不具其外踰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水俾醫工以分折寸案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水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南仲謁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今宋銅人及章氏圖皆不傳惟此書存其梗概爾明堂灸經題曰西方子撰不知何許人與銅人鍼灸經俱刊於山西平陽府其書專論灸法銅人惟有正背左右人形此則兼及側伏較更詳密考唐志有黃帝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十二卷茲或其遺法歟其曰明堂者錢曾讀書敏求記曰昔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盡書其言藏於靈蘭之室洎雷公請問乃坐明堂授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今醫家記鍼灸之穴爲偶人點志其處名明堂非也今考舊唐書經籍志以明堂經脈別爲一類則會

言合疑或天聖之舊本而後人析爲七卷歟周密齊東野語曰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爲之臟腑無一不具其外踰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水俾醫工以分折寸案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水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南仲謁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今宋銅人及章氏圖皆不傳惟此書存其梗概爾明堂灸經題曰西方子撰不知何許人與銅人鍼灸經俱刊於山西平陽府其書專論灸法銅人惟有正背左右人形此則兼及側伏較更詳密考唐志有黃帝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十二卷茲或其遺法歟其曰明堂者錢曾讀書敏求記曰昔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盡書其言藏於靈蘭之室洎雷公請問乃坐明堂授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今醫家記鍼灸之穴爲偶人點志其處名明堂非也今考舊唐書經籍志以明堂經脈別爲一類則會之說信矣古法多鍼灸並言或惟言鍼經是也自王熹外臺秘要始力言誤鍼之害凡鍼法鍼穴俱刪不錄惟立灸爲一法此書言灸不言鍼蓋猶熹志也　扁鵲神應鍼灸玉龍經元王國瑞撰婺源人其書專論鍼灸之法首爲一百二十穴玉龍歌八十五首次爲十一穴歌訣十二首次爲人神尻神篇次爲天星十一穴歌訣十二首次爲人神尻神太乙九宮歌訣次爲六十六穴治證次爲子午流注心要秘訣次爲日時配合六法圖次爲盤石金直刺秘傳次又附以鍼灸歌及雜錄切要後有天歷二年國瑞弟子周仲良序稱託名扁鵲者重其道而神之其中名目頗涉鄙俚文義亦多淺近不出方技家之鄙習而專門之學具有授受剖析簡要循覽易明非精於斯事者亦不能言之切當若是也　鍼灸問對明汪機撰字省之祁門人明史方技傳稱吳縣張頤祁門汪機祁縣李可大常熟繆希雍皆精通醫術治病多奇中即其人也是書成於嘉靖壬辰前有程鎧序上中二卷論鍼法下卷論灸法及經絡穴道皆取靈樞素問難經甲乙經及諸家鍼灸之書條析其說設爲問答以發明其義措語頗爲簡明其論鍼能治有餘之病不能治不足之病詳辨內經虛補實寫之說爲指虛邪實邪非指病體之虛實又論古人充實病中於外故鍼灸有功今人虛耗病多在內鍼灸不如湯液又論誤鍼誤灸之害與巧立名目之誣皆術家所諱不肯言者其說尤爲篤實考明石山醫案凡所療之證皆以藥餌攻補無僅用鍼灸奏功者蓋惟深知其利病故不妄施所由與矜矜奇技者異也　徐大椿曰靈素兩經其詳論藏府經穴疾病等說爲針法言者十之七八爲方藥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針法如此然針道難而方藥易病者亦樂于服藥而苦于針所以後世方藥盛行而針法不講今之爲針者其顯然之失有十而精微尚不與焉兩經所言十二經之出入起止淺深左右交錯不齊其穴隨經上下亦參差無定今人祇執同身寸依左右一直豎量並不依經曲折則經非經

而穴非穴此一失也兩經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餘則指經而不指穴如靈終始篇云人迎一盛寫足少陽補足太陰厥病篇云厥頭痛或取足陽明太陰或取手少陽足少陰或取足乾取足少陰皆不言其穴此二失也兩經論治井滎俞經合最重冬刺井春刺滎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凡只言某經而不言某穴者大都指井滎俞經合言今則皆不講矣此三失也補瀉之法內經云吸則內針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針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針呼盡乃去大氣皆出爲瀉呼盡內針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爲補又必迎其經氣疾內而徐出不按其痏爲瀉隨其經氣內而疾出卽按其痏爲補其法多端今則轉針之時以大指推出爲瀉搓入爲補此四失也納針之後必候其氣刺實者陰氣隆至乃出針氣不至無問其數氣至卽去之勿復針難經云先以左手厭按所針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來如動脈之狀順而刺之得氣因而推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今則時時轉動俟針下寬轉而後出針不問氣之至與不至此五失也凡針之深淺隨時不同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肌肉冬氣在筋骨故春夏刺淺秋冬刺深反此有害今則不論四時分寸各有定數此六失也古之用針凡瘧疾傷寒寒熱咳嗽一切藏府七竅等病無所不治今則止治經脈形體痿痺屈伸等病而已此七失也古人刺法取血甚多靈樞血絡論言之最詳而頭痛腰痛尤必大寫其血凡血絡有邪者必盡去之若血射出而黑必令變色見赤血而止否則病不除而反有害今人則偶爾見血病者醫者已惶恐失據病何由除此八失也內經刺法有九變十二節經刺絡刺分刺大寫刺毛刺九變者輸刺遠道刺經刺巨刺碎刺十二節者偶刺報刺恢刺齊刺揚刺直針刺輸刺短刺浮刺陰刺傷刺贊刺以上二十一

法觀病所宜不可更易一法不備則一病不愈今則祇直刺一法此九失也古之針制有九鑱針員利針大針亦隨病所宜而用一失其制則病不應今則大者如毫針而已豈能治痼疾暴氣大痛之失已如此而其尤要者更在神志專一手法精嚴經云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脈刺之無殆又云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衆物又云伏如橫弩起如發機其專精敏妙如此今之醫者隨手下針漫不經意卽使針法如古志不疑而機不達猶恐無效況乎全與古法相背乎其外更有先後之序迎隨之異貴賤之殊勞逸之分肥瘦之度多少之數更僕難窮果能潛心體察以合聖度必有神功其如人之畏難就易盡違古法所以世之視針甚輕而其術亦不甚行也若灸之一法則較之針所治之病不過十之一二知針之理則灸又易易耳 又曰凡刺之法不過補瀉經絡祛邪納氣而已其數氣至卽去之勿復針難經云先以左手厭按所針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來如動脈之狀順而刺之得氣因而推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今則時時轉動俟針下寬轉而後出針不問氣之至與不至此五失也凡針之深淺隨時不同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肌肉冬氣在筋骨故春夏刺淺秋冬刺深反此有害今則不論四時分寸各有定數此六失也古之用針凡瘧疾傷寒寒熱咳嗽一切藏府七竅等病無所不治今則止治經脈形體痿痺屈伸等病而已此七失也古人刺法取血甚多靈樞血絡論言之最詳而頭痛腰痛尤必大寫其血凡血絡有邪者必盡去之若血射出而黑必令變色見赤血而止否則病不除而反有害今人則偶爾見血病者醫者已惶恐失據病何由除此八失也內經刺法有九變十二節經刺絡刺分刺大寫刺毛刺九變者輸刺遠道刺經刺巨刺碎刺十二節者偶刺報刺恢刺齊刺揚刺直針刺輸刺短刺浮刺陰刺傷刺贊刺以上二十一

而已其取穴甚少惟水病風疹膚脹必刺五十七穴又云皮膚之血盡取之何也蓋水旺必尅脾土脾土衰則偏身皮肉皆腫不特一經矣若僅刺一經則一經所過之地水自漸消而他經之水不消則四面會聚并一經已瀉之水仍滿矣故必周身腫滿之處皆刺而瀉之然後其水不復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陰絡水之所客也此與大禹治洪水之法同蓋洪水泛濫必有江淮河濟各引其所近之衆流以入海必不能使天下之水祇歸一河以入海也又出大飲食經云方飲無食方食無飲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此余往時治此病輕者多愈重者必襲腫蓋由五十七穴未能全刺而病人亦不能守戒二百三十五日也此等大症少違法度卽無愈理夔按江蘇省惟鎮江蘇州二府用針而蘇人尤懼服藥急救仙方不著撰人名氏其書宋志及諸家書目

均未著錄惟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有救急仙方十一卷註云見道藏亦不言作者爲誰考白雲霽道藏目錄太元部惻字號中有急救仙方與永樂大典所載合則焦氏誤倒其文爲救急也瘍醫自周禮卽自爲一科然傳習其術者多不能通古人之意是編於背瘡疔瘡眼科痔證四者所載證治尤詳蓋作者所擅長在此中間如論背瘡條內所載蓮子蜂筒散走流注腎俞諸發名目猥衆乃能一一討論各詳其證之形狀與得病之因療治之法追疔奪命湯一方備詳加減之法學者苟能觸類旁通亦足以資博濟之用非精於是術者不能作也雖雜瘡雜證諸門稍有闕佚然綱要具存正不以不完爲病

集驗背疽方宋李迅撰字嗣立泉州人官大理評事以醫著名此書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所集凡五十三條其議論詳盡曲當馬端臨經籍考亦著於錄而題作李逸撰與書錄解題不合今案此書前有郭應祥序亦云嗣立名迅則通考誤也背疽爲患至鉅俗醫剽竊一二丹方或妄施汞鉛而於受病之源發病之形及夫用藥次第節宜禁忌之所宜俱置不講故天閼者十恒八九今迅所撰於集方之前俱係以論說凡診候之虛實治療之節度無不斟酌輕重務析毫芒使讀者瞭如指掌中如五香連翹湯內補十宣散加料十全湯加減八味丸立效散之類皆純粹無疵足稱良劑至恐冬丸單治乳癰發背神方皆祗金銀花一味用藥易而收功多於窮鄉僻壤難以覓醫或貧家無力服藥者尤爲有益又集中採掇裒訂洵瘍科中之善本矣謹從永樂大典中錄出仍爲一卷其姿飯石膏及神異膏二方乃諸方中最神妙者而永樂大典乃偶佚之今據蘇沈良方及危亦林得效方稍有不同今並列之以備參考

馬 外科精義元齊德之撰始末未詳惟其結銜稱醫學博士充御藥院外科太醫是編先論後方於瘡腫診候淺深虛實最爲詳盡考周禮天官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註曰劀謂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又曰凡療瘍以五毒攻之註曰今醫方有五毒之藥合黃丹砂雄黃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石黯丹砂雄黃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又曰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注曰五氣當作五穀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是則古者瘍醫特攻毒之方治其外而不治內治其末而不治本故所失恒多此書務審病之所以然而量其陰陽強弱以施療故於瘍科之中最爲善本書中無一字及李杲李平生亦不以外科著原本附東垣十書之末蓋坊刻雜合之本取以備十書之數與所載朱震亨書均爲濫入孫一奎赤水元珠引之竟稱東垣外科精義不考甚矣

外科理例附方明汪機撰是書成於嘉靖辛卯凡分一百四十七類共一百五十四門後附方一卷凡一百五十六通前有自序稱外科必本諸內知乎內以求乎外其如視諸掌乎治外遺內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可爲探原之論其曰理例者謂古人理欲學者仿其例而推廣之也大旨主於調補元氣先固根柢不輕用寒涼攻利之劑又分爲舍脈從證舍證從脈及治之不應則求其故三例用法

通變亦異於膠執之談惟措語拙澁驟讀之或不了了是其所短然方技之書不能責以文章之事存而不論可矣書中多引外科精要案此書載薛己注釋中不著氏名然檢其中所引此書乃薛氏著作有此名而又似不出震亨及朱震亨之論又稱輯已成編得新甫薛先生心法發揮復採其說參於其中考新甫爲薛己之字己父鉉宏治時官太醫則爲宏治正德間人是書杜瘡門中記瘡治武宗時廷杖諫官事則機在正德中早以醫名二人同時而虛心從善如是其持論平允良亦有由也徐大椿曰古之醫者無分內外科治病不識後世內外科既分則顯然爲內症者內科治之顯然爲外症者外科治之其有病在腹中內外未顯然者則各執一說各擬一方歷試諸藥皆無效驗輕者變重重者即殞矣此等症不特外科當知之即內科亦不可不辨明眞確知非己責即勿施治毋至臨危束手而後委他人也腹內之瘡有肝瘡有胃脘瘡有小腸瘡有大腸瘡有膀胱瘡惟肺瘡嗽吐醒痰人猶易辨餘者或以爲痞結或以爲痰血或以爲寒痰或以爲食積醫藥雜投及至成膿治已無及并有不及成膿而死者病者醫者始終不知何以致死比比然也今先辨明痞結瘀血寒痰食積之狀凡痞結瘀血必有所因且由漸而成寒痰則痛止無定又必另現痰症食積則必有受傷之日且三五日後大便通即散惟外症則痛有常所而遷延益甚塗圍云諸脈浮數應當發熱而反漸漸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瘡以手按腫上熱者有膿不熱者無膿此數句乃內瘡眞諸也又云腸瘡之爲病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是也若肝瘡則腦內隱隱痛日久亦吐膿血小腸瘡與大腸相似而位畧高膀胱瘡則痛在少腹之下近毛際著皮即痛小便亦艱而痛胃脘瘡則有虛實二種其實者易消若成膿必大吐膿血而愈惟虛症則多不治先胃中痛脹久而心下漸高其堅如石或有寒熱飲食不進按之尤痛形體枯瘦此乃思慮傷

脾之症不待瘡成即死故凡腹中有一定痛處惡寒倦臥不能食者皆當審察防成內瘡甚毋因循求治于不明之人以至久而膿潰自傷其生也顧經世別無傳本獨永樂大典內載有其書考歷代史志自唐藝文志以上皆無此名至宋藝文志始有師巫顧顒經二卷今檢此書前有序文一篇稱王母金文黃帝得之昇天祕藏金匱名曰內經百姓莫可見之後穆王賢士師巫於崆峒山得而釋之云云其所謂師巫與宋志相合當即此本疑是唐末宋初人所爲以王氷素問註第七卷內有師氏藏之一語遂託名師巫以自神其說耳其名顒顒者案首骨曰顱腦蓋曰顒矧因小兒初生顱顒未合證治各別故取以名其書首論服候至數之法小兒與大人不同次論受病之本與治療之術皆極中肯綮要言不煩次論火丹證治分別十五名目皆他書所未嘗見其論雜證亦多祕方非後世俗醫所可及蓋必別有師承故能精晰如此宋史方技傳載錢乙始以顱顒經著名召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錢乙幼科冠絕一代而其源實出於此書亦

可知其術之精矣謹據永樂大典所載裒而輯之
依宋志舊目董爲二卷俾不至無傳於後焉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不著撰人名氏凡論一百條自初生以至成童無不悉備論後各附以方前有嘉定丙午和安大夫特差判太醫局何大任序稱家藏是書六十餘載不知作者爲誰博加搜訪亦未嘗聞此書之流播因錄於行在太醫院嫌舊醫額之闕以治小兒得名其藥證直訣一書僅有傳本亦不免闕畧其他如晁陳二氏所著錄者有嬰童寶鏡小兒醫方妙選小兒斑疹論兒童秘方小兒至訣小兒痘疹論諸書皆不可得見是書詳載各證如梗舌鵝疳之類悉近時醫書所未備其議論亦篤實明晰無以來諸醫家業同伐異自立門戶之習誠保嬰之要書也此本爲明宏治己酉湖南朱臣刻於寧國府者改名保幼大全今考嘉定本原序復題本名

臣序又稱得之醫者鄭和和稱得之古冢中其說近怪蓋方技家自神其授受亦無取焉 保嬰撮要明薛鎧撰字良武吳縣人宏治中官太醫院醫士是編分門纂輯於幼科證治最爲詳悉其論乳下嬰兒有疾必調治其母母病子病母安子安且云小兒苦於服藥亦當令母母服之藥從乳傳其效自捷皆前人所未發其子太醫院院使已又以其所治驗附於各門之後皆低一格書之後人集已遺書爲薛氏醫案此書亦在其中考卷首蘇州府知府林懋舉序有請己纂而約之之語疑鎧晚年草創此書其編纂成帙則實出己手後人收入已書蓋由於此此本爲嘉靖丙辰所刊猶未編醫案以前單行之帙也 仁端錄明徐謙撰其門人陳葵刪定謙字仲光嘉興人葵字蓋夫武水人是書專論治痘諸法分別諸臟所主及經絡傳變觀形察色條列

方論末卷附治疹之法案痘瘡之證古所不詳惟書錄解題載董汲小兒痘疹論二卷作於宋元祐中然其書不傳未知所謂瘢者即痘否錢乙藥證眞訣於小兒諸病皆條列至詳亦不及於是事惟周密齊東野語曰小兒痘瘡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攖之趙賓暘曰或多以酒麵等物發之并也或以消毒飲升麻湯等解之亦非也大約在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耳然或有變證則不得不資於藥云云所列本事方捻金散四君子湯加黃耆及狗蝨七枚搗細酒服治倒靨天花粉蛇蛻同煮羊肝治目翳證藥乃皆與今同蓋人情之嗜慾日深故其毒根於先天而其發感於時氣自元明以來遂爲人生之通病而著方立論者亦自元明以後始詳其間以固元氣爲主者謂元氣既盛自能驅毒氣使出以攻毒氣爲主者謂毒氣既解始可保元氣無恙於是攻補異途寒溫殊用痘家遂分爲兩歧斷斷執門戶之見是編獨審證施療無所偏主推原本始備載治驗願能持兩家之平較之先立成

法至於膠柱而鼓瑟者殆不可以道里計矣 爽案紀昀
王肯堂證治準繩提要謂繆希雍之餘派虛實不
問但談石膏之功張介賓之末流診候未施先定
人參之見爲得其平 徐大椿曰今天下之醫法
失傳者莫如痘疹痘之源藏于藏府骨脉而發于
天時所謂本于藏府骨脉者凡人受生之初陰陽
二氣交感成形其始因火而動則必有渣滓未融
之處伏于藏府骨脉之中此痘之本源也然外無
感召則伏而不出及天地寒暑陰陽之氣診戾日
積與人身之藏府氣血相應則其毒隨之而越此
發于天時者也而天時有五運六氣之殊標本勝
復之異氣體既稟受不同感發又隨時各別則治
法必能通乎造化之理而補救之此至精至微之
術也奈何以寒涼伐之毒藥劫之哉夫痘之源不
外乎火固也然內經云火鬱則發之其遇天時次
熱火甚易發者清解固宜若冬春之氣爲寒凉
則不起發發而精血不充則無漿漿而精血不繼

即不膿則潰散提托補養之法缺一不可豈得概
用寒凉至其用蠍蜈蚣桑蠹全蝎等毒藥爲禍尤烈
夫以毒攻毒者謂毒氣內陷一時不能托出則借
其力以透發之此皆危篤之症千百中不得一者
乃視爲常用之藥則無毒者反益其毒矣病家因
其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孰知服彼之藥無有不
死非其識見之高乃其用藥之靈也故症之生死
全賴氣血當清火解毒當培養氣
血者則温托滋補百不失一矣嗚呼謬說流傳起
于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藥數品按日定方不效
則繼以毒藥如此而已夫以至變至微之病而立
至定至粗之法于是羣以爲痘科最易不知殺人
亦最多也婦人大全良方宋陳自明撰字良父臨川人
官建府醫學教授是編凡分八門首調經次衆疾
次求嗣次胎教次妊娠次坐月次產難次產後每

門數十證總二百六十餘論論後附方案婦人專
科始唐昝殷產寶其後有李師聖之產育寶慶集
陸子正之胎產經驗方大抵卷帙簡畧流傳亦尠
惟明薛己醫案曾以己意刪訂附入治驗自爲一書
是編刻於勤有書堂猶爲白鷺原本前有嘉熙元
年自序稱三世學醫家藏醫書若干卷又徧行東
南所至必索方書以觀其用心亦可謂勤矣產育
方宋史藝文志以爲郭稽中撰考陳振孫書錄解
題稱濮陽李師聖得產論二十一篇有說無方醫

學教授郭稽中爲時良醫以方附諸論末遂爲完
書則稽中特因師聖所得舊本增以新方非所自
撰宋史所載似未見陳氏說也然稽中所增合原
論其爲一卷與此本不合以卷首諸論各評得失
蒼陳言撰三因方嘗取其方論各評附入各條之下後
苾因採其所評附入各條之下後趙瑩得產乳備
要增以楊子建七說合於產論爲一集有冀致君
者又撰御藥院雜病方論及八月產圖體元子借
地法安產藏衣方位綴於其末是編轉增益已非
郭氏之舊特沿其舊名耳其書世罕傳本今載於
永樂大典者得論二十一陳言評十六方三十四
爲一卷產乳備要暨經氣妊娠等證方六十二爲
一卷其體元子借地法永樂大典佚不載今亦闕
焉案胎教之法古人所重賈誼新書所引青史氏
之說劉向列女傳所記太任育文王之事尚可見
其崖略惟產育方藥散罕專書唐書藝文志有胎
產寶一卷始別立一門今其書不傳則諸妊育
者當以是書爲最古矣卷中淮陳言之評極微妊

名餘皆不標爲誰說今以原本體例推之上卷之方皆出郭氏下卷婦孕門安產經氣三條外殆卽楊氏之說所附方藥殆卽龔致君所採御藥院方也陳言卽撰三因方者楊子建名俠有楊氏家藏方今未見李師聖等皆南宋人龔致君序稱諸人爲宋儒又稱近在燕趙間蓋元人云　產寶諸方宋史藝文志不載惟陳振孫書錄解題有之自明以來諸家書目亦罕有著錄者今檢永樂大典所載尙得七十餘方又有十二月產圖一篇與振孫所記竝合蓋卽宋時之原本又別有序論一首王卿月序一首文皆殘闕當亦原書之佚簡也其方於保產之法頗爲賅備而原第爲永樂大典所亂已不可復考謹詳加釐訂以類分排首調經養血次安胎次胎中諸病次催生次產後次雜病仍爲一卷其中所引各方多爲後人所承用如人參飲子一方與朱震亨所製達生散雖品味多寡不同而以大腹皮爲君人參爲輔命意無異知震亨實本此而增損之又如張元素以枳殼白朮爲束胎丸

後人以爲不宜於藜藿之軀易以白朮黃芩相沿至今爲便產良方不知亦本是書所載之枳殼湯又今時治產後血風有所謂舉卿古拜者核其所用惟荊芥一味卽此書之青金散荊芥主治風素問東方主風而肝屬於木平肝木卽所以助肺金故以青金爲名後人竊用其方而又翻用荊芥字音訛名以炫俗耳皆此之類皆可以證古今傳授之由惟所用多降氣破血之品辛熱震動之劑則古人稟厚可受攻伐有未可概施於後來者此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顧炎武日知錄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效速

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沓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迨而世但以不殺人爲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淳于意之對孝文尙謂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祭文之蠱往見吝柰何獨取夫祭蠱者以爲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爲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朱文公與劉子澄書所論四君子湯其意亦略似此　唐書許允宗

言古之上醫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與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卽立愈楊氏曰許允宗之言固良醫也然李明之朱彥修諸公則又不盡然其用藥或至數十種又醫有四術而切居殿別脈之說果如何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兎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有一人獲之術亦疏矣

假令一藥偶然當病他味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後漢書華佗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

種夫師之六五任九二則吉參以三四則凶是故官多則亂將多則敗天下之事亦猶此矣

何琇樵香小記李濂醫史謂淳于意及其師公乘陽慶皆無子知醫家無種子方其論甚正然不可謂古無此說漢書藝文志有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彭祖得容成御女術漢志房中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即是其說也張衡同聲歌稱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漢志房中有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是其說也漢志又有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是萬安秘冊古亦有之矣

病家論

徐大椿

天下之病誤于醫家者固多誤于病家者尤多醫家而誤易良醫可也病家而誤其弊不可勝窮有不問醫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其誤一也有以耳爲目聞人譽某醫即信爲眞不考其實其誤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務取其便又慮別延他人覺情面有虧而其人又叨任不辭希圖酬謝古人所謂以性命當人情其誤三也有遠方邪人假稱名醫高談濶論欺騙愚人遂不復詳察信其欺妄其誤四也有因至親密友或

勢位之人薦引一人情分難卻勉強延請其誤五也薦一醫互相毀謗遂成黨援甚者各立門戶如不從已反幸災樂禍以期必勝不顧病者之死生其誤七也又或病勢方轉未收全功病者正疑見效太遲忽而讒言鋒起中道變更又換他醫遂至危篤反咎前人其誤八也又有病變不常朝當柱附暮當冬連又有純虛之體其症反宜用硝黃大實之人其症反宜

用參朮病家不知以爲怪僻不從其說反信庸醫其誤九也又有吝惜錢財惟賤是取兄名醫皆自作主張不肯從我反不若某等和易近人柔順受商酌計可畏扁鵲云輕身重財不治其誤十也此猶其大端耳其中更有用參附則喜用攻劑則懼服參附而死則委之命服攻伐而死則咎在醫使醫者不敢對症用藥更有製藥不如法煎藥不合度服藥非其時更或飲食起居寒暖勞逸喜怒語言不時不節雖以扁鵲倉公之術救舉小病無害若大病則有一不合皆足以傷生然

思過半矣若其人本無足取而其說又怪僻不經或游移恍惚用藥之後與其所言全不相應則即當另覓名家不得以性命輕試此則擇醫之法也

又脈症與病相反論症者病之發現者也病熱則症熱病寒則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與病相反者最易誤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熱而惡熱傷暑之病反而易飢能食本傷飲也而反大渴口乾此等之病尤當細考一或有誤而從症用藥即死生判矣如傷寒本當此其中益有故焉或一時病勢未定如發熱其時尚未發熱將來必至於發熱此先後之不同也或內外異情如外雖寒而內仍熱是也或內外無實如欲食好飲及至少進即止飲食之後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別症相雜誤認此症爲彼症是也或此人舊有他病新病方發舊病亦現是也

至于脈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體之脈與常人不同或輕病未現于脈或疾氣阻塞營氣不利脈象乖其所之或一時爲邪所閉脈似危險氣通即復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舊症之脈凡此之類非一端所能盡總宜潛心體認審其眞實然後不爲脈症所惑否則徒執一端之見用藥愈眞而愈誤矣然苟非辨症極精脈理素明鮮有不惑者也

中風論今之患中風偏痺等病者百無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異不治皆醫者誤之也凡古聖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名曰中風則其病屬風可知既爲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爲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已地黃湯及唐人大小續命等方皆多用風藥而因症增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理其風風靖痰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脈可以漸通今人一見中風等症即用人參熟地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氣盡行補住輕者變重重者即死或有元氣未傷而感邪者亦必憑延時日

以成偏枯未愈之人此非醫者誤之耶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補正即所以驅邪此大繆也惟其正虛而邪以衛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即使正氣全虛不能托邪於外亦宜於驅風藥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驅邪之力從未有純用溫補者譬之盜賊入室定當先驅盜賊而後固其牆垣未有盜賊未去而先固其牆垣者或云補藥托邪猶之增家人以禦盜也是又不然益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補邪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禦盜賊也是不但不驅盜賊且反增盜賊之勢矣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實所謂虛者謂正虛也所謂實者謂邪實也中風乃急暴之症其爲實邪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昏仆者豈可不以實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屬陰虛陽虛屬寒之別則於治風方中隨所現之症加減之漢唐諸法具存可取而觀也故凡中風之類苟無中藏之絕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尙無恙者甚多惟服熱補者無一存者矣

二 證錄 病家論

論今之醫者以其人房勞之後或遇風寒而發熱者謂之陰症病者亦自謂之陰症不問其現症何如總用參朮附桂乾姜地黃等溫熱峻補之藥此可稱絕倒者也夫所謂陰症者寒邪中於三陰經也房後感風豈風寒必中腎經即使中之亦不過散少陰之風風寒如傷寒論中少陰發熱仍用麻黃細辛發表而已豈有用辛熱溫補之法耶若用溫補則補其風寒于腎中矣況陰虛之人而感風寒亦必由太陽入仍屬陽邪其熱必甚兼以燥悶煩渴尤宜清熱散邪豈可反用熱藥若果直中三陰則斷無壯熱之理必有惡寒倦臥喜熱等症方可用溫散然亦終無用溫補之法即如傷寒差後房事不慎又發寒熱謂之女勞復此乃久虛之人復患大症依今人之見尤宜用熱補矣故凡治病之法總視目前之現證現脈如果六脈沉遲表裏皆

三 證錄 病家論

誤投峻厲相反之藥服之而試以籠統不切之藥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輕適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對症之藥亦奏小效皆屬誤治其得免於殺人之名者何也蓋藥必大毒如砒鴆之類或大熱大寒峻厲之品不尋常之品不過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即死也久而病氣益深元氣竭亦死又有初因誤治變成他病輾轉而死益其始服有小效欠服太過反增他病而死益日日診視小效則以爲可愈小劇又以爲病久不痊並無誤治之形確有誤治之實病家以自然不起非醫之咎因其不即死而不之異其實則眞殺之而不覺也若夫誤投峻厲顯然爲害此其殺人人人能知之矣惟誤服參附陵補之藥而即死者則病家之咎於醫故醫者雖自知其誤必不以其術也

四 證錄 病家論

製藥論製藥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詳于

朱之雷敦今世所傳雷公炮炙論是也後世製藥之法日多一日內中亦有至無理者固不可從若其微妙之處實有精義存焉凡物氣厚力大者無有不偏偏則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則用法以製之偏者醇矣其製之義又各不同或以相反爲製或以相畏爲製或以相喜爲製而製法又復不同或製其形或製其味或製其質此皆巧于用藥之法也古方用藥無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氣性如桂枝湯中用白芍亦卽有相製之理故不必每藥製之也若後世好奇眩異之人必求貴重怪僻之物其製法大費工本以神其說此乃好奇尙異之人造作以欺誑富貴人之法不足憑也惟平和而有理者爲可從耳　藥性變遷論古方所用之藥當時效驗顯著而本草載其功用鑿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應有不應其故何哉蓋有數端焉一則地氣之殊也當時初用之始必有所產之土故氣厚而力全以後傳種他方則地氣移而力薄矣一則種類之異也凡物之種類不一古人所採必至貴之種後世相傳必擇其易于繁衍者而種之未必皆種之至貴者物雖非僞而種則殊矣一則天生與人力之異也當時所採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氣未洩故得氣獨厚今皆人功種植既非山谷之眞氣又加灌溉之功則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則名實之訛也當時藥不市賣皆醫者自取而備之迨其後有不常用之品後人欲得而用之尋求採訪或誤以他物充之或以別種代之又肆中未備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藥遂失其眞矣其變遷之因實非一端藥性既殊即審病極眞處方極當奈其藥非當時之藥則效亦不可必矣今之醫者惟知定方其藥則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眞假莫辨雖有神醫不能以假藥治眞病也　煎藥法論煎藥之法最宜深講藥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飪爲魚羊豕失其調度尙能損人況藥專以之治病而可不講乎其法載于古方之末者種種各殊如麻黃湯先煮麻黃去沫

然後加餘藥仝煎此主藥當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湯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藥後須臾熱粥以助藥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則以甘瀾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則以白飲和服服後又當多飲煖水小建中湯則先煎五味去渣再煎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則煎減半去渣而後納飴糖大柴胡湯則煎成而後納大黃其煎之多寡或煎水減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藥之法不可勝數皆各有意義大都發散之藥及芳香之藥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疎盪補益滋膩之藥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總訣也故方藥雖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藥必無效蓋病家之常服藥者或多或少之醫者亦不能知之矣況病家安能如法制度而煎之其粗疎貧苦之家所以病難愈也若今之醫者能依法爲之其粗疎貧苦之

終

生皮續筋連骨又有薰蒸烙炙弔洗點潑等藥種種各異更復每症不同皆非一時所能備尤必須平時豫合乃今之醫者既不知其方亦不講其法又無貲本以蓄藥料偶遇一大症內科則一煎方之外更無別方外科則膏藥之外更無餘藥即有之亦惟取極賤極易得之一二味以爲應酬之具則安能使極危極險極奇極惡之症令起死同生乎故藥者醫家不可不全備者也　司天運氣論

邪說之外有欺人之學有耳食之學何謂欺人之語學好爲高談奇論以駭人聽聞或勦襲前人以示淵博彼亦自知其爲欺人之學何謂耳食之學或莫之能深考也此爲欺人之學或窃聽他人之說或偶閱先古之書畧記數語自信爲已得其祕大言不慚以此動衆之類是也如近人所談司天運氣之說或以爲何氣司天則是年民當何病假如厥陰司天風氣主之則是年之病皆當作風治此司天運氣之說黃帝不過言天人相應之理如此其應驗先候于脉凡遏少陰司天則兩手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寸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若在泉則尺脉不應亦如之若脉不當其位則病相反者死此診脉之一法也至于病則必觀是年歲氣勝與不勝如厥陰司天風淫所勝民病心痛脇滿等症倘是年風淫雖司之能執已之見治竟無功反爲土人所笑矣　湖

卑濕山陝之高燥皆當隨地制宜故入其境必問水土風俗而經謂之不但各府各別即一縣之中風氣亦有迥殊者并有所產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極效之方皆宜詳審訪察若恃已之能執已見治竟無功反爲土人所笑矣　湖州長興縣有合溪小兒飲此水則腹中生痞土人治法用線掛頸以兩頭按孔頭上剪斷即將此線掛轉將兩頭向背脊上一併拽起用艾炙之或三壯或七壯即消永不再發服藥無效　醫家論醫

強者也然果能盡智竭謀小心謹慎猶不至于殺人更加以詐僞萬端其害不可窮矣或立奇方以取異或用辟藥以惑衆或用參茸補熱之藥以媚富貴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魯之輩或立高談怪論驚世詮名或造假經僞說明知此病易曉僞說彼病以示奇如冬月傷寒強加香薷于傷寒方內而愈以爲此暑病也不知香薷乃其感人之法也如本係熱症強加乾姜于涼

瞞醫

欲辨明分晰終年不能盡其蘊當時聖人不過言天地之氣運行旋轉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則豈能一與之盡合一歲之中不許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內經治歲氣勝復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總之見病治病如風淫于內則治以辛涼六氣皆有之簡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無問其數以平爲期何等劃一凡運氣之道言其深者聖人有所不能知及施之實用則平正通達人人易曉但不若今之醫者所云何氣司天則生何病正與內經圓機活法相背耳　五方異治論

氣體隨地不同西北之人氣深而厚凡受風寒難于透出宜用疎通重劑東南之人氣弇而薄凡遇風寒易于疎洩宜用疎通輕劑又西北地寒當用温熱之藥然或有邪鬱于中而內反甚熱則用辛寒之品若中州之地則

藥之內而愈以爲此眞寒也不知彼之乾姜乃泡過百太而無味者也于外科則多用現成之藥尤不可辨其立心尤險先使其瘡極大令人驚惶而後治之并有能發不能收以至斃者又有偶得一方如五灰膏三品一條鴉之類不顧人之極痛一概用之哀號欲死全無憐憫之心此等之人不過欲欺人圖利即使能知一二亦爲私欲所汨毋安能奏功故醫者能正其心術雖學不足猶不至于害人況果能虛心篤學則學日進學日進則每治必愈而聲名日起自然求之者衆而利亦隨之若專于求利則名利必兩失醫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

考試醫學論醫爲人命所關故周禮醫師之屬掌于冢宰歲終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時設內外醫學置教授及諸生皆分科考察選補元亦仿而行之其考試之文皆有程式未知當時得人何如然其愼重醫道之意未嘗異也故當時立方治病猶有法度後世醫者大概皆讀書不就中途而爲衣食之計或偶涉獵肆中勦襲醫書或托名近地時醫門下始則欲以欺人久之亦自以爲醫術不過如此其誤相仍其害無盡歧黃之精義裘葛絕矣若欲斟酌古今考試之法必訪求世之實有師承學問淵博品行端方之醫如宋之教授令其嚴考諸醫取則計掛牌行道既行之後亦復每月嚴課或有學問荒疎治法謬誤改業教授以上亦如考小則撤牌讀書大則飭使周禮醫師之有等其有學問出衆治效神妙者候補教授其考試之法分爲六科曰針灸曰大方曰婦科曰幼科兼痘科曰眼科曰外科其能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專科其試題之體有三一曰論題出靈樞素問發明經絡藏府五運六氣寒熱虛實補瀉逆從之理二曰解題出神農本草傷寒論金匱要畧考訂藥性病變製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驗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于聖經治必遵乎古法學有淵源而師承不絕矣豈可聽涉獵杜撰全無根柢之人以人命爲兒戲乎

戲乎

醫非人人可學論今之學醫者皆集衆之甚習此業以爲衣食之計耳執知醫之爲道乃古聖人所以濟天地之祕奪造化之權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聰明敏哲之人不可學也黃帝神農越人仲景之書文詞古奧援譬廣遠非淵博通達之人不可學也凡病之傳變在于頃刻眞僞一時難辨一或執滯生死立判非虛慮靈變之人不可學也故爲此道者必具過人之資通人之識又能屏去俗事專心數年更得師之傳授方能與古聖人之心潛通默契若今之學醫者與前數端不可學也而能工之所以日喪而枉死者眞不乏人矣

病家論

病家之情有至理驗之于疾有奇效然天下之人反甚疑焉而獨于無稽之談義所難通害又立見者人人奉以爲典訓守之不敢失者何也其所由來久矣時醫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風寒暑濕燥火猶是也生人七情六慾猶是也而古人之何以古人用之則生今人用之則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審其病之確然然後以其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謂某病非古人之所謂某病也乃以大劑如風火雜感症類傷寒實非傷寒也乃亦以桂枝湯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輕者身熱悶亂于是桂枝湯不可用不自咎其辨病之罪及仲景以爲桂枝湯不可用而咎古方之誤人豈不謬乎所謂無稽之邪說如深秋不可用白虎白虎乃傷寒陽明之藥傷寒皆在冬至以後尚且用之何以深秋已不可用又謂痢疾血症皆無止法夫痢疾者誠不可以遽止至于滑脫空竭非止不爲功但不可塞其火邪耳又謂飲不可吃不死之傷寒吃不死之傷寒中以能食不能食驗中寒中風

之別其中以食不食辨症之法不一而足光邪方退非扶其胃氣則病變必多宿食欲行非新穀入胃則腸中之氣必不下達但不可過用耳執餓不死之說而傷寒之禁其食而餓死者多矣謂痢疾爲吃不殺者乃指人之患痢非噤口而能食者則其胃氣尙强其病不死故云然非謂痢疾之人無物不可食熱吃不殺之說而痢疾之過食而死者多矣此皆無稽之談不可枚舉又有近理之說而誤解之者亦足爲害故凡讀書議論必審其所以然之故而更精思歷試方不爲邪說所誤故聖人深惡夫道聽塗說之人也

又人參論天下之害人者殺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殺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後殺其身者人參也夫人參用之而當實能補養元氣拯救危險然不可謂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爲物氣盛痰火鬱結皆能補塞故病而力厚不論風寒暑濕痰火鬱結皆能補塞故病宜或邪微而正亦憊或邪深而正氣怯弱不能逐之於外則於除邪藥中投之以爲驅邪之助然又必審其輕重而後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傾之功乃不察其有邪無邪是虛是實又佐以純補溫熱之品將邪氣盡行補住軽者邪氣永不復出重者即死矣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情無心皆以價貴爲良藥價賤爲劣藥而常人之情無不好補而惡攻故服參而死則醫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盡此命數使然可以無恨治而醫者之罪已不可勝矣若服攻削之藥而死即使用藥不愜病實難治而醫家邀功避罪之聖藥也病家如此醫家如此而害人無窮矣更有駭者或以用人參爲有力量又因其貴重深信以爲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參爲冠冕或以用人參而死者即死其不死者亦終身參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蓋向日之人參不過一二換多者三四換今則其價十倍其所服又非

一錢二錢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兩而家已蕩然矣夫人情于死生之際何求不得寧恤破家乎醫者全不一念輕賠人參立方用而不退在父爲不慈在子爲不孝在夫婦昆弟爲忍心害理并有親戚朋友責罰痛罵即使明知無益姑以此塞責又有孝子慈父倖其或生竭力以謀之遂使貧窶之家病或稍愈一家終身東餒若仍不救棺殮俱無賣妻鬻子全家覆敗醫者誤治殺人可恕而逞已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惡甚于盜賊可不慎哉吾已願天下之人斷不可以人參爲起死回生之藥而必服之醫者必審其病實係純虛非參不治服必萬全然後用之又必量其家業尙可以支持不至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醫殺命破家于人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禍亦在人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　梁

薄於古非倍用之不能取效其說甚有理今人亦有有眞方無眞藥之論即如人參肉桂兩種人人俱倘爲救命之金丹而不知眞參眞桂澈不可得余嘗扈從遼藩宣撫粵西皆親至其地求一中等合用之參與桂不可得無論他處矣或問既無眞價焉得不貴余曰食之者衆其價焉得不薄乎憶讀趙參何以參價騰貴余曰食之者衆其價愈貴則作僞者愈多其力焉得不薄乎憶讀趙歐北詩鈔自序云曩閱　國史國初以參貿高麗定價一兩一觔麗人詭稱明朝不售以九折給價而我國捕蔆偷掘參者皆明人以是知麗人之詐價貴起兵征服之迨　定鼎中原因售者多其價稍貴然考查瀋餘壬辰甲午兩歲俱有謝撰愷功惠參詩一云一兩黃參直五千一云十金直一兩皆康熙五十年後事也乾隆十五年不支以白金一兩六錢易參一服參高者三十二換次亦僅二十五換時已苦難買今更增十餘倍矣詩中所云中人十家產不滿一杯味又云乃因價不昔翻若天勢利但許活富

人貧者莫可冀哉　有乞種子方者
烏有方與無方同神效亦與不效同夫精血化生
中含慾火倘毒發爲痘十中必損其一二況助以
熱藥搏結成胎其蘊毒必加數倍故每逢生痘百
不一全人徒於夭折之時惜其不壽而不知未生
之日已先伏必死之機生如不生何貴乎種此理
甚明世多不悟又嘗與劉季箴先生論補劑曰君
補虛好用參夫虛證種種不同而參之性則專有
所主藏府而論參惟至氣分而血分不至焉肝腎
焉以榮衛而論參惟至上焦中焦而下焦不至
虛與陰虛而補以參庸有濟乎豈但無濟亢陽不
更煎鑠乎且古方有生參熟參之分今採參者得
即蒸之何處得有生參乎古者參出於上黨秉中
央土氣故其性温厚先入中宮今上黨氣竭惟用
遼參秉東方春氣故其性發生上升卽
以藥論亦各有運用之權君其審之
張玉璜河車說天地生萬物以養人間有以殺人
者何也陰陽氣化純駁之不同五行稟受乖和之

各異而人罔知其性天所以篤生首出庶物之聖
人辨金石草木寒熱温凉之性創針砭熨炙補瀉
升降之用以拯民之疾苦救人之夭札神農本經
載之詳矣至于人物惟髮髮一種無端而陳氏本
草添入人胞古方並不載用惟丹溪謬贊于前吳
球踵弊于後設立大造一方甚言功效使術士
美其名曰胞衣胎衣紫河車混沌衣混元母佛袈
裟仙人衣種種名色以惑後世其爲害也豈淺鮮
哉夫獸生子自食其衣琉球國婦人產乳必食子
衣今人爲萬物之靈生產房者不可以
當華夏以人食人效琉球獵人禽獸之所爲是亦
禽獸而已矣吳球設立此方不但爲神農之罪人
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就彼而論結胎精血釀成以補精血獨不思平日
男女慾火燻蒸之害乎甚而青樓教坊之輩中毒
尤深爲禍更烈可不畏哉俚云入產房者不可以
入窮恐汙穢神明孰知竟以汙穢之物入口恬不
爲怪兒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所謂欲求益而反

損耶　案李時珍曰人胞雖載于陳氏本草昔人
用者尤少近因丹溪朱氏言其功遂爲時用而括
蒼吳球始創大造丸一方尤爲世行其方藥味平
補難無人胞亦可服餌其說詳見本方下按脩書
云琉球國婦人產乳必食子衣張師正倦游錄云
八桂獠人產男以五味煎調胞衣會親戚之則
諸獸生子自食其衣之意非人類也崔行功小兒
方云凡胎衣宜藏于天德月德吉方深埋蒸築令
男長壽若爲豬狗食令兒顛狂亟蟻食令兒瘡癬
烏鵲食令兒惡死秦于火中令兒瘡癤近于社廟
汚水井竈衝巷皆有所禁按此亦銅山西崩洛鍾
東應自然之理也今復以之蒸煮炮炙和藥搗餌
難曰以人補人取其同類然以人食人者亦幾希矣
崔氏之禁乎其異于琉球獵人者亦
項天瑞天靈蓋說天地之生人爲貴痊旋掩骼澤
及相骨此皆以天地之心爲心也自神農氏出因
人稟之不齊強弱之或異故譬草木辨寒熱燥溼
之性別甘酸辛苦之味著君臣佐使之義作爲方

書以療民疾逮黃帝興察五氣立五運紀陰陽究
脈息命岐伯作內經著本草雷公定炮製其所以
利民衛生者至詳且盡矣千百載下遵循罔斁即
後名賢輩出亦無有言及天靈蓋者攷之本草人
部中不過髮髮頭垢一二種自後世術士衒奇妄
取天靈蓋孩兒骨入藥盛稱其有起死回生之功
綱目新編載之醫宗必讀載之經驗方載之殘及
枯骸嗚呼其亦不仁甚矣死者有知其能冥目于
泉下乎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陶隱居本草編
以多取蟲魚鳥獸雜入各方以滿飛昇兄以人治
人其有不隨阿鼻者鮮矣惻隱君子之心人皆有之
有望于仁人君子轉相傳告勿爲方士所惑勿爲
邪說所迷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分藥有喜直指顯
間事耳　案陳承曰神農本經人部惟髮髮一物
其餘皆出後世醫家或禁衛之流奇怪之倫耳近
見醫家用天靈蓋治傳尸病未有一效殊非仁人之用心苟有可易仁者宜盡心焉李時
珍曰古人以掩暴骨爲仁德每蔭陰報而方伎之

流心乎利欲乃收人骨爲藥餌仁術固如此乎且大不食大骨而人食人骨可乎父之白骨惟親生子刺血漬之即滲入又酉陽雜俎云荆州一人損脛張七政飲以藥酒破肉去骨一片塗膏而愈二年復痛張曰所取骨寒也尋之尙在牀下以湯洗綿裹收之其痛遂止氣之相應如此孰謂枯骨無知乎仁者當悟矣

勸葬說

古者葬禮大夫三月士踰月皆有定期俗信堪輿之說既擇山水形勢又論年月日時展轉遷延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亡失處所遂棄暴不葬者可不令人深歎愍耶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者猶有仁者見而埋之耶禮未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未有歸也使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孝子慈孫重先人遺體求其不爲蟲蟻所蝕風雨所侵耕犁所及他日不爲道路溝池足矣若論吉凶禍福則地道承天天道福善欲爲祖宗墳墓計久遠者惟務積德以自結於天一念合理百神歸向擇地論穴特其次也德不修而責效于先人之遺骨適足以取譴于造物顧何益哉又有兄弟愈多牽輳愈甚者不知此是自家培植本原之道身外之財可去可來人生大事祇此一節力能獨辦何不引爲已任抑或拘於分房之說致疑風水偏向難於擇地定期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多一日暴露矣

又兄事會無常卒難預料一遇利名牽逐淹滯他鄉
年復一年幾無安土之望或遭水火焚溺痛何可言
厝於野者尤不可久久則雨水浸淋日氣下蒸未及
歸土木已腐矣爲人子者能勿痛心夫葬之厚薄不
一總期隨力隨分速謀舉殯生死咸安既葬之後當
時加省視春秋祭埽毋等虛文至鄉鄰貧家罔知例
禁相沿火葬深可痛駭蓋子惟愛親尸骸所以斂而
藏之若先將薪火炙節燒筋碎首分骨化爲灰燼于
人且慘何兄我親仁人君子所當廣諭而力止之又

土爲安寧可詵于力不及此乎（鄉外四圍上下實以
濕氣又截樹根樹根遇炭皆生轉去炭末厚七八寸許辟
土用樟葉汁膠粘勝糯粥也糯粥造罪勿用）三和

紀昀曰葬地之說莫知其所自來周官冢人墓大
夫之職皆稱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擇地之明
證漢書藝文志形法家始以宮宅室地形與相人
相物之書竝列則其術自漢始萌然尚未專言葬
法也後漢書袁安傳載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
書生指一處當世爲上公安從之故累世貴盛是
其術盛傳于東漢以後其特以是擅名者則璞爲

厚意

最著考璞本傳載璞從河東郭公受青囊中書九
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術璞門人趙載嘗竊青
囊書爲火所焚不言其嘗著葬書唐志有葬書地
脈經一卷葬書五卷一卷又不言爲璞所作惟宋
志載有璞葬書一卷是其書自宋始出其後方技
之家競相紛飾遂有二十篇之多書中詞（簡質
猶術士通文義者所作必以爲出自璞手或世見
璞葬母暨陽卒遠水患故以是書歸之歟其中遺
體受蔭之說使後世惑于禍福或稽留而不葬或

遷徙而不常已深爲儒者所闢王禕青巖叢錄曰
後世之爲其術者分爲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于
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爲說主于星
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純取八卦五星
以定生剋之理其學浙中傳之而用之者甚鮮一
曰江西之法肇于贛人楊筠松會文迪及賴大有
謝子逸輩尤精其學其爲說主于形勢原其所起
即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砂水之相配而他
拘泥在所不論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二宗之

說雖不相同然皆本于郭氏者也後來術家尊其
說者改名葬經　鄭樵通志藝文畧楊會二家青
囊經一卷本之說卦陽順陰逆之例爲理氣家之
權輿明人僞造吳公教子書劉秉忠玉尺經蓋即
竊其緒餘衍爲圖局逮僧徹瑩作直指元眞專以
三元水口隨地可以定向于是舍形法而言理氣
俱以是編爲口實　玉尺經論向篇謂龍穴之善
惡從水而以生旺三合爲主是轉以巒頭之形勢
繫于水口之吉凶舍本齊末益復支離自此書盛

行江南地學率皆以三合爲宗趨生趨旺從向從
龍糾紛不已蓋三吳澤國言水口則易于傳會是
以囁嚅相承末流益熾　國朝蔣平階作地理辨
正始攻之甚力雖平階欲盡變理氣家言未免過
當然謂其竊楊賴兩家龍分順逆砂辨貴賤之緒
論參以臆說所糾要不得謂之吹索也　南唐何
溥靈城精義蓋主元運之說者以甲子六十年爲
一元配以洛書九宮凡歷上中下三元爲一周更
歷三周五百四十年爲一運凡爲甲子九每元六

十年爲大運一元之中每二十年爲小運以下地
氣之旺相休囚大抵因皇極經世而推演之其法
出自明初宋濂幕講僧五代時安有是說　星野
見于周禮其占候畧見于左傳唐書載僧一行亦
以山河兩戒配列宿然第就方輿大勢言之初非
沾沾于一邱一壑指其象某宿某垣也楊賴諸家
間借天星以代干支字面如亥曰紫微兌曰少微
之類特欲變文以示深隱後人誤會其意浸以天
星立說于是亥爲貴龍艮爲富曜躔譌襲謬異說

兩文接縫間空去癸甲壬乙之界成七十二名穿山七十二龍以之定向收水而皆取納音五行六十納音起于金故曰分金然以六十爲得則空其十二支接縫以成七十二者非矣如以七十二爲得則干支强拼以成六十者非矣況言六十龍又有二一則甲子起壬初從卦不從支而爲平分六十龍一則甲子起壬之半從支不從卦而爲胎骨六十龍說愈歧而愈謬徒足滋惑而已

梁章鉅退庵隨筆古人未[illegible]不釋服今 大清律

正誼錄勵葬說 十六

禮律喪葬條云職官庶民三月而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不葬者杖八十其從尊長[illegible]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按此律文雖明而引用者[illegible]少晉書慕容儁載記魏晉之制祖父未殯葬不聽服官五代史周太祖廣順二年詔內外文武臣寮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有父母祖父母未葬其主家之長不得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今或援斯例疏請於[illegible]朝著爲令甲凡服除而未經封葬者生童不準應試仕宦不準補官則人自當

己

翼北瓯

速葬或可稍挽頹風歟 趙甌北曰南史兗州刺史滕恬烏程令顧昌皆以不葬親而入仕爲清議所鄙唐書顏眞卿劾奏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朱史吳充奏士大夫親沒或棄殯數十年宜限期使葬著爲令劉昌傳昌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未葬坐奪職王子韶傳御史張商英劾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乃貶知高郵縣又道山清話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坐父死不葬罷可見前代此禁甚嚴不知何時乃變成

王誼錄勵葬說 七

寬典耳 孟瓶庵云卜日之說自古有之然拘忌過多啟攢無日停柩於家火災盜警權厝郊外風雨飄搖凡爲子孫何心求福且星卜之家吉神百有二十凶神倍之動輒望碍不知古者葬期三月五月皆有定時曾有定時於數年之外者乎卽如俗云子午向十年方利則是死者葬期必俟十年有是理乎 孟瓶庵著有勸葬書名曰誠是錄自序云余病夫不葬其親者惑於堪輿家言然猶未知其禍之烈也營葬西郊見停柩者纍纍相望爲

若佃者利也夫墓非田安得佃佃其最無良者也
甲午戊戌二年冬城南灾親識家棺多毀者近聞
遠鄉又皆火葬矣夫一親柩也而天灾之人禍之
其子若孫又從而殘毀之於是乎不暇與言葬禮
而但冀其掩之也孟子曰掩之誠是也錄自唐以
來諸家言以悚惕之庶無疑乎其掩之也按此錄
祇一卷而詳盡痛切足以動人余嘗爲梓行以希
家喻而戶曉也 司馬溫公出葬有十難廣之葬
也全銀棗王之葬未嘗以鐘錄入壙中將葬大扇

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
不可吾見俗庸無知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謂
本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葬師也數縣皆用之兒
乃往生許以錢十萬張生野未也世爲葬師爲豐
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兒曰汝能用吾言
吾與爾錢不用吾言吾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
聽於是兒以己意處葬月日時及穿擴之深淺廣狹

道路之所從出皆與便事者使張生以泰書泰師
之曰本言以示族人皆大悅無違異者今吾見年
十七以列卿致仕壽年六十六參備侍從宋庶
之從仕者十十有三人親識人之諱用葬書葬必
勝吾家也後之子孫葬必以時從俗知葬其先不必
厚慮吾雖從俗知葬書之不足信魂吾家門 金氏敏
繼其志以福下賜君之賞副乎鬼神之監察
不猶賢乎諸議乎今使有十殯書曰某甲其五易葬
玷君官有貴條明徑同凶方營葬犯凶日葬者
罰所司不平駁平文使有十葬書曰某甲其子孫
居官舞弊納賄門徑得吉方營葬值吉日勤當遷

所司不允平駁平官吏所必駁而謂鬼神之主明以詰形家
故陽宅不論葬不論葬不論葬與其論葬孰若論生
亦葬古無葬劉文正公敏熙曰卜地見書卜日見
禮苟無吉凶聖人何卜但恐非今術士所知耳斯
則持平之論耳 元無極子洞天祕錄云凡擇地
葬親者既得吉地貴乘初喪急葬接續生氣以入
之懷胎十月成胎故人之告殂亦十月髓竭死者
骸骨是以子孫氣血感應發福悠長若遷延歲月
陽元已升於天葬得吉地反天氣以入地中如入
爐冶魂魄復聚須及其骨液未竭乃可與地厭通

推

流如接木須剪新枝若經宿氣泄豈能活耶葬法七日內最佳七七猶可斷不可過十月若內遲一年三載雖有吉壤從何接氣必待葬下久遠枯者漸滋而後徐徐蔭應耳若曾於凶地葬過改遷吉穴前之敗泄精魄散盡矣直俟惡氣全消吉氣乃入庸以歲月計哉今人緩葬亦有數端其賢者不忍其親雖於急葬不暇擇地亦暫厝別地暴露多年眞同棄屍又庸師謬術拘忌山向一家百口年命衝刑此吉彼凶終無葬日試觀古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而葬庶人雖貧不過十月今人表景亦如前算

之紛紛如後世者耶

張子祠堂碑記 一行曾以指南鍼較北極鍼指虛危之間極在虛六度初鍼實偏於極右二度九十五分北極偏右則知南極偏左沈存中筆談亦再徵偏東不全南徐文定秝議稱鍼所得子午非眞隨地不同在京師則偏東五度四十分冬至正午先天一刻四十四分有奇梅勿庵撰日紀要稱天上正南非羅鍼所指之正南須於正午之西祘偏取之故楊光先有鍼路論陸朗夫切問齋集有指南鍼辨因量取地坤輿全圖各直省府縣州縣及諸部落經緯線準以為全表附造平面立面及面東西諸日晷法撰揣籥小錄又仿梅氏諸方日軌列自北極出地十八度起至五十四度止推

算各節氣自卯正以至酉正止太陽距地平高弧列表於前更取直表橫表各一尺表景亦如前算高弧法還一推演列表於後須揭圖對證

謝蘊芳辨惑曰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於風雨之膚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之禁吉凶之書或十年卜宅卜日葬先謀人事之宜擇地理之善後擇年月之利或有數年無吉地亦暫厝後擇吉葬者或有數年月日俟今之葬書乃無山川風氣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皆以生人之年命衝剋此吉彼凶終無葬日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游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舉試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也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者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飲居倚廬哀親之

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
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
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
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
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
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
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
錙銖置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
大事也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

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艮葬師而詢之
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艮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
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
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
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
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
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
之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
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

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
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
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
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
陳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
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
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伊川先生曰
卜其宅兆者卜其地之美惡非陰陽家所謂禍福
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

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反是然則曷謂
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
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
而拘忌者惑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
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
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可不愼須使異日
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
爲耕犁所及一本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竈五患既愼則又
掘地必至四五尺過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

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
精晝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
可還就同葬矣至其年祀寢遠曾高不葬亦在盡
誠各具棺槨而葬之不須殷夢寐著龜而決之也
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
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
女還家以殤穴葬之今之葬者執信風水五姓將
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遲時日亦多乖謬按
葬者逢月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必須晴明

不可用昏黑也而葬者用乾艮二時爲吉此二時
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巳亥日葬凶今春秋
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集其應宜忌者不忌
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顚倒虛妄之甚下穴之位不
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　周
益公曰漢袁安父歿使求葬地遊遂三書生指一
處云葬此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葬
於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按安理楚獄之連繫還
匈奴之生口臨事如此平時用心仁恕可知神物

兆祥使之昌熾此豈人力所能致哉范史載之亦
足以垂勸而世之泥於陰陽家者往往藉以口實
謂貴賤貧富死生禍福一繫邱墓殊不問行已之
如何於是庸師妖巫始得以售其術若河南吳雄
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
趨辦不問時日起自孤寒致位司徒而子訢察恭
三世爲丞尉爲法名家此亦范曄所記也予故表
而出之以告不修人事而以袁安爲口實者

西山先生曰按司馬氏論葬曰孝經云卜其宅
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爾非若陰陽家相
其山岡風水也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
也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爲心則地不可以
不擇其擇也不可太拘擇焉苟不至於太拘則葬
不患其不時矣然世人多遷延不葬者以昆若弟
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
偏納其賂而紿之以私已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
而弗悟也夫某山强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
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家書亦有深排

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太拘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也文集 趙忠懿公葬族葬圖說曰凡爲葬五世之塋堂以祖墓分心南北空四十五步使可容昭穆之位分心空五十四步可容男女之殤位東西不必預分臨時量所葬人數裁酌又曰宗法之壞久矣人之族屬散無統紀雖奉先之祀僅伸於四親而祖免以遷不復相錄能知同享其所自出者寡矣幸而閭閻不泯族葬之類猶有一二存者如祖塋拜埽疎遠咸集餕福胙相勞苦序間闊尚可見同宗之意也但葬者惑於流俗困於拘忌冢墓叢雜昭穆淆亂使不可辨識又或子孫豐顯恥葬下列別建兆域以遠其祖是皆可恨也今取墓大夫冢人之義參酌時宜爲之圖說藏於祠室以遺宗人俾凡有喪按圖下葬無事紛紛之說焉蓋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按朱文公家禮祠堂爲四龕以奉先世高祖考妣居從西第一龕曾祖考妣次之祖考妣又次之考妣居東龕嗣於易世則遞遷祧毀焉其親盡者埋神主於墓所或祠堂兩階之間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爲始祖謂從他國遷於此沒則子孫葬者其墓居塋之中央北首妻祔則北首妻居左而繼室居右二人以上則其右有繼室則妻居左而繼室居右二人以上則左右以次而祔焉其有子之妾又居繼室之次亦皆與夫同封按禮雖以地道尊右而葬法周禮昭穆之制昭穆尚左故不得不遵用焉 子不別嫡庶不分孰爲妻及繼室所出孫不敢卽其父不分兄或弟所生及嫡庶貴賤也 皆以齒列昭穆諸子葬祖之東南昭位北首並列以西爲上其正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東仍皆與夫同封諸孫葬祖之西南穆位北首並列以東爲上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西餘與昭同凡昭穆之墓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相去各九步法雖數也每列東西不可豫分蓋其所葬人數多寡不可以此而序其先後前定若夫貴之與賤碑表存焉爲人子弟又豈敢私爲其父也 會元而下左右祔諸會孫不分何房所出皆序齒列葬子之南元孫序齒列葬孫之南以其班也左皆曰昭右皆曰穆昭與昭穆與穆併兄弟同列子孫同班穆位則用昭制在昭位則用穆制也 百世可行也六世孫在會孫之南八世孫在元孫之南九世孫在七世之南百世亦皆可祔焉 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以近祖墓爲上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妻曰合母以子貴也有子則然降女君明貴賤也按韓魏公葬所生母胡氏其柩退適夫人之地尺許故今謂凡妾之柩當比正妻繼室稍南 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居成人之

位十有六爲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處祖後示未成人也十六至十九爲長殤二十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凡已婚娶卽爲成人按周禮司人以設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又曰下殤葬於園廁而往不棺斂於宮中自周公時已不與幾卽葬於墓然尙有以見古人視長殤與中下之殤禮亦異矣故今以長殤居成人之位中殤已娶亦然其未娶者與下殤葬祖之北稍西祖墓正北不可下穴其地東西空三步象三才也凡殤是祖之子與女其墓去祖北六步若孫則在子之北皆重行南首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亦相去六步法陰數也蓋昭穆前引用陽數殤後引用陰數凡葬此者男子先歿則居西後歿者次其東女子先歿則居東後歿者次其西皆不以苗爲序按周禮先王之塋子孫從葬而諸侯之卿大夫士之附者則前引大夫士之附者則後引蓋前貴後賤一以爵爲尊卑同朝廷之禮若後世臣庶之家其制不應乃爾但當以齒爲序而令成人前引殤後引亦不失禮意矣

上諏舅勳葬說 十五

序不以齒不期天也如弟先葬而留兄之穴則是預期其兄夭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居祖北之東女居祖北之西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男女雖異位而二位東西相照必使每行共爲一列祖北不墓避其正也嫌其當祖之首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程子曰葬女還家亦以殤葬之故今所葬在殤女位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始祖之妾無子者亦陪葬子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孫女相直在子妾相直而在祖妾之北孫之妾與諸女之北曾元以下每列盡然而皆南首先葬者居東後葬者次其西不以婦姒年歲爲序按禮古之公卿大夫爲貴妾服緦士妾有子亦服之則公卿貴妾無子猶服也今之妾其無所出者生享諸母之尊歿與路人不異據經揆義竊所未安故列諸塋內以廣愛親之意焉　族葬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疏屬宗法之遺意也爲子孫而葬其親苟非貧乏終遠不祔於祖與祔而不以其倫則視死者爲不物矣其如茭尸沉骨委之烏鳶孰不可忍也尙何望其能事祖與宗人哉嗚呼去順效逆葬不以禮褫以春秋誅心之法其亦難乎免矣　呂才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庾爲羽似取諸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唐書　代宗葬元陵將發引上見輕輬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尊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曰太歲在東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而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　續通鑑　賀麟太史令姚崇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後魏武帝討

上諏舅勳葬說 十六

紂以甲子亡周武王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進兵大破之北史　宋武帝攻慕容超諸將曰往亡兵家所忌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平廣固南史　程子曰如陰陽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亦不西見行又却初行日忌六日便不忌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遺書

王堂知新錄今人死未葬先將柩移於城外高曠之地置磚瓦營造謂之厝室亦謂之殯室懷槀人謂之殯宮查揮塵錄云紹興初昭慈聖獻皇后升遐欲建山陵外祖會公議以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祔矣宜以殯宮爲名俟以爲當從之棠按殯宮之名始見於此後世庶人所謂厝室者宜以殯字爲正否則稱攢宮可也　唐太宗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葬書呂才皆爲之序其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代聖人易之棺槨蓋取諸大過禮

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爲感慕之所宅岦變豈得先測於將來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逆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愼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近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重賄莫不擅加防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

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時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曰壬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乃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端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議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其義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

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遲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已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其義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日出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元注云大事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日出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不欲

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夜半此則交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其義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壽延促亦由墳隴所招今按孝經云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愼一日則澤及於無窮苟德不建而人無操此則非論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敎絕祀於荊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

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考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居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安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會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出安故得富貴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illegible]者誣其吉凶愚人因而徵倖遂使擇葬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涕霑而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

曠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
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鶴林玉露曰葬者藏
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
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
爲城邑道路溝渠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
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木生於
山草長於地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
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爲遊塵矣豈能與生
者相感以致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
而信鬼死者其義氏不敢穿鑿事葬相傳立小屋

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年不葬其親者
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甚因買地
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
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讐仇者凡此數禍皆
璞之書爲之也若如璞之說璞既精於風水矣宜
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
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
而後世方且信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
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

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
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時都大梁地勢平曠每
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
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貴於唐而賤於今耶宋丞
相仲遠豫章人也嘗起寒微祖父皆無墳墓每寒
食則野祭而已其先皆火化也是豈因風水而貴
歟 盧子駿漳州刺史劉公善政述曰客有自濠
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濠俗好巫
而信鬼死者其義氏不敢穿鑿事葬相傳立小屋

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而爲之有土木棺槨
巍然者有棺槨分析骸骨縱橫者不得庶人而士
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
耶下令曰某月有限限到其家不掘地葬者笞二
十餘寡婦獨力不任者給與主僧無近親者則
史以俸錢爲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危
氏漳州義阡記曰人死曰歸葬曰藏歸者復其所
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故先王制禮喪葬有期
下至於士則踰月而已何漳之爲子若孫者乃有

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其柩而置之僧寺是
葢始於苟簡中則因循久則忘之矣嗚呼已則忘
之矣而不知虛廓冷殿之間寒聲泣霜弱影弔月
其望於子孫一旦之真念者猶未已也葢嘗命官
僚聚其事近城之五里乃有十瓦棺合二千三百
有奇爰擇於城之西南北高燥地立爲義塚三每
所大爲之域既封表以青苫使如舊壠前塗白堊
書其有名氏者庶幾子孫猶來祭享也訖事郡人
合辭以請記余曰義之名立其死於不義而後見

也此其不義果起於誰乎曰僧人其作俑者也是
間層山疊林梵宇無數廊廡間類爲土室其入如
寶藏然無光斯皆誘愚俗以來殯者也彼棘人者
舉其親而即安於彼死者一入杳無葬期使其子
若孫良心陷溺不復知有天理之正人道之終此
有識者之所深恨也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近因爲令下諸浮圖必使盡改其室以爲僧房不
改則毀其人而俗之籍其田而公之葢治盜之法
治其藏者此法常存則誘者始有所畏死者始有

所歸矣是爲記業按書湣公之論使人不拘陰陽
書伊川之說使人不擇地方位不決日吉凶書劉
公之善政使爲守者以葬人之親爲急務書危氏
之說使爲僧不得私受人寄棺人能參考四家之
言其於人倫天理當亦瞭然自省也已　葬迎生
氣之說周之前無所考見於周禮則有冢人墓大
夫冢人辨王侯之兆域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先
王之葬居中餘以昭穆爲左右其意與宗廟略同
死於兵爲無勇投之塹外以罰之罰有功居王墓

之前昭穆之中特爲表異以榮之罰有私地
域凡有爭墓地者墓大夫聽其辭即其屬而巡墓
屬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自後世有龍穴沙水之說
於是葬之前後左右皆有拘閡往往相爭競訟獄
不已抑知古人之兆域即天子亦有昭穆公之葬
而昭穆之中又有留以待有功者乎昔者周公薨
成王葬於畢祔於文武從周之兆域也或詢曰若
是則氣不乘子孫之受蔭者微矣曰是不然南軒
曰體魄已降和氣在上故立之主以致其精神之

極藏其體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人明於鬼神之情而篤其孝愛之誠實墓祭非古也先王亦從而許之然必立之尸者乃所以致精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觀南軒之意知體魄不能饗則體魄不能薦可知矣且父之於子生與死詎有異乎以生者之精神不能强爲之蔭乃死藁之體魄無知之土反能蔭之乎況骨無痛癢之知而冢又非棺神之地乎蘆葬必郭北郊死者北首豈北方皆有生氣乎孔子合葬其親於防遇雨而墓崩弟子修

之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蓋非之也文王之墓爲水患見棺之外和以大雨不襄事周公曰先王欲與羣臣百姓相見也次日畢事是古人於日辰亦無所禁忌也然則葬親如周公孔子亦可矣豈周公孔子反出後人下乎袁氏已辯公邦域天子爲民相地建置實後世之自置其墓原等故訟獄之來不能不盛於昔此皆迎生氣之說誤之也誠能致思古人立主立尸之道以推求逝者之精神則必不於體魄已葬之中妄致遂夫無故之利

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今世無諸侯大約皆大夫與士挨之周制總不出三月之中何期後世或經年或經數十年風雨霜露灰釘剝蝕皆置之不問乎考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晉鄒訥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衞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唐時鄭延祚母卒二十九年殯館舍垣地顏眞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宋王子韶以不葬父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今之秉國鈞者

或商確於限月限年之例或斟酌於服官貶奪之條否則依子思未葬卽踰三年亦不除服庶人人知警無有不葬其親者矣作葬說　管輅指蒙是隋蕭吉唐李淳風袁天綱等注書云月角珠亭四辛酸雖良丁而何益日對孤窀縱辛丙以奚爲注云四葬謂火葬水葬土葬鳥葬雙宮謂葬法忌雙宮陰陽相夷枝幹相錯也良山丁水辛山丙水乃吉地也使相與命不好得吉地亦無益相與命好

不得地亦佳李淳風云八分相八分命八分墳與宅爲二十四分乃全吉也棠按管氏指蒙之書與李氏之注因知今人勞心堪輿于二十四分之中只圖謀得四分究之又不必得即得矣使無相命與陽宅亦毫無利濟人何苦執迷哉　孟子言孔子没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衛葛曰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既不得奉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過其神也而慤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日知錄

卜宅是知葬應祔祖有地即有穴但以昭穆爲次而不擇穴也又云死徙無出鄉是知葬必于國都鄉邑不能遠求吉地也此皆經典可以依據今則反之信術家無稽之論一則造爲子午向不可用之說云當兼天干甚則或東或西四維八干皆任其意不察古人營宅墓皆守北首南向之義葬貴賤皆用子午法天道和陰陽也傳曰水昏正而栽又曰南門正南室壁四宿在亥至子月正位午方又曰南門在巳至午月亦正位午方觀經典所命皆名爲

作室取法虛宿在北宮虛從邱亦爲哭泣之事邱從北一故狐死首邱是爲葬首北取法呂氏春秋云周鼎著鼠令馬屨之爲其不陽也鼠子馬午卽見古者宅墓向明之義余因訪求碑碣細審唐宋以前冢墓無不用子午者明時有閩人鄭善夫移葬陵西向方志以爲不足據今時官屨及元明搢紳宅院亦皆正南向故古者官有世祿其福蔭轉勝於今所以然者陰陽交於子午子月冬至陰極陽生午月夏至陽極陰生天道循環非子午則爲絕陰絕陽淮南子及孝經指午夏至指丁小暑今用壬丙癸下代子午皆寒暑陰陽不能相生之節用之冀宅墓縣長獲福是背天道而馳也子午不可用之說出自何書問之術士亦不能言其根據或云西人爲此言移其國位在午尤可惡也且生則悅陽死則悅陰物之情也死者首北所以安魂魄病者東首受生氣也今舉死者首東首南反其道矣何以獲福此術者之惑也一則誤用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之

緯云斗指壬小雪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今用壬丙癸下代子午皆寒暑陰陽不能相生之節用之冀宅墓縣長獲福是背天道而馳也子午不可用之說出自何書問之術士亦不能言其根據或云西人爲此言移其國位在午尤可惡也且生則悅陽死則悅陰物之情也死者首北所以安魂魄病者東首受生氣也今舉死者首東首南反其道矣何以獲福此術者之惑也一則誤用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東方木色青故曰青龍西方金色白故曰白虎朱雀元武之名亦依方色而立今不論東西南北徒以左右前後名之若北向則木爲白虎金爲青龍名不正則言不順且與天象違異尤顯然者察其致誤之由因讀禮記云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不知四者行軍之旗幟故可左可右下云招搖在上亦謂畫北斗於幡也且爲上有行字言之行法天動止法地靜命之曰行知止則反是今地道靜而不移奈何以軍行視之不善讀書違背天道甚矣復有信先天卦位之說移易方位謂後天之坎離卽先天之乾坤者先天卦位出於陳摶僞造近世諸儒駁之無遺義更不可信八卦列於八方按十二月此孔子之旨若莫南坤北則坎離艮震巽不當盡列於東方乎錯亂五行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無氣無穴之說古者公墓之地掌於冢人國民族葬掌於墓大夫皆有其族有私地域豈能遠擇吉地太公五世反葬晉臣葬於九原依國族也世俗徒見孔子歷世封公卽謂曲

阜非孔子不能葬非子夏不能葬孔子於此試問孔子魯人也若齊若晉有聖人葬地能卜葬於他國乎他國有聖如孔子者能來葬於曲阜乎且唐宋以來孔子之後皆昭穆祔葬而傳爵不絕所祔之穴皆有氣乎今世家所擇有氣有穴不遠數百里而葬之地一再傳而名位歇絕又何故此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三元甲子有衰旺近時宜用乾兌向之說夫三元生於甲子則年月日時皆有旺氣何獨取之於年坎離天

地正位古今不易六韜言凡攻城圍邑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是古者依天道立向貴陽賤陰之驗若依三元旺氣宮殿宮署數十年一易向有是理乎列代官署南向縱居之者吉凶不定而官署自存自旺未嘗有退氣之時也卽以人事卜之今有葬地覓向空朗滿合術士法者吾見已敗矣此又術者之惑也竟多之事欲其高燥安樸則子孫心安地道難知陵遷谷變古者但卜之而已土中夏清勝於停棺經暑有速朽之患仁人孝子念之是以速葬爲急古者限以踰月之制大夫以上不能倉卒備禮又有賻賵會葬之文不得已而至三月五月非以緩葬爲貴也今世人不明此義直以吉凶係於宅墓夫宅墓人命吉凶皆以干支而定葬可轉移禍福將并所受干支而更換之乎卽云葬吉始得賢子孫彼術者何不自謀而爲人役乎乾爲積善坤爲積惡故孔子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作善不獲報未能

積也今不積善而欲求福於宅墓卽得吉地保無水火盜賊之患乎鯀化熊而入羽淵王季葬於渦山而水嚙其墓至子孫且勃興積德累仁所致非葬之善也近世術士無通曉古書之人不肖者或預置符應於穴中私約地主取重值必詭言人家祖墓不吉乃可售己地又詭言子午向不可用或兼天干或用四維始可令葬者聽其指畫其初由於欺人其後有著之於書者并以自欺夫久暫不葬傾竭家貲之患實由此輩古者 禾葬

不除喪今　國家亦有停棺不葬之律安得以禮經責之功令禁之俾復三月踰月之制又密訪所稱地師者治以詐欺取財之律則澤及枯骨之陰德遠矣相宅書敎蜀之江津縣蹇孝廉以儒術通陰陽五行之學出其師授相宅書索序于子子覽其書而善之書名陽宅三要三者何曰宅曰門曰竈也宅門竈所在之方陰陽相得五行相生及比和則吉否則凶用其法遊都下斷驗如神子嘉其法之合于古者有五一曰各具一太極看法以各院中分八卦方位其視門以門內之院視宅竈以宅竈所在之院合于黃帝宅經云隨宅大小中院分四面作二十四路則知世俗所用門上看四水中望木之法非也二曰論八卦方位不論天干地支世傳有八宅周書者惟以八卦分吉凶八卦之稱父母長少男女疑即主于人事故作宅

尤宜取法如戌亥屬乾壬子癸屬坎即以乾坎論餘俱仿此至選擇以天干爲重故遁甲書以甲己各管五日分上中下元陰宅以地支爲重故兼十二辰三者之分各有至理善乎蹇孝廉之言三元不宜以之相宅也三曰各房者天道宜用之選擇不宜用之相宅也三曰各房之戶論方不論向與大門異其法出于楊益附會坐一作之方不必論竈卦書云各房門戶但參論背坐向荅陽宅用天光陰宅用地氣門戶既名爲氣口天氣從此入今世相宅家定各房門戶自屋內視向失之遠矣四曰竈屋門在宅吉方竈火門向宅主本命吉方竈座壓本命凶方亦出竈卦書云西四命人舊竈在巽巳方夫不吉今移往乾亥方東四命人舊竈在乾亥方不吉今移往巽巳方爲不吉則移竈在吉方可證舊八宅書謂竈宜在宅凶方者必是誤認竈屋爲竈座也五曰論宅以簷霤正中之戶並門竈爲屋水流之中于月令五祀之義五祀有中霤義爲屋水流之中即中堂之戶其稱戶者小于門言門與

老事即此書許叔重以堪爲天道輿爲地道又有圖宅術書見論衡所引王充言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王符潛夫論亦云商家之宅宜西出門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墓漢以來多行用之至唐呂才乃云堪輿經黃帝對天師始言五姓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寖多本同末異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其言似近理而實不然猶之古人言武王以甲子日亡不知遁甲之法同一日也武王以甲子昧爽擊紂渡孟津向東北則吉者向西南則凶武王以甲子昧爽擊紂則反是其日生門在艮故勝紂則反是故敗也古人又言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是不知宅經各院中分之法以截路分方視宅者也唐楊益撰竈卦書始以坎離震巽爲東四卦乾坤艮兌爲西四卦東四宅門竈勿犯西四西四亦同又世傳黃石公論宅元書云東四裝西及西四裝東皆不吉者謂房間之數洪範五行一六水爲坎二七火爲離三八爲震八爲巽四九爲兌九爲乾五爲坤十爲艮坎離震巽之

數不宜開乾坤艮兌之門俗間注陽宅大全書不知此法予聞之穫山韓君韓之相宅有神授也予嘗論俗傳之法皆有所本乾與兌坤與艮坎與巽離與震爲生氣貪狼木者陰陽相得五行相生之象也坎與震離與巽乾與艮坤與兌爲天乙巨門陽土者五行相生但重陰重陽其吉大于生氣也乾與坤艮與兌坎與離震與巽爲延年武曲陽金者陰陽老中少正配金土相生水火相濟陰陽木比和恒久之象也坤與坎巽與艮兌與震離與乾爲絕命破軍陰金者陰陽相遇不相配五行又相克也乾與震巽與坤艮與兌爲五鬼廉貞火者五行相克又重陰重陽也乾與坎坤與離震與巽兌與艮爲六煞文曲水者重陰重陽金水土不能相生木也金木又相克也坎與兌離與艮乾與巽震與坤爲禍害祿存陰也者一陰一陽但人事仲男女與小男女不相配又長女長男違離其父母或適人或遠遊也入宅家名爲遊年其理甚精殆非後人所能意造而世俗既不知各院中

宮下指南氣定八方之法誤用之則反以爲不吉不亦誣乎近有陽宅大成一書以選擇家飛九宮定宅位如坎宅云以一白入中宮二黑在乾三碧在兌四綠在艮五黃在離六白在坎七赤在震八白在巽則方位吉凶顚倒已極并不知選擇與相宅有有形無形一動一靜之分宅有定方不可飛入中宮也又或以三元之法相宅不論宅竈及灶家高屋而謂上元旺氣在坎坤震中元在兌坤乾下元在艮離殊則古今公府皆坎離不旺上中元耶其言出于蔣大鴻猶李時珍之本草偶有効驗便以著書非古法也又有用八宅之說而爲鄙雜先天八卦所惑者如坎宅開坤門以坤爲後天之離與坎相合不悟土來克水其謬更甚王朗有傳書而賴布衣者僅傳其術中宅墓數處及催官僞書近日考之知爲厲伯鄂也江右人讀葛爲其宅墓之法又可據耶今人以宅經龍卦等爲祕

傳而大鴻者又以惑辨惑嘗讀子史書中有宅不東益宅不西益之語此作東彼作西義何居乎金望欣堪輿正覺序古人擇日用卜筮春秋所書葬期皆用柔日其言各國之禍福惟占分野與歲星漢時算太歲三統法用跳辰四分法不用跳辰至今言太歲者惟主四分以七曜占人命之吉凶始于聿斯經以黃道分太陽之過宮始于歐邏巴古皆無有也今精言選擇者皆主天星所謂天光下臨地德上載是已且謂吉莫吉于太陽凶莫凶于太歲故太歲可坐不可向太陽可向亦可坐此

通論也春圖首爲子言太歲君象也太陽亦君象也太歲不可干犯豈太陽獨可干犯乎故用太陽亦以在山爲最吉子深服其言後詢之許敬山敬山謂太歲陰煞也太陽曜也古用跳辰太歲與歲星相應歲爲福德故得歲者不可伐今則太歲獨爲陰煞不惟不可犯亦不可坐矣太陽所照如大君之布德行惠萬物作覩既可坐何不可向乎兩說各有至理非愚蒙所能折中敢以質諸林君傳得作爲妙論以告世之知選擇而不知推步者

王棠知新錄洪氏隨筆曰十二國分野屬十二次前輩固有論之者矣甚不可曉堵萬如晉志謂衛之分野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涼州耳又謂魏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雁門代太原上黨諸郡益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乃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

知地乎　分野之說最不可信五星二十八宿有二十六宿在中國僅以畢昴二星管四夷異域計中國之地不足異域十分之一而星次安得獨占十之九且分野之星皆是春秋時所屬地務屬分河道亦非其舊矣隅方幅歷代不同豈緊徒資笑柄耳

揚州府志伏讀　欽定熱河志敬載　御製題毛晃禹貢指南詩注史記天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引星經如云角亢鄭之分野之類乃以二十八宿

宿主十二州分配無餘此外更當何屬夫天無不覆星麗乎天亦當無不照今十二州皆中國之地豈中國之外不在此昭昭之內乎且其間有地少而星多亦有地多而星少以天度地與準之亦不均如井鬼爲雍州陝西甘肅皆是其道里之廣已非兩舍所能該而今拓地遠至伊犂葉爾羌喀什噶爾再貢方隅幾倍疇其地皆在甘肅以外將以雍州兩星概之乎抑別有所分屬乎此又理之難通者蓋分野之說本不足信而災祥則更鄰於議

緯皆非正道仰　聖諭之昭垂誠足以破千古拘墟之見而懸爲正的矣且即以舊說論之爾雅以星紀爲斗牽牛之次已相遠漢代不知歲差以節氣屬大辰星與次已相遠漢代不知歲差以節氣交宮分十二次之界其交宮又非當時實測後漢賈逵諸人始以史官所注冬夏至日躔所在正之於是十二次紛紛改定晉虞喜始知歲差宋何承天祖沖之隋劉焯等言之益詳歷初傳仁均始用歲差朝論不以爲然李淳風復去歲差不用及一行乃博考廣證分天自爲天度更以七宿

之中分四象中位而著其分野然觀其區別各次與堯典春秋傳復時有出入明神宗時西法入中國以中氣過宮如日躔冬至即屬星紀宮之類而恒星既有歲進之差於是宮無定宿宿可以遞居各宮古法因之遞變再以恒星東移歲差五十秒積算之六十餘年之後南易而東西易而南萬二千餘年之後南易而北西易而東方位更而分野亦易是則分野以屬星分星以屬次即中土十二州之地前後已多參錯況大地之全乎茲故採錄舊說折衷 聖

裁見向來十二州分星之說不過天文家之沿襲附會加以占驗譫祥尤多恍惚非獨事難徵信亦理不能通耳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自楊曾廖賴之書出其言汪洋汗漫詭異難解習其術者各尊所聞互用抨擊一地而彼曰大吉此曰大凶」穴而甲云宜北鄰乙云宜南鄰加以神煞禁忌日繁月益或希於方位或妨於生命閱數歲而無可驗之年盡一年而無宜葬之日由是有力者覩非分之福以茍臘爲

梯媒無力者怵或然之禍任朽木之暴露葬書行而世之不葬其親者多矣易傳曰俯以察於地理禮記曰毋絕地之理地理不可知而人理終古不能易予先大父行年九十作文勖人速葬甚爲鄉里傳誦今讀稼軒是編喜其實獲我心援筆而序之

胡賡善曰五行之說至地理家而紛如矣竊嘗謂五行一耳壬癸亥子之爲水甲乙寅卯之爲木丙丁巳午之爲火庚辛申酉之爲金辰戌丑未之爲土此定理也夫人而知之者也今水也而或祭之木木也而或祭之火火也而或祭之金金也而或祭之土也五行果若是之無定乎且如癸一水也而宗廟家曰土元空家曰木三合家曰金四經家曰火是一行而可五也五行果若是之無定乎傳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苟不究其理而徒徵其言彼金而我金之曰三合則然彼火而我火之曰四經則然此耳食膚受之徒尚不足言五行也又焉知地然其

說雖似乎紛紜膠戾而不可以相入而通乎其理則一以貫之而已何以明其然也凡山水以左旋者爲陽右轉者爲陰陽行常順陰行常逆故陰山陽水本順山逆山從左來水從右至陰水陽山順水逆水自左來山從右至如是者爲山水相交陰陽相見如是者爲得地此地理之大較也而其法則統會於墓口以爲之證據故五行惟三合家爲最備三合者以生旺墓統山水之氣而名之也何三合而謂之雙山者則又以其兼法而名之也何

謂兼左旋者右兼右轉者左兼如寅午戌之合也左旋則午兼丙龍行丙午向指艮寅水出辛戌而局合陽火右轉則寅兼甲龍行甲寅向指丁午水出乾戌而局合陰水造微賦云乙丙交而趨戌其義也午言丙寅言乙不言甲者以乙之木爲陰故也如申子辰之合也左旋則子兼壬龍行壬子向指坤申水出乙辰而局合陽水右轉則申兼庚龍行庚申向指癸子水出巽辰而局合陰金造微賦云辛壬會而聚辰其義也子言壬申言辛不言庚者亦以辛之金爲陰故也

言丁不言丙亥言癸不言壬以木火皆陰故亦猶寅申之言乙庚也要之三合之水火金木第以其局言之而非謂乾亥爲木坤申爲水艮寅爲火巽巳爲金也此則理之可通者也然則土爰無局乎曰有土之於五行寄旺者也以羅經方位按之所合較然丑次癸從陰水辰次乙從陰木未次丁從陰火戌次辛從陰金坤兼申則從陽水兼未則如未亦從陰火艮兼寅則從陽火兼丑則如丑並從陰水亦以其理通之耳

褚華谷祛疑說葬陰陽家之說尙矣其間得失是否未易輕議要亦驗諸事折諸理而已地理之學莫先於辯方二十四山於焉取正以百二十位分金言之吉凶禍福豈不大相遠哉此而不明他亦奚取曩者先君卜地日者一以丙午中針爲是一以子午正針爲是各自執其師傳之學世無先覺何所取正而兩者之說亦各有理主丙午中針者曰狐首古書專明此事所謂自子至丙東南司陽自午至壬西北司陰壬子丙午天地之中繼之曰

針雖指南本實戀北其說蓋有所本矣又曰十二支辰以子爲正厥後以六十四卦配爲二十四位丙實配午是午一位而丙其之丙午之中卽十二支單午之中也其說又有理矣主子午正針者曰自伏羲以八卦定八方離坎正南北之位丙子輔離壬癸輔坎以八方析爲二十四位南方得丙午丁北方得壬子癸子午實居其中其說有理亦不容廢又曰日之躔度次丙位則爲丙時次午則爲午時今丙時前一定之位亘亦勞止因著其說與

好事者共之但用丙午中針亦多有驗通占本位耳[illegible]

顧炎武曰知錄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常煇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受[illegible]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請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通典生者猶然況於既沒是以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南史鄭鮮之傳鮮之議引楊孫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元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尸骸不反而昌元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南齊書本紀振武將軍巨冠先爲休詔茂所殺喪尸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赦其子雄方敢大仕河南氏羌傳當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爲者哉晉賀循傳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同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舊唐書顏眞卿傳時有鄭延祚者

新書朔方令　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眞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冊府元龜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柬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埽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貧士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絶抱恨之魂千古

無不歸之骨搢紳人士當體茲懷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昌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並本傳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晉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搢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擧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張稷若爾岐朱

皇甫謐之名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於侈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據公羊傳當是得葬得字之訛也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

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閒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即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即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

不忍者與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葬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父母皆爲喪主不得除也劉世明曰衆子雖非喪主亦不得除張憑謂已嫁之女猶不得除天性難可盡奪疑則從重孔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喪服既除何有焉司馬温公葬論亦云乃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

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即吉矣何也喪之即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而祔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喪服小記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祥又明月祥劉世明曰禮虞而柱楣剡練而埽祥而廓禫而牀今此虞及練祥雖爲局促居室室祥而廓禫而牀猶追憤其事若在異月以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其所以至於久而不葬也與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古之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者陳可大曰以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而爲之子者乃循葬服之制而練而祥而禫是則今之人其無父母也久矣魏劉仲武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及毋丘氏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正舒不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衰絰絡數十年弗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句

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大明孝武帝
年號　末東土
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祖
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仍米數合爲
强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
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
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重爲營冢壙
朱子采入小學善行篇　梁殷不佞爲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
卒道路隔絶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及陳
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齊

始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喪若此者
又三年唐歐陽通爲中書舍人丁母憂以歲凶未
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冬月家人密以氊絮置所眠
席下通覺大怒遽令撤之元孫瑾父喪停柩四載
衣不解帶此數事可爲不得已而停喪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
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人間之交際
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
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爲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

而後爲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
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陽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
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爲之弁冕
衣裳佩玉以教恭莅麻以教哀介胄以教武故君
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
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
子游所謂以故興物而爲孝子仁人之一助也矣
爲其必去之也今吳人喪除服則取冠衰履杖焚
之服終而未葬則藏之柩旁待葬
而服既葬服以謝弔客而後除
且焚此亦餼羊之猶存者矣　詩曰庶見素韠兮

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尙質之思而老氏之書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妻入門純帛無過五兩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殫家遺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 宋史孫賢傳知福州閩俗厚於昏喪

其費無藝賢裁爲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五元史干文傳傳爲婺源知州婺源之俗男女昏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卽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喪俱畢 晉書索紞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多獲珍寶帝問紞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紞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滅半於今猶有朽棺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 謂霸杜是

儉者耳亦百世之誡 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掘園陵惟霸陵杜陵完 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而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爲後王之則然攷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 霸陵凡三被發張湯傳一也風俗通所云二也晉書所云霸陵薄葬亦被發掘二也晉書遺詔瓦器之制事秘莫知史不得錄耳 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爲實錄也 非孝文之不能盡除或景帝之陷親于不義耳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骨性也所

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
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愼也愼之者
以生人之心處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
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
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
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拑之拑讀
曰挾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
貍之患水泉之淫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
之難豈不惑哉嘗之若曾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

爲柱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柱之大
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
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
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厚者以爲
榮儉薄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
謀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
流矢蹈白刃涉血盆肝以求之鑿古野人之無聞
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
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

能禁而況於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
口實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若魚鱗也玩好貨寶鍾鼎壺濫以未置
其中爲濫取其冷也輦馬衣被戈劒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
無不從者題湊之室題湊也槨棺槨也槨復累槨棺槨
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
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則守者
安矣安死篇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
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寶貯也若都邑以此
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
萬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
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
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
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
器甚多不可不拑拑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
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
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拑
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晉亡矣齊湣王楚
平王燕王

噲宋中山亡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作書之時秦初并三晉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是故大墓無不拍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金甌者而逐之甌高同史記蔡澤傳入韓魏遇奪金屬於途僅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墾過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徼拍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喪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爲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隰則同乎陵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家拍東家文公家也文公厚葬故宋未亡而東家被發也家在城東因謂之東家齊未亡而莊公家拍莊公名賜僖公之父在位六十四年葬之厚也是故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曾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璠璵收此季平子意如之喪也主人桓子郈昭伯也收斂也孔子僤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贇之猶暴骸中原也言必發拍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

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即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人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備由使府孟亦幸此亭之壞耳案更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

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爲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毀之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煙徹於上或者天實災之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麋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尸猶有所不忍也衛侯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殆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卽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

萬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故襲用其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莫不泣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某先人之尸爲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冢墓即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冢耳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尹齊爲淮揚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詭說者謂其且飛去夫欲燒其尸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其殺幸姬王昭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燒爲灰去與昭信旋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亦遂誅滅魏文帝終制略曰喪亂已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爲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陸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

誅焚其骨楊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薛元暉潰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元暉之事非實也乃全忠誣何太后耳然殺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火故於重也埋之於杖也斷而棄之況敢焚及於尸柩乎荼毗之教始於沙門塞外之風被於華夏辛有之適伊川其亦預見之矣爲國以禮後王其親戚死念之哉別子言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聚柴積而焚之熏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

則宋誅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既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佛者外國之法今吾所處中國邪外國邪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罪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愼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成爲孝子荀子言氐羌之民其處也不憂其係累而憂其死不焚也荅西羌之俗有之案火葬之事杭城至今猶沿其俗至爲慘傷而長官不爲禁止士大夫不知動色誠論習爲故常而今杭城火災日月相告往往一家火發連及數家或數十家甚至有通巷被焚者當火起時官民奔救莫之能止案近世江屬也安知非此火化之魂積怨而致此厲也西廣信一路又有所謂洗骨葬者既葬二三年後輒啟棺洗骨使淨則貯瓦瓶內埋之是以爭吉壞者往往多盜骨之弊發而成訟輒貯官庫夫古人親死三寸之棺五寸之椁附身附棺之具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宅乏之事尤爲嚴重蓋以葬埋爲競競乃今至于火葬洗骨葬火葬則棄其親洗骨葬則與受傷身死當官檢驗者何異安有仁人孝子乃恬不知怪相率而爲之不知禁絕哉

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於其亡也乃有楊璉眞伽之事 漏

澤園之設起於秦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按月令已有掩骼埋胔後漢桓帝紀京師死者相枕若無親屬者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則後漢已有此制而宋初又已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見于范同奏疏天禧中于京城外四禪院買地瘞無主骸骨每具官給六陌文幼者半之見韓魏公君臣相遇傳又仁宗嘉祐七年詔開封府市地于四郊給錢瘞貧民之不能葬者神宗亦詔給地葬畿內寄藏之喪是漏澤之設不自蔡京始也特其名或起于京耳

徐乾學曰親死不葬此人子莫大之罪況律有明禁而世人往往犯之何哉以爲無其財耶則斂手足形遽葬無椁固聖人之所許也以爲無其地耶則暴棺於中野而風水是求又君子之所不爲也且爲士大夫者於一身之居處服食無不窮其財力以爲之獨父母之遺骸反不獲一抔之土而掩藏焉即旁觀者尚且爲之唏噓太息而疲乃安焉不顧何人心之澌滅一至於斯也然則欲振救此弊者將何術而可曰有　國典在一舉律文以治之彼人之不畏禮義者猶不畏刑罰乎其或仕宦之家有司不敢行法則必依周廣順之詔書親喪未葬已仕者不許榮進未仕者不許應舉且必於

保狀內明書依禮葬畢方許服官赴試而所司失於覺察者並罪則凡欲求利達者無不圖速葬其親而停柩不葬之風庶幾可以少挽卽先儒邱文莊之議亦然　昭代之章程前王之法制昭昭具在何不可舉而行之哉案今福建舉人貢生等服滿縣報府府報布政司布政司申呈禮部並據本生鄰里結狀稱二十七月服內已經安葬并取地師墳丁土工結狀一并申報如無結狀不準赴試余在禮部見之嘆其風俗近古是考亭教思未墜

然是篇終之禮豈可獨使閩士無憾宜推行於諸布政使司一體飭遵者也　古者葬不擇地周禮墓大夫職曰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蓋萬民墓地同處墓大夫爲分其域亦如家人以昭穆定位次而預爲之圖新死者則授之兆是故自天子以下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期無或愆者惟宅兆已定而無所容其擇也獨孝經有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未卜則有吉凶有棄取是亦擇矣疑與周禮之言不合不知世數無窮

而地域有限子姓蕃衍安能盡容其葬必至於改卜又從他國遷來者是爲別子始造塋亦須卜成子高謂塋墓曰我死則葬我焉正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此類也豈後世人卜一邱之謂哉自秦罷封建而宗法不行族葬之禮廢去聖久遠邪說如蝟毛而起淫巫瞽史得篤信於其間漢武帝時聚會占驗郎有所謂堪輿家班固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又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葬書蓋萌芽於此而張平子家賦述上下岡壠之狀略

如今葬書尋龍捉脈之爲者至東晉而郭璞專攻其術世遂依託爲青囊之書轉相發惑其毒遂橫流於天下唐太宗命呂才著論以深闢之竟不能止爲人子若孫者怵於禍福之說延葬師求吉壤剖判地脈斟酌向背諏選年月日時貧者不能擇地富者擇之太詳於是祖父之體魄暴露中野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者夫畏禍遂巡是爲不知命而或以其親邀福遲之又久自陷於大不孝之罪可不謂至愚乎昔司馬文正爲諫官奏乞禁天下葬書而張無垢律葬巫以左道亂政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之辟蓋痛心疾首於世俗之所爲冀迷者之一悟也然自孝經有卜宅安厝之文雖程朱大儒亦以爲地不可不擇程子以土色光潤草木茂盛爲吉地之驗而又言五患當避朱子云須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此亦仁人孝子用心之極致但一邑之中一鄉之地求形勢拱揖環抱而五患永絕者不可多得昔昔有九原漢有北邙凡國之家墓皆萃焉今則人卜二邱葬師之

法雖高陵平原地盈數頃而所乘止一線之氣所容僅兩魄之棺餘皆爲彼法所棄而不可用如此則舊冢未沒新冢日多安所得千百億之美地而給之雖有知禮者告之曰先王之制葬期遠不過七月近代著令襲以三月今律載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雖當杖禮與律不可犯也其如美地之難得何吾故以爲周官之法卽不可復而宋趙季明族葬之圖不可以不講也葢自族葬廢而人卜一邱美地難得且多陰陽禁忌遷延

歲月恬不知怪誠使季明之說行則兆域素定葬
可如期唯數世之後地不能容乃始改卜爲子若
孫者禍福之念無所動於中則葬師不得操其柄
此拔本塞源之論可以矯俗而歸諸厚司邦教
者所當留意也　禮經無祭墓之文故先儒云古
不墓祭墓祭自東漢明帝始然經雖無明文而傳
記開有其事如武王將東觀兵上祭于畢則周初
有行之者矣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遠親
存也則春秋末有行之者矣孟子云東郭墦間之

祭則戰國時有行之者矣張良子孫上先冢并祠
黃石則西漢初有行之者矣夫豈始於明帝哉特
天子率百官上陵以每歲正月行之垂爲永制則
自明帝始耳原夫古之所以不墓祭者人之死也
骨肉歸於土而魂氣無不之不之魂依於主皀藏於壙
魂有靈而魄無知故聖人祭魂於廟不祭魄於墓
非察於幽明死生與鬼神之情狀者其孰能與於
此然而展墓之禮經固有明文子路問顏淵曰去
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展墓

者即後世之所謂拜掃也桑梓之植楷梓之澤人
子猶不敢忘況親之體魄所藏豈有終歲不省而
能恝然者故拜掃不可闕拜掃既不可闕則薦以
時物將其慤誠亦禮之緣情而生由義以起者故
蔡邕謂上陵之禮雖煩而不可省而朱子家禮亦
載寒食墓祭之儀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必
欲廢千餘年通行之事以求合於古經豈仁人孝
子不忍死其親之心哉所可怪者末俗相沿流失
日甚或假上墓之便召客宴會酣歌醉舞與踏青

藉草之遊同其歡暢夫過墟墓而生哀人之情也
陶淵明與人飲周家墓柏下乃西晉放誕之餘習
禮法之士猶不爲矧一本之親而樂其所哀也哉
君子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變焉李潛翁資暇
錄言當時寒食拜掃多白衫麻鞋朱子稱湖南風
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冢往往哭盡哀今縱不必爾
亦當致其怵惕悽愴之意行墳塋省封樹蕪荊棘
培土壤專里近者旋反遠則託旁舍一飯而去不
用飲福是爲禮之變而不失其正者至若近世士

大夫榮貴還家必上墓焚黃盛宴親舊鼓樂喧闐夸耀鄉閭恐亦非禮此當以告廟爲正如必欲從俗則去樂罷宴惟以公服行事可也

黃宗羲曰或問趙東山葬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川之脈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剋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夫山川之起止

合散觀其大略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說以爲吉土之遇由於天畀葬師言天命可改東山言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何也曰鬼蔭之說惑之也問者曰鬼蔭之說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吳網之貌四百年尙類長沙蕭穎士之狀七世猶似鄱陽故喘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性汨沒墮地以來日遠日疏貨財婚宦經營異意名爲父祖實則路人勉强名義便是階庭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于死後乎子孫猶屬二身人之爪髮託處一身隨氣生長翦爪斷髮痛痒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于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則足高指劓鼻一謝當身卽同木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卽是折臂刖足高指劓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通一身在死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縝作神滅論謂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卽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說雖異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骼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旣盡之氣爲將來之氣者卽神滅之說也釋氏所言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卽神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蔭之說是於二家之外鑿空言死者之骨骼能爲福福第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主于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祀也

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徬徨淒愴猶不能
必祖考精神之聚吾今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
叩無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
不如俗子也問者曰若是而葬又何必論形氣乎
曰不然布席畫階亦有方位筮賓求日豈因利益
況乎永託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于心安
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
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今世視此若
禍福交手而付寧皆狂惑乎曰不觀宋景濂之誌

傳守剛乎焚屍況骨之俗成纓弁之家亦靡然從
之不然則以爲辱親也彼之惡擇地猶此之惡焚
屍也習俗亦何常之有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
乎曰不可焚屍之慘夫人知之入土之屍棺朽骨
散拾而置之小櫝其慘不異于焚如是何如安于
故土免藪屍之虐乎即不吉亦不可遷也問者曰
形氣既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必外之也對曰鬼
蔭之說不破則算計一度之心起受蔭之遲速房
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之下勢不得

不雜以五行衰旺生剋心愈貪而愈昏說愈多而
愈亂于是可葬之地少矣誠知鬼蔭之謬則大山
長谷週溪伏嶺之中其高平深厚之地何在無之
精微之論不能出此雖有曾楊廖賴亦無所用無
俟乎深求遠索無可奈何而歸之天命也問者曰
古人凡事筮日東山斥方位而并斥時日何也對
曰古之筮日非生剋衝合之謂也時則皆以質明
唯昏禮用夜有定期也曾子問見星而行者唯罷
人與奔父母之喪者葬以日中可知不然謂之痞

患下塡而以宵中今日擇時之害也風和日出便
于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即是凶日筮者筮此也今
之葬者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故程子有草木茂
蔡世遠曰葬必擇地自古有之故程子有草木茂
盛土色光潤之說閩地多山水不比北方一望平
原故爲風水之說者審擇夫氣之所流貫勢之所
疑聚山則拱衛而不背水則環抱而不瀉無風隙
水蟻之患此亦何嘗不是蓋祖宗安則子孫亦與
俱安理固然也乃有惑於其說不修人事專恃吉

地以爲獲福之資遂有遲至三年而不葬者夫停柩不孝也世有不孝之人而能獲福者乎其至愚者則陰謀橫據相爭相奪以爲福在是矣不知其爲禍基也大矣又有鄉俗寡識惑於房分之見者夫風水之說不可苟略而房分之說理所必無有何所見而謂左爲長房中爲二房右爲三房不及生三子者何以稱焉生子至十以上者何所位置之按之八卦方位謂震爲東方震乃長子則所葬之地未必盡南向也度之五行揆之五方細求其

說卒無有合卽考之郭璞葬經及素書疑龍經撼龍經諸書亦無所謂房分者此乃後來術家欲藉此使凡爲子孫者不敢不尊信而延請之陰以誘其厚利陽以得其奉迎不知其遺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歸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說誤之也此亦如時日之說古所不廢吉日辰經有明文乃過爲拘忌如襲斂入棺之時有造爲的呼重喪等名目謂至親不避必有大凶俗竟有不察而信之者抑情壞性莫斯爲甚他省鮮有此說卽吾閩如

詔安等縣但棺物具備卽入棺無另尋日時之事最爲合禮此亦術家藉以爲獲利之資與風水房分之說所當極斥者也讀書識理之士固無此患其有中心實不信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曰寧可信其有夫信無稽之說至於啟疑論而不葬徇拘忌之失至於將入棺而不臨斯何事也而可信乎惑之至矣

陸燿曰葬者專親之終事親喪不葬是爲廢禮不終今之惑於風水而不克葬其親者抑何多乎昔

宋呂文成公嘗言王政既息舉立封窆之柄委之巫史妖誕相承誘怵並作民始忍以啜粥飲水之時起射名干利之望甚者兄弟忿鬩謂是山於伯獨吉是水於季獨凶狐疑相伏暴其親之遺體而不可掩學士大夫尙論先王之制則世共譁爲遠於人情嗚呼公斯言可力破青烏鐵帚之說而深入仁人孝子之心矣顧風俗相沿民聽滋惑單寒之家困於力之無如何固有不暇擇而葬者若其靡耗物力遷延歲時死者未葬生者復死卒使

其親永棄淺土而不獲四尺之封二坏之固往往出於高門世族之家此尤可憾也予爲是於 國朝名臣張清恪朱文端蔡文勤徐健庵以及儒者張稷若張考夫盧子弓之論備錄文鈔冀有以挽同頹俗使天下爲人親者免爲子孫射名干利之故而不獲皆正首邱卽諱爲遠於人情義所不歸吳君佩之子之姻也居方伯公之喪方營宅兆而尙難其地予惟古之葬期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月數今縱不能盡遵可不及此斬服三年之內而

謀其終事乎且人子自孩笑至成人何一不累其親乃至乘化委蛻而猶不令有一日之安休咎榮辱皆責之不可知之體魄亦何忍而出此哉吳君守禮之士又有高世拔俗之識今且汲汲乎卜所以葬其親者而尙恐其問諸風水也予嘗以是朱載曰停喪不葬人子莫大之罪也近世士大夫有累世不葬者有累數柩不舉者詰其所以則有三焉一曰家貧不能葬孔子不云乎苟無矣斂手足形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葬之需儉於殮

殯未聞有家貧而委其親不殯不殯者亦既殮而殯矣何有於葬一曰不得葬地古者按圖族葬未沒而葬地已定夫何擇焉孝經言卜地下也非相也風水之不足信昔人言之詳矣一曰時日不利三月而葬禮也老聃嘗巷之葬日食而返鄭葬簡公毀當路之室則朝葬而室之不毀則日中而窆是不擇日擇時之明証也竊意不葬之患有四古者塗殯以防火也今中堂三月尙須防慎況可久淹乎若厝之荒野無人之處保無意外之虞乎此其不可者一也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今人有金銀寶貴之物襲之篋之又從而緘縢扃鐍之未已也必藏之密室或深埋土中而後乃無恐矣而不葬是猶緘寶物而置之道路也人子之愛親曾不如物乎始死而襲而殮而棺而椁凡爲葬計也衣衾覆尸棺槨衣衾椁覆棺統而覆之於土而後其藏也密而固今棺而不葬何異不棺不殮乎與其不葬也

毋寧葬而裸此其不可者三也禮既葬而虞謂送
形而往迎精而返虞以安之也不葬矣又何虞焉
不虞則卒哭祔俱無所用之不知停柩不葬者將
不虞乎不卒哭乎祔乎不祔乎祥而禫乎否乎服
不除不祭禮也將蒸嘗之祀可終廢乎葬而後有
虞主祥而後有練主主祔廟則遷其當祧之祖而
改承祀之名既不葬矣將終不遷乎此其不可者
四也張文嘉齊家寶要云今國律雖有停柩之禁
卒無舉行者若禮官援禮棺未葬不除服之文而

由暴露之罰特請於 朝著爲令甲凡服除未葬
者仕宦不准補官生儒不許應試其補官呈詞必
須明開某年月日成服某年月日安葬於某處某
年月日除服仍取宗族鄰佑及墓地人等結狀方
准補官其或未葬而詭言葬者如有首發俱以匿
喪論罪連坐結狀之人若夫庶人服滿不葬者許
宗族鄰里首其暴棺之罪庶乎人人知警無有不
葬其親者矣旨哉斯言有心世道者其毋忽諸
錢維城與崔子玉論歸葬書曰今兄歸田後樂敝

鄉風土因而卜居易簀之時遺命葬此七八年矣
爲之子者乃不遵其命竟爾起遷車載馬馱奔馳
于三四千里之道死者安乎生者安乎此情之不
可也考之于禮古人重精爽而不重體魄故奉祠
不奉墓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間曰骨肉歸于
土魂魄則無不之也此不歸葬也然猶曰尊者于
卑幼耳太公封于營邱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禮
曰狐死正邱首仁也然則以不忘本爲言則非爲
奉祠言矣疏恐其義之不明申之曰周公封于魯

不返葬于周者以有太子在周得奉宗祀故也則
與令兄之不返葬正自脗合至於合葬之禮古人
亦有不行者不獨三妃未從也後世皆遵文公家
禮而朱子父母未曾合葬我 太宗文皇帝葬昭
陵在潘陽 文皇后葬昭西陵在薊州此 本朝
故事臣民俱可遵行今合之人情稱之典故令兄
之歸葬決不可行而令兄之不與王夫人合葬不
爲非禮且不特此也禮別子爲祖別子有三謂始
封之君庶人崛起爲大夫及始遷之祖也令兄既

卜

卜居於常爲常州崔氏遷居始祖則其子之居當
者世世祀之爲遷別之宗此古今不易之禮不特
柩不得遷並祀亦不得遷也其貧賤無藏特以尼
下有高世之識而未盡事理敢布區區惟高明裁
奪

楊暉吉曰凡舉一事爲人者善爲己者不善克己
復禮仲尼所以訓仁也絕人之於親乎近世泥陰
陽之術恣富貴之求而不計先靈之安與否者莫
如遷葬爲最夫人不忍其親體之未安也于是乎

愼擇地避隙從原就燥防濕又恐朝市變遷泉石
交侵不可前知古人不葬所以謀之龜筮也固宜
矣其後獨信堪輿之說以占吉凶求事應以滋貪
天之心故迺尋龍指穴擇日諏辰其事遂繁覓有
不顧停閣歲年而惟慮身之不富貴後之不昌熾
者其心之爲已而不爲親之所爲也雖然堪輿之
術固不足病即使有是理亦必用之者以爲親爲
心則用也何傷愚獨怪夫既葬之後或少不適意
而輒咎天地之使然營營聘師求地一遷不已以

至再三夫親體之未安而子心獨安乎天下之大
忍孰加此嗚呼聖賢之教惟冀人之修德也我德
不積雖吉地亦凶我德既積豈地所能制語云吉
地爲神之所司烏望其輕擲于不德之家哉立心
制行不遵聖賢而且妄肆營遷以泥不可知之說
取先人之骸骨而屢移之欲以取一已之富貴與
子孫之綿昌是猶求飽者而先舍其田也是亦不
思之甚矣每見斯舉多由士夫之家倡之愚未見
富益富而貴益貴翻見其輒敗者數數矣

此非其人之用心所致歟又使貧賤之家效而尤
之其爲敝風俗壞人心益非淺鮮矣曰然則葬皆
不可遷歟曰不然寄客歸里則宜遷防備崩潰則
宜遷水侵蟲巢則宜遷是皆所謂爲親而不爲已
者也大率以慎終爲要耳自非然者愚未許其人
之仁孝爲何如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愚於此亦云

梅文鼎曰遷大受崇禎末令米脂募人發李自成
父墓自成陷饑輒執大受於家將用爲犧以祭墓

會自成敗獲免仕　國朝爲某官世所傳虎口餘生錄者其所自述也自成以一狡賊猖獗明之[illegible]邱墟禍延古今[illegible]何大受乃敢[illegible]藏勢方張之日與之爲[illegible]雖行其志與天下忠義事之憤且當是時要[illegible]亂之餘超避者百方未能苟免而大受萬死一生終無志讀是錄者知有命之在天卽自信可以夫風水之惑人深矣孝子之卜宅兆也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禍者乘之遂操禍福以中人謂人生之一切感召吉凶悉由於葬親之故而其害至不可勝道以自成之凶虐狂悖雖不掘其父墓亦終不免於敗不然張獻忠等之先墓又誰知之而誰掘之揚憐眞珈利宋陵寶玉而發掘莫之禁者或亦以此絕趙氏復興之望也起葦谷不起陵雖子孫莫識其處藏之可謂固矣然亦不復興或以帝王開天運異常人彼魚朔恩遺盜發汾陽父墓而於汾陽之享受毫無益損抑又何耶吾懼其說之不

可以訓而啟人不仁貽死者無窮之患葦俱論
張爾岐曰晉皇甫謐悼厚葬之害著論爲葬送之
制名曰篤終其言曰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璠
琪比之歸葬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王孫
滿比之譏葬書以爲賢於秦始如今魂必有知則生死
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捐之無益是招露形
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其言可謂至痛切矣然當時
所謂厚葬謂珠玉之飾含襚之物器用寶貨之
藏也今人皆無是矣衾絞韜冒之屬尙不必備又
況所謂金縷玉匣金盞玉大者乎乃往往有苦於
乏財數十年不克葬者則何也緇黃之懺度不敢
以廢也侍從之倡優不敢以缺也夾道之層幔鐃
吹不敢以不盛也賓客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豐
也其甚者徵歌選舞雜以百戲非是則以爲樸結
綵綢帛以象樓觀非是則以爲陋於是嘲轟咿啞
之聲鑿鑿訛異之飾雜遝衢路充斥原野婦孺擁
觀歎駭踊并而後快於心焉而後爲能葬其親焉
富者破產而逐新貧者舉息而蹶赴一日之費十

年節約而不能償也一家之喪自家棄走而交相病也高位縱任而不知禁耄耋悟習而忘其非人之欲葬其親者恥其不備忍於暴露而不恤焉亦甚可傷也已何不即今之所謂厚葬者而深思之是何著有益於親之身乎無益於親而爲之徒欲悅觀者之目而已古之厚葬誠昧於理其心猶欲爲親也今乃於終天永訣之會盛陳娛樂諠麗之具以爲觀美徒驅一時之啁笑不近於侮其親矣乎且其所凝聚而塗飾者未必其親之

生平所宜有也不又留其親於僧矣乎本欲自致於親而適成其侮且褻何如反而約諸禮之爲得乎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有勿過儉苟無矣縣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爲孝儉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問考夫子所謂勿過禮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合襲斂遷柩朝夕之奠虞主之設之屬是也一者事椁神之禮朝夕之奠虞主之設庶祔祥禫之祭是也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禮

有主賓之位此庶幾之所以設也庶而致飾幾而過華與苴麻菅蒯之儀不侔矣溯不而求或造端於古人沿今所尚遂大違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葬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曰子之所言始桐棺土窆窶人子之所爲三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備物極榮者之客也曰白茔雙旗門生疏送非遣武之佐命乎布車載柩館賓文宋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於尊榮而更爲美談蓋者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移

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
高珩曰從先野人問於子曰聞貴邑之治葬事也
率用布棚十許座其高大也以幾丈計其用布也
以幾百疋計或至用雜綵丹青其侈費也幾十金
以至幾百金計信有之乎曰然曰此王者之制與
聖人之教與抑有益於亡者與曰皆非也論其事
則富貴之家緣焉遂相效而務過之以爲美觀不
然世俗將以爲譏論其心則君子不以天下儉其
親然後盡於人心之義也曰以是而師孟子是王

莽安石之周禮其爲病今人而累古人也多矣夫
古人之立說也標其大端而未及示其微義學者
附古人之義也虛者未可語於實小者未可語於
大其相去遠矣孝子之於親豈沾沾焉以財事哉
夫固有其大者焉事親以道而偕爲聖賢上也策
名王朝免於邪慝而榮以綸綍次也其次乃堂斧之
之養矣其次乃附身附棺之具矣其次乃棺椁之
制矣夫酒炙之養未敢侈以爲孝也然而吾親實
享之勝於祭而太牢之豐矣衣衾棺椁之制亦未

敢侈以爲孝也然而於五最親之身猶切焉勝於葬
而容衛之隆矣今之人子置其大者若罔聞焉於
其切者或致怠焉反沾沾傾家以營葬者何也且
其勞多而費重一一自爲之與曰否親知之襄事
然也曰是皆樂爲之與曰未可知也然或有爲施
焉者或有爲報焉者其爲報者則我之施固在前
矣其爲施者則我之報將在後矣似未嘗厲人也
曰是不然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則事之不齊亦
事之勢也親知相愛誠有願爲之者則亦有不願

爲之者矣夫不願而使之則致厭之道也不能與
不願而強之則致怨之道也雖其人理當報我者
而彼力實不能強之報猶怨矣況強之施焉者乎
夫本以爲榮也而後乃至於辱本以爲孝也而後
至令人怨且詛其父母不亦非計之得者乎曰家
富而自爲之者何如曰免於人怨矣然惜其染於
流俗拙於用財而未知能用財者之足進於孝也
夫致飾以爲觀美也者不過欲令小民俗士嘆羨
嘖嘖以爲此家誠富貴有子孫能華美耳以致戚

之時而企乎觀者之譽人子豈宜有是心況未遽流俗之所羨而爲士君子之所笑乎且以數日竭旬之勞百金千金之費俄頃便爲烏有不亦暴殄天物乎且欲孝而無財則已耳財既足而欲孝不有營高敞廣松楸立享堂建祠寺以隆世守者乎進而上之不又有推遠祖父之遺意而賙三族以及鄉黨建義倉歲凶荒而養殘廢孤病者乎於以廣先德而滋後福爲尤厚記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夫爲善孰有大於濟衆者乎

此謂能用財而能孝者矣釋此不爲雖輕費萬金譬鄰財於曠野置有用於無用耳已可謂拙於計矣況歛怨詛於親知損先人之令德哉亡者而無知也將焉用之是自爲侈大而非爲父母也亡者而有知也其賢者必不樂其子孫之厲人而歛怨厲已而耗業矣爲子孫者何忍臆其先人之非賢哲而必以世俗之誇詡爲榮也耶如上所陳孝固有大而切者欲爲孝子必審擇於此矣曰人已爲之既不貲財亦不露處與奔喪儉聖人之明訓豈劉臻曰問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左氏曰大夫三月士踰月宜何據據弓記子思之言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不言大夫也蓋三月亦通稱有踰矣曰今之人以速葬爲恕於親何也曰非也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報急疾也杲徒三月而葬先王且許之又何恕之與

有曰貧者不備物奈何曰子游問喪具子曰稱家之有亡曰有亡曰有亡惡乎齊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蓋豐嗇有分固無咎於不備也成公三年二月乙亥葬宋文公胡氏曰國家安靖外無危難且有越禮踰時遲乎七月而後克襄葬事哉左氏曰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荀過乎時厚葬其君父祇重其罪而已矣爾雅曰鬼之爲言歸也不歸於土猶之旅人不歸於家其不

予親以安可知也是故在律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出禮入律入之子可不惕然懼乎曰禮無二斬既畢服而又服其服以葬得無嫌於二斬歟曰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主喪者不除服故曼子有云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蓋哀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哀云者有故而不得葬其情常如居喪時也今則泰然從吉曠歲年而若無事焉是則葬親而已矣故釋名曰葬藏也藏不如禮曰埋不得埋曰葬　問既遷尸而號於廟

何禮也曰此禱復而失其證意者也禮既禱於五祀士則於門於行耳復當升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求之天地四方也魂氣無不之也而於廟焉藏矣始死奠脯醢於尸東陽位也未忍死之也傾徙於廟門不但死其親矣主人未成服弔者入門子弟出見之曰以未成服不敢出見使某拜禮也而被髮跣足行於塗何歟曰陰陽家言有所謂殃者信乎曰親而忍加以殃名不孝之罪通於天矣矣殃何物也由俗所云禍之乎其魂也魂與氣非二也氣散而魂獨留魂去而殃猶在乎殃之爲義禍也罰也死者又何惡於其家而降之禍罰耶果其親之靈至此而始去則求其一見乎其位聞乎其容聲而不可得乃避而遠之何心哉凡此至陋而害理而世卒無有非而黜之者不可解矣曰父母而不存稱孤哀子若爲繼母之子其無嫌歟曰嫡重矣嫌繼母則何以處嫡母哉且儀禮於筮宅卜日之類皆稱曰哀子某哀固不專於母也況可嫌於繼母之故而不哀乎曰繼母之子於嫡稱

前母禮歟曰非禮也人母無前母之名繼以言乎繼嫡也不以爲嫡何繼焉前與繼亦猶然乎其嫡也舣文豹吹劒錄避煞之說不知起於何時案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歷載喪煞損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同殺十三十四南方第三家殺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同喪家故俗世相戒至忌期必避之然旅邸死者即日出殯煞同何處京城乃傾家出避凍山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局靈柩於空屋之下又豈有爲人父而害其子者乃獨卧苫塊中煞夕帖然無事而俗師又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則損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殮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衍家僕非但枕藉擔扱不仔細而金銀珠寶之類皆爲所竊記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侮焉爾矣蓋亡人所隨身者惟柩中物耳可不

身臨之此惟老成經歷平時以此戒
其子弟庶幾臨時不爲俗師所惑　問主之制
曰伊川先生言之悉矣高下厚薄皆有取象不可
意爲也曰世用有爵者點朱而覆以墨禮歟曰非
禮也親故之能書者題之足矣必乞於有爵亦所
以崇其事也而朱焉則無謂矣且服官者簿書教
令皆用朱以下行上焉者弗敢也人子於父母而
使人肆然下臨之又豈所以尊之乎曰父在母之
主宜何書曰從夫而稱子不得以妣名之也曰子
之主則從父而稱乎曰然曰有孫者書考不可乎

曰嫌於無祖也曰無孫之子有泛稱公者非歟曰
誰公之是於其家了無繫屬也曰立主以祀之似
不宜施於卑曰非然也本尊則尊奉之本卑則卑
畜之魂之所依猶之其人在耳蓋家必有主而統
屬於尊也曰禮無明文於何而徵之曰或問乎朱
子云夫在妻之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云奉祀施
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由此觀之則夫在稱亡
室父在稱亡男古之人無不然者而在或人之所
疑蓋以秀書其子之名奉祀或亦無害不知尊者

在卑者不得干也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
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皆所以避尊者也而於主
乃敢自名而無所避哉曰父沒然後滌而改書歟
曰然
陳宏謀曰喪葬大事重在附身附棺尤在致哀盡
禮新喪經懺綿延數旬佛戲歌彈故違禁令舉殯
之時設宴演劇全無哀禮人獸紙器擁塞道路誇
耀愚人適爲有識者竊笑至於親死棺殮入土爲
安乃溫飽者或於風水久厝不葬反以速葬爲恥

甚至數年幾代均不肯葬滿屋停棺到處浮厝或
慘付火炭忘親滅禮莫此爲甚久奉
嚴禁嗣後喪葬不許有佛戲出殯不許多用紙器
厝棺不許過三年有子孫之親棺毋許火化地方
官一聞佛戲將樂器取追入官僧道責處出殯演
劇立卽拏究省無益之費爲殮葬之用安葬如期
承祭以禮寧戚毋易寧儉無奢孝子順孫豈在繁
文之美觀哉　喪中宴飲已屬非禮而陝省喪葬
奢侈更有喪中演戲之事或親友送戲或本家自

演名爲殺死其實忘親哀戚之時恒舞酣歌男女聚觀悖理傷化莫此爲甚從前屢經禁止至今惡習未除風化攸係未便因循嗣後應先從紳士爲始遇有喪事禁止演戲違者無論鄉保地鄰許其首告并令教官嚴切訓誡不時稽查倘有違犯卽爲詳究然後及於齊民一體禁止

林枝春與劉按察使論速葬法書曰養生喪死王道所先仁人孝子不忍暴露其親使骨肉復歸於土所以死者獲體魄之安生者盡送終之禮其在置懷四鄉雖設義塚下戶羞屑其間公牒查催則

閭閻除凶穢之氣以召祥和順閉藏之理以暢生機此陰陽常理爲政者轉移風俗之大端也竊見執事禁邪神嚴賽禳師巫畸人不得逞其故知今歲民氣和樂竟無夭昏札瘥可謂立事有制張弛之明效也今更有欲上陳者南方之俗鄙野樸陋親死不葬停柩於家揆其本心非必盡貪吉壤特以棺衾苟完吾責已塞棺柩一物耳置之舍中何與人事且生與周旋一旦出之郊坰非心所樂歲月因循竟有逾數十年父子祖孫顯然並列一堂者苟非居停易主從不能以廓清其或因事他徙棄置山坳田隴間被以箬篷稻稈雨淋日炙白骨髐然村監無良因而傾倒之取其支骸餘板以鋪填路坎屯柵雞豚而是物已長然無迹矣其在閭中者卒遇同祿擁擠屯塞卽時與之俱燼村墟春夏之交溪流暴漲浮沉江海而沒者又不可勝數也向使開三尺土覆一簣而納其中何至傷心慘目若斯之甚哉近歲人情日薄相覩成俗不復置懷四鄉雖設義塚下戶羞屑其間公牒查催則

鄉保斂錢投一甘結足矣聞二十餘年前當事會爲發價然漫無經理祇令出城無良之徒因以爲利舉而置諸邱隅遂已坐收燒埋之直今堆疊傾朽者皆是也自去歲疾疫城坊以內又增十分之二率皆聯合細材不甚牢固傳以油灰勿迸并裂而已又屋宇湫隘不爲殯坎不能具帷帟架閣有若牀案生者飲食寢處於傍或反置器物其上如此有異於溪峒蠻夷之所爲耶竊爲今之計莫若以漸使有歸欲以漸使有歸莫若分其地擇其人別

其等次定其期會而官給其資苟其如是一二年
間可使數千朽骨盡歸黃壤何謂以漸使有監發
令之初先遣官吏循行里鋪親加勸諭約計總數
若干分作數起但使每起足數不必更問誰家至
日成漸稀則勒之爲限以次而密蓋立法驟則物
力人工一時騰踴而從事愈難緩則漸不致詰而
其後仍爲具文此不可不因時弛張也何謂分其
地四郊官地如東南之豹頭山吉祥山西北之社
稷壇厲壇前後左右處處寬敞今即以其地屬之

四門城中分而爲四關廂附之郭外村鎮市集各
歸其界散則易清近則便事愚見其價廉而工省
也何謂擇其人周禮春官設墓大夫之職掌其政
令聽其獄訟所以重教化也省中丞倅豈無事務
稍簡足資差遣但此非如監督工程可資餘潤以
求敘進才智者或不樂爲要擇其勤力而有仁心
者任之而已有居中以總其事更令分委佐雜各
任一方俾各分畛界限登諸冊籍以杜諉諈則虛
實昭然功效不掩矣何謂別其等本官各於所轄

之地親同保甲察驗先其年深無主者次其子孫
寒微不能自舉者皆官爲出資其次家雖貧困尚
有親鄰伙助者量與補助其間或有依違務爲開
諭勸諭使知稱家有無死欲速朽之義彼見一時
並舉者皆不過云爾則亦將俯首帖服勉於自爲
況有經營以督其後乎何謂定其期會凡葬必卜
日辰合利閭俗亦然但閭人獨以清明及大寒日
名爲公衆日子不拘何向皆可啟土掩埋今擬自
季秋初訖於來歲季春則此二節皆在其內省費

必多況冬末春初凍餒者藉此以食其力於游惰
更有所補此外苟值風日清美即爲月吉辰良要
毋令星卜之家得以居奇而已至於官給其資籍
亦嘗譬其法每口工費約需四百餘文次等貧戶
畧需補助者半之業經拋棄在仙者又半之以多
乘少約百金可埋二百餘口商之大府或有無礙
公項可以酌撥衆百而上接續措備不必剋期整
付則亦易爲力但慮奸猾虛糜是又在任事者以
實心行實政耳所埋名口既有冊籍可稽又於其

彼

處立標書鄉里年月足爲所親認識則後來他歸
及別籍寄寓者或遷或否亦可聽諸其人異乎投
諸水火一往無歸者矣四郊權厝傾圮者寺廟寄
頓者即於其左右埋之官爲之籍禾杜訟端無異
地鄰亦何樂而不以請也凡若此者規模既定次
第施行及夫條教遠頒則省檄外郡如省郡檄外
邑如郡僻鄉遠聚驛巡簿尉皆可分掌其有兵役
玩違移牒本官申其戒令當無弗率者夫南北異
宜古今異俗閭中停柩北方所無至於誦經作樂

僧道倡優之屬類皆不用猶有古人哀戚遺意惟
是上下游各處不無漸染時趨事增華費廣則
力單力單則時逾拔本塞源惟在守土之吏通其
蔽而挽其流而已抑又有說焉紳矜者齊民之表
富戶者鄉里之望向來會試起選捐職候補牀結
必稱並無停喪過犯日久漸成虛文近世士大夫
有實未嘗葬而以遷葬爲辭者矣有歷任遠宦終
身不得送葬者矣柩此悟不爲怪此又在出結時
詢查其實勿徇情面也且士夫富豪之家豢養堪輿

拘泥

難酬蒼頡每每遲之又久迨時事已非又屈於力
之無可如何比比而然又何論於齊民乎此又門
俗之所由敝合十郡而如出一轍者也使採微言
推廣仁術使嶺海陋風濯磨禮教以感發其天良
德莫厚焉功莫隆焉

馮景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君子惟盡人之道
而天不能違故精數不若明理嘗觀漢藝文志陰
陽家者流蓋出羲和之官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及
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

神及其流失自建武以後圖讖之說興而占驗風
角之術往往讖祥巧中於是益惑於人心而不可
移然吾博觀往迹亦略備矣知其書可焚而其術
可廢也今世尤惑者小葬一事若以窮達壽夭皆
此所致遂有久淹親柩不葬者有既葬失利而改
卜者有謀人宅兆而遷就焉蟹者嗚呼藉骨之朽
以麾家之肥可爲不仁不知矣其亦考諸禮乎古
者天子諸侯大夫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
月也春秋九月丁巳僖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

下吳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呂才之敘誠爲篤論世有明理君子其孰能違之元陵之葬德宗見轀輬車不當馳道問其故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其後宣政殿廊壞將作奏十月魁罡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卽命修之夫德宗情多猜忌而所見之達如是亦不聞其違陰陽以致咎也且漢明帝以反支日受章奏而天下稱其賢宋武帝以四廢日拜領南蠻校尉而天下稱其達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而天下稱其仁李朔以往七日攻吳房而後世稱其智此無他惟理之從而不拘於數能盡人道而已矣故曰君子道其常

巫史妖誕相承誘怵並作民始忍以暍飲水之時起射名干利之望甚者兄弟忽閒謂是山於伯獨吉是水於季獨凶孤疑相伏暴其親之遺體而不可攜學士大夫尙論先王之制則世共譏爲遠於人情嗚呼公斯言可力破青烏纖嗇之說而深入仁人孝子之心矣顧風俗相沿民聽滋惑單寒之家困於力之無如何固不暇擇而葬者若其靡耗物力遷延歲時死者未葬生者復死卒使其親永棄淺土而不獲四尺之封一坏之固往往出於高門世族之家此尤可憾也予爲是於 國朝名臣張清恪朱文端蔡文勤徐健庵以及儒者張櫻若張考夫盧子弓之論備錄文鈔冀以挽同頹俗使天下爲人親者免爲子孫射名干利之故而不獲皆正其首邱卽諱爲遠于人情義所不

流百家悖道者多合理者少至於陰陽伎術尤盡出於私意而非天理之本然故其失可以立破而非難見也京房之易傳以五星配六十四卦凡十三周而餘一星從鎭星起至歲星止而首尾之交宋呂文成公曰王政既息舉立封竁宅之柄委之

竟刪去癸酉一星郭璞之葬經以二十八宿配六十甲子凡兩周之後複出角亢氐房四星歷十五周四百二十日七甲子而後復始不知星度各有多少東井三十三度三十分奎婁僅止五分今以東井占一日其可乎占卜家以勾陳騰蛇青龍白虎朱雀元武配六爻而謂倮蟲三百六十騰蛇爲長星象三百六十勾陳爲長不知大戴記稱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倮蟲之精曰聖人家語亦

謂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今以騰蛇當之可乎夫龜蛇皆北方之獸也嫌其不與三方相同而移之中央然則元冥之神曰修曰熙將亦裁減其一而移之中央耶選擇家謂正五九月不移上官移徙此本佛書言帝釋以正五九月察南贍部洲唐人奉佛因不行刑謂之斷屠月此何損於上官移徙耶且佛氏之說亦何可信彼謂大地有四大部洲故閏四月而巡察一周南贍部洲則常在正五九月也然過有閏之年不知此閏月中帝釋當在何處乎遞甲家謂九宮貴神司水旱即今所傳三白圖法也因而又有月忌之日以一二三四五數之五值中宮諸事皆忌數至十四二十三皆值中宮故每月有三忌日再數至二十七日已盡尚餘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不知此三日中貴神又在何處乎演禽家以七政配二十八禽不知寅卯兔之類皆屬強名即如寅宮自昴尾十度起至斗十度止尾宿本十九度今自十度起凡屬尾宿止十度中間歷箕宿十度又歷斗宿十度而後滿

於一宮箕爲豹斗爲獬則不得專以寅宮爲虎矣又東方七宿皆屬木南方七宿皆屬火西方七宿皆屬金北方七宿皆屬水今則角爲木亢爲金氐爲土房爲日心爲月尾爲火箕爲水然則東方不得爲木耶又蛇龍本是一類何以蛟爲木而龍則金虎豹亦爲一類何以虎爲火而豹則水還而叩之亦自謂本屬強名也既是強名則角之一宿非木非蛟亢之一宿非金非龍安得謂庚金之命逢亢必逢角亢之辰冊行不吉乎如此之類更僕難

終原其所以爲此紛紛繇由緣於自修而急於天
幸不教人以躬行實踐自求多福而惟誘之以造
化陰陽鬼神星象年月甲子之屬其實皆如繫風
捕影無一可據而聖賢相傳知天事天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學不講此豈非士大夫之過與
沈德潛曰葬者藏也人子之葬其親所以安先人
之靈魄非爲生者求福澤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
兆域註公墓君墓也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註
邦中之墓萬民所葬地也古者墓地伺處分其地

使有區域而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非如後
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也其時稽疑者付之筮人
卜人而後世陰陽拘忌之說不聞焉禮天子七月
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必如後世堪輿
家言則七月至踰月中安得過善地并吉日也已
葬孔子者係子貢之徒而孔子萬世王祀遠而彌
昌古來帝王陵寢茂以過之而子貢之徒未嘗徇
陰陽拘忌以葬其師也至晉郭璞始有葬經厥既
著書必無舍善地以葬其親者而王敦之亂禍不

旋踵即其效可覩矣後世葬師又竄易其書以僞
亂眞紛紜著述者多如牛毛眩惑是非皆以禍福
動人而實以營己之利雖有孝子慈孫莫能大破
其邪說以求遂其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初心吁
可歎也
梁恭辰勸戒錄人生遭福之心過甚則事之斷無
是理者亦遽信之而不疑青烏之說自不可廢然
一爲所動則必終爲所愚京中有趙入瘋子者創
爲醫地之說此亘古奇談而竟有信之者嘗爲武

清一曾任縣令者卜地告之曰適得吉壤在某村
某家之竈下去其屋則得吉穴某令遂別購地造
屋遷其人而購其室及毀竈趙又熟視曰此地惜
爲竈所洩地力弱矣某令曰爲之奈何曰醫之自
能復元藥當用人參一斤肉桂半斤俟得此二物
付我餘藥我自爲合之某令如其教備參桂授之
越日掘地下藥又告曰三日後夜半立于一里之
外若遙見此地有火光燄起則元氣大復矣某夜遠見有籠燭

前行者即燃之及期至某令家邀其夜中籠燭往視漏三下曰是其時矣遂同往久之遙望其地果有火光迸發狂喜曰君家福甚大不意元氣之復若是之速也某令亦大喜然爲藥物故家資已消耗過半趙售其參桂家稍小康無何趙子俱亡趙亦得奇疾身如已死但能飲食而已始大悔平生所愚者不止某令而所售參桂之資亦歸于盡身受其報天道當然而爲所愚者絶不思理之有無又愚之愚者也

袁枚隨園隨筆言葬經者不始于郭璞史記樗里子言後世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漢書劉向奏王氏墳在濟南者樹皆交柯連葉上高出屋有立石起柳之象袁安傳書生指某地曰葬後世出三公孫鐘遇三少年乞瓜爲指葬地三國志管輅過毋邱儉墳曰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孫堅祖墳有五色雲曼延數里此言陰宅風水之始也呂才駁之司馬溫公駁之最爲明快若伊川之駁葬經言培其根本尙無補于枝葉而況死後乎漢廷尉吳融以人所封之地葬母人皆言必滅族而子孫貴盛見後漢書隋文帝曰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我不當爲天子若云吉我弟不當戰死見隋書宋文潞公穿溇渠司天者言不利時仁宗病後改築潞公卽命司天者往乃更言前穿無害恐將來有不利則改者受罪故耳見羅氏識遺源乾曜得張說門左之地村夫爲之卜葬俚斗爲之書碑而泓師知其必貴見新唐書黃巢李自成之敗俱以掘其祖墳故也乃唐高祖起兵亦被長安留守盡發其祖墳而依然無恙宋明帝惡蕭道成墓有五色雲氣暗遣人以鐵釘長五六尺者釘墓四維以爲壓勝而卒無驗郭子儀祖墳爲魚朝恩所發而子儀七子八壻貴顯朝廷蔡京酷嗜風水葬其父于杭之臨平以錢唐江爲水越之秦望山爲案似乎大吉矣而全家灰滅元史龍岡失火廉希憲謂太常卿田忠良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偶爾失火愼勿令妄談

地理者有所更移風水之不驗班班可考人猶惑蝸不醒可謂愚也　姜武孫駁天星分野之說曰天衛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畧外也明矣必若分界之說是天已盡于中國而中國以外之諸國竟棄之星辰以外也有是理哉且揚州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雍州在西而星紀則在南凡此舛午可疑者不一而足

王士正池北偶談秦始皇穿治驪山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二君之賢愚人皆知之乃亦有相反者宋壽州張侍郎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相去數里有盜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掩覆其穴繼發晏公墓無所有器皆陶甓破其棺惟木胎金裹帶一盜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世謂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如此

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歿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麇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莊之上燕騎刼圍齊即墨掘人冢壘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爲大僇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殪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風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風未行于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殪肉者同言之爲音寡

宋周密癸辛雜識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爲疎誕中間僅以畢昴二星管冀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理言

之中國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夾漈鄭漁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中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以華夏爲南贍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趙韓王嘗有疏云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國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沈括夢溪筆談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盌唇上皆可爲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爲最

善其法取新纊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于針署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子家指南北者昔有之磁石之指南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魏氏春秋載袁紹檄州郡文曹操署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　南史宋景和時敗魏武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佑領之

顧炎武日知錄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

地于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王惲集乃云金山西北大江中亂石間有叢薄鴉鵲棲集爲郭璞墓按史文元謂去水百步許不在大江之中且當時卽已沙漲爲田而暨陽在今江陰縣界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傳皆誤世說載璞詩曰北臯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惟母與昆則璞又有二兄同葬陽氏曰既云母葬江中則璞不妨在京口王惲之言未可駁

袁枚隨園隨筆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

揚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注云堪輿天地總名也又引淮南子許愼注曰堪天道輿地道也周禮疏引堪輿經黃帝問天老事似言歷象之書史記日者傳以堪輿爲占家之一是堪輿非形家言也今種看地理者曰堪輿恐矣

魏源聖武記說禹貢山川者有三條四列之說而唐僧一行河山兩戒尤爲後人所祖其言曰北戒自二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

至滅貊朝鮮是爲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
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
自上格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
嶺徼東甌閩中是爲南紀以限蠻夷此但據禹貢
九州言之其實崑崙大幹北包朔漠瀚海之外而
一行所述北戒者僅其中幹故唐楊筠松疑龍經
述四幹云西隔崆峒數萬程東入二韓隔杳冥惟
有南龍入中國分脈希祖來奇特蓋謂北幹中華
不及見所見惟于闐南山起祖東走秦豫燕趙之

龍耳前代度漠之軍所至如狼居胥山寘顏山浚
稽山冢邪山燕然山皆北幹山名距代郡定襄朔
方二三千里今並不得其遺蹟 本朝臣服漠北
蒙古凡阿爾泰山杭愛山興安嶺盡隸版輿子是
一統志始詳北幹之支脈曰阿爾泰山即古金山
在特思河西北綿亘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
雪不消爲西北諸山之祖其頂在烏普薩西北支
峯曼壑分爲四枝正北一枝曰額爾齊斯河以北
入俄羅斯境不知其遠近其東北一枝達特思河

圖諾

千

之北千餘里東爲唐努山又東北接杭愛山之陰北
抵色楞河其河東一枝爲烏蘭郭馬山繞奇勒稽
思泊之北又東南爲白勒奇那克科山又東爲昂
奇山空格依河出其南麓烏海河出其東北麓又
北爲馬喇噶山布勒噶蘇台河出其東麓又東北
爲大山喀喇河諸水出其南麓其南一枝蜿蜒不
斷納鄰河呼勒泰河哈流圖河納思克河布勒濟
河哈巴河奇蘭河喀喇額勒奇思河阿額勒齊思
河俱出其西麓哈勒奇薩河呵普都河出其東麓

山勢旋折而東布顏圖河出其北麓布拉青吉兒
河札克台河出其南麓又東爲阿爾泰山之尾又
東南復分二枝加黑雲一道界瀚海中其東爲庫
克西勒山又東北接巴顏山其南枝爲都特嶺布
帶山歐古克里河出其西麓又南爲布勒堪山空
鄂洛阿濟罕山屑峯不斷千餘里橫截沙漠爲阿
爾班岳達察嶺又東南爲古爾板賽漢山其南爲
謀默渾山其東南爲五百根山王空可喀喇龍山
而止自空鄂洛阿濟罕山南向爲奇齊格納山其

蠶鄂爾山查喇圖山至伊塔特圖山而止此皆北幹阿爾泰上游之脈絡也又云其南八十里天山自西方來亦蜿蜒而東南橫亘沙漠中千餘里又東爲活爾活圖山至色公哈占山而止色公哈占山北至空可喀喇龍山二百里南踰瀚海至奔北陰山五百里此天山中幹支脈之與北幹對值者也又曰杭愛山在鄂爾渾河之北直陝西甯夏北二千里豹金西北五百餘里其山最爲高大山脈自西北阿爾泰山來東趨踰鄂爾坤土喇諸水爲

大興安肯特諸山又自山西枯庫嶺北折環繞色楞格河上流諸水發源之處抵俄羅斯國界千餘里鄂爾坤塔密而諸河皆發源於此又曰大興安嶺在敖嫩河北小肯特山東自此綿亘而東直抵黑龍江入海處山之南爲喀爾喀界山之北爲俄羅斯國界此北幹下游杭愛山至興安嶺盡海之脈絡也自古語北幹者莫詳於是惟以賀蘭山陰山爲天山一支是爲小誤益天山之脈盡于玉關而賀蘭陰山則和闐中幹之支非天山之支也至

一統志疑杭愛山即燕然山康熙朔漠方畧載聖祖勒銘狼胥之山其山必距昭莫多不遠則是以汗山或肯特嶺爲狼居胥山準其地望皆與古書相合惟提督殷化行西征紀略出甯夏循賀蘭山西行度沙磧二百里至一山有石碣題雨郎山或謂卽狼居胥山則距塞太近必非是矣　問漠北阿爾泰山爲北幹而偏一行所稱北幹者僅中幹則聞命矣惟阿爾泰山之南和闐山之北則當以天山爲中幹今乃謂中幹出于闐之南山者何

阿爾泰山之西爲額爾齊斯河其水經俄羅斯入北海故或疑北幹與葱嶺不相屬而謂四大幹皆原葱嶺者何兩山之間必有大川長江大河既爲二幹中之大界亦自當各有天然入海之道乃龍門底柱皆胃中幹山脊而過人力開鑿而成竟莫知天禹未鑿以前黃河故道安在者何北幹中幹皆盡於興安大嶺則兩幹又仍合爲一幹者何曰蓋是四疑貽誤千古夫北幹阿爾泰山之脈正從天山而來由伊犁博羅塔拉河之西遶額爾齊斯河

宰桑泊之東北而起阿爾泰山是葱嶺者天山之太祖天山者北幹之少祖天山以阿爾泰爲正幹而其東趨巴里坤哈密者特其分幹分幹短而正幹長故北幹與安大嶺盡于東海視哈密分幹多行七千里其孰正孰輔判然徑庭矣哈密餘支東北盡于安西州之布隆吉河河北爲天山支麓河南爲祁連山正幹玉門關嘉峪關皆建于此正扼二幹之交會而祁連山脈則上起于隴中經青海下爲賀蘭山陰山與天山之脈不相屬故自僧

一行以來皆以三危積石爲塞垣北戒之祖不言祖于天山蓋葱嶺河源經回部滙于蒲昌海（即羅布泊）在天山之南于闐山之北故回疆三面皆山惟以東隅爲泄水之口則自蒲昌海東至玉關沙磧千餘里又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即北幹中幹天然之大界也使水行沙磧不滲不潴則蒲昌海之水必經龍堆出玉關接布隆吉河居延澤之水東會克魯倫河黑龍江入海矣無如沙漠旱海水小即滲水大即潴窪荒枯磧生氣不鍾于是

潛源重發於青海之上遂以北幹之界水溢出中幹是爲一變河入中幹以後仍隨中幹左枝山脈北流由甘州出塞繞河套以賀蘭山陰山障其北連峯疊嶂偏之入塞至雍冀間而中幹右兩枝交會界水愈狹不足受河于是懷山襄陵或東決平陽或西泛關中尸子言古者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故禹不得不闢龍門析底柱以納之使河槽歸一是前則伏出崑崙中幹之底繼則顯冒乎中幹之脊是爲再變使循北幹界水之常不入中幹

則大漠絕塞皆水草饒沃之地人物繁庶而生氣何由獨鍾中原乎天地之氣聖不能違乃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請徙河塞外北注胡地不入中國試問徙乎既入中幹以後乎則必使河從朔方冒陰山大脊而過也徙乎未入中幹以前乎則必使蒲昌海水穿龍堆千里之沙再絕瀚海六千里之漠不滲不漏而東也不與天地之氣不明水土之性不考支幹之形勢倘足語疏導兼辦方畧乎至謂兩幹台于興安大嶺尤爲瞽說夫內興安嶺與

外與安嶺一在黑龍江之南一在黑龍江之北名雖同而實然二幹相離同出葱嶺而分幹皆在萬里以上一則由三危積石遠套外爲賀蘭山陰山經歸化城宣府至蓟石口外之多倫泊而起內與安嶺亘內蒙古各部而爲遼東之長白以盡于朝鮮一則由漠外之阿爾泰山杭愛山起肯特嶺爲外與安大嶺包喀爾喀各部蒙古以盡于鄂羅斯豈可因其同名誣爲一幹毅祖爾之宗支渾撦憲之界限乎若方外紀圖以阿爾泰爲金山杭愛山爲東金山最著北幹之脈不消與安之稱惜無遵用之者若夫于闐中幹復分數支其在黃河北大漠南者爲中幹之北幹在黃河南漢水北者爲中幹之中幹漢水南江水北者爲中幹之南幹此則九能之士類能道之今不更僕焉

姚瑩東溟文集黃梨州有言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甕其慘不異于焚加何加安于故土免襄屍之原乎則不吉亦不可遷此蓋爲惑于

水改葬其親者言也然所以不異焚如未詳其故世或疑之昔亡兄欲遷葬王父母瑩在海外寓書言以亡者入土骨肉爲無氣乎則休咎不當通于子孫而地師之書可盡焚也以骨肉爲有氣乎則葬已十數年骨肉之氣與水土之氣已合骨氣入地地氣入骨亦已久矣從而遷之是斷其骨肉之氣也此與析骸何以異乎且骨內之地氣不可復除而地內之骨氣不可復合更入以新地水土之氣糅雜混淆無從判析欲求無凶其可得乎即不論吉凶而分斷先人骨肉之氣仁人孝子于心安乎吾見世人遷葬而禍不旋踵以至絕嗣者衆矣執一人之見自謂致孝于親而不深思其毒惡在其爲仁孝乎亡兄見書遲疑遂不果遷瑩是時未見梨洲讀葬書問對亦有此言　余謂徐氏健庵論葬不必加地師堪輿之說則是謂族葬不可人卜一坵者非也北方土厚水深平原寬廣易爲族葬南方卑濕非山嶺則江湖其寬廣平原則田園耕種之安得盡人有可容一族之地以葬死者乎

閒有力好善者棄置義塚必其無子孫或子孫赤貧乃肯葬之否則不肯葬矣是不能不人卜一塏者勢使然也但生齒日繁不得人人皆葬吉地更無世世皆得吉地之理地師之說不必盡無而不可太拘聽有德者自能得之其中有天道焉雖仁人孝子之心無所不至而不能强天以從人譬之人子養祭其親無不願三牲五鼎之奉而爵位貴賤有等不可以五鼎者爲孝三鼎者即爲非孝備甘旨者爲孝啜菽飲水即爲不孝也則又烏可以

得地者爲孝不得地者即爲非孝乎久停不葬是乃眞不孝耳問吉凶于地師猶之周禮卜其宅兆之意地師之說未必人人皆精蓍蔡之靈未必事事皆驗然問之卜筮其中尚存天道問之地師則全以人爲與其誤惑于人何如聽命天數之爲得哉善乎蔡文勤之爲襄葬解惑也蔡以閻人且篤信程朱之說者其言曰風水之說何嘗不是乃惑之而不修人事專恃吉地以爲獲福之資遂有遲之三年而不葬者停柩不孝也世有不孝之人而能獲福者乎

全祖望曰漢魏以來有宅經有葬經皆出於堪輿形法家之言元儒義烏朱氏謂宅經古之所無長山胡氏最善其說而聞者莫不駭經古之所無長山胡氏最善其說而聞者莫不駭之子告之曰是也宅經之用大之爲都邑城郭小之爲宮室歷見於經傳所謂立室以宮矩立宮以城矩土圭以求地中土宜以相民宅是故相其流泉觀其夕陽公劉之卜都也揆之以日作於楚宮衛文之卜宮也南望斗北戴樞晏子之論卜都也

益屋於東則凶家語之論卜室也而所謂葬經之說無有焉周禮墓大夫之職冢人之職班班具在昭穆葬而已族葬而已不聞其以形法言也葬師之徒求其說之見於古者而不得於是指流泉夕陽揆日測景之說以爲據不知是宅經之祖非葬經之祖也聞者曰君子不言禍福倘其非耶曷不并宅經之說而廢之其是耶則葬經亦曷可非耶子告之曰是必明乎死生之說而後可以定其是否也夫都邑者一國之極也必其風雨和會而陰

陽順踈然後一國之民命無失所焉是以郤子之
遷繹雖不利於己而不恤宮室者一家之聚也亦
必其五行順序而後天厝不作蓋皆生氣之所乘
是以地理得應之以爲功是在中和位育之功亦
其一節特漢魏以後之宅師或支離其術而不盡
合古耳若墟墓則不然人之死也魂升天魄降地
其所遺者枯骨耳謂孝子之於枯骨不忍棄而捐
之五患之區而必求高敞融和之壤以安之則可
謂有吉地焉足以追魂攝魄使之爲利於子孫則

惑矣彼葬師謂亦有生氣之可乘眞無稽也然而
葬經之說謂富貴貧賤繼絶俱操之地其說較宅
經爲更侈夫古者井田之制行民無甚貧亦無甚
富而商賈則在所賤宗法立則宗子繼支子否四
民之子各襲其業卽有軼羣之才亦偶然耳聖王
之所以定民志者秩然後世富貴貧賤繼絶之說
俱無所用則夫其說之不見於古固其宜也假使
鬼果能蔭聖王之制禮其所以愼終追遠者無所
不至何獨忍於負其父母護庇之靈而不爲之求

吉地以聚之乎然而爲重爲主爲廟爲寢以棲其
神其祭也於陰於陽以求之而絶不問之於墓則
亦疏矣而漢魏以來之葬師其能事乃突過於古
先聖王則亦怪矣閻鬼蔭者莫若涑水橫浦東山
梨洲四家
程晉芳曰近有僞流創三元之說謂葬不可久視
三元而遷還可也嗚呼親膚既掩非蟻非水而以
禍福之故輕爲改易有不遭陰譴者乎創爲此說
者其人既不良死而舉世猶奉其言如圭璧焉富

貴重而仁孝輕可慨也夫
爽案形家妄談一鄉一邑龍穴砂水遑知中華山
龍水龍全局查京師居天下之中其南曰直隸是
爲畿輔其東曰盛京盛京之北曰吉林又北曰黑
龍江是爲東三省畿輔之南其省三曰山東曰山
西曰河南山東省之南爲兩江其省三曰江南之
江蘇曰江南之安徽曰江西兩江之東南曰閩浙
其省二曰福建曰浙江河南省之西南爲湖廣其
省二曰湖北曰湖南山西省之西爲陝甘其省二

曰陝西曰甘肅陝西之南其省一曰四川江西與湖南省之南爲兩廣其省二曰廣東曰廣西四川省之南爲雲貴其省二曰雲南曰貴州甘肅省之西爲青海四川之西爲西藏長城之外盛京與直隸山西陝西省之北爲內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及察哈爾八旗游牧踰瀚海而北爲外蒙古喀爾喀四部八十六旗游牧其西爲科布多其北爲唐努烏梁海甘肅省之北爲阿拉善額濟納二旗游牧踰瀚海而西爲伊犁大海自鴨綠江口西襟盛

京南京師直隸東南又南襟山東之北而東又南襟江南浙江之東又南襟福建東折而西襟其南又西襟廣東之南接越南國境大江出四川之岷山東行經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入於海其西源曰金沙江出青海東南行經雲南折北至四川會於江漢水出陝西之嶓冢山東南行至湖北會於江黃河出青海之噶達素齊老山東北行經甘肅出長城折東而南環內蒙古鄂爾多斯旗是爲河套入長城經陝西東山西西復折而東經河南

東出江蘇入於海淮出河南之桐柏山東行經安徽江蘇會於河濟出河南之王屋山南行亦會於河鴨綠江出吉林西南行經盛京入於海西遼河出直隸邊外東行經吉林會東遼河折西南入邊經盛京入於海灤河出直隸邊外南行入長城入於海混同江二源曰松花江曰嫩江松花江出吉林北行出邊折東北經伯都訥會嫩江又經拉林阿勒楚喀呼蘭三廳入於海嫩江出黑龍江所屬墨爾根南行經布特哈齊哈爾會於松花江黑

龍江出喀爾喀車臣汗部東行經尼布楚呼倫貝爾雅克薩折東南經烏魯蘇木丹黑龍江愛琿三姓會於混同江運河在浙江江蘇引太湖踰江引洪澤湖踰黃河經山東直隸引沂河汶河衛河漳河會於淀桑乾河出山西東行經直隸折東南經京師西爲永定河亦會於淀浙江出安徽東行經浙江入於海閩江出福建東行入於海粵江三源西江出雲南東行經貴州廣西廣東會北江東江入於海皂楞格河扎布噶河在喀爾喀游牧大克

穆河在唐努烏梁海額爾齊斯河在科布多伊犁河墻里木河在伊犁金沙江之西曰瀾滄江曰喀喇烏蘇河曰雅魯藏布河俱在西藏極東三姓所屬海中大洲偏東三十一度二十分極西喀什噶爾葱嶺之西偏西四十七度極北唐努烏梁海托羅斯嶺北極高五十六度四十分極南廣東瓊州府之崖州北極高十八度十三分凡東西相距七十八度有奇南北相距三十八度有奇

正道錄 勘葬說 三五

葬祖啟曰陝西甘肅之山遠自葱嶺于闐而東分爲兩支其北支自肅州崑崙山東踰嘉峪關逕肅州甘州南爲祁連山東逕永昌南爲雲山又東逕涼州南爲姑臧南山亘數郡延袤千餘里皆一山也山脈起伏東抵中衛之沙山又東結爲黑山而南北二支其一支東北出踰鳳翔而爲岐山迤于黃河其脈未盡復東出而爲南北二支其一支東北爲乾州之梁山又東至醴泉爲九嵕又東北至淳化爲甘泉又東北爲嵯峨又東爲富平之荊山其尾爲朝坂迤于河此秦晉之要塞也陝甘之境盡矣溯河北上又起而爲韓城之梁山爲龍門與河東壺口雷首諸山脈絡潛通形勢相倚此山陰山以東綿亘萬里極于遼海天所以限中外

正道錄 勘葬說 三六

石而東至西傾又東北至于鳥鼠又東南至于朱圉又東而爲隴爲汧爲吳嶽汧隴據秦寧鳳漢之會當陝甘兩省之交實南支之統會也自是而東亦分南北二支其一支東北出踰鳳翔而爲岐山又東北爲乾州之梁山又東至醴泉爲九嵕又東北至淳化爲甘泉又東北爲嵯峨又東爲富平之荊山其尾爲朝坂迤于河此秦晉之要塞也陝甘之境盡矣溯河北上又起而爲韓城之梁山爲龍門與河東壺口雷首諸山脈絡潛通形勢相倚此

禹貢所謂導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又所謂既
載壺口治梁及岐者也凡此諸山皆在渭北並渭
東行關中人統謂之北山其一支東南出踰寶雞
而爲太白山又東爲終南秦嶺又東爲驪山其陽
爲藍田山又東爲少華又東爲太華其陽爲雒南
之熊耳熊耳南出爲商山商山東爲武關太華之
東爲潼關皆阨塞也又東迄于河陝甘之境盡矣
凡此諸山皆在渭南亦並渭東行關中人統謂之
南山傾至太華二千餘里東西相望南北地

道相準禹貢所謂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者也
荆山之脈逾河而爲雷首華山之脈亦逾河而爲
雷首雷首者又此南北兩支之再會其下則禹貢
所謂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
于海古謂之天下之脊也汧隴之支又南出而爲
寧羌之嶓冢循漢而東爲大巴山此南支之別出
者也巴山之南接四川之小巴山陝甘之境盡矣
此陝右南支諸山之大略也由此觀之甘涼之山
以百數祁連爲之宗靈朔近塞之山以百數賀蘭

雒

爲之宗鄜延慶之間山以百數橋山爲之宗岷洮
之山以百數西傾爲之宗秦鳳之間山以百數汧
隴吳嶽爲之宗鳳邠之山以百數岐梁爲之宗渭
陽之山以百數九嵕嶓冢爲之宗同華之山以百
數荆梁爲之宗關中之南其山以百數太白終南
爲之宗商洛之山以百數太少二華爲之宗褒沔
之山以百數嶓冢爲之宗漢濱之山以百數大巴
山爲之宗夫散而難稽者形也遠而可會者脈也
伏而不可見者山之脈也顯而可循者水之流也

今但主黃河渭漢三大川自西河以西標祁連賀
蘭以東標橋山河之上流標西傾其下流標荆梁
龍門渭之源標鳥鼠渭之上流標汧隴吳嶽渭之
北標九嵕甘泉嵯峨渭之南標太白終南少華太
華漢之源標嶓冢漢之上流標大巴山自餘重峯
疊嶺名不可紀數不能終者非此諸山之龍即諸
山之麓否則其別支也其脈雖不可盡考各從其
相近之郡縣而附錄焉

陶澍曰承示孫文定公南游記中間亦小有未檢

處如曼倩公明古平原人在今之武定而誤以海
州之平原當之岷山爲南幹之祖禹貢明言岷山
之陽至於衡山而誤以爲中幹且末後總束一段
言天下大勢水歸二漕山分三幹是已而又言大
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北水皆北注此則以指
喻海尚非天下之全也蓋地脈以山爲脊而水從
兩邊界之南幹縱行以五嶺爲脊嶺以北江廣之
水固皆北流若粵閩在嶺脊之南仍係東南流非
北注也北幹橫行以太行爲脊太行之右爲汾涑

皆西南流太行之左爲漳衛滹沱巨馬易白諸水
皆東北流無南流者惟沁在太行南麓故順流而
下又邳宿南流則疏鑿而成非其本來也至若三
幹之說昉於僧一行千餘年來莫之或易然某竊
以爲仍止兩幹岷山之脈蔓衍東南此南幹也其
中幹北幹本係一脈從隴西來爲嶓冢經太白至
終南始分支一出華潼渡砥柱起太行爲北幹直
渡河經呂梁下邳鄒嶧而亦聚於泰山故終南爲
中幹北幹分龍之所而泰山爲中幹北幹合龍之
所實首尾一龍耳其間元氣包裹條理精密此中
原人物所以極盛而孔孟生於氣聚之處遂以砥
柱萬世也某嘗出使西川途中細觀山勢見太行
之脈從壽陽之黃土嶺出脈僅如一線終南之脈
從寶雞之煎茶坪出脈亦僅如一線計此兩大山
行經數千里每過一峽必出一脈似此者數矣蜿
蜒磅礴其大如彼而其細又如此造化之妙非身

歷其境者不知僅從紙上談兵終隔一塵然非胸
有全局亦熟視之無覩也
四川通志岡底斯山在阿里之達克喇城東北三
百十里直陝西西寧府西南五千五百九十餘里
其山高五百五十餘丈周一百四十餘里四面峰
巒陡絕高出乎衆山者百餘丈積雪如懸崖皓然
潔白頂上百泉流注至山麓即伏流地下前後環
繞諸山皆巉巖峭峻奇峰拱列按其地勢出西南
徼外以漸而高至此而極山脈蜿蜒分幹向西北

者爲僧格喀巴布岡里木孫諸山繞阿里而北二千五百餘里入西域之和闐南山及蔥嶺諸山向東北者爲扎布列斜而克角烏爾克年唐拉木薩坦岡匝諾莫渾烏巴什巴顏哈喇諸山環衛地竟青海連延而下六千餘里至陝西西寧等處邊界向西南者爲岡郡克尼兒薩木泰岡諸山亘阿里之南二千餘里入厄訥特克國向東南者爲達木楚克喀巴布岡噶爾沙彌琴金剛花諸山歷藏衛達喀木七千餘里至雲南四川之境　國朝康熙

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理藩院主事勝住等繪畫西海西藏輿圖測量地形以此處爲天下之脊衆山之脈皆由此起云按水經注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遏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卽恒水也今阿里爲藏中極西南地近古天竺境北山西出狼楚拉楚麻楚三大水皆西流轉東而南合爲岡噶江入南海疑此卽阿耨達山也自佛書言阿耨達山而釋氏西域記酈道元水經注蕭德言括地志咸謂阿耨達卽崑崙然以地遠莫考轉相附會荒怪不經我　聖祖威德廣被薄海內外罔不臣服西南徼外窮荒不毛之土盡隸版圖使臣測量地形踰河源涉萬里如履階閾一山一水悉入圖志四十九年　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梵書言四大水出于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卽岡底斯是唐古特言岡底斯

者猶言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　聖言煌煌始知宇內衆山水皆導源于岡底斯山自是而載籍所傳或有或無皆可按圖以辨

言宅經者不始于五姓史記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昭君不出此門矣此門不時吾所謂時非時日也果高門成而韓侯卒自此說興踵其後者漢哀帝疾匈奴來朝嫌其從上游來故以太歲厭勝之道館之上林王莽以王后年十四有子孫瑞故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曹完碑河平元年曹君閔緒紳之途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嶽卒使學者李儒等蔑人爵之榮漢書來歙傳皇帝數幸乳母王聖舍太

子府監所占以犯十禁不可久御此皆陽宅拘忌之始不知陰陽家西不益宅而王充以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漢書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移改穿築故犯妖禁而爵祿益豐宋書孔靖守吳興頃刻不敢與之爭室梁書蕭琛遷憤王廟憤王不敢作崇善乎孟嘗君曰文受命于天不受命于戶稽康宅無吉凶論曰設三公之宅而命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王符潛夫論曰同一宮也成康居之興幽厲居之衰此數言最爲明決或云陽宅不可不愼南史載南朝

丁奉宅居之者孫皓敗蘇峻敗司馬修之敗王愉緯被殺不知孫皓蘇峻雖不居此宅有不敗者乎王愉緯殺身成仁雖凶亦吉也

天下術家之言必首以太歲爲重餘術皆由太歲而生者也有問於余者曰古太歲之法因於歲星歲星居所次辰則太歲居辰之所合星與太歲順逆行異而合辰無貧歲星歲一辰而微速久則過辰故有龍度天門之法則太歲應之百四十四年而超辰焉自漢後太歲失超辰法是歲星太歲所居辰不與合也而術者以推吉凶猶能驗乎余曰驗也夫吉凶生乎氣氣生乎神神生乎人心夫太歲非有形也爲天之

君神夫人心所向者則君也今天下九州八人人心所執爲太歲在是辰者則太歲在是辰矣人心之所不超則亦神之所不超故以驗吉凶可也雖然又有道焉天之道神而不可盡測其氣時而至時而不至今夫盛暑南向宜受氣熱矣而累日北風漸漸而涼者有之隆冬北向宜受氣寒矣而累日南風煦煦以温者有之故天氣時而不至雖以古測太歲之術甚密而吉凶不必驗也其氣時而至雖以今測太歲術甚疏而吉凶未嘗不驗也君子知其不可拘干祿不同

不失吾理而於術家之言亦不必故違其大恩而已

宋朱竪猗覺寮雜記陰陽家以人姓氏分五音甚不可信古因生以賜姓胙土命氏其本不過出於姚姒姬嬀嬴之類後世子孫何嘗知所本有賜姓者如漢之劉唐之李有冒姓者如衛子夫有稷姓者如歐陽宇文有三字姓者如侯莫陳有養他人子如莊宗之李繼陶有收棄子如陸羽如此類甚多安能一一協五音哉泥之則可笑如夏侯嬰初爲滕令奉車號滕公及會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

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皆爲孫氏唐李叔明本嚴氏冒外家鮮于姓已而乞附唐屬籍姓李不知于五音如何推配也 世俗以正五九釋氏請之三長月不睬事避之甚無謂也正五九釋氏請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高祖武德中因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禮士多避之以方鎮睬事之初須大饗將校既禁屠宰而饗士之禮不可廢也故多不用此三月今州郡雖帥府皆非古方鎮氏視事之初未嘗大饗士又本朝于此三月無屠宰之禁則視事

何爲而不可若州縣官又何疑焉在朝職事官除
授有令日下供職亦未聞有敢避者何獨在外乃
忌哉

顯炎武日知錄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
日用辛社日用甲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
社鄭注謂春分前後戊日則社于新邑而月令擇元日命民
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詩吉日惟戊既伯既
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殺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月
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
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秋秋七月上

辛大雩季辛又雩易緯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
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張衡南都賦
禊元巳 於是暮春之
之辰 及正月剛卯之類是也月令擇元辰躬耕
帝藉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
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云日
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漢
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夏小正二月丁亥
必皆有丁亥薅夏后氏始行此禮之日值丁亥而
用之也猶郊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

至言周人以日至郊適值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
辛日請以支取亥者非
注祀社日用甲據郊特牲文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正義曰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
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墨子云吉日丁卯周代祝社
疑不可信 禮外事用剛
日丁卯非也 漢用午魏用未晉用酉各
因其行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吉日惟
上酉則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年制
更以九月爲社元宗開元十八年詔移社日就千
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宋邢凱坦齋通編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如甲
子爲剛乙丑爲柔至爲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盍
乙亥嘗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然社
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拘也後世術家既多互相
矛盾諸先生云武帝聚會占家問其某日可娶婦乎
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叢辰天人
太乙歷家凡七種所言吉凶相半制曰避諸死忌
以五行爲主今觀諸歷一日之內有吉有凶當如

武帝主一家可也鄭鮮之敬宋武明日見蟹八是
四廢日答曰吾初不擇日此亦可法陰陽家五
行之說多有乖謬者不可不辨且黃帝二十五子
得姓者凡十四人迨其後或以國或以官又如姬
姓文昭武穆周公之裔得國五十有餘可同音乎
漢唐賜姓爲劉爲李可同音乎京房姓李以律推
之改姓京陸羽不知姓自筮得漸逐姓陸員半千
祖劉凝之慕伍員忠烈而更之盛彥師祖奭苞避
漢元帝諱而易之又可同音乎今擇時日論地理

猥曰某音吉某音凶知書者當勿用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本朝士大夫相傳正月五月
九月不上任以火德王天下正五九月皆火德生
壯老之位其說無稽也其後見寶革唐書音訓其
注高祖紀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引釋氏智度論
曰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
善惡正月五月九月照南贍部州故以此月省刑
修善予以是知正五九所以不上任者政以此耳
蓋士大夫初到官必施刑責今之州郡所以爲供

給者此三月不支羊肉錢蓋沿唐故事但歷時久
遠無有能討其源流者耳偶讀寶所引用于是始
知不用正五九上官之理信乎天下之書要當無
所不讀

術數之學在可知不可知之間爲人謀或驗爲已謀便不驗且一有私已之心便爲造物所忌漢昭帝年幼霍光欲自立其女爲后故意不許上官桀父子故立燕王旦以妖言誅桀父子光之謀可謂深矣而卒不免於誅後文帝乃爲元凶所弒知江州當出天子故立彭城王義恭不知應在武陵王駿非彭城也梁武與張宏策談天文歷歷皆驗自知天命在已不知後有臺城之厄又嘗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反氣者亦驗張竦以反支日不行爲賊所殺王匡以六甲日不出兵爲鄧禹所敗東漢郎顗奏國家地震鮮卑當入寇所言驗而已不肯與孫禮交乃爲所殺劉玄以帝星在吳頭楚尾故勸宸濠反不知應在嘉靖也梁武陵王紀起兵蜀星士說紀曰宜若東下當用日

出方起兵應漢而不知事洩死後太白星果出魏三年太白出西從之爲利申歲發蜀西年入荊不可矣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及至明年則已東出紀乃敗凌以榮惑守南斗當有暴貴者毋邱儉見彗星竟天誅魏師圍江陵城時梁元帝登鳳皇閣嘆曰客星入以爲已祥遂皆舉兵不知皆應在司馬氏與已無干翼軫今必敗矣已而果然其他如郭璞之衙刀被髡也晉孟觀以紫微不動故爲趙王倫守河北不應晉王同之兵致夷三族不知紫微所應乃元帝非趙王幕容紹宗之自投水中斛律羨之鎖頸田城顏惡頭也郭璞號稱聖人呂光奉爲神師起兵時以爲滅姚之自知厄在彭城王子年之自知爲人還債皆前知者晉故奔晉被殺不知滅姚者晉臣劉裕也索靖知姑臧城南石地當起宮殿而不知已之被壓以卒厭勝而卒無救善乎三國志趙達精術數而不肯傳其書曰先人挾此術圖作帝王師乃三世不過太史郎所謂藝成而下也昌黎臨終遺命曰陰陽吉凶三

氏不久當滅及事敗伏誅函首入定州果三月末而爾朱氏亦竟滅孔熙先觀天文知宋文帝必不善終故謀反伏誅後文帝乃爲元凶所弒知江州當出天子故立彭城王義恭不知應在武陵王駿非彭城也梁武與張宏策談天文歷歷皆驗自知天命在已不知後有臺城之厄又嘗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反氣者亦驗張竦以反支日不行爲賊所殺王匡以六甲日不出兵爲鄧禹所敗東漢郎顗奏國家地震鮮卑當入寇所言驗而已不肯與孫禮交乃爲所殺劉玄以帝星在吳頭楚尾故勸宸濠反不知應在嘉靖也梁武陵王紀起兵蜀星士說紀曰宜若東下當用日

無污我眞乃達人鬼神弄人如武帝時之神君孫權
時之王表皆明載史冊卒無補于
國家其戲弄人而誘之敗者東漢張滿讀讖文應尸
名姓故謀叛臨誅乃曰讖文誤我張豐得石璽大喜
自稱無上大將軍謀反事敗臨誅猶指肘後璽不知
決捨晉天福年張遁賢見太白山神自稱崔浩爲之
謀主破江淮數州有問必應忽神去問之不應兵敗
伏珠唐敬宗時染坊供人張詔卜卦當升殿坐與朱
伴蘇元明對食乃作亂竟殺詔者果升清思殿與元
明同食畢捕者至事敗伏誅宋吳曦見月中人舉
鞭相揖月中人笞之以爲大貴遂謀反以誅明季崑
山徐某作亂鄉人不從乃卜于神以關帝廟錢刀置
水浮則起兵刀一百二十斤以爲必沉也投之竟浮
水面衆咸驚駭頃刻從者萬人亡何事敗一村皆誅
不特陰陽術數不可信也即夢寐之事亦信之便
爲鬼神所弄如叔孫豹夢天獻己而得豎牛之禍趙
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乃納吳娃幸主奪嫡餓死
張敬兒因妻夢全體熱而謀反被誅梁武帝夢中原

混一而次日納侯景之降竟以亡國漢武帝夢木人
欲擊帝而柱殺皇后太子徐知諤夢吞金丹而次日
方士獻藥服之以殂杭州沈濟之夢神謂曰汝後園
有藏金一甕可往掘之沈問何處神曰但見有草繩
縛福字錢者是也次日往園果見錢繩福字宛然大
喜掘至丈許杳無所得以此竟成狂易之疾宋史載
丙傳丙舊名愚夢父召丙立于庭指天曰老人星見
矣仰視之果黃明而大喜以壽星出丙入丁故改名
丙字夢壽及其死也壽止五十一郝城李少司空季
子纏遷成進士司空及太夫人殁後纏遷患危疾夢
太夫人教服參因以告醫醫曰參與病相犯不可服
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求生非參不可
我有參幾許在某處可用探之果得服之夜半發狂
死陸射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云吾窀窆內爲水所
浸甚苦皐亭山頂有地一區係某姓求售盡往買而
移葬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因以重值得之及改葬
舊穴了無水且陰氣如蒸悔已無及遷葬後徵君曰
就困蹟子孫流離　趙得歲而災伐之吳亞七三年

此左氏語也然慕容超之亡歲星在婁而劉裕滅之
卒亦無恙同一五星聚箕而齊桓以霸祿山以亡同
一星孛大角而始皇以帝項羽以敗譙周稱發惑守
歲魏文帝殂二國無恙故以魏爲正統然天官書曰
犯心大星王者應之三國時有此變而昭烈殂吳孫
又無恙梁天監中雷書太陽門曰絕宗梁王惟武王
一時人以爲武陵王紀必紹帝位矣後武陵王竟不
終星隕相州人疑韓魏公當之已而魏公無恙乃唐
相王貽永薨貽永亦判相州事然
已而北遷崩于沙漠　宋將亡文文山見眞州樹紂
生天下趨三字心大喜以爲是盡食葉公孫病已亡
之徵卒不應見文山集　王莽性好時日小數卒以
破敗事在傳中晉廢太子遹性拘小忌不許修葺酣
瓦卒破藥杵椎殺桓元臨敗召諸道人推算爲壓
法卒伏誅宋明帝尤信鬼神多忌諱移牀治壁先壞
生神改騶字爲遫瓜呼白門爲宜陽門年三十四而
崩以昭明太子之賢而以母丁貴嬪葬地有不利長
子之言爲厭勝法埋蠟鵝于墓側致爲武帝精疑

懼而薨善乎元人就日錄曰大凡見理明之人五行
神鬼皆不能拘陶淵明亦曰癡人前不說夢達人前
不說命　風俗通載李君神石賢士鮑君神之類皆
起於一人之誣罔而從者若狂卒之神亦烏有五行
志王周南家鼠白晝人立曰王周南其日死周南坦
然不應亡何鼠自顧作而亡晝慢錄范文正公修也
載某隱慝夜夢某怒云不改史將禍爾子公不改毋
長子純禮七夜又夢某詈云再不改將禍爾次子毋
次子純仁病全家泣請公終不改已而純仁病愈此
邪不勝正也東坡志林宋將石普酖怒羨失調命部
厨人其夫人憐而縱之爲報斬厨澀血持頭立牀前索命夫人向訖
斬也普不信愈哀號乞命夫人不得已遣人四路覓
厨者來普一見而病愈淨法禪師夜踏菜葉誤以爲
踏死蝦蟇心中耿耿晡同時遂入惡道此鬼神生于

宋趙彥衛雲麓漫抄世傳遁甲書甲既不可隱而

取名爲遁及讀漢郙中鄭固碑有云逡遁退讓遁即循字叠古字少借用非獨此一碑也則知遁甲當云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故也

賦役議

任源祥

三代賦役之制一變於商鞅再變於楊炎三變於王安石每變愈下而古聖人良法美意漸滅殆盡變制之始不過趨於苟簡規一時之利而遂以壞萬世之大經其勢如水之就下至於今雖古聖人復起欲返古而不能是故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愛民之意天下亦大治查洪武賦役黃策以一百十戶爲里推丁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輪役里長一人管一里催辦勾攝之事每歲類報總報十年一

攢造黃冊核隱漏清逃亡第民爲上中下三等大約以田爲經以人戶爲緯人戶之丁糧有消長而田無消長照田起賦照賦著役至今遵行此誠所謂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愛民之意者也明之中葉甲總不勻故行十段錦法嘉靖四十四年每年銀差力差總計十甲之田派爲定則而留餘提補那移參錯歇項多端故行一條鞭法隆慶四年江西題准崇禎中通行力差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銀差計其扛解交納之費併入丁糧并納然法之行也其始未嘗不盡善而後稍益滋弊也何也立法之始以田爲經以人戶爲緯上中下三等以糧爲差積重在糧積輕在丁

律註賦出於田役出於丁其實役亦出於田是故賦役一準諸田而人丁之消長無甚關於會計之大數其弊也或有人無丁或有丁無人有司不及問亦不必問夫耕田者人也天下之大人爲重而積輕之勢乃至於不必問其法豈盡善哉按戶口總數洪武二十六年造冊人戶一千六百七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四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宏治四年造冊人戶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四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三編計洪武兵革之後戶口消耗宏治盛時蕃息不啻倍蓰於前而造冊總數不惟無益且有損焉則脫漏者多也脫漏戶口律非不嚴宏治君臣寧非不知而所以得容其脫漏者爲其無甚關於會計之大數也有司惟以賦役之辦集爲課最而不以戶口之消長爲賢否積玩之餘一隱於游手再隱於相冒三隱於浮客田有併兼而人亦併兼亦法之流弊使然矣嗟乎商鞅變古而井田不可復楊炎變古而租庸調不可復王安石變古而踐更卒更不可復呂祖謙曰寓兵於農賦役乃定夫寓

兵於農人皆能言之而施之實事揆之時勢罕覩其效當此賦役大弊之餘而欲善其後亦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愛民之意斯已矣　賦役之弊莫甚於折色何也開闢以來取於民者不過三端孟子所稱粟米布縷力役唐初租庸調是也此三者古有古之定額今有今之定額雖欲過加之而有所不可是故謀利者巧立爲一切之法以愚天下之耳目既削其名而收其實復隱其實而增其名于中間收放因而隱射乾沒則亦折色之爲害也按洪武十

八年令兩浙及京畿官田折收稅糧鈔絹金銀棉布各准米若干三十年重定折色價額大約銀每兩准米四石兩浙及官田折收非兩浙官田未嘗折收也鈔絹金銀棉苧布皆准折收未嘗專以銀折收也兩浙人多田少逐末者衆故用折色其餘府州縣舟車不通或用折色折色始不過從民之便其後乃通行併兼亦法之流弊使然矣嗟乎商鞅變古而井田不折色惟銀是徵久之折色名項多難於督併乃隱其爲稅糧一條鞭久而并忘其爲折色之爲害乃大矣按說於一條鞭折色久而忘其爲折色而折色之爲害乃大矣按

叢

洪治六年題准山西州縣可通車者悉從民便徵運本色嘉靖九年題准浙江溫台處三府稅糧照舊徵納本色不許巧立名色徵價害民由此觀之折色害民而本色便民昭然可見即如江浙每歲漕糧無升合拖欠而折色拖欠無慮數十萬以上則本色易徵昭然可見也大抵折色有五害本色有五善折色用銀銀非民之所固有輸納艱難一害也輕寶易匿便於官役侵欺二害也銀非貿易不可得人多逐末三害也銀不制之於上如泉府之操其柄又不產之於下如商賈之丁古無無田之丁丁與田不相離故賦役相準用緩

下如布帛之可衣菽粟之可食而偏重在銀使豪猾得擅其利四害也銀雖多非國之本貨一旦有急京邊空虛五害也夫民之所有者力也土之所生者粟麥也布帛也取其所有所生而不責之以所無民不苦課不通一善也稅糧科則各有原額數目易曉不得借端那移上下其手二善也輸納不用銀錫不足貴人多不逐末而務本田地皆闢三善也務本則勤儉趨儉則人心思善風俗易成四善也所慮者本色漕糧難於起運然通濟運事例可照不通濟之處酌量道里於都會要害之地建倉收貯從其長便數年間京邊要地本貨充牣軍國之需稱富強之形成五善也總計天下便於折色者奈何不五善是圖而狃於一切之法病天下乎　三代井田之法壞於商鞅隋唐均田之法發自楊炎商鞅興一時之利楊炎救一時之弊再古制再亡何者賦出於田役出於丁古無無田之丁丁與田不相離故賦役相準而民病自兩稅行而舍丁計田併役入賦既削其名而收其實復隱其實而增其名則賦役無艾而民病然觀古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則後世賦役皆出於田固勢所必至者矣明制魚鱗冊以田爲經以人戶爲緯黃冊以人戶爲經以田爲緯人戶有消長編審以丁田爲宗蓋用兩稅之長去兩稅之弊所謂因勢利導隨時立法而不失古聖人底慎之意者也顧法久弊生萬歷初以天下困於丁徭難於丁乃

行一條鞭法頭緒歸一民甚便之崇禎中江南里甲
如倉頭北解無不破家鼎革以來首改白糧爲官解
次改倉頭爲圖兌而江南於是無重累康熙二年行
勻圖法總計每縣圖甲田地截數均編推而行之與
隋唐均田相似法亦善焉雖然今天下之勢積重在
銀積輕在田何以言之古者粟米布縷力役視民之
所有土之所產而征之閒有折征所以權一時之輕
重非定額也而唐之庸錢宋之免役錢始以錢爲額
然惟役折錢賦不折錢也明季條鞭始以銀爲額然

條鞭征至七八分不礙有司考成是於稅糧徭雜項
中猶存用緩之義也今起運存留裁扣總作十分未
完分釐俱在參處之例且條鞭既併雜泛而征之矣
故原編存留所以免雜泛之役今皆裁作正賦起運
則雜泛不得不更派是故征愈急則銀愈貴銀愈貴
則穀愈賤穀愈賤則農愈困農困則田愈輕田者
民之所依國之所寶也而積輕之勢至有棄如敝蹝
者有視如毒蝮者嗚呼豈謀國固本之道乎 國朝

勅戶部徹收錢糧悉照萬歷初年科則刊布賦役全
書易知由單今又厲行申儆嚴禁科派豈不以條編
之不可易乎雖然條鞭已折差役而里徭之科派不
止則條鞭之名實舛矣科派之禁 明旨煌煌而有
司暗蔓之閒居然科派此其罪誠在有司也然法之
行自督撫而科派之名有出自督撫者法之立自部
臺而科派之實有出自部臺者則非盡有司之罪也
而要其源則自裁扣始按舊全書存留項下多係里
徭折入條編之數即如供應一款原屬里長供應官
府之銀非正賦也今皆裁作正賦起運本州縣毫無
出入果一無取於民得乎州縣俸薪所存無幾彼
其八口果栖遑以處能乎果一無取於民得乎故裁
扣不除而欲禁科派此必不得之數也科派不止則
條編之名實舛矣若夫動稱設法問之督撫核減太
過問之部臺借名多派問之有司凡此皆所以病條
編者而裁扣實啟其端裁扣仍歸本款則科派當不
待禁而自止矣即有司以科派罪之亦無辭矣 自
皇祖出於田田之所出惟米賦亦惟米之外有布

絹棉絲亦地之所生也他如竹木材器品金珠寶之類不過各因其土產特置貢物非常賦也禹湯鑄金爲幣以救荒太公立九府圜法以通流泉管仲相齊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悝相魏平糴勸農故穀不甚貴亦不甚賤後世賢者彷其意爲常平義社等倉是賦爲經貨爲權貨貨爲經金爲權金之爲用所以濟粟之窮而不以金之用窮粟之用也明矣漢曰田租唐曰租庸調明曰稅糧查洪武中有金一兩準米二十石銀一

兩準米四石棉花一斤準米二斗之例永宣以後或本或折而所爲折色者或布或絹或紗或棉絲未嘗專征銀嘉靖行條鞭法正折以銀科其漕糧間或改折而因時爲權不以爲例大抵改本爲折亦輕重之義也順治中賦役全書一準條鞭正折與漕糧相配頃年來或漕糧改折或蘇松常嘉湖之白糧改折乃順治十八年江西米價石不滿四錢而漕折每石一兩二錢三不完一康熙三年江南米價石不過五錢而五府白折每石二兩四不完一竊計改折所以輕

重便民而高價額征豈非重之本義乎且使歲稔米誠多而出其數倍以完官其誰敢不聽若乃秋收無幾而米價日詘米已告竭而改折未完稔而米賤猶可言也荒而米賤不可言矣米貴而民饑猶可言也米賤而民饑不可言矣自非輕重失宜何以至此愚謂條鞭徵銀已非古制糧米改折尤非定例異邊饑荒除量留外應著地方官確察民情酌定價目暫行改折而可行於今年者未必可行於明年可行於此者未必可行於彼因平時與地通其變與急而本

折皆從其便則徵收易完民生可遂愚所謂權不反經而貴可使賤賤可使貴操之自上準之適得其平者此也抑愚更有說焉天下之物輕重在勢緩急在意故緩之則輕急之則重在　天子之意向所趨耳今天下積重在銀已非一日而銀之爲物寒不可衣饑不可食非如布帛菽粟之必不可少也倘一旦赫然改制凡徵收支放概不用銀則銀亦如珠玉之藏於篋笥適於玩好已耳安在其非此不通乎泉爾則布帛菽粟日以益重而制錢必大行布帛菽粟重則

量民勸制錢行則國用饒向所爲制一時之輕重者
茲乃制百世之輕重言之似駭於聽而實爲救時急
務

陸隴其曰查賦役全書舊額有一項人役則有一
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用其
人而可不予之以食辦其事而可不費一錢者也
用人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賣法辦事而求不費
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將存留
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舉凡官私派盡禁則百姓
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

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擊肘擊肘之害層累
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
家受之　學者多言井田然觀周禮載師之士田
賈田皆不用井法而左氏傳載楚爲掩定土田自
度山林至井衍沃有九等之殊是一國之地有井
有不井也視鮑言魯衛晉之始封有疆以周索疆
以戎索之異是天下之國有井有不井也孟子所
謂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就滕之地勢言之耳
余觀輿圖地形高下不齊肥瘠各殊其在三代以

前亦所謂疆以戎索者耶隨其土宜定其經界斯
謂井地者哉至若徵斂之法近代大率多本唐
之租庸調及兩稅元史言元制取於內郡者曰丁
稅曰地稅此倣唐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
曰夏稅此倣唐兩稅也今州縣或分地丁爲二即
租庸調法或合地丁爲一而總派於地即兩稅法
二法各有利弊去弊就利亦存乎其人焉

願炎武曰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
饘賣子夫凶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

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
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
得錢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鄜以西至於岐下則歲
荒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
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
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
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
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降也什人則既
停臭周遍地官司徒
什人廿古積字海舶則既載安中國之銀在

民間者已日消日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絕
迹雖盡鬻擅之方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
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詘欠逋則年多一年人
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且
銀何自始哉古之爲富者栽桑而已爲其交易也
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
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
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
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

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
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
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
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
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
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
不過二三百年間爾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
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
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然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

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綿而民便之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一日寬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權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益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兒免錢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之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收穀帛繼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先王之制賦爲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麕集之地

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還隊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卽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易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鑄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倘銀而富國是恃酒而

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慄於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習之輩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錄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錢者必

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錄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十七八矣解之薄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讓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水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欠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之長老言近代之貪吏多廉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者錢重而輸運銀重而易齎輸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准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錢而

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與市道窮而僞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單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翺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帛絲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矣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欽散弛張由於是莅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綿續布曷嘗有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使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廢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貿其所有下增一減耗損已

多李翺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乃今使農人賤賣粟帛以易錢者官司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問貧富悉令納布帛白居易集有賠友詩云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以重農力日以遲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凍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與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頹敝歟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曰子以火耗爲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衡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富家之斗級貢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耳行於

道前爲錢後爲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爲譽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朱[redacted]曰夏后氏既修六府以三壤之則成賦中邦其後殷助周徹法雖有殊其寔皆什一也自暴秦開阡陌而廢井田古制不可復追兩漢以下因時立制論者謂法之近古莫若唐之租庸調其法以丁爲本租者丁男十八以上給田一頃以二十畝爲永業以八十畝爲口分凡授田者丁歲輸粟

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棉二兩如以布則加五之一麻三觔三曰庸用人之力每丁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調租皆免並不過五十日正孟子所謂粟米布縷力役也其簡而易明便而易行者則又推有明之一條鞭法一條鞭者總括一邑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支納之費加以贍耗凡

當

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嘉靖間屢行屢止至萬歷間張江陵當國始力行之其後因四方有兵革之事三次疊加九釐今所謂九釐銀者是也　國朝順治十四年頒賦役全書於各省恭讀　御製序文有曰當明之初取民有制休養生息至萬歷年間海內殷富家給人足及乎天啟崇禎之世因兵增餉加派繁興貪吏緣以爲奸民不堪命國祚隨之良足深鑒茲

特命戶部右侍郎王宏祚將各直省每年額定徵收起存總撒寔數編撰成帙討稽往牘參酌時宜凡有參差遺漏悉行駁正錢糧則例俱照萬歷年間其天啟崇禎時加增盡行蠲免地丁則開原額若干原額以萬歷刊書爲準除荒以覆奉諭旨爲憑地丁清核次開寔徵又次開起存起運者部寺倉口種種分晰存留者款項細數事事條明至若九釐銀舊書未載者今已增入宗祿銀昔爲存留者今爲起運酌白二釐確依舊額遞年行月必令

輸　序

均平胖稽盈甲昔解本色俱改折南糧本折昔留南用今抵軍需官員經費定有新規會議裁冗改歸正項本色絹布顏料銀硃銅錫茶蠟等項收折色者照督撫所題價值開列本色者照刊書價值造入每年督撫確冣時值題明填入易知單內照數雜解後有續增地畝錢糧督撫按冣題造冊報部以憑核稽綱舉目張勒成一書名曰賦役全書頒布天下庶便小民遵茲令式易於輸將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斂爲一代之良法垂百世之成

規大哉王言眞堪嬴美官禮矣伏繹序言是　本朝賦役實採用萬歷之法然明自定法後糧長里長名雖實存諸役猝至復行僉派至崇禎時勦練之餉屢增至末年乃有七百萬兩之多安在其守成法乎　聖朝定鼎以後明季一切累民之政既盡予蠲革徵之有則取之有經不惟錙銖之　詔史不絕書康熙五十二年奉　恩詔云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地畝並未加廣宜施曠大之恩其嘉惠之意兼各地方官遵編審之期寧

出增益人丁止將實數另造清冊奏聞其徵收錢糧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爲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欽此欽遵在案雍正四年奉　旨以各色丁糧均派入各邑地糧之內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以昭畫一以垂永久匠價亦向係另徵乾隆三年奉　旨均攤入本邑地糧之內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由是地丁匠價統歸一則眞所謂一條鞭矣又荒缺之項例不補額荒缺者請向例所定支銀額數開冊報部因熟田荒徵不及額故支領之數亦從而減減者

而府州縣　文廟祭祀缺額之銀雍正八年奉　旨在地丁內支給民壯工食缺額雍正十年奉　旨民壯工食並置備器械每名照八兩之數支給於三年奉　旨教職增添全俸又於經費有常乾隆元年奉　旨各役工食銀不扣荒缺照額全支於經費有常之中而體卹又無微不到飲和食德之衆咸翹首而仰帝力矣按河南田則明洪武時以中原田多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掌其事田僅二十七萬五千頃編爲魚鱗冊魚鱗冊者

命官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分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額爲冊狀如魚鱗又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爲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四柱式魚鱗冊爲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爲緯賦役之法定焉又役法里甲除當復者論丁多少編次先後曰鼠尾冊嘉靖中田之登籍者八十萬餘頃較洪武時幾三倍至萬歷時額田九十五萬餘頃　國初田額一仍萬歷之舊免荒徼熟除荒地二十六萬餘頃陸續報

墾陞科至嘉慶十五年新修賦役全書載原額民衞更名等則地共一百七萬四千八百五頃九十三畝零除荒蕪豁除沙壓河占等地共三十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九頃九十四畝零現種行糧成熟民衞更名等則共地七十二萬二百二十五頃九十八畝零較明中葉地額尚爲有歉然一遇偏災則蠲賑兼施　國有慶典則錢漕並免以周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民爲邦本故基重之皇甫士安帝王

世紀歷紀自古至漢戶口遐哉遡乎不可稽已惟豫爲土中在周禮爲二男三女之地　厚澤煦育者殆二百年蕃殖既久口數滋加是不可不詳考以誌其盛按通志順治十六年見在丁九十九萬三千一十七丁至康熙五十五年編審額管人丁並收併衞所一百八十四萬一千四百五十五丁　盛世滋生人口又五萬五千二百餘丁凡丁按三門九則定等每丁歲徵銀自八分至三兩四錢有零通徵丁銀十二萬七千四百餘兩自康熙五十二年奉　旨徵收錢糧但據五十年丁冊定爲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增欽此雍正四年豫省撫院田文鏡題請豫省丁糧按地輸納以均賦役疏畧云丁糧同屬正供與其派在人而多貧民之累孰若攤在地而使賦役之平況　盛世人丁永不加賦則丁銀按地徵收更易爲力今就一邑之丁均攤於本邑地糧之內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如某縣原徵丁銀一千兩攤入地銀一萬兩之內則每地銀一兩應加丁銀一

錢在丁少地多之區每兩不過增之分釐即問有丁多地少之處亦不過增之一二錢而止如此則地多之家力能輸納而無地之民得免光丁之累矣權如有升增應將丁糧隨年另行均派攤入庶額賦無虧其有裨於國計民生實非淺鮮奉　旨允行永著爲例至乾隆三十一年編審舊管額丁並盛世滋生人口共二百六萬四千六百八十六口截至嘉慶二十一年烟戶冊共二千三百四十萬餘口近時力行保甲而編審之法即寓其中

不待料民而戶口自無漏數較定鼎時三倍過之蓋天地之氣化日趨於盛無以蹙其生則蕃息而未有艾也毋令敗其羣則萃處而不相害也無使游食惰窳之衆不業作而衣食其生殖蕃庶不可數計而億度也方今休養生息涵濡太和之效不彰彰哉按古用民之力有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政養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充役一歲屯　漢初爲算錢即今丁銀年十五以上至五

六出賦錢百二十爲一算而傳給徭役則始自二十五至五十六而除是民之二十年身既役之復役之矣其後減算錢爲六十三錢曹魏定冀州制賦戶絹二疋綿二斤勑音平尺之後制賦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勑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元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宇文周置司役掌力役之徵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每年不過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若凶札則無力徵隋初制役丁爲十

二番匠則六番每番約三月日候考　開皇十三年減十二番爲三十日唐制用人之力每丁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宋承諸僞國之後各路有身丁錢大正中每三丁納絹一疋其後物價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元時仿唐之庸法制丁稅每戶科粟有額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至五升不等後於丁稅之外又增科差之名曰絲料曰包銀絲料或二戶出絲一勑或五戶出絲一勑包銀始徵

六兩既徵四兩二兩其徵數多寡各視其戶高下以爲差明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之田主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五合以上中下戶爲三等五歲均役十歲一更造自行條鞭法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雜役均徭里甲與兩稅爲一其賦又有銀差力差馬差之分崇禎時河南巡撫范景文上疏曰民所患者莫若差役錢糧有定戶解戶

即銀差 驛遞有馬戶即馬差 供應有行戶即力差額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僉非富民中人之產亦爲之磬是前明丁役竟未盡一此歷代之大畧也夫用民力之輕者古公旬三日之法極矣然其時寓兵於農重實成役一辦之於民漢率口出賦算而宰相之子不免戍邊迫至後世雇役雜泛名目繁多又無可論大約賦稅必本田畝授人以田而賦稅立矣唐開元中又令廣課租課皆以米

之增價也當事者其抑末作崇儉黜奢荒蕪與修水利一夫之力耕旱田可三十畝治水田不過十畝而畝之所入亦數旱可倍增以仰佐億萬年丕丕基哉

國名曰邵陽縣志荆州之地厥土塗泥厥田下中厥賦下下則壞成賦三代之制詳矣漢初約法省禁十五稅一晉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均田賦稅立租庸調法開元中又令廣課租課皆以米

南唐朱齊邱請蠲丁口錢僉稅惡稅穀帛綱絹疋

直干錢者視三十又於正賦之外別輸鹽助謂之
鹽米宋太祖建隆初遣使監淮民輸荆湖夏稅以
五月一日畢秋稅以九月一日
起納十二月十五日畢後以荆湖土多杭稻至十
一月一日始收租神宗熙寧十年定荆湖北路百
畝夏稅定于五六月秋糧定于九十月三十九年
題准徵糧設立簿單發給甲內首名挨次滾催令
遵照部例自封投櫃雍正三年以耗羨充公給養
廉因有七分三分之成例此制賦之大概也考

田米一斗以下起科均爲正賦自康熙三年布政
使部示清以寶慶灘河疏險改潼爲折始無潼糧
又明代有苦糧之名今改爲折色謂之秋折米亦
名本色米凡兵丁及會典師打仗年老廢疾賜養
皆取爲卹之粟米之徵也所謂夏稅桑絲稅改折
徵銀其新加額科改折徵銀即古布縷之徵也所
謂條編銀者自給官薪役食爲均徭祭祀雜支爲均
平銀里合戶爲民壯計糧編馬爲驛傳合均攤於
糧即古力役之征也九釐前起於明萬歷間原起

初派駐用三國使行之節制事宜一經十年十月
銀二十錢六分零五厘一毫二絲六忽零五
徵所謂丁隨地基則派二十錢之例分別一
引一切雜支或裁或在正賦之下
於正賦之下
陸世儀曰古者若井則有公有私
其身者籍高帝四年初爲算賦民年十五以上
一歲八百二十錢自十五歲一算至五十六
傳給役五十六而除是一人之身役十之一
之也後世因之計口出錢謂之口賦口賦之
謂法亦皆謂丁一年之間編丁之外一丁一出錢十
四兩出力三十日是不惟役役一是而稅役
之法又屢變爲稅一出二十日役民
之力一以貴冊爲定十年編審以天啟崇禎爲
漢唐爲備然漢唐之弊在併賦役二十田田因則多抛荒
之末稽古法也 萬曆中法也 國朝公

省十二出屯一出屯一出屯一

其田地人丁及一歲雜費之數約爲通法定制每
畝出均徭銀若干不增不減其一縣費用聽縣官
出均徭銀中自爲伸縮斷不許于均徭溢額使吏
胥不得上下其手　舊制定賦役有二冊一曰黃
冊以人戶爲毋以田爲子凡徭役征賦則用
之一曰魚鱗圖冊以田爲毋以人戶爲子凡分號
數稽四至則用之向來通行無弊法久玩生弊且
百出若欲釐弊法宜從簡莫若廢黃冊專用魚鱗
圖冊凡賦稅徭役一以魚鱗圖冊爲主即所謂坐

圖還糧也其說用黃冊有六不便用魚鱗冊有六
便何謂六不便凡州縣田爲都爲圖其若干畝與
有定額斗則俱有定數主者一覽而知自用黃冊
即有推收田既混淆數難稽核奸人飛洒之弊
一也有推收即有簿書紙筆之費計算之勞書寫計算之資
歲朝廷之工食役長吏之心目二也荒區瘠區本
言坐落自推收一亂荒熟混淆豪強者得輕徭貧
弱者累重稅偽冒水旱逃亡則排年累賠動至傾
何謂六便若專用魚鱗冊則田一歸坐落頃畝斗
則向成定額不可增減或加減錙糧或比較賦稅
當以坐區爲準若依賦役冊則彼此雜亂隔區利
病終不關心四也國初立里以一百一十戶爲里
皆取居之相近如今十家牌法里長催辦不出里
巷今推收任意里長終日奔走亦不暇及又僉點
徭役十年一次既點之後人戶消長不齊產去役

存被累無限五也所收之田既非同區人戶多不
識面遇有水旱逃亡則排年累賠動至傾賣六也
何謂六便若專用魚鱗冊則田一歸坐落頃畝斗
則向成定額不可增減或加減錙糧或比較賦稅
省無限紙筆之費計算之苦吏得休息長民者亦
多暇便二荒熟區不混水旱蠲減易于分派便三
開河築圩悉聽本都耆正以本地方之人爲本地
方之事事半功倍其有利病關一邑者則通計公
費民助役而官任之不偏累塘長便四惟僉點徭
役戶頭分散則貧富難稽徵收賦稅大戶田多則
零星不便然用此法則可以化有役爲無役何者
今所謂役大則南北二運小則糧塘里老而已南

北二運可以官收官解也十排年則可以不用而專用耆正凡爲耆正者必愼擇其人不特丁產優厚必其人公平正直爲一鄉之所信服者量免其稅糧優其體貌凡一鄉之事皆以責之一應徵收稅糧開濬河道皆耆正董其事而縣官視其成仍辨其可否而爲之賞罰或終身任之或三年一易惟一鄉之欲則南北運與十排年皆可不用也何必僉點且一區稅糧即本邑耆正收納若田主稟遠即于佃戶處收取給票與田主算明有何辦納

不便便五其若逃亡累賠則田排年不識東下所管之田所管之人也今既任耆正則田坐本區其主之奸頑良善與田之肥瘠荒熟皆先知之可預爲計不至束手代賠便六有此六便而人不之行未知其利故也昔元末靖江朱本思嘗悉其利著論名曰綠匣閫中諸郡皆仿行之法甚稱便嘉靖中海忠介公亦欲以此法行于吾吳去任不果則知此法先賢固有行之者吳爲民牧者不可不知也

張玉書曰從秦例業之王亭有勝國之貧不煩征斂而國用裕昔漢之承秦唐之承隋明之承元皆是道也惟宋當五代紛爭之後海內哀耗差遜漢唐而左藏之庫積金如山則猶有餘蓄焉前明之末糾政厲民始以軍興旁午議加遼餉繼以民貧益起復加勦餉終以多遠抽練復加練餉催科無藝中外蕭然迄國家以仁義之師入關靖寇而中原赤子業已折骸斷骨於百戰之餘其所謂內虛之帑藏又已盡罹賊劫蓋遠我一空虛之國也

古者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及服歲登下其死生三年大比而民數上於天府則王者拜而受之其重民如此戶口之有算賦非古也有田則稅有身則役未有既役之復稅之者也有田則稅有身則役未有既役之復稅之者也公家之事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尺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甘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亦以歲時上其書是則生齒之數與力役之數當各有籍而非以賦役之多寡爲生齒之虛縮也自西漢初有口錢算賦而戶口之賦以

紀歷代相沿示變獨所紀戶口登耗之差不知自生齒以上悉紀之數抑收口錢算賦然後列於丁男之數數如以口錢算賦爲紀則足聞爲錢一不可勝詰而卽據此以覈歷朝男女三歲以下爲小十七歲以下爲中十八歲以上爲丁六十爲老唐制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歲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不知隋唐所紀戶口卽皆黃口以上悉統之名數安得不參差耶

前明賦役參酌之制分配管新政開除實在四則以田

土徵戶口分舖上中下二等立甲長主之會計一縣之丁口與其貧富造冊以進送部查核而後頒之布政司則有司奉行而各省布政司稟造簡明冊開列人丁戶口總數上之天府以示重民事之義倘亦古人存氣羊之遺意乎茲紀順治間戶口數如左我國家幅員廣遠地盡入版圖

增賦雖奸無所容而民益不堪命是固不可行也按黃冊載某戶丁幾名於某丁下注男婦若干口而總數亦載實在當差丁若干名似宜變通昔人之法分爲二冊一載實在當差丁共若干名一載不當差八口共若干名以爲每歲登耗之驗其輸丁糧者悉曰增曰盛不至有流移逋欠之患而不輸丁糧者亦生息蕃衍有登而無耗則民氣益固國勢強矣錢王之政矣哉康熙九年以省徭役議令編造實而夫每縣造冊頒發資罷之良是然

而各省布政司稟造簡明冊開列人丁戶口總數上之天府以示重民事之義倘亦古人存氣羊之遺意乎茲紀順治十六年書實丁而後與地盡入版圖

其戶口不載者闕如

康熙一統志 紀歷代賦役之論每年帶徵錢糧應于

年內全完本年不完流爲逋欠帶徵年復一年拖欠無窮若逋欠之戶絕者亡者事故者逃移者俱有定例又有六月全完之限在在可稽承功令誰不欲完考成急

功名者而拖欠不完其故在益田于錢穀之不
清也按錢穀之欠有二曰侵欺一曰那移一曰
透支一曰官役一曰未獲犯人之贓項那作侵項以
侵欺也夫那移一節以此項那作彼項也透支
作彼年並非入已之贓按大清律凡那移出納
充官用者並計贓以監守自盜論枝一百流三千
里免刺夫以透支官用之錢糧而藉德之至此者
蓋緣侵欺之源實由于那移也惟那移而後官吏
因緣作奸得以行其侵欺惟侵欺而後民脂民膏

上不在官下不在民一而盡歸於中飽此錢糧所以
不完也然而兵餉急則解兵餉協餉急則解協餉
漕項急則解漕項起運各部寺錢糧急則解起運
各部寺抑或大兵經臨軍機緊急則解軍需此皆
通融緩急萬不得已者也至于皆愚有司任意那
移或存留甚緩反飽奸貪遲以給存留或雜費無額
反那項項以充雜費則額解錢糧消消平成逝波
矣於是經承胥役乘機作弊千變萬化莫可究詰
其朦混上司也希冀一錢兩錢其朦混本官也惟

國一錢兩錢其朦混本官也惟
也故設三錢耗羨名目作公用若書吏入任造之人胥
胥明知長力尚多不語會計先已有備
錢糧藉解所以無那移也立司徵收
之徵于民也係一條鞭徵收合令一條
如仁和一縣去省遠近部折色若干應部折色若干
于部折色若干實徵兵餉若干歲抵
馬價免議官經費等項各若干以及科舉歷日海
冬等項若干皆館穀銀也司錢穀額解
司錢糧實為一條又除漕米馬草外凡係解
雜稅等項原無定額相應另案起解惟將全書刊
載年額每司錢糧并全書既定以後毋
議應解遠司採辦本色錢糧應解府外凡係解
項亦有定額每歲共該解司銀兩科算總額若干
內撥留府給兵若干實該解司錢若干各縣隨徵
隨解其解文內開列年額解司條銀若干第一次
解條銀若干尚餘未解若干其第二次解文內仍

列年額若干除第一次解過若干外今第二次解
司條銀若干倘餘未解若干其第二次解文內仍
列年額若干除第一次解過若干第二次解過若
干外今第三次解司條銀若干倘餘未解若干開
後逐次起解俱放此式則是通縣解司錢糧止有
一條無第二條完欠瞭然無容纖毫掩飾并經承
洗補解役逗遛匿批不投之弊皆可杜絕矣惟是
奏銷歲參一冊各部錢糧應分數項本司查明該
縣解過若干并解府兵餉若干完十分者將各部

各數聚註十分全完完九分者將各部各數聚註
一分未完若各數錢糧合之則爲一條分之則數
百條假如一條未完一分則數百條皆未完一分
一條未完二分則數百條皆未完二分司書造冊
既不能以欠作完亦不能以完作欠此最宜捷最
簡明之良法且令爲有司者先因數項屬雜完欠
難稽今止有一條於胸中則完欠瞭然如或自負
祖秋完解尚少自必惕然警惕誰不欲十分全完
以副考成者再有解糧道一條解糧道一條解

卷

司一條解府一條歲額應解錢糧止有五條再有
缺官柴馬契稅牙稅雜稅等項爲數無多另案報
成亦甚易辦此法誠立雖有中材之吏可以鳴琴
而錢穀不費稽核而錢糧自清吏胥無所容其奸矣
至于奏銷歲參一冊本司仍照往例造報未嘗輕
變舊章似屬可行伏祈憲臺俯賜裁奪如果可行
特疏題明請以康熙二年爲始各縣俱照一條報
起解可也

查以京日歷代征輸之額無所謂白糧也有之自
明朝始明初建都金陵供用庫光祿寺取給焉五
府六部都察院以及國學內官監咸取給焉其後
因之南北京均取給焉其後則瑞惠諸王祿米又
取給焉供之者止江浙之蘇松常與嘉湖五郡耳
而計其數則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一十石有
奇加耗及春辦米十六萬六千一百四十石有奇
又夫船等銀二十九萬三千九百四十兩有奇漕
運之外復徵此數更責民自運至京雖當兌運幾
更而白糧之民運如故也則白糧長之爲留跋涉

扈折包賠與里甲之朋奪均貼其被累皆如故也
此最不便于民而　本朝初广江南卽五撫臣之
請改爲官解而五郡三百年來之積困一旦得蘇
徵本色則計額以輸民固不任其責卽徵折色
亦不過以米易銀一轉移間遂可省夫船經費數
十萬金解入司農以充國用便于官而民亦未嘗
不便者何也其時米價方高入銀之數不踰于入
米之數也按順治初江浙之米石皆二兩以外卽
折徵二兩再加餘羨其數亦畧相當承平以來

日益減每石之值初猶一金有餘後至五六錢不
足雖正項折色之輕者尙爾難供而白糧之折石
必二兩至耗羨亦與正米同科而夫船等銀又不
在此數蓋卽舊例也勿可改州縣曰部檄也

勿敢違于是乎一石折色之入費民間五石有餘
之本色而不能支雖云官解難于自運矣且此五
卽間銀非所產除夫船經費而歲徵三千餘萬之
米則僅出其田間之所有卽可全解如期合夫船

無必至催徵不給領箚之下賤售以償而米價愈
賤價愈賤則銀愈無徵舊員猶追新征更急累十
餘年而無可如何甚至經徵者已多故絕而簿籍
難稽遂至急公者不掛毫釐而派增復及民生國
計兩傷俱傷當事大臣不得不仰懇寬大之恩盡
行蠲放合而計之是朝廷徒受多折之名小民原
未有全輸之實也是小民空受剝膚之比而朝廷
原未得倍入之實也何如不多折之爲愈又何如
不折之爲更愈矣而愚于此且欲并減曰糧之數

增入于漕蓋明代白糧之額所出多者以兩京官
監之俸也以瑞惠親王之祿也今　國家定鼎以
來舊藩已廢江寧亦改爲省無所事于白糧而蓄
下自親王以下品官以上每年俸銀百八十萬金
又多不于白糧支給當照正耗舊派之數堅派于
漕運之中不必另爲徵解至于供用庫光祿寺在
所必需則亦分撥漕船令其帶運將浮費減而正
額亦無虧不煩損上而自能益下者此也　田有
定者也而丁無定者也古者計口受田大約田多

千丁而有來有易生後生齒日盛而丁率多于田經不能各記以一頃也實為不均識以十配田使丁若一頃即以定差旦一
貧富不均識以十配田使丁若一頃即以定差旦一
欲一年為限論者以為良法惜其不行而總即主
之於官則凡丁多田少者非
不能者也而一年之成欲
今實足實效得乎至于少田多者許賣而不許增
量已在救荒條　朝廷大之恩除本年應納良賤抵伊等大年
不能者也其實以易之但可禁之勿增其可禁之

奉命在後則以本年應納伊等錢糧抵伊等大年
應納正賦名曰流抵此乃　朝廷為民委曲體卹
為意若不使人人均沾實惠則蠲免徒有虛名豈
不虛　朝廷大恩乎欲使人人均沾實惠必須先
將流抵一項填入田單各州縣每年每戶各領一
單以為徵還之據戶戶皆有人人盡知故名曰易
知單也臣意欲一二年內戶部覆科臣史彪古由
直隸巡國與等事一疏內酌各直省應蠲免錢糧
流抵入年者加科臣所請填入次年由單請　敕

各直省巡撫嚴飭遵行奉有　前旨遵行在案查
以出單爲最重也又臣查康熙十年分各直省已
造到臣科奏銷冊內除山東豪
各直省康熙四年錢糧應流抵康熙五年正賦者
約有十數萬兩又查各直省造到臣科康熙五年
由單互相查對竟未有開載流抵一項者臣竊思
之請奏銷冊者報于　部臣考覈也倘有流抵一項
由單者頒于民者也因何又無流抵一項豈各處
方官竟皆不遵　旨奉行耶再四思維而後知流

抵一項不填入次年由單考其地方官之不奉
行也勢不能也何也部題定例次年由單三十二年
十一月頒發里民計該州縣應徵錢糧數目款項
造成式樣送布政司磨對必須在上年九十月間
而各撫題報災傷夏災報在六月秋災報在九月
計題報到部又需月日部中具覆行查必須該撫
查覆再題部覆奏　旨然後行若該撫又轉行各

地方官極速已是本年十一十二月及次年正二
月間久已在頒發由單之後矣何從填入乎是則

流抵一項實在難入大約由單已造到臣科
不過四五十日之事臣查康熙五年正賦若
皇恩蠲免本縣壹災田若干畝每畝該徵銀若干
之類災田若干畝每畝免徵糧若干分之一
災田若干畝每畝免徵若干分之一合計
若干兩除本年已免若干兩外尚該流抵銀若干兩
俱于康熙六年分民間本年應納錢糧內照數

甚此後方刊入康熙七年分地丁額賦等項譬如奏銷冊內各州縣錢糧先開上年舊管之式也如此則由單之上增刊不過百餘字而　朝廷應蠲之分數與本地方已抵免之錢數每戶各執一單一目了然蓋明布　朝廷之大恩刊載于由單之上即暗取有司之結狀分送入百姓之手儻有不肖官吏將上年被災各戶額賦未與流抵及流抵而短少不全者災戶即可執此由單赴上控告即有富而黠之民不敢赴澄

然上年溢完之銀雖不能退還而本年應納之銀亦可扣算此法一行則即有不肖官吏於流抵之年雖欲隱匿肥己而恐有下年之告發亦預有所忌憚不敢恣意肆行矣至於有應蠲免本年錢糧即於本年蠲免者則本年由單頒發在上年錢糧蠲免在本年愈無從填入相應亦於下年由單之首照依此式填載明白但改流抵字樣為蠲免而已立法不難行之甚易也而更有要緊稽查一著則在每年由單到時其中有蠲免流抵數項該部

科將上年奏銷冊內某州某縣所開蠲免流抵銀若干兩米豆若干石顏料麻觔等若干斤逐一磨對如有冊內報數多而由單上開數少者即行指參查結如此則冊與單畫一上之奏報　朝廷有此數下之須發百姓者亦同此數一兩一錢不得參差官吏無所容其侵冒不虛　朝廷至大之恩矣

彭維新曰始奉　命撫豫期屆收漕極知趲不宜蓬然欲奏告蒲恐均藉時日且閱兌例有常塊

即民間兑載輸納亦不宜屢疲往返急則治標去其太甚應先杜其浮收因提驗各州縣舊斛率面闊底狹板筑陽刻斜劈四旁板厚及寸適詔以淋尖踢斛而已是以各取部頒鐵斛親率藏漕各員以勻淨枚實再四較準所容確數貯之小口斛緣以鐵片陡薄斜殺不能溢積閣底平整無能越指不過縮舊式之闊以補舊式之狹底面小異而腹之容受則一　謂之蘆簽前訂謂之更制則不可夫遵制違制惟視其實之異同與否苟表諸形貌之

虞未失實論甚矣
年歉發穀其賑貸之實平抑穀其外具文形平
其實而實未可盡信無疑也間或斟賑貸而
司事者別有其人恒以鹽酯沃其羹瞬刻變色
積各省惠道鑒斟時司此者視意誼之厚薄酌
熾燒劑屬之事差而制其鑊綢去留之有無多寡
所爲實者如此其運兌不至闕少者以此斟嚴
燒劑不免如秦山之默且名省成實不盈平概故
也至稽其形實闕名實虛或高成虛虛虛

是悉經漏改審門
圍口狹底實運則
方未嘗規方而爲
按歙山縣棧道小口斛官有圭撮之差損乎哉
論之說可以息矣茲
小口斛誠便宜但恐以
府州縣說爲此說以
弊也亟未更改也
望憲曰經國之大計固歙成法之所出臣江淮

江淮之所以甲於天下者土沃饒而人能盡地利
也人知盡地利之職在於農夫而不知通催科之
法在於富民故天下之富民陰受其利而陽辭其
害此其弊莫甚於丁而丁之害莫甚於江以北淮
以南何者區方百里以爲縣戶不下萬餘丁不下
三萬其間農夫十之五庶人在官與士夫之無田
及逐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則坐擁一縣之田役
農夫盡地利而安然食租衣稅者也今田稅而外
舉一縣之丁課徵什一於富民寬然而有餘其十

之九非在官則士夫也否則逐末者也其最下則
農夫之無田者也彼既以豐歲規其贏羨以給妻子日給之外已無餘
丁士夫既委身 朝廷亦當不附此例逐末者貿
遷無定且黠於法外以求倖免勢必以十九之丁
盡徵之無田之貧民而止役民方寄食於富民之
田值豐歲規其贏羨以給妻子日給之外已無餘
粒設一遭旱潦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
既無立錐以自存又舊妻子爲乞丐以償丁負爲
吏者上格於國課下追於考成且爲刻肉補創之

計鞭箠囚繫忽見某轉死流亡故逋賦愈多而貧
氓愈困或臣如子言將令朝廷盡蠲丁課耶臣非
迂今試論一縣之田稅苾畝爲科會要之得若干
文總一縣之丁課編戶爲籍人賦之得若干文丁
課之數常不及田稅三十分之一又以一縣之丁
課均之田稅中常不及五一畝之所

豐荒蠶耗而稅之富民之入恒不下一石則於貧
氓消爲湯鎗不爲大病而倭貧民盡免一切之供
調豈非窮變通久之道耶或曰富室兼占之人恒不

或曰是則然矣何爲江以南有丁課而不至大困
曰江南之丁寓於田富田則丁隨田去故貧民之
一丁無論於富民是有丁之名而無丁之實也故不
大困或曰子所爲溢額於田稅者卽是法耶曰善
變法者不若併丁之名而去之條目蹟於一八既
易知而事不繁何用巧立諸科以滋文案乎且仍
立丁名則富民意中若代貧民償丁課者故去之
善或曰若然得無於古計口授田之義大相謬蹟
且富民之業併益甚矣曰此泛儒之談也今欲爲

井田可乎欲宣授田而不可而嘉其不受累者終亦莫
遵而監遠之知者不爲也且田疇於民久矣三代
以下無養民之權而徒有取於民之名亦豈而
民矣顧不取於民宣而民受於官此經世者所宜
也

邱家慈曰周官之制以井
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
比按爲定法而其民無
役之征故其告司馬無
[illegible]

友相助而不宜兵役公之不均後世田
流徙荒廢不正且疆畫徒無
逐末者多而農事徒廢而不爲之計
去遠而無以安著之令
國家定爲三年一編審
之高下而酌其戶口之
可復不能究其實徒與
口語奉日限勢務在速
賞期爲增減而其登耗之大數亦不啻越年前人

游富者不至苟避而止雖有糧之丁不如無糧之丁爲可潤而糧之富者實兼丁丁之貧者不兼糧實富無常更迭爲之終不主以無定之糧而累有定之丁且使一時游手末作之民猶有所羈縻而不得肆此誠髣髴周官之意臣民所當共遵之令奚而不容輕有變焉者也奈何復創爲以糧覈丁併丁於糧之議至使游惰無賦詭漏不禁而又貽後世以糧去而丁獨存之累乎余頃遊秦中鄠縣士大夫每言其邑併丁於糧之弊起自明季某令至正中劉淵尹上海亦勸豪右達官出粟爲義役收其歲入以充役費而官無所與宋寧宗元英宗及泰定帝時皆嘗以其法頒行天下民稱其便既

至今卒不可變遂使富戶坐困於輸丁而一切游手末作者皆相率而爲化外之民雖或逃丁以避厚利而官曾莫得斂而役焉彼併丁於糧之恩猶如此則以糧配丁者又可知也夫人無貧富莫不有身丁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乃欲專責富戶之糧包賠貧戶之丁將令游惰復何所懲而通計戶口之脫漏又已不啻過半幸而安常無事而多欲橫斂之官猶將指明點竄別派貧戶不幸而有水旱盜賊之變富戶之

盡去而額丁不免獨存將仍責之富戶而富戶已不能輸將復增之貧戶而貧戶去籍已久莫可究詰是又踵兩稅舊弊之外而復生無窮之弊也豈國家編審之本意哉竊見宋南渡後士大夫於鄉里間頗倣朱子社倉遺意有怡爲義役之規大約會集宗黨以力厚而割租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收其歲入以充役費而官無所與宋寧宗元英宗及泰定帝時皆嘗以其法頒行天下民稱其便既至正中劉淵尹上海亦勸豪右達官出粟爲義役

常平本於是賦役以均此皆往事有可行者近順治中先王父遐六公爲閭族戶長嘗深悉賦役之苦而患吾族之官丁有加而無已也乃捐金寄子母錢家爲免役計會不二十年既用其利千金建祠供祭而所爲納丁之費亦率稱是族之一二好義者皆聞其風而踵捐之至今以爲永利是則遠追周人相友相助之俗而近符宋元義役之遺風舉世所可推而行之以救丁糧之窮者乎吾願有

官君子依宋元舊法勸民沿鄉多欵財穀各立義

役而擇富而賢者主其出納別加旌奬以風勸之庶足以佐編審之所不及如徒患徭役之不均而欲以糧配丁與併丁於糧者愚未見其■也他若近日吾邑之變法者始附蔣令之十段錦而寄米之弊變速而禍小終附楊令之一條鞭而加賦之弊變遲而禍大是皆人士之無識者爲之抑又出鄞令下矣

戈濤曰竊臣任山西道御史于該省事務時加體察竊見丁銀歸入地糧徵收一案各省遵循已久後至乾隆元年撫臣覺羅石麟奏請改歸者十八州縣乾隆八年因鹽臣吉慶條奏議請改歸者十八州縣乾隆二十三年因御史姚成烈條奏又議請改歸者五州縣計三次改歸共四十一州縣其餘則或請將丁銀一半及三分之一歸入地糧或請將丁銀統按下下則征收而以餘額歸入地糧或請將無業窮丁盡行刪除而以其應征銀兩均勻攤入地糧如此所云調劑辦理者三十七州縣

該省猶未盡行查丁歸地糧自雍正九年試辦之後至乾隆元年撫臣覺羅石麟奏請改歸者十八州縣乾隆八年因鹽臣吉慶條奏議請改歸者十八州縣乾隆二十三年因御史姚成烈條奏又議請改歸者五州縣計三次改歸共四十一州縣其餘則或請將丁銀一半及三分之一歸入地糧或請將丁銀統按下下則征收而以餘額歸入地糧或請將無業窮丁盡行刪除而以其應征銀兩均勻攤入地糧如此所云調劑辦理者三十七州縣

此外二十六州縣則仍丁糧分徵此歷年查辦之大較也夫以天下通行之良法而辦理獨多參差撰諸畫一之道已有未協且其所謂不可歸併者或以晉省賦額本重加丁則未免過多或以各屬地土瘠薄併徵則慮有逃亡又以爲俯從輿論則民情相安可以經久且以爲間有逃缺而編審既屆可以摧除此數說者臣皆不能無疑查賦額之重無過江蘇而江蘇則丁歸地糧地土之薄無過貴州而貴州亦丁糧合辦何獨異于山西夫有地而稍增其額即慮逃亡若無地而按徵其丁逃亡不更甚乎此尤其易明者也臣竊求其主于分辨之說蓋謂晉民多出貿易故不欲寬其丁賦而重地徵若然則是欲徵有力之丁銀因以遍徵無力殊失持平之義況無地之民寬裕者終少拮据者實多觀于乾隆元年及二十三年查辦案中所稱祁縣壽陽各有無力窮丁三千七百餘人其他固可概見矣至于待編審爲攤補正前撫臣所謂調劑之一法而實則弊有不可勝言者何者在各次

辦理之時皆謂輕重適均民無不便及至後次查
辦便已多有逃亡即如二十三年所辦其去乾隆
八年僅十餘年而荷嵐州則逃亡六百三十餘丁
五寨縣則逃亡二百五十餘丁苟屬民情所安何
以逃亡至是則所謂俯順輿情可以經久特虛
語耳然而州縣動以輿情爲請者一由紳衿富戶
之畏攤丁賦一由經承里胥之貪存編審也蓋分
征而不免逃亡必藉編審爲撥補而吏胥經手因
緣爲奸增新丁則放富升貧除故丁則移甲換乙

百弊叢生莫可究詰然則五年編審特爲若輩舞
文漁利之期而百姓之拖賠包納干未撥補之前
者固無論矣臣所謂調劑之終不能無弊者此也
夫古今立政固欲順民之情而至于民情所同則
又權其輕重貧民之不欲輸丁與地戶之不願增
額情同也而輕重大異歷任撫臣固皆從民情起
見然而富民之情易達貧民之情難訴臣愚以爲
與其獨有業之欲何若紓無業之苦與其從備工
貧販者而按徵其丁何若于資生有藉者而稍益

於

內

其額與其待逃亡故絕而始爲之撥補何若攤丁
歸地而使之不至逃亡且夫理有可信則事無可
疑就三次辦理而論前之所謂難行者後既多有
改歸則知後之所謂難歸者原盡可行臣請
勅下山西撫臣悉心籌辦將從前丁地分征各州
縣一體查核歸併即或地有不齊亦祇就一縣中
分等攤入毋復瞻顧舊案瑣屑參差如此則丁戶

不至逃亡吏胥無由滋弊

李元英曰一佔撥之例宜爲畫一也查甘省佔撥
定例於九十月間將本年額徵糧石佔撥次年兵
食先爲報部次年照數支散又因甘省營驛歲需
糧五十六萬餘石而每年額徵糧止有四十九萬
餘石每於本色之外約佔折色此例行之已久惟
是州縣營汛多寡遠近總無一定章程以致胥吏
作奸上下其手竟成錮習每於佔撥之時州縣營
汛紛紛營謀以求各遂其私臣查雍正二年問曾
奉部文令將兵糧秉公撥定畫一造冊報部永爲
定例嗣經前任布政使傅德以甘省非他省可比

朦混苟覆至今舞弊如故以臣愚見仍請將州縣額徵之多寡與營汛之遠近逐一計算定爲某州縣應撥某營汛若干俱爲畫一以定章程永遠遵守每年奏銷不得增減改易如此則積弊可除似於倉穀兵民均有裨益矣一均丁之法宜加詳議也臣見甘肅奉行均丁之法有與他省似同而實異者蓋他省則以本州本縣之額丁均入本州本縣之地畝原額仍無增損小民自樂輸將今甘省均丁則不按地畝止按通省額徵銀糧通計合算

每銀九錢零無糧九斗零攤入一丁額徵多則攤丁亦多額徵少則攤丁亦少以致各州縣有比原額多增至二三千兩不等者毋怪乎紛紛具呈以爲均丁之不公也推原其故因甘省州縣中有糧少丁多者若就本州縣均攤誠恐糧額少而載丁過重是以泥於通融之說不復詳議但查甘肅州縣其糧少丁多之處有產有丁現在完納者已居其六七無產有丁艱於完納者止居其二三若以二三分之丁歸入六七分之糧戶仍無過多之

處況查甘省地多糧少如有餘剩窮丁即就本地近報開墾猶未陞科並所有熟地未經報糧之戶均攤則有地者不賠隱糧之弊而無糧者免受空丁之累一舉而兩得矣

盛百二曰編審者治道之根本也蓋積州縣而成天下積鄉里而爲州縣積戶口而成鄉里故戶口清而鄉里治鄉里治而州縣治州縣治而天下亦治矣周禮鄉遂之法始于比鄰詳稽其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廢疾六畜車輦田野以施政教以行

徵令以辨施舍以起徒役而奇衺奸宄亦無所容此歷代以來不易之法也明洪武十四年令天下編黃冊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共編爲冊首爲一圖里有一百十戶以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里長甲首董一里之事餘實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奇零其冊凡一年一更定此即今編審之制也明初但有廂坊及絲綿之征百姓皆應役於官十六成丁而役六十而免無所云丁銀也自後乃有銀力二差力差

者僱丁銀

者差役也銀差[redacted]役也又其後雖有二差之名亦皆一例徵銀而已于是皆吏上下其手隱匿脫漏百弊叢生又[redacted]之增損關于老課故丁銀有增無減所謂溝中之瘠猶爲籍上之丁黃口小兒已入追呼之冊此仁人君子所以歎息也自我

朝康熙五十二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至雍正四年又行丁歸地畝之法百姓優遊於耕鑿之中有司無考課之累從容而賦繭絲貟法美意三代以來未之有也然因此有司遂視編審爲具文惟胥虞州之瑞金是也有稅租二十三錢增至二貫二

更是任以至戶口不清而貧富不辨貧者有貧之實而無貧之名富者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又飛灑詭寄遂有無田之稅無稅之田矣且僱役惟可行于平日如非時力役河防土工之類其勢有不得不出於差者于是徭役有不均之歎兒編審時吏胥按戶索其飲食簡筆之費百姓又恐差徭之及身也于是并戶減口專爲一切徵佯平時按籍而常見其少不幸天災流行 朝廷有大恩卹計口給發則其數又驟見其增於是編審賑卹二冊

自相矛盾雖有才能亦無所措其手足始悔平時之失計亦已晚矣兄欲求賦役均平奸宄屏息安可得哉論者不察竟以編審爲不足憑而無益于治道益惑矣

張爾岐曰方田法始於宋神宗景祐時其後屢行屢罷至徽宗大觀五年復行方田官吏妄增田稅至并不食之山而方之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七十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稅租二十三錢增至二貫二

伯者有稅租二十七錢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州之會昌是也民大擾懼乃遂罷之其時又以中官楊戩主後苑作始立公田以樂尺打量民田取其贏者入官別立租課有朱仁厚之澤盡矣方田法用竹繩方量每面千步立封記乃令民於方內認所種田竹繩不能引之使長稍屈稍邪便虧原數豪強者各自取盈則貧下者不得自有其地矣且有一段分割三四方內者奇零委曲打算爲難一聽猾胥之分派此瑞金之所以有地而無地會

昌之所以無稅而有稅也順治己亥東省行方田法親見其弊故知之頗悉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周以百步爲畝每里三百六十步方之當得一千二百九十六畝自九百畝而外尙餘三百九十六畝以爲溝塗遂路之地則地之不稅者多矣此商鞅之所以銳意刻除也

閻若璩曰按寶應縣志載邑人士田議曰竊見直隸各布政司起科則例有大地小地上中下地之殊有一二等至六七等三四則至數十則之別不

但各司不同即一司之中各府各州各縣亦多互異蓋地形有高下平陂土性有沙鹵肥磽古人則壤成賦固不彊之使同也但賦役全書內將各則田地註明折數者固多而遺漏未註者亦復不少某江南揚州人即以揚屬論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銀五萬餘兩全書幸註明折數矣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徵銀四萬四千餘兩非泰州之田薄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銀二萬餘兩非寶應之田僅興化十分之一非寶應之賦重於興化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爲一畝大地則數畝折一畝一畝爲一畝則賦輕數畝折一畝則賦重而全書之內皆未經註明也竊謂錢糧款項不可不簡而田畝大小尤不可不明故名曰簡明新書愚讀至此而不覺有感於吾邑近事也仙陽原額制田二

萬零八百四十二頃八十一畝五分三釐六毫六絲一忽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刊諸易知由單者班班可考崇禎及順治間皆然減緩賦役全書僞遺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九字而河隄使者以爲山陽田有隱漏也丈量議起將奪民田四之三以入官勢甚洶洶民執兩易知由單以爭弗省也賴奉嚴綸方行停止子因上考魏襄王時史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此即折數也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

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鄭司農註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地又薄故家三百晦如此則民授田有多寡而所獲則無不齊此亦即折數也然則折田之制由來尚矣後居洞庭山中討論直隸眞定廣平諸志而後益曉然于今制折田之故蓋緣明初新權兵燹地悉拋荒太祖有儘著開墾永不起科之令由是太平日久田日加闢每多無糧而有糧者苦其不均

也請行清丈又并洛下蘇薄磽瘠本無糧者一概丈出故原額制田者明初洪武之定數不容增損名曰大地是也今折時田有屢次丈量之實數浮于故額名曰小地是也當時貢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于上而貽害于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原額之數此後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地以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小地一畝八分以上折一畝者有二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三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七畝以上折一畝者有

八畝以上折一畝者折畝之少者其地猶中中而折畝之多者其地殊低薄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原額以攤一縣之原糧而賦役由之以出故各縣地之折算雖有多寡而賦之分派則無移易宜無不均也山陽田之折也亦若是而已矣說者謂起天啟間孫令肇興通行均丈以四畝折一畝私爲惠於邑民不知孫北人也亦舉向來北方之例而行之議其概折無差等則可議其隱田損上而益下豈可哉且清丈較他處最

徭之惠亦最後豈忍復有所更變哉或曰如是則山陽之賦最輕于又以爲不然嘗經過保定府新城縣其土田甲天下古所謂督亢地至今禾稼樹藝最勝而田賦最輕今計夏稅秋糧及草每畝征銀五釐五毫足矣以山陽視之值米價賤倘一倍有餘安在其爲最輕也且山陽產之腴者水旱咸登不足十分中之一他若有糧而田荒或永沉水底者不可勝數今不于此等議蠲議減而偏思所以奪其產是與不仁之甚者也嗚呼果報之說雖

儒者不道然林機議緩蜀賑禍至滅門馬默奏除
投海天賜兒女王安石議復肉刑父子冥謫王僕
射請貸飢夫神報相位布在傳記歷歷不誣漢武
帝之橫征危而不至亡祇在田賦不加明思宗之
勤儉卒無補于危亡則在慶加田賦此誠古今治
亂之大關也

楊雍建曰臣辦事堰中見江南督臣鄖廷佐特參
貪婪縣官一疏內稱高淳縣知縣葉自燦丈量圖
縣田地廬墓書算俱假稱使費名

色每里科飲銀一二三兩不等名雖貯庫使用實圖
官囊朋侵惡聖載道又安徽撫臣張朝珍縣令縱
蠹婪贓一疏內稱貴池縣知縣王還沖下鄉抽丈
蠹役指稱造冊使費名色每保勒銀一二十兩三
十九保共騙銀四百餘兩俱奉有該督撫親審確
議之 皆臣思各省官吏借丈量以肆貪婪者恐
不止葉自燦王還沖二人也夫丈量一事將以清
查隱弊然奉行不善履畝均查則弊未除而害已
滋開貪吏誅求之門長蠹胥科派之術無益於

國計徒擾乎民生所當亟議停止者也何以言之
丈量必用圖長圩長圩胥易以妥報愚民畏懼求
脫朝勾夕補條報倏除紛紛扳累此飭報之害也
有司躬親履畝隨從多人加以己手索手算手書
手等役工價之外舟車火食供億煩多圖長派及
各戶此供給之害也應用廠舍樁繩界牌木植爲
費不一即如趲造圖冊送號繕寫自縣庭至道自
藩司督撫至部紙張筆墨工費浩繁毫無官價悉
出民養又如提冊繳冊駁冊經承需索無有虛日
此造冊之害也業主居或窵遠裹糧奔赴既苦艱
難況乎上司差承府縣快役借名催弓催役催丈
催冊絡繹不絕彼差甫去此差復來多方勒索不
飽不已此差役之害也印烙舊弓恐不可考吏胥
意爲增減分寸之誤毫釐之差便爲詐局此弓式
之害也事繁未竣立限比較該管衙門圖長必催
人分應甘用工食既有常例一經扑責費愈不貲
此比較之害也丈完一圩勢必更覆丈舟輿從
役再費經營其或地形曲直難齊屋宇參差盤算

山勢崎斜水蕩尖圓引繩就墨積算爲艱雖所丈
絕無弊端而執弓者未充所欲上下其手那移之
間杖責立至前功盡棄後費更滋此覆丈之害也
更有無文之徒藉鑽營以充書算歟法之吏嚇良
善而庇奸豪種種弊竇不可究詰縱使良有司實
心任事未免驚擾討落況有不肖州縣剝民潤橐
利已邀功遂或捏報溢額致令小民包賠則其流
害益不可問如臨鞏二府知縣許上通等捏報閉
糶荒地現奉 嚴綸議處非其明驗乎臣聞西北

之地有熟有荒東南之土熟多荒少與故明萬歷
年間賦役全書所載頃畝數目原自符同糧額未
嘗減也版籍未嘗更也按圖以考雖豪右不能匿
矣夫興利莫如除害而裕國先在安民請乞 勅
部責成該督撫止嚴隱漏之令許其自首陞科不
必遍行履畝徒增勞擾如拋荒原有定數勘其荒
者不核核其熟者額徵自有底冊察其缺額者不
必查其如額者有弊可祛而於民不擾又何必經
年累月仓賣無司道府厲州縣之心思棄數千萬

圖長圩長弓手索手書算手之人力奔走郊原騷
然煩費竭生靈有盡之膏血以供貪官汙吏無厭
之谿壑也哉
王應奎曰糧長以浮名也蘇州府現額三百五十
萬石矣松江現額一百二十萬石矣然在宋時蘇
州府不過三十餘萬也松江府不過二十餘萬也
即有元增定賦額蘇州府亦八十餘萬而止松江
府亦七十餘萬而止是今日之賦額較之於宋浮
至七倍比之於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

廣全省額徵二百三萬而蘇州一府之數浮之福
建全省額徵一百萬有奇而松江府之數浮之豈
豈天下之田皆生粟而二郡獨雨金歟建文詔免
而復於永樂文襄請減而增於萬歷豈非極重難
反之勢哉近世撫臣之請減浮糧者相繼而事寢
不行大抵以蘇松財賦重地爲國家之根本難議
蠲邶耳於是有爲變通之說者或曰明時雖曰重
額而漕運贍米即在正米之中且平米一石派本
色五斗外止徵折色銀二錢五分周文襄巡江

南時重擾田納銀一兩准米四石輸布一疋增米一石正額如此加耗可知今則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錢有奇而加耗猶在外既有五米十畝之租不能辦一畝之稅比加耗之害非淺也浮糧難豁耗贈不可減乎或曰故明折色於次年二月然後分十限開徵今則於本年正二月間通行截票其時宿十未翻書苗未播天時之水旱未卜秋成之豐歉未定遂以監司督之有司有司督之里役里役督之編戶有不加限者則虎吏即隨其後苟非操券於債家入衣於質庫其將何以應之此早徵之爲禍最烈也浮糧難豁徵科不可緩乎或又曰徵糧之法減一分則小民受一分之惠試以蘇松之田計算如左重科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減一斗科則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五升其一斗科則二斗以內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五升其一斗五升以下地瘠山塗等則不在議減之列如是則於國計無虧而三百年之痼疾自此而有起色矣

不加限者則虎吏即隨其後苟非操券於債家入衣於質庫其將何以應之此早徵之爲禍最烈也浮糧難豁徵科不可緩乎或又曰徵糧之法減一分則小民受一分之惠試以蘇松之田計算如左重科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七升減一斗科則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五升其一斗五升以下地瘠山塗等則不在議減之列如是則於國計無虧而三百年之痼疾自此而有起色矣

有差以通融官田之虧欠至嘉靖中知蘇州府王儀請盡括官田民田而戶益之於官田之畝額者以其糧攤之輕額之民田此攤之之說昔人已有行之者然以蘇松之糧而即攤之於蘇松何如以蘇松之糧而攤之於天下蓋普天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民固不應蘇松兩郡之黎庶獨受此偏重之累也

沈德潛曰蘇松之田莫甚於浮糧其始也實創道

倡買官田之說而增其額其稅明祖怒吳民之

附强起以守城而重其賦其後也楊憲改一畝爲二畝趙瀛均官田於民田而民益受其累遷延至今日積月盛載米時原額七倍有餘元時原額亦二倍有餘（宋時蘇松額稅共五十餘萬元時共一百五十餘萬今共三百七十餘萬）而民困遂不忍言留心經國者不得不思有以甦之矣願一旦欲遽復宋元之舊其勢不能何也蘇松爲天下財賦之區重需廣祿匪頒之類卻藉日久地方官惟恐度支不給則必執祖制之說出而爭之爭之而勝勢益牢固而不可復減就令日財賦

言惟有變通之說矣曩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在斯時乎議者紛紜迄無定論愚輒先舉衆議之非而後折衷之道庶可舉行議者曰天下之稅貴乎均蘇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比之他省不均之甚今於他處稍益而蘇松可以全減此其說非也試加詳焉蘇之名著天世長在此日可以稍增在異日即同爲故例此端一開有加無已試思同爲天家之赤子乃移此之福置之於彼豈猶剜肉補股之痛瘡痛稍已新痛又加且蘇松之減者後或緣他故而仍增而他處之增者定爲規則而不可復減其弊何可勝窮議者曰時下鎔租之詔雖多取於下而實多赦於民夫多赦云者因通欠不貲而後爲此舉也財無所出因而征比征比不已因而逃亡逃亡不已因而賠累與其追迫既窮而赦免之何如追迫未加而善處之且鎔租所及者多包攬侵蝕奸胥豪右之徒於良民未必均蒙其惠可以旨行不可經久議者曰前明之世有司寬於考成

完及七分者即爲上考今宜倣其遺意於州縣最重者別立懲勸之典不知部議從寬官既稍安民亦懈怠民之良者或緩徵而不誤其期民之黠者遂沿而欺罔其上徒有重賦之名終鮮輸將之實以云無弊未之前聞議者又曰蘇松版荒隨在多有今於田之可耕者招集窮民量給牛車兼予穀種使之耕作幾年以後屢飢歷科新賦既增舊賦可減夫版荒非必不可耕之土也特恐既已陞

科漸大增加賦從上上官司交迫力難任役嘗賦之累未去新賦之累日滋小民誰肯不顧烏家冒然承佃此亦非荒時之策也然則變通之術奈何曰計莫切於量度已嘗考明宣宗時周文襄恍撫吳與知府況鍾奏減官田之稅因田則之多寡酌量減蘇郡減至八十餘萬松郡減至三十餘萬戶部責其變亂成法而宣宗不之罪也其時民困稍蘇國家殷盛今誠舉古人之善法仿而行之以救民窮以培國本書之簡冊傳之千秋萬世洵

聖朝盛典也抑又有說焉嘉湖常鎮諸郡雖境分二省與蘇松實接壤也而賦之多寡輕重難以較量豈四郡之田額皆狹而蘇松之田額獨寬四郡之年歲皆歉而蘇松之年歲獨豐四郡之民俗皆貧而蘇松之民俗獨富為目前變通計或準嘉湖常鎮中賦之重者以定蘇松之則使他郡之民亦免追呼則民困漸除民力漸裕而七邑被家實賣男女之患不至復見於 聖明之世所謂先事裒衆議之非而後可行折衷之道者也

圍田之害也其下流則吳南古有笠澤在松江左右春秋時此澤尚存不知何代始變為田其地蓋即葉少蘊所云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漫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可隄而為田者也在今吳江縣界五代梁開平三年吳越於吳縣之松陵鎮置吳江縣故蘇子瞻云若欲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單鍇云松江漲塞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通矣者不貲笠澤

既盡爲田僅存松江一衣帶之水上源狹隘水不
清駛故江尾之潮沙日積菱蘆叢生而太湖之水
入海逾緩矣好利者因其塞而堤土以爲田潮沙
菱蘆之地悉成隴畝元潘應武曰殺山湖中有山
寺宋時在水心中歸附後權勢占據爲田今山寺
在田中雖有港瀆皆淺狹湖水湖水不相往來鎮
熙甫云傍江之民積苦菱蘆指以告佃爲名所納
升斗之稅所占卽百頃之田而稅又多吏胥隱沒
皆宋時圖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苦田以遏水

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此又下流壅塞以鄰
爲壑五郡同苗者也蓋自江左偏安限於一方務
盡地力以給軍興而不暇計久遠此其戰國時太
河隄內之地利其填淤肥美耕田築室其中其勢
正同而後之論墾田者謂人功之修浙西最盛不
知揚州土塗泥故田下下而圍田之土則塗泥之
尤者十年之中不能五稔而又累及於上流得不
償失田之日增民之所以日困也烏足道哉然宋
時兩浙之田每畝稅不過一斗見杜寶水土遺議

年郟亶上書曰國朝之出一夫之田每民猶易辦
四十畝出米四石此卽杜說所自出 民猶易辦
自景定公田之法行丞相賈似道主其議浙西於是乎多官
田下逮元明籍沒之田愈多皆按其租簿以輸額
而浙西之稅糧天下莫比矣韓愈謂賦出天下而
江南居九以今觀之浙西又居兩浙十九也卽蘇
州府計之以進其餘墾田九萬六千五百頃居天
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
八十萬九十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
石歲額之內其徵科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蓋

蘇州一府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
稅糧五郡之冠夫奪民之產以爲官田而重稅之
殊非爲民父母之道然其所奪者皆豪家富人之
田與小民無涉小民佃官田亦與輸豪家富人之
租不甚相遠而私田之賦自若也迨其後版籍淆
訛迺君無算國家有官田之名而無官田之實有
司考成坐此爲累至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
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
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官始

田有多至一石以上者宜德五年下至民田之五
詔減三分二分故止於七斗
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
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
倉畝科二斗九升願每人曰國家失累代之公田
而小民万代官佃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于
此嗟乎田猶是下下之田也而賦則不啻倍蓰於
上上三江震澤之區昔之民溺於水今之民溺於
賦

蔣伊曰今論蘇郡田賦者皆曰元末張士誠久據
蘇州不下于是明洪武初將僞吳時義兵頭目等
田沒入爲官田而按其家入私租之簿以定稅法
此今日蘇松稅糧較天下獨重之由也其說是已
然未窮究極其害而詳言之也庶沒入爲官田者
其初糧重至七八斗洪武十三年所有官田七斗
五升起科者俱減至四斗止四斗三升三斗
六升起科者俱減至三斗五升止若民田則不過
五升至一斗起科而已其時官田早已減額民田
未嘗增額也至建文二年有詔曰蘇松準私逋起

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困一方
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過一斗此蓋專卹
官田之困其時官田之糧額雖減而猶重民田之
糧額不減而自輕也宜德正統間蘇州一府遞稅
七百九十萬石吉水周文襄公忱先後巡撫江南
察知其故一則官田糧重民不能辦一則豪强大
戶不出加耗偏累小戶倍償是以貧民逃徙積逋
如山周文襄於輕額民田每畝加耗一斗有奇以
通融官田之虧欠又與知蘇州府況公鍾曲計周

算疏減蘇州一府重額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
差其時蘇州一府糧額正米二百餘萬耗米七十
餘萬其耗米令大戶與小戶均出謂之平米則是
官田之糧額雖輕民田之糧額加重矣然所加者
耗米也非正額也惟其爲耗米周文襄於撥運外
有餘則入濟農倉以備水旱賑貸及農乏食與夫
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均徭里甲雜派等費運
夫遭風被盜修岸導河不等只糧俱取足於此其
時糧雖加於民餘利亦歸之民自耗米之外更無

後民色目也至嘉靖中知蘇州府王公儀請盡括官田民田而裒益之於官田之重額者以其糧攤之輕額之民田爲之履畝清量始定不等科則長州縣三則重至三斗七升五合吳縣二則重至三斗四升四合崑山三則重至三斗三升五合吳江三則重至三斗二升六合常熟四則重至三斗二升太倉三則重至三斗三升嘉定科則不等重至二斗八升此其均田之策發之知嘉興府趙公涼其時周文襄之所謂耗米驟加於輕則民田者遂爲正額則是官田之糧雖輕而猶重民田之糧一重而不復輕矣然王公儀視周文襄時又請減糧額三十餘萬總計蘇州一府糧額正米二百三十萬有奇耗米四十萬四千二百餘石其時糧一石折徵銀止於二錢五分兌米耗贈即在原額之中未嘗加於原額之外也又按永樂十一年更定京庫金花銀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宣德正統間周文襄奏請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支官俸今則折銀

之重幾至五錢矣兌米及輕白二糧耗外加耗矣以愚考之宋初蘇郡田一畝秋米八升下田一畝米七升四合元世祖時江南稅糧悉依宋舊又考元史元之稅糧取於江南者大約倣唐之兩稅中統中白地每畝詔徵三升水地每畝詔徵五升其夏稅布絹絲綿等物所輸之貴以糧爲差糧一石或輸三貫或二貫或一貫或一貫五百文或一貫七百文元柳貫經世大典內賦稅一則亦然元之錢法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田廿畝田二升有半下田二升二戶共絲一斤此其尤輕者也如以蘇州一郡言之洪武十二年修蘇郡志元時蘇郡之稅夏曰絲稅二萬二千四百九十五斤一十兩五錢七分秋曰租糧八十八萬二千一百五十石九斗六合輕齋二千二百四錠二十七兩三分係官房地糧六十四石七斗七合鈔二百二十三錠一十一兩三錢三分一釐較其所入

大加於宋伊常熟人也如以常熟一縣言之嘉靖
中修常熟志洪武二十四年秋糧正耗四十五萬
一千四百八十八石比元增一十一萬四百八十
九石此尚未分去太倉州地也宏治十年分去太
倉州官民田地後秋糧減至二十九萬八千一百
石此俱載在前人邑志今常熟正糧增至四十餘
萬一縣如此一郡可知又王文恪公鏊姑蘇志按
禹貢揚州厥田下下唐天寶而後東南財賦始增
蘇郡秋糧宋三十餘萬石元八十餘萬明變至三

百萬蘇郡今日之民安得而不大敝蘇郡今日之
賦安得而不積欠乎今若議減糧額有大清戶
律一則可援也按戶律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
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
五合五勺廬地每畝五合五勺四柱草塌地每畝
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普天莫非王土
率土莫非王臣何獨蘇松之民不得徹寬恤之政
也又有順治十八年查洪武舊額處所
命部臣具奏一詔可援也洪武舊額處

所無如士誠之久據無如蘇郡之重糧十八年之
一詔正指蘇松而言之也又有
莊應會奏減袁瑞二府陳友諒所浮糧之例可援
也江南之田糧重歲止一熟江西之田其糧重於
江南歲但二熟江西之浮糧尚得減免而江南終
無解懸之日何吳民之不幸一至此也尤有不可
不辨者前此蘇松之糧完及七八分者在官即屬
上考在民得免追呼今賦役已有全書毫釐挂欠
官有考成之累民有徵比之苦勢殊事異有未可
同年而語者何況頻年以來蘇松水旱相仍十室
九空民不堪命減糧一事雖極重難返之勢實救
時之急著亦國本之攸係耳愚又按嘉湖杭蘇松
常六府昔之理財者並舉此為東南財賦之地今
常鎮起科每畝重至一斗五升六升獨蘇松之糧
重至三斗六升七升田賦不均莫大於是倘得請
減蘇松糧額照今日常鎮起科庶幾二郡之民命
得以稍甦若欲以朱元之賦法行之自今則又不
識時務之論也

林潞曰宋王安石言利之徒也神宗時開邊生事
用兵糜餉安石創行青苗助役均輸諸新法剝民
奉上四海困窮而北宋遂蕩平以亡南宋至淳祐
賈祖閒買僦道首創買公田之策劉良貴哭勢興
等助之藉口祖制限田而實以聚斂困民敵未歷
境民心潰散以速其亡而其流禍且歷宋而元而
明至于今未艾也嘗考公田初買之時以官品計
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
田是猶有抑強濟貧之意也繼而數派除二百畝
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又後而百畝之家亦
不免焉官吏奉行率以多買爲功有不勝任者勒
臨安府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平江
嘉興安吉常州鎮江江陰買田皆有專官而包佔
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廖邦傑催督常州害民特
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浙西六郡
買田多至三百餘萬畝號曰公田嗚呼自秦商君
廢井田開阡陌以至于宋幾二千年民俗習之冬
田其田各業其業祖父以長其子孫其間雖有多
寡廣狹肥瘠之不同而貧不必盡富不必盡藏今經
用兵糜餉安石創行青苗助役均輸諸新法剝民
奉上四海困窮而北宋遂蕩平以亡南宋至淳祐
賈祖閒買僦道首創買公田之策劉良貴哭勢興
等助之藉口祖制限田而實以聚斂困民敵未歷
境民心潰散以速其亡而其流禍且歷宋而元而
明至于今未艾也嘗考公田初買之時以官品計
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
田是猶有抑強濟貧之意也繼而數派除二百畝
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又後而百畝之家亦
不免焉官吏奉行率以多買爲功有不勝任者勒
臨安府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平江
嘉興安吉常州鎮江江陰買田皆有專官而包佔
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廖邦傑催督常州害民特
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浙西六郡
買田多至三百餘萬畝號曰公田嗚呼自秦商君
廢井田開阡陌以至于宋幾二千年民俗習之冬
田其田各業其業祖父以長其子孫其間雖有多
寡廣狹肥瘠之不同而貧不必盡富不必盡藏今經
不能舉井田復之反一旦取民間之田不問可否
強進于公且從而刻減其價石租之田僅以十八
界會子四十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更多則給
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百楮將仕郎告
准千楮許赴銓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
五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
人告准二千楮所得者屋宅所失者實產雖富民
不免于破家失業夫求國之富不令國有富民可

乎哉然而似道之意未嘗以爲病民也假公田以
爲號買之於民非攘奪也每歲秋租特與饒減有
水旱則別議收數民爲官耕者照例輸租非有多
取之名也愚人主之尊以爲田主田三百五十餘
萬畝歲收可得二三百萬石餘賦稅常額之外忽
增此數雖天下賢君未有不屬而樂者豈知其流
毒至於此哉夫公田之名昉于殷周其時私田並
屬公家故有授田還田之制非如似道之買私田
爲公田也買私爲公則田數有定盈于公必縮于

私名是實非又爲立官倉以儲之分司以主之官
佃以耕之莊官以督之比及收租原額已虧則取
足於田主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類又從而
責換于田主民產既去而獲累無窮比諸白晝搶
掠之盜豈同論矣有甚明太祖起兵江南定
天下□□□□□□□□□□□□□□□吳人爲張士誠死守久
元之賦以此苦之論者謂明祖興創太平豁奪大
度反以私怨仇其民不知似道柄國時奇不作法
于凉後世人主雖任權刻薄寧忍更變又豈能盡
昔者范忠貞公開府南浙欲奏減歲額四斗一升以
德間周文襄公巡按江南始奏減歲四斗一升以
上至一百石者減作二五七升二斗以上至四斗
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蘇州
一府蠲減課七十餘萬石其餘百官田名佃關稅
而薄其賦照民田例民命蠲然公田之賦雖減
而所減纔仍均攤于民田凡州縣之公田其數少

而去

章九儀曰田有田役里有里役如經過承值各項衙門及
所謂田役也如支應大兵經過承值各項衙門及
稽察奸宄隄防火盜所謂里役也田役應從田起
里役應從戶起向以田役盡歸之于戶而役不均
今則欲矯其弊因以里役盡歸之于田而役亦不
均必也兩得其平而民始不至大困則莫如分而
之一之經催攢長諸役從田起見年總甲諸役從戶
起從田起者計田之多寡以爲役之差等此易行

者也從戶起者應循編審之舊例十年大更五年小更衰耗者減之貧乏不能自振者去之逃亡廢絕者汰之擇里中殷厚有力之家必周諮耆老詢謀僉同即榜示其姓氏而登之于冊不許營脫凡爲守令者毋徇情面毋受財賄歸于至公而後已如是則貧富均貧富均則役不均而自均矣若計田受役田多之人每以一人而兼數人之役一丁而征數丁之銀其不便一也小民之受田者其冠婚喪祭疾病訟獄力不能勝則舉田而售于富室固有無相通之道也今買田即以買役人而異役即異田而不敢售其不便二也至昔之見年總甲率多土著附近之民其盜賊奸宄易爲耳目若論田不論戶則有身在鄉而其役在城者身在城而其役在鄉者居址窵遠即有地方之事無由而知其不便者三也昔見錯論貴粟意在崇本抑末今有田之家賦役攤集而富商大賈土著無茲者列屋盈肆操其奇贏收倍稱之息吏卒不至其門是教天下之民皆將棄本業而趨賈販也豈

家重農之至意乎如以田役歸之于田里役歸之于戶俾有田者得盡力于輸將而土著者亦使知有地方之責于以清逋賦而遏盜源莫善于此此晉督所稱糧因地出徭按丁差誠不易之論也

趙錫孝曰古者按地畝而征賦役編圖以總理之編甲以條分之其業田之民比戶而居者謂之莊按莊戶以編征謂之順莊大江以北皆順莊供賦即按莊田之版圖供役然不行于江南者南北地理不同水陸之勢異也北方陸地舟楫不通糧米

轉運多用牛車牛車致遠則費繁費繁則農田之利薄故東莊之民不業西莊田者勢不能也其有兼業西莊田者必置丁戶于西莊經其田中出入即兼供西莊之賦役此版圖與順莊所以通行北省也若乃江南澤國舟楫可通行故住此圖者多兼業彼圖田住彼圖者多兼業各圖田即田不過數十畝亦多分散四鄉各圖者田有分圖役出一戶以一戶兼衆役則力役難均此均田均役所以奉

干圖圖分十甲每甲均入田若干是也何謂均役統一縣之田使各自編甲或類聚編甲以圖中篤一甲當本圖一年之役至十年而週或以本圖二六甲當本圖上下半年之役至五年而週是也均田役之法行則拔年值役之外俱可自謀身家以生以養均田役之法不行則田不可爲恒業而小民之業田者苦矣何以明其然也曰江南田畝其價費輕里已編入正項錢糧原不應復有徭役今日之役飛差而已所謂飛差者各縣不同即一縣之差亦無定形其費亦無定數凡甲之充役者如在蘇州謂之現年地方在常州謂之總甲其當役之年凡圖中盜賊鬬歐人命匪類逃人私鹽漏稅投淺作場修築煙墩營房橋梁馬路城郭官舍木牌開造煙戶與夫浮尸無著命盜案死無棺木者一一地總是問一事失措刑辱隨之破產辦公所在多有至於大工大役如近年開河出夫之類雖合圖公辦役費而爲地總者必任其難是以業戶之能親爲地總者必僱圖中無所事事之敝民俾充其役其雇充之價率以田均役均通縣有成例智愚強弱貴賤同科故小民尚能供命若此法不行而如北方之按版圖以供役則版圖業戶滾散等皇誰爲傳集其業田多寡不均誰爲統理且遇豪猾爲圖長勢必苛派過鄉民爲圖長則彼豪猾者召之不應派之不從必代爲供役由是智詐愚勇欺法貴凌賤百弊叢生矣或謂版圖分役亦可按田之多寡分派此甚不然著也所謂分派者官分之乎民分之乎官分之乎將惟吾吏之操縱民分之乎將惟豪右之指揮且凡業田一甲者用均田計之十年止役一年耳若按版圖則田隸五圖五處當役田隸十圖十處當役夫以一人當一圖中一年之役與以一人分當五圖十圖中共一年之役其事勢之繁簡難易懸絕又分一人之中有甲乙兩人其役十日甲值前五日苟且塗塞卸役于乙乙將訟之官乎將代之役乎訟之官官不勝其理代之役人孰甘爲代則版圖之難以定役也審矣議者又謂不用版圖當以煙戶編役此又可

其明其謬者也何也江南煙戶業田多而聚居城
郭者什之四五聚居市鎮而分之相懸殊絕計圖
而分之其業田有以萬計者有以千計者以業田
千畝之圖敵萬畝之圖之役則千畝之業破以萬
畝之圖貼千畝之圖之役則花分混灑盡果胥吏
之腹而良民乃失業不安　國課必因之以細夫
順莊本以清課若使民不安而課反絀豈稱奉行
之職哉則煙戶之難以定役也審矣然則奈何曰
順莊以清賦均田以均役並行不悖者也今有業

數甲田戶於此家住某莊其田向編其圖分若干
甲當役者仍係之某圖若干甲圖甲雖分莊戶則
一止名之曰某圖某甲某莊某戶糧則按莊戶而
催役則按圖甲而值此立法之至簡至易者也其
有業田半甲者既編烟戶之某莊仍繫之以向編
某圖某甲之上半甲或下半甲以分值上下半年
之役其業不及半甲者則與他戶湊成半甲之數
田則准甲而合戶則順莊而分分莊則田歸的戶
戶立的名而說名歷寄之弊絕合甲則類聚戒聯

緩急同憂勞逸同恤而相凌相詐之端泯其奉行
之法先順莊編里開造的名以清戶次按號對冊
逐年推收以清糧但令將推收過冊之田仍編均
田之圖甲以定役其戶居他縣者則仍照例分編
無使規避至逐年推收糧則改註本名莊戶役則
仍辦原編圖甲需至銷圩再爲編定則田糧戶役
若網在綱條目井然官民兩便矣伏念均田均役
最爲我　朝便民善政臣皇
職長老傳言康熙十三年前均田之法未奉　旨

通行差徭偏重鄉民以役破家者接踵小戶附于
大戶求爲代役其小戶田中所收半餽大戶于是
棄產逃亡錢糧通欠所在多有舊籍可查是戶役
不均始則病民終則病國我　皇上明諭地方大
臣將李玫條奏酌量辦理
顏[redacted]日前據直隸布政使奏直隸吏治不肅民
困不蘇議請減差均徭以資整飭欽奉　硃批公
同妥議詳細奏聞再降諭旨等因欽此臣莅任後
復將通省情形細加體查并于接見僚屬之時周

諮利弊竊謂原奏立意未嘗不善而其事則窒礙難行殆未能詳思而熟計之也按賦役之制原有常經東南則賦重而役輕西北則賦輕而役重昔人立法之初本于用一緩二之精心而權衡至當也直隸為首善之區民氣淳良皆知急公奉上一百數十年來辦理差役官民相安從無貽誤近年來地方官奉行不善不能于使民之際寓恤民之心而于差務復踵事增華日形陵削以致蠹役奸胥藉端啟訟轉滋紛擾且一郡與一郡事例不同一邑與一邑章程互異甚至一村與一村情事亦不

而且流弊滋甚該司有見于辦差之[redacted]更張之擬于每地一畝攤征差銀一分其意在藉賦以收減差之實效不知適藉差而添加賦之虛名即如其法以行之而累官病民之弊仍不能免竊恐殆有甚焉臣請得而詳陳之查直隸通省有按地畝出差者有按騾馬出差者有按行戶出差者名色各不相同行差即難畫一今欲比而同之專于地畝攤派是逐末者差輕務農者差重此不可行也直隸賦額有每畝征銀一錢以上者有征一二分至數分者亦有僅征數釐者地有肥瘠故賦有等差今若概以一分攤之是差費與正賦相符且較正賦倍增矣失輕重而消定制此又不可行也辦差章程各處情形不一省北州縣有旗三而民七者有旗不辦而民獨辦者省南州縣有衿三而民七者有衿不辦而民獨辦者歷久相沿竟成積習今欲概以一分均派恐豪強奸滑之徒藉端啟訟轉滋紛擾且一郡與一郡事例不同一邑與一邑章程互異甚至一村與一村情事亦不

能相合今欲執一法以繩之恐不能強以相從民不能從事多掣肘此又不可行也春秋兩差派令州縣辦道有一年一派者有隔年一派者原在上司因地制宜以紓其力今若照賦加攤必須按年完納致無寬假之期轉不若輪流派差得均勞逸況派差折錢民間稱便若令同正賦完納則必須逐一傾鎔其火耗解費遂項加增勢將浮于所定之數此又不可行也至于中途驛站每值護送館

輛至十數輛或數十輛不等不能不借資民力派民出車官給喂養一呼即至各邑亦有向定舊章今欲一律官爲備辦則一切皆須僱覓差務又將何以車必恃以居奇稍加裁抑又必以勒捐累民上訴民之情僞官實難防官既益肆權民且益肆此時雖出以重價亦將不應設有票差恐滋貽誤地方官不敢誤差其力又不能備辦日久自必仍派累且恐派累滋甚是既累官又復病民此更不可行也再地方官派辦差徭果能留心民瘼如零星奸狡劊官長無賴之徒又復因而舞弊不公紛紛訐控推原其故非出于民之無良亦非書由于官之文影射包攬苛派半因于戶有優免本身丁銀之文影射包攬或有以一人而兼其宗族者或有本人已故而延及于孫者甚至串通書役鄉保地方人等朋比爲奸挾制

尤要古者役民之法莫詳於周小司徒一職稍人民以籍其多寡土地以權其貧富有無凡必先均土地別其寬狹肥瘠無輕重厚薄之不齊秦漢以來役法最爲近古唐租庸調之法最爲近古其法每夫受田一頃租調之外每歲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謂之庸其後楊炎爲相作兩稅之法而租庸調之名遂泯宋淳化中令天下諸縣以第一等爲里正第二等爲戶長謂爲差役其弊也差役不公詭戶無窮因轉而爲屋役屋役累

乎以來之法也其弊也庸錢既輸苦役如故因轉而爲義役義役中興以後江浙民戶自相爲謀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貧弱受凌故復返而爲差役說於末造終無良法明初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仍開軍民匠竈匠等籍除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派差役各照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其既也差鑄頻興徵發繁重而役法之壞不可問矣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軫念人丁蕃富不一按丁輸銀恐累窮丁遂攤

丁銀於地計畝均派使富豪兼併之家不得遊匿迄今永爲定例百姓咸便役民之法獨不可師此意乎直隸地方每值　巡幸謂　陵諸差凡在人民無不爭先踴躍樂効輸將惟州縣行之不公以致力役之徵竟成虐民之政有按門戶者不論貧富竟戶出夫折錢入官一戶有地十餘頃出錢若是一戶地無升合亦出錢若是公平不公平有按牌甲者按段落出錢如東段數十戶有地數十頃出錢若是西段止數戶地止數頃亦出錢若是公

乎不公平有按村莊者按村出錢有一村數百戶地數百頃出錢若是有一村止十餘戶地十餘頃亦出錢若是公平不公平有按牛驢者按牲畜出錢富者賄通鄉長往往以多報少貧者照數實出較比富者浮多公平不公平間亦有按地畝者而富者地多可以隱匿惟貧者分釐必科亦不能盡一種種弊端不可枚舉所尤甚者則莫如紳民兩歧有紳辦三而民辦七者有紳不辦而民獨辦者夫紳與民雖貴賤之不同而其爲　朝廷赤子則

一也且既名爲紳則必世受國恩簪纓門巷百
則家給豐足坐享厚貲今遇有大差是宜急公報
効十倍于小民而反僥倖優免使隣里鄉黨之貧
窮獨任其累況富紳中之强梁者不但優免已田
且并其親友而包攬之日復一日不辦差之戶愈
多辦差之戶愈少而差錢則有增無減也昔者十
人而舉千鈞今且一人而任之矣嗟此小民其何
以堪而州縣之安於不公者其故何也公則無以
遂其浮派之私耳彼以爲按地均攤則地畝額數

載在賦役全書難以高下其手不如門戶牌甲牛
驢村莊參差不齊使上司無從考查之爲得也又
以爲紳民同辦則耳目甚周差費浮加難以强令
輸納不如鄉曲小民無知無識即使不甘而勢孤
力薄不能上控之爲得也于是胥吏得以分肥豪
强得以包攬使自食其力之小民仰不足以事父
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寔體墜足終歲勤動而拆擔
賣錢有拆房蕩產者有因此賣妻鬻子者有因此
棄家逃亡者困苦流離死而無告因而盜賊竊發

多

民不聊生此關心民瘼者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
者也杰竊爲今日計莫若遵照攤丁於地之例無
論紳民地則多攤地少則少攤其法爲至公也
查直隸有糧地七十萬頃試以每畝一分而約計
之即可得銀七十萬兩每年　大差不過需銀二
十餘萬將通省州縣勻作三起每起承辦一年三
年一輪週而復始遇有水旱偏災則暫予停派將
次年應輪之州縣先爲派辦以資接濟春不亦善乎
即有貴士應予優免者或一

定額不得逾越甚已入仕途者無論官階大小概
不得免蓋官有俸祿之入家道自裕且以敬事後
食之義衡之亦其宜也至捐納官職本屬素封令
其輸公誰曰不當　查直隸差徭今惟大差雜差
兩項因未明定章程故派之於民各處情形不同
有按牛驢派者有按村莊派者有按牌甲戶口派
者雜亂無章致上司無可稽考其田之於民亦各
處情形不同有紳士居優免者有紳士優免者有在
官人役優免者偏枯不公使小民獨任其費惟雜

亂無章也州縣官吏送往迎來浮派惟偏枯不公也豪強晉役送得以遞相浮派惟偏枯者眾則所派之差錢日見其增包攬者多則應差之民戶日形其少以應差日形其少之民戶而承辦日見其增之差錢年復一年伊於胡底計今十畝以下之戶其一年所出差錢每畝有二三百文者有五六百文者甚至有一千餘文者較之所完正賦加十倍直隸地畝既多荒磽又鮮水利豐有收穫用以完正賦亥差錢所餘仰事俯畜之資寥寥無幾

荅藏既少偶值水旱荒歉困苦流離之狀實有不忍言者其不逸而走險特民情淳良非謂差徭不均不足以迫之也夫欲民困立蘇必先藏差欲差之實藏必先均徭欲徭之實均必先明立限制不使逾越又必核計其大差之所必需與夫大小衙門之津貼俾州縣有以辦公而無所藉口通盤籌畫酌定一分從此州縣不許再出一票百姓不復再辦一差法未有善于此者也夫州縣上承院司道府以辦公而下以牧養斯民任其藉差肥己固不可令其無以辦公亦不可計自耗羨改歸正款以後院司道府一切繕書口食囚糧囚衣刊刻書籍等項實無所出不能不攤之州縣而州縣所得養廉悉被攤捐扣去其差諸務殷繁一切廚傳馬工料止准報銷例價較之實用須賠十倍各牧令既有攤捐之累又需辦公之用無術籌金從何賠墊勢不能不派之民里也從此而大差之外銷差實與州縣之各項雜差於是乎起然皆陰有其實而不欲顯

居其名既無派辦之定額又無支銷之准數以致官吏從而浮派豪強從而包攬使薄產小民獨當其苦是豈差徭之未可派歟抑派差而未明定章程之過歟今議令按地均派則地畝載在賦役全書易於稽考而向日紊亂無章之弊可除矣紳民同辦則無分貧富眾擘易舉而向日豪強包攬之弊可除矣定以一分則明立限制不能逾越而向年止出一分歟之從前每畝數百文所省實多是

徭既均矣差既減矣然後以此一分為供應大差
即不復以直馬橋道再派州縣津貼院司道府即
不復以雜捐再累州縣而又復酌量州縣之衙役
事務之繁簡分別給予津貼則州縣辦公有資即
不復再出一望百姓交納有數即不復再辦一差
此誠減差均徭之善政也乃向日浮派
之害吏胥包攬之弊頗以為有裨於民而不利於
己也遂倡為加賦之說以相搖奪其說以為正賦
之外每畝一分是為加賦津貼各衙門是為分肥
隱此匿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耳夫由少而多謂之
加自多而少謂之減今以一畝數百文之差錢而
均之以一分加乎減乎向之百姓所交數百文差
錢猶不出於正賦之地乎豈將以一分為多而藐
以數百文為少乎明明差錢也而謂之賦明明減
差也而謂之加賦此不待知者而辨矣若以院司
道府津貼為分肥則院司道府之因公雜捐將開
銷國帑乎抑仍攤扣州縣養廉而令其有以藉
口乎若以州縣津貼為分肥則州縣本署各項雜

差將動用正項錢糧乎仍派之百姓而多寡無
定聽其任意誅求乎但夫名者實之賓也實者名
之券也未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亦未有無其實
而有其名者也如果直隸向無差徭忽於正賦之
外議添一分以予大小衙門則誠加賦分肥無疑
乃直隸之有差徭前此者勿論即以去歲言之永
年有裘完縣有裘此皆遵勞 欽使形之奏章其
錢內而都察院步軍統領外而院司道府各衙門
豈差之裘不一而足是直隸州縣取之於民正賦
而外明明有所謂差徭者在也今將昔日一畝數
百文之差錢減至一分上以之承辦大差而下以
之津貼各衙門辦公並非指為地丁錢糧報解戶
部是 朝廷既無加賦之實即無加賦之名各官
既無分肥之名即無分肥之實此更昭然較著無
可疑議者矣乃但言一分為加賦而置數百文之
差錢於不議是豈欲差不復減徭不復均一任官
吏浮派豪強包攬使薄產小民愈累愈深而後可
乎哉或其意以為現定一分恐將來州縣仍復派

差致滋流弊爲慮然止在明立科條以禁逼之責成上司以糾劾之而後之主度支者不再似耗羨之改歸正款使州縣無以藉口倘再有不肖州縣浮加另派即以枉法賍治罪上司不行糾劾即以故縱例治罪如此嚴刑峻法即有以杜之矣未可防慮而先廢食也且將來流弊猶有俟於後日而現在積弊則已顯於目前應安可因慮後日之流弊而置目前之積弊於不議乎

辦 巡幸木蘭興論 候大差一切橋道工程直

馬支應等項雖有經費不敷支銷而差次費用名目不一有難以報銷而必須便用者名曰外銷實此項銀兩向由司道派之州縣州縣派之民里止爲從前大吏面奏並不借養民力相沿不敢據實陳奏而派辦則仍如故也司道因派差未經奏明遂畏州縣之挾制凡派銀兩不敢印札直書僅令差局委員遍詢紳民按地均勻辦差則民困可以立蘇誠如是由司道先將差次一切動用無論車馬橋道支應工程概行折算其實銀若干兩再查通省糧租各地畝額若干畝約計每畝應派錢幾文詳請總督明出告示即將額定章程使紳民共知共有地

天棚如挑夫如壕牆如柵欄如井蓋如井欄如棗
刺如等柴如枝子如秫楷等項種種名目雜奇古
怪悉難枚舉俗云衙門一點硃民間一片血良不
誣也即以米車而論從前不過派車運米需車尚
屬無多近則所派者車而所折者價既可折價則
前之一輛今且十輛八輛矣他項亦復類是蓋所
謂衙門一點硃者月月點之日日點之時時點之
所謂民間一片血者村村出之戶戶出之人人出
之緣此等雜差既無一定額數又無一準時期可

起派今若官雇每夫每月雇價二兩足紋庶上
工九閱月每夫止用雇價一十八兩即以萬夫計
之止用一十八萬較百姓之自雇不啻天淵矣其
每歲雇佔夫若干該銀若干除歲征河銀外不足
者於河南八府一州地畝分別等則每畝派銀若
干刊明由單內出納亦照地丁錢糧年終河臣奏
銷倘有餘剩留爲下年之用如是民知有定額不
但狡猾之徒勢豪之家紳衿衙役不能影射侔免
即河棍夫頭管工官役量亦無所施其巧矣此歲

少可多無早無暮亭前出而錢即至止在州縣一
舉手之勞而盈千累百已入私囊矣嗚呼小民之
脂膏幾何而能任此無厭之誅求乎其承辦大差
尙間有旗戶紳戶之分攤而雜差則無論省北省
南概係地少窮民獨力承當是誠可痛也從前陋
規未准明取州縣猶得藉口今則明奉　諭旨凡
錢糧之平餘雜稅之存剩行戶之津貼鹽當之規
禮悉准取用是儘足辦公尙何所借口乎但恐州
縣藉有明取陋規之　旨將雜差影射混作陋規

修之議若是偶遇意外大工則歲修之屬假實不
足以數其浩繁之費且是又在臨時或動何項錢糧
再行酌題可也編照均平里甲久奉　俞旨通行
直省惟河南比時爲荒多熟少逃爾因須如故雖
有里甲之名其實多寡不一多者每里或五六百
頃或三四百頃少者每里止二百頃甚至或數
十頃以至寥寥數頃者遇有差役有司止知照里
編差不知里大則田多戶役衆攀易窵里小則田
少人稀難以承役更有官儒戶名或不入甲或入

勢必明目張胆愈肆訴求而愚民無知孰能辨曰
何者居雜差何者為照規子取予求莫敢誰何而
窮民益不聊生矣
倘鳳彩曰查修築黃河每歲用夫或至萬餘名自
至七八千名自二三月起至十月終止俱按地畝
起派似乎公矣其實弊有不可罄告者如狡猾之
徒以自己田土飛寄於人藝豪之家以他人地畝
包攬於己甚至紳衿衙役借題優免兼有不自有
司發於情面以致情弱鄉愚愈累愈貧每月或三

四兩不等方能雇夫一名及解到河上又為積年
河棍夫頭百計欺壓按以至重之工苦不能受募
必至于逃逃而復向該州縣提補又得二三兩重
雇是每夫一月已費至六七兩矣即以初雇每月
三四兩而言一歲萬夫計之每年費至三四十萬
矣在　廟堂之上止知河有歲修而不知歲修之
夫即計臣亦有歲修之夫更不知費百姓如許之
金錢為今之計莫若官雇一策查舊例河工夫役
管河道每歲預佔用人夫若干方行各州縣按地

甲而不當差甚至逃亡重就輕詭寄飛灑大里愈得
便宜小里愈增苦累名為一例當差實有不均之
歎為今之計莫若行各州縣詳察除已均平者不
動外凡有不均平者不許拘喚各戶審編亦不許
里書分派止令州縣即官按見在徵糧地畝冊如
一州縣有地一千頃原分為十里者每里均分一
百頃一里之中各分十甲一甲均分十頃遇有差
徭按里甲均當不許少有增減如是則豪強無計
躲避貧弱不致偏枯矣二柳梢之協濟宜通變也

夫豫省沿河地方雖云產楊然除陵墓柳外餘
俱係民間網煙地土栽種以供採辦且生之者有
限用之者無窮自康熙七年以來如桃源宿遷牛
市屯以及七里溝等處共計河南修黃河歲修不下
百七十餘萬矣又加之以本省之黃河歲修不下
百餘萬矣又加之以本省之運口寺工險
工搶修而不知歲修之
事迫無柳可用賄民間之果木無論桃李杏梨等
樹盡行砍伐堵塞方保無虞是黃河之害惟豫省
為甚本省歲例尚不能支倘一有決口之患本地

無術可需郡省又不能挽流而上斯時欲之不可
者之無術不有誤大事乎況卽必裁種數年方能
得用原非數月遽責可以易生者是修訪本省河
工倘且不數百姓等伹累年來協運
外省實苦難地湖後或亞西鄰省無河患之地方
派令江南之河工將河南有餘不盡之銀解待生
息以備本省之河患庶潛運民生兩有攸賴矣竊
照黃河水勢洶湧洪波直瀉原無商旅船隻往來
不通舟楫之事一遇運河之淺澀

不濟將來仙鎮小河民舖船隻
拉至大河每年裝運不過二三百隻等京廂運
銀一二萬不等然尚有船可雇有法可設雖可雇
也今朱仙鎮之客船見封凍已俱各星散不前
大河又無片船在來百姓運
洋而欵官吏束手無策若不設圖變通將來必至
誤運卽如見今臨濟七里灣之柳九十餘萬東而

修本省之工每束尙給五分今遠運江南千里之
外止給四分五釐小民無術飛運安得不賠累乎
仰懇 睿慈敕下河臣動用捐輸錢糧于江南出
船處所雇覓到豫使民止備辦柳束
曰并田下有利益於民上無害於君而亦
不能復益其勢有不行者矣論者曰復井田必奪
富民之田以與貧民富民不伏必生亂蘇眉山曰
使富民皆奉其田歸公計爲川爲澮爲洫爲溝爲
遂之繁多必塞洩壑乎澗谷夷卽陵破壞墓壞廬

舍城郭易置隘窮天下之力尚力於此不治他
事而後可成井田成民之死骨已朽矣余謂民卽
不勞不死其勢亦斷不可行何也古者王畿方千
里公卿大夫元士采邑畫在其中公侯伯子男附
庸皆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等有
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其所食之田不過如
今之村堡民之力稍以奉其上畧如今富民之佃
而又大半世祿高曾祖父與民相依爲命地狹則
措理易周情親則甘苦不忍以自私又擇民之耆

德爲比長閭師里宰黨正歲時簡稼器趨耕耨無異父兄之督率子弟故上以誠愛下噫嘻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下樂而頌聲作故可行也自秦併天下罷侯王置郡守州縣之大者兼古方伯連帥之封小者亦在五等之列令之不常如傳舍吏胥士人恥爲民之狡猾利者麋役是時而行井田地既遼濶難周令與民情又疎墾而不覈約一縣之衆不下數十萬戶民之二十受田六十還田

者日可數百人令之精禪不足以給必假手於吏胥財多者得肥饒財少者得磽薄舞文弄法訟獄繁興從殷之助則防民之自私其力從周之徹則遺秉穉穗皆干乘戾矣豈不殆哉且夫金金之氓日盡力乎南畝一聞官府之令則駭汗不知所爲者此後世之民情也悍吏之催科叫囂奔逐而民猶有恃者國家一定之賦經浮收倍取民猶得食其所公之餘也若井田行則民之有田無田皆懸

可行也張子欲買一方之田盡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重本抑末以示可行夫張子井一方之田則可如合通邑大都之田而井之欲保弊之不叢生雖張子不能何者井田第可施於私土子民之世封建廢而井田斷不能復矣

墾野極土墾自古爲帝王盛國疆爲詳密周之興在西北地多廣平非若東南下相當故廣南水利半由天造而西北議關人力濬治之劒不容以已也其後劒壞於豪強墾廢於墾亦非一日之積矣蘇子瞻嘗論并田以并田之難而備著墾荒并田其論誠然以并田之難而開溝洫司平土溝洫之劒不定爲并田也鄭康成注匠人曰井間有溝洫之象地勢下者及公邑治水所由入子曰譬諸以土填井而水在耕者豈得以省挽運之勞以水助守者豈足以限戎馬之足昔人已論之詳矣而臣以

頃却是是則鄉遂之田不必墾井而溝洫治川既著於匠人又復著於遂人者非以其制之畫善而無以或易也與匠人言溝洫有廣深之尋尺然此但辨夫家之衆寡別經路之小大意固謂路下即溝溝畔即田惟導之流行而不必拘其深廣且即其閒畝而相與修除則以一夫治遂徑力無不足贍之合萬夫以治川豈又豈有不足於力者雖於作劒而溝洫不治則天時無田備地利無民居雖田溝具在而惡無由因以其所開之阡陌授之曰我子畝田畝爲計天時之行以十歲爲率其間水旱不過一二年誠使旱有所蓄水有所洩則歲當得八九熟者而以其耕餘救其水旱即歲歲有備可歲歲熟也快矣若北西北地多廣平非若東南下相當故廣南水利半由天造而西北議關人力濬治之劒不容以已也其後劒壞於豪強墾廢於墾亦非一日之積矣蘇子瞻嘗論并田以并田之難而備著墾荒并田其論誠然以并田之難而開溝洫司平土溝洫之劒不定爲并田也鄭康成注匠人曰井間有溝洫之象地勢下者及公邑治水所由入子曰譬諸以土填井而水在耕者豈得以省挽運之勞以水助守者豈足以限戎馬之足昔人已論之詳矣而臣以

爲河水之漫溢亦可因以無慮蓋西北河患秋汛爲大所以然者西北之雨多在夏秋其勢陀而無所歸必待遏而并納於河河不能容而隄將矣固非特其天氣使然也溝洫治而高平之地皆成沃壤沃壤之區皆能容水即皆代河爲消納而汛可遞減大禹自言其治水而曰濬畎澮距川者此爾然秦曾之君卒壞聖人之志者何也蓋其時徒知富國欲加賦於民而惡無由因以其所開之阡陌授之曰我子畝田畝爲計吾賦民即有水旱之苦而國固已獨富矣聖人不

忍忘其民故寧棄其地以爲溝洫而正供不妨於儉飽煖必欲其遂

官牘瑤曰周官溝洫之法先王所爲用人之力以盡地之利任土之宜而補救乎天時之偏者也而既有遂人職復有稻人職者遂人所掌旱田之法也稻人所掌水田之法也履畝周之時遂人之法最詳其爲利最溥彼稻人之職第以佐遂人所不逮而已自周以後稻人之法浸備其爲利亦浸廣而遂人之政竟蕩然無存不識創以周其然也周官職

方所掌之州有九其地之宜稻者惟荊揚二州耳其餘諸州皆宜黍稷菽麥者爲多自遂人之政修而此宜黍稷菽麥之土卓當不至於乾不當不至於溢地廣而所入豐則賦三餘一耕九餘三勢所必至故稻人之所掌者惟區畎下隰之地而已故曰第以佐遂人所不逮而法最詳利最溥者莫遂人若也泰西以還阡陌盡井田廢而五溝五涂之法亦從而廢遂稻人職所謂蓄水之瀦止水之防瀁水之潴舍水之列寫水之澮行於東南者則未嘗廢也豈惟不廢而已方且漸詳漸備漸闢漸廣而歲之所入亦漸多矣蓄之財民盛於西北者今且轉而至東南矣東南之本田既饒於是言水利者又皆以東南之法行之於西北如班固溝洫志所載有鄭當時趙過白公鄭國皆以引水溉田或至二五千頃或至萬餘頃皆古稻人之遺法也然同是法也有行之而利者有行之而利害半者有行之未獲其利而但受其害者行之而利必其爲可稽之下地而其土性又宜於杭稻也行之而利害半必其地

勢壅下而泉源之遷徙靡常或土性疏而不宜乎杭稻也行之未嘗不利害半因地勢也天南北緯方高下異勢燥濕異性故旱田之不可盡水猶水田之不可爲旱也今必欲以荊揚之物產遷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爲利也且棄行遂人溝洫之法則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袤倍於東南且叢之種類繁多有宜五

種者有宜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膴膴土脈厚
而水源深其記沃比東南之壟泥又美超倍焉所
宜一遇水旱卽移滿道蓋其積潮使然匪伊朝夕
所能之所入非徒不識於東南且什伯而無算矣
或疑井田溝洫欲復爲人之牿於不便今天下古制蕩然無存時救
之法要貴因其所利而已矣況屯田不可一日無水
爲得耶遺在東省時椒園與余商水利事未嘗不
商自當事者之憚於改作也度所自任固將何如
以上聞　聖主之憂勤士君子居一官卽盡一官

之職庶一民卽國一民之利此三府者固椒園所
得以左提右挈者也吾聞海口地昜當夏雨時潮
汐必與俱湧諸屬邑既受境內行潦大清河復挾
濟東二郡諸水注之若盡力宣洩開平海口又將
有倒灌之虞此歷來監司守令忍於坐視吾民之
淹沒而吾民之淹沒者亦慣習以爲天行地勢而
莫可誰何顧海興樂安等邑民有營其地作水田
若吳越種秫稻者斯豈不悉於水而畜以收其利
哉又豈不畜之卽洩而爲四鄰隱除其害哉相陰

陽度流泉決壅節制蓄洩宿青固齊地也臨淄即墨戶口之衆今未必有加何昔之食焉而卒不闕其寡乏也就令陵谷變易事難泥古而利害之機較然可觀水田之營民亦自爲之因而導也以此原彼有放而準耳

許承宣曰至若江北之場州爲國家漕運之大道其所係尤重而水利之大者莫過於五塘五塘者何上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陳公塘是也嘗考明永樂二年平江伯陳瑄高公寶塘水宜疏八

年大旱四塘乾北流運舟阻淺李貞奏專修五塘遂成化四年僉都御史秦紘幷銀二千於上下雷塘句城塘陳公塘各築石閘水至蓄之旱則由烏塔溝放水入河接濟運注長河者不可勝述厥後歷歲遂絕然其舊址開石橋梁猶存一二若能急爲修復濬則有瀦蓄之益而不至於泛溢旱則有灌溉之資而兼可以濟運

鄂爾泰曰揚州所重全賴五塘久屬豪強擅廢語

開浚河港田因占數百里之官塘遂荒數十萬之民廬室今少旱即歲多水又苦若脈故開仍舊復導五壩之水一蓄所費不過數千金而斯民之利甚溥但須不畏强禦方克有成故監有賢守令往往中途遂阻即勢不能搖又或遂爲別論使必不可行此不欲開河之遁辭不可不留意也

程京萼曰朱子論峴山之脈一支南出而東北盡於建康其自西折而北則起蕪安之長山而南自繞溪宣國廣德建平溧陽北三金壇起茅山又北之

逕丹陽句容至鎮江西南向金陵以起鍾山長山駒駿諸山之水皆東滙於丹陽之練湖茅山以東之水皆東滙於金壇之長蕩湖而皆句容以西則其水無不歸於金陵以西入大江山脈界於南北水源分自東西出天地之性自然之勢也秦淮一水發源於句容之西而西北流入於江此自開闢以來未之有改今進言者曰秦淮本自句邑之三台閣而東滙於丹陽之香草何又東北入江以西流之水爲東逝之川歷稽載籍未見所據若信有

之則自茅山以至鎮山其脈必皆能飛渡而後秦淮之洞貫穿乃無所不可有是理哉說者謂由三台閣之東二十五里至掘河此秦淮之舊迹又曰掘河者秦人之掘處也按郡志有堀河之名不詳所自其字則不作掘而作堀郡志又作崛然則謂秦皇掘此以成河者其傳會鄙俚不待明者而後見矣且彼既曰秦淮之正流而又曰始皇之所掘自相矛盾在已固無定見蓋為此說者祖欽遵乘淮於句容之東而証以本自東流不知水可証

而人不可欺也建康志云秦淮水有二源一發句容之華山南流一發溧水之東廬山北流合於方山埭西經府城中至石頭城注大江輿地志元和郡縣志祥符圖經並同皆無東滙之說按句容縣志曰句容大水西歸金陵又曰本邑隨龍大水內小水俱滙於閣右繞元武向西歸秦淮亦無東流之說也然則今之輕議開鑿者不獨有害於金陵亦非句邑之利也何則句容金陵之有河也皆以夏秋之間山水時至非若淮北之運道有昭陽駱馬諸湖與海汶七十二泉之灌輸也以地勢論則句容高於丹陽十餘丈高於金陵亦不下十丈當春水未生與霜降水落金陵之地有舟楫而無所施況句邑平十丈之高開未及半山水暴漲層堰巢關猶或通舟然不待霜降已先涸矣若秦淮而涸矣若開至十丈與秦淮等其深亦層秋冬而必竭矣是此河一歲之中通舟楫之日少而廢舟楫之時多也又奚賴焉或謂河開既深則東西皆得江潮之助按自金陵至丹徒內地之勢俱高於江故鎮江

漕渠最易淤淺無歲不濬而金陵則河流視江水為消長大都河未枯而潮已縮故惟夏秋之際江漲潮盈乃能有資於河而謂東西達江則終歲可以通流亦未為明於事情者也即使深通則水性就下設夏秋之間山水四發河流漫外挾江潮直瀉而下莫可止遏雲陽以東地勢尤卑必有陸沉之患而金陵句曲亦有竭澤之虞當此之時孰任其咎說者曰孫吳六朝嘗開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域以避京江之險未之聞乎是前事之師

也噫彼建都於此爲偏安不得已之計固有然者方今天下一統梯航萬里海不揚波乃驚長險阻於門庭戶牖之前何所見之不廣也江自岷峨而下何在不險能於岸之左右悉開一河以避之乎遡來上自金陵下及京口百八十里之內洲渚叢生港汊錯列在在可避風濤所謂黃天蕩者半爲葭葦之場江之柔險又莫此爲甚矣且此江東則直達海門西則控引荆楚南岸上自蘆葭滿下至蜀港北岸上自淨沙石下至東滸瀆江津要以數十計皆盜賊之所窺伺也敵臺瞭望櫛比鱗次以衛行舟而賈舟客舫絡繹往來亦互相警察令盡驅入內河則二百里之天塹必爲萑苻之藪其險之可畏有倍蓰於風濤者不是之察而猶曰於原濟之略多見其不知量也說者曰水之泛濫民之昏墊是亦有心地方者所宜加之意也夫句容一邑凡澗溪之可名者無不歸於絳巖湖以達秦淮錢鑄修隄堰置斗門蓄水近日居民乃悉占而爲田湖之存者無幾矣秦淮源遠而受水衆今卿間諸支河既爲民田侵蝕日以湮沒城中則正流淺狹而支河殷於有夷爲平陸者水潦爲害職此之由今不知復經慶疏秦淮以通以洩而以通舟楫爲得計猶人之病在脾胃而欲奏功於腎古也豈不謬哉自隋唐以來千數百年未聞持此議者近乃有無知之商賈郊野之細民揭爲是說而好事之徒從而和之乃於先賢則爲刺謬於古籍則爲無徵於事理則爲乖舛詳究終始無一可者況此千數百年之中豈無命世之君子賢臣哲匠之餘智者何也彼固知此河之開而必廢有損於財而無益於民也

錢鑄曰廣通壩者實與五壩相表裏所以障宣歙展德金陵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樂元年成祖遷都于燕京蘇州民吳栢伍以水爲下流患引宋單錫書上奏改築土壩設官吏負同溧陽溧水兩縣民夫四十名守壩使宣歙諸水不入震澤

正統二年周文襄又爲重修增高土石奉有欽降
版榜如有溺浚水利淹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皆
斬決枷充軍如此其重也今之議論三江輒從下
流開濬而無有言及五堰廣通壩者是直坡所謂
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農人之利于湖也始則張
浦魚蝦決破隄岸而取魚蝦之利繼則遍放蓴蓮
以引沙土而享菱蓮之利既而沙土漸積乃就築
成田而享稼穡之利既而衣食室足造爲房屋而
享安居之利既而築土爲墳植以松楸而享風水

之利湖之決塞猶之不治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
欲正本清源復其故道怨者必多未爲民便也或
曰與其水利正所以便民也曾謂惡人不懲治病
者無醫樂恐歲月寖久日漸填塞使水無所洩旱
無所溉農民坐困賦役無由爲三吳之大害當何
如耶余則曰方將興利以便民何忍擾民以增害
然單錫有言上流峻急則下水泥沙自然噴去今
能以太湖之水通洩三江之口不淤則向之豪民
占而爲田爲屋爲墳墓者可十册其五六此不待

懲而自治不待醫而自藥也

錢中諧曰周六部云治水之法必先明其來歷之
源然後導以歸宿之路其序不可亂行其功不可
逆施也論者咸謂震澤之水東北注於陽城崑尚
諸湖指福山許浦等塘爲震澤之尾閭茜涇諸浦
爲震澤之後門乃謂浚三十六浦以洩太湖之水
同歸於海此指獨山門沙墩港兩道而言嘗考常
州之水東流至無錫城則有獨山門港引太湖之水流入西水關爲濠塹於遵河由南門港伯瀆港東流出坊橋入長洲縣之漕河迤邐至常熟境以出於海無錫以下至北望亭橋今改名豐榮橋其南爲沙墩港引太湖之水由楊家橋下直

衝瀉河入三歎蕩會於漕河亦入常熟境以出於海此兩處是太湖上流分洩之要道早年引以灌運隸灌數邑之民田水年則易於宣洩使之東注今獨山門港不由故道尚無大害而沙墩港之不出者自嘉隆四十四五年間附近居民有百姓者貪涎風水之說以爲有關其墓遂勾通地保混呈水利廳飾詞填塞及乃導水由通湖橋而出運河今屆四十餘年已成陸路矣可勝浩歎此道必當開通者　宋時黃震亦嘗論及之曰昔人開茜涇諸浦亦主一時一方之利而然今開浦盡廢而海沙壅塞爲患又前日之所無觀此可見矣又如沿海一帶地形頗高於內田而湖水因之不得洩故呼爲堰身然開三十六浦之後沿河積水高出丈

外而腹內之田旱則無路引水以爲灌溉之資潦
則無門出水以爲洩放之計故沿海舊有一帶之
塘身形如仰盂水不能洩人皆知之而三十六浦
之沿河隨處皆成塘身形如圍牆田地荒棄人所
不知也宋郟亶言水利六失首及之矣三十六浦
之中惟白茆七浦爲最次則陽林湖川福山等浦
但宜相時開浚不可壩蔵餘如西涇東陽林雙鳴
鹿鳴大錢周涇許浦等河各於開後之後須兩頭
作壩以節清水以拒渾潮旱則關而蓄之潦則決
而放之則官不勞於開濬工力之艱民不病於田
地拋棄之苦實爲兩便也觀於大韶之言水之形
勢蓋略盡矣就其中所謂塘身者曾允儒以爲與
常州地形相等蓋起自福山圌山迤邐常熟太倉
嘉定三州縣之間殆二百餘里允儒嘗出太倉東
門詣茜涇中間有麋菱蒲者誠如白下七里八圌
之易爲澱聚未及兩載而海公所疏復成平陸
昔人謂茜涇南北之地比蘇城崑山其高不啻丈
餘是也往年開治各涇滿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
已見止以其地面爲支尺而不知以江湖之水面

爲丈尺又不問高下而均其淺深欲水之東注所
謂卻行而求及前人者也允儒本論塘身而因及
從前開濬之誤不問高下而均其淺深雖夏海諸
公專志并力亦恐其未及此也蓋當時民苦昏墊
費國家之儲積盡人力之疏排勞大小諸賢之跋
涉經營水得通流奔駛足支數十年以爲過望縱
前人計慮及此斯時民力已竭財用亦空欲從而
窮其形勢情狀而有所不得也後之人精求治水
之法補昔賢之不逮則允儒之言宜有採焉夫許

應達亦嘗治吳淞吳初至見水尚通流前人之疏
鑿可攄爲已功也不酌盈言獨任私智惟務築壩
會不還土每車扉微乾稍削菱蔗即已放水又未
段去海不遠潮勢湍悍遂以頑石壓做舟操築費
數千金而潰其所沈木石百餘里允儒嘗出太倉東
之易爲澱聚未及兩載而海公所疏復成平陸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也西有
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茆麻諸處及太
江諸水東連三塔蕩長蕩湖荆溪震澤中有三五

里顧高皐春秋時闔閭伐楚用伍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左傳楚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蓋由此道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唐景福二年楊行密據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密將臺濛作磨陽五堰拖艫舟以饋軍故得不困磨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時水言吳王行密所潰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之水易洩民多墾湖爲田者而蘇常湖三州承其下流

水患特甚宜與進士單鍔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爲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水不入朔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殺其六七元祐中蘇軾稱其有水學并其書萬於朝時用事者方欲興湖田永之行也故承豐等圩宮司所築無慮數十高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間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待制盧襄奏罷湖田及言開銀林湖爲非時卒不行明興以金陵爲南京謂蘇浙糧運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閘命曰廣通鎮

設巡檢司稅課司茶引所是時河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尚阻朦脂岡乃命崇山侯璧山焚石以通之引湖水會秦淮入於江於是東壩直達金陵爲運道云永樂遷都此道遂廢而蘇人吳相五以水之爲蘇常患也引鄞鍔議奏改土壩增設官吏歲役溧陽溧水人夫各四十人守之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而壩尤低薄水閒漏洩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泛濫壩大決蘇常潦甚租稅無所出於是周文襄楊塤大集夫庶重築之并欽

降版牐有走洩水利湮沒蘇常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匠充軍其後屢講復故道而輒阻蓋利塞者三郡之民而利開者高淳之田也嘉靖二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壩行者絡繹不絕沿壩居民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而高淳之田漸犯父老言湖底與蘇州制廬襄奏罷湖田及言開銀林湖爲非時卒不行明興以金陵爲南京謂蘇浙糧運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閘命曰廣通鎮

徐內閣階者會知縣方沂入覲召諭重葉之韓邦憲廣通壩考之言若此按五堰去溧陽八十里自廣通壩而東十五里曰新壩因以廣通壩鑿河故從東復築此亦不堰水自此而東九里第一曰昇平堰又南九里曰三塔湖堰又東九里曰南度堰又東九里曰沙漲堰又東九里曰前麻堰是為五堰在廣通壩下流半受廣德建平高淳之水其溧水溧陽丹陽句容之水又在五堰之北沈啟曰五堰之水相平霖雨稍積山源忽漲則諸水奔馳東

下連五堰所受者同入太湖沛如也非五堰所能節也詳宋郟僑書曰宜興而西有五堰者所以節無湖後廢五堰則水皆入於宜興之荊溪而入震澤東灌蘇常湖三州由是觀之則昔人所節似連五堰之水俱匯入於無湖又詳宋黃震答泄水書云古人於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為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荊溪而由銀林五堰入於運河以至大江國初南渡以來五堰既以不便木簰往來而壞又射林唐宋商販木簰

由宜歙以入兩浙乃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無湖而東入震澤由前後之言觀之則五堰在所壩之中無疑矣今壩設五堰之上所拒固是宜歙諸水蓋拒水不入於五堰而非築五堰遮其水以出無湖也前言皆以五堰為節水之具則昔之所築疑在五堰下流別有要害之地而非今之所壩者也明初欲藉五堰節水分流以入無湖可見五堰者但可為湖而不可為田也復恐其賦稅為累啟後人開堰之說乃壑

其稅賦於蘇州代輸蓋期諸堰以盡超於東吳也聞五堰豪家隱其水利有關三郡之情於嘉靖三十五年乘縣官丈量從署事府判苅田陞科盡占為田夾築土埂於諸湖之中壩東之水不容餘瀝停貯竭其流而決入於太湖太湖豈為辭哉不知下流二三百里之田恰受其汩沒之禍而莫之計也啓之言與邦憲所考相異同若此夫高淳之病因廣通壩截五堰之水不得宣洩故汎濫恣肆而莫之救然其賦已攀大半中矣其患

爲小吳中之病因廣通瀆在五堰之上而五堰
爲豪民占佃不得停洩宜歛金陵諸水乃奔潰
出而下太湖其患爲大以高淳爲壑固不可以
郡爲高淳一縣尤不可也且高淳之與三吳
賦稅人民多寡輕重果何如高淳溧陽之間
不全藉占佃五堰者以爲賦稅也開五堰爲水
而除其科在朝廷不過歲捐全額之二三耳即
使高淳因五堰之田爲全額而全除之而蘇州所
加之賦固自在也則五堰不可不開也廣通既三

五堰之上故高淳以上之水無所入雖入矣而當
占佃者所阻故三郡以上之水無所蓄惟移壩於
五堰之下則五堰爲高淳洩水之區而新壩復當
三郡載水之路兩者均利爲則舊壩亦不可不移
也治水者大抵以三江爲急以五堰爲緩愚之所
覆於茲者惟恐後之治淳者偶見一邑之疾苦若
建決堰之議以貽三郡之大害　王鏊五湖記曰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
十二諺云一州五湖之水皆歸焉大者十一

自宋國建康江寧等處入溧陽逕遶至長塘并鎮
江閘州金壇武進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
一白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瞰安餘杭湖之安吉
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出海一名震
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場
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
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御之笠澤是也一名
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
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衍五百里故名廣仲

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震澤西通宜
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
故謂之五湖然今湖中跡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
游湖貢湖胥湖而吳人稱語則唯曰太湖云又按
王同祖三江考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
震澤皆在今蘇州境昔大禹治水東南見于經者
止此兩言而東南水利之源古今治水之法悉寓
於此蓋三江皆西通震澤而東流入海禹時洪水
滔天震澤之水泛濫懷襄故禹之治水也因東流

之勢決排壅塞使餘三江入海故言底定以明不
爲害也其駁辨先儒三江異同者反復推詳而以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之說爲有據以唐仲初吳都
賦注與正義說合而尤分明其謂太湖自吳江縣
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松江又東南分流出白
蜆江入急水港入淀山湖過東出海者爲東江但
彀湖之東已塞不復徑老入海而北流乃合吳淞
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
三折成三江俗呼上滿江下滿江吳淞江其實一

江也入崑山西南又分爲二一名小娘港五里許
復合爲一經崑山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
嘉定縣黃渡入黃龍江餘江灣青浦入海者爲夏
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塞是夏江亦已湮也讀朱
長文吳郡圖經謂崑山塘自婁門都城至崑山入
海即婁江指今之劉家河者非益太湖之說王鏊
言之甚詳三江之道同祖禹辨之甚核而今之所急
者固不在乎區區之議說惟在明水之來源與其
歸壑而無旅功之次第耳愚嘗按其圖江浙七郡

惟吳卑下水之所都其入海之路大者有吳淞江
劉家河白茆港又有七鴉許浦黃浦至其委實
納之地皆在蘇州而在松江者爲黃浦至楊林亦屬吐
與吳淞江合流以入海吳江縣之長橋實爲太湖
出水之徑故宋單鍔論長橋爲三吳諸水之足以
承震澤之腹而往來吞吐之勢率由於此而今僅
通一綫是知治水者不必復泥三江之故跡第如
吳淞江劉家河白茆港三大浦者即今日之三江
也三大浦既通而水患可紓是即講行禹之跡可

也故治水者宜先三江吳江之長橋爲門七十有
二以殺水勢而今之貪利者東西築蓋數百頃久
之皆成平壤架屋以居坐視吳江之民嶺遭水厄
湖水一漲灌城而入全縣之田蕩然爲患譬之扼
其吭而欲氣之流通閼其水火而欲具飲食者此
必不可得之數也且不止爲全邑之害而已全郡
受之鄰郡亦受之故治水者宜在於吳江之長橋
至於水之來源則不外建康天目二脈而宜自建
康之水高若建瓴故五堰之築在宜興以西屬溧

陽縣古人欲分殺水勢使西南諸水不入荆溪由分水銀林諸堰入運河以至大江而後蘇州水患十去六七沈啓曰太湖雖廣而能容而來水幅員其授猶廣正如人家闢一畝方庭而外周二畝屋舍加以一尺之雨則檐溜并傾庭起三尺之潦無一疑矣溝非盈尺則滲洩不速芥舟於堂立待可見使檐設竹溜引而注之他處庭潦或可稍減一二此上流分殺之說豈謂無益乎故治水者欠長橋又在五堰也　明初夏尚書之治水浙西也用元

人周文英之議舍吳淞事劉家河首開崑山夏駕浦掣吳淞北達劉家河復挑嘉定縣之顧浦引吳淞北貫吳塘自劉家河入海是時吳淞江尚闊一百五十丈也去劉河之濬一時不爲無利自白茆漸塞全河之水以一劉河洩之似未爲安至隆慶間巡撫海公則專治吳淞數十年間雖有小災不爲大害所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其時吳淞舊蹟自王渡起至宋家港口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闊三十餘丈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六尺計工食六萬餘兩夫夏公之時吳淞闊一百五十丈至隆慶間而舊蹟止存三十丈者因水分道於劉家河而遞減也嚴衍曰此江開於五六十年之前則難開於今日則易蓋往者波濤滿悍勢如奔馬駕舟而渡者時常覆溺斯時欲築壩扈水費不下數千金而開濬非二十餘萬未易畢工也今則洶湧俱成平地中間僅存一綫如欲開濬則築壩扈水之費可省大半蔽之洪流湍洞全藉桔槔之力非用數萬人一月之功不能使通

江之水盡去而施畚鍤者也倘此月之中陡值霪潦則旋扈旋滿又不知其費力多少而水乃可盡是濬鑿之力未施而民力先疲財用先竭矣故曰此江議開於五六十年之前則難然在今日江身等于平地而欲開平地爲深江則其功力奚啻十倍於前而云今日反易何也蓋嘗叩諸耆老言茲江湮塞以後太湖之水壅絶不下瀕河諸邑固並受害而江邊之田亦乏灌溉既欲開江則可西瀉湖水東蘇民困不必復舊時之大觀或十丈或七

八丈苟能永久通水自足以洩湖水而注之海灌
枯田而滋其膏矣抑更有說濁潮不上清水日下
則江底日深江岸日蝕安知今日之所謂十丈七
八丈者不漸爲異日之二十丈三十丈乎此小借
民力全用水力日夕而成川也衍之言正與海忠
介之取深不取闊者同一意也又言清水不下皆
緣吳江長橋之壅閼湖水東洩之勢不迅故海潮
日上湖水不下而江塞如欲使濁潮不上則非江
尾設牐不可所謂江尾者非江之大尾闊盈十里

者蓋指通海之處而言耳古者吳淞水盛春申君
從江腰開一浦南洩其水於三泖人遂呼之爲黃
浦此浦既開江水隨從浦中南行入泖而東路之
江遂塞其塞處名宋家渡今當於宋家渡設牐一
潮退則開以洩西來之清流潮至則閉以遏東來
之泥濁則此江永無淤澱之虞況此江自宋家渡
以東勢尙浩瀚無容開也自黃渡以西亦不識故
迹不必開也惟黃渡之西宋渡之東湮塞要不過
三十里耳今止開十丈之廣爲費約五萬金寬之

以三年乘農隙之時而募貧民爲傭既不築壩又
不戽水晴則興工雨則歇作從黃渡有水處爲始
不取辦於一時不苟且於目前務濬深一丈五尺
而止牐之設以兩重牐岸即築廢宇設牐官一人
牐夫五十人以司啟閉而常年小濬則責之兩岸
專利之豪民則此江日廣日深而三吳水患庶幾
少息此皆衍訪求故老熟悉水利之言鑿然可行
者也而曹允儒之論黃浦則以爲澱山湖水注爲
趙屯大盈顧會崧子盤龍五浦而入於淞江三泖

則注爲各塘涇港數百餘而入於黃浦自范蠡圍
田東江漸塞後春申君遷就其間始開黃浦是浦
實受太湖東南委輸之水及杭嘉湖分注之流向
也東江未塞此等之水自松江柘河牐港諸處東
流入海何其便也東江既塞黃浦雖濬其水不東
而北屈與吳淞正會吳淞通利茲水尙爲迂流吳
淞若塞并入婁江愈迂愈溢害莫鉅焉昔人謂黃
浦亦爲亂流良有以也至於劉河向爲吳淞之子
江今婁江上接至和塘塘上接鮎魚口則劉河直

承太湖之水無藉吳淞其劉家河之通利與否與夏駕顧浦無大相關是二者適所以爲吳淞之累建議當塞之今覩嚴曹二子之說則吳淞江之開濬不可不先也而東之劉家河東北之白茆港以及七鴉許浦陽林并諸通江海涇湍亦宜漸次盡力又未可專恃吳淞也何則夏公專治劉河海公專治吳淞皆救一時之急而非百世之利也故其功往往數十年而泯今以吳淞爲之綱而以劉河白茆爲之輔則浙西有三大川可無慮水之溢以

七鴉許浦陽林諸涇浦爲之緯則三大川又有分流以廣其趨下之路亦可無慮三大川之壅故開吳淞及宋渡者宜行衍之法即開劉河白茆者亦宜倣衍之說不必循舊時水面故迹但使之深濬常通則利在斯民矣或者曰夏海二公以全力治河當時布衣蔬食循行度土豈不爲百世計而今皆湮塞如故殆亦氣運使然耳愚以爲禹之治河千載安流至戰國而河患方始蓋由于秦人決水灌安邑也今東南之水不比黃河湍悍遷徙不常

禍在豪民之占河爲田中流爲梗故迂回曲折而成甕塞耳使順其性而導之更有常年疏濬之制分地督理之官安在其不通駛而歸墟也

邵長蘅曰談吳中水利者言人人殊大較宋人亟議復五堰復十四斗門治吳江岸明人亟議濬吳淞濟瀏河導白茆港類皆祖郟氏單諤諸書然無係於毗陵利害故畧弗論也夫水利之大曰轉漕曰溉田毗陵北枕江東南憑太湖有二浸之利而無其害顧歲旱而旱歲潦而潦渠之議濬議

灌頻歲見告得無當事者慮有未究而經畫之未詳耶愚閒按圖記江自丹陽繞郡境二百八十餘里西北支流道江者以十數孟瀆最大稍東則小河港稍東則剩銀港剩銀以東烈塘最大益東迤邐而北澡子港最大桃花以東大瀆大暨陽界則申港利港最大此渠皆可行舟宋元迄明舊置閘其上引潮通漑有餘則用溉民往往分股引之溉田數萬計利至渥也自明嘉靖初築城禦倭而孟瀆稍於萬歷以後水政久弛濁泥乘潮日積而烈塘湮

子諸港次第淤入我　國家懲己亥海葊之訌濶江列戍卒起亭隧支流通江者稍稍楗木石塞之自是潮絕不來矣潮不來則轉漕艱阻小遇淺澀輒議疏濬人徒奔鋪之勞水衡之金錢費亡慮千萬計而西北諸鄉時苦旱災誠疏通孟瀆烈塘諸港修復舊牐其利有三父老言潮來時試以蕭葦置之葦高一寸潮留數寸使濱江諸牐潮至而啟潮平悉閉引水注之漕渠巨艦通流不復慮涸一利也孟瀆爲江浙軍餉捷徑載在漕誌秋冬運船

空同脫遇京口阻滯徑由大江抵常州空同既遠則赴兌亦速三利也旁岸民田益得支引灌溉高磽舄鹵之鄉變爲沃野三利也難者將以國家廢牐障流所以阻舟艦備非常又其上皆築馬道功費久遠使盡復舊牐馬道必廢愚竊謂不然孟瀆原宿有鎮兵今距江置牐設天關燕尾令可通行巨艑其他支河斟門僅通小舟下置柵欄列成之卒護司其啟閉又於斟門上平布巨木度可容數騎並驅亡患二難矣去二難就三利轉漕溉田兼

蓄水五六尺以上則運河免灌注挑濬之勞此專主漕者也今議疏百瀆按舊志百瀆在毗陵二十有六在荊溪七十有四所以溉西南衆流入震澤而歸於海者然稍湮塞矣宜鳩工於食利之民開菱蘆濬淤澱令百瀆故道十疏其六七勢則泄水入湖旱則引水灌溉而濱湖之地無凶年單鍔所云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

府志高郵州境之西南連郡中以至三滁泗天長諸山地勢爲高東北諸湖蕩與山陽寶應鹽城相接

地勢最下其高者水之所出其源有七十二澗下者水之所歸凡七十二澗之水皆滙於三十六湖汪洋浩蕩方二三百里循湖而東有河曰運河有堤曰平津堰凡田地在堰西者曰西上河在堰東者曰南下河以西高於東也南北下河之間又有河曰運鹽河其隄曰東沍塘凡田地在塘南者曰南上河塘北者曰北下河以南高於北故南不曰下河而亦曰上河也堰有閘數座塘有斗門石礶涵洞數十處遇水則西河藉南河北河以爲之洩

遇旱則南河北河藉西河以爲之溉言郵之水利者不外乎此然郵之上流有淮黃恃高堰周橋翟壩爲之障下流有海恃廟灣白駒丁谿等口爲之洩倘上下流不治郵亦不得自主且運河西當湖衝東瀦於城今隄益高水益上始則田低於河繼則城處隄下郵民休戚係於此焉

俞蘭臺曰言三江者不必求禹貢之三江而第求太湖下流之三江亦不必泥東江婁江之故迹而第觀今日太湖下流之水勢蓋東江壅塞已久婁江亦無可考今日獨有吳淞一江耳輔吳淞者有松江之大黃浦嘉定之劉家港常熟之白茆港皆與吳淞爲表裏自明永樂元年夏原吉以吳淞江下流難開止開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開大黃浦自范家濱至南跨浦口入海至今黃浦通利而吳淞江東半截其勢就壅然入海處界上海依然如故但細弱耳此吳淞江所以不可不開也昔范文正公守鄉郡上書宰臣謂姑蘇四郊略平宬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瀉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薦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揚子江江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其後郟亶子僑緝亶舊說以爲今究水利必先於江寧治九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於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常州治宜興漏湖沙子崎及江陰港浦入海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

害秀州治華亭海鹽浦港仍體究柘湖澱山湖等處有障遏者並與開通達諸浦港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仍開淺吳淞江築兩岸塘堤設斗門水瀕使江水不能溢入南北溝浦而徑趨于海又開崑山之茜涇浦使入海新安浦顧浦使入吳淞江開宮潑之許浦梅里浦決無錫之五卸堰使入揚子江則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凡此皆不專力於吳淞江而實所以分殺太湖之水太湖之水既有所分而吳淞江乃能獨承其下流不至于壅噎不利而爲東南之大患此治吳淞江之大略也然愚在今日則又有說焉夫太湖由吳淞江以達於海而吳江縣治東西南北實當咽喉之地治水而不治其咽喉則必有腹心潰亂之虞譬之于人痰涎上湧猝然之間氣必絶矣尙何暇論其股肱心膂哉今縣治北有夾浦南有長橋河及三江仙槎等六根東有龐山等湖西有梅里諸港泥沙漲塞漸成石田室廬墳墓稍聚其上又太湖東南一角悉爲菱蘆叢生之地此湖水所以不能急趨于吳淞江以入大海一遇暴漲則橫潰四出而不可禁今欲救治雖不能盡徙吳江一縣之民如蘇文忠公所議然遷沙村之民疏淤導滯使江尾與湖相接之地不復有所壅遏于其間如人呼吸食息於元氣之中而不至閉塞其咽喉以速之死亦勢之所必然者矣此又今日治吳淞江之大略也

王國寶曰臣按濬下流浙西諸郡蘇松最下太湖綿亘數百餘里納諸山澗之水散注溪流洩之三江由三江而入于海若下流淤塞諸水汎濫淹沒禾稼爲害非淺鮮也相其利害爲之經紀則白茆港七浦塘劉家河爲蘇州東北洩水之巨川也吳淞江大黃浦又蘇松南北衣境洩水之大道也若吳淞南北與白茆諸港浦之兩傍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歸其中而並入於海就其中論之蘇之七浦塘劉家河松之黃浦並皆深闊通利惟白茆港自宏治七年一爲疏濬吳淞江自天順間一爲

疏瀹後來白茆潮沙積壅狀如邱阜吳淞江竟如
溝洫下流既壅上流奚歸舟楫莫行可嗟莫甚此
利害之瞭然洞見者也今計疏瀹白茆一港七
浦劉河通利而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矣疏瀹吳
淞一江則大黃浦通利而蘇松南北兩界之水
所歸矣蘇松之水既各有歸則引吸太湖不至壅
滯向來淹沒之土皆可耕矣

莊有恭曰竊見太湖居蘇常湖三郡之中北受荆
溪百瀆南受天目諸山之水匯爲巨浸而分疏之
尾閭實三四丈不等平時無事雖若無甚關礙偶遇

大旱則以三江爲要三江者吳淞江婁江東江也
東江自宋已湮逮明永樂間開黃浦江寬闊深通
足當三江之一故今亦謂之東江此三江之分流
交錯經吳江震澤吳縣元和崑山新陽青浦華亭
上海太倉鎮洋嘉定十二州縣之境其間港浦縱
橫湖蕩雜錯大概觀之無處不可通流無地不可
分洩似亦可安於無事然百節之通不勝一節之
壅數港之洩不及一港之用則其勢必有所阻查
太湖出水之口不特瀆帶橋一處其他如吳江之

十八港十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缺口爲湖水穿
運入江之要道亦不無淺阻又如入吳淞之龍山
湖大斜港九里湖澱山湖泖浦等處向稱寬闊深
通大貢宣洩者邇來民間貪圖小利遍植茭蘆圍
築魚蕩亦多所侵佔臣本年正月因查勘蘇松太
海塘親至劉河編見現在河形亦大非昔比舟楫
來往必幾舟待潮崑山外壕爲婁江正道淺狹特
甚蘇州之婁門外河爲江源出運咽喉之地河面
僅寬三四丈不等平時無事雖若無甚關礙偶

秋霖四水匯集江身淺窄先爲本境之水所占必
俟境水消退然後湖水得出爲之傳送而上游已
多所漫淹矣東南財賦重地水利民生大計若及
早治之事半而功實倍今臣等所以治之之法其
運河以西凡太湖出水之口但就其有港可通有
橋可洩之處爲之清釐占塞規仿舊額務使分流
得以迅速無阻其運河以東三江故道除黃浦爲
浙西水口現在尚屬深通但於泖口挑除新漲蘆
墩三處足資暢洩無庸大辦外其吳淞江自羅山

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凡有淺狹阻滯處所相度情形疏濬寬深務與上源所洩之數足相容納其江身中段一切植蘆插簖及盲占水面之區查明儘數剷除嗣後仍嚴爲之禁則水之停蓄有處傳送以時並即以挑河之土傍令加培圩岸再將現有鬬座爲之經理其有去海太近建置非宜難于啟閉者另爲酌量改移務令啟閉得宜足資宣洩潮底渾潮不入清水盛蓄而海口之淤亦將不挑而自去

嘉天顧曰按湖水之奔趨而東也一自淀山泖湖從華亭之甫折而東北入海者爲黃浦一自吳江長橋歷長洲崑山青浦嘉定界至上海合黃浦以入海者爲吳淞江一自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婁門注流上下雉澱抵崑山至和塘東合新洋江由太倉歸劉家港入海者爲婁江即今劉河也迨吳淞入海之處沙塗淤塞昔夏忠靖公引蒲浦以西之水北入劉河是今日劉河之一線爲吳淞婁二江之尾閭今欲疏通吳淞諸郡之民命攸關者吳淞而先事劉河之爲便本司細詢紳民父老劉河之功固自不小而吳淞亦有不得不大第並浚者當日導淞水併入劉河者有崑山之夏駕浦以及鹽鐵新洋諸港浦淞本與婁相通今則諸港浦盡塞淞自爲淞婁自爲婁則劉河雖開止洩震澤半面之流而匯納於泖澱以奔湧淞江者仍未得宣通也若再開蒲匯新涇重浚虬江顧浦費力於支河小港何如併力於吳淞乎

張宸曰今觀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入者入

於海也藉使三江之內有不入於海則震澤之底定未可知也使震澤之水一江二江可泄則禹貢亦必曰一江二江既入不必言三江矣言三江者無一江之可乜也今既塞而乍開者僅劉河耳劉河者古之婁江三江之一也其一自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松江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湖東至嘉定青浦界合上海黃渡浦亦名吳淞江者爲東江卽今所議開之吳淞江也然則吳淞一江其上流爲松江其下流爲東江是一江通而二江俱

入海矣譬如人焉七竅之內一竅通而餘竅塞水火二便之內一便通而一便不通其能不病乎此其不得不開者一也自明以前吳淞江無代不通元世特設都水利以專理其事自張士誠竊踞日尋兵革江塞而閘座亦廢故夏忠靖公棄而不濬時雖專濬劉河而猶必兼濬虬江白茆江顧會浦宋陶滻鹽鐵口諸處屈其勢以入劉河其費反過於濬吳淞至海忠介公懲其弊專濬吳淞利幾百年試問吳淞未塞以前吳下之土田民物如何故老猶有存者可詢而知也特忠介公建功於久廢之後未暇置閘以障潮沙故海水得入而漸淀漸淤耳假使如宋元之建閘焉其去今日當不重費疇咨也此其不得不開者二也去年之水災亦既震驚矣田廬之漂沒男婦之死徙不可勝數矣各憲籲請朝廷之蠲折動以巨萬計此巨萬者僅救目前不能爲 國家興無窮之利萬一天時不調屢歲而見其爲巨萬者迄波正未可量也原其故不過爲

三江不通泄瀉不及之故使三江通而泄瀉有時 朝廷之巨萬省矣民之田廬男婦全矣一方不至於震驚矣天時水旱安可預期堯之水動以九年湯之旱動以七年惟預爲之備乃可以無恐此其不可不開者三也至開濬吳淞江之利前人已屢言之而莫要於忠介公開則六府同其利塞則六府同其害之二語卽就目前而論海邑自二十五保至二十六保二十七保二十九保三十保沿江一帶田之棄而不耕者一望黃茅白草旬可

耕之地亦俱折糧下鄉上海止十五保而因吳淞江塞以使之拋荒者且有五保若開濬之後潛有所泄旱有所蓄五保皆膏腴矣今張江之升科者爲數無幾亦皆下鄉折糧也開而後沿江百里變荒田爲熟田變下田爲上田變折糧爲上糧者不知凡幾也

張世友曰謹按浙西諸郡惟蘇松最居下流以杭嘉湖宣歙諸路之水滙爲太湖溢流灌溉於蘇松常三郡各屬之中治之則其利甚大不治則害亦

如之蓋太湖之水三江受之三江之水大海受之其東北由劉河入海者婁江也東南由黃浦入海者雖非東江故蹟亦今之東江也吳淞一江獨當其中經崑山嘉定青浦上海四縣界入海乃太湖之正脈有一不通終非善治此今日之水利固宜濬三江之原治三江之委并分理三江之腹乃爲得也自宋及元明數百年來言水利者治蹟具詳然考明代所言已與宋元異而今日又與明代異時異勢殊即數十年中情形屢易有未可執故籍

以求之者茲勘得三江之中又各有情形源分派別東江雖久湮而其源固在即太湖下流之牛芽墩浪打穿唐家湖等處是也自唐家湖入運河合浙西諸水歸白蜆江急水港入澱湖經三泖橫亘百餘里散流於元和青浦婁縣各蕩漾塘浦之中散而無統其中間故道非如松婁二江有經流之可指然至黃浦出海之處則歸併於一途其水勢浩瀚不但遠勝婁江亦大於松江數倍是東江雖無專一之故道而同流共貫之黃浦又實爲松江

所藉以爲瀉洩之大助也婁江自鮎魚口入繞蘇郡城合胥口銅坑入運之水經致和塘至太倉鎮洋之劉河入海首尾身段井然不亂加以西北昆陽諸河青洋下界各浦之水從旁注之故劉河洩瀉可與黃浦同功惟吳松一江受源於大小吳家南仁諸港出運河匯入龐山湖出大斜口與瓜涇港東下之水會再東與寶帶橋東下之水會經吳江元和崑山青浦嘉定等邑至上海歸於黃浦其兩岸分洩旁注之浦港湖蕩聯絡貫注視婁江入

海之路迂而且遠然源遠流長能容東江之瀦洩受婁江之挹注包容停蓄灌溉利濟較東婁二江實廣且溥江震沿河各港半多淤淺長橋石洞寶多湮廢山一湖半成灘漲居民種植茭草蘆葦以致河港淺隘來源細微又其中爲青洋江下界浦等處掣其水以入劉河其勢益弱而入海通潮之處潮水渾濁來則洶湧其勢莫禦去則遲緩其泥易淀江水既弱不能敵其洶湧而滌其渾濁故江身半多浮漲江面日漸淺狹自順治九年至今

吳松劉河等處發帑開浚者已十數次詳請修治者不啻數十次是我 朝開浚之功視歷代倍勤故水患較歷代亦甚少然數十年來蘇松各屬究不免有泛溢之憂者其弊在民貪小利而昧遠計官多偏治而閭情形東西漲苟利一身補偏救弊只利一邑或治在局尾而遺其腹心或治在承接而不究源頭究未能自始至終通身勘治也今

過半及今不治雖首尾皆通必有腹心之患故勘估之功較多誠使開濬深闊則江流之正脈已旺雖有旁洩之水而經緯各分不致殺江流之勢矣婁江惟劉河一帶自鎮邑之新造橋起至婁渡橋外止淤淺太甚以全形言之則吳淞江爲重以今日之情形言之則又以劉河爲急此因時制宜之道也至支瀆浦漊并宜一體兼治蓋餘河者即三江之血脈貫串於四支江之四支而支港者又三江之血脈貫串於百瀆之中者也但一時併治俱請 圖帑限日既

雖畢工過時又恐阻礙酌劑先後緩急綱舉目張之法其道有三一請帑以浚三江之正河俾通身深闊來水足以容去水足以洩而不致有衝突旁溢之患一按縣計圖以浚三江兩岸之幹河令各縣自爲查勘詳請以資四境之灌溉一每歲輪修支港必深必通俾高下田疇旱潦有瀦泄之處請帑者令該地方官承修而以本府州屬董責之則呼應靈而督理專庶大工易就按圖計畝者令該巳紳士集議公舉領辦以地方官督治之則人情習而公私不擾每歲輪修者各圖業自行修浚地方官酌定章程以五歲爲率每歲僅浚二方四歲而四境之支港皆通五歲一治幹河并令洛圖查報江湖水口之浮漲剷除侵礙水面之淺廬查拔攔江蔽口之魚斷如此不懈則五年之後人皆知其利而自行之將不俟官司之督率而水利益溥矣抑再有請者各屬內外城市之河多係松婁二水瀠繞貫穿其中或農佃出入或商船往來與瀉河同資利濟今外塹則駁岸崩坍漸致侵逼城垣

內塹則居民日佔任意填塞處處皆然宜有礙水利以最有關係之所每易爲不經意之事大率類此

沈德潛曰禹貢震澤底定由於三江既入三江之名班固桑欽郭璞諸人論說不一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則曰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松江後名吳淞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婁江唐仲初之說亦然蔡氏註尚書宗之其說是也後白蜆湖一帶凡小港大瀆及通海諸港日就淺狹而東江之身遂湮惟淞湖支流北注吳松從婁之劉家港入海安亭青浦湖存一綫逆趨夏駕浦會婁之劉家港入海此加倍道出入必以主者爲歸而松江之水勢難與婁江敵也則今之所重者在婁江矣按婁江自蘇郡城而東過唯亭歷崑山經太倉婁城南而東漸達於海其間最大者曰劉家港亦名劉家河俗云劉即婁婁者劉也此婁江入海口也其他南入婁江者爲半涇爲吳

塘吳塘入嘉定界引吳淞江水入者爲顧浦南經婁江入吉涇通常熟者爲橫瀝西承巴城湖之水經崑山而東入海者曰茜涇曰七鴉浦曰楊林此水道綱領之可考者餘小者弗及詳也顧地瀕於海潮水往來每挾泥沙而上吳諺云海水一潮其泥一寸日積月累支港漸淤水無所蓄高仰之田莫資灌溉向之膏腴盡成磽确而一遇涇潦洩瀉無所下窪水區爾望渺漫故崑山嘉定青浦華亭之間有棄高田而不耕與欲耕而田已入於水者

及今爲水利計宜以疏濬爲亟吳中人論吳中水患之去由開三十六浦於太倉常熟境界淺下流以承上流其策非不善也然開於下流則海潮亦互入於白茆七浦等塘湖水之少不敵海水之多故仍不无壅塞之患誠於湖口上流復多開河港以殺其怒引河水以灌注於三十六浦之間則湖水強而潮水弱泥沙自不至於堆積而又攸郤淤之河身計也而蓄水蔽潮俾永資暢洩則必須計及來源尤當計及去路派夫分段此就開挑之情形計也而估計核銷俾功歸實在則必須籌及事先尤當慮及事後謹稽之水利諸書證以現在形勢參酌圖貼說條斷讞之夫潮水挾沙而來必得

有說焉東江松江雖或僅存其名或漸失其舊然按圖考稽故道可得爲大吏者條分縷析循故道而開濬之俾滾湖之水從東瀉而弗使北注吳淞江之水出安亭青浦達滬瀆而弗使逆行則三江仍復其舊而吳中永不受旱潦之災矣

張 曰查婁江爲震澤通北尾閭橫貫州境若得疏通不特旱潦無虞農田利賴即估船往來絡繹亦藉資生計自淤塞以來收穫變爲斥鹵又嘉慶二十四年濬吳淞江而不及婁江水益南注北

條重固幹河既塞支港隨之現在鎮屬東境稻田大半改種棉花民力倍形拮据是刻河之亟宜疏濬不待再計決矣卑職若遵飭勘估自有上屆成案可循夢何敢重煩計議惟是挑土計方此就現於之河身計也而蓄水蔽潮俾永資暢洩則必須計及來源尤當計及去路派夫分段此就開挑之情形計也而估計核銷俾功歸實在則必須籌及事先尤當慮及事後謹稽之水利諸書證以現在形勢參酌圖貼說條斷讞之夫潮水挾沙而來必得

清水刷之始不停積墨江浪太湖之水本不如黃浦吳淞之旺其常鎮一帶運河匯注蘇城下者既微微則沙停停則河淤況潮汐往來每日不過一二時海口又有閘座抵禦乃京口一帶運河匯注蘇城下者既不計及凡九時清水之不能遠去咽喉一哽止下入太倉境崑山城河狹而淺水勢一被壅遏不能皆病易淤之故實由於此今若改歸故道不但清水建瓴而下且截挑三四里較之二十餘里工程經費已先省數萬然又恐公塘灣一帶民人以二十里不沾水利為言故道內之久經佔墾者又以奪其世業而阻撓種種齟齬此上流情形之不得

朱涇東洩所以現在楊家濱以上水面尚寬八九尺深四五尺至范家港已僅寬六七尺深三尺東自吳家墳港至六渡橋以下則由淺而淤成平陸矣今若僅照前屆工段估計恐來源力弱不能刷沙通者必將復塞若兼挑婁門土口及崑山城濠而經費有常何敢妄議按從前劉河故道吳家墳至十八港僅三里許後來改從老虎灣歷公塘袁家浦灣灘洞線曲約二十餘里據紳耆僉稱潮水衝擊故紆曲以殺其勢但水道既曲則潮之逆流而上者其勢固緩而清水之順流而下者其勢亦緩緩則沙停停則河淤況潮汐往來每日不過一二時海口又有閘座抵禦乃京口二時潮水緩來不計及凡九時清水之不能遠去咽喉一哽止下皆病易淤之故實由於此今若改歸故道不但清水建瓴而下且截挑三四里較之二十餘里工程經費已先省數萬然又恐公塘灣一帶民人以二十里不沾水利為言故道內之久經佔墾者又以奪其世業而阻撓種種齟齬此上流情形之不得

不議者也且止有所淤必下有所洩方不阻梗太倉東境海口一帶地形本高於腹內自明季以來口門矢漲陰沙橫亘在舟抵高處明不能對渡必繞北數里以避此沙猶時有慶洩若向無漲沙橫亘潮汐往來順泥沙隨潮來去勢急而不停積自有此沙則潮來時勢高性急越沙直進口門及其退也勢平性緩泥沙重濁得緩即沉而上源清水又不足以攻之積久成淤必然之勢吳梅邨祭酒欲用巨艦大漁中木型載石沉填掃風潮

上下以刷低沙願海無可濬之理潘季馴已鑿鑿言之若陰沙生能容巨艦往來又何須檇爬撈青生之見固難取效第議者或以爲宜於海口築攔截海潮不使進口不知海潮不得入則清水亦不得出安常之時農田固資灌溉即雨水偶多尙可從兩旁橫瀉分洩設遇盛漲橫瀉不及洩則長元崑新太鎭嘉寶諸邑之水匯於蘇文之河腹地不將成巨浸乎或以爲宜仿白前牧成迹朱泖拓寬丈尺下游改從通北諸口入海以避隱沙尤

事半功倍不知興修水利原爲利民濬朱泖而廢劉河則沿劉河六十餘里舊欵皆成塲壙其利安在且水利既不之及經費仍一體攤徵何以服其心乎又或以爲宜仿照吳紮酒之議避其漲口別鑿東北一道入海捩之形勢似爲近理然改水道必穿城堡犯郡落置斗門築堤岸紮酒已自費不敢輕議則在當時必因窒礙難行而中止今沿海沙灘久經民人開墾廬舍相錯幾無隙地驟奪其所有而改爲水道讓清丈則訟牒先滋議給價則費從何出此下流情形之不得不講者也臣職又聞上屆開濬劉河報銷冊尙未奉準部覆海口已經報淤竊以疏濬河道日久不能保其不淤但據報冊丈尺寬十餘丈深一丈四五尺經海潮捩沙何至未二三年縣形淤塞細訪根由則以所報丈尺皆非實在之故所以不能實在則以一切開銷俱取償於經費之故查劉河工程向以太鎭崑新嘉寶六州縣通力合作或勘估時彼此意見不同或施工後役夫勤惰不一或積土不遵離河四丈

之率堆置河干一經霖雨仍復下卸或各段不能一律深通一處稍高全工受病或因爲期尙寬意存懈怠及期限既迫指手不及兼之中逢陰雨不能施工於是擡塘做岸靡弊不爲督浚者恐干誤工之咎只得佯爲還就凡此諸弊皆能致淤然果必穿城堡犯郡落置斗門築堤岸紮酒已自費不委任得人不避嫌怨尙可隨時整飭惟經費國土方而定土方由丈尺而定勘估之初遵照歷屆原案不能浮估及借帑興修層層轉發領銀則扣存司費報銷又扣存部費實歸工用已不及十之六

七況駐工委員公館薪水之費督催委員往來夫
馬之費各處書役紙張飯食之費皆取結於土方
是冊報雖有此數而實在不過五六成以數丈之
河吐納潮汐而開濬之時又減其四五欲不即淤
勢必不能然以數萬衆萃於一處必得官吏彈壓
而添委一員又少土方數十再四籌之竟無善術
況委員中潔己奉公者未必優於才具而圩地即
乘間舞弊丁胥即從中分肥其稍有才幹者又以
此爲美差往往朋比爲奸今以執事仁明各員自

必仰承德意可無慮此但如興辦劉河工程卑職
固不敢不正已率屬董察弊端然使卑職經管錢
糧即不能不扣存諸費以應各需是卑職先作弊
也以察弊之人首先作弊不能正已安能正人若
常川詣工巡察又恐多一次巡察各段即多一次
開銷而土方即多一次虛報且明知工段偷減而
帑不實發又何能責其工歸實在擬仿濬吳淞江
成例先估土方工料若干核定需銀多寡六州縣
按田出銀分年收存官庫俟有成數然後興工則

民力似可稍紓經費亦免扣減然又恐未徹者民
力難齊已徹者州縣挪用此文籌於事先不得不
議者也至於善後事宜如挑土時有離河之率則
浮土不即入河中啟壩後有閉閘之法則潮水不
衝入閘內魚斷有禁則水不兇灣開壅有禁則堤
不下塌而且閘夫撈夫備其人鐵帚鐵篦備其法
果能實力奉行河從何淤第恐視爲具文即如濬
吳淞江時亦曾申明例禁昨卑職到彼見兩岸斜
坡遍行栽種則禁墾之例虛設矣各灣兇沙俱未

挑挖則撈淺之例虛設矣一事如此諸事可知一
處如此他處可知應請於疏濬後明定章程使經
管員役人等有所遵循而無可推諉方足以專責
成而收實效至土屑濬劉河後曾經辦理鐵掃帚
混江龍闢以無益詳請變價充公並將撈夫撤退
伏念此等器具爲河工利器豈用之雲梯關外而
利用之劉河海口而獨不利實因彼時不能剋期
辦竣及到工時海口已不通舟舟既不通器無所
用又不敢驟言淤塞故藉詞詳銷並非器不利也

又開議者稱海口一帶若仿徒陽運河歲挑之例則可久不淤卑職細度情形海口一帶爲海潮頂衝又無閘座抵禦故最先淤此處一梗則上流泥沙停積亦以次漸淤若仿徒陽運河歲挑之法計該處長不過六七里每歲之淤以每日積沙一錢許厚計之亦不過深一二尺分爲二段每段不過一里餘辦理似易集事然又恐經費無著另須籌款一涉科派屬民更甚此又慮及事後不得不議者也

陶貞一曰明萬歷中邑令耿侯橋談水利最詳而首注意於白茆其說謂東吳之水莫大於太湖嘉湖杭蘇松常鎮七府之水咸以太湖爲壑太湖又以海爲壑而以三江爲門戶書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三江之跡既湮耿侯直以白茆當其一而謂太湖之定否由白茆之通塞固未爲至論要之東吳水區則衆水所由以入海之道不可不講也統吳中言之則如吳松江劉河是已若以敝邑言之則吳松江劉河雖通利猶爲無補何以言之邑居蘇常諸府下流水自長州無錫而下者若太湖若宜塘若陽城傀壘巴城等湖皆會於本縣之華蕩及昆湖尙湖而由白茆以入海白茆塞遇旱如涸轍無所望救其害猶止一隅遇澇則東洩之路既絕西來之水日漲如去歲秋冬間邑之氓拱手而無如何矣則白茆所關誠非細也顧白茆自縣東南門起至於海長八十里而遥原形闊狹不等闊者至四十丈自明以來開濬數次工費浩繁或四府協開或一府七州縣協開既開矣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漸以淤塞然則是終歸無益也間與熟於水利者披圖指畫而得其變通之術白茆之北有通海之口曰徐六涇前此與內水不通有田家壩以東拒潮故其西支河皆水深土沃號爲膏腴康熙三十年間田家壩決渾潮闖入河以是日淤田以是日瘠然而壩久不築者則以白茆既塞東鄉宣洩之路轉藉此也而徐六涇之河日益大今若濬白茆裏河至北港口而止導之北轉使同歸於徐六涇以入海其便利有三白茆自

北港口而下已成田平地疏鑿費且數萬徐六涇現在通利惟開北轉一段所費有限一也白茆紆迴渾潮停而淤徐六涇異是則功成而可久二也有如仍開白茆須復築壩以蔽徐六涇之口勞費更鉅今塞彼就此而建巨閘以扼之使渾潮不進而以灾疏濬內河則復成沃產永無旱潦之虞三也夫前之人所以經營白茆者舍是水無所歸也苟得其所歸則雖大禹之迹有不必循其舊者順水之性因時制宜而已此愚所謂變通之術也

至若越新縣而西則福山塘為大南引衆流北通江海此要津也近亦日淤矣其狹處會不容舟及其未塞也而治之猶易為力非舊縣之急務乎他如三丈浦奚浦等皆民所資以灌溉者昔耿侯以民力治之而有餘其成書具在可倣而行之不必以詔費從事也故不議議其大且急者　夫昭文水利之大無過白茆是上流諸水所由以入海之道也當耿侯時僅淤淺耳耿侯以為大戚詳著於書今自北塞口已下已成沙漬矣由明至　本朝

開濬已數次工費甚鉅合郡縣之力費數萬以治之未久即淤且塞此未易言也白茆之北曰田家涇以外為徐六涇亦通海之口也其內支河三四條皆引湖流灌溉故水深土沃號為膏腴康熙三十年間田家壩決渾潮闖入久之徐六涇之河日益大而支河日淤北自周涇口通浦口梅里而西南自潮涇口通馬濮洋塘而西又南自王祿溝以西無不淤者凡壞良田二三十萬畝是此一壩者東鄉民命之所關也往年里民有周某者傾資築

壩三舉而功不成仰天憤呼委身鯨波以殉之匹夫之用心若此故朱生之議欲大舉以復壩之舊否則徙壩於其南潮涇口為工較易而濱海愚民爭言不便蓋自白茆塞徐六涇之潮溢而南注因藉以苟利目前不思通白茆海口則難而遵河身固易也何恃於潮昔耿侯論用潮之患曰潮水灌田蓋不得已而用之大旱湖水竭而潮水盛大潦潮水低而河水高不妨決壩以洩一時自非然者利小而害大何以明之潮衝則岸易淤厥害一浮

沙滲入禾心禾必易枯厥害一湖水澄泥農夫簡
取壅田田愈美河愈深潮沙日積而不可用徒於
其河厥害三江口通流鹽船盜艘揚帆出入百姓
日受其擾厥害四愚民不知築壩遏河取湖水無
窮之利而待命於潮是舍利而就害也此不易之
論也然則欲爲民興利則必先於田功欲治田則
必先於遏河而欲遏河則必先於築壩朱生議誠
是矣抑猶未盡者白茆海口以其難開易塞也置
之不議又築壩以斷河流上流諸水將安歸有策

於此遏白茆之半導之北流使同歸於徐六涇而
當壩之址建設巨閘移巡檢於此專司啟閉以拒
渾河而防海氛次第分遏內河大旱大澇亦不煩
決則數世之利也

蔣伊曰江南之水以海爲歸我虞山舊有二十四
浦以通江海交浦皆往江入海以宣洩爲功若白茆塘則江海交
匯處也自宋以前二十四浦皆通利害不繫於一
塘故言水利家不聞有及白茆者迨諸浦並塞而
白茆與福山黃泗許浦稱四大浦考之前志曰宋

嘉祐二年知蘇州范仲淹始淳咫二年轉運副使
姜銑再疏之元之季張士誠據吳起兵民十萬
命呂珍浚治長九十餘里廣三十餘丈此白茆之
一大遏也明世役凡五舉永樂二年則有夏尚書
原吉宏治七年則有徐侍郎貫嘉靖元年則有李
巡撫充嗣隆慶三年則有海巡撫瑞萬歷六年則
有林御史應訓成績彰彰足紀而李充嗣以雙廟
至海口勢趨東北江沙易壅從主簿俞浪請移就
東南鑿新河三千五百餘丈入海較便此白茆之

一改浚也然白茆之易淤視吳淞劉河爲尤甚其
故安在或曰白茆高仰導之使北水反南下宋臣
郟亶之論則然蓋虞山以北江多漲沙慮潮汐泥
沙之日侵於外也或曰傍河之民利河之淤占爲
農業故明臣汪漢賓之輩倡泣卧隄上向漢求
免僅鑿三堰去叢葦而止慮告佃陞科之日侵於
內也或曰塘口爲橫沙所梗塘內爲新田所礙塘
之左右爲橫瀝堰鐵諸流所分故明臣俞諫始議
開之終更難之慮支河既多水分力弱不足以刷

沙也即建閘海塘時其啟閉而海水嚙之閘亦盡
壞此明臣張博已事不可不鑒也開白茆者不甚
難乎雖然白茆一塘受蘇常二郡之水其自北而
南也田梁溪之謝蕩華蕩達於昆尙兩湖其自西
而東也由長洲之陽城相城亦達於昆尙兩湖而
郡城之元和塘水皆北下皇邑之巴城偪偏諸湖
水並東趨非有畛河爲之宣洩安有不汎濫者凡
錫虞長洲四邑交會地卽漕塘唐墅諸鄉鎭水汎
卽滀百里皆成巨浸或田間積潦經冬不枯此白

茆之不可不開不待再計而決矣況支塘東北爲
蠻慶之界地皆高亢白茆塞而水脈既絕茅葦膠
固長爲石田其爲患有不獨在於水田者乎康熙
辛酉巡撫慕公天顏先於敬陳足國疏內首論白
茆之當濬復於再陳水利疏內將白茆孟河詳具
道里及土方工費以請於是 特旨褒嘉令謀亢
協而百年厥隧舉於一日矣聞之吳中父老言水
利者迄今頌夏尙書海巡撫之功不衰然夏公之
輯損傷白柢青腰之病坐此而浮沙滲入禾心其
且有因而致萎者若浚白茆則海潮大上直注低

不久卽淤海公之浚兩江其功更高於夏獨白茆
一役用法甚峻相傳赴工之人有泣別其家人者
尋以引嫌去位其工中輟豈若今日之平年以內
吳淞劉河白茆孟河四大役相繼並舉至於海口
石閘未竟厥功濁潮漸積捍之無具此瀹淤之端
也淘河刷沙之策宜定於今加修歲浚之方有藉
於後昔有決陂塘以宣霖潦激濁水以浸原田者
民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美相成之有其人
也念宋明以來從事白茆者大役八舉而淤塞時

鄉違其土性物必受損如上所云厥害二瀕海之
處介蟲族生螃蜞類螺兩螯鋸利遇稻輒傷若浚
白茆此物即隨潮而上延及水鄉千百爲羣恣其
戕賊厥害三也余曰是則然矣但東南之水由白
茆洩埒於劉河吳淞自宋以來歷經開浚爲吳中
一大役迫入　本朝大浚者三小浚者四五果盡
有害而無利乎曰此河於東南水利前此未必無
關也今則浮沙日積竟以丈計即使開浚依然昂
於低處之田邑志所謂內低外高形如釜底者洵

不誣也然則水縱泛溢豈能洩瀉況白茆外口不
特浮沙爲患也并因近年有昭慶沙崩塌橫亘海
中高於內河數尺口內可開口外難浚縱遇神禹
豈能爲力古今形勢迥然不同若必膠柱鼓瑟則
不知變通之甚矣況大浚白茆必協同長洲元和
無錫金匱江陰五縣之民如雍正五年舊例今既
外高於內洩瀉無由即在本邑亦且有害無利彼
五縣之民果何罪而裹糧提襆露處宵征赴此毫
無干涉之大役哉且夫大浚白茆必動國帑先是
雍正五年之後計發帑銀六萬一千餘兩載在邑
志今則淤塞更甚發帑亦必更多國家府庫縱及
充盈奈何委此數萬金錢於無用之地哉然則上
耗國帑下費民力究歸有害無利著殆莫甚於此
一役矣余曰以斐言之則此河竟可不浚乎曰是
亦何可不浚也若竟不浚則蓄瞬遂成平陸河旁
二十里居民舟楫無由通田疇無由溉是又不可
無道以處之夫白茆故道在前明正嘉以前闊至
三十三丈深至一丈五尺亦以闊且深則洩瀉易

也今既不能洩瀉雖闊且深何益莫若於白茆傍
塘之田按畝起夫照隄確庵開江議佃戶出力掌
戶出工食其闊以二丈至丈五尺爲度而止其深以四
五尺至六七尺而止但期可通舟楫可資灌溉則
其工易集而爲費無多至既浚之後又當築壩海
口外以捍濁潮內以蓄清水則三害可免而淤泥
不積法孰有善於此者余曰然則入海之道竟可
廢歟曰邑中之水在五十年前所謂尾閭洩之者
全在白茆一河自田家墩開後入海之道又有徐

六涇矣今則徐六涇日塞潮汐幾阻而海水轉入
澱浦其流漸深按澱浦之在吾邑地本爲四大浦
之一與白茆等今白茆既塞即太開澱浦以當尾
閭之洩而并浚梅李以通入浦之道是亦因時制
宜之一法也況今日之白茆自岳廟以北僅存小
溝一綫開浚殊爲不易而澱浦則海潮衝突已有
日廣日深之勢其需人力也無多至梅李一塘自
小虹橋至澱浦口計程不及二千里河流雖淺開
浚猶不甚難但得分雍正五年帑銀之一二以爲

工費則兩河便可俱通而邑中之水亦從是得原
所歸矣又何必舍易就難而泥前此之成說哉余
又曰假如澱浦通後則海潮內入與白茆正同三
害寧必有異乎曰鹹水分蠡之害誠不能免而入
而不出反致水鄉淹沒之患則可無慮也權於兩
河之間則利害固有輕重矣

朱卓信曰其言澱河之時必於港口築壩澱畢而
壩不決則潮沙不入接自來治河者於海口皆主
建閘不閘築壩氏之說殊駭庸聽不知實至論

也自宋至今沿海之河開澱不知凡幾未久皆爲
潮沙壅塞可見置閘之無益矣即如乾隆三十五
年白茆之役糧道某公令拆除舊壩不二年即淤
塞渾潮闌入支河邑東諸鄉世受其累人徒知往
時開白茆之利不解此舉之何以爲害不知開白
茆無害也害在去其舊壩耳
沈起元曰劉河婁江入海之口也禹貢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湖受宣歙杭湖之水而分
洩於三江以入海自東南分流出白蜆入澱山由
昆山抵州境環城南而東過嘉定入海者曰婁江
迤後東江吳淞江湮塞不通其水皆從劉河入海
於是三江之水皆會於劉河而劉河遂獨爲東南
尾閭通塞所關不止在一州而州之西南半壁土
田尤於是乎賴河向寬二十餘丈元明海運道焉
高舸巨艘連檣上下今未百年而河面之存者僅
五六丈議者咸咎天妃宮之閘東水急而緩潮汐

以致停洩方恨未能去之不意康熙五十四年又有六渡橋之閘而河道日以湮矣天下建閘之處大抵因上流高峻水迅易竭故建閘以時蓄洩未有於平水而用閘者吳地水平故號平江路自常而東則又平矣自蘇而東則又平矣何事於閘當事者但知閘之功妙於蓄洩而不計平水之無所爲蓄洩也何也地形本平非有建瓴之勢當雨暘時若剗江水之出不憂竭海潮之入不慮溢若霖雨兼旬則出者但取其宣迅速水自出無待于閘之

洩若弥月亢旱則入者但求其滂沛潮不至閘亦無所蓄求閘之用不得也昔有平水而用閘者則又有設宋大夫郟亹爲襄人以精水利爲名臣其言曰浦口大者置閘斟以備蓄洩其子喬上水利議亦云浦口不置閘堰蹔入潮沙遂致浦塞范文正公有云新導之浦設閘以禦海潮使沙不得壅是諸言閘堰者皆爲支河之通潮者言之非爲蘇河言之也支河之潮可禦蘇河之潮亦可禦乎不以之禦將以之蓄昔人方欲禦潮於外今反可蓄潮於內乎明於閘之所用即可知閘之所不用矣故明州人張楨熟水利其論閘堰也曰吾太倉除劉河七浦海潮所不能壅過者不必用閘誠至論也今請言新閘之害今之海潮既以河道隘而僅通細流至六渡橋而去海已遠潮力已微又束之以閘則來者愈微退時愈緩水緩則沙停沙停即淤所以建閘之時亦曾開濬不數年而隻舸不通以致濱海田畝昏墊無從舊腴之產行化爲石田橋壩其害一也且近歲但見旱之爲患耳萬一大

水爲災河道既微復梗其咽喉以震澤西來東南列郡之水將盡歸劉河而爭出于太倉之水門其勢必洩瀉不及則汎濫漂沒之患吾州先受之而一郡咸被焉其害二也且今尚存河道耳閘不去則河必盡塞計一日停沙一錢許厚三歲則千錢之厚可轉眼而成平陸夫婁江閉而江南水旱之患何所底乎若十年五年一濬工費動以萬計或那國帑或用民財夥公私交病而旋濬旋塞卒無成功其害三也自宋以來吳中水利首重婁江

元明向設洵河夫役隨潮之落汰沙使出今不思
洵之汰之不思復河故形而又東之以開天妃宮
一閘之不已又益之以新閘噫是何速求其湮耶
明張儀部采修州志其言水利有禁中流橫截築
斷致泥沙留淀一則夫閘之東水而留淀不有菑
倍于築者乎閘以啟閉亦可見斷無事於啟閉而閘爲虛設以虛名
而受實害吾不知其何取也嘗閱之水濱居民欲
灘之西漲橫一木放西岸則壁衝于東而西漲欲

東漲亦然今閘兩旁石堰其爲檣木亦大矣宜兩
岸灘漲驟爲溝渠也去之不宜急乎其六渡橋
並建者又有七浦之閘七浦一名底滿在州東北
西承巴城湖之水自鑑鐵下通楊林塘至花浦口
入海州中北條大水皆於是乎出州之東北半壁
土田於是乎賴新閘之建與劉河正同而七浦閘
去海爲近潮大則阻於閘而閘外之田受其沉澄
潮小則阻於閘而閘內之田無從啟救旱一閘建

曹一士日范文正公守蘇郡議開吳淞江即有
沙因潮至緊年復築必設諸閘局之以集來潮之
憂水害蓋疏鑿橫江四閘同時作潮來下閘蓄平
開閘內不通潮往來觀此可見元時置閘不使潮
通故江患獨少迨張氏竊踞閘座北壞苴中堵
棄而不濬其後海忠介始濬吳淞又未遑置閘於
是海沙得入漸淀漸淤假使如宋元之置閘何至
三十餘年而即塞乎　本朝康熙十一年重加疏

濬建立閘座迄今五十餘年視勝國時之遏蓄功
幾倍之然尚未全收厲壇之利則以各閘之與無
閘等也蓋泖江之閘與西北之閘大異西北之閘
主蓄水以利舟楫泖江之閘主遏潮以拒泥沙所
用固已遠矣今自建閘以來以遏沙之具而爲利
楫之資致使海中之潮日來江中之沙日淤閘之
於江會無損益於其間者則以有閘而不能不啟
且不能不於潮至之候啟之是與建閘之初意適
相反矣雖有百閘復何利於此江乎然所謂不得

不啟之故有二焉上海六百里內舳艫相接俱須取道吳淞以達江蘇等處若舍此而由浦渰往返迂迴官民交病是閘雖設而不得不啟之勢一也海潮退時閘中落水迅疾牽挽無從必俟潮至然後可徐徐赴閘以上計一潮之來大小舟以百數皆乘潮便進閘是閘雖設而不啟於潮至之候者二也如是而沙安得不隨潮以入江江安得不積沙以日益雖有守閘之夫漂泛之船於舟過即行閉閘亦不過沙之入者稍薄于一簣耳豈能

使恐潯湄浪不與吾江爭此寸寸之積也哉此其病於江者一也且也官置夫以守閘夫賠閘以索錢一舟之過少者十錢多者數十錢至夜尤倍之而行旅之出入幾如過關納稅之例矣此其病於民者一也然則欲常閉而不啟勢既不能欲頻啟而不閉理又不可求其江與民兩利而無兩病者莫若擇近江支流別爲疏通以便舟楫而閘可以收障沙之全功民亦得利涉自如而無守候勒索之患今之建閘議移於舊閘少西金家灣地方平

地另築則土不鬆而木石之力固誠長策也由金家灣而西約一里許江之南岸水口舊名寺濱由寺濱而東二里許南達周涇由周涇以達邑西門之城濠約四里其自周涇過洋涇以達邑北門之城濠僅二里昔邑令史公彩於建閘後曾加濬治可以方舟揚帆商賈之往來士民之出入不由浦不過閘而發足城濠晝夜無阻至便也今歲久淤塞而三十石之小舟尚可因潮往返則疏理亦易況現奉　旨凡屬支河小港灌溉田疇者俱著開

通此濱即無關建閘例亦應疏況通縣之要津閘座之右臂所關甚鉅者乎而所建閘座置夫看守惟冬夏潛艘往來上司坐船臨莅特命啟之其餘則否如是而沙泥之得入於江者蓋亦僅矣且此濱里數不多工役易舉第在執事者一指揮間而閘座莫不拔之基邑民受無窮之惠所謂事有甚微而功鉅者此也周涇既開則潮來閘潮退啟閘於閘制誠善矣獨是周涇之利舟楫以達江者以其與邑治城濠通也今城濠之壅塞抑且甚矣

由濠密通黃浦運潮出入旦自北迄南水口有四日洋涇日陸家石橋曰薛家濱浦潮至此四分夫水性合併則迅分流則緩迅則刷沙緩則停滯必然之勢也又況兩岸市屋日侵月占城濠之丈尺視邑志所載僅得其半往年雖奉疏濬而督工無專員吏胥上下其手苟且塞責堆土近岸曾不一二年而濠之淤塞如故矣今爲吳淞江計不可不建閘遏沙欲建閘遏沙不可不開周涇以通舟楫欲通周涇不可不濬城濠以達浦而濠之深開務依舊載丈尺悉撤侵占處所委任幹員專責責成毋使旋開旋壅徒費物力然又必合其口之分蓄其流之散而城內外之河道庶可百年無淤矣何謂合其口之分如洋涇陸家石橋郎家橋等處水口盡行堵築塞斷蓋屋其上以防偷掘惟開東南薛家濱水口使之蜿蜒三四里以達城壕既免直瀉之患而諸港併歸一路落水迅疾泥沙不停塞三而濬一則事半而功倍所謂合其口之分者此也何謂蓄其流之散查前朝盛時向有

薛家濱木閘放此尚存識得依前建立時啟以通舟時閉以蓄水則城濠有所防緒而不至遽涸可以禦盜可以救災所謂蓄其流之散者此也凡此非愚一人之臆見也嘗考張主事宸上幕公書欲疏三渠以分江水之勢其一渠請由蘆浦亦係吳松南岸水入肇嘉濱周涇南至西門城濠即與此濱相接以達上海城壕塞濠之通浦水口如郎家橋陸家石橋桂香橋等處而置閘於東南濠薛家濱以達蘆浦雖江口從入之處不同然實即今所議由寺濱入周涇以達上海

城濠之意也是故濬城濠非以爲江也何則城壕通而後周涇可用止留薛家濱一口而後濠可常通也或曰遵潮以拒沙則周涇之入江者亦潮也有潮即有沙矣舍此而取彼曰不然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浦潮之與江接者其勢直其力強其岸闊浦之氣概若足以吞江而有之而挾沙以入故難當也若寺濱周涇者以浦較之與溝滄等耳即有微沙所及有限泥迂迴曲折六七里而後達江其潮又已微矣若盡塞諸口

使浦獨由昔家濱入則就下餘里而始達于江前
勢益微江水盛時自足刷沙拒潮而浦水且抑不
得進又何患焉曰是固然矣區區民力詎用之以
濬江又用之以濬城濠不亦備
乎曰事有緩急工有後先非一概而施也目下所
急者唯在周涇入江一道最宜通利且由洋涇以
達城濠不過四五里爲事易集而大便於民民
不樂手望之至城濠華家濱之開濬各口之堵築
則苗休民力以俟數年惟定其規模招委諸
[illegible]

庶後無因循廢弛之患此非當路諸君子所宜盡
心者耳曰閘座宜少啟而多閉則行旅往來何不
舍舟於閘之外易舟於閘之內如他省過壩之法
而矣事別濬支流爲曰是則利於江而不利於民
者也計自閘抵城可四五里行李之往負風雨之
泥濘商民蓋不勝其苦矣屢轉就舟又不勝其費
矣則易不濬此四五里之支流爲一勞永逸之計
使江與民兩利乎

鄭商霖曰雲貴遠居天末必須商賈流通庶地方
漸有生色今水路不通陸路甚險往來貿易者非
肩負卽馬載費本既多獲息甚微以致裹足不前
諸物艱貴臣查湖南水路直達貴州鎮遠府由鎮
遠而施秉由施秉抵黃平州界雖中有阻礙臣今
現已開通黃平州地方雖山高水陡不能行舟然
不過一二站若由重安江溯源而上漸次開濬亦
原有河路自貴陽而南水路難通然開平旱路使
可行車猶人力所能爲況雲南金沙江原通蜀粵
東川府牛欄江直通四川貴州永寧州黎平府可

通川楚疏決導引縱一時難措而日積月累未始
不可以小濟

沈夢蘭曰溝洫之設旱潦有備利一淤泥肥田墝
确悉成膏腴利二溝涂縱橫戎馬不能踰越足資
阻固利三商賈遷舟載通行車腳費省物價可
平利四蝗蝻間作溝深易於捕治不致越境利五
東南耕田人不過十餘畝西北人力無所施用俗
諺所謂望天收溝洫既開緩田悉作畎田利六西
北地廣人稀而歲入無多家無蓋藏惟水利與將

饒沃無異東南利七東南民奮而勤西北民儉而惰以西北之儉師東南之勤民食自裕利八邪教之起由多游民百姓皆從事於隴畝風俗自靖利九東南轉輸一石費至數石故昔人謂西北有一石之收則東南省數石之賦利十河流漲發時慝衝決使五省偏開溝洫計可容漲流二萬餘丈利十一漲流既有所容河隄搶築咸賚漸大可裁利十二軍政莫善於屯田溝洫通利流土開墾悉也周禮考工記詳言溝遂徑畛之體與夫廣深尋可耕種因此召募閒屯不費餉而兵額充足利十

三經畫一定即段分明民間無爭佔之端里甫無分瀰之弊利十四每地方二十里同溝共井相救相助聯保甲與社倉諸事便易利十五也又設不便而實極便者三每畝須折地四步一不便然無溝洫積潦不能宣泄行旅困滯有守至十數月者今汪遠不過十餘里而道路無泥濘之患實二便也　徐貞明有言陝西河南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所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湧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歷謂溝洫之制非專爲灌溉收也周禮考工記詳言溝遂徑畛之體與夫廣深尋尺之數而不及畜水止水瀦水均水舍水寫水之事惟陷入掌稼下地乎是乎有之稻爲芒種與漫草俱生東南卑濕土墊泥舍稻之外別無宜種高下下偏宜水田不得不從事于灌溉自黃梅以後船艘風起雨澤稀少炎天三伏土熱木渴十日不得雨桔槔之聲動連阡陌晝夜不得停此東南農民所以倍勞而禹貢揚州之田厥惟下下也職方豫兗幽并四州或宜五種或宜四種或宜三種年來多得豐收今東南種地冬春必蓄河泥雨水禾黍性喜高燥能耐旱乾雨澤過多反被淹損故溝洫之開所以除水害也西北地多平原霖潦無

所容洩大雨時行之候一晝夜間平地水高數尺而幾輔如桑乾滹沱輒挾冰易濡泡沙滋諸水併流橫溢河間文霸一帶漭望汪洋連年稽浸昔人謂水聚之則害散之則利棄之則害用之則利所以東南多水而得水利西北少水而反被水害也溝洫一開則水少而受之有所容水多而分之有所泄雨暘因天蓄洩隨地水害除而水利在其中矣如爲灌溉而設則溝洫之內必如東南滔田常常有水然後可而絕潢斷港既無本源土燥水渾

尤易涸孟子云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人見其無裨灌溉遂并溝洫廢之而水患亟矣西北灌溉之利見于古者魏史起之引漳河秦鄭國之溉關中漢白公之穿涇渠馬援之引洮水以至寧夏靈州之漢渠唐渠至今猶賴其利而其地多在山陝之間者何哉灌溉必通巨川然後源流長遠雖逢亢旱而無虞涸竭西北巨川大半匯河入海而河自孟津以上禹迹未改土厚水深穿渠引河有利無害誠使山陝一帶偪

開支渠既溉田訟兼殺河勢洵數百之利也孟津而下河流遷徙無常自漢唐以來隄壩纍纍河日高而土日捍禦不啻遑言穿引哉河流既不敢穿引山泉又不可偏得溝洫之無裨灌溉時勢使然而顧謂急宜開濬者則以灌溉之資尚可緩而蓄洩之法不可不亟講也抑又聞之秦人歌曰涇水一石其泥六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厚水以灌之謂之溉既撈泥以雍之謂之糞撈泥之與厚水其勞相等而糞比溉尤肥美溝洫既開之後河淤灌入洫

澮撈取近便未及厚水儘先簡泥則河之高者日以深土之薄者日以厚如果民勤官勸歲歲遵行不過十年河行地中隄防盡撤宛豫之間無殊山陝矣斯時而再談灌溉未晚也

方苞曰僕嘗自濟甯赴淸河道經馬蘭屯彌望不見邊際地沃衍而無居人窮日之力始抵迎旅茅屋數區舍後麥高六七尺其莖不足以任其穗問何以無耕者曰每水至高丈餘則廬舍沒矣僕生長山澤習農事尺下地利圩田築隄障水而人耕

其中時蓄洩歲入倍平壤江介故有大澤南宋時
土人獻策開永豐太平諸圩六七百年以來宣歙
諸州皆仰食焉永豐太平之隄有高至三丈者今
馬蘭屯水深才丈餘耳苟訊之土人按三十年內
水最大時高幾許其土之黏埴而便爲隄者何所
域其地之三四以爲圩歲得穀當數百萬斛而東
南之漕可減半矣僕又嘗客淮揚間見河壖棄地
多肥美問何以然也恐歲侵而責稅急也或既墾
而原占者來爭也往者　聖上免各省歲賦動數

十百萬倘能上聞當豐年存山東歲賦之半俟荒
稅募民興築相地勢所宜爲大圩數區起其土以
爲隄而還隄爲大川通溝澮相輸灌以利船行官
治廬舍給牛種募民耕之此上策也其次則先使
富民試之預爲奏請堅明約束有能開地爲圩者
便與爲世業可私買賣敢以故籍爭者重罰之土
熟二十年而後薄征其租賦苟一人得其利則繼
者不召而麇至矣夫長利所以不舉者以眾不能
見其端而憚於作始也使永豐太平之圩不築則

至今爲巨浸耳聞徐豫究冀間棄地與馬蘭屯相
類者甚眾使次第修舉雖東南之漕可全罷也
康熙三十七年直隸巡撫于成龍以渾河衝半壁
店近其祖墓奏改河道迤東入淀安溪李相國繼
撫直隸時僕屢爲切言奏復故道當如救焚拯溺
少遲緩之即不可爲謀後三十年近畿之地無罪
而死者不可數計矣今不幸而所言已驗昨見吾
友與直督李合奏河道事宜源流利病鑿鑿有據
且欲爲永久計具見賢者忠實惻怛之心但不識

更改河身廣拓遙隄之後渾流遂不入於淀耶若
仍入淀則可免淀外之衝決奔騰而終不能免淀
中之淤塞其患正方興而未艾也蓋直隸之有二
淀二泊乃天心仁愛斯民於大地凝結時設此大
壑以受塞北畿南之眾流以免多方之昏墊而前
督臣乃以私心一舉而敗之至今已成錮疾若更
不能原始要終定其規模而底績焉則終潰敗而
不可收拾矣竊思所奏謂故道已爲旗民田廬所
占復之甚難是也而僕之愚心則謂復於安溪作

撫時則有利而無害至於今雖不畏難不惜費以
復之止可少獲數年之安而終無救於十數年以
後之大患審形察勢決然無疑吾友試思自故故
道未四十年而二淀已填淤過半而自前明以至
康熙三十七年渾河之水未嘗不由淀以達運河
而絕無填淤其故果安在哉議者謂故道南入會
同河流清而甚駛故無停淤此得其一而未知其
二也河流雖駛能盪刷泥沙使不停耳能使泥沙
別出於兩淀之外哉蓋緣夏水未起之前秋汛既

落之後渾河經流本不甚大其挾眾壑之泥沙而
沛然莫禦者惟伏秋之漲爲然而河行固安霸州
時其故道本無隄岸故散漫於二邑一二百里之
間旬日水退而土人謂之鋪金地者皆泥沙之所
停也停于二邑之平地者多則會於清河而入淀
者少而又以數百里之深淀容之故三百餘年雖
少淤淀底而不見其形自故道既改則渾河之泥
沙無幾微不入于淀故三十餘年而填淤過半淀
既半淤則故道雖復而由會同河入淀之道及西

淀之中必所在淤塞矣雖歲加挑濬人力有限十
年之後終不能免全淀之盡淤淀既盡淤則子牙
河挾畿南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南運
河渾河挾塞門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
北運河更遇伏秋異漲則近河之地城郭人民皆
一朝而化爲巨浸矣尚忍言哉今欲爲河道民生
永久之計必別開河道俾濁流不入淀池直達於
淀河下流之丁字沽而留東西二淀未盡填淤者
以受會同清河及子牙河伏秋之漲然後可得數

十年之安苟得數十年之安而時時修築挑濬不
失其宜則亦可永久而無患矣僕之愚心欲循三
角淀之外迤邐而南別開一河廣三十丈深五六
丈河成乃於春水未起秋汛既過之後引注濁流
於其中而閉其入淀之道河形磬折而斜入於丁
字沽去三岔口海河不過十餘里但於十餘里間
開拓運河西岸之隄使河身寬闊足以容納眾流
而增培運河東岸之隄廣厚一倍以防其震撼則
可保無虞矣且於新開運河二十里之外順河身

延築遥隄使伏秋汎漲有所游盪則不致更有衝決矣僕未嘗身經其地惟按圖籍循數推理而建此議不若吾友躬臨目見昭晰無疑望審其形勢揭其情狀以開愚蒙如或可行即改前議而懇陳之　世宗皇帝命怡親王總理河道營田首命別求一道俾渾河直達海口而不入淀　聖謨洋洋一言而盡京畿之地勢究河道之源流矣

曼斯盛曰上江惟泗盱五宿靈虹六州縣當淮睢汴黃之衝無和二州當江之流此外則大半山城

如安池二府雖濱大江然所屬之潛太石建青五縣則皆依山鳳廬潁三府雖淮淝汝潁濡睢汴諸水絡繹其間然水深土燥而定舒巢蒙亳太六州縣又皆依山若夫徽州一府歙休婺祁黟績六縣皆黃山白岳之間萬峰崇峻雖有新安一江入於錢塘武太二水入於彭蠡然皆在三百六十灘之上甯國一府廣德一州引天目九華之脈疊嶂嶙峋雖有青弋一江達於大江桐源一水納於丹陽亦俱在黃池白臼之上至於環滁皆山也其水達於瓜步而已遥六安英霍之間漢之南岳在焉其滙江入淮而已遠此上江山川之大勢也

陸世儀曰開河之法莫詳於耿常熟水利書彼蓋撮古人之成法又酌以今人之時宜修水利者按冊而稽舉其成法則思過半矣然其要處全在算土派工算土莫善於徐元扈送上海縣宰條例派工莫善於坐圩起夫圩長督工田主給米此亦耿常熟之法而吾友陳確庵試之於蔚邨顧設重試之於朱涇者也　算土之弊在欺隱丈尺假如河

一千丈彼則僞云一千二百丈將此虛河實與業戶名爲開河而實不開若十丈爲簣兩簣一樁處處可覆則虛河之弊絕派工之弊在欺隱田畝假如某都田一萬畝只作八千畝其二千畝得業戶銀錢則不註冊若竟照魚鱗圖冊實在田數而止令公正算總數不開業戶主名則派工之弊絕

凡開河若從平陸施工或地方乾硬處可用牛犁起土以筐車運土殊省工力昔人有於開河處得古犁頭大於尋常之犁數倍乃知昔人用犁起土

以四五牛駕之一往即成一小河也思亦奇矣

量河須用三簟二分兩旁之長一定中心之闊用一簟非法也至轉灣處便有零餘難以派算

汪志伊曰凡於驗收隄工時必先派役執畫有丈尺之二椿立于隄基之內外將椿頭長繩橫牽平正以量之則隄之身高面寬基寬各若干是否與估冊相符立時俱見至隄身陡創易致沖刷必以二五收分爲準復將繩自依隄直垂以量之則腰之弊亦見又將繩自隄面橫牽至兩邊以量之則窪頂之弊亦見又將繩自隄頂直垂至隄身之高不及原估尺寸轉將隄旁挖深以冒爲高者然距隄腳十數丈外尚有未挖之處形蹟可驗一與新挖之坎較量高低則挖深冒高之弊亦見至築隄向例以土一尺爲一層必得層土夯硪連環疊築始能融結堅實而欲驗其結實則以錐試不漏爲度今用長鐵錐于隄頂隄腰錐試坟出即以壺水灌之土鬆者水即不能久注則雜用沙土及不加夯硪之弊亦見又如低薄舊隄迎溜頂沖必須加高培厚者往往

將原有舊隄指高爲矮指寬爲窄以爲加倍冒銷之地然舊隄必有草根盤結深固擇一二處飭役挖見草根計算則捏矮捏窄之弊亦見又如危險舊隄及漫潰缺口加築新月隄者其新月兩頭必連舊隄謂之搭腦往往不按舊隄斜坡扣除新隄搭腦土方之半一經飭役丈量計算則掩舊爲新之弊亦見又有捏報取土在數十丈及百丈以外每土方浮開倍夫一二三名者隨查明取土坑坎飭役親同丈量虛實不能稍混則詭稱遠土浮加倍夫之弊亦見又新築隄塍間有原舊土坑新沖水潭必須慎築以爲隄基者往往因此虛報坑潭希冀朦混除隄外尚有餘存故迹可憑應准開報土方外其稱壓在隄下不可見者即於環觀百姓內擇其土著樸實之人問明則捏無爲有之弊亦見至於收驗挑挖淤河之工必查其原估面寬若干丈底寬若干丈以一長繩按其丈數上擊紅線數條下臨于河面河底用兩役執繩于兩岸分行則面底寬窄之弊不能混也甚至河底河面如式

開挖而河岸半腰形如鼓腹一經水刷必卸成淤
飭役卽於鼓腹處抽挖三四寸寬小溝一道俾與
上下相平然後量計卽知其少挖若干方則兩岸
鼓腹之弊不能混也又或於估挑淤河之初往往
將原有舊河指廣爲狹指深爲淺并將浮草刨除
以爲挑挖冒銷之地然草木雖刨而根株猶在萌
芽復生據此駁詰并將新挖未有萌芽之處指出
起訖比較分明卽無可置辨則其捏狹捏淺之弊
不能混也又或于工頭工尾如式開挖其中間段

落有漸高漸低巧爲偷減者飭令先行放水鋪塘
以數寸爲度不得過尺俟水面一平而底之高者
立見則間段偷減之弊不能混也又挑河淤土往
往就近拋棄灘岸之旁必致水來冲卸復淤此可
一望而知飭令集夫搬運河岸之上則圖省人工
就近拋土之弊不能混也

幾輔通志故欲治直隸之水者莫如擴達海之口
而欲擴達海之口者莫如減入口之水入口之水
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來之永定河南來之子牙
河中間七十二清河乃得線然入三岔口而東注
海河石受者曰衛河卽南運河也亦曰御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衛河本西漢時大河
亦曰御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衛河本西漢時大河所經東漢以後爲清漳二瀆所經隋時開爲永濟
渠宋皇祐初河合永濟渠仍爲大河所經南渡後大河南徙而衛河如故金元以來皆漕運所經也
自漳河南徙於館陶入運淤急浩瀚每羨溢爲災雍正四年經怡賢親王奏請始以隄防爲務乃隄
日增高而水亦隨長伏秋汛漲各州縣往往於隄

上加埝以防漫溢蓋以漳水泥濁河形曲折墊淤
於下則泛溢於上勢固然也計惟於德州上流與
古黃河相近之處度地建[redacted]三四十丈引而注
之古黃河不惟直隸河隄永免漲溢卽德州一帶
工程亦獲甯謐矣但地隸山東在此爲切己之憂
者在彼未免爲秦越之視雍正八年七月德州第
九屯隄決直隸景州以下十餘州縣禾稼盡沒水
利衙門屢行咨會而決口訖未堅築蓋其地處上
游水過正堪藝麥而此間形如仰釜有受無洩縱

竭力修防隄工鞏固亦何救於田廬之堙没耶若將臨清以北河道併歸直隸總河管轄則一河首尾修濬自如上下不致阻格矣　海河左受者曰淀白河即白運河也亦曰潞河海河所中受者曰淀河淀河左受者曰永定河亦名盧溝河亦名渾河亦名桑乾河該管分司衙門唯事修防不加疏導淤而北策城新張諸泊墊爲平陸騶騖乎及於台頭與子牙河會壅閼清流幾無達津之路矣正定順德廣平之有南北二泊順天保定河間之有東西二淀皆天地造設自然之妙納眾流而節宣之不使之一往衝突而不可禦也西淀之水會爲一河分爲三汊而匯於東淀南泊之水注於北泊北

泊之水出滻陽之道合滹沱之流亦由子牙一河歸於東淀是東淀一區所以蓄直隸全局之水游衍而節宣之乃永定渾流閱於梗喧於其間則上游之汜濫者將安歸乎怡賢親王於郭家務改河東行之後隄日增高而河亦與之俱長長淘河淤塞絕流三角淀所餘無幾於是散漫南行頭道河二道河皆成斷港剩有楊家一河若經汎之後再淤而南則清水無路歸津側注於楊柳青一帶而渾流復從而迸注之其不至穿運而過者幾希此全局之深病也爲今之計唯疏空長淘導之東注河頭南岸接桑長隄至楊家河而止雖不能必其不再淤而旋淤旋空是亦可暫爲補救矣苦相其高下開濬長渠如懷安石徑山引灌之法分道澆漑則斥鹵變爲肥饒而分水之道既多則奔騰之勢自減從高而下自近而遠一河之潤可及十餘州縣此亦疇害爲利之一奇也　淀河

有二一爲會同河一爲中亭河本玉帶河之下流也西淀跨雄新數邑之境既廣且深西北諸山之水皆匯焉南自高陽來者曰豬龍河唐沙滋三水之所會也三水頗稱鉅流畢會於祁州之三岔口爲豬龍河逕博野蠡縣高陽而入白洋淀豬龍河水性湍急奔騰最難捍禦雍正三年決柴淀口而東潰蠆螂口古隄直衝鄚州驛路十里浸爲巨澤怡賢親王親歷相度疏通豬龍故道決口始塞驛路復通然下流歸淀之處河道紆迴停沙壅淤易致橫決復於出岸村開挖引河十里至孟仲峰出口東岸築二壩以防其軼西岸截沙嘴以順其流然後安流入淀又於放水口斜築長隄以禦倒漾蠆螂口殘隄數十里亦一例加修以爲重障於是豬龍順軌潏河田疇比年豐稔但自祁州以下岸土掖沙最易坍頹岸坍則隄無所附宜於頂溜歸灣建築挑水迎水等壩護岸以固隄根

其下口歸淀之處近有淤沙漲起抵閼河淀亦宜開空以順水勢至趙北口居西淀之中舊有石橋八座白洋諸淀之水皆由橋下東流實西淀之咽喉也而石橋卑隘凝流雍正三年怡賢親王奏請易之以木升高加闊又增建三橋俾積淀之水暢然東注但白溝濁水自北而下出河門而橫截清流至蘇王行宮前河形拗折土人謂之鴛頸所謂咽喉已通而胸膈未利也雍正四年委員挑宅經汎而其淤如故葢白溝漲時近自諸山而下推壅泥沙所至填淤四十里之柴伙淀變爲桑田者什三四矣不加浚治則西來諸水泛溢無歸若歲歲撈宅是勞費無已時也渾流入淀其害往往而然欲爲一勞永逸之計必不使之入淀而後可查白溝故道行於淀外自龍灣而東逕道務馬務頭洪城出張青口河形宛然宜疏濬深通道白溝之流復於故道塞其入淀之口然後將河門淺阻鴛頂劫折之處盡行挑宅如此則清濁分流淀清而河亦暢　淀河右受者曰子牙

河再子牙河新河入淀之處東西相距二十餘里兩河之隄南連而北缺兩隄之間村落數十里皆肥美但北面無隄每遇二河漲溢淀水倒灌則數十村落皆在木中而河員猶守兩隄唯謹幸獲無虞則自以爲功此如防盜者守藏垣而鬧後戶盜入肰簒發贓而去固其守者猶巡警徹夜此何爲者也故北面之隄斷宜接築查王家口村南東岸有古河一道名三家淀河緣東隄出瓦子頭橋下迤邐東北與新河合而入淀雖已淤淺河形宛然若挑挖深通亦可分正流之漲抵河之上即川以築隄補缺成圍圍內之地分別高下疏列溝塍於西南建閘引滾東北洩而出之一舉而河隄兩成營田亦就矣再查新河形勢由西南而趨東北從高就下直注獨流大坑甚爲徑捷但河身淺狹隄岸殘缺若深濬而堅築之於焦家口分流之處建挑水壩逼子牙之溜陰人新河刮刷愈深則王家口以上無羨溢之虞即台頭一帶亦免墊淤之患矣

子牙河之上游一曰滹沱河按滹沱之在山西本非鉅川至平山谷冶河之松嶺流至平山初不與滹水相通元初鑿而合之其勢遂猛延袤數百里冶河害已滅牛後冶河下流漸塞復入滹沱歲有潰決之患皇慶中議復之而未果怡賢親王曾奏請塞冶河入滹之路循其故流加以挖濬引入治河誠爲一勞永逸之計

子牙河之上游又一爲滏陽河一名滏水京南上游水者爲二泊一曰滹沱河而始大治河一名甘陶河源自山西平定州

甯晉泊甯晉泊一名胡盧河即北泊也大陸泊即南泊也

大陸澤一名廣阿澤即南

趙一清曰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尚寶司丞建言在爲工科給事中時後竟罷歸其父九思官工部郎治張秋河築減水橋於河濱工成永爲利趙文華出視師九思不迎謁坐以老致仕亦循吏也貞明之言尚書郭朝賓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略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飢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襍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利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游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羅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

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送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成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授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

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御史蘇瓚徐待給事中王敬民俱疏薦之乃進貞明少卿賜之敕令往會撫按勘議瓚亦獻議並下貞明相度戶部尚書畢鏘亦力贊之採貞明議爲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惰爲殿最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效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百畝以上者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褒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墾田至三萬九千餘畝又偏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閩人勳戚之佔閒田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利爭爲蜚語流入禁中御史王之棟家畿輔遂言必不可行且陳開濬沱河不便者十二帝惑之令停役并欲追罪建議者用閣

臣言而止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竟如袁萃言此萬歷三十年事

陳黃中曰夫畿輔水患無如盧溝滹沱二河蓋其源遠流長發源天池溢爲桑乾順流東下千有餘里會大同宣府保安雁門廳州雲中諸水穿山西入盧溝橋是爲渾河亦名盧溝河東南至看舟口又分爲二一由通州之高麗莊入白河一南注霸

州合易水注直沽入海其上流在西山之陰水勢東於山峽故流湍而無害其下流在西山之陽則地平土疏隨時漫溢康熙三十七年以連歲水患

聖祖仁皇帝特命大臣前往相度自良鄉至東安開渠築隄東水歸淀入海賜名永定此永定河名所自起也自開築以後迄今四十餘年歲庸帑金以十萬計而夏秋之際淫潦間作決隄妨稼者歲常不免順天眞定河間半爲沮洳橫激壅淤淀河俱被其害近者臣工建議以永定河下口壅淤自清苑以下文安以上今雖建閘設壩猶欽隄漸圮玉帶諸河之水往往侵嚙隄址若苑家河之逼窄葬牛河之溢漫固安霸州諸邑並患之雄縣趙北口實爲西淀咽喉而瀦龍河柴溝二河直逼新安雖築護隄其勢爲行旅之患漕電二河直逼新安雖築護隄其勢終可慮也今誠於築隄設壩之外更於上游十五河疏濬溝渠引以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復多開陂池以蓄橫流淀之最下者圍以瀦水稍高者仿南人築圩而田之則易水可以溉京畿滹水可以溉眞定滹水可以溉順德漳水自

鄴而下西門豹史起常用之矣河間當下流之衝與江南澤國無異京東永平灤州抵滄州靨雲地皆膏壤元虞集京東水利之議行則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誠使水無餘利行之十年歲可得穀千萬石而山東山西陝西亦皆可次第及之使西北之盈利既成則東南之漕粟可減且使西北倉廒豐永而東南七省之漕各留本省則水旱不足爲害此

萬世之利也或謂向者營田水利未收其效種植之產南北異宜此則未明治水之要者也夫將有所取必先有所棄故欲興水利于西北當先規度地勢棄最下之田蠲其常稅潴爲陂澤而田間廣開溝洫使貫注陂渠則潦有所洩旱有所資第使每邑蠲去若干頃而其餘所墾之地凶歲俱可無虞是一時所蠲之數甚少而久遠之利無涯且畿甸水旱頻聞蠲免動以數十萬計是與其施蠲於

被災之後歲歲無窮曷若預免於興利之先公私永賴至去水稍遠之地其土性所宜植者自當聽之于民則地力自無不盡是治水卽以治田除害卽能興利正未可諉爲水不必治而聽其害之無所底止也如必窪下之地利其肥淤寸寸而耕之水旣無所歸則漫溢旁流高原並受其害是得肥淤之利少而受泛濫之害多此勢之必不行者至遠水之區亦强令種稻此前者營田之所以無功豈可懲羹而吹齏因噎以廢食哉

徐越曰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今縱不得有九年六年之蓄而支粟備及三年亦可有恃無恐乃臣考之太倉每歲漕糧所入僅足數一歲所出之數現值江浙飢凶淮黃梗阻已有歲運不能足額抵通不能如期之虞萬一天災再告民間之輸輓難前　皇上之蠲賑莫繼今無論東南之凋瘵無策以拯卽今師數千百萬官民軍旗人等能無米而炊乎此時而始爲區畫亦已晚矣查漕糧原有舊額每年尚可留餘裕緣每年有一百六七十萬滂糧之給遂至空倉而出但

八旗丁貧而恃地以爲生地復荒矣而滂糧不行撥給將何賴焉若得因地制宜使八旗不致荒滂糧不行則可以家給人足而滂糧得以議省滂糧一省則每歲有一百六七十萬之存剩不三年而卽可有四五百萬之積儲雖遇天時凶災河道阻塞而國家有備無患夫東南漕糧民間交兌及漕船歲修行月諸費以至抵通盤剝大約漕米一石到倉合公私計之費銀四五兩不等而領出滂糧及運軍餘米在京賣價不過八九錢耳民力徒困而

國計何裨今西北水利一興則米穀多而販糶廣將來可照改折解銀在于本京收買足額　朝廷之上歲可增改折銀數百萬兩而東南辦漕之民力即可望甦于頻飢之餘也

柴潮生曰古者東南未闢王畿侯國皆在西北王畿不過千里餘遞減至五七十里地可謂狹矣一夫受田百畝周制六尺爲步百步爲畝僅當今二十六畝有奇田可謂少矣而祭祀之粢盛賓旅之既廩君卿百官吏人之祿入販貸之委積戰陣之

芻糧無不取給於此費可謂廣矣而且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何無備之甚也則以田制既已盡廢水利亦復不修平日則鹵莽而薄收一有急則坐待賑恤爲活計而已矣攷直隸爲禹貢冀州之域田稱中中今土壤乃至瘠薄東南農民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飢此間雖擁數頃之地常虞不給雖其土燥人忘風氣異宜亦不應懸殊至此漢張堪爲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民有麥飯之歌狐奴今之昌平也北齊裴延儁爲幽州刺史修古督亢陂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督亢即今之涿州也宋何承矩爲河北制置使于雄鄚霸州與置六百里灌田初年無功次年大熟承矩奏稻米入都示朝臣謗者乃息邊民之食以充明汪應蛟爲天津巡撫欲興水田將吏皆不欲應蛟乃捐俸自開二千畝畝收四五石惟旱稻以蠲立橋于是軍民始信民浙治田之法可行今東西二淀即承矩之遺址垂之竹冊溏濼天津十字圍即應蛟水田之遺迹撫請興河間

非比荒唐又查　國朝李光地爲巡撫請開永水田言涿州水佔之地每畝舊錢二百尙無欲者一開成水田畝易銀十兩上年直督高斌請開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衆情欣悅又臣聞石景山有莊頭修姓家道殷實能自引渾河灌田比常農畝收數倍旱潦不致爲災又聞蠡縣亦有富戶自行鑿井灌田每逢旱歲其利益饒又聞現任霸州知州朱一蜚于二三月間督勸民開井二十餘口今頗賴之證之近事復確有據則水利之可興

也決矣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非冀州之產現今玉田豐潤杭稻油油且今第爲之興水利耳固不必强之爲水田也或疏或濬則用官資可稻可禾聽從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鹵是誠有之不過數處耳豈徧地皆沙鹵乎且卽使沙鹵而多一行水之道比鹽其沖溢者猶愈於已乎不疑者二也若以溝渠爲損地尤非知農事者凡力田者務盡力而不貴多墾語曰務廣者地荒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今使十畝之地須一畝之蓄水而九田雚莠驕驕今使十畝之地須一畝之蓄水而九

畝倍收與十畝之田皆薄人孰利況損者又子撥還不疑者三也至於前人之屢行屢罷此亦有由徐貞明有幹濟之才所言亦百世之利其時御史王之棟參劾出於奄人勦戚之意其疏亦第言溥沱不可開耳未嘗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募南人開墾卽以地予之又許占籍左光斗之屯學亦然是奪北人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宜矣至營田四局成績具在公論難誣當日效力差員不無奉行未善所以資王一沒遂過而廢之非深識長算者之所出也況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所貴持久乃可有功秦人開鄭白之渠利及百世而當[redacted]欲殺水工鄭國漢河東太守番係引汾水灌田河渠數徙[redacted]不能償種至唐長孫恕復鑒之畝收十石凡始事難成事[redacted]以終之則是中道而棄之則非不疑者四也天災國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計口授糧僅救死而扶羸以工代賑亦卽一而漏百何如擲百萬於水濱而立收國富民安之效縱有堯災湯旱亦可挹彼注茲是謂

無弊之賑惴遑年來價 聖懷屢厪盡停採買豈可久行捐監輸倉亦非上策若小民收穫素裕自然二歲有資臣訪聞直隸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較無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且近畿多八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饒始可居重馭輕漢武帝徙豪民于關中明成祖遷富家于帝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謀若水利旣興自然軍民兩利是謂無形之帑藏且雨者水土之氣所上騰而下澤也土氣太[redacted]則水氣受制故明臣

殫呈潤徐光啟皆以興水利爲致雨之術其言固未必確然東南半壁未嘗接踵告旱而直隸近年以來閔雨者屢矣謂政事之缺失乃　聖人罪已之懷諉氣數之適然亦術士無稽之論其實天人一理理數相因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謂有驗之調燮且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張伯行亦主此論又陸隴其爲靈壽令督民濬衛河其始頗有怨言謂開無

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他邑苦水獨靈壽有宣導歲竟有秋貨殖者旱則資舟爲國者備斯無患是爲陽禹之河防

程[redacted]曰三代以前所以不須轉漕東南中土不虞乏食者非必盡溝洫之故緣其時天子與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王朝事簡設官無多而又寓兵於農不須糧餉故菽粟收斂內之粟已足供王國之需今則中外一統天下之政取裁京師官職之衆甲兵之多千倍于昔雖起禹湯文武于今亦不能不東南之粟以供京師之食道固然也北方水利始於虞文靖公至明徐貞明而大暢其旨而卒不能行然尚可援之曰上無聖明之君下無賢達之臣故至此至我　朝　世宗憲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姿主持於上又得怡賢親王與高安朱文端公贊襄於下選用才俊爲屬大興直隸水利分設四局經理三年用銀至數百萬兩開田七千餘頃可謂千載一時大有成效矣乃自怡賢親王薨逝後曾不數年而荒廢殆盡其故何哉且夫小民之趨利也如水之就下雖以嚴刑峻法防之猶不能禁也苟水利之有便於民何致棄成功而不悔乃旋作旋廢毋亦天時地利土俗人情與夫牛種器具之實有未便者乎何則種稻必資雨澤東南山多春夏積陰故常多雨播種栽秧可以按節而作西北地皆平坦春夏少雨栽插難以及時苟過其時秧節已老不便一也秔稻須常得水養非如雜糧之止須土潤便能發生也東南土性堅實隨處可以開塘蓄水西北則沙土浮鬆水易滲

即曰鑿深丈餘水亦不漏而一遇大雨四面之沙泥隨下塘易淤淺愚民以常須挑浚爲苦不便二也北方之不種秔稻已千數百年其民之心腹腎腸皆不願食稻飯亦不願種稻穀即用南人教之而非其心之所樂則學亦不精其收必不稔彼覺勞苦數倍于雜糧而收穫反不如雜糧之多則精神易倦不便三也稻田之工作較多非如雜糧之可以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穫也每當耕耘收穫之時家中之父子兄弟不敷工作必須添雇而四顧鄉鄰無一熟者即用南人往助焉能處處給足而南人僑寄於斯心先猜疑其無工作時則又無以存活不便四也水田必須牛耕非如陸地之可用驢馬也北方水草不便蓄牛較難購買自南價值必貴且又不善飼養陰陽燥濕之間易致倒斃一家牛斃則人人憂慮父子怨咨妻孥愁歎反怪官司之苦以所難不便五也水田之農具多端與陸地異北方木鐵之類購買較難匠作亦不熟習即起南匠往造而水火料物不能一一如南則遷地弗能爲良且如水車一件乃家家必需之物但使分寸稍差即望碓而不合用頻頻修整工匠難求遲誤已多有悔心矣不便六也蓋水利且可緩圖而水患則不可一日不去水患去而水利乃可徐議但灌溉之利亦止宜於水泉之鄉恐不能如所云偏西北而皆可行也　若夫漳水雖清濁二源皆起于太行山而濁漳之沙泥特甚溯自皇古以至于今漳水已歷數千萬年從不築隄亦從無水患衆所共聞共見也還來數十年間河身漸高始有漫溢然其水四散旁出而大溜仍走中泓無沖坑刷坎之威無毀居抉地之怒且其水源不遠二三日後即見消退被淹禾苗得受淤泥愈見芃茂即間被沙壓水退之後便可早種二麥泥土肥美一歲有兩歲之穫故于農民無甚大苦迨嘉慶二十二年安陽更民慮患不深始議築堤以爲可免漫溢之患而不知束縛水性使不得舒從此漳河紛紛多事無歲不報水災亦無歲不塞漫口旋築旋決訖無善策其決也大溜不走中泓有沖坑刷

坎之威有毀民居抉地畝之怒而官民之受害滋深矣是則未築隄障以前漳水漫而不決爲患猶小既築隄障以後漳水漫而必決爲患愈大則漳隄之不宜復築也豈待繁言而後明哉去秋漳水報決往來鄴下因得詳細訪問當將漳河不宜築隄築則明歲必復潰決之故爲閣下言之後聞親往勘訪亦以爲然奏請毋庸築隄　皇上聖慮以事關兩省民瘼且漕鹽運道不可不加詳愼　欽派中堂來豫省會勘因漳水直走大名大名之民

咸所不願故仍以築復故道具奏三月而後成功夫以素由河南行走之漳一旦改由直隸直隸之民不願夫固其宜築復故道于理爲順問今年漳水之決仍走大名築而復之豈容再議且愚非不知漳隄不築之有害也但天下事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常取漳水之源流而諦思之而知其不可復築築之而勞費將無已時也何則漳水由河北歷直隸以達山東今既潰決將止築其決口耶抑將未經漫決之處而并築之耶如止築其決口而置決口上下于不問則水必決于不築之處是築猶不築也若并其南北兩岸而全築之則工費甚巨非一二百萬不可且河南既築則直隸亦宜接築不築則數年之後漳水又將決于直隸矣直隸既築則山東亦必接築不築則數年之後漳水又將決于山東矣三省皆築非數百萬金不辦既費數百萬金以築之則必添設數廳員以守之每歲弁兵之費歲修之費搶險之費又須數十萬金從此又添一漳河工程矣且漳河亦太行山下眾水之

之一耳即如直隸內若滹沱若子牙若白若趙若定若沙小河不下十餘道而皆無隄何獨于漳而必隄之哉竊謂漳河改道但得無妨于運似宜因其勢而利導之不當復築即築恐亦不固去年之事是其明驗如曰不築則恐大名之民不願則又不然漳水之由豫由直唯其性之所便耳在官民則有彼此之分而在　國家視之均是王土均是王民但當籌計大局安有此疆彼界之殊耶

朱軾曰拒馬之南爲三易水曰濡曰武曰雹寰宇

記所謂易水有三其源各出者也

直隸通志雍正三年秋直隸水旣賑旣貸　天子命怡賢親王以大學士臣朱軾爲輔行徧歷三輔所以爲疏瀹排決計者甚備四年先之灤玉諸州邑濬流圩岸建閘開渠皆官爲經理而工本之費借帑以給歲納什一焉是秋田成歲稔凡一百五十頃有奇而民間之閭風興起自行播種者若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新安安州任邱共七百一十四頃有奇皆於積潦停泓中隨方插蒔盡獲收穫於

是爭求節水疏流以成永利而四局之設自茲起矣一曰京東局統轄豐潤玉田薊州寶坻平谷武清灤州遷安自北河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西局統轄宛平涿州房山淶水慶都唐縣安肅新安霸州任邱安州行唐新樂滿城自苑口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南局統轄正定平山井陘邢臺沙河南和滋州永年平鄉任縣曰滹滏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天津局統轄天津海滄州暨興國富國二場自苑口以東凡可

營田者咸隸焉局各有長有副有僚水旣賑貸度估料開築建造皆委員與地方官偕而查報地數花名給發農本則咎責之地方官田成工訖工程工本胥令守土者遵前規而以時達之水利營田府當是時　上方以和衷協助期地方文武之吏而　特諭賢王舉劾之故以勤於田功立膺顯擢者有矣一時守令皆慕而思奮夫官之所先民罔敢後是故事易集而功易成自五年分局至於七年營成水田六千頃有奇于是天心助順歲以

屢豐稷秬積於場圃杭稻溢於市廛　上念北人不慣食稻恐運糧不時售大賈居積則賤而傷農於每歲秋冬發帑收糴民獲厚利向所稱汙萊沮洳之鄉率富完安樂幽吹蜡鼓相聞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八年賢王薨司局者無所稱稟令不行于令牧又各以私意爲舉廢九年大學士臣朱軾河道總督臣劉於義奏請遣太僕卿臣顧琮乘傳稽聚之除距水較遠地勢稍高須車戽而升者聽民隨便種植外其餘水與地平無煩汲升之處取地

方官永遠可爲水田結狀著籍存戶部荒廢者
參如例議設觀察使二員兼以憲職分轄京東西
督率州縣開營可田地畝無力者貸以牛種之費
秋收扣還所有舊田圍渠閘洞修治俾無壞又設
副使二員出資經理以爲民倡
沈聊芳曰直隸河道源流惟京東諸水別爲一途
其餘自單懷以北太行恒山以東數千里之水羣
趨赴于京師之南會於直沽以入渤海昔汪應蛟
有言易水可溉金臺唐水可溉中山淦水可溉襄

國滹沱可溉恒山滱水可溉鄴下近代以來薊永
豐玉津霸等處營成水田並有成效使盡因其利
而利之畿南不皆爲沃野乎然利之所在卽害之
所伏其在 聖祖，世宗年間淀池深廣未懇之
地甚多故當日怡賢親王查辦興利之處居多迨
乾隆二十八九年間制府方恪敏時除害興利
參半今則惟求除害矣水非加多地非加少果能
求其致病之處而力爲除之利之所興安見今不
如古哉願以今日全局大勢籌之其中極難者有

四 一永定河自建隄後新雄固霸永慶安惜惟
隄內流沙易積隄埝亦屢經改築考康熙三十九
年之河在今南岸之西西老隄之東雍正四年之
河自五工至永清冰窖村西轉而東至王慶坨入
三角淀今之南北坨隄是也乾隆十五年冰窖草
壩改河則又由南隄出口循東老隄東入葉淀乾
隆二十年於北岸六工二十號改下口則又開北
隄放水東行今自順水壩下舊南北隄獨存而河
身皆成淤地自六工下窪下俱變高原舊隄遏埝

之間無路可爲導引爲今之計惟有仍復南行故
道較爲得地益永定河舊由看丹口逕固安縣至
霸州入會同河今金門閘減水引河卽其故道昔
以無隄而受衝決之患今若束以長隄導之南注
籍清以刷濁水仿江南蓄清敵黃之法雖不能保
其久而不變然五六十年之間安瀾可必矣 一
青滄減河仍宜改閘也謹按捷地與濟兩減河自
怡賢親王奏請建設五洞減水石閘各一座至乾
隆二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巡幸山東舟經閘口

見運河水底太寬稍恐閘牆有所壅蔽　諭令改
閘爲壩並將龍骨海漫落低一尺有奇三十餘年
來暢流無阻仰惟　聖慮精詳固宜永遵弗替惟
是運河河底通年日漸增淤壩口漸形低矮潭流
所過如龍骨高則泥沙澄於下而不至旁流其淤
減河也輕龍骨低則雖遇小汛而泥沙悉行蕩之
汛期一過淤積至於數尺故雖有歲修而淤多費
少挑挖焉能盡淨此減河之所以日就淺窄也籌

議者總緣改壩之舉出自　聖裁未敢輕議更張
但今昔情形迥乎不同倘蒙據實陳奏仰邀　俞
允因時制宜俾青滄減河兩壩仍准改爲閘座遇
大汛則啟放洩水水弱則閉板以濟運歲修既可
節費而減河不至瀕淤實於河道生民均有裨益
再查減河歷年久遠河身淤積殆滿舊日河槽原
寬八丈今僅存三四五丈不等河底較之隄外高
有丈許今欲從隄內開挖用力難而需費大若導
從隄外行水南行則築南隄北行則築北隄就一
面現有之隄不過築隄一面其需費較省於開挖

舊河河槽既深行水倍暢可收分洩之實惟以
專閘啟作不敢忘議存其說以俟將來　一濁水
不宜分流也治水之道合則猛分則弱惟濁水不
宜分流而或者執禹疏九河之說以爲辨論夫九
河三近海之處正資去路之速雖多疏之而不爲
病若上游則異是竊見漳水在廣平境內分流四
出頻見遷徙自歸併館陶合爲一流遂安流順軌
滹沱有完固口鐵縴竿之分支故其流不久而旋
於今僅存臧家橋一派衡武河嚴境內不間淤塞

下至大城張家莊以下分爲正支二派今正流已
淤而支流亦淺澀豈非明驗乎雖然分流之說亦
有不可偏廢之處如子牙新河開自康熙四十一
年　聖祖仁皇帝親臨查閱建有減水石壩間嘗
親至其地相度形勢壩門龍骨甚高惟盛漲可以
過水並非分流以入新河也又天津紅橋一帶舊
有子牙入運故道西有隔淀疊道東建木橋數座
盛漲之時各橋均令洩水（隔淀疊道工成諸橋下均宜開通）此又
下游不妨分流之謂也總之入海之處不嫌多途

上游之流不宜分道是在治者之相其宜而用之耳一河間不宜水田也直隸水田之興自宋何承矩置斗門以引水灌田其後踵而行之者在元則有虞集託克託在明則有徐貞明汪應蛟張國彥領養謙左光斗諸人我 國朝怡賢親王奏請設立營田專官以經理其事凡畿疆可以興利之處靡不潛流圩岸偏獲豐饒獨何以不及河間在昔汪應蛟云瀛海當眾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築小埝高不過三尺自乾隆初年天津張觀察坦若建閘通渠可得水田數萬頃其說本于徐貞明

貞明亦本於元虞集 國朝李相國光地亦曾上言河間宜興水田未得請而止論者謂河間其壤墳而疏且多沙瘠圩田之法未可施用其說固當而要其水田之可營不可營不係乎是夫圩田築隄皆煩人力農之惰者雖置之荊揚宜稻之鄉潴洫不能以時修濬猶獲石田安能多稔如果終歲勤動鼓舞力作何患不成沃土所慮今昔水道不同耳河間舊爲唐河下游又有滹沱支流經其地源流不絕可以引而灌故元明之間羣主可興水田之說迫明季 國初唐滹之流漸弱故雖有建議旋即中止今二河並皆畎流不由河間河間既無恒流藝稻自非所宜即唐滹二河開挖深通亦只爲西南一帶瀦水宣洩之道春水無源水田無藉非特土地有異宜實時候有異用也 一津靜運河西岸宜設隄防也南運河兩岸均有大隄獨西岸自獨流鎮以北至天津郡城向止有商人捐築小埝高不過三尺自乾隆初年天津張觀察坦熊創不可築隄之議民以運河過盛滹正賴此無宏謀爲監司時正撥張觀察之手謂是爲運河天然滾水大壩因而仍之且爲之說以宣示不可築隄之故前哲經畫之善識遠慮周永堪師法獨是當日之洩運入淀其時淀池深廣是以停蓄翕受津城既無沖突之慮運河亦免泛溢之患是當日固必不可有隄也今淀池淤積殆滿西來之水已難容納水漲則東漫歸運以故嘉慶六年淀水穿運而過靜邑東隄亦被沖刷數處不惟不受淀池

容蓄之利反受淀池橫決之害自宜有以障之使
淀自淀而運自運各不相入乃可保漕綫經行之
道然亦必得泰疇家口減河底運河方免漲溢且
必得修復隔淀疊道庶淀水不能東漫此數處工
程缺一不畢不能有濟祉自獨流鎮至楊柳青四
十里自楊柳青至天津三十五里皆當接築大隄
此亦今昔情形不同之處也　一淀泊於地不宜
耕種也幾輔地方平衍河道縱橫入海之處惟海
河一門全賴大澤以容蓄眾流傳遞歸海計幾內

大澤有六曰大陸澤曰寧晉泊曰西淀曰東淀曰
塌河淀曰七里海皆能收束眾流緩其奔突之勢
實水道之關鍵眾流之綱領也川無澤不止澤無
川不行二者相爲表裏講求水利者當以此爲先
務矣邇者北泊爲滹沱淤塞大半漸成平陸東淀
受渾河子牙之淤水廣而淺塌河淀七里海爲民
佔種西淀中多淤田甚或報墾升科地方有司受
其所惑殊不知阻遏水道其咎綦重惟是積重難
反圍圩耕種之地未能悉行除去是不可不詳查

如有實在阻塞水道之處宜急爲疏濬
孫嘉淦曰直隸經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運北運
四河與東西兩淀是也永定子牙之故道向皆無
隄是以泥流田間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築隄束水
而勝芳三角等淀皆淤淦與滹沱合流是爲子牙
河自子牙築隄束水而臺頭等淀亦淤淀口既淤
河身日高於是乎田水入河之路阻南運有捷地
與濟兩減河北運有筐兒港王家務兩減河分洩
水勢運河頗受其利但減河過水時有淤墊而岸

隄單薄逼近陡立致有潰決於是乎築水漫田之
患日生此則直隸積水之大端也永定南北兩岸
現開六閘五引河其長安鎮金門閘之引河即係
永定河之故道又今下河於淩汛改流由鄭家樓
魚壩等口入於葉淀葉淀乃東淀之別壢淤之不
疑臣等議於葉淀之東漸爲疏引使入西估之北
則永定別行入海矣子牙有新舊兩道新河已淤
臣等議開焦家口仍濬其河身使上游黑龍港諸
水得以歸淀舊河由王家口入淀亦漸淤塞臣等

議於閆留二莊開舊河之東隄使於蒲港等窪漸引而東過楊柳青使入西沽之南則子牙亦別行入海矣兩渾河各自入海永不淤淀則清濁有分而水患永息矣北運兩隄多有草土以河多灣故多險也查下游有灣沖必上游有沙嘴臣等議將沙嘴之長者挑之稍裁灣以取直則險工漸平然後去其草隄兼築土隄爲斜坡以免沖刷則河岸可以永固至北運減河原無大害但時有淤沙隄多卑缺臣等議將淤者挑之卑者高之缺者補之此易爲之事也南運大岸亦多險工幸得放淤之法坑墊淤滿則岸堅如鐵今淤工漸竣險工皆平其與濟減河本屬餘達但河身淺狹臣等議於兩岸再築遥隄挖河身以行正溜使面寬底窄則淤沙自刷濬決可免惟捷地減河紆迴而不能暢達歲爲民患實不可用查捷地上游吳橋境內有安陵鎮地勢高而與老黃河近臣等議於安陵再建一閘潴減河三十餘里即入老黃河可以暢達於海俟安陵閘成將捷地之閘閉而不用如此則南

運亦永無潰溢而運道民生俱有裨益也至於兩淀原爲受水之區查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畢匯於南北二泊又會滹沱河以入東淀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畢匯於西淀又由玉帶河以入東淀京西全局之水皆由此以達津入海而其傳送之咽喉宣洩之尾閭猶有未暢查西淀至趙北口橫築土隄爲南北往來之路建橋十座以通淀水今九橋之下皆無河流惟廣惠一橋可通舟楫但水出橋東不十餘里即與白溝河會

白溝水漲之時往往倒灌是以橋西之水壅塞不流再橋東一斤汪洋爲眾水所會而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河淺水不多查自雄縣之龍灣至霸州之魚津橋有白溝河故道臣等議令開挑使白溝由故道以入中亭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至於九之下皆通水路橋南另疏一河使由棗王行宮之南出張青口再將清河門疏濬由芽兒灣開口十望河故道別派分疏則西淀下游三河暢達消水自速再白溝河既入中亭恐其不能容納臣

等議將中亭挑濶寬深所挑之土堆築成隄再將
金門閘之西引河改由東道使不入中亭以免壅
決至苑家口疊道界於玉帶中亭兩河之間其地
爲分洩暴漲要道臣等諸建木橋五座使歷水通
行無阻如此則西淀之咽喉暢矣至東淀之廣倍
於西淀周圍約數百里容納全省之水而出口之
處止有淀河一道宣洩不及臣等議將三汊河淤
淺之處皆行挑濶寬深再於下流楊家河下家河
窪等處多疏淀河數道使並行而東同會於西沽
河河水入淀淀水入海以庶幾洪川距海潛歟滄

并將淀池四邊多立界牌無令百姓築堰偷淤則
東淀之尾閭亦暢矣此兩淀大略也務使積水入
河河水入淀淀水入海以庶幾洪川距海潛歟滄
距川之遺意焉

王原祁曰任邑之大陸澤廣袤數十里九河之水
皆匯焉汪洋浩蕩望之居然一湖而不知實皆兩
稅之民田淹久而成巨浸者也九河爲洺沙蔡馬
澧河達活百泉聖水滏陽而灃河滏陽爲之長九
河之外尚有泜沛等八河皆自任之西南西北而

歸于大陸灃獨深且長元郭守敬所以獨議開灃
河也而滏陽則自穆家口統洩大陸之水經隆平
寧晉直達天津衛河以入於海自萬歷二十六年
漳河決曲周縣鄭家口溢入滏陽而隆平以下地
淺易淤其人又因之以爲利占爲沃土于是滏陽
又決而東徙其故道猶存乃所謂古滏河也古滏
塞而大陸之水因從雞爪小河以東瀉於新決之
滏陽亦其勢使然也然則昔之大陸始從古滏而
遠達天津繼從雞爪而近瀉滏陽澤中之水有所
來亦有所去可耕可稼財不匱而賦亦足金古滏
之故道阻塞在隆平寧晉難議疏通新滏陽亦淤
高丈餘雞爪河水反內溢故澤中之水有來無去
積而爲泊向日輸租納稅之田盡淪水底是以賦
稅無出入民離散若不請濶水中糧額則束手待
斃民困無再甦之日矣余放棹澤中周行細訪乃
知舊圖多舛因詳加校正并繫之以說蓋禹貢之
大陸既作杜佑謂今邢趙深三州則任本屬邢知
大陸不止於任而任實其地也至所謂滏陽河者

發源河南磁州與漳水不相混也禹貢至於衡漳之漳水有二出山西樂平少山者爲清漳出長子縣發鳩山者爲濁漳至涉縣濁漳合入清漳經臨漳而東北入衛自萬歷中漳水決曲周入滏陽因名小漳河及經大陸而北塞于隆平又名古滏河金又以滏爲負蓋訛之訛矣至隆平寧晉爲古滏河洩水之故道皆因邊年壅而不通以致任獨受害故亦不可以不詳也

陳儀曰玉田之後湖受遮北一帶山溪之水並藍

泉螺山泉之流下注小河口而委輸于薊運河即徐貞明泛海本咨謀所謂後湖莊疏河可田者也小河口歲久湮塞水無所洩遂爲渚潦之區萑葦蒲蓮歲其爲不耕之壤久矣雍正四年春怡賢親王巡行水利過而瞻矚久之曰此稻鄉也經畫營田宜自茲始于是遣員發帑而手一圖授玉令吳士端曰汝其董厥成啟而諦觀之則圖上有說指畫詳盡其略曰疏潛水河以瀉積潦建築圍隄以禦山泉之流以資灌溉而湖心凹處萑葦之所生者稗而勿墾留爲渚水之地士端等奉以從事工竣田成比歲大熟士端以功擢永平守割玉田豐潤二縣營田之始基賢王亦升賞有差然則後湖一區實營田之表式者也而其所心經而手緯以爲畿輔州邑之表者又名古措置之妙尤在留湖心毋墾以爲潦水歸宿之所

周圍築堰外濵固不內侵而雨澤過多則內水亦難外洩留湖心以受之田功乃可萬全所謂舍尺寸之利而遠無窮之害後之人所當遵守無失

者也五年吳守以湖心所出葦草之利頗爲近湖豪猾占奪乃丈而籍之官收其值之所入以爲圍隄歲修之費而以玉田丞掌其事俾縣令稽核其工具啟其事于王王報可自此崇卑增薄圍不毀于水而田以屢豐焉八年賢王捐館水利營田府罷局既撤而浙省游民申有山乘間投隙借墾荒之名遂冒耕湖心之地蓋利既絕而修築之費無所取給圍日以圮予滋任後有稻戶朱紹先訟言吳時已擢任霸昌

道矣錄案見復卽檄縣查有山冒墾之故杖而逐之然葦已成田無復萌蘖之生矣縣令衛步青乃召民佃種額課之外仍輸租爲修圍費于是江生維翰遂以當年升科爲眾人先仍外納圍租如令此其意徒欲得地耳一地無兩稅定制也旣科糧而又出圍租是兩稅矣以之報部必以成例見格若止報額課則圍租不登部冊祇名私賞耳勢不便與正課一例追比或完或欠或多或少一任其意之所爲官民其將誰何是修圍不過虛名而十

餘頃墾熟之田已歸其亟矣此其爲狡獪路人知之衛令不之察而達于司司如其請取結冊而將轉達于部此嚴令宗嘉所以斷斷然有歸官召佃之請也其言以爲該縣縣丞經管河務圍埝閘洞是其專司此地應責令該員經理召人承種除舊有學田錢糧外凡屬無糧之地應令該員議立官戶冊報升科仍照例輸租銀八十兩爲修圍之費收齊彙繳縣庫遇有圍埝閘洞應需椿葦之處會同該縣勘明動項修理工竣報查庶無悞從前立

法之意也是時稻戶朱紹先等衆爭認者紛紛子深惟賢王立法吳守照行之意嚴令所護尙屬存羊故排眾辭而批允之誠以爲後湖工程計耳夫賢王當日豈不知湖心之地可以爲田而故棄爲葦葦之場哉蓋所棄者小而所全者大也吳守之令玉田數年矣豈不知湖心爲田可以增賦課而祇收葦草之利哉蓋額課之升報益國賦猶錙銖而圍租之歲修保地功于久遠也及一變而爲申有山之冒墾已違賢王措置之苦心再變而爲江

維翰之認升又失吳守立法之美意自茲以後修費無出圍隄漸廢雖日督地戶以事奮鍤然而利旣耑於一人勞則遺之大眾其孰肯俯首就役焉爲長久計不若歸此地於官召種而籍其所入額課出其中圍租亦出其中國賦無虧而營田永賴則嚴令之說似可俯從不必執前案之不可移而遺營田將來之害也　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二十餘河畢匯於南北二泊翕受而停出之然後合爲一川出北泊逕

奔注數百里至大城之王家口入東淀曰子牙河則是二泊者正順廣三郡諸河之腹臟而子牙一河爲之腸胃也順保河三郡之水三十餘河畢匯於西淀翁受而停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茅兒灣逕保定曰玉帶河逕霸州之苑家口曰會同河至文安蘇橋之三汊口入東淀則是西淀者順保河三郡諸河之腹臟而會同一河爲之腸胃也至東淀一區南納子牙之流而正順廣二十餘河之匯爲二泊者盡歸之西受會同之注而順保

河三郡三十餘河之匯爲西淀者又歸之皋鐵靖全局之木無一不畢猪于玆以達津而赴海則其通塞於暢所關于通省河渠之利害者豈不尤重哉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渺然巨浸周二三百里清泓澄澈中港汊從橫過流貫注自撫臣于成龍奉命開築永定河不爲全局計而祇爲一河計遂改南流之故道折而東行自柳岔口注之東淀于是淀河病而全局皆病即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而辛張策城盡變桑田向之渺然巨浸者皆安乎既失地於西北則傾注于東南而獨流一帶淀水與運河僅限一隄至楊柳青以下則淀運相連南隄蓋岌岌矣故曰淀病也且淀池以翕受爲功容納之量隘於下則灌輸之勢停于上一遇伏秋汎漲洪濤西來騰涌無歸則旁溢橫奔衝隄潰岸故今歲高陽河決而東斷鄚州官道子牙河決而北文安大城皆宛在水中而南岸　欽隄增高二尺水猶與之平人第言水之大河不能容而不知

淀之小水失所受故曰全局皆病也永定本向南流逕固霸之境而會入玉帶河蓋率其自然之性河未嘗於淀亦未嘗於也距東堤西漲時有遷徙亦不無衝齧之虞而填於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償原不足深爲病治之之法但當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多其分醲之渠以減殺之覓築陂陀之泊岸以緩受其怒流分建護村之月壩以預防其衝擊如此則害可減而利亦可興自改河以來河底歲墊而高河高而增隄隄高而河亦與之俱長

今視平地已有八九尺至一丈者潰決則建瓴直下爲田廬害豈足異哉總由濁流入止水溜散泥沈下流自塞歸壑之路上游猶築居水之垣不過厚蓄其毒以待潰耳故曰永定河亦自不勝其病也夫利在耳目之前而患伏數十年之後當時固以爲無足憂而卒至一發而不可救凡事類然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我 世宗憲皇帝智與神謀深悉渾河之爲淀病且深悉渾河病淀之爲全局河道病于與修水利之始卽 特降諭旨令引

渾河別由一道入海毋使入淀可謂探本窮源一言而舉其要矣蓋淀爲定水無冲刷之力故沙入而沈河無停流有滌蕩之功故泥衝而散永定南入清河自三十七年以前溯之前明百有餘年矣舊所經由之處沙痕的皪岸迹分明袁家橋以北崖高底深牤牛河借以行水者卽其故道也河性善淤能墊深爲高而此道廢來已四十年何以經久不湮歷歷如是蓋下口暢則上流疾此卽利于入河之明驗矣雍正四年雖經水利衙門奏於郭家務以下改挖新河而下口仍然歸淀故經王慶坨則王慶坨淤入三角淀則三角淀淤近且駸駸乎淤及楊家河矣夫楊家河乃全局清水之尾閭也此河一淤則通省六十餘河之水無路歸津勢必於楊柳青上下穿運道而灌天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鑾今日之利害則下口會歸之路可不爲之熟籌而審處也哉愚以爲會歸之路莫如順其南下之性而入王帶河或謂濁能淤淀亦能淤河玉帶河一淤則西淀之水無所歸必逆折橫流

爲文霸四邑害是大不然玉帶河西受數十河之水渠深流急滌蕩冲刷泥澄沙散已自失其渾濁之性矣卽如滹沱漳水其濁泥豈下於永定而滏陽衛河其寬深亦不逾玉帶滹入滏而滏未嘗淤漳入衛而衛未嘗淤則永定之入玉帶何足慮乎或謂南北長隄文大二邑民命之所繫也渾河橫衝而入必有潰決之憂是又不然大隄之決前已屢告矣皆清河爲患未見有濁流也如果濁流決隄而入則文安霸釜之地早已填平何以低窪如

故也況經相國鄂公奏請加築高厚視前數倍矣再於隄外加以埽鑲草壩數百丈以備不虞尙何意外之患乎或謂河流湍悍土性疏惡不隄則汜濫妄行蕩邨莊舄城郭仍爲固霸諸邑害隄之則猶是築牆而束水也是又不然昔渾河南行之時河身不過十餘丈溢岸漫流深不過一二尺旋長旋消爲期不過二三日本非巨津如黃河之浩瀚而莫可控禦特以東折既遠其性入淀又窒其歸遏束以長隄適足以激其怒耳今若順其南下之

性而利導之曲直隨勢多其分醳之渠以減殺之高下合宜寬築陂陀之泊岸緩受其怒流寧厚勿高分建護村之月壩預防其衝擊寧缺勿合如此措置將斥鹵變爲膏腴史起之功可再也縱遇異漲之年溢岸漫流仍不失一水一麥之利亦何負於民哉永定之爲淀病今日已極非一旦翻然改圖復其南下之故道使病淀者去則淀終不可得而治也淀起於蘇橋之三汊河訖于天津之河頭自永定入淀以來高橋淀淤而信安河絕臺山一汊併入勝芳勝芳淀淤而辛張河絕臺山趙家房二汊併入臺頭張家窩河淤而下馬頭一汊併入臺頭小河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既　于翕沿隄小河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既　于翕受之難三角淀淤而長子河絕王慶坨淤而東沽港河絕是淀之下口諸河皆成斷港又病於宣洩之隘所恃以通流者惟臺頭一河耳以全淀所受六十餘河之水納之一綫之中而子牙濁河自南來者又從而涸之不亦危哉愚向有末議設堅船募叔夫委專官計丈里撈泥挖淺除苕開淤家宰顧公已採之入告矣其事一行則臺頭一路上接左家莊下達楊家河自可逐漸寬深不憂梗閼而愚猶以爲一河納全淀終非其量之所能勝則三汊故道不可不擇其要者而開挖之以分其來而暢其去也一張家窩河雍正四年開挖未竟水至停工宜接開至左家莊泊以分沿隄水勢一沿隄小河自堂頭至蠶窩頭淺阻礙流宜挖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隄工一趙家房河村中土橋卑隘不通舟楫宜改造加高中置活板使帆檣來往以暢

河流以上三河其下流俱經由淀泊之中茭草菰蔣葑泥壅滯多致淤淺斷絕宜每歲撈挖以爲常此則堅船之所有事矣而九關緊要者在開挑勝芳舊河此河上承臺山趙家房二河之委逕辛張策城豬沽東沽三港過王慶坨北逕三角淀南至河頭與楊家河會其形勢自西南而東北最爲逕直故土人謂之照直河雖湮塞已久遺跡猶存若尋逐開疏事殊朔始寬不過十五丈深不逾八九尺而且陸地施工易爲畚鍤憑高作岸無事隄防

導三汊于西北分流減臺頭之東南側注腸胃寬而尾閭暢豈緊淀池廓清郎全局之河道隄工均有裨益

裘曰修曰永定一河號稱難治水性渾濁挾沙而行與黃河相等但黃河不煩轉輸直達於海此則入淀穿運然後達於海河是以較黃河尤爲難治然黃河綿長數千里此則不出二百餘里之內人力猶有可施顧自改易下口之後自六工二十號以下任其蕩漾而蕩漾既久泥沙停積南淤則北

徙遂以北隄改作南隄遞北又建遙隄再於再北則添越隄昨歲則又穿越隄而北矣是以相度便利於新開挑河頭以下導之使東斷其北徙之路向來河官只講築隄不言浚河雖 聖訓諄諄頒諸 諭旨深切著明而河員習氣難除以爲浚河艱於施功又不能見效不若築隄之有丈尺可尋工料可算其最不肖者或更藉險工爲利易於開銷兼以下口任其蕩漾之後遂更有所藉口而挑淤一事徒存名色不知淤日積則河日高加隄而

河身與之俱高既不能下達則未有不旁溢者下淤上決勢所必至此下口之疏濬在今日不可不亟講也於每歲伏秋汛過之後露出淤灘記明段落如某汛有淤灘幾段次年能挑去幾段能省埽工幾段以截淤多少爲汛員殿最顯示以黜陟之途俾以河平無險爲陞轉之階庶廳汛不貪成修搶修之小利盡知隄防之難特挑淤之有益一意講求數年之後諸河必大有成效總之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築不如疏理甚明白易曉築而不疏

人特未心誠求之耳又直省之弊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之外所有淀泊本所以瀦水乃水退一尺則佔耕一尺之地既報陞科則呈請築埝有司見不及遠遽爲詳報上司又以納糧地畝自當防護如塌河淀七里海諸處隄埝直插水中其實原無隄埝之時水過後仍然退出而隄埝一立水從缺口而入浸灌既滿被淹更甚及水退之時不能仍從缺口而出遂致久淹不退而愚民無知仍以築隄埝爲愛之遂使曲防重重甚有橫截上流

俾無去路者現在既不能一一將廢隄之土普行除盡只得多開涌洞以爲出路究不能如原無隄埝之爲暢宣也又往往倡爲防禦下游倒灌之說殊不知倒灌之水隨長隨落不能經久而不顧上游之全無出路則誠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仰祈

敕下所司於一切淀泊原係蓄水之區嗣後不許報墾陞科其淀泊中偶値涸出不得橫加隄埝則凡水皆有歸宿不致壅遏爲上游之害

程

曰直隸杭山近海平原千里本禹貢冀州之域杭山則雨水停積挾沙帶泥近海則眾水朝宗地形窪下平原廣野則河水停積消洩不速故其受水患也獨深當堯舜時洪水爲災大禹治之亦於冀州工力爲多以　國朝之近事言之雍正三年頻次大水　欽差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治之大興水利用銀數百萬兩歷五年而竣事乾隆四年又復大水直隸總督孫嘉淦治之歷兩年而竣事乾隆九年又復大水　欽差尚書劉於義會同督臣高斌治之歷四年而竣事乾隆十六年

直隸總督方觀承大修天津尾閭一次二十六七年又復大水方觀承　之歷三年而竣事以上四次共用銀數百萬兩自此之後水道通利者數十年迨嘉慶六年大水後大小河道無不淤淺其時因川陝軍務未平未暇修治嗣後愈加淤積以致道光二三年大雨霪霏被水州縣多至一百餘處以通省之大勢觀之天津爲眾水出海之路若海河若塌河淀若七里海若賈家沽若陳家溝若三岔河若興濟若捷地若鉤盤若老黃河若筐兒港

若王家務各減河皆所以洩水入海猶人之有尾閭也東淀迴環數百里全省之水皆停蓄於此若

楊家河若楊芳港若臺頭若勝芳若辛張河若三汊皆淀中之河道沈泓汪濊猶人之有腹囊也大清子牙永定南運北運五大川乃眾水之大宗流貫淀中猶人之有腸臟也西淀容納順天保定河間三府二十餘河之水猶人之有胃垣也而其廣平三府二十餘河之水猶人之有胃脘也而其傳送之區若大港若馬道若清河門若張青口若

玉帶若中亭若盧僧等河猶人之有胃膈也其上若豬龍若九龍若府河若唐河若三岔口若新河若十字河若新澧河若淫河吐納各支河之水流注淀泊猶人之有咽喉也各屬之支港溝渠導引積水入河猶人之有血脈也伏思自有直隸以來即有此河渠淀泊前乎此者不聞頻患水災自康熙三十九年以後常苦水澇則永定子牙二濁河築隄之所致也昔孫嘉淦有言永定子牙向皆無隄泥得流行田間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築隄束水而勝若三角等淀皆淤自子牙築隄束水而臺頭等淀亦淤淀口既淤河身日高於是乎田水入河之路阻

陳儀亦云永定自古無隄雖有遷徙沖嚙之虞而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嘗原不足為害自築隄束水東流入淀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即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總因濁水入淀沙散泥沉之故此又直隸水道致病之根源也伏查永定河築隄以來於今已百有餘年河身高出平地丈有餘尺既不能挑之使平又不能廢隄不用雖明知

病根而無法可治亦惟見病治病多開閘壩以分其勢高築隄埝以禦其衝使不潰決為害而已

陳宏謀曰永定河發源山西縣長千里兩面環山從直隸之保安州懷來縣由水關而入以達石景山石景山以東始有隄岸其水均係渾流攤泥挾沙橫悍異常善決善淤遷移莫定從前原無隄岸地面寬闊盧溝橋以下直至霸州由會通河入淀海水發之年一往滿漲散漫于數百里之遠深處不過尺許漫止數寸及至到淀沙已停積止餘

清流不致淤塞淀池而虛溝橋以下淀池以上一
望平蕪雖不免年年過水而水過沙留次年麥收
豐稔所謂一水一麥是也自築隄束水以來河身
窄狹兩岸相去遠者不過二三里近則一里半里
至數十丈不等以千里遠來之急湍束之于幾里
之河隄不能容納勢多漫溢此理勢之必然者也
然初築之年河身尚低仍可以順流閙有漫溢爲
害未甚迨後年復一年河底漸次淤高河岸隨亦
加築現在河底高於平地丈餘而隄則更高一二

丈不等儼同築牆堵水豈能免於潰決且上流開
口奪溜則下流便淤是以尾閭日塞咽喉有阻即
再加高隄岸而淤沙隨隄而長水勢愈高勢如建
瓴沖溢潰決隨處皆是淀池爲西南各河蓄水之
區而淀池水清若將永定河之水東之入淀淀必
淤積淀池多淤一尺則直省受水之咽喉即多一
尺之阻所以自雍正三年淤平勝芳淀以後各河
水患年多一年數年之後淀池淤滿西南諸水無
處容受則直隸水患更不可言尤可恨者永定一

帶全無泥土皆係浮沙築隄非夯硪可期堅固遇
風則隄隨沙去遇水則隄與沙化是以極寬極厚
之隄水到即開沖決仍所不免此永定一河斷難
築隄束水成河之情形也上年尚書顧琮奉　旨
察勘永定河工程曾經會同總督李衛等奏請仿
照黃河遙隄之法將鷄房村南大營之下張客水
口之北接築大隄至魚蝲口底官修民埝爲永定
河之北岸將金門閘之上堵築橫隄聯絡東岸以
舊有兩隄并淤高之河形俱作爲南岸接連新改

河身共留寬十里內外相度形勢將最大邨落圈
于隄北設法繞過其必不能讓出之村落或墊高
地基或願遷徙隄外量爲撥給房間折費等因經
部議以河流遷移靡常或南或北坍長不定將來
漸次改溜仍恐逼近遙隄至隄內居民不能讓出
之村落墳墓田園作何安頓皆須籌畫周詳剛蒙
皇上命大學士鄂爾泰親往詳勘議以半截河
以下改挖新河以順南下水性半截河以上逐段
挑挖又于兩岸建滾水壩四座開引河以洩漲水

原欲使濁流均散殺其洶湧之勢免其潰決之虞
逐年相機辦理冀其漸次圖成究非一勞永逸之
計也謀豈敢拘執前見必以遥隄爲是但再四思
維屢加籌畫奔放之流非窄狹之河所能納沙泥
日積亦非疏濬之力所能通恐年復一年徒糜
國帑將患日深而治益難慮及于此展轉難安莫
若遠築遥隄一法之爲得也一查運水以無隄爲
上諸地爲次之皆不與水爭地也永定河業已有
隄一時難言盡廢惟用賈讓策於兩岸之外遠築

遥隄相度起止北以南苑之南麗邨爲界以齊京
畿南以淀河爲界以防淤淀之患地面廣闊受水
不深散其勢所以少其力也力少則無沖決之虞
水淺則無淹沒之患而且渴流於地清水歸淀地
淤則種麥益肥淀清則尾閭不塞不與水爭地而
地之所獲可豐不築隄以束水而水之悍性可馴
矣一查金門閘張客以上地勢較高村落亦甚稠
密不便開壩洩水而內中或有險要處所應防其
漫溢應相度竣工加築月隄委令善於放淤之人

照南運河放淤之式酌量開放引進渾
隄之內俾成一片庶隄岸得以鞏固一遥隄既築
之後水從兩岸草壩入引河分流水小仍歸引河
水大漫流亦不爲患數作之後草壩巧壞水勢已
平此迴圍數百里之區皆受水之地即皆爲種麥
之地不須猶修不與大工可以交地方官管理總
河一缺竟可苙汰永定河道改巡地方兼管河務
一切河員酌量裁留其留者亦令兼管地方事務
至于凶年與工窮民藉以食力比之賑濟原覺

均平無爭但必須工價稍寬使民於口糧之外可
以養贍家口若如直隸代賑之工止給飯食其價
止平時十分之三是反于凶年而派民大差殊非
代賑之意涇陽之龍洞渠即秦時之鄭渠漢時
之白渠也當日原係將涇河渾流引入渠內由高
而下灌出甚多迨後涇水漸淤日下漢唐宋
以及元明遞于上流鑿石引灌明初渠口屢改涇
水不能仰注水利漸微成化間始於王御史渠之
上從山根鑿成一渠深者百餘尺淺者五六十尺

歷十有七年乃成全仗沿山大小泉眼數十從石
縫噴湧而出下注渠中本朝于龍洞之後築隄截
水乃名曰龍洞渠自此以後不但田不能藉資涇
水并須處處防護涇水不使入渠方免沖塞雍正
乾隆年間請動帑修築石隄挑濬渠身無非防涇
水入渠爲患之計自築石隄以後涇河水漲仍有
沖隄塞渠之患危險堪虞本部院親臨查勘現在
渠身已非復鄭白之舊渠中一泓清水與涇河渾
流僅隔一線渾水一入渠中清濁不敢立見淤塞

爲今之計涇水不能引灌毋庸計議石岸之易于
沖陷首宜嚴防　沿海所築各塘專防潮水爲患
每遇潮來之期又值東北風則海水風浪拍岸漫
塘柳枝不能堵禦蘆葦亦席捲而去本部院連日
經見有海灘所生之草土名甘柯草根盤結枝葉
叢生且柔弱綿軟可以隨波上下若於土塘坦坡
偏種甘柯護衛塘身再於塘外三丈餘地偏種甘
柯則潮水至此不能起浪飛花現在自寶山之川
沙以及太倉昭文境內塘身有此草者上年水到

無浪不能傷塘已有明驗又有一種枝楊又名白
楊種地即生柔條長藤用繩紮結儼如竹籬隨長
隨偏數年之間儼如牆壁而又稀疏柔軟可以隨
波起立不致激水生怒均屬以柔治剛之一策此
二物者當此春融正宜種植仰該官吏立即飭行
管塘印官佐雜督率塘長偏種此物塘身則多種
甘柯塘外皆有除糧餘地三丈皆可偏植甘柯其
枝楊不宜種於塘身止宜種於塘根編籬衛護塘
外餘地亦可兼種枝楊總以塘身塘外數丈皆有

塘長刈割貢用以作工食不妨使之便宜踴躍從
事有能設法變通漸致廣盛者另行給賞急宜及
時種植以待潮汛不可因循遲誤柳株不能禦浪
有傷塘根不必種植

戴祖啟曰由此言之河也者陝甘強半之水所歸
也東西兩漢者陝甘小半之水所歸也兩省之水
非入于河則入于東漢西漢惟張掖河西流出塞
禹貢所謂弱水既西也自餘則斷港絕潢爲一隅
之利總之以各郡縣雜水利而陝甘之水無餘

滴矣

王太岳曰秦鄭國漢白公宋豐利及元之御史新
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舊志皆云名殊
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清谷濁谷
及薄臺石川諸水逕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史
記所謂並北山東注洛而徐廣謂出馮翊懷德縣
者是白渠東南行循涇水逕高陵臨潼以注於渭
故漢書云尾入櫟陽是此兩渠所逕本不同矣鄭
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攷而宋代遂云不可復今

更無遺蹟矣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寧大觀
間鑿中山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渠會下流二千餘
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爲白渠者乃在
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水出中山口者了非當時故
蹟則白渠亦廢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
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步明渠又上御
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蹟而更張焉非因之也
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入渠今乃
卽山澗泉昔以引涇爲利今更拒涇使不爲害制
置既必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惟
其是非利病是辨面欲驅今就古以相傳會太史
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鄭白之工史不詳其本
末然韓本謀罷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
以罷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
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溉渠作
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鉅萬數白
渠之工詎下于此宋之渠以工大而罷者數矣中
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係冕督治而不紀其

成其後豐利渠屢壞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
御史渠火焚水洋鑿石尺直至金二兩有半積工
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功未成明之
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
鑿不甚闊泥沙壅塞雖成無用今之龍洞則明之
廣惠故渠也然是泉也項襄毅實嘗鑿而出之而
龍洞以南衆泉並列則尤非旦夕之所可得然而
昔之人莫有爲之計者何也引涇之利熟於耳而
盤固於胸臆雖有他便利至於倍蓰什伯而莫與

易焉是故交臂而失之也竊使蚤知變計如今日
則將遠引深閉以拒涇而不暇尚何穿山治堰而
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或足
以敗而善爲理者酌劑變通雖其陳迹猶政而常
能因敗以爲功蘇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
視隄壩而已隄之作亦在項襄毅時厚則七尺崇
止二尺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雍正時始增
高二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楫請於
臺使又增高五尺未二年而涇水大至隄竟毀其

後易知縣唐秉剛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隄成
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隄崇二尺至不高也而
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以障泉而不以捍涇昔
人比之布氈於地水至則溺而過耳後之增砌至
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不加而已層累
之形豐下而削上比至其顛纔有三尺如是則形
單地危而其禦大水也無力而是水也挾其暴盛
之氣出於兩崖之間陬隘束急無所發怒適與隄
遭則嚙抉掀陬以圖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隙

則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是故治隄之法苟欲
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寧卑卑而涇水入焉雖
足以淤渠待其過而搜剔爬梳一日夜之力耳高
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之尋丈猶未能
使涇不入也而崩潰之患其費必鉅又需之歲月
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寧卑也此
有司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爲非宜聞之
故老順治間金漢鼎實始爲此乾隆二年之壩特
因之耳金之始爲渠蓋猶覬覦引涇既而知其不

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衆泉資灌溉於是始慮濁涇之敗泉而置壩以拒其入顧猶低徊顧戀僥倖于涇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跡以不沒其舊此惑者見也夫洞口之鑿欲引涇也然而當時則涇不受引比其漲盛而濁汚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揖盜入室之計也自順治時至於今又百餘年矣涇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爲利較然明矣此其與涇誠有不兩存之勢尚何洞口故蹟之足留哉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敝而時葺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尚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急於此矣　遷

固所記自鄭國白公鄭當時外尚有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徒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其後又有莊熊羆請穿洛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由是觀之渠之難成亦可知矣兩史具書冥調發之衆興作之久言事者之無效蓋所以深致其意以戒人之妄言興利何其婉而彰也後之讀史者不能曉知古人著書之微旨獨好偏舉一時之利以相夸慕於是鄭白渠遂爲喜事者之口實而豈知天下之利難成易毀尚有出於史傳之外者哉至於渠堰必不可固涇水必不可引而三原有妄男子者方且詣闕上書亟以鑿銚兒嘗是請向使其說果行則亦不數年而又且議改矣不務適水之宜而亟移其地以事穿引北山之石庸可盡乎今夫龍洞非瓠口之故區乎其視鄭國白渠爲之難易利之暫久豈不較然易見乎然必待之今日而後農民得釋其勞費之苦而安于灌溉之樂而不知昔之人實嘗親出此泉於手足之下而莫能專收其用是何也狃于秦漢引涇之舊而不思變計也

嚴加煜曰漢中山河大堰三道攔烏龍江水作堰
烏龍江卽讓水也相傳爲蕭鄧侯曹平陽侯所創
考史漢高祖元年四月至漢中七月卽由故道出
取三秦是時曹平陽侯從征而鄧侯於三秦旣定
卽以丞相鎭撫關中其在漢南爲時無幾羅以商
鞅廢阡陌漢中尙爲楚地至楚漢之際猶有存者
鄧侯因川澮溝洫之遺濬而爲渠故無事開鑿之
勞而收灌溉之利其後武侯武安則又因鄧侯之
舊加以修治漢中水利遂爲東南堰渠所不及

史貽直曰伏查秦省商州所屬之龍駒寨至河南
之荆子關中間一水名曰丹河西源秦嶺南匯漸
川夾乎兩山之間乘其上流之勢紆回曲折經途
有三百七十里之遙湍激奔騰灘流有一百八十
處之險無■支以蓄洩無他道以疏通其最險者
危巒陡削巨石星羅飛瀑狂瀾衝沙走礫工匠無
駐足之地斧斤無鏟鑿之方次險者水溜稍平而
汙沙壅塞山根稍遠而亂石縱橫欲將淤沙挑挖
則河泓一線無隙地可以容沙欲將亂石搬移則

壁立兩崖無平原可以疊石若聚沙於山腳則怒
濤一刷沙仍壅滯於水中若積石於河干則高浪
千層石復漂流於灘底況夏秋之間豫陝兩省農
民均藉丹水灌田各處築堰蓄流涓滴不容滲漏
唯餘中泓一線輓運實難至若積雨之後山水驟
發田間各堰盡開百谷奔流頃刻水高丈許此時
衝斷緯路人力難施徒步者尙裹足而不前操舟
者益望洋而驚阻所以自古迄今丹河之水聽其
自然設有輓運之事惟當隨時疏濬從無永遠通

利之方在督臣遇柱此奏原爲運道民生起見意
非不善奈伊遠在楚疆未能洞悉其形勢臣身當
職守豈敢冒昧以經管訪之土人參之輿論皆曰
天定人力難施臣何敢罔卹民勞虛糜國帑再查
督臣遇柱所奏原爲輓輸楚米起見但臣前因楚
米水陸輓運均屬艱難曾經奏請停運并請於豫
省之河南府及陝州沿河各屬積穀二三十萬石
以爲陝省源源接濟之用業經奉　旨俞允欽遵
在案是此後現有豫省積穀可以就近輓輸不必

再運楚省之糧則疏濬此河尤屬可緩

周錫溥曰宲夏古朔方地漢武逐白羊樓煩創置此郡開渠灌田以至於今向無河渠之利則沙磧耳鹹澤耳與郡西北之阿蘭鄂爾多斯何以異哉而此一州四縣獨比於內地者恃有此利也郡屬皆有渠而同知所轄惟夏朔平三邑所以然者靈中民自爲渠其利私夏朔平三邑同渠而灌其利公河水自青銅峽入宲朔縣界釀爲四大渠曰唐來曰漢延曰大清曰惠農唐渠長徑三

百餘里漢惠次之清渠又次之查唐漢渠徵草皆十二萬以上惠渠八萬七十餘東清渠二萬五千餘東椿稱是皆計畝起科同知十月開徵後花戶赴渠運送轆轤不絕而監兌之書役冷收折收盡操其手外此有本官供億費巡道同知家丁行查費巡道渠書差查費皆出於草束名曰收草實縱之賣草明春豬築草力大屈民不敢言坪之不固抑有由矣厄一歲清明日修築起至立夏日止工一月竣四渠幾二萬人同知主修監督官十餘人

耕列各渠閘前後正閘下則分段疏濬工重者簡習事生監督之曰工員輕者以其地渠長督之而官亦有分段者夏朔二令則視上官所至供張行厨廩其傑人同知自食其所徵折色錢仍分資委員非不贍也常例官與民均勞單騎減從視工段夫役多寡勤怠以定工員渠長賞罰而比來官之行查喜怒皆家丁主之牽牽若傀儡名曰查夫實縱之賣夫官查一度則夫減一分剝浮錢淺隨力苟完厄二春修既畢擇日開水於是有封水之例

大渠稍遠而次渠稍亦有絕遠者不封則爲口民所過稍不得至每大渠同知差役十數人支渠一二人或三四人若輩得票視猶已物羊狠狼餐恣其咀吐名曰封水實縱之賣水錫溥嘗因稍民嗷訴行水至豐登盈等堡則應封之口皆已大開上源而下渴偵其踪跡方彌縫聚富室飲啖淋漓乃墾而撓之如此非一然其爪距四布究何所補厄三前史言水利者如鄭白二渠芍陂鴻隙離堆輔之利頌美前古然皆土膏厚堅難創易因

有成無毀寧鄧則宂天於荒爭地於險瀹流於墟
掊波於磧甩力多而成功少重以渠政不節日朘
月削一勺之水歲捐鉤金之鍋是以他郡之渠害
不敵利寧鄧之渠利不敵害然自漢以來民生於
此官治於此而俗又有小江南之目謂渠非利必
且巳瞋色變以爲妄言

王公臣曰寧夏古朔方也黃河遶於東賀蘭峙於
西相距或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南至唐
壩堡之分守嶺北至威鎮堡之邊牆僅二百七十

五里延袤不甚寬而所屬寧夏衛并左右二衛
及平羅所共轄五十二堡約計田地九千八百二
十九頃有餘地大半盡屬沙鹼必得河水乃潤必
得濁泥乃沃古人於黃河西岸濬唐漢兩渠竊查
黃河自南而北其入寧夏之處兩岸俱係石山名
曰硤口河初向東北流入硤不一二里出硤硤之
盡處有觀音堂石山昔人于其巔開唐渠一道至
於漢渠在唐渠之下左衛陳俊堡西道河口地方
距唐渠口三十里起形低唐直迎河流水勢易入

細按唐渠之大病有三一苦於渠口之不能受水
也相傳先年唐渠口下河中有一石子沙灘障水
之勢以入渠厥後灘漸消沒河流偏注於東而渠
口竟與河相背其入渠者不過旁溢之水耳水之
入渠無力遂往往有澄淤之患一苦於地渠之不
能通水也唐壩以下自杜家嘴至玉泉營蓋係淤
沙每大風起輒行堆積唐渠經由於此實爲咽喉
向者以風沙不時旋去旋積遂相與名曰地渠蓋
因兩岸無洋與平地等故名之也此處自來不在

挑濬之例固循舊久竟致渠底與兩岸田地齊平
甚有渠底高於岸地者較唐壩底約高三四尺
河水汎漲時入渠之水非不有餘乃自入閘以來
至此阻梗由是旁灌月牙倒沙兩湖迨兩湖既滿
然後溢於渠內徐徐前行不知費幾許水力經幾
許時日乃得過玉泉橋地況有此阻梗水勢紆迴
水未前行而挾入之濁泥已淤積閘底數尺矣一
苦於渠身之過遠也水之入口者原自無多而又
苦於咽喉之不利以有限之水流三百餘里供數

百陡口之分洩其勢自難以遍給若遇河水減落則東手無策矣唐渠有此三大病而又加以年年挑濬之法積弊多端如渠夫渠草除紳衿優免外豪衿地棍及奸胥猾吏肆意侵蝕每將百姓應納草束沙樁折收銀錢代爲買備輸納名曰包納草則多係朽爛樁則盡屬短小又巧立名色隱財規避若橋梁若陡口倘有損壞俱屬官修乃藉稱須人看守每處免夫草一二分名曰看丁又曰坐免甚至徒杠亦有坐免有力盡爲看丁即曰陡口須

人啟閉未聞天下橋梁俱須人看守也是渠夫渠草祇爲奸棍之利窟而渠工已受病實多矣每年興工之時並不查明某處淤塞某處阻梗量度工程之輕重酌用夫役之多寡唐渠自口至稍止分三工五段漢渠自口至稍止分兩工三段如某工舊例用夫五百名年年撥給五百某段舊例用夫三百名年年撥給三百工輕之處夫多怠玩工重之處夫實短少且催納顏料之役必故爲遲延及時至工迫各段督工者即令挑渠之夫役採取顏料兩岸園林莊柳任其砍伐微論止半供渠工半充私橐額徵顏料盡被乾沒而所撥三百五百之天亦止虛有其數而已渠道灣曲之處東岸高者西必低西岸厚者東必薄以高厚者力逼水勢刷洗對岸也每年挑濬之法如夫一百名止有三四十名在渠內取土餘五六十名俱排列高厚岸上遞相轉遞一鍬之土經七八人之手而對面低薄之必不肯加幫尺寸謂低薄岸底必有刷洗深溝恐因加幫撤土填塞以致高厚者愈增低薄者

愈減是以每年有沖崩之處或水由洋底鑽潰或水由洋上漫倒皆不肯加幫低薄所致也至渠夫則止由衙所經承派撥名曰安渠賄囑者派之路遠近而工輕貧窮者派之路遠而工重且將一段之夫雜派數十堡之人聽其自赴工所管工者莫知誰何中有逃者報官查冊拘提往返動至半月而一堡之夫又派數處必遠至百里或二百里以外使之奔走不遑更將撥夫單內故意填寫錯亂使之赴各段自行查問總欲令民不得不致遲誤以

便定取罰工又各段誤立委管渠長等役俱係用
賄鑽營者一到工所每人包折夫役一二十名不
等更有豪衿地棍指稱旁枝小渠請討人夫數十
名官必如數撥結實無一名赴彼所請之處伊等
竟折錢分肥是以額夫雖一萬一千有零而在渠
挑濬者僅可得半又率以老弱充數官司查渠止
走大路委管渠長人等探知即雇沿途莊農應名
點後即散甚且預知官司到來令人夫於渠內挖
土堆積如埒形以堆土之高詐爲挑挖之深使高

低莫辨官司去後夫役仍將之土灘平渠內
到也總因兩渠分爲八段每段十里無一定
之責成無一定之程式而奸棍折去夫役因循延
至一月遂相率而散其未經挑挖者雖有十之六
七祇謂工多夫少付之無可如何渠道之淤塞實
由於此

張伯行曰西北水利在黃河之北者莫大於沁河
沁河發源於山西由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入黃河
若於木欒店做金口壩金口閘堰城閒之制修成
閘壩冬春俱係清水則閉壩開閘引清水入內河
夏秋水發恐有混濁則閉閘開壩放入黃河總之
清水則引入內河濁水則放入黃河必不使涓滴
入內河則由木欒店以下至陳橋由陳橋至黃陵
岡由黃陵岡至張秋若運河水小則使之入運河
濟運由臨清至天津下海若運河水大則使之由
五空橋穿運河入鹽河至濟南府雒口下海或由

雙河集引入牛頭河由濟寧魚臺至微山湖如水
勢仍大則使之由荊山口彭家河貓兒窩過駱馬
湖入中河濟運而中河之尾仍使之由鹽河下海
如駱馬湖口水勢仍大則使之由西寧橋河由宿
遷桃源清河安東沭陽海州五港口下海則由木
欒店以至五港口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
灌溉民田者皆可成水田而河北之水利溥矣西
北之水利在黃河之南者莫大於淮河淮河發源
於河南桐柏山由開封歸德亳州鳳泗至天妃廟

上出清口此古之小清口也古黃河在清河縣之後淮水出小清口獨行五六里至大河口黃河由清河縣後亦獨行至大河口淮合於黃黃合於淮是爲淮黃交會處也是小清口至大河口淮黃交會處尙有五六里之遙黃水安得逆流而上倒灌清口平今則黃河已遷於清河縣之前矣黃淮交會於清河口黃水直衝清口故歷年以來總不免於倒灌之患倒灌洪澤湖則淤洪澤湖倒灌運河口則於運河黃水小灌則小害大灌則大害或歸

咎於黃之强或歸咎於淮之弱總未有以治之而使之直往東行至鮑家營河口對過開河口故入黃河則黃水既無倒灌之患而糧船由清江浦至天妃廟後御示開對過再開引河一道入新河出口過黃河較之出舊清河口又覺順便矣且黃水即有倒灌一入引河自往東行而不能西行矣若慮新河一時不能寬深恐不足以洩淮水則將舊清口之西御壩固仍將運料小河盡行疏通以至海口則由此放水可以灌二百餘里之民田矣再於淮安之南劉均溝逕柳溝河開通引水灌田再於淮安之西舊河澗河子與溝盡行開通放水灌田餘水下海并將鳳凰橋人字河芒稻河白塔河盡行開通引水灌田且於運河兩岸各閘壩俱行修理以備蓄洩則高寶湖水可以放入運河運河之水亦可以灌田沁水濁悍衝決爲患甚大引沁入運恐不可行存以備一說耳

吳曰治河必先治淮而治淮必先治淮之上

游此其樞要不在江南而在安徽之境蓋淮出胎
簪其源甚細至固始而河南湖北交界之山水入
之始能暢注至正陽關而汴南之水會之至盱眙
而廬鳳東流之水會之鑰以洪湖而成巨浸自固
始至湖口不過六百餘里平時河流本不寬深曲
折尤多而壽州之峽山上窖兩水口束收太緊水
瀉遂緩其窪處在在停爲巨湖周圍皆不下二百
餘里皆有岡阜繞之非甚漲溢湖水不能出注於
河芍陂灌溉幾及千里其入淮者十之五耳潁水

獨深襄舞諸水注之其流尤緩故淮水最難蓄而
二十四年之大水則黃河自朱仙鎮灌入今年之
大水則定遠固始各處發蛟非常之變非淮水之
忽旺也壽鳳平衍水淳不流五壩啇開日減一指
山水一到其漲如故是開壩僅能放洪湖之水而
不能瀉上游之水明矣蓋洪湖日高而上游太窪
即有水潦湖水未長而田地已淹脫遇旱暵淮流
未絕而湖水已乏夫淮水稍乏不能敵黃而淮水
稍大又恐潰隄進退失措安有把握余竊見定遠

息
韓夢周曰來邑圩田之設唐以前莫可考志載始
始於宋代至明而益盛與來安接壤者其南則滁
州和州全椒東南則江浦東則六合皆有圩綿縆
羅布五百餘里而水患由始制以來雖有甚有不
甚至於今未息考其所自圩田多居河濱河不治
則水溢而敗圩其勢然也河之在和州者曰後河
發源於合肥之黃山黃山大百餘里澗泉之水皆
歸後河東過含山黃鶯山昭關諸水入之又東過

和州雞籠山如方山諸水入之又東過全椒武進
山龍山鄭山諸水入之又東與襄水合又東入滁
河在滁州者曰清流河發源於州西北之清流沛
定遠之大橫山來安之嘉山滁州豐山諸水入之
又東過烏衣名烏衣河又東入滁河在來安則發
源靈山過水口入烏衣河會滁河者是也三河之
水總謂滁河其交會之處名曰三汊三汊東流二
十里至張家堡由張家堡而老鸛嘴由老鸛嘴而
皂河由皂河而葫蘆套經六合縣城由瓜埠口入

於江自三汊至江口縈紆盤折三百餘里急流不
可徑達而瓜埠口壅沙逼阻兩岸多葦蘆上游水
大不能卽洩隘束奮怒旁出四潰沖圩破堤實由
於此於是別開河道之議興然卒亦無成功先是
明嘉靖中巡撫李公巡案曹公以圩田被災因河
流細塞別尋江浦縣浦口鎮黑水河（今名乾溝）西北
至滁河東至大江長二十里舊有河迹中僅隔七
岡四里卽朱家山開濬通導滁河之水直入大江無
壅塞之患則圩災可弭末果行二十年巡撫夏公
巡按楊公遂開黑水河以誤鑿石骨而止及隆慶
二年來安人王來建議開黑水河忤巡按張某意
欲難來發帑金三十兩金鑿井驗試試如法又發
金二百兩令其自開來言費不敵功來又無權不
可任詞語激切巡按怒置來於獄萬歷中來復上
言事得行尋以用非其人冒侵帑金懼陰謀阻撓
而罷自是不復言開黑水河矣我　朝康熙十九
年圩大災復舉王來議開朱家山二里未通雍正
十二年大開朱家山用銀二千七百餘兩旋淤塞

遠乾隆四年滁州衛守備李之峴者復建議開黑
水河計工條畫視王來尤詳備矣其略曰開河之
法必先測量地勢高下使源委均平始蓄洩得宜
前人昧地勢嘗試以爲徼倖故無功今測滁河河
底至岸高一丈六尺自滁河之張家堡南至塇塘
營石橋長七里餘地勢漸隆高五尺二寸有河渠
水發可通舟楫疏濬功省自塇塘營至查家壩地
勢更隆起高三尺有河形不能通流自查家壩至
徐家壩地又高五尺五寸河形泥淤自徐家壩至

李家壩地又高二尺通查家壩徐家壩李家壩凡高一丈五寸各宜疏深如高數過李家壩而東爲朱家山山脊長一里餘九十丈地勢聳隆高一丈四尺三寸統計比滁河底高四丈六尺河形中隔故朱家山尤爲黑水河塞障踰山而東土岸危疎夾岸中有乾河廣僅二丈上嶮下虛易於崩裂兼又異時挑河負土附岸一遇霖雨仍委於河水道阻塞詢之土人云雍正十二年開河功竣值夏日雨多滁河岸及塏塘營道上水高五六尺中隔

朱家山高處里餘涓滴不可通倒流衝激圩田皆破以此考之水漲高滁河岸五尺而朱家山尚未通流是朱家山又高於水漲之數數尺矣與測量之數合朱家山應鑿深四丈一尺計高於滁河河底四丈六尺之數所不盡者五尺留以蓄水勿使盡洩至河岸上應開廣六丈下三丈西岸乃高崖大路不能展闊惟東岸土岡可以開廣岡外有大澗運土實其中可免附岸塌卸之患如此則朱家山可通矣自朱家山東至馬家橋地勢漸下低一丈四尺九寸應止濬一丈二尺東岸開廣六丈自馬家橋至宣化橋地勢更下低二丈八尺泉水通流無庸深濬岸路加闊而已從此江口廣衍略無阻滯凡功費計方僱役得銀一萬六千兩誠能勿恤財費擇能而使之絕誅索禁冒侵庶黑水河可成圩災可息矣當事韙其議然羣言如聚訟無敢決行十九年總督鄂公容安憫圩災詢於有司或舉李議乃親履勘大興工發淮上之夫數千以其習河役也閱兩月工竣用銀四千四百三十兩未

久復湮塞於是議開黑水河者遂言沙土善崩益畏難不敢置議矣而論者皆咎任事不能盡如李法費廉而工減是以無成功余嘗以事如金陵數過所謂朱家山者按其形勢誠如李君所言故採其說俟習水利者考而行之若乃議紛而力不繼適足爲後戒者也余既備載開河始末誌以此河不開圩田之害未知所止然二百餘年中屢舉屢廢詢之土民僉云此非獨地利由瓜埠口抵六合故黠商豪賈聚焉若黑水河開則江南估船直達清口其道徑便不利六合商六合商酸金唆官吏造言開黑水河鑿創六合地脈不便又言沙土善崩空勞無益官吏之墨者張其

聲勢與他邑爭故或議而不行或行而故謬以敗事總督鄂公開河時廉其情取造言者項械號令工所羣商始狼顧竄匿卒亦不成殆天也又云東去張家堡十餘里有小河東南流四十里可達江其上白壤無沙地墊曠但易開濬六合人劉君某訴於邑宰陳公言百姓願計畝出夫可不費官一錢而事集又訴於江寧守某公江寧守檄縣議商人聞之大恐百計阻遏會劉卒事亦寢荏開河爲農人之利而商賈圖便其私農豈商敵哉 竦按若欲洪湖下游高寶數邑免水患不如開洪湖上游使通禹王河歸江存此篇惜其尚未見及此

鄂爾泰曰至於通粵河道最關緊要非止便客商實欲資糧運臣於雍正七年春即發銀飭修已由阿迷州以下開至八達其一千五百里造船試行下船至剝隘則徑達粵江又嵩明州之河口經尋甸東川由牛欄江達金沙江周環川江復抵昭通以通舟楫雖工程不易亦人力所能現估勘繪圖覆奏若得川粵江河舟通滇會則片帆可達吳楚又不止尋常水利事矣

西貴州緬甸越南南掌國境師範曰自古入滇之路有三楚將莊蹻略巴黔以西威豬取滇土史稱牂牁江出番禺城下其源在田州泗城之境與雲之廣西貴之普安實相接壤輕舟東下徑達南海所謂南路也司馬相如持檄喻西南夷諸葛武侯渡瀘深入皆由益部取道南中非古所謂西路耶又以其形勢言之東爲黔中在今日爲內地固勿論若南蔽元江元江之外爲車里此外則爲交趾西蔽永昌永昌之外爲麓川又外則爲緬甸西北則爲驃摩麗江以爲捍蔽此外

則爲吐蕃氣勢稍弱則吐蕃西伺南交外竊西南諸夷不受約束天寶間張虔陀暴使滇人致有南詔之釁連結吐蕃終唐之世不入職貢宋室不競遂棄爲異域蒙段二氏崛據數百年計其士馬不足當中國一大郡然窮天下之力不能下者則以兵恃險遠下流仰攻形不便勢不利也開通西南二路非無所考而漫爲言也嘗考求故道在昔故多岐矣其小小間捷之徑人不得並肩車不得方軌者置勿論金沙江寬廣數里自麗江而下吞納

滇武諸水徑達蜀江其爲舟楫利涉行道之人能言之明太祖諭頴川侯謂閣索嶺本非正道正道乃在西北則訏謨具存奈土夷射利倡言爲梗一疏鑿之民固樂從昆明威楚羅婆之境皆可揚帆至矣　外如九邊雖汎地可分矣而薊遼宣大關陝又各設總督以聯之內如各省雖疆界別矣而兩廣南贛鄖陽亦各設總督以聯之獨雲南界在萬里外孤懸一隅其所道之道特藉貴州九驛以爲往來萬一中阻則彼此懸隔鄰邦軍旅雖眾且

強而救援無可通之途勢可隱憂莫此爲亟也況土官各巢穴其中唇齒黨結雖省會黔郡號稱人物未免軍民華夷雜處議者謂自古入滇之路有三今之貴竹其一也而烏道紆遲險峻可危莫若西南疏鑿金沙江由水路以達於蜀東南經營廣南郡自普安安隆由陸以達於粵三路俱通公私俱便此亦一說也彼曲靖古益州地也古人既可以益州而統轄平曲靖豈獨不可以曲靖而聯屬於益州耶莫若於四川雲南貴州三省擇其形勢接壤照南贛汀漳各割郡縣合爲總鎮方其無事也則合數郡土著之兵而訓練之有方合數郡土產之物而儲蓄之有數屹然坐鎮三省之界凡各土酋自將畏憚斂戢而潛消其跋扈之心矣及其有事則聲息朝聞暮可遣兵壓其境其視奏請必動經半載然後調兵聚糧以議勦撫者何可同日語也俟區畫既定物產漸豐或金沙江水路可疏鑿焉即疏而鑿之無難也或廣南郡陸路可經營焉即經而營之無難也　考金沙江之源出於吐

蕃異域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於馬湖敘南然後合于大江趨于荊吳此其水之所從經絡益南中西北之險也自漢武帝遣郭昌等開益州諸郡西南之夷始通中國及孔明渡瀘南征七擒孟獲六詔之地遂入華圖大約爲不開之說者其端有四其一則曰由滇南之金沙以達蜀之馬湖原非操舟縱楫之江水雖徑流而口多巉嶮由東川之小江猫至潤州則有阿補溪灘矣由閬州至烏芒則有

虎跳大灘大流小流灘矣故其奔騰衝撞之勢見者方懼心焉而憚其排鑿之難成也其一則曰雲南尋甸之柯度以至馬湖之銅廠溪原非經商往來之地沿江夷猓雜居跧山伏穴易擾難馴竊弄鋤梃行將禦人矣故其桀驁忿鷙之性聞者且戒心矣而畏其即次之或虞也況滇雲一省接壤於蜀貴之間封疆之臣各爲其土其爲西蜀計者則曰金沙江之路一通則當建之郵舍而設以夫役其應支之直當必取給於蜀民大木之餘材力久

竭矣故滇雲之所利而蜀境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爲貴陽計者則曰金沙之路既通則行商競便於舟而憚勞於陸其轉輸之貨當必充斥於北路九驛之道工商閭寂矣故滇南之所利而貴陽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如人力必不可施即如蜀之新灘設爲盤運之夫亦可也如夷獠一時果未可馴則沿江一帶多設巡司亦可也彼西蜀既以錢糧爲難則經理之勞滇當獨任其費而求借官帑以充之俟權商稅以補之亦無有不可者況

滇之與蜀本有輔車之勢者哉貴陽既以商販爲病則賀遷之征滇當稍寬於陸而舟車並用以通之東西二路以分之亦無有不均者況滇之於貴本有比鄰之義者也豈可乘以爾我之私若此哉宋太祖得國之初尚未徧覩天下之勢乃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遂成鄭楊趙段之僭元憲宗乘革囊及筏濟江進薄大理擒段智興遂平西南之夷夫以宋主之畫河爲界若有得於閉關謝西域之意然而棄險以資敵其爲謀也疏憲宗

程惟則卓沙吉有疊水者武定府丞某也謂金沙江上自麗江永北姚安武定下至東川烏蒙芒部宏治正德間馬湖安監生於上江放杉板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板俱係拖稍大船建昌行都司奉欽取大木寔蕃越嶲鹽井建昌等五衛俱在上江打沖河三江口並德昌千戶所或劄簰或散放會川衛在下江科州採斫開江船行魯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爲險阻者金沙巡檢李朝宣也謂自巡檢司西過江五十里界會川衛每見客人

販木劄木簰筏江流六晝夜即抵馬湖隨簰下船或一二十載糧食養牲畜跳簰擲船如履平地江下五十六里有大小虎跳灘冬夏水落可施開鑿者姜驛丞梁松也謂自德昌所洗迷村伐木下江頭一程至會川衛甸沙關一程至梅易所三程至和曲州金沙江馬湖建昌各採大小板材俱自德昌下河從金沙江巡檢司經過直至馬湖敘州因畫圖以進者建昌木客何松也鳳韶既得諸人之縱臾以爲迺東極徑便但閒江內有鑿尖石兩邊

嚴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未委底的若迺西木面洪闊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後不絕中間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石易鑿此則斷然可通無疑因請行總司會布都二司計議開通不獨利於一時一方實國家久安長治至計會地方多事議竟不行然所論迺東迺西道分難易其說亦疏繆蓋迺西江行亦經陰溝洞天生橋未有他道可以軼出也隆慶初鳳酋誅滅巡撫陳大賓復爲題請而議者多甲乙之詞大抵謂江道一通則商賈競舟惟

陸算緡之利告塲於程番之八府而九驛之途鞿爲茂草矣至天啟中安酋倡亂責陽道阻頗議開之按察司莊祖詔謂自巡檢司開由白馬口歷祿勸之普隆紅巖石刺飯至廣翅塘其下有三灘水湓沒石乃可放舟涸則蹼岸纔容空舟以行歷會理川之直勒村罵刺土色下有雜心石如堆三疊江中舟者相水勢緩急可行又歷東川之蹈照亂得頭皴刺飯至粉壁灘甚駛又歷巧家之驛馬河新灘至虎跳陰溝洞虎跳湍瀉陡石不可容舟陰溝

二山頽集水行山腹從陸路過灘易舟而下歷蠻
夷司之大小流灘烏蒙之黃郎鋪貫溪寨業灘至
南江口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水商行可十日
乃經馬湖之文溪鐵索江邊數灘歷麻柳灣教化
巖又歷洩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直抵敘州城
下有羅佐橋爲入滇要路則水陸皆在東川烏蒙
間卽所稱勞浸靡莫非乎核形勢商利鈍未有不
先辟此險而能控荒服破砦窳者茲江苟通則滇
池之輕舠可挽而之普渡建越之朦舘可汎而下
瀘沽通滇蜀筋脈之會續長江衣帶之勢是使諸

絕乃越東川於昭通界內開闢阨塞費金不貲復
阻於異石象鼻柯郎虎口諸灘之險旋復棄去乃
從永善之黃草坪施工自是順流達敘府然中經
鍋圈洞旋圈似鍋瀑流千尺泝舟者必挽箱而上
金沙江之不可不開者有二大利焉攷之紀載
漢武先擊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池而僞王俛首莊
蹻開道至朱提有水道步道水道有黑
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而行
人爲之謠曰楢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櫂勢與

天通今烏蠻在東川卽絳雲弄其山多雪四時不
消金沙江出其下羊官黑水非指茲江乎元至元
十四年詔開烏蒙道愛魯帥師擊玉蓮州所過城
城砦盡下之水陸皆置驛傳今烏蒙有羅佐關其
下有羅佐橋爲入滇要路則水陸皆在東川烏蒙
間卽所稱勞浸靡莫非乎核形勢商利鈍未有不
先辟此險而能控荒服破砦窳者茲江苟通則滇
池之輕舠可挽而之普渡建越之朦舘可汎而下
瀘沽通滇蜀筋脈之會續長江衣帶之勢是使諸

夷盤錯之險盡失而十五郡可裘領而挈也此其
爲邊防之大計一矣古者竹木之利至大江陵千
樹荻渭濱千畝竹皆與萬戶侯等爲其水道通而
布其利於四方也滇省則名章巨材周數百里皆
積於無用之地且占穀地使不得墾故刀耕火種
之徒視倒一樹以爲幸蓋金江道塞既不得下水
以東西浮而夷俗用木無多不過破杉以爲房聊
庇風雨罷擢本垂蔭萬畝千尋無有匠石過而問
之千萬年來朽老於空山木之不幸實地方之不

也哀牢之山長千里中通一徑走深林中垂一
日若使此山之木得通長江其爲大捆大放不百
倍於湖南哉而且金銀丹漆犀象僮笮馬之屬絡繹
于雅黎嘉眉之間非但滇利而蜀亦利此其爲轉
輸之大利二矣
柴紹炳曰天下有三塘河南有防河之塘湖廣有
防江之塘浙江兼有防江海之塘此皆大利大害
所在也而在浙言浙又於今日之事則海塘爲切
塘之遠者勿論若圮而重修則唐之開元宋之寶

熙元之泰定致和其事徵諸郡乘至明初及季海
變凡六永樂辛巳成化甲午宏治壬子嘉靖戊子
萬歷乙亥崇正己巳或溢或決屢費修築可得而
紀者乙亥之役爲詳焉顧塘在沿海唯鹽官頗之
而議者以塘大決裂即嘉湖而下不免波及者何
與按志稱海寧於吳爲陲於越爲首地形最高故
境內麻涇落塘長水塘諸水皆從北流一從東北
由浙泖趨滬瀆江入海一從正北過吳江趨白茅
港入江俗因指吳江塔巔與長安壩址相並則海

寧之地高於他郡邑甚明故海寧之塘一決不止
水注彼諸處如建瓴然將松蘇嘉恐被殃而嘉湖
屬邑其剝膚之災矣然則障海昌者即所以

郡
陳訏曰竊惟杭屬之海寧嘉屬之海鹽而邑地俱
濱海縣治去海不及半里又當蘇松上流一有衝
決患誠非細然寧鹽兩邑雖均以海爲患而潮有
橫衝直衝之異地有軟沙硬沙之別其橫衝而沙
輭者患在根腳搜空雖有極堅極固之塘不能存

立法宜加意塘根之外堅固牢密使沙土不虛即
塘身或少單薄可以無慮其直衝而沙硬者塘根
之沙不患其坍止患直衝勢大非極堅極厚之塘
不能抵禦法宜精講修砌塘身之法而塘根以外
加功稍次則是潮患雖同而所以捍潮之法
不同也今以海寧言之海寧之潮與杭城江干之
潮無異俱起有潮頭俱橫衝而過其實皆爲浙江
入海之尾閭然而海寧之海沙又與江干微別江
干地皆近山其沙性硬故江塘之沙坦而不陡即

有衝刷捍禦猶易爲力海寧近城無山遠者江千之山相去百里近者袁花之山亦五六十里故沙土率皆性輕且海塘以外之沙從來此坍彼漲其所漲之沙又皆湖頭去遠急水已過而長水停蓄日漸淤積性浮體輕衝刷甚易故當平常沙漲之時塘外不下三四十里之遠及至沙坍三數月卽可到塘蓋其積之也由於湖過之長水性平氣緩浮沙沉積故所長之沙低於海塘者不過三四尺其坍之也由於湖頭與急水橫刷湖當初三之

時水尚未長恒低舊沙丈許有餘潛激衝激皆在沙底搜進故不但沙岸陡峻而沙面反凌空蓋出其外俄頃之間縫如毛髮轉瞬而坼裂傾頹如山之崩蕩爲濁流杳無踪影矣漸至塘腳日搜日進雖使礩石爲塘豈能悉空穩立故海寧之塘必於塘腳之外沙土之中砌出十有餘丈以固其根蓄法用木樁爲襯中積石層層排置塘外蓋用木樁則化小石爲大石而排置塘外土中則可頭防衝刷立法誠善但其置樁也宜深而不宜淺蓋沙

漲之後潮來之所衝刷必在舊沙根腳之下置樁若淺則衝刷所及反在樁下之沙而樁之根腳亦虛豈能自固惟置樁必深或三樁四樁層層疊而起則衝刷之勢樁能抵之而沙無崩塌之患其排樁也宜遠而不近蓋水之激灌無隙不入若自塘根排出有十餘丈之遠則水卽善刷不能浸灌以至塘根而塘根之土常得乾堅牢固不至根腳虛鬆而因之以傾至於樁外則用長木椿密釘入地銛束其還櫃外有椿椿外復有樁層層密釘卽使

潮衝斷無一根隨流他樁齊倒之患而樁之自下疊上自返及遠俱用品字排置兼如陂陀之坦近塘稍高漸遠漸深既禦潮來之所衝刷并護塘根可堅久矣塘外之沙既不坍及塘根則潮頭既過之後急水既緩之餘卽有長水浸及塘身而勢緩力舒無虞衝齧不必如海鹽之鉅石鱗疊屹然如山而後無患故海寧之塘功力全在塘根以外人但知塘之裂缺而不知根腳鬆而裂缺也至於海鹽之海則與海寧又異南有秦駐山北有乍浦山

相去止三十餘里南北山趾角張而海鹽邑治居中獨以東面受大海潮汐之對衝與海宇橫過不同而海中之沙又近山多硬不坍不漲故從來洋船不便泊塘亦因潮來則水溢而潮退則爲沙擱故也故塘外不患坍沙惟是全海所衝勢雄力猛而潮汐之來一衝一激其衝也固有排山之勢而其激也亦有拔山之力故必極大極厚之石縱橫錢壘內復實以土塘而後可以捍禦若使壘砌之石稍不極其厚重則水力排壘即如弄丸且古云

石之附土如人骨之附肉海水之來不但畏衝實尤畏吸蓋水既衝隙不入其吸而拔之也塘土但出若土塘空洞即石亦頑滑不固故古人于海塘之建議之甚詳既須極大之厚石而其取材也不可頭大頭小其壘砌也不用石塊墊襯其程式也必方方相合面面相同其驗工也不於已砌而於未砌之時先置平地驗視其層壘也頭頭向外以縱橫之法驗之以品字之形務使潮水之來其入也由石縫而曲折以進其吸也亦由石縫而曲折以出則潮之呼吸其力漸殺而後石塘有磐石之安土塘免捜空之患且頂石之樁必長必多必掘深生土二尺而後釘入而塘外亦排置木樁以護其樁略如海寧之法不使樁根宣露易朽頂衝之地不遺餘力次衝之地工力少減然亦百倍海寧皆由海鹽之海直當大洋之衝且沙又鐵板潮從沙上奔騰而至并無海鹽之東沙少爲抵當惟恃塘身直抵潮之正衝非屹然如山必不能禦昔時用王荊公宣泄陝陀塘

法元末明初猶衝決屢告至後有疊砌之法而後數百年無患今不得已也即今二十年前上簟因塘石碎泐委員修理而未辦之員不能仰體德意反取塘身完整之石加於塘面而以塘面碎泐之石委之塘中如築牆之用墊塘一時雖飾美觀其實遠之已矣若慮塘身延袤不能一式則原有頂衝次衝之別約其止十餘里況今之坍側傾卸止勘海廟數十丈之頂衝豈可惜一時之小費而遺不數年後之大患乎故海鹽之塘全在塘身捍禦

異於海寧也至於兩海之塘雖極修砌得法而大潮大汎狂風駕浪不能保無扇溢淹沒橫流則雨海又天生有近塘之河消納海水而不使淹入內地蓋海水性鹹若淹及腹內之田則田秧泡爛非兩三年雨水浸潤不能復其淡性以便耕種惟河身之水日夜流動數番大雨即鹹性盡減故可使之泄納以不波及於腹內之田在海寧則爲六十里塘河在海鹽則爲白洋河皆天造地設古之所謂備塘河是也寧邑之六十里塘河即杭城之上

河發源於江干諸山與北關下河之發源天目者兩水各自分消下河由若溪入于太湖上河由海寧黃灣出閘達於嘉興松江今黃灣閘久廢薛家壩久阻臨平市河久湮下流不通而上河之水俱從半山之金家堰入於下河不但天旱之年海宕沿海消滿不來如火益熱水潛之年上河諸水消滿不去盡出金家堰而塘棲德清上下河兩水齊到昏墊愈甚如水益深即今海塘潰決潮水直入內地而六十里塘河臺無分洩之處至於鹽邑之

白洋河起於秦駐山由藍田廟而達於平湖河外近海之地類多斥鹵河內皆禾稻之鄉今雖不甚全淤然淺阻日久河身已高潮水屢溢河不能容便恐淹入田畝及今開此二河流通深廣則即海塘修築運輸木石無虞艱阻而日後大風駕浪泛濫之患藉以分洩但此二河勢居其僻非仕宦商旅之所經由地居其瘠無富貴膏腴之所置產膜視者多

阮元曰浙江之性柔折不行乾隆中年杭城以東

海寧城以東皆有護沙而中間老鹽倉一段數十里獨受頂衝則以南岸有牛舌尖沙吐尖向北故江水之下也過尖衝北岸亦折而向南折而向南潮水之上也過尖衝北岸亦折而向南兩頭向南故護沙以生而受衝險工僅中間一段耳乾隆五十年間有不諳塘工水性者以牛舌尖沙爲可惡若截而直之則中段亦望護沙之漲于是截牛舌開引河導水刷沙一空孰知不但中段不生護沙并兩頭護沙全失杭城烏龍廟外全受

頂衝潮撲民居之舊塘外桑田盡爲滄海海寧鎭
海塘以下亦皆一片大海矣朱保障危險謂　水
性者數年至嘉慶十一年以後兩頭漲沙復生則
以南岸漸復尖沙之故元方以爲深幸但恐將來
復有惡尖沙不直者
尹繼善曰海水吞吐爲力甚大倘一石移動前鈕
則全身動搖惟於兩石層累之處各鑿一孔用鐵
筍穿合則上下連結於橫石排結之處各於頭尾
鑿孔用鐵箍關住則左右貫穿通身之石　絡一

片雖有風浪衝激不能撼動較之用鐵錠指筍洋
面易脫落者相去懸殊今除已築塘一千八百七
十餘丈外尚有未築塘工二千二百七十七丈詰
將此未築塘工外層縱橫鋪砌之石俱添用鐵筍
鐵箍每丈需用鐵箍鐵筍三十三枚每枚重二斤
每斤價銀一分五釐每件鑿孔錢一分共需筍箍
十五萬七千六百五十六枚約需筍箍連工銀二
千九百餘兩所費無多

古之漕法四一河運一陸運一海運一轉般河運陸
運隨世不同海運用之元明數十年間惟轉般自魏
隋以迄唐宋幾及千年其源始於禹貢而其法備於
貨殖夏聖人之運法也三代封建之世納粟上於甸
服輸不過數百里故經費不詳其法秦漢所襲於
京師者無多故講之亦略自後魏之世經略江淮有
司請於水運之外隨便置倉小平石門白馬崔暹淮
梁水洛州隋郡大業凡八所各立郡閭各置倉庾有需

古之漕法四一河運一陸運一海運一轉般河運陸
運隨世不同海運用之元明數十年間惟轉般自魏
隋以迄唐宋幾及千年其源始於禹貢而其法備於
貨殖夏聖人之運法也三代封建之世納粟上於甸
服輸不過數百里故經費不詳其法秦漢所襲於
京師者無多故講之亦略自後魏之世經略江淮有
司請於水運之外隨便置倉小平石門白馬崔暹淮
梁水洛州隋郡大業凡八所各立郡閭各置倉庾有

運積場州汴河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積太倉此唐一代轉般之大略也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運漕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其後黃河路斷祇漕三河江淮上供米轉運使以本路綱運眞楚泗州轉般倉兼以載鹽運畢則舟運其家汴州諸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招運者四舟卒得番休而汴船不涉江淮之患其後稍廢發運使許元奏請諸路增船數米輸轉般倉如故置二年詔向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吳元

請汴江淮米二百萬石令發運總管易置二百萬計二年可得增船千萬轉儲三路令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貴之河東陝西邊州軍既常平法以時糴糴初天下轉般倉自歲運京師外諸倉皆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供諸之額斟因加本額以倉儲代輸京師復於豐熟處所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儀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此宋一代轉般之大略也至徽宗崇寧時蔡京爲相用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羅本數百萬充

書者也顧朝廷歲入穀不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宿蠹層穴其中漏盜之需索大累於船丁船丁之需索大累於州縣州縣苦焉以浮收爲補助之術也漕臣以朝廷之急需而亟於星火丁卒索詐而急於倉諸臣雖然欲去紅紙花戶之弊盤詰於通倉者不得去則尖丁之弊貧於州縣者不能除浮收歲增耗費愈增浮收愈甚於是有書役之挾制有紳士之包攬昔之浮收又害於官今之浮收又害於民勢且不終已

而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漢唐以來自轉般而之直達何不可自直達而之轉般變之所極其機自至近歲駁船之設始爲偶行繼成常例不得已隨地置倉由是而天津有倉矣臨清又有倉矣是轉般之法蹤未顯立其名實已用之於北也今築築黃壩恐誤江運也其出運皆奸猾耳去之又何久不可應募今各廣回空即就清江增船駁運是轉般之法又已用之於南也日者　勅下諸臣別籌河漕兩利之策伏繹詔旨似專爲河工未就而言竊以河工天事也思之偶也幫費人事也患之常也天事無往不復人事

有加廑已就使一旦河流循軌漕艘暢行而幫費日增漕弊日出是上以百萬金錢治河下又以百萬金錢治漕也治河河平而費止治漕漕在而費無終窮何不酌古之制權今所宜取唐宋轉般倉成法損益之不泥其迹而師其意古稱利不百不變法轉般之在今日豈徒利百已哉　於是則衛籍可除矣旗丁亦民耳號之爲軍在明初有屯田以贍其身家有番代以均其勞逸教之弓矢坐作以寓兵於饋饟之中良法美意皆隳之矣徒存此不農不賈之民領之於

非文非武之官以爲軍冗軍也以爲民游民也矣愛而勿去也誠使轉般法行舉其籍而削之便或曰旗丁有身家故責之漕事去之又使何人應募不幸賠補將矣取諸此正不然旗丁之有身家者固未嘗出運也其出運皆奸猾耳去之又何久不可應募今各省委員之採辦其亦籍力於旗丁耶惟其責賠於丁丁主之而官無權官爲虛設矣責賠於官則官任之而官自出其精神矣或曰旗丁託業於是幾百年矣不願去奈何曰無不願其富貴者以軍籍爲恥其貧

賤者以軍籍爲累一旦脫籍方且幸甚惟一二奸猾則託業焉彼固非託業於丁乃託業於凶橫也爲政者豈有聽民以凶橫自業者乎誠令凶橫者失業而富貴貧賤各遂其常豈不快哉或曰屯田在丁久矣將歸其田乎不歸其田乎曰七省之屯田多寡不同風土亦異各就所在區處田有可歸歸之不可歸或量徵所入或別與他途或即用此田之人供我轉般之用不必因是以求益於　國也要之丁籍去而所省已不貲矣　於是則衛官可裁矣衛守備千總猶

之營守備營千總也今以不堪營用者畀之衛職其人自知升進無堦聊復盤於其間寄衣食焉微墨理訟小分州縣之權裘帶肩輿略無騎射之責隸之糧道而糧道相懸數百里也帥之漕督而漕督相懸數千里也不得已仍屬之所在知府而知府究以武職外之平時既無考核出運又藉鑽營其強者與奸丁爲狠狽其弱者爲丁衆所欺凌所謂尖丁者輒倒持其柄而進退之天下冗官無過於是省其職而併之州縣便　於是而漕督可省矣漕務綸亘七省漕督坐嘯雖賢者無由自異及其出運額長莫及故又佐之以巡漕名爲漕所總滙其實下無不由於州縣上無不歸於督無漕之誤與不誤仍在督無州縣總漕無能爲也督無州縣皆非誤漕之人總漕一官設可也不設可也益漕督位尊濶絕衙官衙丁聽命於其衙門書辦凡衙官之出運非賂莫得也衙丁受兌之水次非賂莫得也衙官衙丁必先丐貸以得之而後取償於州縣所出之幫費半入於衙丁半分於書辦

而且衙官衙丁得之勞書辦得之逸矣夫多一總漕無裨於漕猶無損於漕多一總漕之衙門非惟無裨又有大害胥此類也漕軍固重事固宜有兵將護明制所爲設立衛官衙丁也衛官皆守備千總爲而不教練衛丁皆軍籍矣爲而不習藝今以其人氄落弱懸又更設漕標之兵是重疊也總漕既省分其軍於運倉處所翊衛倉儲庶幾乎　於是而災賑可備也唐宋轉般之法歲歉則請停所運三之二或三之二於災荒處所減價糶之又於豐熟處所中價收之以還運額或米貴則令民折納穀賤則以其錢糴米還倉其事亦猶今之截漕也而國民兩利設有倉猝意外就近鑾軍爲力省而濟用亦速

朱[redacted]曰余既畧考豫省漕運而爲之說又檢漕運則例暨開封府志有洛運浙運二事用節錄以備參考云康熙三十一年春奉　上諭陝西西安二府屬去年被災應將本年漕糧截留二十萬石交與靳輔作何區畫雇覓船隻自黃河運至山西蒲州等處備賑欽此嗣議水運則自江淮以遡黃

河達孟津陸運至蒲州[redacted]由考城抵漿澤水勢奔
注猶人力可施駐漿澤以待點勘其上河益險道
廣武山阨人甸水與山爭流益急且岸皆峭峻仄
不容足纖挽莫施距孟津之程無幾尺移寸徙必
數十日而後達又甚危而陸運夫車守候孟津既
久費竭力敝糧儲參政胡公[redacted]文明以運艘歷境緣雨
岸上下經紀其事經洛涸覺洛水平且滿仁欲川
之至是因舟車苦異具詳河無謂由河入洛乘安
流至偃師之孫家灣與孟津陸運之道無殊河撫

委勘眞確遂檄漿澤諸舟於河入洛做孟津車兩
於孫家灣候載檄洛濱山縣備刮板疏沙集小船
候起撥一時水陸歡呼而糧運以集計河運者自
夏抵秋僅八萬餘石洛運者匝月至十有三萬餘
石舟不耽險車不曠日人力工費所省實多冬又
奉 上諭再運楚米以濟秦饑水程由豫之浙川
命大臣監理發官價糴惟恐以秦累豫乃米數計
二十萬石山河險僻措置惟艱先是秦之饑也
皇上特恩撥濟內賑令楚豫協力陸運繼楚惟協

銀而以麥麥之豫斯役也又將循舊轍馮薄司李
國亮毅然執之謂孰非 朝廷赤子可使豫民獨
瘁乎當事者遂爲調停之計乃楚豫分運漸既上
水淺狹多灘僅可行所謂扒河船者且船亦無多
於是造船挑淺過載維貯濟[redacted]取備[redacted]猝閒據閘封府等議詳凡需船二千隻頭
艄[redacted]夫萬二千人船鋸鐵等匠三千六百人挑濬
夫四十人更番八府一州提調僉李公很之逐
撥其計其官介四府一次輪流督運後運至五萬

餘石奉 旨停運惟 朝廷以一視同仁之意移
有餘以補不足所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然非
劃視察創由洛之議李方伯有協運之爭則大梁
民力殆矣此二君皆洛中士民所宜尸而祝者備
著顛末亦以爲考古者之鏡云
何國宗曰查陞任吏部尚書宋[redacted]開[redacted]疆拔運河
節畧內稱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親歷海濱竟
爲圖說上之疏言淮河之北岸一里名支家河安
東縣至海州路也自支家河至運河海口共三百

八十里既出運河口由海行至安東衛
即山東界由安東衛運石曰所羅市所夏河所遂
至膠州塔頭營入麻灣口共二百八十里俱循海
塘而行一入麻灣口其中止有馬家濠爲陸路此
則須以舟渡開浴然只五里由此經平度州以至
萊州所屬之海倉口俱小河共二百七十里自海
倉口入大洋便直抵直沽口至天津衛凡泛海只
四百里風順半日可達等語臣等會勘得淮水出
清口與黃河合經安東縣城南東流入海方運宜
所稱支家河在淮河北岸固即黃河之北岸也查
安東縣誌書載縣西七五里有支家河今已淤塞
無迹可尋土人亦鮮有知者惟有鹽河一道上自
中河之鹽河閘分運河之餘流至王營壩口分爲
二支東爲中鹽河西爲西鹽河至安東縣北新安
鎮合而爲一又東北復分爲二東流爲五丈河運
入海北流則會運河至悟風漊入海現今淮北鹽
船由此轉運自鹽河閘至悟風漊出海口計程三
百[illegible]里應即爲方運宜所稱自支家河至運河海

口之故道也既出運河口由海州歷贛榆縣境至
山東安東衛雖係海道而大洋隔於雲臺鷺遊諸
山之外自安東衛嵐頭山口始入海程經羅山衛
至淮子口亦俱沿海壖而行自淮子口經羅浮兩
山之間入麻灣口即爲膠萊新河浮山之西有陳
薛二島石礁林立甚爲險阻薛島之西十里許有
平崗曰馬家濠南北幾五里元人擊之遇石而罷
明嘉靖十六年海防副使王獻鑿開馬家濠石渠
一千三百餘步直抵麻灣即方運宜所稱馬家灣

也一入麻灣由把浪廟經膠州平度高密昌邑諸
境至掖縣海倉口出海計程二百八十二里中分
八閘距麻灣口二十里爲陳村閘又北三十里爲
吳家口閘又三十里爲高鋪閘吳家口高鋪之地
地勢最高名分水嶺爲南北分流之脊高鋪閘以
北二十五里爲亭口閘又三十里爲周家閘又三
十里爲玉皇廟閘又三十里爲楊家圈閘又三十
里爲新河閘又三十里爲海倉閘又二十七里至
海口以上各閘俱創自元人至今沿河仍襲舊名

而關座俱皆湮廢查明時議開膠萊新河其說有二一則欲自分水嶺深加開究使河底與海口相平南北河口各建一閘每日潮方至時則開閘納潮船可乘潮而入潮將退時則閉閘蓄水船可通行而出一則欲自分水嶺開運河渠修復閘座廣引膠源設立水櫃按啓閉蓄洩之法以資輓運二說俱似近理今臣等細加測量分水嶺以南比膠灣口高一丈二尺以北比新河閘高一丈八尺八寸又將分水嶺試爲開究雖有礁石糜沙尙可挑

濬惟是南海口潮水止至蔴村閘北海口潮水止至新河閘則兩潮之隔不相通者中有二百餘里若欲南北通流必須濬去開鑿深至二丈二三尺況朔望大潮深不過四五尺餘日小潮深不過三四尺潮落之後僅深一二尺即於河口建閘而欲引數尺隨長隨落之水通二百餘里之流恐不能濟且蔴灣以南水底皆係石塊海倉以北一望蓬沙故蔴灣口海倉口雖可退潮而商船駛絕無停泊若欲將海口並閘濬而潮汐日至工力難

施此退潮之不足恃也再查分水嶺地當水脊所恃爲分水之源者僅平度州之白河灰源既微又無泉流可引雨多則水漲噴沙雨少則全河乾涸陳村閘下雖有姑九河會流而其地已近麻灣順流南下亦於運道無濟分水嶺北有膠河自膠州之鐵橛山發源流至高密縣東與五龍河張魯河合成水會至亭口閘下入新河北流水源稍盛中有百脈湖地勢卑窪周圍百餘里若東堤蓄水以爲水櫃遇可開引使其南北分行然一河一湖又無

泉源輸助欲以濟二百八十餘里之運道勢必不能此蓄洩之不足恃也考歷來運運之議創自元人乃開之數年而即罷明時屢試而終不行良亦歲此若夫由河達海更造船隻以及開空勞費不貲又其餘事至於來往商船現惟泊於麻椒縣之青口及膠州之淮子口要皆濱海水深之處不肯乘潮入港裝載糧儲運膠河而海口淤淺如蔴灣以運行亦於各商生計所稱益惟兩岸民田陂水俱藉此湾宜積令委臣原依歷任平度州州

同溫文桂條奏以民力疏濬每人按日給米一升
已足通流洩水若轉濬運商勢所不能似可無需
再議
陳鵬年曰過河在淮之南商船自淮入渦至河南
祥符縣鋼瓦箱在縣西北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
只二十五里以達京師明永樂中亦運至陳州載入黃河至新鄉八柳樹等處
千里此元人陸運之故道也倘濬運中梗河
道未能遽復而又不經黃河之險此亦備急之一
策也
靳輔高曰河南自昔轉輸處也堯舜禹都冀州禹

貢載浮于洛達于河其時之貢道即運道也殷周
以來諸侯封建各食其土故漕運之制未詳因禹
之舊漢興乃始事漕輓歷代因之大抵因建都所
在而爲之經營其利病乃可得而究云漢都關中
引渭穿渠至河以漕東漢晉都洛陽修汴渠以達
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行漕隋沿河置倉唐亦置
河口輸場分運入河洛時則自江達淮自淮達汴
自汴達河而洛而渭而黃以河爲急宋都大梁爲
四河以通漕而汴河運米至七百萬石凡夏秋上

洪皆由汴于時東南則由淮入汴西北諸路則由
洛入河達汴而專以汴爲急元明都燕京元行海
運而其初亦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在封
南大河北岸陸運至淇門入御河即衛河以達京師明永
樂中亦運至陳州載入黃河至新鄉八柳樹等處
令河南專夫運赴衛河蓋以河兼陸運而其時則
又以衛河爲急自元都燕而汴河幾廢明世會通
河成而東南重運悉由淮北山東至臨清合衛河
以達于天津其衛輝水文所運特河南一省之漕

而已故論漕運于漢隋唐河南特中頓之所也論
漕運于宋大梁則委輸之地也論漕運于元明衛
河則紆出之道也以河爲事則有三門底柱之險
以汴爲事則有潰溢涸塞之虞以衛河爲事則又
有泉流微弱水不勝舟之慮歷代所由各有利病
其勢然矣乃明季論者以會通河偶阻至欲全由
衛河借沁之奔流入衛以殺黃而助運是殊不然
沁大而衛小沁濁而衛清故黃足以容沁而衛不
能受沁沁之水勢足以濟運而沁之泥沙適足以

病運故病會通而欲專由衛者是因噎而廢食也
欲引沁入衛以助運者是穿咽而潰癰也 本朝
悉由江達京庾而衛河之運特南河省臣巡視抵
臨清以會通倉而已我 皇上封衛河之神 欽
賜匾額復以兌糧小濕改歸衛糴夫挑挖井經由濟濟
跋涉之苦又以河石淺灘需夫挑挖井經由濟濟
內黃之縣撥入彰衛以免跨屬呼應不靈之虞
陸世儀曰順治三四年漕費日增一日初猶謂其
偶然冀後來或有減少之日至七八年竟立隨漕
耗銀百兩押兌公然分得二十兩是三種者官旗
之羽翼也以外又有倉夫本對諸豪往來而媒孽
其間無非奉承官旗魚肉糧長者非親官而惡
糧長蓋如此則得利不如此則不得利此輩亦以

雜費之名日新月盛運軍以糧長爲奇貨奸棍串同官軍首
倉場爲利藪平日民戶之有身家而稱良善者皆
深自逃匿惟恐爲人魚肉而積年之奸猾市棍劣
衿無不羣起而入倉場串同各衙門書吏打合運
船官旗彼此交通互相呼應以饗食糧長如同一
派兌也米多者宜先派米少者宜後派總書則故
意派其少者或後或先或遲或速或一石而撥幾
軍使糧長無往不受顚倒之累則總書千取利
謂之撥花同一出兌也糧長與官軍互諭使費此

多彼少尚無定局糧長中即有奸棍串同官軍首
先出兌故意多出賄耗使後來者不得不遵其例
謂之做樣又各上臺承差朦朧上臺以爲兌事稽
遲非催督不可承牌持票以催督爲名謂之押兌
其實與官旗相爲表裏如去歲某縣官旗得民間
耗銀百兩押兌公然分得二十兩是三種者官旗
之羽翼也以外又有倉夫本對諸豪往來而媒孽
其間無非奉承官旗魚肉糧長者非親官而惡
糧長蓋如此則得利不如此則不得利此輩亦以
利爲主耳官旗得此幾項幫手所以意氣日驕需
索日橫於是有踢斛淋尖樣米以至三色三潤三
棒種種惡套又有閱廒畫票着押伍長酒錢裝載
船錢倒籮種種名色以至講兌則相爭如戰鬪通
關則繁難如救書弊日甚費日增又往往假借上
臺之威靈以行之於是各處有司其賢明者袖手
吞聲而莫可如何其不肖者又因以爲利此更有
口不能言筆不能書者所以舊歲漕兌舉其甚者
言之如崑山一縣正米百石有加耗銀至六七十

者去歲米價糙者每石六錢七錢今耗銀至六七
十兩是正米百石耗贈亦百石也其糧長包兌收
民間之糧則竟至每畝六斗夫崑山額米每畝一
斗七八升今至六斗是常以兩倍餘贈一倍也聞
之官軍運糧每米百石例六十餘石到京則官又
有三十餘石之耗是民間出米三百石　朝廷止
收六十石之用也朝廷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
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未必盡歸朝
廷而一千萬石常供官旗及諸色蠹惡之口腹其

爲痛哭可勝道耶是今日理財第一大端治平第
一大端皆在於清漕運一事惟在清中間之耗蠹
而已清耗蠹之法維何無如近日所議民收官兌
之法初亦有言官收民兌者夫官民之間不可爲
市且收米一項事甚瑣碎有倉脩倉看守斛脚等勞
燕浙竊取鼠雀等費官不能任勞勢必責之吏胥
吏胥不能任費勢必責之糧長且日久弊生吏緣
爲奸害更百出是官收之說斷斷不可行者況今
日之弊在兌不在收何必更張反生枝葉乎惟民

徵

兌則信不如官兌使糧長之面不見運官糧長之
名不塡衛單允爲盡善但其間節目亦有當細講
者如隨漕一項在明朝不過謂之濕潤米每百石
止有二三石而已乃近年因京中交兌皆係河收
兵丁混擾苦樂不等交卸頗難是以　聖旨亦酌
有五兩五石之制究竟有漕之處不能遵行馴至
極弊然聞去歲交卸已復倉收之舊每船止費銀
三十兩是每百石止費銀六兩又每船免米三十
石官旗多賞花紅是在各上臺斟酌事宜其官旗

有爭執者須令親開一路衙門使費果係多少則
其末立見矣隨漕既定即行文各縣照依數目立
櫃收貯足在庫兌糧之日照依定例每船五百
石給隨漕多少或縣官對給運官或刑廳至水次
給散或運官領米至郡刑廳領耗無不可者但務
要糧長與旗軍不相見則其間爭執之弊自息矣
至於派兌則不可使總書有權州縣官先將水次
倉廒照依都圖編成字號自一號起至幾十幾百
號止不書糧長名字照常徵收在倉運船將至水

次上臺即領給印領號簿一樣二本分送各州縣凡係糧船一到即照到岸日期註明在簿先到者爲一號次者二號三號亦編定號數更嚴限日不容兌米發百石足各書花押各用印記十日一繳上臺備查往來以便稽核如此則只一循環簿領兌廒上臺可以安坐堂皇而以前諸弊一槩盡革

一曰絕

徐旭曾曰其一爲贍耗之苦百萬漕糈悉係小民之膏血糧艘貼截五米十餘向有定例近今每糧百石江南私截至三四十餘兩部議

在運船無留難措勒之患總臺不得上下其手州縣不至閉兌稽遲且亦可省各上臺差委守兌之費至便法也其若官米時濕失露解壯困運丁人多勢窮積欠致然今法各州縣詣於憲臺每處領發領兌牌十面或二十面州縣收貯俟臨兌時應幾船兌米州縣官即發領兌牌幾面交與運官凡應兌者許執此牌然後進倉其無牌者一不得混入混入者以違憲申文定罪自無以前諸弊又運糧一事既非糧長運官當面即不必用通關然糧米

交兌之數亦不可無憑則即於兌糧二本分送各州縣凡係糧船一到即照到岸日期註明在簿先到者爲一號次者二號三號亦編定號數更嚴限日不容兌米發百石足各書花押各用印記十日一繳上臺備查往來以便稽核如此則只一循環簿領兌廒上臺可以安坐堂皇而以前諸弊一槩盡革

一曰絕

徐旭曾曰其一爲贍耗之苦百萬漕糈悉係小民之膏血糧艘貼截五米十餘向有定例近今每糧百石江南私截至三四十餘兩部議

五石是耗外加耗矣此耗米之加增宜裁又甚明其一爲轉廒之苦漕糧冬兌冬開立有淮限轉廒者船未到次印官逼令百姓交兌姑且以廒易廒以完考成也各處漕船俱於本地成造惟直隸山東鳳陽以其地不產木故于淮安設廠而江寧各幫共船一千二百有零亦于淮安成造實則木植油蘇俱產于上江從長江而下過門不入至於儀眞逆流抵淮四百餘里沿途動用民夫晝夜挽拽及船成之後復渡大江道經千里到次遲延縣官

急于考成旗丁利于索詐於是船未到而交兌名曰轉廒糧戶既受一番贈耗使費之累矣及轉廒之後仍令糧戶管廒船到復兌又受一番賠補苛索以致民間賣男鬻女無可告訴推所由來總因造船在於淮安船遠故到遲到遲故轉廒轉廒故病民今淮廠漕造已歸地方官管理莫如江寧水次之船歸於江寧蘇松水次之船歸於蘇松木料油蘇既就近而易辦船成交兌又無遲到轉廒之弊此漕船之宜歸各地方成造又甚明其一爲冒

砑之苦如江南漕糧之外名爲漕項一曰兵糧一曰南糧一曰軍儲此皆本地支銷無庸有贈耗者今贈耗反多於正糧正兌又立有對支印票分撥自支經承往往侵蝕每至重復科徵納而又納一年之內血杖死者盈萬盈千此漕項之不當照漕兌加贈且不得借對支重徵又甚明其一爲兵糧之苦兵漕宜分晰不宜混亂漕糧除解京外則有兵糧爲本地營鎮支銷其派支多有逆行倒置者如鎮江府有大兵駐劄原截留本地之

米今改令江西之米運至鎮江而反將鎮江之米運至通州其意以江西路遙恐幫船押尾貽累在漕各官參罰不知兩處之糧左出右入在民既不多勒贈之苦在官又增轉輸之費又如提督駐劄松江自應截留松江之米今分派蘇松各州縣支領營官借以居奇遂差撥兵丁撐駕沙船將對支糧戶凌虐拷打額外索詐糧戶因對支所累死亡逃竄者不知凡幾臣愚以爲兵糧當於駐防之處盡數截留不宜將本地之米解出反將別地之米

解進往返勞費其有不敷者方准撥支近縣然不必營官與縣官交割不許兵丁與糧戶自相對支此兵糧之支給亟當釐定又甚明

王命岳曰臣聞弁丁有水次之苦有過淮之苦有抵通之苦其一爲買幫陋習幫有高低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窮必欠當兌運時富弁行賄買幫費至二三百金貧弁坐得低幫是貧弁處必欠之勢而富弁甫兌運已費二三百金矣此一苦也其一爲水次陋規衞丁當承運時有衞

官幫官常例每船二三兩不等糧道書辦常例每船四五兩八九兩不等至府廳書辦各有常規常規之外又有令箭牌票差禮漕院糧道令箭令牌一到每船送五兩十兩不等刑廳票差每船送一二兩不等其名目則或查官丁或查糧艘或查脩艙或查日報或查開幫或提頭識名目數十難以枚舉間或清廉上司不肯差人到幫書吏又巧立名色止差人到糧道及刑廳處坐催又有刑廳差人代爲斂費蓋船未離次已費五六十金又一苦也其一爲勒斬行月二糧布政司派給行月錢糧舊例行文各府縣支領每船約送書辦六七兩不等否則派撥遠年難支錢糧及極遠州縣而州縣糧書又有需索每船約送二三兩不等十金之糧無五金之實又一苦也此三者所當清釐於交兌水次之時以恤弁丁者也何謂抵通之苦其一爲投文之苦船一抵通倉院糧廳大部雲南司等衙門投文每船其費十兩皆保家包送書辦保家另索每船常例三兩此一苦也其一爲胥役船規之

苦坐糧廳總督倉院京糧廳雲南司書房各索常規每船可至十金又有走部代之聚斂其不送者則稟官出票或查船遲或取聯結或押取保或差催過堂或押送起米或先追舊欠種種名色一票必費十餘金又一苦也其一爲過壩之苦則有委官舊規伍長常例上斛下盪等費每船又須十餘兩而車戶恃强剪頭偷盜耗更不貲又一苦也其一爲交倉之苦則有倉官常例并收糧衙門官辦書吏馬上馬下等等名色極其需索每船又費數

十兩又有大歇家小歇家需索賄賂經年　旨題革
今又改名復用小歇家改名僱長大歇家改名住
戶指口取保每船索銀四五兩不等有送者可得
先收無送者刁難阻凍又一苦也其一爲河兌之
苦河兌法本兩便但間有賭徒偷盜混簸搶簸種
種難言之弊前經督部臣王永吉疏題又經運官
盧廷選登聞控告屢經部臣疏覆未見所以整頓
之方此又一苦也水大之苦責在糧道運官宜全
用守千不用士弁間散每遇兌運將應委職員或

責令糧道院過堂拈鬮或公同布按都司當堂
拈鬮則買囑之苦除矣令箭牌票片紙不到幫以
滑吏責成刑廳并禁其雜票則水大陋規之苦除
矣布政司現給行月二糧勿行州縣則勒斬之苦
除矣布政司還道有不卒者立行糾參則漕運漕
院之責也越過之苦責在部堂倉督使投文者立
收立拆嚴革保家則需索之苦除矣禁止差票嚴
革走部則胥役船規之苦除矣嚴訪委官伍長之
弊則過壩之苦除矣依船大先後交納不許攙越

曬風有節則交倉之苦除矣每過河兌先一日糧
廳躬赴河干與運弁兌過米若干石令本弁自備
席木官撥人役領守次日官自兌與旗丁則流兌
混搶之苦除矣
姚文田曰官吏所以制民之術其道有三一曰抗
糧一日包完一曰挺交醜米賦額既重民間拖欠
勢所必有然大約只係零星小戶及貧苦之家其
墳墓住屋皆須照例輸納又有因災緩徵新舊并
積因而拖欠者是誠有之至如其家或有數千畝

之產既自食其田之所入而竟置官賦於不問實
爲事之所絕無今之所謂抗糧者如業戶應完百
石彼既如數運倉並外多齎一二十石以備折收
書吏等先以淋尖踢腳灑散多方糜耗是其數已
不敷再以折扣計算如准作七折便須再加三四
十石業戶心既不甘必至爭執不肯再交亦有因
書吏刁頑復將原米運同者州縣即以前二項指
爲抗欠此其田也包完之名謂貧弱之戶其力不
能與官抗則轉結交有力者代爲輸納可以不至

喫虧然官吏果甚公平此等業巨又何用託人代
納可以不煩言而自破者民間終歲作苦皆以完
糧爲一年要事如運米石進倉其一家男婦老幼
無不進城守待一遇陰雨濕蓐猶將百計保護恐
米色受傷如官吏刻期斛收卽歸家酬神祭先以
爲今歲可以安樂過去故謂其特以醜米挺交殆
非人情惟年歲有不齊則米色不能畫一亦間有
之耳然官吏非執此三者則不能制人故生監則

詳請暫革齊民則輒先拘禁待其如數補交然後
以悔悟請釋竟成一定不移之辦法此民不能上
達之實情也然在州縣亦有不能不如此者近來
諸物昂貴所得廉俸公項卽能支領斷不敷用州
縣自開倉至兌運日止其脩整倉廒廬蓆竹木板
片繩索油燭百需及幕友家人書役出納巡防一
應脩館工食費已不貲加以運丁需索津貼日甚

年前因津貼日增於是定例每船只給銀三百兩
然運丁實不濟用船不能開遲久不開則州縣獲
戾故仍不免私自增給是所謂三百兩者乃虛名
耳頃又以厚收過甚嚴禁收漕不得過八折然州
縣入不敷出强者不敢與較弱者仍肆朘削是所
謂八折者亦虛名耳
蔣攸銛曰近年州縣因兌費既重斛面不敷不肖
倉猾之官吏百計張羅竟有於將次開倉收漕時
藉名整倉鋪底令漕總胥吏預買惡米私運入倉

迨至開倉收米時倉中半已盈滿不過十日半月即以米足封倉鄉僻小民往往運米至倉無處交收仍復運回勒令以重價折納鄉民不堪其累而漕糧米色之不純未必不由於此州縣轉以惡米搪交盡諉過於糧戶此弊尤應嚴行查禁

孫玉庭曰旗丁勒索州縣必借米色爲刁制各州縣開倉旬日各廒即已滿貯各丁深知米多廒少必須先兌每藉看米色爲由逐廒挑剔不肯受兌致使糧戶無廒輸納往往因此滋事旗丁即乘機

恣索州縣不敢不應其求或所索未遂即藉稱米色未純停兌喧擾及至委員催兌開行各丁不候米之兌足即便開船冀累州縣以隨幫交兌之苦此旗丁於受兌前刁制州縣之弊也漕米兌竣運弁應給通關而通關出自尖丁尖丁者積年辦事旗丁也衆丁及運弁皆聽指揮尖丁索費必先議定私費再議通幫公費故有尖丁後手及程儀等項名色州縣不遂其慾則通關勒靳不交至使州縣在罹遲延處分此弁丁於既兌後刁制州縣之

撤 撤 揩

弊也臣思漕糧首重米色純潔總以糧道運官看定爲憑臨兌之時既經驗明米好即令公同封取樣米通送定期開兌令將每日交兌米數按五日一次通報仍填晴雨日期備查如有無故停兌及未兌足而開船者許州縣稟明立揭倡首之丁究處並將幫弁撤回如縣幫有以米色爭執者亦應即稟糧道親驗如果米色潮雜責令篩淨交兌仍將州縣處分倘係弁丁捏稟挾制立將幫弁撤回參究幫丁從嚴懲辦即令依限兌收所有尖

丁私費永遠革除如此則旗丁臨兌前之弊可除矣幫丁兌米本有日給兌單既已受兌給單則不得卸過州縣伏查雍正年間定例漕糧未受兌以前一切責之州縣既兌以後責之弁丁又例載交兌漕糧應令監兌官兼公查驗兌完出具通關米結不得勒措推諉是漕糧一經受兌弁丁即應出結斷不應於兌竣開行後仍以米色潮雜爲詞勒靳通關也應請嗣後於兌數報竣幫船離汶後即令州縣將兌單先呈糧道飭令該幫頭伍交出米

結不得過五日限如逾限不呈許州縣通稟委員
持令箭提取仍將頭伍枷示水次另委運弁其過
淮盤驗如有米色霉變等情幫丁既已受兌給單
於先即應照嘉慶十七年定例州縣與弁丁一體
參處分賠不得以通關未付爲詞藉免參賠如此
則弁丁既兌後之弊可除矣溯查江蘇省嘉慶五
年會議松太等屬每船貼銀三百兩十五年復議
每船五百兩而幫丁不准不遵反視此數爲額給
之項仍欲另議津貼以致逐漸加增流弊無所底
止又幫船有加一免僱存次配造船隻每幫自五，

六七隻至十餘隻不等因其出運滿號例得輸減
停運將應裝之米灘帶通幫謂之虛船該船停歇
在次仍准照舊支給月糧且有墊蓋錢糧足資養
贍夫州縣給費專爲濟運船既輸減存次豈得復
予兌費而近來刁丁勒索必欲併計在內以致縣
幫爭執遲延不准苦累州縣且誤兌開日期其弊
尤應亟除臣思與其每船給費不如計米津貼之
爲核實嗣後毋論正兌改本灑帶應統以米石多

寡爲斷

楊錫紱曰江西之丁係州縣所僉未免痛癢不關
一任書吏朦混富者狡脫貧者無計可免又有游
手奸猾之徒轉藉充當旗丁以爲度日之計是以
至此以此推之各幫情形大概皆然又旗丁得領
錢糧家貲等項多留爲家計及在省混行花銷全
不爲抵通交納預行存留到通缺費又挾伍長頭
船及領運千總不得不爲那借完公之舉以緩須
臾惡習相沿幾與江浙無異若不及早整理將來

貧疲無所底止再江西米石除南新二縣向無潮
濕外其餘州縣沿途遠解家人吏胥船戶多有通
同潑水之弊否則驗米時不潑而一驗之後即不
可問米石既潮折耗必多此亦旗丁受累之先著
各幫到次以後即有脩艙并製備什物等事不但
三脩銀兩宜早發即一運應領錢糧亦應早發且
宜整發蓋浙省尖丁各有勾串道房書吏以遲發
或數次分發爲居奇者雖名爲慎重錢糧其實多
一番請領則多一番使費又發之遲發之少則彼

得藉口預行那墊以取利而老實衆丁無從究詰且每年有船已開行而錢糧究未全領者隨後尖丁具領多指稱公事朦混開銷而衆丁並不得分釐到手此浙省向來之錮弊也某則以爲一運錢糧有一定之數少發遲發究終須發不能留其分毫早發全發彼亦不能再行請領與其少發而滋弊莫若全發而省費且杜此輩借名開銷之計若慮全發恐其花銷臨期無銀接濟則但當嚴責運弁及頭伍等公平掌管設立公簿按時支給非當

用某項銀兩之時絲毫不得預給少有錯亂及辦理不善致沿途到壩有缺費用者即與詳揭重懲彼賢能之弁個得預爲料理優游即老實之弁亦得有所遵守而不致墮奸丁術中又浙省幫船開行之時無一定先後次序向來彼此爭先有米未兌足而爭先開行後用小船載米趕上受兌者毋論小船另費腳價而米色之佳否上船之足數與否更無從查察去歲雷監司始覺其弊不令小船趕載但恐故智復萌此須嚴行示禁至於最疲之幫如嚴州所金衢所處州前後次疲之幫如紹興前後温州前後自應令其居前俾得得到壩先行兌交然亦須有一定次序方不致於爭競查江西十四幫每年係糧道當堂令各幫拈闖浙省可否令數疲幫應在前者爲一闖以定次序其餘不疲者另一闖以定次序　湖北漕運如大造僉丁及錢糧運費等項皆係守備管理千總不過間歲一出運而已其因循鬬冗操守卑鄙公事毫無振刷病總在於守備即如大造一事乃守備專責而湖廣

造船板薄釘稀油灰減省極爲不堪而又務爲高大不濟實用推原其故皆由守備全不認眞聽之丁旗自造丁旗包於舵役舵役包於廠戶加以官吏從中扣尅分肥如此安望有堅固之船又如疲丁一項每歲必需換僉乃千總請革之丁守備反爲包庇仍與姑留即另僉者亦多僉貧富每年有船已出運而丁尚未到幫者有行至中途壩上而脫逃者如此安望得有殷丁又湖廣鋪弊全由舵工包運旗丁多不過虛應名色或有奸舵偷賣

米石到通掛欠或行為不法經千總請革請緝而守備聽其革於此船仍入彼船革於此幫仍入別幫如此舵役包運之弊奚由禁哉又如運費一項乃各丁賴以濟運者必按名實給實領方於運務有濟乃湖廣運費徵收出入多不可問聞各衛備每年於開兌之際至水次與各幫頭丁旗人等銷算一次或抵或扣有毫無存剩者　浙省杭嘉湖三府州縣收漕從無實在自行經理者每年不過坐交書役認納規利其一切經收交兌支解俱書

役包辦官可不過而問是以操縱皆由漕總之手大約米十萬石收本色者不過六七萬其三四萬石則純行折徵此折徵一則便於紳衿大戶及有力之家可以省上米刁難繁費故寧稍增價以折而不願交本色一則漕總書役多得價值即或需買米亦可賤其價值買低下市米攙入所收好米之中無從辨別是以浙省米色不但不及江南別府即松江亦不如至於各幫丁旗住居水次與此等漕總胥役彼此熟識互相勾引每年水次交兌

不但行月折乾即耗贈等米亦俱折乾內中尖丁則有併正供不足者彼利於折銀入手即便花用而漕總書役人等亦乘其急需既可得價且可不必買米故耳若夫領運員弁廉幹者稍能自立而苦於查察難周庸懦貪鄙者則利以啖之少貪其餌已為旗丁所使求其除弊萬萬不能迨至中途窮乏之丁固需盜賣而奸刁之丁尤甚窮乏者為費用計勢不得不賣奸刁者則本殷實而亦盜賣彼以到壩短少運弁自顧考成勢不得不令棄丁

那湊以足其數無可那湊亦不得不為揭借以完公事事完之後即治之以法不過薄責而彼已大得其利矣

趙之符曰如今日近畿通州武清寶坻香河東安永清計一州五縣額設剝船六百餘隻悉隸總督倉場衙門每船一隻給地十頃免納正項錢糧以應船差名曰按船給地實則照地僉船立法未嘗不善但奉行既久種種未便以致民累滋深臣請等漕總胥役彼此熟識互相勾引每年水次交兌

造船有費駕撐有費水手工食有費蓬桅席片有費凡一船日用之需皆取給於地畝之中則三時力作勢不能分身河干以應公家之務即欲一意趍辦終歲之需此其不便於民者一也至各州縣距河甚遠勢不得不於河干僱覓民船代爲應役計一船之費一年約用價銀五六十兩揆之原地納糧遂增一倍而河下游聞之徒嘗藉之以邀利及至接運漕糧往往有盜賣攪和之弊甚有盜賣將盡故爲傾覆其船者迨

經運官查明而領船人役逃散一空仍坐地戶賠償以致傾家蕩產賣男鬻女苦無可控此其不便於民者二也且南漕告剝雖在倉場衙門而領船船戶實則天津鈔關部差統轄之每歲河冰未泮之日部差催提如雨以致船戶往返千里甫到津彙齊過堂查點因而差提有費過堂有費守候有費種種苦累難以罄舉此其不便於民者三也尤可憫者連年水旱災荒凡納糧之地例得邀恩照被災分數蠲免獨至一應差船即被災甚重顆

尚一

粒無存不敢不竭蹶以供一年之役同屬 朝廷赤子同一被災地畝而應船者遂不得與納糧者例沾 恩此其不便於民者四也更有小民之本業已圖撥補於他州縣遠者千餘里近亦七八百里往來徵取地租行旅已自告艱乃稍有徵租不起逐歲淹留異鄉流離不可勝計而州縣按名解船訪無正戶以致株累親族破產賠墊代爲應役此其不便於民者五也況剝船之設原以備河道淺阻之用時而河道順利則船雖設而不用而

領船人役猶全勤地戶一年之僱價是以 朝廷正項之賦稅小民終歲之勤劬徒供河下游閑者之坐食此其不便於民而兼病於 國者六也查見在照地應船有數家共應一隻者有數十家共應一隻者以地多者爲應船正頭而地少者朋當之往往窮民不能應役棄地而逃一戶逃亡衆戶爲之賠累數戶逃亡則賠累更自無窮竊恐窮民賠累愈深相率而逃則田地多致拋荒而船差亦無著落是欲以速漕而反誤漕此其不便於民而

兼病于　國者七也且每船一隻蒙我　皇上軫念苦役每歲仍給水腳銀十餘兩計船六百餘隻約費庫銀六七千金查每船剝運僅可容載百石即遇河道淺阻之日以河下僱見船剝運計時價佔之遠者運價不過五六兩而止況遇河道順利之日又不煩剝運乎何竟以　國家正項之額賦又重費帑銀之頒給而留此或用或不用之剝船以重爲民累也此其不便於民而兼病於　國者八也種種滋累上下交弊不圖變計害將安底以

臣愚計之各州縣剝船六百餘隻計地不下六千餘頃按畝定賦照原額每畝二分五釐起科約可徵銀一萬五六千金較之河下見僱民船運價抵支有餘伏請　勅下該部行查各州縣應船地畝若干合無令各州縣悉照額糧催徵彙解倉場衙門貯以備用如遇河道淺阻南漕告剝之日即動此項銀兩按河下僱船時價給發領運各官接濟剝運無煩重支庫銀仍給水腳等項

姚文然曰敝府南米原額一萬八千九百五十餘石今除荒徵熟至順治十三年實徵一萬二千六百三十餘石應解江南布政司聽其改撥兵運二糧但以運米入省既有上水船錢掛號取批各項等費百計留難多方勒索有米到數月而不得交者有交米而不得批者有米至南而復改撥別府兵餉別衙運糧者敝府舊例點糧長爲區頭以解南米一次輪區傾家蕩產兼之公貼私幫合邑受其苦累至近日極矣弟目擊傷心細攷其故總因南米一事撥無定數撥無定地撥無定期或撥兵餉或撥別衙或撥別府則云打點不停上下使用多金或此年撥入皖餉則云調支一線穿珠上下蠶食或此年撥解別府則云打點不周罰之遠涉此敝府無不破家之區頭而亦無不飽囑區頭之胥吏也窮其根本救其大弊惟有定南米爲皖米以皖糧足皖餉一法夫南米載在賦役全書原解布政司聽其改撥兵運二糧非有一定不可易之例也皖亦有兵餉與其撥皖米以供別地之兵不若撥皖米以供本府之兵也皖亦有

運糧與其撥皖米以供別衛之糧不若撥皖米以
供本衛之糧也皖爲操撫駐節之地與別府不同
標兵餉米凡三萬餘石本衛運丁行月糧亦苦不
敷年年待池州等府解米協濟夫解散府之米以
供別府丁運二糧又解別府之米以供散府兵運
二糧勞兩地之民力耗兩地之民財不若以皖米
供皖糧爲兩利而長便也況布政司每年亦未嘗
不撥皖米爲皖糧也但運米者利於有一定之規
而撥米者利於有臨時之撥寧可散撥於後不肯
定撥於先語云利於民者必不利於吏豈不雖改
范承謨曰查漕運議單災荒改折每石折銀五錢
至七錢又順治九年戶部議請遇災改折例止五
錢極多不過七錢奉有　諭旨欽遵在案今三府
漕糧臣不敢於議單之外再議減少自五分至十
分不論正兌改兌每石一例改折銀七錢腳費另
徵數之舊例頗有贏餘而與市價不甚相遠
鄭日奎曰謹按今之運丁卽前朝之軍亦如今日
之兵也始以有罪遣戍繼卽著籍防守原有月給

軍需出自各縣倉庫非爲漕運設也後因承平日
久息兵墾田遂每軍撥給荒田若干令輸籽粒若
干於月糧內扣算籽粒然每軍猶歲給月糧三石
六斗既不荷戈未免坐食迺擇有力者編爲運軍
暨令轉輸稍寬民力亦一時權宜之計不謂行之
既久遂成定例竟勒之長運矣并坐之造船矣始
於成化沿及末季弊已難言　國朝來軍名悉裁
月餉盡革止因屯田一款無所歸附因名屯丁實
則田歸有司官收籽粒是均之民也而獨名爲軍

於是完納丁糧既當一民差而食領漕運又當一
軍差彼何辜而獨膺此重役乎試爲之備陳其苦
查明時舊冊凡衞所額船一隻每運丁或二十餘
名或三十餘名合力朋造今則兵荒之後或絕或
逃雖有孑遺僅存皮骨而額船必如數也或僅數
人同造或止一家獨造一也明時造船料價雖少
賠墊無多今則物料工值數倍往時領二百八十
兩剏造之銀造六七百金之般難可知矣二也造
船料價定以數次給發若使早行全給則有備在

敝單

先百事便益臨期猝辦其費必多必待揭債賠造然後補給及給發時自上而下層次剋減比付運丁十不得三甚且懸扣抵欠分文不獲三也每舊船回次小修費數十金大修費數百餘金而三修錢糧止三兩五錢耳又屯田歸官而積租幫貼舊例已廢換蓬換桅費輒不貲四也明時之運甲乙兩班五年起運五年歇息今既戶絕丁稀無從更替年年在運歲歲比欠五也且也萬里往返費必加倍窮年跋涉日不暇給賣產則軍產也誰敢買者親友畏避稱貸無門六也迺此外蠹害又不一而足有衛弁有重廳有糧道由江而淮有總漕由河而倉有監督所歷非一地所制非一人於是起批領造有費給價僱工有費驗船受兌開運出湖有費過淮打閘抵壩起米入廒會賬完糧短欠有費常例陋規千端百緒指不勝屈筆不勝書雖有五三副米然京糧二五起耗通糧一七起耗經年之米颺晒消折所餘幾何即月糧四十八兩行糧一十八兩僅足供頭艄水手僱募之資而運丁無

未

與也尖耗使用雖有恩典亦但了本項若黃河雇縴北河剝淺費又安出乎定例每船許帶土宜六十石江西地瘠無他貴產兄在僉造領運追比積欠之餘豈有暇力措辦及此夫以至艱極鉅之任責之伶仃無告之民既無絲毫之利復有多端之害又安能禁其不生不肖之心乎然地方官方以丁窮欠多無從監追竟斷之以賠糧或以有糟無丁無可僉補竟斷之以頂運平民值此如遭湯火百計賄求千方營解名或以除家已立破不堪苦累亦惟有逃亡一法無軍漸且無民無民因而無賦長此不返爲患非輕豈獨誤漕而已哉謹以千慮之一得條爲萬全之長算則有三策在一曰改民造爲官造夫曰民造非其自能工匠之事也依然雇募耳其竹木料值灰鐵油麻非取諸宮中而用之也依然採買耳然使民爲之即以屬民料價大半扣除需索復多名色其弊叢生約略如前所云矣今惟倣清江廠制於省會市鎮之地起立船廠該省責令地方官領之盡去屯丁之名編歸民

籍而承造漕艘一事悉歸之於官本年四月內帥
總漕疏稱江寧衛三十二幫歲應造船一百二十
餘隻議歸江寧龍江廠地方成造責令該省衙門
[redacted]管理則木植油麻採辦更易等因已經工部
如議題覆業奉　俞旨豈是法可行之淮安江寧
獨不可行之他省乎然淮廠雖屬官造仍以運丁
領其事害固稍減弊亦滋多亦不如盡歸之官之
爲善也此變通以酒漕政之一法也一曰改民運
爲官運蓋從來漕事之壞即由於屯丁領運也

積困疲丁自領造以來百孔千瘡無因剋補一登
糧艘便欲居奇苟便目前遑恤後患兒內既厄漏
於各衛弁外又蠶食於各衙門侵逋欠端由於
此夫屯丁猶是民也操駕舟楫占候風水非所諳
也頭舵水手皆藉官錢召募耳名以之管運實以
之盡酒不亦惑乎今既以官造即當以官運每船
一隻特募一船戶擇有家口可保任者付之使之
居則守廠看工行則管船遵路若募倩舟師若修
補漏漲皆官給以錢俾爲之計而一應漕事不使

食得

與焉至於公費銀錢可不更煩區畫查白糧民船
官運而船戶受腳價者也淮糧官船民運而水手
受身錢者也今種於二者之間而校其地之遠近
時之久暫即於所裁屯丁名下之行月二糧酌而
與之且供應原有正副耗米書役各支本項工

其運失不大相懸絕也哉查明季民解白糧屢致
拖欠今改用縣丞押解欠缺遂少此又已效之彰
彰者也且誠以官運亦即可倣白糧之例僱募民
船給以價值則亦足以佐官造之窮弛此又變通
以濟漕政之一法也一曰改長運爲轉運考漕運
事始於秦詳於漢然於時轉輸之粟止山東河北
而已未嘗遠及江淮也唐都關中以地狹費繁於
是歲漕東南之粟以給京師永徽以後漸致增多
江淮漕運於斯稱劇顧始終三百年間治漕稱善

者前惟裴耀卿後惟劉晏然晏實祖述耀卿而增美者也開元中以耀卿言於河口置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於時稱便及代宗朝晏任漕事亦於江汴河渭各隨便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十萬

石國用以足天子嘉之是唐之漕政以轉運爲便也宋都汴梁有四水以通漕運而當時所最重者惟汴河而江淮兩浙荊湖六路歲運凡四百萬石於京揚楚泗州各置轉般倉受納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當時便之是亦轉運法也

崇寧初始用曾魯言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號直達綱行之未久橫費百出公私騷擾漕法大壞後譚稹向子諲蕭序辰皆言轉般之法斟酌損益以求至當則無有過於罷長運行轉運之一策者查　本朝漕額計四百萬石

由此觀之是宋之漕政亦以轉運爲便也明之漕運法凡五變始用海運既而海陸兼運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始令各直省秋糧以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支收仍令淺河船以軍從各倉支領接運入於京通二倉名爲支運至末年始令民運赴淮安瓜洲補給腳價兌與軍船領運名爲兌運其四倉仍十之三四後兌運漸增又令軍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民加與過江水腳視遠近爲差成化弘中改四倉米七十萬石令各軍徑赴水次領兌名

爲改兌而長運自此始矣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於是軍無餘力糧多缺額沿及嘉隆之際漕事漸敝議者嘗欲復支運之法而卒不及行至啓禎時已不勝其患矣合觀有明二百七十年間而知明之漕政亦以轉運爲便也然則旗丁長運迺有明衰季糇政其不足爲法也明矣我　聖代鼎興正宜釐革豈可因襲不改重受其困乎今惟倣唐宋明盛時之法斟酌損益以求至當則無有過於罷長運行轉運之一策者

除各省本色軍需蠲荒改折等項又山東河南及
江南之徐州額運原不過淮竟解抵通外若江南
江西浙江湖廣等省過淮糧近三百萬石宜酌其
地方遠近途次適中之處仍於淮安濟寧德州三
處分建倉厰轉貯遞運盡裁去長運之衞弁衞卒
而一歸於官運官交其途次遠者運貯於淮倉其
途次近者運貯於濟德二倉江船不踰淮淮船不
踰濟濟船不踰德德船直抵於京通如是則其遠
者不過千數百里近者祇六七百里程途既短時

日便寬一運往返兩月可畢是淮以南之船一歲
可再運可三運而淮以北之船一歲可三運可四
運也且又有數便焉程途既近則月月經行在在
諳熟運於江者識險阻更無守凍之苦運於河者
避淤塞且無擱淺之患便一且也程途既近則運
行亦疾交兌亦速當其交兌稍有欠缺誰肯接領
自貽賠累稽查不事侵盜自無便二且也程途既
近則限期亦迫趨事者必敏告竣者必早略計一
年之內尚有數月之間官得以從容爲修艙之地

法

卒得以休息謀俯仰之需私累無憂而公事亦舉
便三較之長運其利弊不更大相懸絕哉又考朱
時轉般倉制其江南之船輸米至倉者即載官鹽
以歸又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給以官鹽明
初亦倣之爲開中之制募商納粟官給引鹽淮作
價直邊儲賴之今若於淮安長蘆地方倣行此例
使各省行鹽商人載鹽而往者即載米而來仍照
雇募民船之價或優給鹽引或銷算鹽課於商於
漕實爲兩便此又因轉運而類推之可以佐官造

官運之所不及者也是變通以濟漕政之又一
也三策定矣於是議督造督運之官各省衞所守
千等弁原爲漕設者也自屯田歸州縣衞弁無經
管錢糧之責其所轄者祇此疲丁而不肖之徒罔
加存恤苛索常例恣意吞剝今宜盡舉而裁之而
督造則以同知督運則以通判佐助料理則或當
委縣丞或量添主簿或間用典史以各縣之官分
領各縣之事以各府之官總領各府之事而統於
糧道受成焉是事簡而易理責專而不分以之監

視厥務催押糧艘裕如矣昔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凡所委任必用士人即此意也仍須立考成之法以示鼓勵歲運全完一周則紀錄再周則加級三周則優進其不職者則參究賞罰明而事功勸其誰不踴躍爭奮乎至主領各倉交盤之數每倉須用部司一員監司一員互相董率推輓之而淮安二官已具但使就近兼理爲便若濟寧已有一道而臨清分司實可移駐同理也惟德州皆須添設耳此官之或裁或增而皆以有濟漕政爲定者也

於是議造厥倉之費則漕費本項即可通融以取給也衛弁既盡裁即其所支俸薪與其衙門雜項公費合數省計之歲所省可十萬積之十年百萬矣且既行轉運歲可數番則船之式可改而小船之數可減而少而修造之費省於前由是而舟師水手之役亦減而僱募之費亦省於前若合各省計之歲所省可數萬積之十年數十萬矣截長補短抵彼注此祇一轉移似可足用何至盡煩司農之仰屋乎無已而漕折輕賚銀兩可暫動也無

已而捐助援納事例可暫開也昔劉晏嘗言舉大事者不當惜小費宋蘇軾亦稱之以爲天下大事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于寒儉之人此賚之有損有益而要以有濟漕政爲歸者也然是議也於順治年中 方大臣及臺省衙門亦屢經條陳矣如江西巡撫夏一鶚請蘇漕船軍造之苦改爲官造御史胡其相極言漕欠之多請改官運給事中孫蘭極言廢弁當裁而府判縣丞悉可領運又前給事中王益朋極言漕糧侵欠之原由於押運理轉運之法是數疏者無不詳明懇切深合時宜

之用衛官止有直去衛官而用府縣佐貳總漕蔡士英極言長運久困之苦與轉運當行之利及經遞卒扞格不行

謝階樹曰改運之議有四曰海運曰轉輸曰小船曰採買請各著其說而論之爲海運之說者曰海人行海猶陸人行陸閩粵之人嘗以航海致富矣未聞苦覆溺也唐陳磻石因海船而奏海運之法懿宗用之而便於軍唐以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懿

宗猶不之疑願疑於今日乎海運便爲轉輸之說者曰海道之險易終非可以臆測也請酌用裴耀卿之運水陸並行者也晏則一於舟今宜令南省之舟均集於清江浦以次遞運於濟寧臨清諸府州縣之倉水深則舟行水淺則陸運轉輸便爲小船之說者曰轉輸近矣然陸運則勞費不貲莫如一於小船唐天復二年吳王楊行密宿州之役都知兵馬司徐溫請用小艇而糧運先至此其驗也今漕船之渡河患淺阻者以

其重大也請用徐溫之法而小之必不留行矣小船便必不得已則又有爲採買之說以救三者之失者曰此三者猶需於運也吾之策不需於運採買是也彼五省之民之納米者各聽其鄉一時之市價而折銀盡遞寄與近畿之省令官省年歲之豐儉以爲採買之多少則奇居之徒皆闔風而趨矣然卒未敢決然以爲必可行者海運非動色於風濤之險也蓋海運則必造船轉輸亦非驚心於措施之難也蓋轉輸則必置倉二者之費度亦與造小船等夫使其改運而爲長久之計則亦不足惜矣未幾而河平漕復是船與倉皆廢矣有司蓋

亦深慮乎以不嘗之財委之廢物也然則吾之所謂改運者何也四者之說人顧用之吾兼用之以海運爲主而以三者濟之則萬全無弊也此其說何南省之米大抵江浙最多而其路近於海則請由海運江西湖廣之米則令轉輸以濟海運之所不及夫海運轉輸之格阻而不能行也由於造船置倉之費不嘗也然則海運不必造船轉輸不必置倉宜行之矣吾益嘗考其法焉夫所謂海運不必造船者何也即薛向募客舟之法也關東每歲

有商船二三千隻至於上海曰沙船其大可容二千石其人皆習於海其來也則載豆麥雜粟一歲二三運以爲常而其去也則僅易布帛棉花諸貨物而患其輕今宜借其船而令其代載一船量給三四百石則江浙二百萬石之米凡兩運而周矣又令其迂道至直沽口而約予運費以獎其勞舟不患輕而米不空載商人必甚願也其船即商人主之而不必置丁恐其累商也其至也視米所耗之多少以爲賞罰雖陟吾知其慕爵賞而爭自效

矣如是則不必造船而海運通矣難子者曰于之說明隆慶中王宗沐嘗行之者其後壞七艘於福山島而罷于能保其不壞乎曰此其偶然者耳元固終始於海運者也其運之少者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遞加至於天歷元年運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爲至多矣其耗失乃僅三萬九千餘石核而計之百分之一也其同時梁夢龍之運又何以利耶今南漕由江南河而運河水漂石激利害恐亦相當矣即或虞其萬一何不效沈廷楊暫試之法以蘇松二府之米試之利則再進不利則退吾知其所謂朔行而望至者非欺也夫所謂轉輸不仍令舊船運至清必置倉者何也江西湖廣之米凡兩運而周矣江浦須於水次若劉晏所謂歇艙者於是用二人一日運七百五十石米之法以避黃河之險其說始於董搏霄而吾變通之其法以八分十步一里置三十六人十里三百六十人則百里僅三千六百人耳其米則以布囊盛一斛而封識之人負一囊

十步而更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日行一千五百回
輕行四十二里重行四十二里一艘之米僅五十
餘斤也負五十餘斤之米而日行八十四里之路
雖匹夫之力之最下者亦堪之矣若一人不給於
運則用加耕之法二人爲耦遞加而至於四十耦
則一日可運六萬石矣又百步則置一兵五里則
置一千總以約束之若其加耕者亦加官與兵焉
一日人給銀四分則百里之遠百萬石之米其費
止需銀二十萬兩耳計淸江浦至楊家莊口其路

僅百里也江西湖廣兩省之米僅百餘萬石也用
此法以達於楊家莊口而以小船接之則糧艘雖
不必至河而運通矣度比年所製撥船無慮二三
千隻今江南大吏又造一千隻二船載三百石則
百萬石之米運之有餘也如此則不必置倉而轉
輸便矣難子者曰轉輸費矣子何不一於海運顧
爲此策也何居曰自李家樓決口以來淮揚徐三
郡被水之民業已不惜帑金而賑卹之矣明歲靑
黃不接之時則又困餓如故或習而爲非此亦事

之不可不慮者也吾盡驅之以爲吾用民既得食
而又可藉其力以通運非惟漕之利抑亦民之福
也難者又曰子欲以饑民運米是猶委肉於餓虎
之蹊也不慮其剽竊乎曰吾之爲此策也正以慮
之也夫民豈不知國家之法之不可逭哉而甘於
爲非者求生不得也既生矣而又必生死以罹法
網雖愚者不爲也若不以此運糧而給之食則其
計眞出此矣將舟行遂獲免乎 內惟海運行有成
前人已有駁其難信者改小艘船鄂之法則董博雪之法則
成朱義烏皆主之非僅爲河道不通時言也

田六善曰臣思京通二倉之弊頭緒紛紜牢不可
破及至敗露近者已歷數十載遠者已歷數百載
中經管各官賢愚不同經承各役存亡不一雖有
明斷之才亦鮮搜求之術今當澈底淸查之際宜
立明白易曉之規臣聞各倉廒座官役任意開放
及至水落石出牽涸難明則一廒宜淸一廒米數
也如放天字一廒必使顆粒盡完查照原收石數
有無短少報部存案方許再開別廒但各廒米色
不一如領米官丁揀擇美惡則倉役樂於借端法

不立則事不行請發　特旨嚴禁令立碑左右兩翼如領米人不待此厥放完逼令再開別厥者及管倉官役通同附和者分別治罪則積弊可清矣臣聞普算者積米一堆步其周圍若干高下若干便知米數況倉厥四角方停高下直立豈難估計則一厥宜定一厥貯數也如天字一厥四方幾丈上下幾丈應貯米若干石再以今年新收米驗之自無不准他厥亦倣此例經管衙門各行刊印一冊爲照新官接管之時查照厥內虛盈米數

自見即有放過半厥者量其底去幾尺細行除算亦易清楚則交代之官有據矣臣聞旗甲所欠米石發坐糧廳追比及至追完有欠左翼之米行文歸左翼者有無不歸右翼者有欠右翼之米行文歸左翼者有無不便關會則追完之米宜令仍歸本翼也夫監米於夾帶者有偪盜米於空文者繁窮若令各歸本翼則上下吏書何至隱射爲奸臣聞旗甲運至米石倉厥派發即行註定厥分若係空厥自應收受若尚有米最易涸增前後如何清算則運至之米不

必預定厥分也夫舊米短少正在敗露之際新米一入便爲遮蓋之端若令止入空厥則收放員役何處支吾自飾

苦決河決之害自唐虞已然歷代之治河者不一人其論治河者亦不一術自南宋至今六百餘年河道未改歷代苦之增高培厚訖無良策今淮徐之間河道高出於地者或數尺或一丈數尺危乎險哉 周家歲費數百萬以防之及其決也又費數百萬以塞之塞乎上必決乎東必決乎西何則水性就下必強之使上以就吾道勢不行也則故道之不可復可也錢之順其就下之性而已矣 禹亦已明矣孟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改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竊謂今日必求復禹故道者非也下增培之法而不變者亦非也欲求黃河數百年之安必參古今之變酌地利之宜履本之性舍故道而別行新道然後可其舍故道而別行新道奈何河決之後如得其道不必增築因而疏之則水得其就下之性自安塡矣或曰順水之性將棄其行南道耶即

不得不折而之北不得不折而之南天津東北最下之處也水欲赴焉故導由此入海安瀾者千數百年迫九河既堙無人疏濬至東漢永平時河乃南徙由東北入天下之干乘入海安瀾者又九百餘年迫八河東漢王景王吳二人請復還至宋南渡時乃折而由泰山以南吞淮入海今海州安東縣治是也此三道者皆黃河入海之口今不必參以人見聽水所歸其改而欲歸於北耶因而導之使北可也其改而仍歸於南耶因而導之使南可也錢之順其就下之性而已矣或曰水行北道由利津入海則不凝運道乎曰運道自分水龍王廟下勢若建瓴其決多建石閘以蓄水則濟州天津地勢之低下可知也而天津之地勢尤低如河行北道由利津入海則河之南運道本高於河無慮其淤惟河之北運道本高於河無石閘以防之糧船至此然後啟閘勞費與今之南日無異也若河由天津入海則糧船至河即可順流而下直至天津起剝之費有裨乎或曰聽河北行北道之郡縣不受害乎旦何以處失業之民也曰河行北則害於北河行南則害於南均之為害等之為害擇其害之

小者而處之耳河行北但能歲修溜當用滾龍捜沙之法俾不停淤復於尖落時挑挖河身厚築長堤自可久安長治若河行南則所受南方之水較多溜恐黃沁淮沂汝泗淵藪同時並漲海口消洩不及必吞淇澤諸湖南入於江害不愈大乎若奪河行新道當徙失業之民藁諸故道之中毋令失所昔殷八五遷以避河非得已也咸曰斯事重大諸思其次曰必不得已而思其次則當使河自河淮自淮毋藉淮刷河而反受累於河且使河自河沁自沁毋使沁入河

而愈助磨於河此分其勢而治之害或稍輕乎然此特救急策耳欲求數百年之安必順其就下之性固不必泥禹之跡但得孟子行所無事之意而河治矣

河道既治則疏導宜治　國家歲防之費寧河之歲淵之費一切可省數年而數百萬之積貲以數百萬計省數十年當以數千萬計省數百年當以數萬萬計所謂小費節大費不愛財而用無不足者此故

曰欲理財者當自河始

自昆崙發源萬里而來萬山夾之自積石龍門特通其入中國之始以爲壺口梁碣非如後人必須鑿開挑挖河身厚築長堤好博而不適於用也由積石東北而南計二千餘里至龍門爲西河龍門在蒲州呂梁山石勢壁立流激震吳治其北鑿龍門分殺其勢西岡其溜之性而導之又南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邳嶧縣臨河之山北過泽亦爲真定龍州北枯陘東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爲九河復同聚一處而爲逆河以入於海其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是爲禹之故道禹之疏河高地以入海蓋自河陰始河陰以西之故道終古不失以東入海之故道後世一失而泛濫南下四出於冀豫兗徐之區其勢不可勝窮矣周定王五年河徙砦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

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邱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即大野屬菏寧州通淮泗蓋河始與淮通尙未入淮也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漢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隄等處瀕河郡邑皆隄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元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湯劉鎭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

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邱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於淮自此爲河入淮之始眞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邑州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衞州決而入渦河南直壽亳蒙城懷遠之間元初決衞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之浦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邱諸界其時專議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年開會通河以通運道而河遂與運相終始矣蓋至元以前河自爲河治之猶易至元以後河即兼運治河必先保運故治之較難至正初河決白茅金隄等處瀕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用都漕運使賈魯言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五月功成命翰林學士歐陽元製平河碑文並作河防記略其法制工用爲世取法

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以免陸運之艱侍郎李紳支流徙汶城金龍口至堰場仍合會通以入然淺澁不得不先泊舟也王琬十三年河決新城漫流山東經舊濮衛武秋沙灣東隄奪汶入海隘以去詰水俱悉臣屢奏長壽三年又大決沙灣近河地皆沒聽林作議徐右貞奏命以都御史往治之作制水之壓疏水之口三十六疏月河十餘復自河入汴汴入睢睢入而河流之勢出不順者則塞之左遂不真行

東北出而濟運之流合宿遷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復自魚臺歷德州吳橋修古河隄自東平北至與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宏治五年決張秋入濮河與汶水合會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謂宜疏治上流黃陵岡孫家渡等南河自原武中工方興而復決張秋東隄百丈濮舟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手輒覆溺時訛言沸騰疑河不可治應復元海運大夏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次第歲運不失及冬水落始爲塞決計乃親

行相視潰決之源於孫家渡口開七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
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
十餘里由曹縣糧道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
勢漸殺爲築兩長隄壅水南下由徐淮故道自武
陵屬之碭沛凡三百六十里曰太行隄自金龍口
抵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隄又以兩隄綿遠河
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患相地於舊決之南一
里許爲減水壩以殺衝激自秦沮夏張秋之決塞
賜名安平鎮正德四年河決曹單八年復決黃陵

岡嘉靖六年決曹單城武楊家口衝雞鳴臺阻運
尤甚下廷臣議刑部尚書胡世寧疏言河自經沛
以來新舊分疏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於淮今
聞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當因故道而分疏之
若運道則宜於昭陽湖東岸獨山新安社等處擇
其土堅無石之處另開新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
沛以南障之隄如會通河制運即通矣於是開李
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三十一
年決房村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者二
百五十餘里親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爲

推都御史盛應期奉命單車就道親詣相度乃請
疏趙皮寨以殺河勢導之亳泗歸宿等處淤
昭陽湖左新渠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垂成謗興
詔罷役奪職嘉靖十二年河決亳泗歸宿等處淤
濟寧至於沛數百里運道命劉天和督浚時議紛
紜或謂別引黃河便或謂濬漕河便天和躬親相
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淤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
靖又自梁靖谷河口東流故道淤二百七十餘里
始至穀亭遂定計用浚河扒浚南旺淤淺以免盤

剝築曹單長隄以防衝決植柳株以護隄岸浚月
河以備霖潦建減水牐以司蓄洩置順水壩以束
漫流運道暫復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經過入
淮二洪大涸命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特言所資
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第疏山東諸泉入之洪
沛以南障之隄如會通河制運即通矣於是開李
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三十一
年決房村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者二
百五十餘里親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爲

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四十四年河決以南
京刑部尚書朱衡●僉都御史潘季馴協治之既至
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得鄒縣章時鸞新渠規度遂
開新渠舊渠之東湖曰昭陽河從西來匯之其勢
遂絕渠而左故舊渠不可復而新渠在湖之東河
即橫決得湖而止乃決策徃盧於河畔撫循十萬
衆與同甘苦明年新渠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
疏舊渠留城至境山五十三里隆慶元年開廣泰
溝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浦縣議者欲復古道從事

於新集郭貫樓諸處上源衝●言上源之議可罷惟
廣開泰溝使下流通行修築長隄以防奔潰乃鑿
舊渠深廣之爲脬二十壩十二隄三萬五千二百
八十丈石隄三十里旱則蓄以濟漕潦則洩之昭
陽湖運道盡通是名夏鎮河於是河專由泰溝入
洪夏五月山水驟漲沖坍薛河石壩糧艘議復
譁然給諫●晦●來言舊河不必議惟新河所受上
源山水宜疏濬仍詔●徹區處遂經理挑築薛河沙
河各支河隄壩以蓄洩運道俱由新河矣隆慶

幹河

三年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
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壞
山東莒郯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入邳州山東巡
撫洪朝●選●疏言黃河出口之處必多然後可容其
萬里遠來之勢請開支河以爲宣洩利導之方四
年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
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萬石總督●尚●
言●還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
徐邳故先欲開泇口河以遵河勢開蕭縣河以殺

河流詔令大●立●躬自相度條其利害以聞復上疏
言治邳河閼阻之策有三一開泇河一就新衝一
復古道五年河決雙灌南北十一口枝流既散幹
流遂微乃淤自睢頭灣八十里而南變又極矣議
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
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遂欲棄黃河運而紛紛
及於膠河海運乃復起●潘●季●馴●開睢頭灣塞十二
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被●劾去
六年河決邳州運道阻●朱●衡●於茶城南北築兩隄

以防河水之出入北隄自濟清迤邳州之直河
南隄自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
十里運艘東於河流設軍民守之河流乃安萬歷
元年黃河水平先是運道多梗戶科賈三近小試
海運至山東即墨縣福島與常風雨遭船七隻
哨船二隻漂沒糧米五千一石淹死運丁五名隨運
海運重行河運二年黃河從崔鎮等口北決遊
擊謝湖河不果行三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遊
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三港南北漂沒千里皆

淤塞若上言淮揚洪澤高民號泣蓋由濱海汊
港歲久道堙入海惟恃雲梯一徑三至海旌橫流盡
成泥塗安高寶遂不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
急濟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
治海請另設一官專疏海道詳求避徑如草灘之
類河皆趨海不必專事雲梯為便又上言今日
之河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兩者為
病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水隨亟其後清口塞而
堰內皆在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

水并聚矣塞高堰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
又高堰塞黃浦上游則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既塞
則興寶諸城田地盡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
正道千里之內民業可安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
可免壅潰之患矣六年復起潘季馴時高堰崔鎮
決口猶然未塞運道阻梗議者謂諸決口當勿塞
別開支河殺水而浚海口以通之季馴則謂海口
潮汐往來隨浚隨淤惟導河以歸之海則導河即
以浚海而導河未易以人力惟愼固隄防使無旁

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即以導河也若令河決上
流固宜用疏今下流之決但欲其疾赴海而害祛
豈必疏哉於是築隄堰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南北
兩隄淮水單趨清口會大河入海一口不浚得通
十五年命常居敬踏勘黃河時河漫流開封封邱
縣及東明長隄等處禮科王士性言宜復河故道
居敬謂故道難復議開柴家營支河導諸決口皆
塞而淤者復疏十六年復起潘季馴督理河道十
九年泗大水港泛起高於城溝人無算季馴上言

人欲棄舊爲新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
殺其勢臣謂獨流必不可分霖雨水漲久當自消
季馴三仕三已一以求故道築隄東水借水衝沙
爲主是年有條議河道疏一放水淤平內地一接
築遙隄一增支渠大隄一增砌石隄一浚洞避湖
諸事並於運道民生有利二十三年涸水爲患總
河楊一魁疏言分黃導淮明年開桃源黃壩新河
自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
黃勢固清口沙七里溝武家墩湮洞牐洩淮水由
運一由草子湖窵廟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
海二十五年河大決睢縣之黃堌口溢於夏邑永
城經宿之符離銅山宿遷新河口入大河二洪告
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接黃流謂黃堌口深淵
難塞議浚小浮橋築小河口及成東利運尋八旱
運河淤而洞又決義安東壩一魁乃議浚黃堌口
及上腰灣挂劑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
繪河圖上言小浮橋啟引之水李吉曰未簡之流
已足濟運以汶泗沂兗之水建牐節宜運道自裕
何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而用之哉三十年於黃
家口張衛魚單堂補三十一年特用李化龍獨行
淮徐鳳泗間得前所開泇河避險暗淺增砌石隄一淺洞避湖
力浚成之於是運船始行稍通淤今復淺爲
山險矣按開泇之議始白陳瑞年開桃源黃壩新河
萬歷三年中丞傅希摯總理河漕辭朗未舉允行二十
年中丞劉東星於韓家莊引湖水注之源始厥厥
緒二十六年中丞潘季馴復侯家灣堽城通泇口
遂可行舟然總未能通遠至是始共贊成出奇道
以避至險迄今運道鎮阻開泇之功蓋亦偉哉然
東南之濟自清江浦出口由淮河溯桃源經宿遷
從董溝口入駱馬湖而抵泇河尚有一百八十里
假道於黃河雖河伯安澜不受其害不可謂非黃
與運究相終始也天啟六年總河李俶心以漂舟
過宿遷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一船挽拽夫以百計
一夫工貲動以數錢駱馬湖與隔以僅官夫人力與

水爭衝簣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
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急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
前阻後壓千艘等待乃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
止另挑一河計程六十七里運船改從陳口諸湄
遠避公私幫拽之費遂省漂蕩磕撞之虞亦遂以
杜崇禎八年駱馬湖淤泇河運道中阻總河劉榮
開自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之通運計
二百餘里費五十萬其鑿處皆河故道只許下皆
沙挑掘成河沙落河次數四引黃注之沙隨水下

爲濁爲淤明年漕至駱馬湖之淤適平仍專行泇
河築閘被遠然駱馬湖間淤此河亦可行舟其功
不容盡泯　國朝順治七年荆隆朱源寨口決直
趨沙灣運隄衝潰挾汶水由鹽河東奔入海順治
八年總河楊方興塞之順治九年大王廟口決沙
灣復潰衝斷運道方興修築隄岸又自西岸湖邊
起至八里廟河邊止開引河一道長五百丈至順
治十三年工始告成蓋頭秋爲黃河下流其決於
明世宗正統十三年徐州大

東漸

夏治之皆費極浩繁工極艱難防禦之法周矣然
至是三歲再見不重可慮哉總之漕運一河泇河
以南之勢自不得不借黃以達淮而牐河以內苟
一近黃未有不受其害者故避之務遠防之務至
即使黃流水大不得已爲減水之策亦止疏之于
南不敢逼之於北矣
胡渭曰禹釃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爲大
河一東流爲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
行漯川其大河故瀆則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

北入海其經流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
歸禹河舊跡至章武入海今直隸靜海天津　漢武帝元光
三年河決濮陽瓠子則東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
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及武帝塞宣防導河北行
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波仍爲漯川此自定王
五年至西漢末河所行之地也成帝建始四年河
平三年兩決皆從平原至濟南千乘入海河勢駸
駸向東至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
東數郡而北瀆遂空直至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荅益河自平帝之世行汴渠東南入淮亦行濟瀆東北入海與後世南北清河之分派幾相類歲月逾甚滎陽以下正流漸微至後漢永平則莽時館陶決口亦必淤淺故王景治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荅益河汴分流遂從漯川導河至東武陽始合王莽故道此東漢以後大河之所行也武帝雄才大略使欲盡復禹河故道當亦無難而難于討論僅執北瀆爲禹河及哀平之世人始有知禹河之所經

者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橫請徙河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故道而國祚阽危事不可爲矣永平上距平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遽湮滅而王景治河惟從事汴濟蓋當時所急在運道就其利便者爲之不暇遠圖耳史稱景鑿山阜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費以百億計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講求禹河故道而復之則河流歸北汴濟不勞而治功施到今五代以降潰溢橫決之禍可

以免矣惜乎其不及此也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則其言稍涉孟浪矣永平中議修汴渠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十三年詔述其言曰左隄逼則右隄傷左右皆逼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費塞決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此即李尋解光關並之說也宋神宗之時以語宰執者意亦如此愚謂斯言不善用之則爲害匪細夫故道難復而新河所行頗得地宜雨崖完固數不能遽泛濫如賈讓所云西薄大山東窮金隄者任其所

之可也若平地橫流則急宜修塞使歸故道苟任其所之則充豫青徐數州之地皆爲魏魏之區矣所爭豈啻萬里中之尺一而已哉若田畆利郤已之或救勤武帝勿塞谷永慕于王氏成帝時河決言修改以應之則災變自除以陰爲元成冢墓之計此盤庚所謂聒聒起信險膚浮動以浮言者也

自三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徙由千乘入海後五十六年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諸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力救護隄岸是後不復開二股河矣以今與地言之開州大名元城

南胡之決河復北流而漢唐之河遂廢此又河之一大變也考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略同歐陽修所稱京東故道是也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尋復修塞景祐元年又決橫隴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清而下始與京東故道合迨慶歷八年河又決澶州之商胡埽東北行分爲二派一合御河一合永濟渠而東行橫隴斷流於是李仲昌議開六塔河三道導河北流故道嘉祐元年塞商胡北流八十六年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數歲爲元符二年東流斷絕河竟北流蓋自仁宗慶歷八年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凡百有四十六歲而河始南徙

宋河東流爲一股河北流則行永濟渠清河入海考宋時論北流之利者如熙寧初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一帶北行入獨流東岩經乾寧軍滄州等界入海其近大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其東西闊二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會流深闊二腰漸閉北流若三叉口入海雖愈狹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分入東西兩河內遏北流之利也元豐四年李立之言自決口相藏河流至靈分入東西兩河遞次入界河於獨流無理宜修立東之隄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乞逐旋增修從之此

西隄從之元祐初有回河東流之議范百祿等言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就視形勢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百五十步深一丈不等自黃河行流以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深一丈亦二三百步探者二十丈五尺亦二丈乃知水就下行疾則刮除成空而稍緩則淤塞之理大觀二年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埽一向趨下滿入界河兩岸日闊數百尺深之丈餘實有見證之人議引大河自古漳河注滄入海蓋取其水勢之大而不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注滄即注水在今滄州東南

水經注所謂淨水故瀆也地勢東高西下北流屢決而西導全河入漳尤合於禹跡但河由界河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利而顧欲改從大淤之淨瀆至鹽山縣界入海殊為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

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西山即黎陽西山杜佑指為太行恒山去河太遠恐非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者也時不見用而宋之北流實行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隄令入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許商胙之而宋之東流卒格而天必從之故事機之善未有善于宋之東北二流者也

正誼錄 河防

盖清河行漳水之南王莽故瀆之北去禹河最近漳水故禹河舊迹莫如導黃河入由篤馬河入海即商胡決口之別派也事當于理雖為人所欲復禹河白溝以人力為之其可也而況商胡自決北流通快海口廣深此誠能因禍為福轉敗為功於魏恩洨冀之境寬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過其衝要則雖不及禹迹猶可比王景所治之千年無患而朝議紛紜必欲已河使東六塔鎮

敗二股復與宋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怠矣哲宗即位復議回河太略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河而南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駁之以為契丹之河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闊勢無徙移范百祿亦云界河向去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亦足解其惑已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借河毒以傅其紹述之說意不在河更無足論元符二年河復決

正誼錄 河防

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嗚呼宋君臣論河者猶有可取而治河則皆坐失機會舌敝耳聾不見成功卒委其地于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濟滑汲胙之間化為平陸豈不惜哉

何謂宋君臣之論河往往有可取也熙寧五年神宗語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從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

不過如此此格言也然施之于商胡北流適得其宜若地平土疏潰溢西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可亦隨其所向遷徙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氾之方而庸豈誤之則殺人無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有害孟子所以惡執一也　金始克作兩河委異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歷二年間或決或塞

遷徙無定而汲胙之間如故治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各削階職蓋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

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遷大賀入淮子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自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出賈讓然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做戰國曲防之術耳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非增卑倍薄何以禦之任伯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

紹熙甲寅即金章宗明昌五年　蓋是時河徙自陽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清入海即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

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也
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
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也
初宋熙寧十年河匯梁山泊分入南北清河尋經
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汲脽之流遂絕去禹迹益
遠朱子語錄云見劉禹錫家中原圖河卻自西南
梁山泊過過入淮來神宗時河北流故金人盛今
卻南來故其勢亦衰謂此事也考河自南渡以來
漸離濮濟勢益趨而南特至明昌五年而始決裂

先是都水監丞田樾言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
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可容河
水十之七八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十之二三
而已因欲於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濼故道依舊
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而八月河決竟如其言蓋
是時決勢已成樾欲因而利導之且以宋爲堅故
利河之南而不欲北然前代河行淮濟未幾卽塞
曷嘗以是爲正道而任其所之哉迨金人南遷于
汴于是溫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流

由徐邳入海以故河南地勢益狹竊見新鄉縣西
河水可決使東北流其南有舊隄亦不能溢行五
十餘里與清河合由清州柳口入海清河卽衛河
柳口卽靑縣清州今靑縣
北之楊柳靑渡此河之舊道也皆有舊隄補其缺
略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
諸郡亦得其半退足爲禦備之計進足壯恢復之
圖議者以爲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衍
溢而出遂寢盍圖勢已屢實無暇及此而原其始
實由宋人不盡力于北流馴致此變于金何責焉

河自金明昌甲寅之徙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
流未絕也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已丑會通河
成於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蓋自漢元光三年
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鉅野爲河通淮泗之始下
此宋太平興國八年咸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寧十
年河皆屢決入淮但未幾卽塞其久而不變歷今
五百餘歲河淮並爲一瀆則始于明昌成于至元
也暨元順帝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又北決金隄

脫用賈魯言挽河東行十一年四月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河復故道南注于淮賈魯巧慧絶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乎不能爲會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入宿胥故瀆當無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迹者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渭水至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等烈所遷不止一功成而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爲口實豈不悲哉其時余闕有言南方之

地本高于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隄起曹南許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之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則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案此言正與當時挽河之議相左蓋河在梁衛之郊北流爲順其曰南徙難而北徙易是也謂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則大非明之中葉河屢決通挾其水以入海而運道遂淤河之不可北也審矣向使河北而無害於漕則聽其直衝

張秋東北入海數百年可以無患矣必歲歲勞費防其北決耶　太史公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渤碣一行言山河兩戒以河濟爲北紀江淮爲南紀由此觀之禹河從渤碣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于神明恐難改更者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尚矣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

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者也自王莽時河徙千乘入海而北[illegible]石遠矣猶未離乎渤海也自金明昌中再徙而河半不入渤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渤海矣河高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與淮渾濁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二矣萬一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之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挾阜陵芒碭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不能支勢必決入山鹽高寶諸湖[illegible]明慶四年萬歷三年是已　而淮南海口沙漲更甚于曩時怒不

得泄則又必奪邢溝之路直趨瓜洲南注于江至通州入海四瀆並爲一瀆拂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可不懼歟欲絕此患莫如復禹舊迹然河之南徙日以遠矣濬滑汲胙之間無河新鄉獲嘉亦無河矣賈讓李垂之策將安所用之或曰金溫撒可喜請于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合清河至清州柳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今新鄉流絕欲自武陟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于新鄉縣西決河使東北流五十餘里勞費不貲又

何以堪且滎陽以下每決必潰右隄未有決左隄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清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河竟將若之何曰封邱以東地勢南高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徒以有害于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于淮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故吾語元明之治運得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策何也以其隨時補苴意在運而不在河也設會通河當時不開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

還于他所官給其費且振業之西岸之隄增卑倍薄更于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諸事已畢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殊不煩人力也蓋禹河本有可復之機一失之于元封再失之于永平三失之于熙寧至明昌以後事無可爲居今日而規復禹河是猶坐談堯舜終不得飽也河之離舊愈遠則反本愈難但得東北流入渤海天文地理亦足矣求如西漢之河不可得即如宋之北流亦不可得而況降水大陸之區也禹所謂禹河其不復矣平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謝寨下及濟寧而運道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冢引河至魚臺入泗以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城河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絕也追遷都之後仰給于會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都峯之安治中兩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議者爲漕計遂棄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絕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之水陽武以

下河之所經緒完故隄增卑倍薄但期不害于漕而漢之下策轉爲明之上策矣至于黃淮既合則唯以堰閘爲務堰者高家堰閘者淮南諸湖閘口也堰閘以時修固則淮不南分助河衝刷黃沙使海口無壅故潘尚書季馴之言曰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攻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淤此以隄束水借水攻沙爲以水治水之良法也又曰運擅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

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觀其所言若無赫赫之功然百餘年來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蓋會通必不可廢則河唯宜注淮以入海且自漢以來治河者莫不以分水爲長策唯張戎之論不然潘公深得其意故其治之者有一要一在海口一在高堰蓋河之出海有口日多則正口日壅淮之會河支流益分則正流益弱昔潘公之所禁也此則近代治河之大略也

孫嘉淦曰竊惟欲導水者必先相山勢小水者相四支恒山九邊是爲北幹衡山五嶺是爲南幹華嵩泰嶽是爲中幹華山之陽江爲南支華山之陰河爲北支嵩山之南淮水出焉泰山之北濟水出焉此二水者南不入江北不入河自爲一派故江淮河濟名爲四瀆以其獨行入海也臣所言大濟河者統華山之東北起慶陽而訖利津乃濟水之正道四瀆之經流莫尊常之濟鑿也依古以泰興河則治河即以治濟會河于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河別流自宋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分而爲二一趨

南清河入淮即今之河道也一由北清河入海即臣所言之大清河也黃河始奪淮濟之道矣北宋之末南北分流南渡以後河遂南徙史不言其故大約金人塞北流以病宋可想而知也元初河屢北決暫復堵塞大德初決蒲口廉訪使尚文言相度形勢南高北下宜順水性導之北行決口勿塞爲便而有司卒塞之後蒲口復決水全北流竟如文言至正初河決金隄等處丞相脫脫用賈魯充河防使大開黃河故道水遂安流賈魯治水善拍河

乃導之北行未嘗令南徙也明洪武時河決陽武東過開封南入於淮而河之故道遂決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河灣東流入于海景泰時又決張秋宏治時又決金龍口漫長垣趨張秋衝會通河以入海按張秋並非河岸而史屢言決張秋者以黃河北決必經張秋以漕運河史以運道爲重故專決張秋也張秋之東不及百里卽東阿之山山下卽大清河黃河決水不能踰山東走自必順河北行故凡言決張秋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史有詳略故有書有不書也金龍口決後命侍郎白昂治之塞決口三十六處而河乃入淮又以河徒入淮終非正道乃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是疊開減河以入清河古人有行之者非臣創爲此言也自白昂治後河復決金龍口潰張秋隄以入海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乃濬賈魯舊河以殺水勢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築大行長隄三百餘里用夫十二萬有奇鑿木薪芻不可勝計而張秋之決鑿益通河

使南行若斯之難也河用全力以爭之必欲北入海人用全力以堵之必使南入淮不能別鑿運道而虧國計害民生逆水性以爲此亦可謂拙于謀矣及於我　朝運道河流皆沿舊制順治康熙年間河之決塞有案可稽大約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岸決後潰運道半不潰者半凡其潰運道者則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蓋以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基腳故其道亘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之日間受黃河之全然史但言其由此入海而已并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目今銅山決口不能收功上下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不能消洩故臣言開減河也上游水減則下游水微決口易鑿積水早消但河流急設開減河而奪溜以出不可不防故臣言減入大清河也大清河能受黃河之半兼能受黃河之全從前屢試之矣況今三冬水涸卽使六溜全出尚不敵秋汛之半則大清

河之必能容受可以理揆也但自黃河以至張秋
皆係平原曠野恐有漫溢然今年陽武方決決出
之水現在張秋境內其所經由不過長垣東明一
兩縣耳未聞成災也今于陽武之下開減河其道
更近則爲患更小亦可以理揆也現今漕舟未上
張秋之運道空閑開隄使河東流初無礙也至于
運道尤易爲力漕舟北上即從張秋入河順河北
流五六日而可至利津利津去天津之海道不遠
四五百里且在登萊之上並無隘阨臣于乾隆三

年由海道運登萊之穀三十萬石于天津刻期可
至顆粒無損此親辦之事非空言也即使并此不
敢則又有策焉大清河之經流在山東之北運河
之南岸現開濮河數處皆與大清河不遠又滄州
以下之宣惠河臣所疏濬計其下游與大清河甚
近開渠通之以達漕舟亦非難行之事也計大清
河所經之處不過東阿濟陽濟州利津等四五州
縣即有漫溢不過偏災忍四五州縣之偏災而可
減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并解淮陽兩府之急

難此其利害之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減河開
後其至張秋不過經兩三州縣之境計其漫溢之
處築土埂以禦之一入大清河則河身深廣石岸
堵築之處甚少約計所費至多不過一二十萬而
所省下游決口之工費賑濟之錢米至少不下一
二百萬此其得失之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漳河之性洞澇奔湍攜挾沙泥雖有淤田之利
實多沖決之虞其現在所宜復者乃漳河之支派
也臣歷青縣交河等處親行查勘雖有河形類多

淺狹阜城有柳株橋等河直達滹沱其牐口僅寬十
一丈有奇自此以上河身漸壁今欲引全漳之水
俱歸於此不能容納必須挑濬所費不貲即使不
惜費而濬之濁水善決將又別從徙費無益聽其
遷徙而不爲之所沿河田廬在在堪虞若欲防護
勢必築堤紆迴千里工程難計兩堤束水必致沖
決善始圖終不可不愼且運河終不能不需漳也
衞水力弱不勝漕舟漳水未入之先山東河北凡
有泉流靡不疏引額設淺夫隨處挑挖自引漳入

衛然後漕船通行若漳復故道則衛水不足濟運於是欲建牐以分之不知濁流洶湧不能由人操縱借使果能操縱分流竊恐運河水勢轉致停淤又傾挑浚數十里之減河猶以爲費乃轉挑六百里之運道是欲省費而費更多也且漳水終不能不歸運也於邱縣雖能分之使出至青縣不能不引之使入漳衛同流有四減河以洩之若復故道則減河無庸集全力以突入下游焉能保固於是議於青縣以下酌量減牐查青縣下游建牐之處

惟有獨流今獨流之牐既已勘明不可建立全漳之水分洩無方靜海天津之患不僅村莊而兼及城垣是欲除害而害更大也且漳河不歸故道於運河原無害也負舟而走水大則行速刷沙而行水大則不淤自設減河以來大堤從無漫溢至挑淤之費在山東者臣不詳知若直隸之減河並未動帑挑淺實無費至萬餘兩之事且現今運河兩岸淤土漸次將滿各處險工皆化爲平設有漫溢又有遙堤以障之自可永保無虞經營甫就乃不

觀其有無成效而棄之別圖似非行所無事之義也今復故道之利害尙在未定若南運之工程則今年已有成規明年可觀成效非久遠難待之事姑緩一二年以徐考其實若自明年以後漕艘直達河身不淤既省挑浚之費又無沖決之虞則事已完善自可無庸改作如其尙有費帑病民之處則是臣言不驗然後考究漳河之故道而歸復之或亦未晚

孫星衍曰二渠者何大河與漯川也河曷言渠成乎人也漯川者水所鑿也今汜水大伍所在已北禹所厥故曰渠漯曷言渠江淮河濟爲四瀆非人力漯則禹所治始自東武陽今朝城以達於海即大清河自利津入海故亦曰渠班氏地理志獨於漯稱禹治是也謂二渠爲北瀆及漯川者孟康之言近古當得其實禹河自大名已北東光已南合清河即淇水今衛河東光已北合漳水至章武今天津入海故班氏稱爲鄴東故大河周定王五年東徙平原高唐之間王莽時枯故後人謂之王莽河亦謂之大河故瀆也鄭氏注尙書以屯氏河爲河改

道河故瀆復出爲屯氏河即今俗稱老黃河支流亦北合於漳故水經注云衡漳舊道與屯氏相亂自此已北皆禹迹也李吉甫以屯氏爲永濟渠即今衡河矣何以言漢武復禹舊迹漢武築金隄塞瓠子導河北行漯川亦通終漢之世河患以少河合淇漳以入海即禹迹也漳爲禹迹何漳水過際陷有河伯娶婦之事故知漳即河也後人錮銖尺寸而載之豈得謂之通知地理者歟史遷据古文班氏見周地圖所言不可証也漯首受河自崩城

後人謂漯始黎陽宿胥口誤以濟瀆當之也漯何以不見於後世也大清河則漯川小清河則濟水濟水絕於章邱之北漯川絕於濟陽以東俗稱徒駭河即漯川也東漢北魏河濟何所行行漯川之北出入今馬頰徒駭之間也唐時河患亦少以有漯川且北流也宋時南北分流不用導河入漳之議而同河使東無復禹迹河患自此多矣今河北流禹迹平會通河以西合濟瀆以東合大清河大清河自濟陽以西爲濟漯以東爲漯川河行二渠

鈔

之一謂之禹迹可也治之柰何馬頰徒駭北達於海西屬於會通河深浚而利導之疏小清河通於大清河以復濟瀆故道而殺河勢濱州滄州之間胡蘇鍬盤高津諸河竝有形迹次第可治漢時議者欲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御史韓牧以爲縱不能九但爲四五宜有益今疏馬頰諸河故道矣啻四五下尾合爲逆河會於淇漳則二渠之故道盡復也河不復南運道傷乎曰無傷也河西至臨邑請之四瀆津鄽道元言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

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稱又言吳王掘溝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於濟是河漯近濟自古相通益以汶流用之濟運不減黃淮交會之口也余氏謂亦言河北徙而會通之漕不廢漕以河也且夫濟齊桓已塞之河復大禹二渠九河之迹神功也河名大清百川之所朝宗美瑞也東北流環拱神京勝於屈南東注之勢地利也省南河設官歲修億千萬之費涸出東南億千萬頃之地足資東方工用賑恤量移民居而有餘圖百詩潛邱劄記曰一統志大

清河在歷城縣北自齊河縣流入又東北入濟陽縣界其上流即古濟水也小清河在歷城縣北即古濼水也臣按自漢至隋唐惟有濟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後始有大小清河之分于欽齊乘以大清爲古濟水而以小清爲劉豫所導後人皆沿其說其實非也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唐宋時河行漯川其行大清兼行河漯二川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

治河

治河議

表日修曰難者曰河宜北不宜南禹之擅功以導之歸北非徒以疏與濬也子曰不然河雖濁水性固就下也可以北不必於北可以南不必於南不必於南寧以明其然也自有天地即有河陶唐以前蓋不知其幾千萬年也其北耶南耶不可得而知也及九載之績弗成禹相度治之適經於北遂導於北然而禹第疏之濬之而已既不能必後人遵其法即不能必後之河常北也抑聞之鄭道元云禹塞淫水於滎陽引河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則當時已不盡北至商仲丁河決商邱則分睢入淮以歸海矣河亶甲決囂則又分潁以入淮矣武乙溢徙則且分汝以入淮矣然則自禹導河七百餘年後河且數南固不獨周定王五年河治南徙也識者弗深考輒曰南歸非性不亦陋哉曰河道既不別於南北圖說稱由徐揚歸海河自順其自然者何也曰此以南北地勢知之非可以人力強也且自禹迄今河道之歸海者四北大陸北之南渤海東之北千乘東之南安東西漢及周宋以來河患劇矣然溢而北者不過信都而北決而南者北之南館陶又其南頓邱又其南濮陽又其南定陶每決則南徙然則河之所欲趨者可知矣禹之導河也澶相以北有西山以障之有九河以殺之故河安於北九河塞而河乃南遷今誠祖禹之法河雖由南歸海可也遵禹之法合萬餘里之水匯於一以委之河雖由北歸海患未已也今不求法之一定而嘵嘵於南北之異道亦見其闇于理而昧于勢矣或曰往年朱家海堌淮揚被害議者欲通河入沁合衛歸北以圖復禹故道此誠禦災之良策也而子以南歸爲可毋乃貽譏於議者乎子曰然

子以爲河在南淮揚被害河在北而恩冀德滄深瀕之間獨不被害乎淮揚被害則導之北恩冀等州被害將又導之南乎夫冀兗土疏河之淤墊北易於南河之衝決爲害北更甚於南商周無論已西漢而後決溢何可勝數其甚者如漢元光之汎郡十六鴻嘉之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周顯德之天決楊劉宋乾德之水被七州熙寧之灌郡縣四十五非其被害之尤慘者乎且衛至德州東北卑窄甚矣自康熙四十五年引漳入

衛漳汶合而衛不能容議者現謂鮑家嘴諸水所會旁邑堪虞若復益之以河吾見其害之什伯於漢周宋也睢加寬深之功無解暴決之患非河獨異於北蒸冀兗之土使然也曰然則河可南將永合淮以歸海乎曰此正宋元後河之大患也河可南特不可合淮耳清口不可合而上游分流於淮亦不可也何以明之河所經必淤河淤已難治矣又兼治所經之淤不重難乎是故分於潁則陳州項城太和阜陽潁上之民危分於渦則亳州蒙城懷遠之民危分於睢則蕭宿靈壁睢寧虹泗盱眙之民危或至洪澤溢高堰決則江北淮南盡危故曰雖分流於淮猶不可也況合淮乎蓋嘗熟計而諦思之安東海州沭陽之境有南北二股河焉即昔之石蓬湖也西距沭陽東逼東海約三萬四千五百餘頃其黃河東歸之正道乎誠由清河北境導河達湖由湖東壅河左開數支河以播於海上溯九河八河之遺法是所謂疏也由是歲濬之爲常又由下游而上游關徐豫之河身令二三十里

至七八里不等廣其旁使水漲有所容深其中使水落足以通舟河其永有所歸而無泛溢之患乎因湖而功力省別淮而清濁分其詳別具於策

何者河合淮非其所欲也縱下流多開支河以殺其勢而不使別於淮終爲淮之害而亦非河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不害淮而永無患惟在順其自然以導之而順其自然惟在使之別淮尋其應歸之道以東之其策惟何亦曰改其流廣其身深其臀不與水爭地而已所謂改其流者非別開河

也蓋宿遷西境九龍廟東現有小河分黃水入中河滙運北直駱馬湖支流爲十字河自九龍廟至中河之劉老澗固黃河別淮由石蔴湖東歸之正道也今將宿遷縣治南河身堵築數丈建石閘以爲運河使入九龍廟之河以達中河則運道之由黃河者不多於清口河之身則自九龍廟至中河劉老澗闊之使與大河等以達駱馬湖茆家河下流之六塘河又將六塘河下流舊石蔴湖分爲南股北股二河者開挑爲一以還湖之舊其南股河口直五丈河北股河口近義支河與六里河即於五丈義支六里三河間開數支河以達於海其最北者經蘆伊山北由黃家嘴歸海最南者即歸頭圖口改挑直下入海毋使復入湖河如此則河永別於淮矣或曰自劉老澗茆家河至桃源之史家集又經河頭集大口門至沭陽低村是爲歷年議走之港河又由低村經唐溝馬厥湯家澗穆家橋以達大運河歸海計二百六十餘里不較近於石蔴湖乎然港河久堙僅有故迹而唐溝以下地形高於石蔴湖又河身不寬闊之則兩旁居民應遷者無數路雖近而費過之固不如石蔴湖之爲勝也至所謂廣其身深其磬者則無論河流改與未改均不容已也廣其身當視南方大江而稍差之大江身面窄者或七八里寬者或三四十里今河身自清河以西寬不及十里窄或僅一二里如徐州城北且不及一里固宜其水之泛溢不可制也今欲闢兩涯而修之即應始於河委之石蔴湖夫石蔴湖三萬四千五百餘頃固甚廣也自爲南北股二河其中因有民田又兩畔間有民舍夫禹導河必棄地柰何於湖底爲田與舍也今應將田仍復爲湖而西自沭陽張將軍廟東至海州北魏莊等地民舍并北股河北之龍溝廟俱應遷之北股河北阜溝之北隨加挑濬近北股者輸其土於北阜溝北以爲北隄近南股者輸其土於南之高家溝沈家集等處以爲南隄如是而湖身廣即河身廣矣其下流五丈義支六里三河間所開數支河即禹貢之九河逆河也合計之應共得

五六十里以達海口庶河之委受全河而無迫隘之患其自石蔴湖以西由宿遷邳州銅山至河南翟縣等處凡河身窄者皆闢之俾如十里八九里之數如是而河身不大遠於江三汛不至橫溢所謂廣其身凡以游之云爾深之法本於大禹濬川之遺制禹之法不可復知矣今但用搜沙及士方挑土之法而已可奏功近日有爲百龍搜沙之論者法用龍舟百艘各於舟後置五尺之版一竟版以鐵爲逆鱗版面四隅置鐶以纂鐵索舵尾二人

守之令高下提放以搜積沙其舟近前兩旁安水輪各一令二人以足轉之舟行不論上下帆風推輪使逆鱗觸沙隨流入海又於海口搜之使無阻滯此其法甚良矣今更因而濶濬之其法每艘用狎水兵丁八人百艘八百人五艘則一武弁督之今請於春夏秋三時督令爲鴈行者十每日行舟搜沙於秋末三冬及春初水未發之時即督令照士方法挑淤又沿河每家歲派三工協挑悉以其土加厚舊隄如是歲行之以爲常水行地中不復增隄河身可無淺澁之患此又深其譬以容之之策也三策相濟爲用實萬世無疆之休也難者或曰棄南北股二河之田如虧國課何不知以湖爲田雖無異漲亦遭淹沒安從得國課也且黃淮有故則災及千餘里議蠲議賑不下數百萬今永除此有名無實之額以一年賑費給所徙之民有餘而河患既息將千餘里禾稼無傷增穀粟數百萬斛即可省數百萬之蠲賑是乃大益國課也難者又曰闢河夫役及百龍搜沙之人與舟費幣得毋

太甚夫每年治河夫役其數繁矣今但將一二年合用之役於水涸時并力興工其役宜數於用且既闢之後不必復闢所謂一勞永逸者也至搜沙兵丁工食不宜從輕然計每艘給銀三百二十兩百艘不過三萬二千并造舟修舟及河員俸食銀兩不及十萬行之既效則每年搶修諸費可省而沿河冗員可裁今查江南河庫供搶修名曰部撥協濟者約銀四十七萬六千餘兩供俸薪兵餉名曰外解河銀柴價者約銀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

兩二共七十萬二千六百餘兩皆江南每年常額
河東河庫及與舉大工之費俱在外今搜沙之費
不及十萬其省帑又何如也自海口至羣縣界河
道遠遠若百舟不足即倍其數亦不及二十萬每
年計省常額七八十萬功費之相懸如此　河由
六塘河趨南北二股河以歸海信得其道矣而六
塘河受駱馬湖下流沂水發時流陽安東海州常
被其害今復合大河恐爲害爾甚奈何曰如南北
二股河還石漊湖之舊又兼闢河之身而深濬之

則雖沂流共歸大河亦無患矣必欲與大河別則
由邳家河經河頭集北引入港河稍遷河旁居民
加挑寬深一勞永逸萬世之利也曰此皆主大河
由南歸海而言也必不得已而北古河故道必擇
其一將從何道可以暢流并無礙於運乎曰必不
得已而思北歸次策要不可引歸天津以漳衛汶
三水合不容復益以河也由張秋而東阿禹城以
至濱州陽信蒲臺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漢千
乘故道也明帝永平年間德棣之間河播爲八王

景因之以成功歷漢唐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
今尋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暢可慶安瀾矣但八
河多堙重加疏濬厥功匪易較之由六塘河歸海
費帑爲多耳至欲無礙於運此尤未易言運河由
南而北河從西南過張秋而東北張秋南北建石
閘南旺湖汶水不能加濟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則
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里皆當引黃水濟運每年
不無疏濬淺淤之工臨清南建石閘不可更令黃
水入北以淤北河如此庶可無礙於運而南旺迤

不等矣嗣後每於水落時近河家賦三工同水丁八百人協力開挑輪其土於隄外徧植官柳雜木數年隄高厚如山皇草木雜根縱橫蟠結雖有異漲不能爲患矣夫戰國時齊與趙魏作隄貢去河二十五里今僅十里何從狹此法無論南歸北歸皆爲至要不與水爭地變勢縣迤東之河爲底柱迤西龍門迤北之河策莫良於此難者曰兩隄內河身十里近河田廬廬舍將若之何曰欲成大功雖聖人不能姑息以悅人千

譬也法在處之得其宜耳且近河必非良田河身既廣近隄水亦不深徧植蘆葦亦不至棄民利也又富民必無近河居者貧民所居等戈之地原非已有令其徙於隄外不爲過也曰隄工穩固雖不廣河身亦豈有潰決之患曰雖有堅厚石隄能保河之不決不能保河之不溢也故徙隄不足恃也曰近河居民歲賦三工開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曰河漲近河先受其害果能永無河患值歲三工也至沿河沿隄有居民亦計地以役之若其地屬官不令出租雖役之不怨也

口築大壩其害不可勝言也而其大者有五焉自清口至雲梯關淮身爲河踞者十二其七洪歷之南築高堰以防淮之決其東築大堤直抵中流以激淮之怒遏河之南而使之東夫黃淮水勢無常也三汛漲溢叵測也設兩水並強高堰不守天長六合等縣居民將化爲魚鼈其害一矣陽畦土瘠前古未聞屢災自清口爲黃流所阻西起碭蕭東至泗州萬餘田園廬舍頓遭淹沒無處追水淹溺無虛歲流

亡轉徙不可勝計其害二矣按清刷黃河漲則疏之歸海淮漲則不啻令之竟土矣故雖遇尋常之漲泊淮不務亦多損傷其害三矣陵城之築天啻之汝寖儀之睢扶溝之洧皆以淮焉尾閭淮流既壅則棄水不行歸德故宋陳許諸郡邑常爲澤國前年嘗開挑大洪等河矣然下無所泄雖加濬治末如之何水失其常禍及鄰省其害四泗州東水落州民輸納莫肯至州牢於荒城中設櫃營催

且數十年其害五總此五害還延歲月費帑病民無有底止得不思變計以爲之所哉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而害且五則大墩之故也淮非有需於大墩也而卒使大墩爲害則河合淮之故也河合淮因東淮敵河斯大墩不得不築高堰不得不高而五害遂不可去故欲去五害莫如使淮暢流欲使淮暢流莫如使河流從宿遷北而別於淮

會之裕曰夫河淮古稱二瀆河水東過滎陽浪蕩渠節大禹所開以通淮泗之絡者河至是借淮以相爲疏理河淮之合從來舊矣厥後引河而南並淮水入海之路以轉漕於是乎二瀆相會於清河縣東由雲梯關以入海是雲梯關者二瀆入海之故道也前人深知夫河性以濁而緩緩則壅壅則潰淮性以清而急急則行行則安故築歸仁隄以捍黃水暗水使不得南射泗州攻高堰又能遏睢水湖水併入黃河使急流而不壅復築高家堰周家橋翟家壩以束淮使涓滴俱出於清口以逼河而歸海其蓄洩也又有方焉淮水大漲則漫壩而南鳳泗得以無水患淮水不漲則阻其南奔而清口之水有全力法至善也自康熙二年盱泗之民由古溝鎮南北及谷家橋盜決小渠者入淮水大半分於高寶諸湖河水亦即躡淮而注之河受二水而無所洩是以大決於清水之潭而清口之淮無力刷河河不能自循故道乃由天妃閘竄入運河運道之渠不能容黃河之水此安東之所以被決運道所以被衝淮揚所以被沒而二瀆竟以安東爲尾閭矣安東新決之口其閘深不及雲梯翟壩者蓋天然之減水壩也其土堅而身厚又低於高堰者二尺水畧大則漫之而過水大至二尺乃與高堰相平若更高於二尺斯漫堰以行是周橋翟壩毫無害於高堰而有助於高堰者也而淮北私鹽利開橋壩以通往來揮多金造浮言曰歸仁之隄不毀周家橋閘不開翟家壩口不決則商賈之南自瓜儀北自河南者咸必假道清江浦不免爲各閘稽留甚若取道橋壩之直達爲便且自

鹿邸家諸湖之隄原非民田也隄決水乾人得私種河防胥役又設稅周橋之閘每一私開貨船斂餽千金漁者亦奉以數十金奸民勾通淮關淮道豎山陽廳役每月爲之料理名曰月錢飾爲開橋保堰之說夫自康熙元年以前迺自明萬歷以後周橋不開高堰曾聞衝決乎況水漫翟壩有二十五里之寬豈區區周橋數尺之閘一開之而遂能遏之乎乃其借口者又曰濟船同南時值水涸可由此以放行夫漕船自古無經此之事祗緣周橋

閘開奸民利之衙胥利之職司於此者尤利之故雖有三害弗之卹也三害者何衝決漕隄一害也淹沒七州縣民二害也淮水分而清口塞清口塞而河道淤三害也借口者則又從而爲之辭曰三閘額稅不足必取償於周橋不思周橋啟而重船放額稅之所以不足也今即於橋置私稅焉無論其蠹課漁商也即以其入者計之亦官三而衆七焉耳安見其能足額耶周橋月開翟壩日洪淮水分於諸湖湖常盈而不涸是故不必桃花水發而

之效活七邑之民

郭起元曰淮出盱眙山在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三十里有泉三出匯爲井井口縱橫各七尺水深五六尺伏流二十餘丈復出繞縣東行經桐柏山麓成渠曰河水入焉又東過信陽州北四十五里游河明河芘河水入焉過羅山縣北二十里滍河滍清河月潕河竹竿河水入焉過息縣南四里澮河谷河泥河閻河營河滍水入焉過光山縣北九十里經固始州北三十里小黃河

水入焉過固始縣北七十里歷州南百二十里歷霍邱縣北四十里與
河史河汝河合河水入焉過霍邱縣北四十里與泥河洛河水入
上縣南二百五十里澧河東與河濁河清河潤河潁河水入
焉過壽州西六十里清河西與泥河洛河水入焉過懷遠縣東二里洪河芡河天河渦河濁河
水入焉過鳳陽縣北十里臨淮縣北一里淝河自
明湖水入焉過五河縣東二里淙河沱河濠
河水入焉過盱眙縣北許家河潤溪水注
之又北合溧山諸山泉安豐諸陂塘諸水
湖之水東北行過洪河縣南與泗水合于清口入
東過山陽縣北史東縣南又東北過雲梯關長一
千七百餘里以入于海其支流亦散入江南貢道
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者泗出兗州泰山
過西北階尾山歷曲阜滋陽寶泉魚臺勝縣南
入徐州沛縣及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以會淮
尼山沂水西南流滋陽縣界入泗艾山沂水在邳
州西南入泗泗入淮蒙山沂水又東南匯淮以入
海古者淮泗言淮遭奪文曰濟河惟兗
六

運河綜論附

閘所由來也自後定計分黃自黃家莊而下至漁
溝浪石由安東北俱疏爲河身歸五港口獨入海
不經清口逼淮令得縱出督臣諸鉞定計導淮始
建武家墩閘出永濟河經河下射陽湖入海建高
良澗閘由谷河經河亦下射陽湖入海建周家橋
閘由草子湖應湖入子婆溝下廣洋湖入海此
建三閘分黃導淮之本末也河性變遷無常明季
多難置而不治　本朝康熙初淮溢武家墩高良
澗泛上下清口堙而黃流上灌至十二年　聖

祖命總河靳輔治之二十八年　聖駕南巡高堰
閱視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遵　旨經理黃淮底
定我　皇上又淮大臣疏奏河流湍急挽宜築堰束
禹貢淮入於海言排淮西而注之江蓋其時
江淮不相通自春秋哀公七年吳邗溝始通江
于淮隋開皇間開山陽瀆大業時穿山陽瀆
始達淮于江明洪武之初疏之以通漕運
聖人心法
皇上有禹河可分淮流十之四
聖人心法
皇上有禹河必欲分淮流十之四
沿堆上下免于盜決則高堰不宜過下

不決而淮人爲百計決之不已矣
運使蔣之奇因淮患歲豬公私竭
肘至洪澤爲運河以通風浪後人遂謂爲
今自揚州甘泉至天長遂爲高形勢高中窪
抵盱眙境則石山多堅石不易開鑿
差人代履覓高深勢位正可蓄清
這亦不可開矣若開鑿今工修築堅固然後
遠近連守則我
新築以來之地

入海者也艾山下之沂先
侯世家良會黃石老人于
下邳尼山下之沂水誰語
以入淮而最先泗水發源
里西南行百四十里三
又西南行至蕭界又折而
水入焉又東南至清河縣
水又東行而蒙山之沂入
宋濂謂曰黃河爲害於淮揚
六壩塞清口開淮入於河淮有成效四十四年淮
水暴漲遂三壩決矣淮水既不宣平復水盛之時
北出無由積而爲漫爲決行海土田傾灌城邑部
使指七邑之地以受淮亦必預爲指畫況豢兵地

而淮仍不可全塞必不可
其害無窮已時豈可不籌百年大做之計故河之
分合歷代不一大要皆入海於東北不入海於東
南宋神宗時王安石入相善
決復禹舊迹分爲二派一合北
清河入海哲宗時賈魯以文彦博三大役之暨亦以
河一不實則其中匯之流此塞彼決
未河決眞會无河防使發兵民十七萬自陵西

五閱月此元末導河南行之失也洪武二十四年
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北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
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永樂九年宋禮
濬會通河南入淮遂定漕事罷海運正統十三年
河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
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而開封城北之新河又淤
自是汴城在河北此明絕河北流之失也隋唐以
前河與淮分兩渡各入於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
淮以趨海前代河決壞民田圖廬舍至明則視古

亢急或決張秋而妨漕或決曹單趨沛而妨漕或
決睢州以爲祖陵憂或河決滎鄭淮決高堰而運
道陵廢交以爲患河之患不一於是諸臣之議河
亦不一由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便導
河水注於衞河漕舟由江入淮溯流至於泗從順
流至於衞河沿臨清滄州至於天津者雷韜之策
與黃瑄同也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邳口下
符離中存盤portion河下浮橋三河并存南北相去五
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者楊一魁之策主分

治六年其已事也不得其意而拘其迹利何未興害已立見豈通儒之論哉若夫用楊一魁之策以疏黃用張企程之策以疏淮用潘季馴之策以治淮黃下流固百餘年兼而行之者何以積久不效黃高淮壅一遇霪雨處處衝決遂至此極也夫季馴之策束水不得北徙並趨入海可以暫行不可經久蓋桃清黃河闊止二三里二水陡發必不能容上決崔鎮下決安東馬邊可料而知且黃強淮弱周家橋不能疊泄高堰六壩安能無虞七邑生

民盡化魚鼈誠若如楊一魁所云涓滴不外泄渦沙日殺河身日高遇泗汶漲溢可料而知且黃強淮弱周家橋不能疊泄高堰清淮者矣獨王士性之說當日格於韋居敬而不行至今畏爲艱大而不舉有可痛惜者河之性善遷又善淤惟分其塗一時不至盡塞劉大夏之治河也使不分河由中牟至潁州由亳州大渦口雖有陳城徐州之長隄吾恐金龍口之決必不能塞黃陵岡之潰必不能止又使不分河由宿遷小河入淮則清浦邳徐必不免於衝決河之在河南也南高而北下河之在

淮南也北高而南下上流既可分而爲二乎上流之南高北平者可挽北之南下流之北高土平者獨不可挽南之北乎淮之漲由於黃之不分即使清河無有故道必相其地勢平衍者導之使北以讓淮令清河之北明明故道可循久而不舉誠可怪也愚生長東隅足跡未及河南宿遷清河往來再三見夫三義壩鎮衆興濁濤望平衍夏秋水盛劉老澗王營大壩黃水泛溢不由軌道若清河縣西淺成大河由縣北

而東直接草灣河不過數十里分於北則淮夫黃至清其必分者勢也曩封而東或二或三時淺時浚分不一道獨清河則歸於一黃至清河將入海之處也猶九河亦將入海之處也高分黃而爲九今合淮黃而爲一從黃不灌淮淮不東瀆得乎哉此以知王士性之見高諸賢一等也蓋不免於衝決衡決河之在河南也南高而北下河之在

自徐州東南者咸行也至宿遷清河則泗汶沂沭之水由運河入黃不殺於睢邳之間而殺於清河以下有是理乎所難者導河使北殊費經營必使河身遠遠鼓之令河更廣且深又堅其入口東岸之處創爲石隄如蓄老隄僅存者三之一以入淮則清濁分三之一以入淮則清舟出通濟閘溯淮入黃華湖新河曲折之間無有險阻又或自淮黃分流之後因勢築直建長隄自清河縣西南至東北使黃不過淮東過安東方會淮入海其淮黃相隔之

隄置石閘以通漕舟漕舟過盡則下板堅閉不許民船在來此在在工之員封酌時宜者也河之南行始于貫魯曰昂變之劉天夏又變之嗣此黃凡北決必疏河南以分其勢今欲淮不東潰惟在分黃導黃讓以從冀州之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爲上策開疏並壅皆主之若能築清河北境數十里之地多其內外之隄任河游行縱有衝決不爲大害況夾清河所經草灣三矣安東之西不受其害則清河之北亦不受害矣如使黃不與淮分餅有治理積之久河高隄險天時人事交會其窮東南城郭人民宛在水中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夫事之費廣而必行者原未易易明世宗時盛應期議開新渠以去土皆沙疏隨決隨淤弗績而罷後三十年終尋應期所開故道疏鑿之分黃之役浩大難舉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治河者未言河之利先防河之害歐陽公云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淺以入海則可無決溢黃至清河其下流矣其將入海矣王士性之說正所謂疏而淺之者按淮安地勢有三策焉三策不行貽患近地黃尚未分而左右之民罹於湛溺不可不預爲籌畫者也一曰從清河安東兩縣古之作隄者去河數十里使水有所游漫不負其刷兩縣瀕大河今復開河導黃北流上溢則漫清河下決則淹安東勢所必至況兩縣之宜從容不係乎開河與否水漲時兩縣兩關竟成水門居民半在水中終於漂沒不容一日安枕者特以開河北

流尤宜亟亟且不獨徙縣治於高阜已也近河之田十數里皆屬於河　朝廷發帑金給所徙之民以當田舍之價然後浚河於漁溝草灣等處則河得其道不爲民患矣二曰清理各套雲梯關以下本近河在官之地每年植柴備河工堻用近爲土豪所占豪私其利官私其稅漸占漸遠有所爲攔黃壩者使河去不速累歲淤澱職此之由夫近河之在民者猶當給價使歸於公況地本在官而民占之其較漢之白馬堤大金隄爲民居數重者相

去幾何此其急宜清理者也三曰營築清江浦隄清江以東冬春水涸民居水上及至夏秋民居水下止靠一線危隄以爲保障雖欲分黃不能必其不徙必修築堅固不使其倏而南倏而北則善矣夫河之所在無數十年不變之勢一旦開河北流遂通暢無阻與淮隔絕不至潰決恐不能得一有壅塞衝淮而南則浮議騰起撓者百端不知河之自北而南匪朝伊夕則河之自南而北亦匪朝伊夕惟相其勢之所宜棄一方之地防將然之害而

斷行之雖小有患不爲搖奪方能成功此在有識者審其輕重也雖然凡舉大事不得其人不能成也得其人不得其時亦不能成也易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其人與其謀皆可救一時之患立百年之防而不信於上不信於下淹滯不行非時之不可使然乎夫時之不可其迹似有所難爲之說者曰河北地仰河南地俯不俯而仰是逆水性即以南趨阻潤之說應之彼將曰濬河則虧國帑廢民田即以漂民災隄之說應之彼又將曰補救者營

小騷與者費大即曉以縱河游盪分黃利淮之故彼終不信是故革而信之爲難則知時之不可強爲也上策不可強修其次者高堰六壩宜堅不宜高堅則固高則險山鹽高寶江泰興化卑於洪澤湖不啻尋丈不使淮黃截然分流非策也必欲障全淮會黃於清河涓滴不使東流亦非策也惟以康熙三十五年四十四年之式制閘數座水漲至此從閘下洩入湖由江都茱萸灣高郵通湖閘實應子嬰溝山陽運河閘入東鄉諸湖陸續以

歸於海田園雖不盡保城郭庶可無虞若遏淮太甚患且非常桃清以下兩岸各築遙隄外隄決尚有內隄可恃通濟閘當以時啟閉河雖高不得直下山陽以南運河每年大挑如山東張秋臨清之汶河不使淤墊讓修前代之法而審行之以俟時而已蓋時之廢興雖不可強爲亦因人而轉河之性不能久居其所今合流淮安已三百餘年矣淤益高流益漫釀成必遷之形不遷而北則遷而南若非漕運所在司水者視七邑猶清河安東也不

知濟汶去淮數百里前人導河越濟南流數百年與淮合又數百年淮不踰黃黃再南徙勢如奔馬無可控御挾淮合江理所必然置七邑爲蛟宮已非善策乃使黃河合江四瀆混亂天地之脈絡神禹之功泯明明宇宙患豈及此然則河之可挽而北庶其時也　禹貢紀濟會于汶恒衛既從而衛輝之衛不書濟與河上流通而下流分爲二者也濟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汶至臨清入衛而不承濟河入海於淮衛自爲一河承汶以入海禹之故

道盡失丁亥秋舟次所經相地高下觀水出入然後知禹之治水因地之勢以導水之歸順水之性不貪水之利自張秋北荆門阿城臨清地勢高峻惟沙灣卑窪沙灣在張秋之南西承曹開東明之水東經博平博興入海則濟之由此地勢也即水性也自德州至天津六七百里卑濕沮洳宜爲衆水所歸觀衛河逶迤曲折自趨於海則九河之在此亦地勢也水性也昔宋商胡決後當國者競言河宜東南以固國勢元明以降導河入淮以濟漕

遂使滄瀛一帶僅存衛河又開賡清以南數百里高皐之壤通汶入衛是皆貪水之利矣夫因水爲利其經營措置未始無數百年之益而不知其失水之性已甚然汶之入衛者七由沙灣而東者三猶不没大禹遷意獨不知河之南將合江而止耶吾不得而知也抑有時而北耶吾不得而知也

阿桂曰臣伏查治河書內原稱隄工漫溢一次則河身定有數尺受病此必然之勢臻省自乾隆四

十三年以來祥符八堡儀封十六堡張家油房曲
家樓等處屢次漫溢灘面淤高較之隄頂僅低數
尺是以於舊河身內挑挖引河深至一丈五六尺
倘不能與河面相平則來塔奚漫口十餘丈時未
有不開放引河者而此次口門收窄至七八丈方
能蓄水三四尺與引河相平可望進水總由漫口
日益刷深而河底日漸淤高較之引河挑至一
丈數尺斷不能再加挑挖至開放時壩工業已著
重談如 聖諭此次所開引河暨大溜兩經全入

引河終不能得手而灘地既已一例淤高實無可
以別行籌度再開引河之處臣等曲家樓一帶經
上年累漲之後衝成溝槽坑坎縱橫無數散塊決
裂之狀屢見疊出是此二百餘里內受病已深創
使堵築合龍亦不過目前急則治標之計竭力補
偏救弊終不能保一二年無虞今既不可就敗壞
之局勢須予目前即遇伏秋大汛亦無善地可以
改建壩工臣等前於屢次墊失改築壩工之時即
曾先事預籌設法變通逐委詣貽智員并於南北兩

岸往來查勘相度善地以爲改弦更張之計初擬
就漫水所注加築北隄使大河即由潘家屯歸入
黃河正道但計算隄工共長六百餘里勞費甚大
且漫水自出大隄後趨向東北不能順隄而行且
自微山湖以下湖河一片難以施工惟南隄外尚
有可更改遷移之形勢順治九年河決封邱北岸
興工堵塞旋築旋潰迄無成功彼時河臣因上
游時和驛一帶多開引渠數道引注南趨以分其
勢方克施工目今南岸近地既無可籌辦因於逕

上隄內民田復加履勘再四測量地勢惟得青龍
岡迤上南岸隄內自蔺陽堡二堡起向東地勢就下
較之隄內大河水面低至三四尺不等若較之北
河唇灘面低至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自此至二
考城商邱共一百七十餘里大率相同即間有稍
高處所亦不甚懸殊現擬于相距南隄千丈外連
築大隄一道且前次南岸漫水所過本有沿隄舊
河形再間段挑深數尺引築一道遇有就下之勢
查此兩項工程計長一百六十餘里工大費繁非

四五月之久不能竣事俟渠已就成隄已築數丈後即於蘭陽一帶堡老隄拉寬缺口導水由引渠下注從商邱七堡出隄歸入正河大溜勢必全掣黃向下歸故道入海其曲家樓漫口自可堵閉並將國隄兩頭接築北隄易於防守亦可免防北岸無數險工其原有舊南隄任其衝刷若大溜串入舊南隄即順隄河合流而下尤爲寬廣而亟新隄甚遠既有餘地水勢蕩漾游泐寬緩足資容納夫然後水由地中行勢必深通暢達遊去儀若一帶受

病地方是此事一成可望數年無虞較之築壩堵塞僅補救于一時者不侔熟商妥議舍此別無良法至隄內民田廬舍原不能無礙但考城一縣亦須遷移臣等亦未嘗不籌慮及此查考城自四十三年以後屢被漫水淹浸城郭塌陷官民俱在隄上居住本有不得不移之勢至隄內居民屢被災祲各移高阜居住其傷隄廬舍甚爲寥寥即有民田亦可將舊河身灌地撥給更換或情願於新隄外居住者即將其地照河灘減則不使稍有擾累

行水金鑑

失所並先期出示諭以一勞永逸之意小民自必樂從若有慮及江南河身高仰水勢不能暢注者查自清口歸海之路自黃流漫溢止有淮水下注久已衝刷深通而徐州以下則開放潘家屯後湖水刷河亦可無虞阻滯惟蕭碭銅山迤西或間有淤高處所臣李奉翰擬即逐段察看測量挑挖務令一律疏濬深通俾黃水歸入故道時順流迅駛以期一勞永逸第則暫變則通至今四十餘年所

戴均元曰伏查六塘河雲梯關臨海各路臣等節次奏明委員分投測量務求經久之策現據派往測探之王事劉台斗知縣曹約等回浦稟稱自滅馬門放舟隨潘而下經張家河三汊口入南北六塘河本勢匯爲一片大潘直衝海州之大伊山從大伊山之東穿入場河平漫東門六里義澤等河合注歸海其尾閭入海之處有三南爲灌河口中爲五圖河北爲龍窩蕩現亦合而爲一茫無津涯大潘則在龍窩蕩一帶爲多但係平坦蕩地面

無河槽其灌河則本係海口較爲寬深此時淵未歸一尚多散漫按以勾股測量之法自攔壩至新海口地勢計低七丈二尺有零復自王家營正河至雲梯關外舊海口測量地勢計低五丈八尺有零彼此比較新海口地勢較低于舊海口一丈四尺實係建瓴流行願暢等語臣等公同悉心講求就該員等所查形勢並呈出圖說通籌全局竊竊黃河由減壩下注刷深已有九分舊河日漸淤淺且徐州上游自伏汛至今節次長水九尺餘寸而

順黃壩不過長水一尺有餘則此路歸海機勢較爲順利此其明證惟從減壩以下辦理種種繁難如張家河身本屬窄小一兩日曾係民田膠土此時十里內一片汪洋尚未知能否刷出河槽此上段情形也由張家河入南北六塘河則河身寬大其中尚有碩項湖黃水至此一爲停注下經東門六里義澤武障等河共有九道此時大溜究歸何處亦望洋莫辨此中段情形也從大伊山涉場河入海之路有二惟灌河口最爲寬深然行駛陽兒港口一路入海則專在係清水流注因中路停沙之故其龍窩灣五圖河兩處目下雖黃流奔駛口門較小恐日久沙淤殊不足恃將來歸入灌河口一路方可經久此下段尾閭情形也查南北六塘河上素東省蒙沂各山泉之水每逢伏秋山水驟漲往往陡發丈餘至數丈不等倘黃河奪其故道淤阻爲患必致泛溢亦須另籌歸海之路此考支爭併情形也臣等據先後派出各員查勘形勢大概相同但水中測探究未十分確切現仍派委熟攜漫圖蒞同將弁

駕船分往踏跡行灌之所隨時稟報伏思改移海口爲河道一大轉機所關匪細從前屢臣童安國以築攔黃壩獲咎歸大學士公阿桂兩次議開二套俱未成功是以臣等稟呈于前去年親赴海口查勘終不敢輕生異議茲河道由減壩直趨沿沿下注誠如　聖諭　天意藍旋非人力所能勉強自應因勢利導順其自然臣等再四熟籌如秋汛後張家河一帶刷出河身即有支流土壤或堵或

挖大溜能從六塘河歸併灌河口一路入海則專

機大順惟河寬則溜緩溜緩則沙停必須築堤攔束方不致散漫變更查自減壩以下鹽河北堤至六塘河南北約寬六十餘里東至灌河口計程二百餘里添築兩岸堤工約需帑三百餘萬兩擬分年遞築非一年數月所能辦理惟有先將張家河及北六塘河舊堤基址接築遙堤兩道直抵海州之大伊山約攔水勢逼令東趨俟明歲試行一年之後順軌歸槽再就河流之趨向另築縷堤將河身收窄以束水刷沙此時河流未定未便率廢工

帑至正河雖間段淤淺河形尚在不可遽廢似應留爲後路俟新河不能刷成或成河後又形淤淺則將正河大加挑挖雖勞費不貲尚不至兩有歧誤臣等固不敢拘滿畏難亦不敢輕率糜費俟秋深水落親往細勘通盤籌議恭請　訓示遵行至洪澤湖之水一出清口即與黃水會合係在減壩口門迤上現在詳處口門即係清黃滙注將來如海口改定時應將舊河攔築藉淮刷黃歸併入海毋庸別爲籌議惟六塘河上游沂沭諸河之水當于六塘河北堤之外另籌疏導使歸海有路庶免爭趨壅遏

吳敬曰竊臣奉　諭旨令將海口淤沙及早妥籌設法辦理不得畏難觀望臣即親往悉心細勘伏查黃河海口淤沙考之載籍前明臣潘季馴時即有橫沙停塞之議我　朝康熙八九年因海口積沙橫亘相傳爲攔門沙河臣董安國乃創築攔黃大壩另于雲梯關外北岸之馬家港開闢新河而去路愈形寬遠康熙三十八年河臣張鵬翮復將

馬港口堵閉拆去攔黃大壩仍由故道入海　聖祖仁皇帝賜名大通口即今之歸海扈閘此後七八十年橫沙仍在河患亦未能免乾隆四十一年河臣薩載會奉　旨查勘海口水中淤有暗灘與兩岸灘坡相連潮退時水深八九尺至四五尺不等河底既有高仰河脣又復漸遠即淤沙之明證等詰督臣高晉會同覆奏該處潮汐往來淤沙勢所不免歷經黃流倒灌河道停淤由通而淤由淤而通或淤在上而下游淺阻或淤在下而上游壅

盛一年之內通塞靡常載載之中變遷莫定不但
海口茫茫萬頃無可施工即黃河東坍西長欲加
疏治亦無良策惟有使清水暢出與黃水併力刷
沙則黃水不浚自深海口不疏自治等語前大學
士阿桂會同河臣李奉翰會于北岸開挖二套引
河冀其衝刷寬深由南北灣河入海因地高土硬
旋亦淤閉仍由原路歸海此歷來海口淤沙展寬
籌辦未成之原委也臣現在由雲梯關循河逐段
面行測量水勢自雲梯關至新滾尖以上河寬一

百餘十丈至二三百丈不等深八九尺至一丈二
三尺不等至新滾尖以下即係海口一望汪洋茫
茫無際臣于十三四等日即在荒灘覓草屋棲止
候有潮上時白黑灘漫津涯莫辨潮退後兩岸沙
灘始能辨別口門南首有灘約寬四五百丈名爲
南尖口門北首有灘約寬七八百丈名爲北尖自
南尖至北尖兩灘之間約寬一千五六百丈即黃
水出海口門水底有暗灘與兩北兩灘相連即所
稱攔門沙也潮長時兩北尖亦漫入水中潮退後

南北尖始露出水面其中間千餘丈之橫灘乃係
河水由此洩洩外注水深四五六尺不等測探橫
灘之外遞深入海漸不可測橫灘之內水勢自八
九尺遞深至一丈三四尺此灘形如魚背與石滾
壩相似以灘內一丈二三四尺之水僅能于灘脊
上過水四五六尺計有七八九尺水爲灘所攔阻
不能遽去是積沙攔門海口高仰之說誠非虛語
但灘下之水雖攔住數尺而灘上宛有四五六尺
可通底來黃水加長出水亦必匯之加多且寬至

一千餘丈以覓抵深過水亦不甚少此臣親詣逐
將等逐一察看乘舟測量得其情形繪圖並細詢土人
漁戶所言皆同看來口門高仰洵屬鑿鑿可據而
水仍活溜東流亦顯然可見尚非竟至阻遏如傳
聞之過此現在海口過水無阻之實在情形也臣
與文武各員反覆熟商欲使海口深遠惟有疏挑
積沙及另籌去路之兩策今統察情形如能將橫
沙挑除自屬大暢但潮汐往來每日兩次人夫固
不能立足施鍬亦不能停歇若用混江龍鐵篦子

繫于大船尾拋入水中潮長則湧之而上潮落則
掣之而下險不可測力無所施是海口非人力所
能挑浚斷然無疑至改道一說北岸土性膠結從
前所挑之馬港河一套俱未有成舊蹟具在臣復
從南岸查勘盡係平灘亦無建瓴之勢且附近無
通海港口又慮難行因思或挑現在之口門或籌
另闢之去路如果有良法必可成功即多費數百
萬帑金量 聖慈亦所不惜臣何敢畏難因循無
如細察形勢實無善策豈容虛糜金錢臣深訪熟

論海沙回不能以人力起除而水力如果湧急亦
未嘗不可刷動即如蘆臧查委時已稱口門僅水
深八九尺至四五尺至今仍屬相倣且康熙初年
即以積沙爲慮百數十年來通塞靡定若竟存而
不去不知積高若干是以前人總主束水攻沙之
說究屬不易之論今查從前舊海口本即在雲梯
關下造後淤出二百五十餘里至王家港入海後
又接生淤灘四十餘里至新淤尖以下始爲海口
淤灘愈長海口愈遠且河身節節灣曲未免兜水

以致出海無力此乃壅滯不暢之一病而南岸之
黃泥嘴爲尤甚臺黃泥嘴紆曲兜灣形如荷包通
圍長五十三里而上下口對直灘面僅四里零計
紆緩十倍有餘湍行無力沙即易停是以黃泥嘴
之上水勢較緩而黃泥嘴之下水勢較深其爲此
處兜湍緩滯可以概見臣與道將屢營等悉心籌
議應將黃泥嘴兩灣相對處挑挖引河使之取直
而行自必溜流迅注又吉家浦千家港倪家灘宋
家尖等處挺出灘嘴湍行紆緩亦應挑切順勢底

之緩急當日本定有章程乾隆二十七年毛城鎮改于唐家灣築壩定以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一尺五寸始准開放四十二年又定以唐家灣水誌長至九尺五寸始行啟壩他如峯山天然等閘俱有限制非盛漲不開亦非同時並啟故有減水之功仍免淳淤之虞立法至善防患至周迨後偶因搶護險工不能堅守定誌啟放較早者有之始而受淤尚少繼則漸墊漸高近年豐碭曹單商虞一帶往往未屆盛漲水已到處盈隄其勢更不得不急

于宣洩甚且各閘壩并啟若其分減以免他虞在一時濟急權宜固屬出于不得已而河身之受病日深矣徐城河窄已若咽喉若宜洩過多遂成中梗上游奔赴之水至此一扼求其不壅積爲患也得乎司河諸臣非不深知而急難救治轉至隱而不言殊不知隱之愈久則治之愈難

李世傑曰竊查上年　欽差大學士公阿桂奏言但此數百里浮沙既不能如前迅速消納若集夫疏浚則潮汐往來勢難駐足且萬夫之所挖不敵一潮之所壅查雲梯關下二套堤外地方爲北潮河歸海之路乾隆四十一年二套堤工衝開黃水曾由此入北潮河尾歸海與現在海口並行二年嗣因馬港堤工未築恐漫及安東民田仍行堵閉是此時疏浚下游莫若於二套逕下開挑引河於大汛時開放使多广分洩之路則上游自

更暢達若果衝刷寬深將來黃水竟全掣由茲東注則較現在海口既近二百餘里且并無淤沙改作海口更可得久遠之利等語本年七月復奉上諭洪澤湖水勢既經盛漲自應即令由二套引河歸海但前此所開二套引河較窄若能挑挖深通并照原擬堆築子堰之處一律展寬俾資容納使河內清水順注由此入海或能將二套漸加衝刷走成熟路將來豫省合龍大溜仍歸正河之後清黃滙合竟可從二套引河下注歸海更爲便捷

倘閘勢未能全行逼入或再於二套舊地酌築攔
黃壩一道約攔水勢使大溜全趨二套引河自更
得力欽此查二套引河前於伏秋大汛盛長時普
漫皆水今雖逐漸歸槽周圍尚屬沙淤臣等現在
測量係派員乘坐小船挨次簽丈兩岸不能立足
須俟霜降水落岸土凋乾方能確估施工此二套
引河之現在情形也至正河內建築攔黃壩一事
查河防志載康熙間前河臣董安國等創築攔黃
壩使由馬港河旋致黃水倒灌清口淤墊上游實

決淮揚常受水患勞費罔效後於康熙二十九年
河臣張鵬翮陳奏堵閉馬港河將攔黃壩盡行拆
去正河下游開浚深通刷寬百丈有餘沿沿入海
洵然莫禦荷蒙 聖祖仁皇帝賜名大通口即今
之歸海尾閭今測量該處正河現寬二百一十二
丈至三百四十五丈不等較之康熙年間寬至三
倍中泓水深一丈五六尺至二丈六七尺不等盛
長水時河面直至南北兩岸堤根之下復測量兩
北兩岸露出灘面計有一千餘丈合之中泓水面

共寬一千三四百丈是正河實屬寬深暢達其爲
入海無阻已無疑義臣等伏思黃河性不兩行原
宜逼歸一路特是清黃交滙以下河道本寬比上
游黃河逼窄者不同河窄則溜勢猛激易於掣動
全河築做攔黃壩亦尚不致多費今二套在雲梯
關外與海相近正河既屬寬闊又係清黃合流之
水溜勢瀰漫難期全行掣入引河如上年山安廳
屬之湯家莊李家莊同時漫口各寬二三百丈亦
由北潮河歸海掣溜未嘗不爲減激而正河仍照

常行溜直出海口此即正河寬深旁注未能全掣
之明驗此時即將二套引河大加展寬亦不過挑
至百丈終不抵正河中泓三分之一難望其全由
引河歸海況二套河長只有五十里每日海潮兩
次上漾難免頂阻正河自二套起至入海處計有
二百七八十里源遠流長即爲海潮上漾河路寬
長亦無阻礙查上年開挑二套引河原爲五年
夏秋乾旱洪澤湖水未曾長發清口以下河道全
係黃水並無清水合流以及河底墊高易於倒漾

欲去河身之淤墊必先墾低黃水使清水暢出以水攻沙是以展挑通[redacted]五道引河暢洩清水并籌及歸海尾閭疏治二套引河使大汛時多一分洩之路俾上游得以暢達下游自可漸刷漸深兩年以來添此二套引河不惟分洩異漲有益正河實已掣刷寬深現無頂阻倘遇之慮今若正河培築攔黃壩必須從南北兩岸堤根築起計長一千三四百丈如果可以經久無弊雖用帑較多亦不敢稍存惜費畏難之見第恐攔黃壩[redacted]築則歸海之

路不暢上游必致有壅遏之慮攔黃壩既不可築則二套引河亦可毋庸再展惟有每年霜降水落後將引河查勘一遍如有淤墊隨時疏治不使前功廢棄以備伏秋大汛常川分洩倘引河走成熟路日久漸次掣動全河由此歸海自成天然尾閭當必暢行無礙至現在情形正河歸海之路已屬寬深暢達二套內外似可無需大辦

劉台斗曰今歲黃河漫溢自陳家鋪迤下漫口數百丈正河涸成平陸大溜由射陽湖一帶入海將有南趨之勢蓋地勢北高南下若順其就下之性則舊圖新似亦因勢利導之機也然竊見新河有難成者五有不可不慮者四夫現在之漫口數百丈之口也而口門以下愈遠愈闊至四五七里六七十里不等河面太闊無以束水水寬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此難成者一也現在灌勢奔騰四注數十里之地或東或西十數日之間忽深忽淺河無一定之形灌無一定之勢此難成者二也且漫口向南而大溜先向西南轉趨東北若因之成河

則是折一大灣迎溜必生險工費帑致淤阻下壅上潰未見其暢流歸海此難成者三也且改新河必須築一南堤又須于清黃交界之處中間隔一橫堤乃數十里中汪洋一片人力既無可施取土更無所出此難成者四也凡言湖者皆豬水之區非行水之道也若射陽湖有出水之口則涓涓不注久皆涸出五壩之水不當停積中泓安謂之為湖其形必如盂如盆外仰內凹故水滿則溢水平則停蓋受納而無出海難非暢流而直趨海口

也現在河流南注勢似湍激者以濵湖一帶地勢較河身爲低河面較地勢又低故此時似暢究之湖外之海灘仍反高仰非如海口得建瓴之勢也河將入海必束之使高于海面故能敵逆上之海潮以衝突入海若今之射陽湖口則河流之趨湖雖由高入低而由湖趨海之路反由低入高以低就高數年之後必淤塞此難成者五也更有不可不慮者夫五壩減下之水減入下河者也往時五壩一開雖無黃流之阻尙且淹憂數縣之地停蓄數月之久必須閉壩而後就涸未有壩未閉而先行涸出者若分射陽湖以爲黃水之道則清水去路爲黃水所奪減壩之水全積下河不能容納此可慮者一也運河開洞之水亦歸入下河者也一爲黃流所阻去路日高水無所歸以內地爲壑此可慮者二也淮南之鹽場東南財賦之藪也沿海場垣瀕于鹽阜今若逼近黃流淡水內侵產鹽必少淸水內壅場垣必淹此可慮者三也至於黃河本有南趨之勢阜寧地勢高于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則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則較河身爲低河面較地勢又低故此時似暢究之湖外之海灘仍反高仰非如海口得建瓴之勢也河將入海必束之使高于海面故能敵逆上之海潮以衝突入海若今之射陽湖口則河流之趨湖雖由高入低而由湖趨海之路反由低入高以低就高數年之後必淤塞此難成者五也更有不可不慮者夫五壩減下之水減入下河者也往時五壩一開雖無黃流之阻尙且淹憂數縣之地停蓄數月之久必須閉壩而後就涸未有壩未閉而先行涸出者若分射陽湖以爲黃水之道則淸水去路爲黃水所奪減壩之水全積下河不能容納此可慮者一也運河開洞之水亦歸入下河者也一爲黃流所阻去路日高水無所歸以內地爲壑此可慮者二也淮南之鹽場東南財賦之藪也沿海場垣瀕于鹽阜今若逼近黃流淡水內侵產鹽必少淸水內壅場垣必淹此可慮者三也至於黃河本有南趨之勢阜寧地勢高于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則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則

海而保護田廬數年來各邑受淹之緣由也壩河淺窄而兩岸十餘里外卽無堤形是以減下之水不能下注先已旁流此高郵受災之緣由也壩可慮者一也運河閘洞之水亦歸入下河者也一爲黃流所阻去路日高水無所歸以內地爲壑此可慮者二也淮南之鹽場東南財賦之藪也沿海場垣瀕于鹽阜今若逼近黃流淡水內侵產鹽必少淸水內壅場垣必淹此可慮者三也至於黃河本有南趨之勢阜寧地勢高于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則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則

河之水不能驟出加以壩面寬而閘面窄來源多而去路少猶以斗米注升欲其暢流不得矣此范堤內外被水之緣由也誠使壩下之引河加掘寬深堅築隄防引歸湖蕩則高郵之田可保矣湖蕩之旁圍築圍圩約攔水勢仍留去路導入場河總使水有下注之路而無旁溢之門則興鹽一帶之田可保矣再于場河挑深范堤圍壓並挑通閘外港口則范堤內外之民廬可無虞矣惟是場河以外形如盆邊場河以內形如盆底以盆底攜盆邊必須擡高水面方成建瓴若以挑河之土堅築兩岸之堤則地勢雖內低外仰而水面仍內高外下也

徐端曰竊臣先往陳家濠射陽湖一帶查勘大概情形並派幹員勘查北岸佃湖邊下歸海之路前經具奏茲臣繼保於武隨帶到測量會同臣戴均元臣徐端復親赴南岸陳家湖上下一帶悉心細履勘查陳家濠口門迤東之裏洋海口係蓄淡瀦蓄地勢高下誠屬建瓴引河可期得

入盆邊必須擡高水面方成建瓴若以挑河之土堅築兩岸之堤則地勢雖內低外仰而水面仍內高外下也

徐端曰竊臣先往陳家濠射陽湖一帶查勘大概情形並派幹員勘查北岸佃湖邊下歸海之路前經具奏茲臣繼保於武隨帶到測量會同臣戴均元臣徐端復親赴南岸陳家湖上下一帶悉心細履勘查陳家濠口門迤東之裏洋海口係蓄淡瀦蓄地勢高下誠屬建瓴引河可期得

漫下之水向西南倒漾紆迴散漫深一不過數尺從花園港一帶注入射陽湖該湖爲阜寧山陽鹽城各邑坡塘積水匯歸入海之路緣下河各州縣沿海地勢外高內窪是以瀦而爲湖其形勢本不甚寬深而歸海河形亦多灣曲未能甚暢若就此道黃歸海必須另籌清水去路使清黃分道而行庶不致壅遏爲患臣等復查范公隄迤東由陳沖閘至通洋港野潮洋等處勘有河形一道曲折窄小必須大加展挑寬深且自南二港以下即係河形

疑從此開挑計可以施工之地約四十餘丈此下道只能洩鹽城黃花等邑之水不能挽阜寧之水使之由彼歸海皆限於地勢非人力能施此南岸射陽湖清水別無分洩去路不能再容全黃下注之情形也至黃河北岸佃湖嘴下一帶悉心細履查陳家莊至響水口由灌河歸海一路復詢皆以灣曲窄小前往勘估較量地勢高下誠屬建瓴引河可期得

力自稽家莊至響水口計程五十餘里應須挑挖引河並於兩岸築隄攔束其自響水口至北潮河河身現寬五六十丈至百餘丈不等若導引黃水由此歸海足資容納惟查北潮河上承南北六塘河及武障義澤等河每年東省沂沭諸河山水驟發皆由此下注入海若黃河改道由此歸海亦須另籌清水去路查海州境內有五圖河淪河等處雖年久淤塞尚易疏挑導引其施工亦較南岸爲易臣等督同該道將等悉心估計挑河築隄

約需銀三四百萬兩姑無論所需錢糧浩大而挑挖引河一萬數千丈創築隄工五萬餘丈再將五圖等河疏挑寬深計非經年累月不能完工未免曠日持久況工成之後新隄防守所費亦復不貲難以預定用項之多寡此北岸一路亦未便遽議創改之情形也南北岸既難疏導思欲順水之性而不致多費錢糧惟有堵閉陳家浦挽歸正河尙爲守經之法伏查乾隆初年雲梯關外近接海口陳家浦五套等處大汛時偶有泛漲旁溢一經水落立即掛淤是以前督臣高晉曾經奏明俟水落補還毋庸照口岸辦理近則今昔情形不同海口既遠河身且高此次陳家浦堵閉停淤現在委員確切勘估計需應挑正河長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五丈至八灘以下即係深水毋庸估挑並在口門上下細勘形勢擬於陳家浦河面較窄之處建築壩基進占堵築趁此冬令興工可期於新正償辦完竣使黃水仍歸故道庶南岸阜寧一帶不致久淹辦理較有把握復查得陳家浦

迤下北岸地方有名俞本套者距海六十餘里現有窄小河形通湖達海河身僅寬二四丈至七八丈不等若欲大加挑濬寬深一時亦趕辦不及今擬先從灘面抽挑引渠再將河面稍爲展寬不過三十餘里所費無多亦可引黃分注挑成後仍於河頭築壩攔瑯俟大汛盛漲時酌量開放俾大河多一路分洩即上淤各工少一分著重亦所以濟正河宣洩之不及倘試行有效沖刷寬深勢能吸溜則黃水竟從此改道歸海再行築隄收束似較

徑捷臣等於補偏救弊之中為思患預防之計張井曰竊照江境黃河淤墊及亟宜疏治各緣由臣會同督臣河臣於前摺詳晰陳奏惟所議各條內除嚴守閘壩接築長堤逢灣取直可於汛前次第辦理外其疏濬各策非緩俟霜後不能辦理而禦壩不開重空軍船南北隔絕常此盤剝累丁病民必應熟籌早日啟放之策以冀上慰 宸廑臣於海口折回後復由陸路逐處履勘查下游黃河病在中滿是以海防山安一帶河灘高堤內至一丈四五六尺而至海口之絲網濱等處則皆灘面相平蓋地勢已低河流至此迅疾東趨故有堤之處亦復高下無多上年督臣琦善河臣嚴烺本有改移海口冀刷底淤之議因查勘灌河口一帶底係砂礓且鹽河兩堤逼窄不能容納是以經奏請停止臣此次履勘形勢並與在工年久各員詳細熟籌擬照乾隆四十八年前大學士公臣阿桂改河避險之法導使繞避高淤勢順工省似可辦理伏查安東縣以下至現在海口雖有二百餘里

然自雲梯關以下均係從前海口近甫淤成高灘查勘並無聚處鎮集遙望東北悉係平灘雖間有居民亦不過葦蕩營灶柴民人即用蕩柴攢搭居處此臣在絲網濱上下登陸時所目擊者即自安東以東至雲梯關約有百里居民稍多亦究不如上游州縣之人煙輳密此時淤灘梗塞急切難疏而海口無可改移萬難常此坐視擬由安東縣東門上下在北面別築新堤即以現在北隄改作南隄相距約八里十里中間抽挑引河約深一丈即由東門工以下導河改由北面傍舊河行走至絲網濱以下仍歸現在海口計大河水面高堤內灘面一丈五六尺再有挑深一丈開放之後水勢高下幾及三丈中間又無淤灘阻隔揆度形勢似可暢順東趨但東門工以上至禦黃壩不過六十里去路既暢上必掣深計或可落水四五尺以外即使底有膠淤一時未能跌透間用對頭壩三四道或用浚船疏導自可刷深現在黃水高滿水五尺二寸但得黃水落低五尺餘則立啟禦黃壩展寬

東清壩並接長荃壩挑逼清水暢出刷黃底淤更
可攻盡以地勢高下計之黃水果能處處就下當
可落至一丈餘彼時湖水不過收至七八尺其勢
已可建瓴更無虞風浪傷及石工矣其舊河身內
應由南堤接築至北堤並將改河處北堤一段起
除淨盡至需用經費臣約畧估計不過三百餘萬
兩現在估築高埝二堤及切灘挑河增培下游四
應兩岸堤工共需銀二百數十萬兩如果定議如
此辦理則前項工程皆可不辦計所增者不過數

十萬兩而辦成之後將來所省尚不止此蓋河已
改行所有東門工以下南北兩岸埽石各工全行
廢守即北岸新堤間或新生工段亦斷不致如現
在之多至於南岸則悉係高灘可無他慮且以現
在兩岸堤頂所有柴料碎石移貯新堤止需運腳
亦無庸別請錢糧即已拋之碎石仍可刨空裝運
較之在山開採數百里運送者難易懸殊惟新堤
必應加倍慎重自底拯以至堤頂不可一處稍有
草率設遇河勢塌到立應築壩分別拋石廂埽萬

回

不可以內外灘地相平再議退守致河勢又復散
漫從前阿桂因青龍岡大工屢堵屢決三年不成
有謂事已難辦宜就勢改令北行者仰蒙
純皇帝訓示明切責成阿桂由蘭陽縣五堡起至
商邱縣九堡止于南面另築新堤二百餘里仍入
原走河道中間儀封考成兩縣均淪沒河身其餘
集鎮更不可計今改行新河仍用舊海口即師其
意而海濱荒落較之遷徙城邑辦理自覺省易且
彼時由商邱入舊河尚有就高之勢此時由絲網

濱入海口則灘面相平更爲得勢如此時赶期赶
辦六七月間或可開放新河放除禦壩同空軍船
依次南旋來春各省漕糧照常行走其盤壩海運
等費均可節省矣如以汎期已屆未能猝辦不妨
先行勘估俟霜後辦理以爲來歲通漕之計且由
河已墊高驟難復故舍此更無速效之法也至河
底鑿深之後其前摺所陳防守疏導事宜仍應照
常辦理以期河無續淤功資久遠臣同浦後即與
督臣面爲商榷督臣以下游灘面未經履勘且慮

新堤未能堅固設改河之後又致旁趨則是徒增
繁費意謂一不如守舊原係老成持重之見臣愚則
以爲古今治理久則窮窮則變變則通今日治河
可謂窮矣即使不以人力變之河亦必將自變與
其自變而不知南北之所之必致淹沒田廬被災
甚鉅甚至淤湖阻運爲害無窮而內外高下憑疎
堵合之資需帑必鉅何如以人力變之稍爲因勢
利導即可遂就下之性即使新堤少有失事其內
外灘面相平無難范期堵合且濱海一帶非麤耆

之區即泊漥之地亦無蓄水未立見刷則現在擬辦
所改新堤放河之後並未見刷塌則伏查當年阿桂
之堤或亦未可過慮此係初議其後第二疏請以
且較安東更上三十餘里擎灘九遠云夫黃河頭則無礙石阻擬
近年爲尤甚擬外北山安等汛呈送水勢報單現
在存水較之道光元年大至一丈三四尺而中泓
水勢大率不過七八九尺此五年中何以淤墊如
此之速臣於上次經歷之處逐加詢問隨時默誌
蓋在徐州上下者則有天然關十八里屯龍虎溝

壩峯泰滾壩從前伏秋大汛未及漫灘業已啟放
甚至距河較遠則抽溝導引在清江浦上下者則
有祥符五瑞閘並禦黃壩之倒灌湖水情形亦與
徐屬相同黃河挾沙而行急則沙隨水去緩則水
過沙停上有分流下必停緩此一定之理從前閘
壩之設原以備異常盛漲乃處及至險而爲不得
已之謀非以之治河而謂可循行之例也前河臣
靳輔修備各閘皆立有定制每漲水至若干始准
開閘嗣後雖屢次增添而河底愈墊愈高所添之

張鵬生曰陳子曰河非有異於他水也中國諸水惟河源爲獨遠源遠則流長流長則入河之水遂多入河之水既多則其勢安得不洶湧而湍急況西北土性鬆浮湍急之水即隨波而行於是河水遂黃也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他如燕地盧溝之水酷似黃河故俗稱盧河曰小黃河水亦濁可知西北之水不惟黃河挾沙也再攷河自西域而來其流雖濁不若汴梁以東之甚昔賈讓之中策欲引河灌田殊不知今日汴梁以東之

河若引以灌田則禾苗必盡被沙壓耳潘印川公之治河去今爲近其所著河防一覽多中肯綮雖其所言險要近多變遷事宜亦有遺漏然元賈魯之後深明河務者潘公爲最今稽其疏有曰黃水所經河南之土最鬆昔禹導河入海經河南者止郟縣孟津滎縣三處耳當時之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郡之閿鄉至歸德郡之虞城凡五郡河全經其地故平時之水沙居其六一入伏秋沙居其八此豈無確據而言之歟可知河之濁也至河

其永

南而始甚也明矣潰嘗溯河之上流惟寧夏靈武諸處至今猶引黃流以資灌溉寧夏有漢唐二渠俱設牐以節蓄洩水皆有備民皆賴之然定制每歲清明起工按座挑濬至夏畢事方理農工有司董之永以爲則由此觀之上流之水尚不甚濁然猶每歲必爲疏濬不然溝渠亦淤無所爲利矣元臨川朱思本所述河源自星宿海發源行十數日水猶清淺可涉而渡又行數日水漸渾濁則河源本清與他水無異不益可信哉河之濁且非異本

然也而謂河性喜決也不更誣乎尤可嗤者昔人籌河有建議欲於塞外鑿渠導之北流入於北海勿使經中土謂既可阻隔華夷又使中土永無河患論者莫不奇其策祗惜途遙工鉅難成耳未有知其大謬者夫河之自西域而來若無他水入之止此一水曲折行數千里其勢必衰曷能爲中國患其所以爲患於中國者大半皆中國之水助之也設導西域本來之水行於塞北而域內之水自湟洮而東若秦之澧渭涇洛諸水晉之汾（）汳之

伊洛瀍澗齊之濟汶洙泗其間山泉溪谷千支萬派之流未易更僕數凡此西北之水安得不會爲一大川以入於海哉矧河防所懼者伏秋也伏秋之漲尤非盡自塞外來也類皆秦隴冀豫深山幽谷層氷積雪一經暑雨融消驟集無不奔注於河所以每當伏秋之候有一日而水暴漲數丈者一時不能洩瀉遂有潰決之事從來致患大都出此雖使河源引而行之塞北烏能永免中國山水暴漲之害哉　靳大司馬曰潘公之治河去今爲近

其規畫可法者固多抑有與今異者歟陳子曰治河之理千百世不易惟是水之形勢與世推移而險要遂異流行亦殊則規畫因以不同耳即如明宏治間河決荊隆口潰黃陵岡山東張秋鎮幾沒於河乃於曹單等縣築太行隄障之嘉靖初年河漸北徙濟寧舊橋以下河道淤塡二十六年河復決曹縣四十四年決沛之飛雲橋逆流東行逾漕入昭陽湖東平州平地水深丈餘萬歷十五年又決荊隆口長垣諸邑俱遭昏墊是明時山東每有

河患長垣一帶隄防甚要自本朝來徐州以上隄固流深絕無疏虞雖防汛難忽而險要已銷矣再如北運河口明萬歷間猶在徐州北岸黃强時輒灌入古洪內華等牐動至淤塞禁牐啟閉歲加挑浚殊費經理今北運口漸改而東黃水北灌之患永除此皆今昔之各異者也再者運河南口明時例謹閉通濟牐糧艘過淮後每歲六月初即於牐外築壩以遏黃流霜降後黃水退同空之時方啟凡一切南北往來之船俱於五壩盤過牐中丞丁

寧告戒以爲此例斷不可壞今本朝來五壩俱廢通濟閘口今復改制遷迴其道以接受清淮若高堰加修淮水不致東洩得以全力敵黃則黃水自不倒灌此不特遏黃之壩永不必築即廣濟一牐似可不用而南北往來之舟楫無復再事盤壩矣此更今昔之不同也夫高堰爲全淮保障自漢末陳登創建至明初陳瑄大葺潘公又加築焉迄今爲兩河關鍵但堰之迤南周橋一帶潘公不加修築其意慮淮水大漲時藉以洩瀦迫我朝而旋水

之處漸次刷決以致淮水東注遂有清水潭之大患今若不將周橋一帶接建堰隄則清水潭之決口終難以塞此明時可不全築而今必隄防之者也然全築之固所以蓄淮水而敵黃流顧淮水異張而不爲宣洩則堰終難保此減水壩之必不可不設者也潘公留越城周橋之餘地以洩淮漲孰知流弊致淸水潭之害今接築之以補其缺略仍置減壩以神明其宣洩之意是又今昔方略之不同而同者矣明萬歷時北運河猶出古洪口屢塞屢

更古人所不及計而今可漸爲規畫者也其他如明季慮睢水直射泗州有妨陵寢特築歸仁遙隄以捍之使睢水北入於河也今睢水已盡南入於淮正可助淮敵黃而歸仁一隄不甚阨要矣又嘉靖間於黃河北岸王家營東沖開草灣河奪黃流十分之七至赤晏復歸大河是時淸江浦喜河北徙恃以爲安當事者或以議塞或議因之而淺紛紛不一今已全淤淺塞均可不議矣此皆因革之大凡也　黃流之倒灌北運口其害已非一日明

屢改百餘年中運口十改迨康熙二十五年梁洪諸險皆已不經然倒灌猶或不免今康熙二十年閉阜河口又順流而東十五里出張莊運口遂免倒灌而運艘尙經黃河二百八十餘里不無牽挽之瘁風濤之危今已於九里岡一帶開運料小河將來因之聯絡開濬引汶泝河縣上流從仲家莊入於黃河則北河之口愈趨而下不特黃流倒灌之患永絕而漕艘過淮出南運口不二十里即入北運口利國儲而息軍力此

時漕艘歷呂梁抵徐州進鎭口陁北運每年黃漲即逆流進陁輒致墊塞因立法俟漕船進口即閉陁禁行至秋深水退方爲放陁放回空之船然後撈浚之工究不能免後漸改而東至阜河口進北運河雖脫呂梁諸險然黃河倒灌猶未免也斷公甫督河駱馬湖口已經淤斷漕運無由北達危急異常陳子即相度水勢建議創挑阜河二十里復之患方息蓋以運口愈東則地勢愈下北水從上

注下以順入於河而黃水不能自下而上以逆入於漕也況至張莊運口又北接駱馬湖之水合流入河而力更足以敵黃即稍爲更定除數百年倒灌之患　南運河口自明季以來漕船俱出甘羅城口之天妃牐初時牐口逼近黃河河水濁流便易倒灌比北運口之倒灌爲尤甚淮安一帶運河遂致淤墊每年冬季必大興工挑浚方可濟運且黃水既倒灌運河則淮水不能暢出清口以致高堰水勢日增下河被淹爲害甚大陳子建議改進

太平壩遷其途以避黃水內灌設或黃強淮弱之年間有倒灌黃水勢退清淮暢流旋將淤泥即爲沖刷仍不墊淺漕運可無阻滯一轉移間歲省民力財用無算　北運河口改至張莊雖免倒灌之患然漕船自淮出清口溯流而上尚有一百八十里之遙重載逆水固屬難行而黃水之湍急於徐州以東更甚每船過黃增僱短縴必二十餘人而之虞淺洲淤沙更有起剝之累故漕艘之過黃多日行尚不過二三十里況遇暴風水漲不無漂淌

防致患之由大率以黃水倒灌入淮也淮既不能出清口勢必東溢盡淹高寶諸州縣黃水分洩入南運河則出海之勢自弱於是沙停水滯而上流傍決之患遂作矣此患之不息而費以不貲也以愚計之莫若竟塞清口使黃流直注於海再將淮水順其性而南入於江俾黃淮分流則永無倒灌而諸患之原可弭至漕船北運必由清口以出則壩盤交北班北班南班南班之船運至於淮即由六漕艘可進南北兩班之船運至於黃河受載運

送通州省每歲河工之費以爲增造漕船及兩班分運之需亦不甚遠而淮泗水患可息民得安居豈非濟災之策乎陳子陳子曰近代淮黃亦會分流矣元時運道漕船由江入淮由淮順流出廟灣海口從海道北運是淮原未嘗與黃合流入海而元時河患仍未息也迨明初平江伯陳瑄始增修高堰開清口導淮入黃漕艘溯黃流浮汶黃諸水而北上是時防閑得其道不獨河無氾濫而漕亦克濟是元分淮黃而患仍作明合淮黃而功亦奏由此觀之水患不息豈僅因淮黃之相通哉況黃水自中州而來至彭城以下河流愈濁及將入於海又日有兩潮逆其流若無清淮從而滌之則海口尤易於淤平江伯引淮入河同趨於海正欲滌海口之淤也譬之人食稠糜必易於哽咽若漱以清茗有不利喉而下者乎　下河議興靳大司馬疏請築長隄二道障各減壩之水直達於海議者譟然以築隄於地面架水而行非水由地中之意且河形既高則田反在其下被淹之田潴積之波安能歸於隄內以瀉入於海耶聞其說者皆不能無疑於長隄之策也雷墊張氏以問於陳子陳子曰夫下河高寶興泰七州縣之被淹也淹於運河溢出之水也夫溢出之水由高堰而來白馬氾光諸湖不能容運河不能洩乃溢注於下河源源不窮也若無一渠以達之於海則日積於七州縣之區矣此七州縣之所以被淹下河之所以議開也若止慮雨澤淫潦而欲洩之則原有廟灣石磯串場芒稻諸河具在又安用別治一渠哉今人不明開下河之故而漫然爲局外之論是以有隄高於地之惑也須知七州縣之地其形如釜西近運河地勢固西高而東下東近海濱又東高而西下此范公隄之東障海潮爲百世之利也倘鑿渠以東通於海不特減壩之水不能逆上而出將海潮且溢而入矣今再四籌畫不得不於淮郡之南高郵之北築長隄以護減下之水向東北就下而行朦朧港以趨歸於海也果將減壩源源之水送入於海而田中所瀦皆屬無源不難日就涸竭也彼謂田水

反下不能入渠爲疑試問開下河爲洩田中之水乎抑爲洩減壩之水乎若爲洩減壩之水而開渠也又何疑田水之難洩耶　陳子既定開浚中河之計人盡知浚成之利而僅慮創鑿之難惟竹岡周氏以爲黃流與中河相隔密邇黃之氾濫莫測或決入於中河恐致合爲一渠終非可久之策問難於陳子陳子曰子之慮誠遠矣然而河防之計其可信以垂久者惟有謹守之一法也倘疏於防範即相越數百千里而患將及之若勤於守禦雖重往來之時仍不能必黃流之不入乃不得已之空及貢鮮船隻放行外即閉壩攔黃凡官民商艇俱令盤壩往來夫閉壩之制不獨不便於民且空

止隔一纏之隄而可恃以永久如清江浦之運河與黃止隔數武耳而幾百年來保固無虞民居列市於隄止前門臨運河後門逼黃水尚處之泰然是未可以兩河相近爲疑也

靳輔曰大江以南各省漕運自瓜儀而北凡四百五十餘里至清江浦天如閘以入黃河此明臣平江伯陳瑄之所開也萬歷年間河臣潘季馴以天如閘直接黃流故不免內灌因移運口于新莊閘外皆淼然巨浸舍新莊閘之外別無彼善於此之地地形水勢實限之以不得不然耳自黃河倒灌以來西北自白洋河千家岡一帶直接泗州東北自吳城張福口一帶直至武家墩卑窪者悉變爲高厚其清口以內裴家場鮑家莊爛泥淺周圍數十里凡墊成平陸之處臣挑引河四道淮水仍出清口是則黃流之灌在當時誠大爲運河之害而在今則頗受其利矣何也清口兩岸墊高天然

成堤黃淮不得交漫一利也太山壩上下洪濤盡
涸而運河之地形愈加完固制閘建壩可以惟我
之所擇二利也清口之內橫亘灘洲淮盛則湖水
滔滔北注弱則湖水常有所蓄以濟運而不至于
盡洩即黃漲內乘亦限於灘洲而不得縱不久而
淮水盛長即便抵同三利也因而譬之清口全淮
之口也洪澤湖其腹也所挑裴家場帥家莊爛泥
淺諸河則其咽喉而新莊閘河岸則其唇吻也夫
以黃河之悍烈而運口出於唇吻之間宜其淺露
斷流而爛泥淺一道務須挑浚深寬以佐運毋或
緩此而顧彼此則意外之虞亦不得不預為之籌

而無庇徑直而受灌濟運之清淮反為濁黃之所
抵而不得入也于是酌議拜疏移運口於爛泥淺
之上自新莊閘之西南挑河一道至太平壩又自
文華寺永濟河頭起挑河一道引而南經七里閘
復轉而西南亦接之太平壩俱達爛泥淺之引河
則兩渠并行互為月湖以舒急溜而備不虞外
則河渠離黃水交滙之處不下四五里又有裴家
場帥家莊二水乘高迅注以為之外捍而爛泥淺
一河分其十之二以濟運仍挾其十之八以射黃

運艘之出清口譬若從咽喉而直吐即伏秋暴漲
黃水不特不能內灌運河并難抵運口間遇東北
風大作累日不止濁流乘之而風迴溜駛不旬日
而停沙一刷無遺矣是以運年以來重運過淮揚
帆直上如歷坦途運河永無淤墊之虞淮民歲省
挑浚之苦矣雖然旱潦不常湖水設有時而淺涸
諸引河勢不能暢注而俱出則寧使裴家場之水
斷流而爛泥淺一道務須挑浚深寬以佐運毋或
緩此而顧彼此則意外之虞亦不得不預為之籌
者也　明萬歷三十一年總河李化龍開泇河行
運自夏鎮達于直河口不由徐昌二洪避黃河之
險者三百里漕運利之後直河口塞改行董口及
董口復淤遂取道于駱馬湖由汪洋湖面西北行
四十里始得溝河又二十餘里至窑灣口而接泇
第駱馬湖本窪田也因明季黃河漫溢停積而成
湖夏秋水發不礙行舟至冬春水涸其淺處不流
束楚且水面遼濶纜纜無所施每重運入口即役
兵夫數萬于湖中撈浚浮送北上而所撈之渠不

旋踵而汨没于風浪之中年年春鋪宿邑驟然苦
之況黃河復故雨潦各有所歸湖水必致日涸且
撈浚無所施實漕運咽喉之大虞矣查宿邑西北
四十里皂河集其地溝渠斷續有舊淤河形一道
若挑新浚舊因而通之可以上接泇河之委而下
達於黃但啟土千汨泇之地爲力甚艱又南患黃
河之逼北虞山左羣山之水不有堤防不可以行
運乃挨測規畫即取水中之土以築水中之堤南
起皂河口北達温家溝水深之處挑水旱工共二

千四百丈兩岸築堤四千八百丈凡邳宿兩州縣
舊河內一切漫流旁洩決口三十餘處盡行築塞
又起自温溝歷窑灣至邳境猫兒窩計四十里從
無堤岸每山泉暴漲即一望泊天復雨岸築堤二
萬七千丈然猫兒窩一帶爲徐兖諸水之所注納
水太盛則堤必傷故建減水大壩三座以洩之至
如猫兒窩以上地亢土堅則空之而弗堤又猫兒
窩以西至唐宋山三千餘丈乃霪霖暴漲之所從
出入者則堤之蓋自皂河而上者無不治矣惟是

下口直截黃河遇伏秋暴漲不無內灌之虞二是
復加斟酌相得皂河迤東二十餘里張家莊其地
形卑于皂河口二尺餘而黃河上下水勢大抵每
里高低一寸自皂河至張家莊二十餘里黃水更
低二尺餘內外水面高低相準乃復挑支河一道
自皂河歷龍岡岔路口達之張家莊出口蓋前此
皂河出口如丁字形黃水自西而東皂河水自北
而南兩溜相抵而不相比且黃强清弱故易灌今
張家莊之出口如人字形黃水與張家莊之水俱

自西而東兩溜相比而不相抵況又以皂河地高
之水下注于二十餘里地卑之出口其迅流更足
以抵黃也由是上則東省河流洎泊奔注常東本
等之水于槽中而洩暴漲之水於壩外則運口常
通永無淤塞之慮矣張莊運口爲皂河之尾閭東
通駱馬湖甚近若不開則皂河之水與湖水必半從此入黃中河之水必弱矣
春初重運難行閉之則夏秋水發又恐內潰傷堤
應將張莊口築塞于其東建分水閘二座以減之
猶恐異常霪潦如康熙十九年三十四年之水洩
湧漫溢今河臣王新命倣東省坎河之制堆
積亂石爲壩誠爲深慮然尚慮宣洩不及當再建
一平水大壩策方萬全但湖口一帶沙土鬆浮須
于宿遷治西馬陵山址土堅處爲之更自張莊順

現行之河開複河一道經駱馬湖東至馬陵山接中湖以行運置現行之湖以爲月河洩水之地則往來船隻行不經壩可無製肘之患兼以遠黃而借不虞此亦善後之計勿以爲過慮而忽之也

皂河運道自窑灣至吳家溝十餘里東西堤相去二三百丈地極卑下水一出岸即浩瀚滔天每東北風起西堤沖塌殆盡而西堤內外皆湖河沮洳無從取土修築甚難又河形灣曲一里數折縴挽苦苦之益當時因大工屢興請帑已數百萬又正值運與考午故力圖節省但循河形而挑築以寬束河流故也今應于冬春之後壩窖灣口以上放水東入駱馬湖使河出河底凡河道灣曲處皆挑而直之即以所挑之土漸築岸堤移西堤引近東堤工是每兩岸相去不過五六十丈則河形漸束無風浪之虞且重運飛輓亦易前矣

運以來淳黃河而達者凡五百餘里議者莫不以爲治河即所以治漕一似乎舍河別無所謂漕也雖然水性避高而就下地爲之不可逆也運道避險而就安人爲之所慮者爲之或不當耳有明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之績然其議倡始于隆慶年間都御史翁大立而傅希摯繼之再歷舒應龍劉東星兩河臣屢興屢阻迨至萬歷三十一年河臣李化龍實始通漕萃避黃河三百里之險至今賴之嗣後直河口塞董口淤駱馬湖又淺澁不行臣因有開皂河之請而泇河之尾閭復通然自清口

以達張莊運口河道尚長二百里重運泝黃而上僱覓縴夫艱不下二三十萬蟻行蚊負日不過數里每艘費至四五十金遇者或至兩月有奇方能進口而漂失沉溺往往不免益風濤激駛固非人力所能勝也康熙二十五年題覆詞臣張鴻烈聖心愛民已極案內加築北岸遙堤後復加築跨堌若干遙縷二堤之內再挑中河一道上接張莊運口并駱馬湖之清水下歷桃清山安入平旺河以達于海而于清口對岸清河縣西仲家莊建大石

閘一座既可以洩山左諸山之水而運道從此通行避黃河之險涵行有縴之穩遂大利也乃決計題請奉　命興工至二十七年正月而工竣連年重運一出清口即截黃而北由仲家閘進中河以入皂河風濤無阻縴拽有路又避黃河之險二百里抵通之期較歷年先一月不止閭空船隻亦無守凍之虞在　國家歲免漂失漕米之惠在各運大則無沉溺之危小則省縴夫之費蓋自吳開邢溝隋開御河歷唐宋元明漕東南以濟西北者無

不仰藉黃河以爲灌輸欲去其害又欲收其利故
治河愈難至康熙二十七年而運道之歷黃河者
僅七里矣或議于中河北岸宿桃境內建減水壩
數座以洩漲者臣曰不可蓋中河之水但患其弱
而不患其强若北岸遙堤減壩一建則清水弱而
黃必有內灌之憂河身立淤矣今當大工屢興之
後錢糧未敷未敢輕議若工帑稍充再將遙堤加
修高厚更于中河之北挑重河一道卽以挑河之
土築成重堤于西寧錫成兩橋之間建閘一座既
以分洩東省之異漲又以灌溉宿桃清等七州縣
之田畝卽遇黃淮并漲亦可分洩入中河以併出
平旺歸海眞永賴之策而臣初議挑河之舉原議
如是故有中河之名也又運艘自清口入仲家莊
閘雖曰截流而北然逆流而西者居多若于清河
治東陶家莊再建一閘重運則由陶莊而入同空
則田仲莊而出則俱順流矣且兩閘并建用備不
虞尤爲萬全統志之以俟來者或曰潘季馴專築
堤以束水然獨宿遷北岸不築堤今既欲修遙堤

又築重壩不亦異乎曰束水歸槽乃季馴終身治
河之要旨實亦萬世不易之云言也然其言曰宿
遷北岸有馬陵山及倉基侍邱等湖之限此皆天
然遙堤故獨空之而勿堤若今日之地形水勢則
大不然黃河之底與黃河之岸較之明萬歷時既
高數丈而倉基侍邱等湖又皆淤爲平陸無尺寸
瀦水之地河水一或出槽漫岸不有堤防必建瓴
而四決故臣獨以修遙堤而築重堤爲必不可緩
也　黃河莫牢于徐州其至寬者莫能過百丈一

遇秋伏大漲奔騰激蕩必有沖突他潰之憂淮水
北出清口每患爲黃河之所抵淮少弱卽不免乘
虛而內灌康熙二十三年冬　皇上南巡閱工親
臨清河運口蒙　上諭今年黃水倒灌運口須酌
一至妥之策俾永遠無虞欽遵之下再三規畫思
善後利運之圖惟有殺黃以濟淮而殺黃濟淮之
策無如閘壩善建置閘壩之地又無如徐州上下
善乃經營相度于黃河南岸碭山毛城鋪徐州王
家山十八里屯睢寧峯山龍虎山等處爲減水閘

霸廿六座其因山根岡址鑿爲天然閘者居其七
既以殺黃且使所過水各隨地勢由睢溪口靈芝
孟山等湖以入洪澤而助淮如遇淮漲而黃消則
淮自足以敵黃而閘壩亦無可過之水如遇淮消
而黃漲則九閘壩所遇之水分流而并至即借黃
助淮以禦黃而淮之消者亦漲儻更遇黃淮俱漲
則彼此之勢畧等有中河以洩黃周橋六壩以洩
淮亦不至偏強爲害矣夫減水莫善于閘壩但建
于運河則難何也黃河兩岸俱係

浮沙其基既不固加以水勢之排蕩溜頭之緊跋
牽不越歲而頹圮今因天然之岡址鑿天然之閘
座雖驚濤動地終不能進山根而敗之高千載之
利也雖然黃善淤自古記之引黃入湖數年後洪
澤湖且淤而爲平陸奈何曰不然夫黃流急則挾
沙而行緩則停遏閘壩之水其流必緩又越數百
里歷諸湖而入安能淤洪澤爲平陸蓋大與宿桃
清三邑南岸潰決逼近而能墊湖者不可同日語
也不惟是也靈芝諸湖等處地最卑窪誠使黃水

數年一過流清而停濁久之亦當如宿遷之侍邱
倉基安東之碩項等湖沮洳悉變爲沃壤其利又
不特殺黃助淮而已矣夫由是黃也閘壩未建之
先清口河流黃常强而淮弱自建有閘壩即遇異
漲而上下六百里遞互灌輸同瑕平準一似黃不
得淮即上無以洩其怒而下無以作其勢淮不得
黃則孤獨無援而勢不敵二瀆相須齊驅而東驚
化仇敵而爲好合是直以黃淮爲秦晉而以各閘
壩爲蹇修也或曰各閘壩之水數十年後誠不難
淤靈芝諸湖爲沃壤更數十年後將

復誰淤耶且諸湖淤則助淮之水路絕淮又將誰
助耶曰不然各閘壩雖建必異漲方過水黃雖强
非異漲亦不能灌淮誠異漲耶各閘壩減水入湖
最要使黃消則邊睢入黃以刷沙黃漲則以防不
測今黃身日高歸仁堤頂卑于河岸五尺即使黃
消數尺亦不能過睢入黃設一遇黃漲則建瓴而
入湖在此堤不過一門限沙耳安能禦哉況近者
湖爲黃淤容水甚淺力不足以注清口而敵黃故
即以黃敵黃是即兵家所云因糧於敵者是也然
將來河流順軌則河底必日深不過數十年此數
壩者亦終歸于不用然則今日之黃淮交濟者亦

惟其時而已　睢靈源西之境土地曠衍無通行
何可泥也　睢靈芝孟山等澤爲宋水之滙
大河睢溪亦微睢有靈芝之孟山等澤爲宋水之滙
然皆漫漶滲潰而入故民田率成沮洳歸郡等處
商賈至淮者又苦水道之阻塞蓋商與民交病焉
按碭蕭南境有故洪河一道今雖淤漫而舊迹可
尋若疏其淺浚其塞開成大河由碭山東南出符
離橋直達靈芝等湖至歸仁堤酌地形高下或直
由泗境入洪澤或北由桃境入洪澤或歷歸仁堤
之便民閘入運堤內從白洋河南出裴家場其間

有無舊堤或加修或創築即以挑河之土築之此
河一成則歸郡一帶行潦各有所歸而民田盡出
于久淤之地其利十倍且商旅通行市集亦日興
不過數年變塗泥而爲樂國無難也睢千河道無
係而于以通商惠民其利顧不大哉　邳州古下
邳也地形最卑南瀕黃河時受水患西北金鄉魚
臺十數邑之水滙入微山湖湖不能容則又南溢
而入邳蓋自明迄今稍溢國者二百年矣然地形
雖卑保使外無溢入之水內有流通之河則澤不

能鎮啊久淤之土其桑麻秫稻之利必有反勝于
高鄉者今黃河北岸自鎮口閘東至于皂河口又
自北而西抵于唐朱山皆已築堤然自大谷山以
迤鎮口各閘壩減浪之水及微山湖溢出之流並
徐州豐沛之行潦南北交注水患如故計猫兒窩
迤西彭家河至荊山口約長一百三十里頗迺舟
楫但稍淺窄冬春常涸又近荊山口有伏石一帶
約長二三百丈尤淺狹今可開鑿寬數丈深四五
尺令冬春亦可通流其外河道一律加深兩岸無

山之處即以所挑之土堤之再加修猫兒窩以上
運河西堤高之厚之則歷年久淹之地必盡涸之
爲樹藝之區矣然運河受潰奔突之委西受彭河之
流而沂州鄉城諸山泉半起駱馬湖又半散漫趨
徐塘口入運夫以一綫運河而納三面之水伏秋
異漲勢不至于潰溢而潰決不止也其徐塘口必
須開河一道以納沂鄉之餘波使循運河而東南
至駱馬湖口入中河于以保運而洩滸其功亦不
少也

慕天顏曰臣考河防一覽高家堰捍衛湖澤蔽於淮城之南迤西則連高良澗翟家壩中設周橋閘其地比高堰稍亢故壩閘亦比高堰稍低蓋夏秋淮水盛發洪濤衝斥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陸沉矣故不使翟壩增高正欲從壩泄水出氾光白馬高寶諸湖不惟鳳泗之漲潦可消抑且高堰之築工永固及至水平壩面閉閘不流高寶增堤亦無事言也往昔之防河如此周密是以千百年水患偶逢旋可亟圖修治今累年以來黃運堤工處

處告決淮場屬邑歲歲告災止因康熙元年間南河工部分司吳煒擅開周橋奸商刺通私販往往盜決翟壩諸處以致淮水湍下晝夜不息高寶諸湖盡已盈滿及桃花水漲湖不能容浪擊風摧漕堤大壞清水渾之決所從來矣湖水既東黃驟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清水漸微黃力愈悍灌入天妃閘沙隨水漫而運道淺塞矣黃淮相背淤沙河建天妃閘所以拒黃迎淮也閘之上原設有壩清緩出入則開之運過則築壩不啟五六月間黃水不得闌入關係甚重今未間有閉壩之時矣議

清口不暢全淮難蓄於湖必又危高堰而扼運戕民也有謂泗州之民田不利於閉周橋閘此奸民黠商之說也豈知有壩閘而後清口通而後入海順昔之治河諸臣辯論之詳且切乎試問康熙元年以前閘壩未壞之時泗民何嘗被淹沒之患閘壩之利泗而不害泗也明甚又有謂高堰重加堅厚翟壩始可興修湖水北指攻沙清口可不疏而自達臣又親至清口乘小舟探測口嘴雖有數十丈而底淺流弱即撈深之處亦僅

丈許見湖面高於黃河湖水不能射出實因淤積板沙攔截難通不得不加淘濬且翟壩之壞缺口甚多水頭東向經今十年若非清口暢浪湖復漲溜工難施築是口一疏又事半而功倍然淮性素弱於黃必使全力入河方得滌沙歸海臣查運河建天妃閘所以拒黃迎淮也閘之上原設有壩清緩出入則開之運過則築壩不啟五六月間黃水不得闌入關係甚重今未間有閉壩之時矣議疏清口莫若乘春運過淮之後築閉此壩使全淮

合併入海又何憂水浸沙壅哉況此壩一封漕渠之淺處立見更可大興挑濬一律深通俾清口大暢同空漕船臨淮之日即可啟壩嗣後每歲五六七月照舊封閉蓄爲定例運漕鮮船隻往還無礙而伏秋可以不防若客船當閉壩之時提貨過清江浦亦屬往例或創議河道遵從革所之別鑿一道出海殊不知新鑿之人工斷不能如天造正河之寬廣今正河尚可淤能保新鑿不淤乎即那家口已淤而自淤又一前驗也或又議

多開支河分黃下海可免盱洪不知河忌其不合也古之所謂分黃者謂減水壩防伏秋大漫溢水以節之而平時則戚戚然則疏築二事機宜當乘工之河源強分爲半也然則疏築不啻不能已矣原不欲使平時固宜難偏廢若先疏後築水落不啻若先築後疏水無去路

李宏曰查得黃河發源星宿自積石以下至陝州之龍門砥柱兩岸崇山高岸河不爲患砥柱以東峭壁橫河水從石出名曰三門總而計之寬不過七八十丈閘鎖洪流勢甚湍急至三門兩岸漸無山岡河面寬闊約計數里北岸之涉縣南岸之滎澤縣始有堤工防衛北有井沁兩河由涉縣木欒店滙入黃河南有伊洛源滿四河由鞏縣洛口滙入黃河源遠流長河面亦寬每遇兩多水發亦俱挾沙而行勢甚浩瀚故南河廳屬之胡家屯楊柳橋等處湍勢忽來忽去最爲緊要迎下各廳河道隨處截東流惟因土性虛鬆遂難掃刷究之臨河工段有限若黃河與沁洛之水先後長發則大河儘

可容納易於修防若黃河與沁洛之水同時並漲則大河漫灘兩岸工程節節危險均須防護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沁洛等河長水一二十丈木頭莆至孟夏又二三丈報長水丈餘同時並下鄭若處險者職此之故本年夏間伊洛等水並未長發六月初十日孟夏長水至五尺二寸已在沁河水發之後維時二門以上陝州城外臨河之萬錦灘亦長水三尺五寸而下游各廳僅報長水數寸至尺餘不等遂遂流緩又有三門隔束是以水勢

遞減工程堅固又其明證此際省黃河之情形也
臣伏思黃河來源兩岸山清汶港滙歸入黃河之
處眾多俱在三門以上若三門以下沁洛二支狀
秋水發實增黃河水勢之二三是上游長落大小
實關工程平險不可不一體留心以資防衛今查
三門係黃河出入之區鞏縣城北洛口爲伊洛滙
澗入河總滙巨已各明無臣飭陝州鞏縣各立水
誌每年桃汛日起至霜降日止水勢長落尺寸逐
日查明登記據實具報其沁河水勢雖由黃沁同

知查報但水誌不得其地長落尺寸恐難定準並
令該同知在於木濼店龍王廟前別立水誌按日
查報如伏秋汛內各處水勢遇有陡長至二三尺
以外該廳州縣即迅速具報並查宜夏之例一並
飛報江南總河如此上下關會司河之員咸知長
水尺寸日期相機修防於工程有益又查濟瀆在
濟源縣城西北三里濟瀆廟後泉出涓流不大滙
瀆河之水由孟縣迤東以達黃河岸高河低有時
無息又丈丹河發源於山西高平縣至河內縣之

丹谷口築有攔河砰石壩遇大渠河之水使由小
丹河歸衛濟運壩下設有九堰分爲十九堰石隙
洩下之水聽民灌田名曰九道堰乾隆二十四年
前河臣張師載曾經奏明於砰石壩下丹河尾間
附近沁河之處咸築土壩一道攔過水勢今臣細
加察勘砰石壩下十九河渠錯出分流甚衆並未
全由大丹河歸沁下游土壩不能攔過徒費民力
無益於事此後應停其修築每年春夏之時惟將
砰石壩培築高厚以防水衝毋卸其壩底洩水較

多之堰用草土填塞嚴密並將斗門以下小丹河
不時查看遇有淺窄之處隨即疏濬保通務與進
水斗門一律俾水暢達衛河以收實益又輝縣之
百泉係衛河之源蘇門山下衆泉湧出滙爲巨浸
實漕運之要需南流里許建有斗門三座中爲官
渠專以濟運西爲民渠分灌田畴向例重運抵臨
清日封閉民渠使泉流盡由官渠入衛五月以後
民間插秧需水二日濟運一日灌田按期互相啟
閉七月間聽民自便立法最善官民并受其利

永當遵守章程惟查民渠逕東石壩稍有坍塌漏
水之處將來堵閉民渠泉水未免旁洩不能合入
官渠之內臣亦經諭令該管廳汛即將坍石照舊
修砌堅實不使仍有漏水
曩斯盛日臣謹按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濟河惟
揚州是淮爲東南諸水之經至七國時山東諸侯
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通淮泗菟裘通江溪元光三
年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遂有淮憲山隄太守
乃發高家堰禦之然宣房之塞已藉天下之力塞
河防一覽
決屯氏泛清河徙千乘入於淮其後河塞海口泛淮揚益淮病而貢亦
汴通淮宋元豐閒開龜山裏河逕淮元至元間臺
渦入淮明初河決原武全入於淮其後河塞海口
淮溢潰高堰而東灌清口泛淮揚益淮病而貢亦
病矣時潘季馴六起治河其議歸仁堤修高家堰
置遙堤於徐睢邳宿桃清之兩岸功爲尤著我
朝河臣靳輔治效所施墨守潘法其功多在上河
而下河之治則河臣張鵬翮逕　聖祖仁皇帝方
略開六壩泄盪黃壩六開海口乃見成功明天順

河防一覽
間黃遥隄而徐邳淺阻乃開沁達徐其後沁全
入黃故洪流益盛請仍分沁入衛而作滾壩於武
陟境內以節宣之黃勢更可少減
百齡曰臣因思去歲即已大費帑金將二木欄以
上河身挑淺自應一律深暢乃今探量水勢下游
海口之未挑者反甚深通即馬港口以上之河身
雖經減壩奪流亦尚存水近丈獨中段大施工作
之處蓄洄成平陸此理殊不可解因傳詢鄉民及
河兵等僉稱去歲挑河所挖之土即在河灘堆積

河防一覽
並未遠移隄外今春黃水漫灘刷土山坼瀉仍
爲河內之淤又挑工盡處之攔潮壩一道放水時
壩根起除未淨以致阻梗水中黃水挾泥而來漫
壩而過其泥沙僉爲壩基攔阻所以新挑之河停
淤更甚此正河海口上下之情形也又從馬港口
行至南湖見湖中已半爲黃淤填塞其舊有東北
下注之小黃河亦經壅塞由西北分流之譬水口
尚復繞經北潮河出灌河海口但積沙高下停滯
並無河槽叢蘆蘢雜縱橫索結由下係膠泥前黃

水漫注兩年之久不能衝刷深遠出馬跡口至運河一帶水路之情形也臣湖查前明臣潘季馴治河時河決崔鎮我 朝康熙初年河決荊山支口皆出灌河入海或一二年或三數年俱因不能暢達旋即挽歸舊路迨康熙二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國創議改道築攔黃壩開通馬港河導黃由北湖河出灌河入海而連年河決四次以致黃水倒灌於寶運河淮不北流者數載之為下河州縣之患迨三十九年河臣張鵬翮請開馬港築壩攔黃堵塞決口歸故道復將裏河清水諸工大加修濬數年之後河患始平且查灌河一路為山東蒙沂諸水下游而海州之五圖河六塘河及沭陽贛榆安東之木俱從彼入海若使黃河串入其中諸道河渠皆為淤墊安東迤下水無節宣沿河諸邑勢必滙為澤國臣初至清江未知梗概聞主馬港口之說者咸稱入海之路歲正河近至百有餘里因勢利導易于成功且康熙年間河走馬港頻年漫決今則河走馬港二而兩年無事似屬今昔情形不同且吳敬

督南河亦有詰行馬港口一年之請後復議修灌河估工入奏稱該處勢若建瓴以為如此辦理未始非救弊補偏之一策今臣身履其地親見馬港以下積有淤沙凸凹高下與上年情形又復不同若重議挑挖其費更鉅且北潮河入海路窄不及正海口之深通覓廣可以容納洪流是以數百年來雖正海口通塞不常而治河之臣必堅持弗改蓋有所見也臣因復由黃壩查至運河口門轉至東清壩察看五道引河並隨望全河形勢潮查從前治河諸臣總以蓄清敵黃為要衝矢黃河必得清水從中刷沙始不停淤淮水必得暢出清口始不虞沁溢為害蓋淮水自西向東入湖與周橋五壩遙對黃河在洪湖之北淮流入黃其勢不順是以新舖疏浚五道引河長至一千五六百丈直插湖心欲接其勢順向北行使迤南之周橋五壩高堰山盱不致洩重又恐湖水力不敵黃復于運河口門之外築磨盤埽分溜敵黃以濟運又設立東清壩俾逼清水使之奮迅衝黃以

資得力良以黃水具載千里之源挾沙而走其力甚勁淮水僅百里之流歸湖之後停蓄成淵非有諸引河以領之并加諸壩以激之恐其力紆緩不能敵黃而出也又過清水過大則將東清壩口門拆竟黃水過大則將王營減壩封土啟除務令黃水減而不決清水淀而不溢由是黃水下行得清流爲之盪滌沿沿入海　自靳文襄之後繼以張文端措置之方雖不外蓄清敵黃東水攻沙二語而術精意美於中祕妙實有不可思議者嗣起諸

賢如齊蘇勒白鍾山謹守其成規于襄勤稽文敏善宗其遺意故百數十年來安瀾順軌底績平成然考之成業此數公者雖皆一時英傑而兢兢業業不敢輕議更張非其才之不能創制新奇實以後人所慮前人早已慮之善作者尤貴善守也乃後來在事諸君子或以節省爲見長或以無事生覬覦屢次紛更舊規全廢況當天下承平國家閒暇借要工爲汲引張本藉帑項爲揮霍鑽營徙此河員皆紈袴浮華工所眞花天酒地治至事機敗壞猶復委曲彌縫蓋棺授於人動爲所制原其決裂患非崇朝後有一一殷鑒乘治者至又比之匪人昧於遠向切脈未審鑒藥乃投三今日而賣育內訌瘝疽外潰某非三折肱乃寧道逢其會矣夫淮之與黃其力不敵必淮高而黃下乃能合流而東今則數年以來如豐工部工睢工部工及王營減壩蘇家山陳家浦馬港口疊次潰決河身受病日深愈決愈淤測量河底外高於內者不下二丈集夫萬億豈能從水底施工其難一也河自豫省入

江南逕隄甚近由寬而窄勢不能容盛漲之時輒漫隄頂隄薄土鬆非決即溢上下千里奔救不遑前人減水閘壩至爲妙策今盡廢而不能修其難二也培隄必須土料以葦蕩營所產海柴足供南河之用而二十年來百弊叢生上下串通牢不可破所交之葦不足供一廳之用又隄傍向有官地以供取土今則積水汪潰民田之外絕無乾土培隄乏術其難三也河壩使河不旁溢自攻其沙一二十年間便能深暢然而天庾正供待支放

轉輸海運均未易行惟黃淮運如揮溢入門勢非得已其難四也黃流倒灌日久泥沙淤塞運河盛漲之時並噴入湖口致洪湖北高南下形同欹器高能使清水北出衝黃其難五也堰盱石工淮揚築命自撰湖之說行而隄根石縫空鑱萬千湖水沖洩內土漸走西風一起巨浪掀天掣動石工即如拉杓兩郡百萬生靈危如累卵每一念及手顫心搖其難六也高堰五壩之設本以導淮故下有望實石基以資捍護減去諸水由高寶諸湖分入

江海其存蓄之水仍足敷黃今則義信一壩石底衝塌全存每過湖水漲滿日夜揚揚靡底欲圖修復籌費維艱其難七也運河左右皆係泄湖一線護隄留於巨浸萬艘轉運從此挽行且兩岸居民多即此牆設有疏失民生運道關係非輕而自磨盤場廢壞以來淸流出湖以運十居其八加以黃流倒灌運河底益淤高水不能容每多決溢故數百年來如雲霧日色字壩千根杙百千堂三翬廟一王家莊荷花堰等處決口頻仍隄身脆薄到處穿

漏來往經行寢饋俱廢其難八也凡此病患必須急於補苴無可緩者而議一修復動糜百萬金錢國家經費有常自川楚籌勦以來南河所費又復三四千萬司農仰屋其[illegible]九也河工諸員無一可信以欺罔爲能事以侵冒爲故常欲有所爲誰供寄使罰之不勝其罰易之則無可易其難十也自河務多事內外講求而急功競名者咸思建白道謀變議邪說紛紜衆論風生口多金鑠設有措置乖張動浮言搖惑人心擾亂至計其難十一也河

工之廢前事諸人自覺其非猶必百計遮掩多方文飾其壞古法也則曰今昔情形不同其銷冒錢糧也則曰當時價值昂貴樹援植黨衆志成城某力任仔肩自顧不暇人言奚恤然靳文襄曠世奇才　仁皇帝非常知遇卒至詬書滿篋悲語交騰某於靳文襄無能爲役而賦性拙直取怨平生多逕衆招尤且事本未諳言無足信諒我者或可保其效忠之初心趨我者不能謂爲治河之能手是

排難釋於指詞而阻擾易於得閒其難十二也不

寧惟是兩淮鹽莢爲天下財賦之供而場竈所產在淮北則濱近黃河淮南則半居與泰王管減壩決而淮北罷煎高堰五壩開而淮南減竈私梟充斥大病商民今淮南屢次捐輸數逾千萬實皆望河工早報安瀾倘底定無期而商疲已甚輸納鹽課必不能供其可慮者一也轉粟東南艘艦千里設有阻隔不啻同思而頻年以剏灌濟運實屬萬分冒險之爲幸天假長風北行迅速倘非風利必致阻淤然黃河之底不深則剏灌勢所不免其可慮者二也江南州縣賦稅甲於天下撥解外省岩員相望於路自淮工之興糜米石贍料每派地方採運到工率多賠累更受工員挑斥百計求饋始得交收苦累既多挪移勢所不免其可慮者三也淮泗十帶水災屢見蔓延居昏墊頻仍固應何日其可慮者四也

上諭軍機大臣等 上年八月 諭旨據白鍾山奏中河水淺將臨黃壩運二壩開放引黃濟運恐不免利少害多引黃入運雖權宜之法但黃水多挾泥沙一入運河易致淤墊非甚不得已不可輕爲此議至明春至確實爲治河緊要關鍵允宜久遠遵循近年清口因河底淤高清水不能暢出運河水小濁艘經行即取助於黃久之不但借黃竟係以黃濟運遂致倒灌並運河亦淤百弊叢生皆由於此本年河流順軌糧艘通行來往臣工皆言運河內全係清水並無黃流侵灌爲數年來罕有實全河疆關極好機會該督等務當謹守成規彰此善黃分注安瀾循軌之時一勞永逸河防不可復循故轍仍思借黃濟運能自今年以後總此可永慶平成欽此臣伏查黃河自宋元以來與淮水並流歸海之後一濁泥源本一不相同源既不同則水勢情形即不免有此強彼弱此絀彼贏之異必須長使清高於黃乃可獲敵黃流免使挾淤內灌此治河要務漸藉張騰騏等俱極力以蓄清敵黃爲要務而後之治河者得此則河平失此則河壞也近年以來南河束於宣防遂致河底淤高唯

塞清口倒灌運河每值糧艘經行多借黃水浮送
始猶知爲事非得已繼則視爲分所應然以弊承
弊遷就相循幾至以蓄清之言視爲迂闊推原其
故緣河底日高湖底日下蓄清原較往日爲難埒
旰一綫長隄所砌磚石各工不能如昔堅固而蓄
水倍於昔時一經風浪則防守維艱加嘉慶十三
年十五年俱以清水過大致有沖決頭壩臨湖磚
工及對開山旰義壩之患嗣後遂以蓄清爲畏途
以借黃爲長策因循苟且文武偷安殊不知河以

倒灌而分流以分流而日澱迨至汛漲經臨禦黃
壩閉後大溜壅遏不下泛溢有行遂有上年倪家
灘王營減壩棉拐山李家樓之漫決災延數省工
過全河上頻　宵旰焦勞下致閭閻蕩析無心追
咎能不憤然今幸仰仗　神謨鞏平諸決又秉承
睿指疏浚海口接堰東水本年尾閭深通叨頼
洪庥瀾安伏汛現屆秋汛大漲自應竭力周防
惟河身因上年各處漫溢受病愈深則禦黃之計
既難而蓄清之方尤爲至急是以臣前至清江與

山旰禮壩塌窄暢瀉即往勘驗飭令先堵智壩并
將禮壩攔護收蓄湖水備禦黃流而在工各員意
猶觀望藉口於湖水過於蓄多或致隄工著重似
不若借黃濟運之安穩蓋不蓄湖水借黃濟運既
便於臨運各工免致防險而外河得有分流則臨
黃南北山海各工亦不虞漲盛便可稍弛守護似
此苟安便已之私心實爲敗壞事機之大弊此臣
所菀結憤悶而不能自已者查現在壩外黃水祗
高清水三尺餘寸計已空漕船行抵河口之日已

在八月中旬秋水漸落之期且海口業已深通自
必消納益速此時急將禮壩堵閉俾清水於開放
禦黃壩之後高出於黃方爲得要即或不能蓄高
猶可施於夾激挑逼之功使之頂黃外達克收成
效臣竊以不敢必者天時所當盡者人事斷不敢
曲從臆說坐聽黃流倒灌復循故轍
接長蓋壩修復磨堌以爲全湖藩籬也查湖水由
五道引河至運口之南匯總而出運河頭壩口門
緊靠湖邊其勢入運甚近而沖黃較遠前入於湖

口至運口之處隆起一大壩土人相呼爲鷹盤埽又以其攔遏湖水北出沖黃僅以通流東灌運河故有七分敵黃三分清運之效因復呼爲攔水壩自明臣潘季馴之後治河能手如靳輔張鵬翮皆從此處著力講求實爲淮黃運河扼要關鍵後人不知其秘妙廢棄多年故湖水出口散漫無力沖黃送全勢東注運河而黃流無清水之敵亦乘勢厖後倒灌清口淤高較運河口門淺以丈計清不能舍下而就上黃遂灌運而並灌於湖throughout原其故由

清水汎盛出湖無太壩攔遏則力以散漫而緩不足以敵強運河緊接湖唇無大壩攔隔其地運近又易於吸引清水益退而黃水益進遂並將黃水收入縱遏清弱之時其臣清口者實係漾水而非正流尚安有敵沖之義臣察看多次深得其情故先將蓋壩接長以攔其東溜遏河之溜自築成蓋壩之後清水實已七分沖黃三分入遏則分水之權已可領悟似磨盤埽必須早爲修復惟黃米側注日久蓋壩對岸積有淤灘不能

復置遏大之圓墩致湖水出口之渠太窄應請於蓋壩外幫寬加埽圍圓約長四五十丈作爲半月之形既可逼攔湖水使高復可挑水北行刷黃而出俟對岸淤灘刷盡再行漸次幫寬每歲加鑲防守若遇運河水小則將蓋壩之尾折去數丈使清水灌入頭壩口門水足則仍復接長使之北出庶七分敵黃三分濟運之用可永遠持效也　一束

清壩仍應移置運口之北風神廟之南庶節宜得宜也查湖口既仿磨盤埽斯水有運蓋運口既接長攔長壩以阻之是猶扼其喉而使之氣不能出也又查湖口以至清口綿長幾及十里中間若不爲夾澈仍恐無力敵黃查從前東清壩本在運口之北後因磨盤埽廢棄日久復不接長蓋壩使清水出湖毫無攔夾順勢全灌運河以致頭壩口門跌深四五丈前河臣徐端恐東清壩在外攔擋更礙清水北行是以移建於湖口然橫築之壩徒以擋

清水之出湖即窗口門以出水亦猶貯水於盆缺其緣邊而聽其流溢復何有湧注之力必應盡折湖口之壩匯聚五道引河之水併力北趨始爲得勢查淮水本不能敵黃流之強使之湧激愈增其怒氣足以刷黃之健悍若壩之於內而散之於外壩淮湖漲盛仍無益于敵黃無怪運年湖漲之時徒爲山盱五壩之病也今既將蓋壩接長免其入運自應將東清壩改移舊地一則讓湖水之向北暢行二則爲夾激之層層挑逼設遇清水過甚則

將蓋壩接長攔住運河口門再將東清壩大爲拆展水小則仍收攏底得操縱在心節宣如意伏讀

純皇帝諭旨清口原淮水故路東西兩壩古人具有深意操縱由人不可膠柱五壩則不得已而設此尾閭也欲洩水勢當在清口清口洩二分便尾閭減七分等因洵足爲千百年之法守移之湖口則節宣無術呼應不靈蓋清水爲蓄蓄之水不夾而怒之則其溜不緩引而縱之則其流不暢不疾須挑逼功多斯刷跌下行始足收沖黃之效也

寫照南河葦蕩左右二營每年額採正餘蕩柴二百四十五萬四千餘束每束重三十觔交船務營分運各廳爲歲修之用歷年雖照數題銷而究其實在所交之柴半屬散柴爬簍並拆斷亂堆更有蒲草夾雜多不適于工用廳員冀收好柴情願折讓少收向以四十束爲一方者減爲三十束而柴束更輕每束不足三十觔遂至牽算每方雖有三十束之數而秤重僅止三百觔其中暗虧又不下三分之二是以各河廳全仗購料做工購料益多而料價益昂錢糧益貴各廳因購料可以開銷染指故于柴束之短少不甚認眞計較前督河諸臣亦深悉此弊屢次設法清理而辦理終難得益究其由來因樵兵所領餉銀除例扣朋建外每月僅一兩二錢有零每日僅得四分不敷口食每歲自霜降後開採至次年清明計一百五六十日其中尚有風雪冰凍不能採割者核計每兵每日須採柴六百餘觔尚須捆束肩負至溝筏運水口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數里其力實有不逮不得不添

雇民夫幫採其雇價皆取給于柴盜賣之弊從此而開營弁難以究詰向有近灘居住之奸民名爲灘棍因而挾制把持侵佔搶割兵丁又不能顧問甚至將蕩柴之好者售給灘棍仍轉賣于河廳盡以零壞短細者充數交官追交船務管裝運台兩船爲一幫每幫船兵四名或五名定限四十日往回一次長途逆流挽運加雇縴夫添置蓬纜器具核其所領餉銀不及十分之二三中途改捆盜賣又墊所必至是以交廳柴束既不數觔重又不適

工用彼此輳藕積弊相沿既深且固其實各廳所騐之料大半仍係宣泰竟爲灘棍之利藪而河工轉不得其益嘉慶十二年曾經前任河臣戴均元徐端與前督臣鐵保會商酌發刀本銀兩派委候補道裘世璘添募兵夫駐蕩督採用銀六萬餘兩雖柴色較好而照定額尚不足數斗四年又奏明復委裘世璘與中軍副將汪德前往經理用銀九萬餘兩亦能格外加增總由海濱寥闊荒僻異常委員即督察認眞究不能周歷其

境而莠兵刁棍縱不敢肆意把持亦無不交通朦混是以不能窮其底裏臣于上年私抵任後目擊南河用料繁多價值昂貴錢糧支絀極思設法籌濟以冀稍節帑項于查看海口時順道察看葦蕩情形地面廣闊一望無涯葦蓬亦極密茂竊意能將積弊剔除儘蕩搜採必能額外加增因廣爲諮詢始知近年蕩地漸淤漸遠且有向係葦草今變爲蘆葦者上年因黃水甚大又有詘水灌入蕩內長發密茂較前兩次查辦時情形又復不同定可

加增而河工各員則食稱前兩次委員採辦未見有益且海濱荒遠民俗刁悍若辦理過嚴又多未便能否加增恐難預定不如仍歸葦蕩營照常經理採割臣午夜思維既明知其有弊自應極爲整頓豈可畏難因循使成痼疾前兩次委員辦理或因產草之地尚未成柴而又剋期催集是以未能周匝誠得任勞任怨結實可倚之員寬以時日認眞整理或可改觀因特委江寧臬巡道朱爾賡額將蕩務利弊詳細告知令其駐蕩專司其事又調

曾任葦蕩守備之現任泰州營遊擊王福署理葦蕩營參將往來左右二營相機調度并遴委各員前赴左右營分段稽查先將蕩地清查定界再視產柴之疏密分爲上中下三則圈圍一畝採割柴束以上牽下估計大數以類其餘儘蕩搜採樵兵不敷添募民夫如有灘棍把持從重嚴辦先據按則圈估除正額之外約計右營可增採一百九十餘萬束左營可增採一百萬三千七百餘束遂給發銀兩飭令多集民夫放寬工價加緊採割並添

挖溝渠便于出筏運送以省夫力自上年九月開採至本年清明止據報右營採得照例四揸成捆長五六尺以上堪適工用之柴三百八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六束左營採得照例四揸成捆長四五六尺不等堪適工用之柴二百八十六萬三千七百五十束照原估右營又增採柴三十萬四千餘束左營又增採三十二萬束共六百七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六束除額定正餘柴二百四十五萬四千八百束外實增添四百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束照定額多至一倍有餘查十二年改定購料觔重價值以三十七方半爲一堆山海等廳每堆銷銀一百四十四兩外河揚河等廳每堆銷銀一百六十七兩二錢中河桃南桃北堰盱等廳每堆銷銀一百八十九兩蕩柴皆係分撥此數廳牽算每堆作銀一百六十兩計增採柴四百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束應抵購料二千八百餘堆值銀四十五萬餘兩除發給刀本暨各員盤費薪水並開挖門渠津貼船兵水腳等項約需銀

九萬餘兩與十四年用銀相等外尚應餘銀三十五萬餘兩而柴束之堅鬆適用比之從前僅得額數尚係茸細夾帶蒲草觔重不足暗虧工用者又不啻增至倍蓰溯查成案前任河臣稽曾筠白鍾山最稱辦蕩能手亦不過得人除弊並非別有奇策臣遠師其意委員妥辦故亦能見效而葦柴之較前滋生日廣地利可收亦堪深信伏查通年以來南河用料浩繁價值增長得此葦柴分交各廳收用多一堆之柴即可少購一堆之料節帑濟工

莫善于此第此次之辦理非比泛常若必年年另
派道府大員駐藩照辦甚爲費力
黎世序曰議者以爲舊海口淤高必須別鑿海口
方能通暢毋論大工甫竣木已成舟不便再議且
現自八巨港以至海口業已深通是淤墊不在海
口而在七巨港以上若能於此處挑河築隄攔約
漫灘之水並力攻刷自能通暢若馬港口俞本套
二處地勢雖窪中多蘆根任其沖刷終難通暢不
過漫溢一二年仍行淤閉若多施人力深挖引河

高築長隄未嘗不可以成河但事屬新創恐工費
亦屬不貲反不如就舊海口已成之勢工費稍省
且舊河可淤新河亦可淤泥馬港口下奪北潮河
入海而北潮河爲莞漬六塘等河宣洩駱馬湖各
水去路其下游現爲黃河淤塞安東以下積水縱
橫數十里勢如巨浸若黃河常行彼處日久灘高
必致阻遏各水去路恐安東海州之間化爲洪湖
矣此改創海口之說終恐難成也　海思靳文襄
公急急於海口接築新隄係急爲醫病者說法醫

如不惜重費購覓參苓以冀病勢就痊至高中堂
萬石雲梯關以下游不費料物庶幾歸彼時頻年晏
安河已深通是爲無病者說法可爲勤儉節省之
計此時河勢之病比文襄時更甚乃欲惜費任其
自然不爲療治尚安望其痊可乎　竊查河防舊
制閘壩與隄防並重如當常年修守則賴隄防束
水以刷沙如遇汛漲非常則賴閘壩減水以保險
二者互用兼資不可偏廢而情形有今昔之不同
尤當因地制宜隨時設法于河防可期有濟而錢

糧不致多糜方爲盡善黃河來源浩瀚豫省河身
皆寬二三十里江境豐碭一帶河身亦尚寬一二
十里至徐城一帶南係城郭北盡山岡河身僅寬
八十餘丈較上游容水不及十分之一平日歸槽
之水尚可流行一遇淫潦不時非常汛漲即有壅
遏擾高之患徐州郡城岌岌可危自徐城以下至
邳宿桃清山海一帶河身亦僅寬二三百丈至五
六百丈不等加以清口中河雨路來水匯歸頂托
江境防守之難實數倍于上游考之歷代河渠諸

書及前明潘季馴經畧兩河各疏無不以多建減
水閘壩爲防險保隄之計康熙年間前河臣靳輔
在徐城以上建設毛城鋪滾壩一座天然閘一座
于十八里屯地方又建設西閘又于北岸建設大
谷山滾壩一座蘇家山閘一座徐城以下又建設
峰山四閘王營減壩盛漲之時相機啟放水落卽
行堵閉是于束水攻沙之中並用防險保隄之法
權宜變通並無偏倚實爲全河最要機宜奈近年
河道情形日久更變毛城鋪以下之洪澤河大谷

山蘇家山以下之水綫河均已淤成平陸黃河亦
漸淤高閘壩口門有建瓴製掣溜之處減溜之水無
循序分洩之路十八里屯兩閘久經淤廢王營減
壩衝缺無存僅存天然峰山兩處閘座洩水無多
以致大汛水長壅積不消黃河兩岸節節生險屢
屢漫隄上游漫缺一處則下游淤墊一處各處隄
工歲歲加高仍形卑矮磚石埽壩處處緊著重未得
平穩久煩　宵旰之憂勤多耗　國家之經費其
病皆由于有隄防而無減洩不能保守要領也歷

任督河諸臣無不以籌議修復閘壩爲事並前蒙
欽差長齡戴衡亭臨工查勘因毛城鋪情形難
恃經費過大未易辦理議請修復十八里屯舊閘
並移建王營減壩嗣緣要工疊出籌款維艱僅將
王營減壩擇地移建十八里屯舊閘至今未修臣
百齡于嘉慶十六年籌擬河防善後各條內奏奉
諭旨該督撫內修復減水閘壩一條黃河隄岸
建立減水壩以洩盛漲原係前人良法但所建閘
壩必須位置得宜方有利而無害河流遷徙靡常

現在距靳輔張鵬翮治河之時又越百餘年其舊
蹟所在探之日下河形地勢是否仍能扼其衝要
宜洩得宜尙須詳悉勘明始可定議修復等因欽
此仰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準今酌古于講求前
人成法之中仍示以因時制宜之要惟連年以來
搶險頻仍經費支絀未及興辦臣等查黃河歷年
水勢因各省旱澇不時水勢大小不等卽如十七
年漲水並不甚大汛期卽保安瀾迨自十八十八
九月間山陝各省積雨黃沁各河積報長水

將至二丈江境河水平隄漫隄之處不一而足適
因豫省睢工漫溢下游隄埽得以趕緊補還臣等
身經異漲益思減洩之方膺服 聖謨更得講求
之法到處勘查悉心籌計大抵黃河關壩因山創
建者終久可憑平地創建者易致衝跌必得另求
山勢可借而又有現存引河可用之處庶錢糧可
歸節省而啟放可以無虞因飭通工道將厰營府
縣會同籌議茲據詳稱黃河北岸舊有閘壩恐運
道受淤不敢置議至毛城鋪減壩雖屬得力而原

建之處本無山勢可憑壩之上下十七性沙鬆從前
啟放屢有王平莊邵家灣唐家灣擊潘之事近年
河底更高辦理難有把握且挑河培堰及廂做鈏
口各壩需帑百萬之多工費太鉅十八里屯東西
兩閘原借山根建設金門僅寬三丈五尺減水無
多不足專恃且閘底太低亦難再放惟查該處西
南一面衆山環繞中有丁塘湖湖濱有虎山腰地
方兩山對峙中間凹處寬二十餘丈山根石腳相
連可作天然滾壩不費人工北面臨河即係十八

里屯該處舊有山岡淤入土中議將該山頂剷平
改作臨河滾壩即以虎山腰作爲重門擊托有此
兩處馬山形勢可期穩固因即將十八里屯山岡
之上淤土起除查看兩閘中間山岡較高之處長
有三十餘丈低于灘面三四尺比舊閘底高一丈
六七尺比黃河盛漲水面計低七八尺可以就勢
鑿平于山岡之上另建金剛牆兩座中留口門寬
三十丈作爲天然閘底滾壩俱較比高低適得其
中斷無衝跌加深之患其減下之水由丁塘湖出

虎山腰歸天然閘下引河匯流宣洩自十八里屯
至虎山腰中隔縷隄一道縷隄之外挑挖引渠添
築東西束水隄工縷隄之內各山環接西面王家
山舊堰應幫培高厚偎護碎石縷隄劄開之處砌
大石裹頭用碎石鋪底以資鈏束而免刷深至天
然閘下引河添此滾壩減洩之水不免漫灘該處
西岸本有攔堰一道上自天然閘下至艾山計長
九十餘里舊堰甚形卑矮土性沙鬆且有離河較
近之處必須培築堅厚方資保障應將該堰離引

河遠者就舊堰幫寬加高離引河太近者另估退後接築新堰再將天然閘河下游淤淺之處間段疏挑蕭縣城外再築護城隄一道以爲重障統計各工共需銀四十餘萬兩較之從前估修毛城鋪需銀二百二十餘萬兩估修十八里屯需銀九十餘萬兩所用未能及半辦成之後不但徐城以上得有寬大滾壩減洩盛漲可保無虞即下游隄埽亦免生險搶辦計其節省實多當此東南兩河各工多用之後經費實不易籌臣等受　恩深重苟

稍爲可緩之工斷不敢驟議請辦惟通盤籌畫河工大要既須隄防保護于平時必須開壩救急于臨事近年南河之病實由于專事隄防而不修閘壩現在睢工業已堵合黃流挽歸正河本年大汛瞬臨難保必無異漲若不預備減洩開壩竊恐從前之險即在目前與其補苴于事後而費愈多無寧籌備于事前而工實省既目覩揚湯止沸之難憑臼應急求釜底抽薪之善策且辦成之後水小之年原可以堅守不放以收束水攻沙之益水大之時即啟放亦期速堵不致有漏緩沙停之處有

斬輔于黃河兩岸上自豐碭下至清江節節建築減水閘壩考之成書不下十餘處故能保守隄岸相機啟閉永慶安瀾嗣因北岸挑開中運河後糧船得以對渡遄行而黃河北岸閘壩恐以減落黃水串入運河遂將北岸減水之區悉行廢閉全賴南岸閘壩宣洩以爲大汎分消近數十年以來河底日漸淤高尋考往日閘壩基址或以淤沒已久不可復開或以口門過低防其制掣漏卒多不能舉辦惟賴上游天然峯山二閘稍分黃漲每當汎水

届臨猛盛異常而旁消路少隄單河窄深以洩溢
爲虞臣等遞年相度情形亟須多籌宣洩以保隄
岸特于上年奏准于徐州上游就十八里屯舊基
添建滾壩適值秋汛異漲開放減水上游驟汛始
保無虞彼時下游淮揚一帶清淮並漲爲十餘年
來未有之大直至霜降節後猶復拍岸盈隄非常
危險幸而風浪不起漲水漸消臣等驚怖之餘慶
幸出于意外推原其故實由下游無路分減故徐
州一帶雖報落水而清江以下仍復壅積不消且

十八里屯滾壩及天然閘峯山閘減落之水仍由
引渠一路澄清歸入洪湖黃漲雖得分減而少衰
湖緒則因增添而日盛清江爲清黃交滙之處淮
黃兩路彙注浩瀚異常加以中河承受東省蒙沂
之水或值一時同漲則清江一處吸引三股大川
即海口十分通暢亦虞一時宣洩不及數百里隄
岸處處皆形滯重實堪惴懼必須于下游籌畫減
水之區始足以保隄工而資引注查有外河北岸
王營減壩係前河臣靳輔建設于減洩黃流引疏

清水最爲得力因嘉慶十一年間衝塌壩底經
欽差前大學士戴衢亨等臨工會勘奏請移建並
添設二壩前河臣吳璥請銀興辦完工第壩身雖
已堅固可放而盛張之水由壩減入鹽河勢必猛
驟其鹽河兩岸隄工日久未修皆形卑薄必須一
律加高培厚方可攔束水勢其河勢逢灣迎溜之
處亦須鑲做護埽以禦溜勢其間段淤淺之所尤
應估挑寬深並相地添築格隄以爲攔約至減壩
外臨黃隄埽亦須預爲啟拆盤做裹頭庶緩急啟

放之時得資鉗制此處爲下游最要關鍵不敢以
惜費而稍事因循且從前改建石壩已費銀四十
餘萬兩若久廢不用則前此帑項竟屬虛糜即飭
道將等核實查估計各項官辦工程需銀六十萬
餘兩其鹽河兩岸官隄以下民堰培築工程係爲
護衛民田估需銀八萬餘兩例歸民修應由藩庫
借款攤徵辦理仰懇　聖恩俯准于就近藩關各
庫撥給解工趁此春融亟爲挑築以備伏秋盛漲
減洩之用則全河上下游挹注機關得以縱操由

人即遇異漲驟臨宜防亦稍有把握至鹽河亦爲
運鹽運紫要道或恐減黃行水之後稍有停淤亦
無難隨時挑挖且黃河有此分洩張水不致倒灌
運只則清水長可暢出刷黃亦永無潴緩停沙之
弊再徐州以下峯山四閘本係因山建設歷年減
黃甚爲得力惟頭閘四閘一半因山一半建于平
地現在河身較舊時淤高恐啟放後水勢過陡塌
寬掣溜是以歷年只啟二三兩閘其頭閘四閘未
敢輕放以致洩水無多查該處頭二閘之間有龍

虎二山兩山中間空檔約長二千餘丈係平崗石
脊彼此相連較高黃河盛漲面二四尺稍加剷削平
正即可作爲天然滾壩盛漲則漏其漫壩而過水
落則自然斷流可抵頭四兩閘分洩之水而所費
僅需數千餘兩已飭該管道廳妥爲辦理　奏
上諭御史朱文銓奏稱承辦土工員弁每稱土司
修土工浮冒朦混弊竇叢生工程不固實由于此
著黎世序嚴飭隨時密查前項興築土工是否有
此等弊混一經查出即嚴參懲辦總期工歸實用
帑不虛糜方爲不負委任欽此伏查辦理土工之

卽冒二十尺之銀侵漁實不可問座土工堅否全賴
夯硪新築之土名爲坯頭夯硪工價估在土方價
內承辦員弁冀得盈餘新築坯頭動輒厚至三尺
有半二尺有半夯硪焉能結實錐試之法止及土
面工段往往高七八尺及五六尺不等底則任其
虛鬆硪亦有名無實惟迎面之上始加套硪用錐
之人早爲關說下錐提錐多有手法執壺淋水亦
用詭計驗收上司騎馬遠行一望而過當面被其
欺矇至估工之初舊堤尺寸畧爲少報新工報竣

舊可抵新名爲挪掩及收工之時執持丈杆簡繩微
之人得收賄賂樹杆少斜頂高卽符額數簡繩微
鬆單長不殊原估額數偷減已多等語黃河保障
全恃隄防之堅與不堅視土工之實與不實每歲
擇要估辦動需銀數十萬兩若如該御史所奏歲
修土工浮冒朦混弊竇叢生工程不固實由于此
著黎世序嚴飭隨時密查前項興築土工是否有
此等弊混一經查出卽嚴參懲辦總期工歸實用
帑不虛糜方爲不負委任欽此伏查辦理土工之

去一寸隄身自高一寸名曰壓根再以所挖之土
培所築之隄事半功倍二寸之數一尺已得二寸之數一尺

弊本屬甚多御史佘文銓所奏皆係河工每歲通行嚴查之事實尚有不止如該御史所云者杜弊之法總在確估于未辦之先嚴收于工完之後大抵承辦工員不免有冀得盈餘之想而工員所用之夫役皆係從中謀利善于弊混之人是以無弊不作工員稍不精明亦即受其欺蔽上司稍爲疏懈亦即受其欺矇如該御史所稱搜窓隄根灘地之土名曰偷底除偷底之外所築坡身不能飽滿畧帶微窪名曰螳腰加高之工頂覓下削外坡丈尺雖足而裏坡有陡立之勢名曰戴帽隄頂兩邊加高丈尺雖與原估相符而隄心畧帶微窪名曰架肩一面收高者將施簋一面斜高名曰鴛肩皆是偷減土方之弊至于坯頭加厚名曰加坯行硪不到名曰花硪工完之後以長錐簽試兵夫于隄拔之時有意旋轉則灌水易保名曰泥牆灌水之時故將泥漿及膠粘之水灌入名曰作料其餘瑣屑欺蔽之處實不勝枚舉皆是偷減夫工之弊

竊查卑屬徒陽運河上自江口下至丹陽縣亘一百四十餘里兩岸岡陵相望中流一綫河渠岸高河狹本易傾卸加以江潮往來潮長則水挾泥沙而進灤落則水去沙停故一歲之內淤積日多是以糧船來往每多阻滯從前猶三年再浚五年三浚自糧船冬兌冬開遂自每歲挑挖習以爲常然挑河之役從前悉藉民力嗣奉 上諭以江浙二省之漕不忍獨累徒陽二邑之民改爲歸官領帑承辦自是以來工員漸臻賠累視爲畏途且近年薪米昂貴僱來夫役日給薪米照舊給發是以每

次小挑一段工員須費七八千兩不等以此陳陳相因鎮郡四屬賠累日重卑府於上年十二月履任即值督挑運河之時往來工次目睹情形亟思籌畫變通以期妥善因即採訪輿論檢查誌乘所載昔年濟運專賴閘座啟閉收蓄江潮並有丹陽練湖蓄水濟運是湖去丹陽縣西百二十步一名上下兩名上湖高於下湖下湖高於運河前人於練塘又名曲阿後湖開自晉時陳敏其湖俯受長山驅山八十四汶之水由西而東匯以爲湖湖有

上湖之東建石閘四使上湖之水以次達於下湖又於下湖之東建石閘四以爲關鍵使以次達於運河由是運河南有奔牛閘呂城閘北有南門閘西門閘使一帶河流南不直下於蘇常北不直出於大江凡遇秋夏水發則閉湖閘蓄水使無旁溢冬春水涸則閉奔牛呂城閘使無下瀉其江口之西南二閘潮來則啟板進湖潮落則下板蓄水如有不足則啟湖閘放水入河以濟運此昔年修湖築閘蓄水之成法也其湖之西又有涵洞十二處

以時灌溉民田故志載涵洞以時啟閉民田之旱潦無慮閘座以時啟閉運河之蓄洩有備湖記有云湖水放一寸運河增一尺每年春初水利官巡修湖隄以防衝決每年八月遣員巡視如有侵佔墾田及蓄水不多者據實參呈春冬則啟閘濟運夏秋則啟涵灌田民有盜決湖隄者罪比殺人制度精詳極爲周密歷代以來載在郡省各志及行水金鑑並練湖歌敘一書凡前人奏議所及無不備載明季湖禁漸弛至順治九年經巡按秦世禎奏明開復撰文作記康熙十三年前撫院馬題請續修至康熙十九年丹徒鄉宦張鵬官給事中遂有廢湖墾田之議經前巡撫慕請將上練湖高阜之處分撥一千餘畝給安插京口投誠之人墾種餘聽徒陽二縣之民上價開墾自是上練湖全廢下湖亦被附近居民開墾湖田七千餘畝山水不歸練湖由馬陵一帶四處漫溢糧田動受淹浸及至旱年湖水正額糧田反失灌溉康熙四十七年經前巡撫于題請下湖仍溢蓄水將報墾田畝地

丁銀五百五十三兩零米二百七十九石在於湖南民田各戶攤徵而濱湖之民以灌溉有資欣然樂從奉　旨俞允勒石府縣衙署永久遵奉在案此上練湖業已墾田不能開復下練湖仍留蓄水永經私墾之原委也卑府前於道經丹陽之便躬親查勘即有該處涵長及居民人等迎投呈墾修復湖閘並呈練湖歌敘一書卑府當即存留查閱並帶同涵長居民周歷查勘勘得下練湖緊靠運河湖底高於運河底一丈有餘周圍三十餘里其

南面湖隄約高六七尺不等列涵洞四埂外資湖水灌田者四十餘村其西面湖隄約高四五六七尺不等列涵洞六又有厝水缺口一二處隄外資湖水灌田者五十餘村其北面上湖業爲陞科熟田毋庸再勘兩湖交界之處有埂一條上有倒敗廢閘三座乃上湖水達於下湖之故跡也上湖既已成田此三閘久已無用廢石亦多爲居民搬取尚有存者其東北面並無涵洞止有長埂一條上列缺口四五處埂外資湖水灌田者惟張官渡一

村由東而南湖埂逼於運河之隄排列四閘其第一閘久已淤廢片石無存第二閘尚有碎石居民利於蓄水每年以土塞塞閘口水大並土亦沖入運河丹陽縣一帶運河之淤大率爲此其第三閘閘牆尚整惟底板沖壞一半其第四閘全然完整卑府當帶該縣石匠前成芳眼同估計議拆上續湖三座廢閘之石運修下續湖頭二三閘足敷八分之用仍須添補二分並一切夫工灰料共估須銀四千三百餘兩該匠情願包做保固並據涵長

居民僉稱各村之田皆資湖水灌溉每歲私自按田派夫修築每田一畝出夫一名工作二日以此計算湖之西南二面計田四萬餘畝派夫四萬餘名可得八萬工若得官爲修閘水有所蓄民間派夫修隄倍加踴躍情願自出己力添築隄岸官倉立定成式無煩更籌經費各等語卑府又委府經歷李培勳備查水源來路竟至長驅二山見各處灌溉通運尙無阻滯卑府伏查運河舊制前人於各處設立閘座原係以時啟納江潮收蓄運水有練湖蓄水勢如建瓴以時接濟故從前運河無論伏秋兩汛即遇亢旱不過一二日閘座即可修竣是以毫無擾累加以練湖閘座失修水大則一瀉無餘水退則全行乾涸不惟運河毫無倚賴即湖外數萬畝民田亦失灌溉茲該處居民情願自築湖隄所有閘座又經勘估上須銀四千餘兩此用費少而獲益多爲勞暫而爲利久也再承另示微湖蓄水必須漕運民田兩無妨礙因聞江南省

又有加增一尺之語誨諭諄諄仰見斟酌盈虛歸於至當惟是加增蓄水一尺之議起於東省今不知如何諉之江南昔高廣臨之湖被淹之地計八州縣東省居其五南省居其三是南省亦有切膚之灾何至瞙視隣封置民生於不問而微湖之蓄洩東省實操其權南省實受其制也湖口誌椿向來定制收水一丈二尺足敷重運之用嘉慶二十一年吳李二公因湖底墊高奏改定制收水一丈三尺以外至多總在一丈四尺以內南省未嘗會議

也而此奏之後泇河廳收水即以一丈四尺爲主以後總有多無少於照例鋪水濟運之時又或少啟一閘或多下板塊名爲惜水如金實則有心操切名爲留有餘以備不足實足但顧運而不顧民迨至湖水長至一丈七八尺數州縣田沒水底該河員故作吝嗇可慮之語實則乃深啬之即如上年湖水難容廣求分洩啟放江境之蘭家山壩

江省未嘗創爲此議也泇河廳但求蓄水之多而不顧地方被淹之苦即如蘭家山壩原議俟湖水消至一丈六尺以內再行堵閉而泇河廳於湖水尚存一丈六尺以外之時即移會銅沛廳急堵蘭壩其有意多留湖水實有案可憑而南河亦不敢不聽其號令者恐其水勢酌短之時有所誚咎也茲讀來諭乃轉以加增一尺之語誣及南省上蒙清聽是又明知有害於民而巧爲避怨之計微湖實東河管轄南河從不與聞亦無從照例啟閉然

歷據東河咨奏之案每年重運不過用水二尺餘寸今以收水一丈四尺比舊制多蓄二尺以理度之似已足敷數年之用而加增蓄水之言南河不便阻議者泇河廳專司湖水蓄洩恐其鋪水之時藉詞靳惜也

陳世倌曰皇上軫念民依今歲再舉南巡大典訪求民隱誠兩江蒸黎出皆塾而登衽席之時也臣查此二十餘州縣之連年被水者由黃河南北兩岸創建減水閘壩分洩河流以致水緩沙停河底

日高河身日飽不能容納伏秋汛至南岸減下則
碭山懷遠宿州靈璧虹縣五河睢寧等州縣田畝
被淹北岸減下則豐沛桃源宿遷清河安東流陽
海州田畝被淹而均未有已也夫河不兩行治河
不易之法也康熙十六年七月河臣靳輔疏稱黃
河南岸一決必由邵家白鹿等湖以入洪澤湖助
其洎天之勢撼擊高家堰一帶隄工各隄即堅固
如鐵亦必從頂漫過下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淮
流仍舊旁洩不能助淮刷沙清口以下仍必淤

墊此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北岸一決必
由駱馬湖之後橫衝邳宿運河將河底湖底積漸
淤高一遇伏秋異漲則濟寧魚台嘉祥鉅野滕嶧
之田畝必致淹沒運道隄亦必潰此北岸不治必
壞運道之情形也是黃河南北兩岸之不可開放
以分黃河之勢者在靳輔自言亦已鑿鑿可據無
何而康熙二十一年於黃河南岸則開毛城鋪減
水壩一百二十丈又建減水石閘一座又於王家
山建減水石閘三座於峯山建減水石閘四座北

岸則於大谷山建減水石閘一座蘇家山建減水
石閘一座其意以爲減下之水由小神湖出睢溪
口入洪澤湖使沙澄湖底其清水仍出清口以助
淮刷黃不思黃河斗水沙七所過之處無不淤墊
現今小神湖侍邱湖白鹿湖以及林子孟山等湖
早已淤平其灌入洪澤湖者沙澄湖內先已淤墊
湖底湖不能容方且奔潰四出正靳輔所云淮流
仍舊旁洩不能助淮刷沙者又何從收出清口刷
黃之效乎靳輔當日安不計及此特以徐家灣蕭

家渡之決議以革職賠補故於兩岸分建閘壩以
分水而保隄耳而後之司河者以其爲治河之第
一人奉爲成憲而不敢違也不已謬乎夫自毛城
鋪一開而減下之水奔注入湖洁洁滔天撼擊高
堰勢不能禦於是開唐埂六壩貫入高寶諸湖下
淹高寶興鹽等七州縣民田盡成澤國而湖水既
分清口刷沙無力海口漸淤乃效潘季馴以隄束
水之法於雲梯關外海口之內築隄二萬三千八
百丈其意又將使水不旁溢專力攻沙以通海口

不思潘季馴以隄束水之法止可施於內地之黃河而不可施之於海口蓋黃河挾沙而來奔騰洁湧一往莫禦故堅築隄岸使水循隄直下則勢猛而沙隨水去若海口則每日潮汐二次以隄束水潮至則沙隨水進潮退則沙留隄根日積一寸積數十年計之其沙日引日長愈久愈堅是以靳輔所言往時雲梯關外即海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至今凡七百年關外洲灘遠至百二十里此言具在可考今自雲梯關至四木欄海口且遠至二

百八十餘里夫以七百餘年之久淤灘不過百二十里靳輔至今僅七十餘年而淤灘乃至二百八十餘里且此二百八十餘里之中昔年止有六套者今且增至十套與南岸之牛洞上下迴抱形若交牙束河流至十曲而後出海然則今日之海口固不至斷潢截港之為淤而亦寔可謂之寬暢乎此皆由靳輔始則開南北兩岸以分黃之勢後則築海口兩隄以停黃之淤節節相因弊所必至也若夫李家樓七十里無隄之處在靳輔當時原係九十里前河臣齊蘇勒加築二十里今存七十里相傳謂靳輔留以分洩黃水保護徐州城者臣始亦信其說及查康熙二十四年九月靳輔疏稱北岸李家樓起至大谷山止應接築大隄約長一萬六千丈束黃河異漲之水不使北侵以救陽豐徐沛四州縣田畝其在原估築隄三十萬丈之內因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令再行確議乃將最緊要之宿桃清山安五縣河隄十四萬五千丈先為修舉而此九十里無隄之處特緩而未築耳不然

黃河正身寬不過一二百丈即海口亦寬不過四五百丈計之不及三里何至洩水之支河乃留至一萬六千丈且既留一萬六千丈豈猶應不足宣洩又於蘇家山大谷山各建減水閘一座此必無之事也特時至今日黃底淤墊日高水不能下即欲加培而礙於下游之徐城勢有不可適有此無隄之處可以分洩水勢遂附會其說相沿至今習為常事耳查乾隆六年巡漕御史都隆額奏稱黃河自石林黃村二口北趨衝刷深闊竟與黃河平

接流入微山湖微山湖西面已經淤高設全湖淤
墊始則爲患於民田久必有妨於漕運今自都隆
額隄秦以來又十五六年矣黃河之水無處不由
此貫入微山湖本年孫家集潰決大溜奔騰而下
拍岸盈隄魚台縣竟成水底蒙　皇上特遣部臣
劉統勳會同河臣白鍾山星夜修築已報合龍又
現議將魚台縣另建城垣民生固可無虞矢所但
臣於乾隆八年曾帶領郎中明安圖用儀器測量
徐州城外黃河面寬一百二十五丈今聞現在河

面僅寬四十八丈則知數年以來河身更爲淤墊
夫以數千里奔騰浩瀚之黃水而束於四十八丈
之河面勢必盡赴此無隄之處貫注微山湖而微
山湖現在淤平即疏浚通流亦斷不能盡復全湖
之寬廣則微山湖之水已無所容又加以黃河之
水年年減下與運河僅隔一綫之隄又勢必漫入
運河而運道壞黃河絕運而過山東河湖之水不
能順流而下必致倒流而魚台金鄉濟寧曹單縣
嶧諸州縣民田盡被淹浸則山東之民生亦因此

受其病誠今日所當熟籌而急爲之計者伏查康
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歷黃河諄諭河臣
靳輔云減水各壩洩出之水作何善法歸海毋貽
淹損民田欽此是黃河分洩之水允宜設法歸海
方免淹浸民田之患也臣愚以爲欲救此二十餘
州縣年年被水之災當先治黃河之墊淤欲治黃
河之墊淤當先通海口之紆曲查海口十套之中
惟二套四套六套其長尤甚昔年靳輔曾於雲梯
關外海口挑挖引河又於南北兩岸築隄二萬餘

丈皆於此處取土則知海口未嘗不可施工況今
日雲梯關外至海口皆成漲灘板土尚非嫩沙無
駐足之地可比應請照靳輔挑挖海口引河之法
於汛水未發之前照河身寬深丈尺各套直開挖
引河兩面各留數丈俟汛水漲發將兩面開通使
二瀆直注出海則衝刷有力雲梯關外河身不至
紆曲海口日見寬深矣但套雖挑通而兩隄尚在
能保沙之不再停隄根乎方今兩隄之內城郭營
壘民田廬墓壞地相接又設有葦蕩營每年割取

葦草以資隄埽之用未便遽議撤毀請先曉示民
間以此兩隄遇有衝決不更繕治如畏水患各自
遷徙則不數年而兩隄自潰十套十洞將復爲海
口二濱自可暢出矣至清口以上至徐州黃河數
百餘里河底高於內地丈許皆成老淤水勢不能
衝刷自非大加疏濬之工不可其疏之之法若何
伏讀　聖祖仁皇帝諭旨朕由運河一帶以至徐
州逈南黃河細加看閱見各隄岸愈高而水愈大
此非水大之故皆由黃河淤墊甚高以致積年漫

溢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頂滿灣處開直使水直行
刷沙若黃河水刷深一尺則各河永少一尺深一
丈則各河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行各
壩亦可不用矣欽此大哉　聖人之言誠萬世治
河不易之法也伏查乾隆二年河臣白鍾山陳請
挑挖引河免其賠補格於　廷議未蒙准行然挑
挖引河寬深偶致淤墊實非人力之罪曾經河臣
張鵬翮奏請奉　聖祖仁皇帝允准免賠在案況
今兩岸淤灘挺出河心上下形如交鎖若不竭力

挑挖沙嘴則大溜不能歸中河流不能迅捷沙停
河飽爲害滋深伏請，皇上飭下河臣將凡係河
身灣曲處所飭廳汛各員呈報河臣驗明丈尺挑
挖之後計其工段按季報部彙請分別議敘其怠
情者參處如有應挑引河一例挑浚即或有河成
而溜不掣然河身漲灘已經挑去河流取直亦於
黃河大有裨益應請免其賠補則入自踴躍趨事
而河流既闢刷沙有力矣其浚之之法若何查治
河之具原有杏葉扒鐵掃等器查杏葉

扒齒短而銳挽以竹篙壓而無用混江龍排列鐵
齒長至尺許墜以大石始達河底河臣白鍾山會
令廳汛各員施用頗有明效但部臣劉統勳等試
之以爲無益臣因採其意而損益之請鑄大鐵軸
一具約長六尺上鑄鐵齒長三寸而銳其角一周
凡三齒共列五周兩端貫以鐵鎖務使直沉至底
用船一隻夫四名首橫木樑將鐵鎖分繫木樑之
上用夫牽挽而行沿路滾翻每十船爲一排每十
里置船一排先委實心辦事之員沿途備細測量

兩岸釘立木樁書明河底高低尺寸按月核其淺
深若干尺寸以爲賞罰如果深至一尺給以紀錄
至五尺予以加紀多者按此計算毋忘玩者分別參
處其已淺深者將船撥協隣近淺窄處所除雨雪
日期外一排之船每日往回三次十日當可深一
寸積一月計之當可深二三寸一年計之可深二
三尺矣先製十具量講淺船試演一月如果有益
則請多備數百具將原淺船挑選應用分段排列
河中實力奉行一二年倘有成效行見河底日深

河身日闢南北兩岸可以不分水勢則此二十餘
州縣慶可免被淹浸此臣所謂疏闢海口浚治河
身爲今日捍災之急務也伏乞 皇上於南巡回
鑾至徐家渡時 特遣大臣會同督河諸臣自雲
梯關外海口上至徐州東至魚台等處沿河
相度將淮黃二壩有無可以疏治上下兩江被水
州縣民田有無可以疏洩山東魚台滕嶧運道有
無阻礙徐山湖窪地面隄岸應否幫築高厚悉心妥
議具題次第舉行以副 皇上南巡憲民之至意

若夫清口之內向有燭泥淺襄家場張福口帥家
莊四道引河總滙於三汊一河之內自東南直注
出口最爲得力 聖祖仁皇帝曾命河臣張鵬翮
挑浚以暢淮流又於運口接隄一百數十丈以逼
三汊河之勢而於運河口門建一大壩使三汊河
大勢直注清口惟一線同灌入運濟漕是以洪澤
湖之水出清者刷沙有力而運河之口亦洞漩停
蓄不至順流直瀉難以挽禦自移運口迤下七十
餘丈以避西風沁煽黃水之患臨三汊河堵斷以

作運口下岸於是淮水散消出口無復激射之勢
運口又仰承在下淮水進趨入運而出清口者刷
沙無力以致黃河北岸之楊家莊常處淺阻糧艘
尚需起剝其弊未必不由乎此
部議臣等查嘉慶十三年先經前任督臣鐵保奏
請修復毛城鋪石滾壩以備宣洩黃河盛漲嗣經
臣長麟戴衢亨奉 命查勘以該壩啟放日久河
水下趨著重自乾隆四十年以後屢次浸水吸溜
東西相距五十丈挖驗石跡已非新輔舊制一經

啟放黃水建瓴而下難保無潰決之虞訪得天然
閘迤東十八里屯有新築石閘一座每座寬
三丈有餘挖深可得二丈以外公同熟議皆以修
此二閘足敷宣洩惟毛城鋪事半功倍請即趕緊
修復等因茲據該河督等通籌全局以十八里屯
兩閘僅寬七丈有餘不足以資宣洩請仍將毛城
鎖石壩修復以資洩黃助清之用臣等查近年黃
淮交病由于河身高仰清水不能刷黃驟資黃水
以濟運黃水倒灌而河口日淤清水涓滴不能外

出全注運河以致清黃並漲之時泛濫茲慶而高
堰亦愈形著重勢必須減洩清水以救危險減洩
之後清水益弱黃水愈乘虛而入停淤潰決百病
叢生今擬減洩黃水使之不致灌淮即將所減之
水藪輸入淮助長清水使之出而敵黃固係急治
倒灌之計惟查河口停淤由來已久前河臣靳輔
經理第一疏首言昔人以水刷沙固屬不易之策
但淤有新舊之不同三年以內之新淤衝刷甚易
五年以上之舊淤衝刷甚難必須大加疏浚開將

河口以下至雲梯關外一帶大事疏挑河已順軌
然後議減水閘壩以備節宣其初疏則河身則並
不恃此歷查靳輔時大挑河口在康熙十六年
而毛城鎖等處閘壩則于康熙二十三年始行建
築其施工次第先後可考現在雲梯關外自馬港
口起至二木灣止雖經興議大挑而河口一帶淤
墊如故現據奏洪澤湖未交大汛已存水一丈三
尺八寸清水不爲不旺仍爲黃水所阻不能外注
清口可知河口積淤實爲高棵乃僅以減壩轉輸
之水刷積年淤墊之沙設使宣洩無多固于助淮
無益若宣洩太甚現當黃水既有停淤之患湖水復
有過漲之虞亦不可不慮且查靳舊制徐城
上下南北兩岸共建閘壩十有餘處而毛城鎖寬
止三十丈其他天然峯山等處皆不過數丈蓋多
建閘壩而束其口門故減洩有餘而節宜在我今
則舊時閘壩大半就堙而毛城鎖石壩寬至五十
丈迴非當日舊制故一經啟放勢若脫韁奔從前傳
家窪丁家集張王莊王平莊邵家灣唐家灣等處

漫口吸溜前車可鑒前經臣長麟戴衢亨面詢機
保等僉言修復毛城鋪開放時極爲擔險開放後
亦不免流弊現在雖據該河督等以近日漲水僅
高壩底數尺不致跌塘吸溜並將引河堤岸預爲
多方保護但該壩口門究屬寬廣勢大力猛殊恐
難以控制再自石壩以下經砀山蕭縣及宿州靈
璧五河等境入靈芝孟山泗山等湖然後滙入洪
澤湖演漾數百里前經臣長麟等查得水過之陳
梁馬路王家莊等處地土浮鬆恐築堤亦難堅實
又靳輔時以靈芝孟山等湖地本卑窪不嫌淤積
今則啟放日久停淤自厚恐亦非當日情形

莊亭陽曰徐屬之災皆黃水爲之昔靳文襄公以
爲徐州黃河之北逼近運河黃水可南洩不可北
泛故於河之南岸開毛城鋪一百二十丈又開天
然閘三丈六尺以洩汛漲保運道全徐州意至深
法至美也自乾隆三年毛城鋪閉水勢無所分去
年南岸天然閘暴漲下注四倍往常水勢過猛閘
下引河狹小不能容納兩堰潰決銅山之西鄉壽

縣之東北南三鄉有受其害此水流入睢溪口至
睢寧又因洪澤湖水滿倒漾不得宣洩以致淹沒
而北岸石林口一帶自李道華家樓起至蘇家山
止計九十里向稱高阜無堤之所四年以後亦變
而爲低窪伏秋汛發黃水皆從此漫溢北流入微
山湖一由韓莊閘出運河一由荊山口出運河
不能容而歸故道常被滾溜冲決害猶未甚也去歲石林
口一決黃水北注直趨沛縣之穀水堤遏微山昭
陽湖之水不得南流橫衝運道自夏鎮以下韓莊

閻以上微山湖與運河合而爲一旁無繞道漕艘
難行沛縣全邑汪洋城堙幾於不保銅山河北四
鄉皆成巨浸豐縣境隣銅沛者亦被波及其由荊
山口入運一支則穿貫駱馬湖破六磨河汎濫四
出邳州宿遷半受其毒仍復北淹金鄉滕嶧之鄉
東浸桃沭安海之境害又不獨徐州一郡矣今石
林口工程雖已竣然細察情形亦未爲堅固何者
沙虛則易崩料鬆則易蟄樁不入地則易漂且護
戧不加月堤未築水汴之時已爲可慮桃伏秋三

汛又有不必言者就令可保而石林以東八十餘里無堤之處今年汛至恐無在而非石林口其害仍無已時故必急開毛城鋪而後可永除徐州之水患也至古溝之決傳者以爲河湖交漲又云河南開通水道直至亳州所致不知非也方古溝未決之先查閱毛城鋪並未嘗過水黃河雖漲勢不能及湖而河南諸水必會淮睢歸洪澤自古而然無論亳州開否也天然減水壩壅淤已三年矣蓄極必滿滿則必潰縱使亳州不開古溝能保其不

決乎古溝不決鳳潁泗尚復能堪乎論者又謂閉天然減水壩以蓄清敵黃既大害於鳳潁泗壅之而潰又大害於淮揚不若疊斷清口別於天長六合間鑿山隙六百餘里導淮入江一勞永逸其說亦似也但　本朝治水原合淮黃以通運道若使淮自淮而黃自黃則轉運維艱且開六百餘里之新河爲費不貲孰若仍靳文襄之舊使鳳潁泗淮揚徐海俱慶安瀾不費不勞而漕艘直達京師之爲得耶或又疑黃河之底日淤日高苟不壅天然減水壩以蓄清敵黃則黃水力本足以敵黃但非導毛城鋪黃水以助之則黃自黃而湖自湖兩不相通湖水有時大勝河河水亦有時大勝湖不能無虞倒灌故靳文襄築減水壩原與清口平洩水正相當直則所蓄清

身宅河底高不于此籌變通之術
而徒議宣洩救病適以生病耳
張鵬翮曰自昔淮行於南黃行於北各自達海黃
與淮會變也宋元以後黃淮始合資黃濟運用淮
刷黃昔取其分今取其合淮不與黃會又變也大
抵淮與黃合其勢必强與黃離其勢必弱數年來
黃淮失軌運口淤爲平陸臣鵬翮之膺　簡命也
恭請　訓旨　上曰黃河何以使之深清水何以
使之出大學士衆謂翮曰宜敬繹斯語蓋黃不深
則攔入運口所病者在國計清不出則漫入下河
所病者在民生黃淮會萃前定于斤言中矣既至
河干日講求所以深黃出清者於是言人人殊有
欲用鐵龍瓜揚泥葦往來蕩滌者予曰此黃庭堅
之所傳以爲笑者也前剔後淤何損於河之尺寸
乎有欲復老黃河者予曰昔季馴潘公已力排之
矣有欲引瞻加助清刷黃者予曰睢水涓流無禮
黃用且遠在百數十里外費鉅難成皆棄舍也至
出清則全無一策子於時不避暑雨減騶從孳一
芥之舟於河則自開歸至雲梯關以下於淮則湖

洪湖至盱泗以上博攷圖經旁諏父老愀然曰欲
深黃其必開海口欲出清其必塞六壩乎於是拆
攔黃壩杜諸決口培大河南北之隄束水以攻沙
向之河身三四尺不等今至四五丈而黃深矣於
是堵唐埂六壩開張福諸引河挽全湖之水涓滴
不使漏洩向之清口堙爲平陸者今且浩然沛然
而清出矣清出則轉弱爲强黃深則化强爲弱强
弱之勢既易而後淮乃與黃會焉蓋康熙三十九
年十一月也夫自古之談治河者紛如聚訟漢爭
屯氏宋籌二股終莫得要領上無聰明果斷之君
遂以大患大災任之氣數　清口者運河入黃之
口即淮水所從出之口也前代未有黃河惟泗水
逕角城從西北來與之會同入於海皆清流也而
泗更清於淮無石水六泥之濁以滓之故唐宋以
前不聞清口齟齬之患自有黃河始也
黃河之爲清口患自淮水奪堰東注不能敵黃始
也按史記河渠書禹抑洪水功施於三代自是以
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

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鴻溝之間於吳唐宋以後都會不同至由淮以達帝都清口爲之襟領其勢一也宋陳敏議戍守云最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由是觀之清口一線實關形勝又奚獨國計民生而已顧以全淮之水會泰洪湖環數百里以一線之口洩之已可寒心加以淤墊如鼈小兒口而止其喘欲不旁挺橫溢爲澤場患得乎恭讀我

皇上三十八年巡幸高家堰閱視畢隨、諭曰運口太直黃水倒灌兼之湖口淤墊清水不能暢流何以敵黃宜于湖水深處別鑿一引河以導水出清口又曰清口最爲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高堰堤工并運口堤工縱加高厚均屬無益十二月復　詔曰比年淮揚所屬地方濱於水患生業蕩然朕懷深切軫念屢經蠲租賑業通黃河墊高淮口低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災弗獲寧宇今或堅築高堰堤工以束淮水多開引河使之衝黃宜一一講求臣鵬翮之來也　上諭訓之曰河底何以使之深清水何以使之出鵬翮悚惕承命至則凡　上指所及者不敢悠忽以少需於是開海口黃有所歸矣塞六壩淮無所漏矣開張福裴家場張家莊爛泥淺三沿河又益以天然天賜凡七引河淮流洵然而出矣開七引河者導淮以刷清口也塞六壩者束淮使歸清口也開海門者殺黃之勢不使倒灌清口也　江淮河濟謂之四瀆者獨也以其不因他水獨能達海也攷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又東入於海今自泗口以下雖盡爲黃所奪其勢固無殊也惟是黃水蒼莽泉流來自萬里力大而勢强淮源近出豫州北鄙黃南資運力分而勢弱此清口所以常齟齬也況頃年六壩洞開全淮東注清口久爲平陸上厲思淮之不治全在門戶塞六壩杜旁瀉也開清口

開正路也二者糞分輕重而湖勢方盛六壩且爲後圖先闢清口庶正路開而旁蹊之勢亦殺夫淮之涓滴不至清口久矣非多爲引河以道之則不出於是獨棹小舟沂三港窓柳林直造洪湖中流歷審形勢知淮水舊在湖西其爲六壩牽引而東者非經濬也按南河志淮河舊有張福正簡二河季馴潘公慮其流分而力薄爲堤塞之令清口淤墊入湖幾三十里惟茲二港淳深冥舶之沿淮者舍焉而其首適與張福口接於此開挑引河淮必由是清流奮迅而淮黃始會以張福河爲首盧焉時張福迤南裴家場又開引河歸張福河以殺其分而減力不足刷黃也乃會張福河於裴家場而其流益沛張福河底堅而裴場多沙亦藉以沖刷也迨南又有爛泥淺引河屬淺未就於是搭其淤而深之武家墩之北舊有三分河自淮流久斷惟此一綫僅存然秋冬水落仍爲陸地乃督并兵濬之

出議上 天子然之乃鳩工命曰親巡查勘不啻七八次又於河尾置挑水壩一道以防清流奮迅而淮黃始會以張福河爲首盧焉時張福迤南裴家場又開引河歸張福河以殺其分而減力不足刷黃也乃會張福河於裴家場而其流益沛張福河底堅而裴場多沙亦藉以沖刷也迨南又有爛泥淺引河屬淺未就於是搭其淤而深之武家墩之北舊有三分河自淮流久斷惟此一綫僅存然秋冬水落仍爲陸地乃督并兵濬之

大引河前賚其力以刷黃又會灣泥淺於三分河往七里河運次葦蓆用其力以清流逼之又廣其勢之偏注也於清口之上築壩束二百五十丈又於河尾置挑水壩一道逼淮水三分入運七分敵黃諸河每束勢若迫而出會淮水壯激醒爲二河土人神之名曰天然河天賜河在張福裴場之間於是凡有七河控引清流奮其雄勢比至清口溢茫彭湃而淮之門戶大闢廣至百有餘丈淮至是乃與黃會黃不敢淮淮且高黃數

只自惠濟祠上下十餘里統影湮灘與天一色濁

流數點微茫朔沫循北岸而已　兩河之關鍵在高堰高堰堅閉則淮流之趨清口者強而黃自弱黃淮順軌南北分流則漕渠常利而民生亦無墊溺之患潘公季馴已試之效具河防一覽者可睹已明萬歷二十二年洪湖暴漲楊公一魁用治標之法於周家橋建閘減水由草子河徑子嬰溝以達廣陵湖於高良澗建閘減水由三汊河徑運河以達射陽湖於武家墩建閘減水由通濟河徑澗河亦入射陽湖於是洪湖始有數竇矣然昔之爲

閘者啟閉以時尺寸有度取減去有餘之水而已故其閘內橫以石鍵不使通舟閘下引河翼以長隄減去之水亦不致漫溢爲患其後商販規避竊視若通津汕刷愈深不祝利出入之便官司狥縱視若通津汕刷愈深不可收拾淮揚恒被其毒寖失前人建閘遺意矣洪湖自桃源屢潰黃流挾沙而入墊爲平陸者三十里許昔之淮南高而北今之淮西亢而東傾又有數竇爲之牽引欲拂其就下之性而使之還向

六壩當時見湖水之有餘未逆睹清口之不足耳年來淮日趨而東北流斷絕昨歲淮湖交漲洪塘盡圮高寶興鹽諸邑莽爲巨浸民生墊隘運道齟齬則漏扈不可不塞誠經理兩河之要籌也先是康熙二十六年　上諭修理下河成功不在高郵州所有閘壩而在堵塞高家堰之壩仰見我　皇上聖明旁矚欲釋下河之昏墊必自堅閉高堰始矣洎前河臣于成龍甲塞六壩之請會以病沒未底厥績而其年水復大至已堵三壩旋委洪流於

是堵塞之成議蓄縮莫敢肩其事鵬翮始至念秋汛方屆洪濤洶湧奮鍤難施急則多損物力當俟深冬水落然後鳩工況諸公方有幫築高堰之役諸壩塞則湖水必高勢將束手非計之得也迨九月乃總率河員詣二壩爲文以祀淮湖之神身參洪流指示壽笑不踰月而塞其五止留夏家橋一壩以待鳳泗漕船之歸未幾亦塞於是淮黃始會歸仁堤在宿遷桃源之境明萬歷六年潘季馴江一麟所葺治長七千六百八十丈亘四十里以

障睢汴二渠及邱家白鹿諸湖之漫溢兼殺洪澤
水勢也大約淮揚屏蔽其關鍵在高堰次即歸仁
堤高堰不固下河俱爲魚鱉歸仁不堤睢汴邱鹿
諸水闖入洪湖益助滔天之勢而高堰危矣此河
防之機要也我 皇上聖學淵深於山經地志無
不該覽於河工則三舉 纔 奩編歷河干訂求曲
折故其所指示要害皆從古 譬河者所未及康熙
三十八年 諭曰歸仁堤八皆稽係保護明祭皇
陵此妄談也三四十里之堤何關風水此堤當因

水漲時毛城等鋪橫流三歸仁堤卻仍入黃河
故耳應酌量修築 虞墓固超人萬萬安復 諭
前河臣于成龍曰要緊應修兩處看河圖內歸仁
堤便民閘等口俱已堵塞毛城鋪以下等口俱未
堵塞既塞便民閘等口毛城鋪等口所出之水將
歸何處必定散漫大爲民害此處關係緊要當急
籌一策及康熙三十九年臣鵬翮親率河員相度
先是于成龍擬於四堡開它引河由胡家溝而出
黃河鵬翮按其地勢頗亢且係沙土難以施功惟

起湍洞口訖老堤頭迤東地勢少窪湖水高黃水
七寸六分於此開置引河便計工長三千八百二
十三丈有奇於黃河纔堤出水處建石閘築土壩
以備黃水之入於五堡建磯心石開黃河異漲則
閉纔堤閘閉五堡閘以備湖水之出又於引河南
北岸築約水堤並塞洪口加設石工使無旁溢引
水歸黃可以衝刷河身可以免民墾隘可以減洪
湖之浸使高堰無虞疏上 嘉其合理 諭遂
行於是尅日興 役不浹時畫無浮 官工前訖而

河身果以衝刷而深田廬果以水落而出洪湖之
巨浸果以客流不入而平 夫今之言宣洩者大
抵援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一語謂自龜山之枯
河歷天長六合以達於江舊是隋煬帝所開風雨
之際隱有帆檣雲樹之形鑿以通江可洩淮湖之
漲與孟子語合此妄說也自春秋時吳開邗溝兵
交上國淮始入江禹時原不與江合且淮入江之
路即今運河其不足洩淮之漲明矣舍是而別鑿
一河綿地三百餘里隔限六山阻礦石壞田廬夷

邱墓高下不齊同折異勢小鑿之不足爲有無大鑿之則勞費不可以巧歷算也或又曰唐運道即煬帝所開枯河由江入淮說非無據此又全不見史書鑿空憑臆敢爲妄言以欺世者也按唐宋貢賦皆由邗以達淮由淮以達汴清口以南與今之運道無異昔宋天禧中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譚禎爲制置使欲開一河由宣化下發運司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倍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濟昔唐李吉甫廢陳

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始通此唐宋運道由邗達淮之驗也而唐書食貨志載裴耀卿條漕事宜曰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劉晏領諸道租庸使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半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艗支江船二十艘每船受千斛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皆自邗溝達淮河有從天長六合間別尋支河入江之說哉

賀長齡曰鐵梅庵制府置河身淤高於不問而專事清口則主持太過河身不低則清口且無出路煬帝所開枯河由江入淮說非無據此又全不見史書鑿空憑臆敢爲妄言以欺世者也按唐宋貢賦皆由邗以達汴清口以南與今之運道無異昔宋天禧中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譚禎爲制置使欲開一河由宣化下發運司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倍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濟昔唐李吉甫廢陳

渠運之道在南河則蓄洩所當計也不知南河之樞機不在河而在淮頻年河患孔亟治河者不相同以南河論入海之道在南河則通塞所必爭也漕運之道在南河則蓄洩所當計也不知南河道以變通之

陳文述曰國家東河南河分設督臣而形勢亦迥亨伯遣其屬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倍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濟昔唐李吉甫廢陳渠運之道在南河則蓄洩所當計也不知南河之樞機不在河而在淮頻年河患孔亟治河者猶寇在門庭而先清郊野疾在咽喉而先除壅滯斗門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劉晏領諸道租庸使壅滯雖關膈之疾郊野亦偏近之區而以門庭與咽喉較之勢有緩急則治有後先矣淮水者亦今日之門庭咽喉也淮水之發源也自胎簪桐柏兼汝潁淝濄濠泄諸水遙遙千餘里建瓴東下雲梯關入海之路本淮故道自河南徙而二瀆爭雄矣然猶竝行不悖也邇年黃强淮弱清口一隅淮水

每有不能宣洩之時是以全淮之水盡潴於洪澤
一湖高堰者洪湖屏翰也故治淮者必於高堰加
之意然頻年甃工改石子堰加高或請加厚大隄
或主另籌二壩或主用碎石坦坡以護隄根或主
加修東水壩以防橫決治淮者亦極加意於高堰
矣而淮終不治者則以高堰之蓄洩在五壩也高
堰者非天生有此堰也前人即東漢陳登愛敬塘
舊基而增高者也五壩者亦非天生有此五壩也
前人即湖水應蓄之數築爲壩基以相節宣者也

其初湖面之水與壩底平長一寸則洩一寸長一
尺則洩一尺水無盛漲之患人無啟閉之勞是以
謂之滾水壩也自黃日强淮日弱以黃濟清之說
與峯山天然諸隘屢開不已以致湖底淤而湖水
日高湖水高而堰不能不加高堰日高而壩猶如
故也是以壩底與隄面相去懸絕也全湖之水束
以隄而五壩爲漏戾則倒灌之患生而下游之災
重於是五壩不得不議閉一綫單隄爲數百萬生
靈所託命一旦淮流盛漲挾以風勢此非人力所

可施也一有不虞則不特增下游之災且將亘南
北之道非細故也是以一遇盛漲五壩又不得不
議開五壩壩底皆甃以石其旁亦然一壩之寬幾
及百丈其深數仞其封閉也中實以薪後戧以土
其開也一束之薪去而無不去故他處之決口寬
仄淺深不一而五壩之開無不其深數仞其寬百
丈也且初開之時水勢如飛瀑直下跌塘勢重壩
底無不壞之理故一開之後必須重修重修之費
與築新等故開壩非善政也夫溢決口岸糜帑殃

民律法甚重而五壩公然議開者則以利害輕重
相較禍莫如輕不得已而出此非前人立法之未
善亦今昔形勢不同也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曰莫
若加高壩底然壩底之加高非易也以近年形勢
度之水縮之時水面高於壩底者尚逾丈冬令亦
然是壩底無乾涸之日也此而圖築月壩扉水施
工不特糜帑且亦難於措手是加高壩底之說勢
不行也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曰莫若另建五壩夫
五壩非天生有此壩也前人因形勢利便而爲之

也今形勢之便極矣語云弊不極不變法今河工當極弊之日正宜少議變法矣另建五壩於舊壩不必遠也附近於東水堆以內酌湖水應蓄之數以爲壩底如壩高二丈湖水蓄至一丈三四尺即爲壩底底可足用則祇須於隄面去土五六尺即爲壩底底壩底高而隄力厚也則先爲籌計分數蓄築後戧土用灰襯石加鑲銅鐵後忘於積水之地深埋木樁堅硯石面出水既高設多令水落即可施工工竣之後如水未及壩底待其高與底相平任其奔注下河下河安不及洩也是猶圍窮寇於絕地而

洩則終年無盛漲之虞亦不致有敗涸之患若須多蓄則或用料塞啟閉甚便蓄洩隨時旦石面之上多鑿石孔豎立石榫木板接續以便可奈何曰此當就築壩之說而變通之清黃交滙往來非計之萬全者也

不留寬逸之路則疾鬬之勢成菇積疾於四肢而不用化解之方則腫潰之患大非計之萬全者也可奈何曰此當就築壩之說而變通之清黃交滙之處本有二壩束清壩以蓄清水使不外洩禦黃壩以禦黃水使不得入然此於冬令水落行之且仍留數丈口門以[illegible]往來糧艘成盛行則全行拆卸矣桃伏秋三汛固不聞堵閉也而倒灌之患每即在三汛驟漲之時然則奈何曰莫若河口築隄設牐爲宜隄築禦黃亦清有舊形也酌其中而十基

爲預籌措石多雇夫於欖腰同空之後令水
縮之時二三顆並指洄出乾地就其形勢之便擇其
土之堅實者築覓隄一道收分務准高堰之數中
設牐座者十密植巨石三五相鉤鈐牐門不必覓也
期於足容欖艘往來中鑿段坎開以監水准漲則
全開可也否則撐刷黃之得勢者開爲黃漲則全
閉可也欖艘往來則亦開牐

灌之虞也而再於窯黃壩外築一挑水壩挑
河溜使過北岸止余抵同已越過河口而東而河

口之隄庶乃固矣如是是爲治河而言治河是爲以治河而後可以
言治河

張伯行曰治水之法大者疏之小者瀹之黃河未
之至大者也故宿遷不宜黃今又增以騎馬崩
之水又爲害乎謂竹絡壩宜開迅
故曰黃河沙重皆湖水以刷之不然則黃河逕流
矣予曰宿遷以上之黃河何嘗不湖哉
不聞其逐流也豈不湖宿遷以上之黃河而獨於

宿遷以下之黃河乎其不足信也明矣或曰中河
水小借黃河以資運也予曰宿遷以上之中河初
無借於黃河之水而何以亦足濟運也況宿遷以
下之中河又皆騎馬湖水以助之乎豈宿遷以上
之中河不借黃水以資運而宿遷以下之中河必
借黃水以資運乎又予之所不能解也且黃河之
水湖泊而來勢不可遏靡可使騎馬湖之水助黃
爲虐乎故窯閘之使黃河少此一水即少此一水
之害矣或曰黃河之沙全借湖水以刷今使清水

不入黃河則宿遷以下一二百里之黃河不
二百里借湖水以刷黃河猶可若宿遷以上之黃
之黃河豈能爲刷之乎而何以在下不聞其淤也且
遥數千里之黃河數百年以來何以不聞其
或淤也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往時湖水
固清甲河亦小仍借黃水爲刷之乎而何以
不聞其逐淤也豈不淤宿遷以上之黃河而獨於
水小借撥何以淤行耳予曰請言經邦開在借

慮不足以濟運則於此閘之上下再建一閘使兩閘之水並入中河豈猶不足以濟運乎或曰湖水大長時仍有竹絡壩口以洩入黃河今爲閉之倘湖水大長中河不虞泛濫乎予曰於錫成澄泓橋之上下多開減壩使由高山頭入鹽河下海又於其下中河兩岸多開涵洞北岸引水入預備河南岸將土塘河挖成引水入其中兩岸仍多穿溝渠使中河南北盡成水田又於遙隄之下多建涵洞使預備河之水有餘則從涵洞洩出遙隄之外使

入鹽河下海而中河之水自不至泛濫矣且將駱馬湖邊多開引河使水大之時由西寧橋河下海則湖水亦不至甚大矣　五行之性金圓木直水曲火銳土方夫水之不可使直猶木之不可使曲也黃河九折而入中國每折千里此西域之河耳亦折之大者耳若自三門七津而下由安東入海僅僅二千里而强不知幾百折也故能盤旋停蓄而不洩若人之腸胃然丹田以上多直遂丹田以下多盤曲然後停蓄而注於膀胱否則徑洩氣射

天井閘又於天井閘下里許建堤城閘所以堵水使不南下也又於濟寧之北百里外建開河閘所以放水使北行也豈知水之往南也易而往北仍難此濟寧州佐只知引水至濟寧濟運而未嘗合南北之地勢而通計之也至尚書宋禮聽汶上老人白英之計改河於南旺分流濟運蓋白英世居南旺亦只知引汶水於南旺而未嘗合南北總計之並未知畢輔國開河之始仍資泗水濟運也兼以尚書宋禮於永樂九年到任旋於是年奉命取

材入蜀是以雖改築於戴村而未如堰城壩堰城閘之制度盡善也所以數百年來雖漕運享其利而南旺歲挑勞民傷財遂貽數百年無窮之害且南旺以南魚沛之間因泗水全注於南一派汪洋甚至濟寧以南盡被淹沒而南旺以北東昌一帶仍苦水小每有膠舟之患後又議開金龍口引黃河之水至張秋接濟北運豈知黃河之水一經渡發其勢莫禦故張秋屢被水患而金龍口未議堵築金龍口既堵之後北運仍然水小卒亦無如之艱難矣白英只知有南旺而引水於南旺猶且蝟

何也且南旺運河兩岸土積如山將來挑河恐愈大勢計之宜將汶河之分水口改於南旺之北十里開河之南分流濟運而又於戴村壩改建如堰城壩堤城閘之制度再將泗河之水引至蔑騎古渡以西使泗水由馮家滾水壩舊河出壩西入運河或曰馮家滾水壩所以洩濁水入馬場湖也此壩一開不獨蜀山湖之水南下平不知馮家滾水壩之西挑河入運即以挑河之土築蜀山湖之堤則蜀山湖之水既不至於南洩而泗河之水又可以濟北運且戴村壩既如堰城壩堰城閘之制度則南旺之歲挑可省魚沛之間既不苦於淹沒東昌一帶又不至於膠舟眞萬世之永利也此欲改汶之分水口於南旺之北改引泗水於南行至魯橋入湖其勢甚順若強之使西無論費鉅役繁難謀就功而由兗州至蔑騎古渡二百餘里舊無河形勢必鑿民田以當之且強泗水使西其勢不順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存之以備一說

運河乃宋尚書未成之工也其創開者則濟寧

州佐畢輔國始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口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濟運但濟寧地勢北高而南下故水之往南也易而往北也難北運每虞其淺阻永樂九年朱尚書聽老人白英之計引汶水於南旺分流濟運引之誠是也但於是年到任即奉命取材於蜀平江伯陳瑄繼成其功於戴村僅築土壩其後潘季馴築石爲壩萬恭累石爲灘亦僅百丈餘耳汶河水發之時不能

緩流入海盡入運河堤岸雖保而民田每受其害若就村建閘蓄塌如堤城金口之制使可以蓄洩而運河自不至於泛濫矣是汶河之工尚未成也至於泗河並未議及雖今亦蓄之馬場湖但府河淤塞已爲平地泗河之水入馬場湖有限以故雨潦之年運河水大馬場湖水亦大天旱之年運河水小馬場湖水亦小而十里一閘與安居閘又近濟寧二閘一開湖水洩盡無餘故馬場湖雖有蓄水之名泗水並無濟運之實是泗河之工尚未成也泗泗水不至馬場湖盡由魯橋入運而汶河口在南旺之南故雨潦則南陽夏鎮之水自有餘而無不足之患或之年阿城東昌處處淺阻今宜將汶河口改於南旺北十里許將泗河口開於南旺南十餘里許亟將府河挑挖深通如舊則用泗水以濟南運用汶水以濟北運則南運無泛濫之慮而北運亦無淺阻之患矣再查南旺運河兩岸土積如山每逢大挑百倍艱難若將汶河口移於南旺北十里許不惟兩岸平坦大挑易於爲力而數年之後載材閘

壩修完則將汶水引入湖中清水入河濁水竝出濟運自無水運而大挑亦可免矣汶水泗水小之患矣若猶慮水小則閘座不可以不嚴也查荆門上下閘阿城上下閘所以關南旺以北之水猶之天井在城閘趙村石佛閘所以關東旺以南之水也天井在城趙村石佛鎖鑰俱掌之濟寧道則荆門上下阿城上下四閘亦宜嚴加鎖鑰掌之捕河廳如天井在城趙村石佛之例一啟一閉則水自不至於妄洩矣況沙河棗林河皆係濟運之河特以數百年來盡皆淤塞水勢不通若大加疏濬令其深通暢流則水自有餘而無不足之患或曰汶泗二水竝出濟運再加以沙河棗林河之水運河之水不應其太大乎曰不然天井閘以上水大則有永通閘在宜將永通閘修補完固一遇水大即爲開放洩入牛頭河至江南海州下海若荆門閘上水大則有五空橋減水壩在若應壩底太高不能洩水則宜於大威應廟東建減水閘一座一遇水大即爲開放洩入鹽河由濟南河雒口下

海如是則水既足以濟運又不患其大矣　築壩戴村遏絕汶流引水南旺分行濟運明臣宋禮之功也冬春大挑歲勞民力夏秋水長運河漫溢南北被淹者不啻四五十州縣在明臣陳瑄似不能無過也蓋戴村壩乃宋禮因堰城壩而制之者也查元至正二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乃自任城開河閒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今之開河閒即當年之舊閘也故今日之河底較當年之閘底高一丈有餘是其明驗也始濟佐奉符畢輔國於

堰城之左作斗門一遏汶水入洸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雙虹縣閘閘虹相連屬分受汶水而於汶河築沙壩一道以遏汶流其後屢築屢傾歲勞民力議者乃欲改作石壩爲一勞永逸之計而馬之貞又以石壩能走水而不能走沙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爲害後成化庚寅張克謙既築金口壩並欲築此壩未幾遷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牟公觀其成績作斗門六春月水小則將斗門盡開使汶水盡出堤城閘至濟寧以利漕運若遇伏秋水漲則閉堰城閘將六斗門盡閉使水與沙盡由斗門入海故運河無泛溢之虞

成其功而不知白英之計未盡行宋禮之功尚未成也若使宋禮白英始終其事則戴村壩自應如堰城壩之制啟閉有方蓄洩得宜又何至冬春大挑歲勞民力夏秋水漲南北運河漫溢淹沒四五十州縣哉惟陳瑄不能曉宋禮改河之意既未竟厥功而萬恭量石爲灘潘季馴常居敬築石爲壩亦未曉馬之貞沙淤壩平之說也至今日而沙淤河高底與壩平馬之貞之言已驗矣故今日之戴村壩宜照堰城壩之制除舊壩一百丈外再築一

百丈較舊壩再高二尺中作斗門閘八座視水之消長以爲啟閉仍於戴村建閘二座如堰城閘之制引水由閘至南旺以節宣運河使不至有甚大甚小之患如是而白英之計始全宋禮之功始成矣然此特就戴村壩而言之也若以會通河之全勢論之則更有可議者查畢輔國始築金口壩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濟運又建堰城壩以遏汶水開堰城壩引汶水由洸河至濟寧濟運分流南北汶泗蓋並用也斯時糧運僅至安山而止自安山

至臨清俱用陸運其後壽張尹韓仲暉及太史邊源相繼建言由安山開河至臨清可免陸運之勞遂以總督漕河馬之貞相厥形勢開通成河而會通河始成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羊山以衝張秋而會通河淤塞數百里舟不得行自濟寧至臨清又用陸運至永樂九年命尚書宋禮復開會通河及用老人白英之計改築壩於戴村又開河九十里引汶水至南旺分流濟運於是汶河有專功而泗水無全力矣但自南旺以至臺莊有泗河

沂河及彭口大泛口之河又有馬場湖獨山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之水且有滕嶧鄒魚之泉水皆可以濟運而自南旺以至臨清并無涓滴之水可以濟運止有安山一湖可以蓄水而今又經佃種故南運之水每有餘而北運之水恒不足先時徐有貞因北運淺阻乃於金龍口築壩引黃河之水以濟北運其後張秋屢被衝決屢決屢塞而卒無如北運之淺阻何也余往來河上者三年相厥形勢湖其源流乃知北運之不足皆由於泗河之

水未盡其用也再查今濟寧之運亭門首即古之分水口也以汶泗二水會源於濟寧即於濟寧南北分流以濟運南至天井閘僅十數丈耳北至開河閘則一百餘里蓋南運不患乎無水而北運每苦於水少故也後尚書宋禮改汶河於南旺分流濟運竟置泗水於不問殊失畢輔國汶泗並用之意成化六年建南旺上閘曰柳林建南旺下閘曰十里而水之北行始難十八年又建安山閘正德十二年又建袁家口閘嘉靖十六年又建戴家廟

閘而水之北行者愈難水之北行者難是以北運水小又兼以泗河之水俱往南行是以南運水多而北運之水愈覺其小也故今宜於蘆廟古渡開一泗河口又於其內開泗河一道兩岸置閘蓄水如汶河法則以泗河之水合諸水以濟南運而以汶河之水專濟北運則北運自無淺阻之患矣然而南旺分水口猶有可議者宜東光議築上源閘壩以省大挑畧曰宜於每年打壩之處設立石閘一座隨時啟閉又於閘之左右各建減水閘之

座名曰斗門一通馬踏湖一通蜀山湖時則斗門盡閉中閘常開放水入運一遇洪水則斗門盡啟中閘下板五境沙泥盡隨斗門入湖如此則二湖之役不惟可爲沙櫃亦可爲沙櫃矣縱洪水濁未可盡泄亦能去其什之七八雖十年一挑亦可也萬一各處或有淤淺傾頹欲行濬撈則一扎板之下可以斷流不用樁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用力少而成功多雖每年一挑亦不爲勞矣必如是而後會通河庶其成矣乎

武

包世臣曰其重任武職者能守舊例以文職主之收其估計做造則皆歸于武職故將估春工而要者曰當核之營做埽段而廳察之武職之小而要者曰當家效用料物到工須當家效用出結動用料物須當家效用逐日開摺通報雖不能盡實然較之近來由廳員事後做賬則大不侔已蘭康在南河猶可稱者此也若武職局面窄而膽小偶有錯誤立加棍責文職局面寬而膽大即有敗露尚可彌縫大吏以武職率多憃直文職工于趨承專任文職

其營汛止供廳員之差捷奔走不敢與聞工賬而河臣之奏單題估題銷部臣莫知將三者逐細核對是否脗合一任胥吏需索銷費而通工又創爲浮冒畧小節省失大之邪說以挾惑遠近然而溯查統計凡錢糧節省之時河必稍安錢糧糜費之時河必多事工拙之效智愚共見　說者謂高文良公廢爬沙船拆轉水壩而南河壞自河壩吏民以及朝省士大夫皆持此說而其實非也靳文襄於康熙二十七年設立浚船其時南河止十廳故

浚船分十隊而統以船務管守備一員二十九年
于勤恪公接任即調同浚船改隸臺蕩營參將專
運蕩柴文員以乾隆初任河督去裁撤浚船時已
五十餘年矣且江河巨艦乘風鼓浪一錨下即止
不行爬沙船尾繫鐵箝子一具其製三角橫長五
尺斜長七尺著地一面排鐵齒三四十根長五寸
約重五六百斤又益以混江龍一具其製以大木
徑尺四寸長五六尺四面安鐵葉如卷髮亦重三
四百斤比之下錨其勢相倍而謂以水手四名駕

兩檣上下梭織以爬動河底淤沙使不停滯其說
蓋與兒童無異嘉慶十年今大學士戴公以侍郎
視河公習聞爬沙船說促製成試之於清口太平
河不能行翌日又試得行而甚緩不得力余就詢
其主者主者曰星使必欲其行使人翻鐵箝以齒
向上故勉能移動耳或曰文襄時獻此策者欲藉
官船運私鹽赴徐州文襄受其紿故勤恪罷之余
每以告人多稔其故而當事好名高者或猶欲舉
行之舛矣轉水墩在湖口五道引河之外運口頭

壩之上從前洪澤湖口內有引河七道而黃河大
溜傍南岸直指運口故築轉水墩分湖溜之七西
北行以敵黃其三則東南入頭壩以濟運墩之形
不可考故老言其灶可推料五百垛則周圍蓋以
千丈計自康熙之末吳城磚工外　御壩既成河
溜北趨湖口積有淤灘寬至九百餘丈名太平河
其西岸築順黃隄以禦黃漲而轉水墩仍分湖溜
七分使向西北則恐衝開順黃隄接引黃溜南行
爲害運河實有不得不拆之勢轉水墩既拆丈尺

於頭壩外加做蓋壩而於太平河中腰風神廟前
做束清壩蓄清水之力使得聚勢以敵黃而回溜
入頭壩濟運又于束清壩之北百餘丈築禦黃壩
使黃水盛漲不得倒灌至所定冬築夏拆章程亟
皆妥善以後拆築不如法嘉慶九年始移束清壩
于湖口移禦黃壩于河唇而運道屢梗嘉慶十六
年百文敏公初莅任感于浮言亦以復轉水墩入
告既而覆奏曰接長蓋壩已有成效是雖無轉水
墩之名而有其實因時立制不敢拘泥前奏致失

機宜人亦漸知轉水壩之無關樞要矣余見文良乾隆十六年呈大工二十段圖說簡要明晰使後人守此不變河事當不致敗壞改蘄文襄天然三壩爲五石壩定啟放之式以減下河水患又會放石林減壩五丈皆減漫灘運水壩下引河不受淤後人每一開壩如唐家灣王營等處皆掣溜入袖致成巨口數十年來司河者皆出文良下而反被惡聲文良之猶子文定奏廢雲梯關外修防使河多故江淮居民之毒高氏或以此而追誣其先

三十二 治河

謝[redacted]曰西洋諸番惟呂宋最近閩粵商賈往彼貿易由來已久二十年前呂宋內河入海之雞嶋口洋面計長三百六十里闊一百餘里因內河流沙入海口門淤淺舟行阻滯而汪洋一望難從水底施工會英吉利番船至彼不能進口吉利番人固多巧技精於樞紐轉旋之法遂置轉盤器具設法疏濬縱橫數百里淺沙不半年悉皆通暢從此大船揚帆直入均無阻礙其法皆借轉輪之力以代人工所用器具以長方式船若干隻首船腰以至船頭分開兩爻如凹爻中橫插車盤一如水車式車邊離水底數寸深淺仍可俯縮船面橫眠轆轤一道若干人踏之使車盤轉動再用大播箕一可裝土數千觔箕底設車輪兩道箕口鑲鐵如耕田之犁再用兩鐵索長數丈一頭繫于車盤一頭縛於箕口車輪轉動則播箕拉近船邊鐵犁耕過則沙土捲入箕內面上另設鷹架車起播箕將沙傾入小船剝往他處其船四面拋定錨纜不令移動專在中洪逐節挑深使河瀉奔激中洪自能逐漸深闊既省人力又易成功此某昔遊閩中與呂宋舵工交好覽其所記海道鍼譜內附此法惜未目覩一切器具爲憾近在天津偶與海船舵工談及方知有鎮海王思高者昔爲呂宋舵工今因年老退歸會親見此項工程言之尤爲周備某海角鄉愚內河情形素未目驗惟聞南河舊有混江龍鐵箆箕用以疏刷河底近今用之不效其故由於黃河屢次決口分洩河流漫緩沙停以致海口河身一例平坦河面倘有漫勢河底卻同平水雖用

鐵篦箕挑刷無奈隨刷隨停非如昔年河身高下懸殊湍勢徹底奔騰河底積沙稍爲兆動即能挾湍遠行因憶昔年航海常遇拋船錨纜並無風浪忽然移動舟人亦不解其故今始悟及海口潮湍小潮則面湍底平大潮則徹底奔流要知錨齒插入沙中則錨柄錨纜皆能布水下趨沖開海底泥沙無怪錨齒露出因而移動勢使然也竊復進而思之方今河底湍勢平緩不能挾沙入海可否即仿布水沖沙之意用船千數隻舵尾皆掛一披水

板兩邊再加鑲板闊數尺長數丈以外洋硬木爲之加以石墜使一頭沉入水中其式如削瓜之鑷其板下製車輪一道使板離水一二尺輪在河底轉動水從板下布出法沖河底再掛鐵篦箕於船腰且篦且沖自下而上逐節疏通船隻衆多乘風而上順流而下使河底沙水刻不停緩冀可挾沙入海或亦節省人工之一法歟亦水沖沙之法如異試有成效可至浙江寧台兩府雇募約船一二千隻航海入淮其船尖頭闊尾河海並行善熟

餓但非頂頭逆風稍得旁風便能逆流而上乘春夏兼南風最爲順利大小統計每船五人足以應用每日給與工食并船價銀二兩之數所費尚屬有限

徐旭旦曰昔王竑出總漕運兼理河渠河道原未分設也間值河有他故特遣大臣行視圖方略治之事竟還朝正德以來猶旋設旋罷而總河專設則自尚書潘季馴始黃運兩河其間有治有不治及至本朝三十餘載河道屢日以不治其故何

也蓋治河猶禦敵也帝王之於敵每治之以不治惟河亦然時有潰決則堵塞之間有壅淤則疏濬之如是而已自總河既設職有專司居常無事每懷尸位之恥與作無當祇貽蛇足之譏如前河臣或築高堰以障淮流或鑿歸仁以分河勢靡費言功言之可哂至於今日之患又異是矣今日治河之病原自有在而黃堌之塞正不與焉夫黃河善淤從來遠矣故沿河州縣俱設有淺夫原爲挑河而設如夏鎮額夫一千二百五十四名徐州額夫

三千五百一十六名邳州額夫八百三十五名雖他處夫數不同總之計道里遠近以為多寡自足供一處挑河之用使當水落灘見之時即率前項夫役於灘淺所在逐段挑深俟伏秋水至衝刷一空黃雖善淤安得數十年間河身遂高與城齊也惟是前此治河者創為束水滌沙歲增長隄若干丈歲築埽壩若干處 治河得善策矣而不知此朝三暮四之術也所謂束水滌沙者果遂能滌之以歸於海乎無論旋滌旋淤此復停於彼且河暴

發併前隄壩盡化而為河身矣此與載土實河者何異河身安得不日高也蓋由河官以挑淺則用力勞而無可見之績築隄則取效速而無堅久之功所以相率日習於非而不自覺耳 淮揚南襟大江北帶黃河西仰淮流東俯滄海其間縣延數千里諸水注匯夙稱澤國而運河一線自北而南橫亘其中西則恃武墩高堰周橋翟壩為之障北更使淮出清口合黃入海而淮揚得以寧居東則恃范隄外諸海口為之洩使高寶山鹽與江泰諸

邑之水循其地形高下以派分之而七邑得以安堵南則芒稻白塔兩河分西水以入江亦可洩水之二三此其梗概也即下河形勢而言西南高而東北低若廟灣海口若天妃石礎入新洋港海口皆在東北流散若丁溪海口若白駒等場會入闔龍港海口亦皆在東北流散其安豐以南諸場雖有海口而西北之水併不南趨此西北高而東北低之明驗也海口既得所歸應各尋河以導之自廟灣而上則有鮑溝鬍溝東塘西塘射陽以引澗

河岡門臨澤廣洋以引子嬰界首諸閘隄水自白駒丁溪諸場而上有車路白駒海溝三河接高郵運河以引城南一帶滾隄閘水以上支河不一脈絡相通其間疏導之法開新不如循舊築高不如就低迤遠不如取近因勢利導遂節疏通一由廟灣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四一由天妃石礎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三其餘一分芒稻河導之入江至海口迅流滔滔東注此又素所目睹必無

海面高於河面者也若夫串場一河縣亘范隄既

爲鹽艘利涉又會引諸湖水傳送各場以此海口最爲關鍵而河身淤墊亟宜開濬海口既導引河既疏自上流以至下流必首尾貫徹停洩有方若夫上而湮河黃浦子嬰間原有通河減水閘下而諸水口原有各場蓄洩諸閘併應修建使上下相應隨水消長以時宣洩則水得長流潮無內灌永杜淤沒之患亦無旱潦之憂

賈漢復曰查此時隄工不過幫築高厚及創建遙隄原非決口塞流可比況乎修築土方有丈尺用不下五分及運至工所又有委官刁蹬折數加收必令攜貲行賄私折乾沒而後遂其給發稍不如送則曰某人應運某處柳梢運腳與夫食每束已用一錢而倍費四五錢以致雜派溢於正供在在剝膚剜肉此其積弊一也若夫砍稍之弊殘害尤烈計河工之所需自柳之外餘皆無用今閻各夫下鄉無論墳內門前榆柳槐楊任意砍伐即桃杏果木憑其摧折毫無顧忌既索酒食更索銀錢民受其害不敢申訴此其積弊二也官合各夫砍伐當必有確數可稽今則任人竊取而官不之問也損民間之物力不能濟緊急之工程及派里民運

願捐抑不收車輛人畜數日守候此其積弊三也至於派夫應役歷來自有定規按地均攤民雖勞而無怨其奈勢要豪強種地數十頃以及數百頃抗不出夫而州縣徇情亦不敢派致小民有地五畝即派夫一名官既無良民徒飲泣此其積弊四也至夫役工食自應按月發給猶恐食用不敷今閻有役過數月不發一月之銀者亦有轉發州縣而毫釐通不給散者更有工房里老朋比作奸領出官銀私相分肥官有發銀之虛名而民不得受也若夫砍稍之弊殘害尤

領銀之實惠此其積弊五也

紀元曰先就料價一項言之按往例于每歲正月內酌發庫銀每州縣先給二百兩催各里辦料陸續完交俟估計具題用過料數若干照定例價銀撥發各州縣轉發里老里老又分散花戶往往有不肖官吏視爲給還百姓之銀以上賜下不敢取盈可以任意扣減及入里老之手又視爲百姓既捐之物以現博賒原置度外可以借端開除于是辦料之花戶徒苦敲朴于前並無實濟于後飲恨吞聲莫之敢發即有仁慈各憲念及于此然事無指實何所據而加之懲創乎官既有染指之私法必不行於下于是衙役豪猾官肆惡有本身原無柳料而代包科斂者有已身應納料銀止報虛文毫釐不納不患河官里老不爲遮蓋彌縫者有小民交料赴廠而吏胥廠老勒指不收橫索使費者始因料價不給于民後致柳價反累於官上下朦朧止圖苟且塞責如此養癰遺害勢必大患于河河患而漕亦病矣今與紳衿士民公議嗣後辦料援照往例于正月內責令州縣按里分派使之完納迨伏秋以後通計各州縣實在完解柳料若干應領價值若干某照庫平印發州縣取具印領州縣將銀貯庫不必分發里老里老不必分給花戶但照各里分完料數目扣抵各里分末季錢糧止給庫收不見銀錢之黑白扣者無所容其扣而侵者亦無所肆其侵則下之納于上者秋毫皆入正供上之納于下者錙銖悉沾實惠而勢豪惡棍見其無隙可乘亦不復萌代包妄派之思矣此納

料抵糧之法極便于民者也若夫工食之穆弊尤甚于料價按夫一名官給工食銀十兩八錢因不足用里下議出貼費各縣照里均差約田數十頃派夫一名田多者應夫田少者貼費此徐屬歷年定例也但有田之人非屬紳衿即各衙門吏書人役本身不能應夫勢必僱人替代即百姓之少有身家者亦然是里下出夫之人並非河上作工之人也其間有名雖僱人代役而實無人上工者矣有本身原無夫役而以一人而包充數夫者矣州

縣止送花名一冊其事已完眞假替冒何從詰覈
于是規避私逃等弊不能免矣是紙上之人夫半
屬虛名而河干之修築全爲故事也至于給散夫
食舊例州縣解銀到廳收貯徐庫徐庫不敷又領
諸淮庫先呈中河工部驗封然後按季發之河判
河判分發夫頭以及散夫其中臺役剋除以及夫
頭冒銷等弊又倍于料價甚至無夫之積棍反受
多金而應役之貧民纖毫無得者矣今從長酌議
若照料價新規令印官扣抵錢糧之數似屬妥便

但此項銀兩奉有給應河夫之旨孰敢更張是
以不便抵還里遞如仍前給放又恐 朝廷有惠
窮夫不得親沾再四籌畫莫若求憲臺出示申飭
此後解夫之日嚴責印官不得以花名虛冊塞責
必令詳開應領夫役本戶何人實係何人代役註
明各夫年貌如有代包規避等弊立拏本戶重懲
及按季放發夫食之時仍令印官親同河判照原
冊按名給發仍具公同放過領狀並各夫領銀甘
結報上開銷

上 重錄 河防

中山川脈絡形勢燦陳繪畫具備我 皇上德威
詻博考而得者 申命有司履循絜度繪入輿地
全圖西濛東瀛廣輪無外於是大河源流一曲一
直披圖指點均可得其出某山行某地分某派合
某支之實至有古書所未陳往圖所不載如伏流
孔道阿勒坦眞源者證以 欽定輿圖瞭若指掌
謹依 欽定輿圖自同部西南方流至鹽澤匀安
西州入青海抵河州詳悉繪畫上稽星度下列工

方每方一度相去百里方向曲直確切可據豈爲考訂求詳核哉茲自康熙間截定西藏　聖祖仁皇帝諭謂岡底斯爲衆山水之根其地與回部和闐相接則崑崙正脈先入版圖雍正間廓清西海河源重發之區盡歸列戍開屯之內我　皇上平定準噶爾回部疆理西域一視侯甸于是由蔥嶺和闐伏羅布淖爾重發阿勒坦廓勒大荒以外潛見不常之靈蹟一一近在戶閫披圖考地而　大聖人所以控西域撫遐荒之形勢亦畧具于斯矣

一　疆域

一　河防

漢書及水經皆言河源一出于闐蓋出蔥嶺一出于闐蓋蔥嶺者爲正源出于闐者爲旁源其形勢然也西域山之極偏西者莫大於蔥嶺蓋山脈延亘自僧格喀巴布山分支西駕由齊齊克里克嶺特拉克嶺經喀什塔什嶺和斯魯克嶺而北折經吉布察克三喀克善諸山皆得以蔥嶺名之自此東行爲天山正幹山脈所入其諸山之水隨地而發羣支散衍總歸大河其大源有二喀什噶爾河發源

瑪巴爾色爾庫爾噶爾河四源合流至沙雅爾境南入塔克城諸水自流自止不與和闐河會蓋沙磧間之實亦和闐之旁源也

西域北山即古天山亦稱折羅漫山東西六千餘里中以此山爲北障其南境水無不入大河者今考蒲昌海以西所受北山之水有四大源最西爲阿爾蘇河會烏什水南流會於蔥嶺和闐河交滙處其一爲庫車河四源合流至沙雅爾境南入河水其一瑪巴爾色爾庫爾噶水自瀦不流與河水相望隔數十里蓋伏流而入河水者也其最東爲

海都河挾四源出衆山之口瀦爲淖爾溢出南入大河蓋古今山西麓水山海經稱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西流注於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爲河源卽指斯水蓋天山南麓約以四源而海都河爲最盛故山海經亦以河源稱之所謂傳聞異詞僅得其近似者也惟我 皇朝天山南北盡隸職方諸水所經皆有城郭自烏什阿克蘇拜城賽喇木庫車哈喇沙爾至吉爾森泥木諸城耕屯井牧不殊內地皆藉河水爲灌溉故分合脈絡一一可稽焉由是滙于羅布淖爾爲西域河水之總彙計自葱嶺之東嘉峪關之西天山之陽南山之陰縱橫七八千里稽其大勢一滙一滴咸於是滙歸卽古之蒲昌海也唐杜佑疑蒲昌海爲西域自行自止之水不與積石河通今考羅布淖爾北近天山南則束以沙磧諸峯其西方爲大河衆源來處東境又爲伏流來赴之水合稽西域地勢無有下於是者故西域支流別派亦無有不歸於是者至於涉歷冬夏不減不盈則以其沙道潛通有渡有

受其蹟似異而其故可以理推也淖爾北倚天山支峯南有魯齊圖達巴漢其旁衆池駢列爲圖池爲方楕池爲鄂爾溝海圖水巴哈噶遜水皆齊圖色欽水錯居環繞燦然亦如星宿論者謂其肖形成象與鄂敦他臘諸泉祖孫一氣信不誣也水經注稱其洞淪電轉爲隱淪之脈可以證伏流矣若夫羅布淖爾東北路諸泉爲托克三土爾番闢展哈密諸地水皆出天山南麓或稱交河或稱南湖泉流散漫自行自止諸土俗之以爲聚落伊古以

來未有言其歸向者今以西域地勢考之天山正脊東出南折以屬於安西則其中也蓄諸山勢亦必西向歸於羅布淖爾特流沙間阻千里水泉不流行于沙面必貫輸于沙底雖無顯然奔赴之蹟要不容區而別之於大河外也蓋西域大勢四隆中窪羅布淖爾適當其窪處羣水四面環歸惟以東南方一隅爲泄水之尾閭衆水不同總以出天山南麓者爲斷　由羅布淖爾東南伏流沙磧千餘里重出爲阿勒坦郭勒之源此則漸及于近世

所稱之星宿海矣蓋自北幹南幹分行連山劃然中斷諸沙委積宏流潛伏由羅布淖爾以至阿勒坦郭勒重發之處測其遥度約一千五百里若以伏流隨山曲折東西激盪當不止二千里而贏其間諸泉仰發不一而足實大河伏流入阿勒坦郭勒之孔道也爾雅載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並千七百一川色黃今考回部河水所受經流支川無慮千數所謂渠并者在西域已居大半矣從來水潛地底側出仰流無不鬱然澄清獨阿勒坦郭勒

噶達素齊老之水伏流初見輒作黃金色因即以黃金名之豈非大河靈瀆雖伏地千里而仍不改其本性者乎唐人始有柘海星宿川之目元人窮源至星宿海皆未識阿勒坦眞源惟我 朝疆理西極殊域一家命使窮源自鄂敦他臘而西更三百里歷古亘今所未能窮見者於是乎大河眞源昭然如發蒙焉若元使窮河源至鄂敦他臘而止不知其西有阿勒坦之黃水已爲失實其尤舛者以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指爲崑崙自河源至崑崙已行三十日程河繞其三面則是崑崙爲河所經由之地而非源矣我 皇上燭幾鑑古洞照如神披覽侍衛拉錫舊所具河源圖貴德之西有三昆都倫河入河水謂蒙古語以橫爲昆都倫河之橫者爲昆都倫山之橫者亦爲昆都倫彼昆都倫以橫山延亘得名說者不察遂以三河之名附會而誤復讀御製讀宋史河渠志文正大雪山之非崑崙而證明其爲禹貢之積石山山川道理形勢方向照然

明晰無可置疑西域自漢武帝時通於中國張騫始發其端厥後開置四郡設都護轉臺渠犂皆置田卒則大河所注咸在節制之中班史言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河水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東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其言信而有徵自唐以來誤指西海境山爲昆侖反詘史記漢書所稱西域河道爲非是則舛謬甚矣禹貢導河自積石言治水施功之始非謂河源山海經水經注沿河源

重發於積石則發青海境大山以包舉諸地言積石而星宿海亦在其中也積石山今之阿木奈瑪勒占木遜阿林山形蟠屈數百里巍峩高聳爲通境之望其山脈自祁連山南出迤邐而東爲托灰哈達阿林巴哈圖爾根阿林哈爾吉布逕巴漢諸山隨處異名其實皆積石之一體也大河自西方流繞其南合三昆都倫河折而北而轉西繞其東北境與庫庫淖爾相望蓋環積石三面一千三百餘里大河自此東北折由温泉邊入貴德堡衆流漸濁復其本性蓋自昆侖正源青海重源再伏再見至此始名黃河焉若夫青海在大雪山之北肅州安西州之南旁列羣峯中環巨浸周圍千餘里其水不與西域通亦不流注河水然西北一隅正與哈拉淖爾諸水如衣馬爾山長馬山諸源鄰接其西南一隅阿穆呢色爾沁地與河水東折之處相望纔數十里是又大河旁源溜流不洩者也蓋交流總滙於羅布淖爾積石重源又旁溜於是地既與河源鄰接則與西北流出之居延海休屠澤

諸水隔絕河水者迥乎不同

蘭第錫曰伏查江南運河自山東交界之黃林莊起至蘇州計程千有餘里中隔黃河大江上下運河分爲三道其由支達幹由湖入河情形不同宜各異如黃河以北之邳宿運河長三百八十餘里雖恃駱馬湖爲瀦蓄而該湖在宿遷之西北承受東省蒙沂臼馬諸河之水由皂河迤下之王柳二閘入運祇能濟運河之下截其自宿遷以上總以東省微山湖來源爲正支本年因臺莊以至河成三閘一帶水小不足運行臣等不得已將蘇家山水線河開放引黃由靳家河等處濟運實屬一時權宜之計原非河工正辦水過不免沙停已飭道廳乘此冗空漕船未至測量淤淺疏濬深通並將蒙沂諸水之在駱馬湖以上由盧口壩徐塘口沙家河入運各處即爲堵閉收蓄使來源由隅頭湖而歸駱馬湖並將尾閭五壩堅閉不開以爲瀦蓄濟運之資該湖儘有容水之地支河亦屬通暢惟患來源之減小無慮脈絡之不通此黃河以北

運河之情形也其黃河以南之淮揚運河自運口
起至瓜州長三百四十餘里地形北高南下專藉
洪澤湖爲來源向慮水大不患水小如今歲洪湖
未曾發水實爲多年未有之事運河西岸之寶應
氾光高郵邵伯諸湖皆承受本地雨水並洪澤盛
漲由山盱五壩分洩之水匯歸於湖各湖遇水大
之年由西岸二十四港口入運從東岸南關五里
車邏昭關等壩洩入下河湖蕩歸海近年仰蒙
詹諭廣運如遇洪湖盛漲悉由清口東注山盱五

壩節宣有制高寶諸湖水勢甚小東岸之南關車
邏等壩堅閉不開下河民田永無水患西岸通湖
各港因河高於湖俱經堵閉亦不使運河之水分
洩入湖惟邵伯迤下湖高於河湖水由西岸以內
通湖之二河鰍魚各港入運分注金灣六閘等處
歸江東岸則下河一帶形如釜底當藉運河之水
由各閘洞分洩注灌溉民田所有兩岸閘座涵
洞外高內窪皆以備運河之分洩並不藉支港而
入運總因本年雨澤稀少處處湖河水小多藉長

長四千丈應行挑挖臣等與撫臣閔鶚元派員勘
估並督令該地方官剋期興工趕緊挑濬一律深
通以便商賈往來並空重糧船行走此外如練湖
沈涘諸水凡有幹支可通應行疏治可以導引入
運者俱在勘籌辦理此又大江南運河之情形
盛符升曰丹陽之有練湖去城西北百步而近即
所稱丹塘亦稱練塘者也宋文帝曾幸其地名爲
勝景湖宋武帝有游曲阿後湖詩不知當日所云
驚瀾曠津與今日之沮洳蘆葑果何如也自晉唐

迄今廢置不一要而論之用之之法有三一曰灌田一曰濟運一曰牛以灌田半以濟運如晉之陳敏遏馬林溪引長山八十四汊之水以溉雲陽周回築塘由張堰至龍頭岡約四十里得田一萬三千畝有奇至唐而居民築一橫塘截十四里分上下二湖取下地作田設斗門者四永泰初刺史韋損復修其利廣爲八十里民眉刻石頌德而李華爲之序曰旱則放潦則蓄此專以灌田者也自唐轉運使劉晏以橫塘雍礙雨霖泛溢南注金壇等

縣常被淹沒有障水爲湖洩水注河之議而湖禁以與南唐昇元初縣令呂延貞增修斗門偃爲土堰會河道旱竭賴以通濟遠近稱之至宋而設斗門五石礎六函尺十三凡民間占塞及盜決河水者如擅殺人律至元而設湖兵百提領二專司啟閉至明而建三閘上閘之高湖心者三尺中閘之低上閘者二尺下閘又低二尺設巡司專董之因著在漕單有歲修之令此專以濟運者也然前代之湖禁嚴矣如元臣翟思忠曰春注夏亢蒲之洩之官漕民田悉得灌溉陳麐曰大旱不減大澇不溢可溉而田可運而河未嘗盡廢民田也明郭思極曰夏秋則扈水溉田冬春則放水濟運林思訓曰田之在上湖者如魏家莊爲公莊田傍隄高岡無礙水利在下湖者如道人墩一圍離水十丈有餘不須攔革亦未嘗盡廢民田也此灌田濟運兩利兼存之說也因得取而遙計之凡湖之水有源而練湖無源以長山諸汊之水無所自出不過天雨時行山水奔注來不可禦去不可留也凡湖之中可航而練湖無航以其形勢本高淺而易竭非若洮滆諸湖常爲水滙也凡湖皆瀦以天然而練湖獨成於人力自長山以達晨溪入上湖入下湖無不束以堤埂復就湖之埂爲閘爲礎環湖之隄爲函爲洞節以高低時其蓄洩非有深溝大壑長流不匱者也試就昔人之議濟運者言之每曰冬春然冬春之月河水皆枯此湖旱已淺涸何從得其灌注耶其言湖水一寸河水一尺者特於夏秋久旱霖潦適盈之際僅見之耳更就昔人之議治

湖者言之每日旱不減潦不溢然如庚申之秋久雨泛漲蘇松尙未全淹而毘陵高阜之區先成巨壑無不咎此湖之不弃溢爲害則所爲旱放而潦蓄者其法又安在耶況運道流通全藉京江一水濁潮日至歲多壅積大挑撈淺總須力役不闢以此湖之濟可代民勞較之山左用諸湖爲水櫃者其功非可同日語也然則修而治之其說安在篇以爲一則高低之地勢宜因就其高者圍之脗之就其低者濬之疏之則小爲溝洫大爲陂塘河一

非蓄水之地水得所蓄而可引之以灌田即可洩之以濟運無二法也二則上下之節宜辨上湖爲諸汊之水所由來勢如建瓴不能蓄者貴瀦之使蓄下湖爲諸河之水所由去每憂衝決易于洩者貴洩之有時昔人爲減水閘界上下之中高於湖心者六尺未滿閘面而閘既滿閘面而去此善法也三則公私之責成宜分向來閘座之設引二湖以達外河備運道之盈涸而竇之設引二湖以注田間防民田之旱澇今豪民有私取涵洞各攔

其利者而有司或視閘礎爲緩圖以致大水時至多被崩衝一決之餘涸可立待是當取在官在民者各任其成毀又當取時啟時閉者峻立其防開昔陳膺有云牢捍禦以防衝決深濬導以治澱淤多門涵以備蓄洩堅木石以侯悠久四者其不易之定論乎我　朝之初湖中之佃爲民田者不少所出賦稅載在全書迨順治八年按臣秦公奏申湖禁三十年來遂爲棄地今存臣張公鵬特以墾闢上請其間經畫便宜非可懸論

陶澍曰查徒陽運河水無來源歲仗挑浚以引江潮然挑浚止能及於河底而江水之起落無常一遇西風或雨水稀少即不免陡落或一二日落至數尺雖挑挖深通而亦無潮可入是以向來漕船經過必俟春深水發始能暢行本年因湖河水勢難定欽奉　諭旨明年新漕四月內掃數抵壩以便及早渡黃是江浙漕船尤須節節催早與往年行走情形迥不相同現經臣嚴飭各工員趕緊挑濬寬深並將著名古淺之猪婆灘別行籌款雇夫

挑深至二丈有餘淤泥軟沙爲之一鑿漕船諒可無阻惟開行須早潮水難恃萬一淺滯不得不預切綢繆查明代漕船由武進縣之孟瀆河入江逆流而上經黃牛山圌山關過焦山以達瓜洲嘉靖六年始濬丹陽至京口諸處淤淺令運船避孟瀆風濤之險事載明代會典足徵往時漕船本可由江直上不專恃徒陽運河也第從孟瀆沿江至瓜洲計程百里而遙且孟瀆已淤塞刻難議復臣往來丹徒境內見有橫閘越閘均係由運河通江之

路民商船筏出入甚便其地在焦山南岸稍東數里較孟瀆達瓜洲舊路約近十之七八橫閘視越閘尤近若漕船從此出江用紅船引帶過焦山抵瓜洲口不過三十餘里半日可到查前此嘉慶二十四年冬間因潮小阻滯漕艘未能歸次會將浙江空船不入京口逕從橫閘試行議者紛紛以爲船逕焦山旁多礁石設有疏損誰執其咎遂將各船截回其時先到之船業已過閘駛入運河並無妨礙可見橫閘出江非不可行實由人情畏難

而苟安也臣思江廣漕船由江于數百里始抵瓜洲所過崖磯如焦山者甚多是江浙漕糧由閘出江亦祇須設法防護不必因此畏縮至漕米經由江河損壞之事亦所時有恒應照例辦理惟事係預籌必須奏明庶免臨時觀望所有來年漕船仍由京口運行原不必慮鰓過計儻或潮枯淺滯臣卽當親詣江閘相機籌辦斷不敢稍涉輕疏亦不敢坐視延誤　徒陽運河連日西風江潮不入淺阻難行沿河閘撈本屬無益惟有昔年巡漕時

所製鐵簸箕日來愈用愈精竟大得其力其法用鐵片作箕筐使堅銳易於入土用鐵片八九條縱橫作箕底使水去而沙留箕尾用堅木柄使人從船上持柄將箕直插入水底箕旁左右有鐵耳用長繩二條繫之數十人從岸上拽之起每鐵箕四隻竟可出土一方較之斛水後所挑乾土更爲得力蓋載土既多反借水勢助其滑溜易於上岸亦可備刮淺一法也橫閘出江因水淺不能而漕船之畏難出江由人情畏大江不習而

又不善使風從焦山至瓜洲尚有二十里若乘東風而上未抵瓜洲而風轉西北彼即不免顛觸於焦象二山之間由其技劣而膽怯也惟有避去焦象二山另開一河從橫閘出口繞挽至甘露寺下對渡瓜洲入口則萬無一失矣頃登北固山望視地勢見象山南接汝山之中間有一缺口可以開河名鑒成河因委員往視據云果有此缺可以開河名曰二缺口尚有頭缺口在北緊依象山之尾其缺似有石底不及二缺口之易於興工也次日復同

道府往勘所見相同已命籃手從象山西尾接江之處量起經陸家莊過二缺口直至尹家圩轉灣西南經汝山砲臺下過千顆柳孟家茶庵出灣子橋共計二千八百餘籃路長約可十一二里灣子橋即丹徒橫閘外之橋也此江若成需費二十萬地勢寬平出土近而江水易入可爲永遠之利矣可避焦象之險且達瓜洲甚近而船出橫閘經此出江則內河可以不挑東南之累輕矣惜乎費無所出聊存其說以俟將來

陸曰鎮江府城西有大閘城東十餘里曰丹徒鎮有橫閘又十餘里曰越河有越閘三閘引江水入丹徒河濟運橫閘俗名丹徒閘舊制金門狹而長西向閘底高金門俟而長者欲其長潮力猛而泥滓不淤也西向者欲其長潮直衝而上落潮從大閘口出也閘底高者欲其蓄水也以故丹徒河數年一挑糜費不重近年以來閘壞而修之不利又拆修之仍不利現在金門寬而淺東南向閘底極低金門寬而淺則長潮無力而易淤年年挑濬所費不貲矣東南向則潮不上湧而下漫橫閘之潮不能到大閘而大閘之潮反出橫閘長潮之勢平落潮之勢更平而淤日積丹徒之運河積淤而徒陽全河且日以積淤矣閘底低則不能蓄水雖日下版而有名無實利閘官不利漕運今冬寒水落之時閘塘水深不見底而運河中潴河灘一帶斷流此閘底低於河底之明驗矣客泊舟於此訪諸里中之耆老僉曰宜復舊制夫潮之長落均以閱一時爲度今則長潮雖仍閱一時然以移向

不得力而潮落則遲至三四時辰之久雖欲不淤烏得而不淤若將橫閘之金門收小一半添長一半改東南向爲西向閘之右臂縮短左臂伸長逼潮水西注閘底填高三尺使蓄多而洩少則長潮勢猛長潮勢猛則落潮從大閘口出江而徙河不至大淤河不大淤則歲挑可議減矣改閘之費無幾歲挑之費無窮司籌者盍留意焉然查橫閘之壞非壞於官也實壞於黿之木商也數十年前木筏由常州之江陰進口後以江陰路稍遠改由鎮江之江口排進橫閘永禁不停鎮江口俟糧船開畢准其由大閘進口其不能守候者仍由江陰進口可也至木排進大閘口出江而徙河不行如此則阻撓無入賄賂無用而改閘之費無窮矣

李紱曰雍正二年四月紱奉巡撫廣西之　命頒　聖諭　陛辭蒙　天語詢及淮揚運河淤墊水高於城甚屬危險紱因面奏言臣昔年典試浙江往來其地留心相度若於運河之西開新河一道即將挑河之土剔築西隄而以舊河之身作爲東隄則東面有兩道隄工又中間河身淤土堅實如山可保永無潰決之患挑河築隄土方兩算事半而工倍費亦不甚鉅當蒙　溫旨褒嘉謂此策甚似有理從無言及此者爾此行路經淮徐有與總河齊蘇勒相近之地務必親與商酌如果有益民生朕不惜費臣紱欽遵　諭旨以閏四月十五日會河臣於徐州初亦欣然以爲可行第云此時湖水正盛未便量度須至冬間水落然後詳審覆奏紱既遠赴粵西音問稀濶後聞事未舉行不知其覆奏矣今若改閘於運河大有裨益而於木商亦無所

云何也十二年春　皇上刊發硃批諭旨頒賜臺
臣凡督撫劄子留中未發者咸布昭中外乃得覩
河臣覆奏之意反覆省觀似於情事未合豈其慮
有不周無亦離事自全畏心所阻抑或人己之見
未忘以謀非己出遂寢而不用乎據稱自淮至揚
運河綿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通江口由漢唐
迄今歷年修防底定已久蓋千百年來相仍而不
易者斯言非也中幹之山自廬鳳橫行盡於揚州
其南爲江其北爲淮揚州之南亦勢南流由三岔

河至瓜洲以達於江揚州之北水勢北流由邵伯
高郵寶應至淮安府以達於淮揚州地勢中高漢
唐止開十數里以通南北之流而已自邵伯以北
並行湖中未有漕渠安得謂二百餘里皆漢唐以
來千百年修防底定者哉自明萬歷十七年因湖
水東溢始砌東岸石隄自邵伯至界首一千二百
八十五丈五尺餘皆土隄直達於淮而西岸仍因
湖水未嘗有隄惟寶應以北白馬湖流緩沙淤始
築西土堤達於窑灣閘以南湖水稍似河渠中流

空缺相通雖分仍合以千百年本無之西隄有明
創築逮今僅百六十餘年耳稍與變通無不可者
又據云河之西岸逼臨白馬寶應界首高郵邵伯
等湖上下相連水勢汪洋一望無際若於河西另
挑新河改築隄於湖水之中不但無處取土畚鍤
難施而隄工亦無站立之基則尤不然惟西臨湖
水則可挑以爲河夏秋漲而冬春涸天下之湖皆
然秋汛之後湖邊涸出畚鍤興工桃汛未至而河
已成隄已立矣若湖水經冬不涸則明之西土隄

何以築哉又謂揚州府城正臨西岸上下百有餘
里村莊稠密市鎮相望無可築逕此則無庸置辨
者也河西地高河東地低別開新河止自邵伯之
北以至淮安若邵伯以南至於揚州原無開新河
之理蓋別開新河將以保河東之低地豈有別開
新河以保河西之高地者哉又謂運河東岸之外
高寶興泰等十州縣之民田咸資灌溉倘河身一
改則東岸之閘壩涵洞必皆廢棄而溝洫乾涸大
妨民業若再另行創建不惟糜費千百萬帑金而

且大工終難告就此亦張皇之論未嘗切實計算
高寶興泰等州縣濱海洊地泉水所歸憂潦不憂
旱者也又南有芒稻白塔二河北有甓陽大湖縱
橫貫穿何憂無水開河築隄用銀不過十餘萬兩
豈有費千百萬之理哉他年儻得身膺河責庶幾
力成此舉以一雪斯言乎
周忠愍曰今先歷 其非然後畢申其說歸仁一隄
雖元明以來資以截汶泗諸水由白洋入黃以狀
黃之泥沙者然亦因其勢能入黃故一隄之力足

以爲之障若徒以其勢本下注藉此隄以蓄之欲
令上湧入黃我知其必不爲此矣今黃高於諸水
而仍以歸仁截之歸仁截之於下黃河拒之於上
諸水日來滔滔不息譬如承霤之缶有一不溢決而
出乎或者欲流白洋故道使之復就刷沙之職不
知河如人焉人有性河亦有性人有習河亦有習
建瓴而東者性也淤且決者習也習與性成猝難
復舊且白洋既淤於內則黃河之沙必附益於外
其附益之沙非至白洋之口突然結聚必有迤邐

而來者矣雖曰白洋疏附分之沙與之俱疏其迤
邐而來者濫漫不見蹤跡而岸之完轉陂之欹側
地氣之委蛇俱有積漸之勢以移河之性其能悉
舉而疏之否否則不久相率而蹈其故習淤者復
淤決者復決築固無益疏亦何益哉當明之時黃
弱而淮强淮高而黃下黃水污濁流澌汎疾則泥
沙不澄而河底不啻所謂水刷沙者也故修高堰
翟壩使之過淮以助黃黃得淮之助洶湧而前其
勢加倍是以黃受淮之利而淮不受黃之害及河

底漸墊而河身漸高河身既高則黃面愈闊河面
既闊則河流爲緩而河底愈墊昔年河身至今年
而爲底今日河面及異日而復爲身於是黃高而
淮下淮弱而黃强清口淤淺淮黃不會淮雖大亦
承霤之一缶而已夫淮方抑鬱無所恨其怒黃又
凌出其上合歸仁以內之水從而助之有不奔突
而出爲檣民之大患者乎或者不察妄以爲致淮
黃之交者清口也刷清口之沙者淮也所以障淮
使之刷清口者高堰翟壩也歸仁以內之水決黃

於上高翟以內之水決黃於下歸仁高翟相爲表裏則黃自然不敢恣肆惟務東向而不知其他於是修翟壩而翟壩不爲之加厚清口雖疏而復塞淮黃暫合而終分此無他亦向者習與性成猝難復舊或築或疏皆爲無益之說也天長六合之山濶溪塘俱藉於高寶諸湖漕河介處其中氾濫之勢凜凜然日憂其不保昔因高翟不潰淮流不溢其南則有運鹽芒稻白塔口安諸河洩之於江其東則有串場河受之於海是以漕隄無恙民亦聊生今十淤八九來如覆簣去如引絲有不潰隄而病民者乎說者恐下河涸則漕河與之俱涸夫漕重則漕河涸何傷任其汗漫而不爲之所已爲失策況爲減水壩以益之乎我聞水由地中行不聞壩上減也來者不休減者不止而漕隄望其安堵百姓望其更生無是理矣由上河言之雖謂之減由下河言之實謂之增蓋古之

漕隄諸閘及淮揚諸邑之水從廟灣新洋圩龍岬堰丁溪諸口洩之於海是以漕隄無恙民亦聊生今十淤八九來如覆簣去如引絲有不潰隄而病民者乎說者恐下河涸則漕河與之俱涸夫漕重則漕河涸何傷任其汗漫而不爲之所已爲失策況爲減水壩以益之乎我聞水由地中行不聞壩上減也來者不休減者不止而漕隄望其安堵百姓望其更生無是理矣由上河言之雖謂之減由下河言之實謂之增蓋古之

治漕者止欲治河河治而漕治今之治漕者治河又轉而治漕窺其意以爲苑苑焉散精勞神治河與漕以求毫末之效尙不可得而何有於民之病不病乎夫水猶火也火燎於原猝難撲滅水漫於野豈易疏排沿河隄岸雖修築完固尙慮其乘隙而入以爲民害其可開門而揖盜乎今宿清上下凡有川澤可以瀦水者俱通之於河而架橋梁於其上以爲停蓄之所彼豈不知此非至計不過以爲桃花水發稍藉以殺其怒而救眉睫之患云爾

無論橋梁微渺不足當洪濤之一嚙萬一汎漲之水排閘直入則自古與河風馬牛不相及之地俱爲巨浸矣或曰此居河之勞其地頗高非當河之衝處河之下爲河所必爭之道未必遽至於斯不知河亦何常之有水所從來即爲上流水所自往即爲下浸當其萬里浩浩連天而至有何怒之可殺豈能辨其爲高爲下爲勞爲衝分別而注之耶且一方之川澤即司一方之宣洩資一方之灌溉蒸一方之雲雨今盡舉而通之於河河水挾沙而

入澄沙而出不過數年將見有用之川澤皆化爲不毛之沙堵耳至若駱馬湖之下清縣之上所開二百餘里之中河欲藉以行漕而避黃之湍悍者人爭以爲便而不知以利掩害愚人耳目之術未嘗統治河之始終本末而總計之也漕艘入黃不過偶有覆敗之患未若淮之日爲民害也今開渠避黃以去害而就利淮之爲淮不復顧問又使天下之人皆信爲非人力之所及則淮之終不治者自此利始且使水不犯盪風不震盪則漕艘行河

斷乎無恙淮獨不然無論風水之震盪與否泛濫而必塞下河阻亦無益於漕減水溜入停蓄豬害所開中河又屬偏愈之瘧然則何策以處此曰利害常相因也黃淮爲轉輸之利已累百年自然薄爲今日之害爲害既久安得獨無利之可求耶夫裘敝宜補棟折宜更閒嘗以隋煬幸江都龍舟所御之道與今漕艘之所由經較其難易安危迂捷勞逸未嘗不歎任事者之舍易而趨難舍安而就危舍捷而圖迂舍逸而求勞也夫漕艘自揚抵黃北行三百里而近自黃抵會通又西行二百里而遥宛轉五六百里入於會通然後相牽而賀無恙其風波漂溺之患歲所不免此今中河之所以鑿也然中河止避黃之病艘而不能拯淮之胥溺若由隋故道則自揚而西北歷盱泗之境出淮上游達於汴泗遂引其水以行漕所開之土即築於兩岸

以爲護風牽輓之隄而於會通董口之對岸建設一閒使漕艘從此出黃絕黃而渡即入會通計其道路自揚抵會亦五百餘里也漕運既通則黃河自可以不治治之以不治者非眞河於不問也不過淺者濬之塞者疏之苟其決口之無害於民而可以入海者即開之使適其性而得所歸亦何不可之有河不爲患則沿河諸縣今之寢處隄下仰聽水聲以冀須臾無死者皆可使登平陸矣若下河之水則但浬運河之口杜黃水使不得入

增減水之壩禁淮水使不得出漕甲場河及諸海口而出諸海其淮水則疏運鹽諸河而入諸江孟子所謂排淮泗者也淮一有歸餘皆易與且漕艘但當求其抵會之無恙豈問其自新與自故哉彼殿腳女尙能從此而行謂其不可行漕也其誰信之比今運河未嘗加違既無黃河之險民亦陰受其利卽使古無兵事猶當舉行況平故道雖運河形尙在加之疏濬不及三年必有成績事半而功倍比之中河不更較勝耶彼先渡黃然後避其

害此先避其害然後渡黃一先一後得策正等第彼開河北則顧後而遑前此濬淮南則務一而得兩一北一南利害懸絕夫偏治寒熱之治瘥也豈若霍然盡去之爲得哉所難者河北故道約高數尺建閘不得其術惟恐水之內灌若將所設之閘其口背河而東向又於其左築一石隄其勢稍凸而內抱以護其口則水皆乘勢東下無倒注之虞又於閘內十里運設五壩使十餘尺之水層層而下則是一壩之內二里之閒水勢高下止二尺耳以二里之地瀉二尺之水漕艘往來如履平地應無艱者然所納之水未免有沙久則又有高仰之患俟漕艘畢過卽堰滿近閘一壩使不得通至同通而再開凡商賈往來欲由此者皆令聚起剏更舟楫是河爲行漕而設非爲商賈計也如此則沙之積者必少卽欲挑濬亦易爲功夫秦鑿鄭國渠用注渭於之水流澤溝之地收皆改觀何也土生而力厚故唐轉江淮之粟以給關中關始系憂匱乏則此地墾田之廣產粟之多尙可知矣今沈

於水底者不知幾何歲月則生土也水涸之後翻員如故以廣衍產粟力厚之生土築朝不謀夕撙遙策告之民而本廩之其安肯之樂豐稔之利尙可以言語盡耶客曰如彼則難於登天如此則易於反掌如彼則害同湯火如此則利過邱山何以前此之人未知有行之者曰濠淵爲有明發祥之地而祖陵復在其間當時臣子既持地脈之說又恐於此行漕隳防萬一不固變生意外所以極卻其利而不敢言淮黃雖迂險夷萬變有所不惜也

大所謂地脈者謂其氣非謂其土也無論地氣荒
唐智者不道即有其事而陵與故道相去尚若干
里何宜浚之有若舉行之際推考陵天壽之變及
其祖宗爲稍迂其勢以避之或築隄以爲之護可
無憂其與邱瓊同體也勿羨之見略具於此或至三
相親經營之際稍有不同貴乎從事者之善處非
予之明所能盡料也前論治黃河下河之病與但
有明切若此者至其改運道不出清口田淮泗壯
游對渡董口仍入會通河則斷不可行且於何處
入黃亦未明言其地蓋既用隋河故道則惟有由
淮入沛以達衛之一法萬無仍入

會通河之理且南岸亦別無入河之地也其明于
黃淮下游之情形而不悉上流地勢者敢取其論
病略其用
方可矣

鄭元慶曰水櫃之設原以蓄洩運遇有淤淺即
當開浚深通復其舊舋無如濱水之民貪利占佃
肅吏築令陞科水櫃盡變民田以致潦則水無所
歸汛濫爲災旱則水無所積運河遄圮大爲公私
之害不獨山東爲然如淮北之射陽湖江南之開
家湖皆水櫃也今盡行陞科蓄洩無繇官民交困
爲水官者有能知其所以然之故乎或曰然則陞

科不可行與曰陞科原爲　朝廷增賦才吏之所
爲也而於濟運之處獨不可明成化中杜謙以工
部侍郎行河自通州抵淮揚相地勢去於塞復水
櫃導泉源修陂瀦河乃復舊此十五字誠爲治河
司運者之要訣矣匪但水櫃即黃河淤灘亦不可
陞科昔高御史明曰河徙無常稅糧不改平陸忽
復巨浸常稅猶按舊額民何以堪豈哉言乎或曰
然則將聽其棄爲汙萊與曰此又不可若仍爲
官地責令汎官廣植榆柳麗葦之類歲收其材以

爲河工之料不亦利乎夫陞科之法斷不可行於
兩河之間其爲利甚小而其爲害甚大也

陸燿曰按明代諸臣於引濟之外復有籌及引沁
入衛者嘉靖間左都御史胡世寧言沁水至武陟
縣紅荊口分流一派通衛宜遣官踏視北達衛水
萬歷間參政范守己言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
至武陟縣東南入河乃自木蘭居東決奔流入衛
守土諸臣塞其決口仍導入河而堤外遺有河形
直抵衛詩宜於原決築堤處建一石牐分沁一派

東流入衛爲力甚易又楊一魁張國維先後皆有
此說而潘季馴河議辨惑則曰黃可殺也衛不可
益也移此與彼不可也衛漳暴漲元魏二縣田地
每被淹浸民已不堪況可益以沁乎且衛水固濁
而沁水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帶必至堙塞黎昌
中侍郎王佐亦言沁水之關新汲一帶地方郵署
相連廬舍鱗次必關渠以受沁此地不爲邱墟乎
迫 國朝乾隆二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復有往
滾水壩於武陟境內分浪沁漲以殺黃河水勢之

請總河白莊恪公議曰臣等將沁衛兩河細加丈
量沁河寬一二百丈不等衛河寬八九丈至四五
丈不等衛小沁大勢難容納武陟境內沁河長一
百九十餘丈沙底虛鬆不能簽樁下石難以建壩
懷慶以下俱有大堤障護今建壩分沁必挖開大
堤另開河道但大堤一開自撤屏障沁水穿堤奔
注黃水隨之而入一往無阻不惟分沁而且引黃
其可慮者一衛河淺隘不能容受沁水又必得開
闊深廣兩岸民田廬舍不可勝計兼有淤新淤三
縣城垣還從爲難潛邑境內兼有一千八百山根
石底人力難施其可慮者二衛沁合流水勢浩瀚
又必堅築高寬堤岸且新淇等縣近依太行山水
長發全賴衛河歸宿若因束沁築堤則阻山水歸
路橫流爲害其可慮者三沁水歸黃衛水歸運其
來已久即導沁入衛之議元明以來屢議屢止亦
非一次加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衛輝路總管董文
用因漕司議遏沁入衛文用言衛郡浮屠量高者
達與沁水平若引之使來豈惟無衛焙案大名長

蘆矣又明萬歷十六年漕臣楊一魁請引沁通衛
科臣常居敬言衛輝府治地既卑下河復窄隘狂
流灌注容受爲難矧嘉已成巨浸新鄉亦若浮盂
府城不遠沖決可慮我 朝康熙六十年尚書張
鵬翮查勘黃沁兩河奏稱武陟沁河西北高而東
南窪沁堤內平地較沁河遲低一丈從此而東地
勢愈低且此處沙底虛鬆將來建閘築壩難以堅
固若引水時從高直下遠近之勢震動全沁灌入
內地黃河隨隘其後又引沁必由小新河入衛此

二河河道極淺窄勢難容受歷覩從前諸臣奏
議利害較然如鑒文用言沁水高於衛輝浮屠則
害在衛輝且及順德之大名長垣如常居敎言沁
水少多夥入衛昔有左驗考明嘉靖三十
五年沁決入衛至臨清逆流上壅運河七八餘里
泥沙沉積瓠板二尺餘丈測害又在漕
運加張鵬翮言肇動全沁黃河變則黃河之
水勢分溜緩下流勢必淤墊泛溢四出其患又在
黃河而懷衛一帶爲害更不可勝言矣夫使利多
害少或利害相半猶當審而慎重之況有害於
城社民生有實於是而並有增於黃河是永可
以違前人之成說改變百年之成規而置名嘗試
也臣等詢之明河臣靳輔則有言曰黃河防禦
爲重兩中州爲尤難自黃以來東坤西決未有不
先自河南明河臣萬恭亦言河南沙鹵生疏大穿
則全河由溝而正河必淤小穿則水性不趨過則
平陸夫氷專制急則運緩則淤由是
觀之以原疏黃河之沁水改歸衛河案則土疏

之患不能保蓄黃河之患而順其水性仍歸黃河
則力全勢猛不淤以水攻沙之功臣等詳察地勢
情形參酌衆論分沁入衛之議有害無
利若不可行前人論說以上諸臣之論確鑿如此然則
沁水之不可引於衛且永無議矣今乃別有引沁
入運之說其可嘗試乎哉
白鑾山曰堪河源出山西其自昌子縣出者爲涸
源自樂平縣出者爲清源等太行山至河南涉縣
之合流與萬山泉水之次會而爲一洵源
異常從前係由直隸入境其引至山東館陶縣入
衛河自康熙四十五年始其時山東濟寧道張伯
行以衛河水弱議詳河撫二臣請引漳水入衛以
濟漕運撫臣趙世顯並未具題即批飭館陶縣並
咨直隸巡臣趙弘燮飭挑濟莘以分漳之有餘以濟衛
之不足初不意全漳之歸衛也乃自康熙四十五
年以後漳河故道歷久漸淤漳水全歸衛河漳衛
合力並馳排山倒峽而來一線窄
衛州運當衛河之衝不但漕艘經臨波撼浪擾

每有沖激搖壞之處而旦水勢泛濫廬舍民田難免淹沒德州首受其害直隸吳橋寧津東光南皮滄州等處亦皆波及雍正八年十一年其最甚者前撫臣岳濬因案勘會同直隸督臣李衛臣原琮河東河臣朱藻公同會勘該州所屬之水由鉤盤河滾水壩開挑支河以分衛河之溢水由舊路達老黃河入海蓋以保護堤岸田廬固屬善矣乃不意抄不之易縣支河也乾隆二年高臣建原董會同臣等查勘支河上下情形各年民水必致氾濫隨議重加疏濬並將支河又傍設衛挑中間阻礙水勢之橋梁拆除以冀水勢暢達淳沙少淤復請照歲修之例每年挑浚無如漳衛二水源出萬山挾沙帶泥本來渾濁支河又傍設衛河東岸無迎溜吸川之勢若流緩沙停之病又支河入鉤盤河處形如丁字難以直達縱百計經營究不能禁其淤墊今欲別擇捷徑使之建瓴直瀉不但上下左右並無可以別開支河之處即有可開之處亦恐取徑太直建瓴下瀉有奪河阻運之患欲將現在支河棄而不治則恐復淹漫田廬不得不歲加修浚年挑年淤幾成漏巵臣等再四籌畫抽挑中泓使河窄流急沙隨水行並于漳水漸消力已綿弱之際衛河無庸分洩即於壩上加築草土不令過水以免勢緩沙停雖將來淤沙較前可以稍減然亦止爲支河補偏救敝之法而非治漳水釜底抽薪之計臣等細思支河原爲衛河水漲而設而衛河之所以易漲者由於全漳歸衛之故與其每歲糜帑以挑必淤之支河曷若令漳水復其故道衛河不致漲溢爲一勞永逸之計且漳水性本湍悍今與衛水合流於一線遲滯之衛河其勢斷不能容且全漳由館陶臨衛則館陶民生尤爲可慮又不獨德州與直隸吳橋等州縣有淹漫之憂臣等伏查康熙四十五年河決館陶之西直隸威縣有漳水支河一道名爲靖陽江又名黃河由東北經直隸清河縣歸天津大海又西有正河一道由西北經直隸寧晉縣大陸澤東歸天津入海彼時正河勢尚湍大即不長水亦可免

遵行開鑿河水小之時尚宜至二三尺五六尺公
等議阻永久故道或前可復於兩岸內導其河流
或築堵障復一隄使漳水有歸海之路而於舊隄
相度其地勢開可通一隄洞衙河水大則導水
入海以防其溢衙河水小則分導水入衙以資灌
運操縱在人節宣有術救漳之利一回不受害皆
則一勞永逸而日前所當急務為群議者也

郭國梁曰山東運北至臨清運河一帶皆名為
帑金終歲發給臣前奉　命查勘河道回衙道由南運河
至南馬營衙一帶察看情形知之詳之不足以

受前山東河道張伯行因衙河水弱創為引漳入
衙之舉謂漳河之水小時固足為運河之利一遇
漲發又恐宮元城館陶之害須於重運到臨清時
將漳河築壩引水入衙濟運至重運過完仍將漳
河壩開通將入衙支河堵塞等語是其分漳濟運
之初即以漲發為慮雖其築壩開壩之議原不可
行然以後並未聞有經營防範之策以致漳
水全勢東趨故道壩塞以下幾運河而受汶衙運
三水此泛濫之患所由甚也治後等及分減之法

山東各縣湖泉寺觀有減水壩分減
還有減水石壩直接於滄州歸有連
有民埝時關時閉之河使由老黃河等處東流入海
俾各隨河每年過水之後酌量沙停旋即築堵
泥土漸至二六七尺丈餘不等一次疏濬所費不
下衙餘兩縣之老黃河身及漳海數
支水三數十里之外即不能復下
帑金終歲發給臣前奉　命查勘河道由南運河
至南馬營衙一帶察看情形知之詳之不足以

資分洩而全漳入運之患所當別籌長策自此留
心訪詢聞每年四五月間重運北
小助衙無力或遇漲發則又洶湧排蕩漕艘
在在堪虞南運河堤岸自雍正四年以來屢經加
築而水時輒與堤平夫水不加多而堤歲歲
增高水又歲歲與堤河底日漸淤高可知以
淤淺之河身受全漳之大漲是以德州以下直隸
臨河州縣之民田廬舍動輒沖決每歲為害此其
勢之相因而益病者也今河臣白鍾山等請復漳

河故道並築牐洞以資啟閉臣與河臣詳勘熟籌
案閱舊圖並詢問熟知漳河故道之人講求曲折
事屬應行按漳河故道有二其一由直隸魏縣北
經山東邱縣西歷王路等處至效口村會滏陽河
入大陸澤即寧晉泊下會子牙河由天津歸海其
一由魏縣北之老沙河俗呼為清陽江又名黃路
河河形自潘爾莊起至漳洞村北轉經邱縣城東
清河縣城北武城故城景州阜城各地方過千頃
窪入運歸海查邱縣城西故道去衛河較遠且自

魏縣北至臨清二百餘里形勢全經開挖
匯為又經臨清北注會衛子牙復益以全
流勢難容納宇晉泊恐下游多潴一水道似不可
復其原舊城東老沙河即古馬頰河形勢隔自
二三十丈至七八十丈不等河內要區舊莊窪
窪村等處歷歲已不種植亦最苦處分若於此處請
築民堤束水歸槽亦可漸次
疏通以資民食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

疏濬引盛水道築堵河內舊餽田畝
河請復則近河田地既可資其灌溉
瀕省疏河都縣馬俊南谷慶商賑本糧亦可漸次
流通以資民食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
原疏曰漳水自成安縣四十五年間因衛河水弱引
漳由山東館陶入衛以濟運後緣全漳入運漳衛
汶三水會同漲溢奔起勢甚悍激以致衛河難以
容受每有漫溢之患此臣白鎮山所深有改復運
河故道之議今臣等詳得漳河故道自魏縣北

會通河之下不可塞海之正流
復漳衛故道使一派自武
德東北入海一派自德
州東北入海之處仍存自
然之勢以分水勢又自
盤河入老黃河之處
處起至海豐小泊頭
請挑挖子河務須一律深通暢流無阻以洩暴漲
但漳衛汶三水並趨大汛之際猶恐不足宣洩致
有漫溢之患查臨清恩縣夏津武城德州一帶間
有民修堤堰尚未聯絡整齊汛水出槽難以防護
若令民力修整而連年被水災民勢難力役應照

工部錄河防

出河身久淤兩岸居民鼓前稠密臣顧琮查勘故
道目擊情形若益以全漳之水別無減河可以分
流勢難容納鉅家饒以下之青縣靜海天津城社
堪慮則漳水改田故道於直隸不能無患然不由
故道於山東亦不能無患臣再四籌畫公同熟商
惟有分洩防禦使兩省均無所害庶為經久之圖
查元城縣之和爾寨村北原有河溝一道由袁爾
寨潘爾莊等處以達堤上村與漳河故道達而袁
爾寨等處村民將河身築堤橫截雖有河渠中多
阻塞請將此河口不必堵塞以達水勢留此天然
壩口飭令地方官嚴禁小民不許於故道築壩攔
水驀其宣洩以分水勢又自釣盤河入老黃河之
處起至海豐小泊頭河止凡直東兩省地方俱
請挑挖子河務須一律深通暢流無阻以洩暴漲
但漳衛汶三水並趨大汛之際猶恐不足宣洩致
有漫溢之患查臨清恩縣夏津武城德州一帶間
有民修堤堰尚未聯絡整齊汛水出槽難以防護
若令民力修整而連年被水災民勢難力役應照

工部錄河防

東省官堤之例請帑興築河岸寬平者估築遙堤
以防暴漲河岸狹窄者估築月堤以備放淤印官
領帑承辦河員指示督修工竣仍令民修守防護
無庸別議歲修錢糧再前應修工段有堤在山東
而堤後居民無論在直在東汛張之際派令附近
村民協同加緊搶護毋許彼此岐誤庶於運道民
生有濟

朱謀㙔曰漳水之源有二出山西潞安府長子
縣長議如常見漢書地理志注發鳩山曰㙔章自林縣西北入

豫境一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少山名清漳自沙縣入俱東經林縣之合漳村匯流由安陽臨漳經直隸之成安大名元城等縣境又東北經山東館陶縣與衛合流至臨清閘外入運歸直沽入海衛水出輝縣蘇門山百泉上有百泉廟經新鄉汲縣湯陰濬滑內黃等縣淇水源出林縣南七十里東北流經湯陰至淇縣入焉湯水源出湯陰縣治西舊名蕩水流經縣東過內黃入焉洹水一名安陽河出洹山經林慮縣其水屢伏屢見流經安陽內黃

與衛水合衛挾三水歷直隸大名等縣至臨清閘外合漳水同入會通河河北之地惟二水爲經流衛南漳北歷無浸泥而衛爲豫漕所經歲運糧艘重載駛至五十九年漳水盛漲由臨漳之處所闕基重載駛至五十九年漳水盛漲由臨漳之三台村挾洹入衛六十年經河撫臣奏明捐款堵築工甫竣而漲勢異常復橫溢南趨自此遂於內黃縣之豆公村與衛水合流漳性濁水一石挾泥數斗且長落無常初合流時河槽深通水勢尚覺順利嗣遂淤墊日甚以致合流處水口不暢而其地爲運糧要道迴旋阻隘屢議挑濬經費約需銀八千兩定爲歲修二三年後查看情形再爲核定自十二年後開始挑濬隨挑隨築而豆公村一帶洩水仍極不暢豆公村漳衛合流處爲歷年險工最南巨公村迤南橫亙二十三里餘丈兩北高於南已五尺餘衛被漳逼不能奪溜故進自豆公村在南豆公村之南漫溢直下經內黃縣境六十餘里間或串流村中餘里又經大名清豐南樂三縣約八十餘里至岔

河嘴大名界復與漳合百四十餘里間或串流村中或由舊渠道或值平低處所漫溢漫散覓至數百丈如淀泊然然豆公村爲豫漕經由要地近年淺淤尤甚長蘆運商就兩袁村中間築壩蓄水清運衛流抵壩北折由豆公村入袁村之安陽湯陰附水村莊多被水患且衛水雖有歸東之再村溢流亦不能全流順軌復由袁村繞西之再村溢流糧商繞袁村至東北歸入坡河近今商民交病惟查舊爲漳衛測其地勢北高南下衛不能奪漳故

道至豆公村一段清濁交混寖淤寖高亦難導衛與漳合流若徒恃建壩抬高水勢以敵漳之倒灌則上游田畝浸淹而內黃至岳河嘴一百四十餘里間民田廬舍倘遇漲發宛在中央竟成澤國近經豫直大吏悉心籌度並遣諳晰河務之員往返詳查知由袁村迤東衛水漫流已久平衍處流淺而寬其低窪處多有刷成溝槽深三四尺不等者若於深處少加疏濬於平衍築隄夾束如高寶間套湖石河碼工兩斷之法將袁村壩拆毀於豆公

村漳水倒灌處量築格隄以備漳之乘漲溢潰則衛波淇湯二水（注在北已由新開之路全勢刷深合於漳）由日見深通而上下游田廬皆免淹溺運道亦無阻滯矣特是自袁村至岳河嘴界連兩省四縣事者不一則呼應不靈又濬治河渠之外漳之南岸地勢窪窒之處又須仿黃河格隄縴隄之制橫亘堅築以防再行侵蝕庶爲萬全之計約計經費非三四十萬金不能興作然濟運濟而衛田廬造福實非淺尠

陳宏謀曰放淤之說古無明文考之史書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河內秦鄭國鑿涇水爲渠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收皆畝一鍾二者皆膏腴其放淤之遺法所經引之游溷變斥鹵爲膏腴其放淤以築隄也放淤以之築隄也放淤固以肥地未聞以之築隄也放淤固以肥地未聞以之築隄也放淤固以肥地未聞

則咸曰以此爲隄外捍禦然縷隄既傷水入月窪有如引水入袖斷非月隄所能禦其爲放淤計無疑而放淤之可行益信是力排浮議率屬行之其年戊午伏秋二汛計成工二十段已未年適顧公復總河務制府合河孫公兼理河務羽檄交馳無非爲運道民生籌久遠之計余乃條列事宜專事其責成分其緩急計可行者四十八段已又告成而規條亦遂廳定焉其法纂縷隄而守月隄入渾水而出清水汎水一至隨其消長以爲攻漾渾流

所過罅穴皆滿旬月之間纂隄月隄融成一片有如平地自今以後永無成修搶修一切防險之事草壩止用於逼近城舍之隄耳所省帑金民力不可勝計余往來稽察兩歷汎漲惟見渾流奔赴出入運送變化因心操縱在我不啻馭人爲之負畚波臣爲之舉鍤以成此堅厚之隄即謂之河伯助靈千里流膏可也詎思向之動色相戒不肯舉行者則亦有故不過曰歲幫纂隄暫可禦汎何苦設險乃爾不知天下事何地不有危機籌慮果周防

護民力險可爲平處險而慎用險之道不然即歲幫纂隄而防之不力慮之不周亦未嘗不險因噎廢食豈可爲訓且史起亦嘗以此說西門豹矣曰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夫西門豹於魏文侯時爲鄴令有循聲而史起之論如此蓋重爲不能用漳水惜也況茲全漕運道攸關數百載石天庾正供軍餉民食賴厘　農夫利害所關又不啻一時一邑之事司河

重亦嘗不惜厭明知其爲費省功鉅經久良圖而私計自便曰何苦乃爾由史起而觀其不仁亦甚矣

史魚曰所謂下流者則范堤名場之海口是也雲梯關在昔止爲淮水尾閭故能容受而無沙淤之患自宋神宗熙寧間黃河南徙黃始入淮淮流夾沙而行稍一旁決則勢緩沙停而河槽愈墊愈決愈塞且黃家嘴七里溝相繼考決而雲梯關大淤正此病是雲梯關爲黃淮兩水之尾閭乃

第一要緊海口不必言矣其外若山陽之鹽湖海口鹽城之石磯天妃廟海口興化之劉莊吉龍橋口白駒之團氏港口草堰之通河口小海之小海口泰州丁堡之龍開港口河梁車兒壩之泊子壩口凡此皆所以洩堤東七邑之水者也年來非不開放而究竟田廬不免浸沒人民不免漂蕩煩破格籌賑者有二說焉一則各海口離潮堤俱三四百里而遙紆迴曲折不能直達也一則下河七邑四高中窪形如釜潴場開之水釜之由釜而出則釜底之田廬已在深淵矣沿堤三十餘減之而焉往也故運河之水導之入江入海者上策也不得已而洩之下河則當港各場海口之數相等庶來源去路足以相當而其中之行水河路視年淤墊九不可不亟爲深浚者也在運河貴塘之下則射陽湖一路子婁塘之下則鹽城諸湖一路下則泰山廟至河

一路以及興化之海溝河白駒之團氏港口草堰之通河口小海之小海口泰州丁堡之龍開港口河梁車兒壩之泊子壩口凡此皆所以洩堤東七邑之水者也年來非不開放而究竟田廬不免浸沒人民不免漂蕩煩破格籌賑者有二說焉一則各海口離潮堤俱三四百里而遙紆迴曲折不能直達也一則下河七邑四高中窪形如釜潴場開之水釜之由釜而出則釜底之田廬已在深淵矣沿堤三十餘減之而焉往也故運河之水導之入江入海者上策也不得已而洩之下河則當港各場海口之數相等庶來源去路足以相當而其中之行水河路視年淤墊九不可不亟爲深浚者也在運河貴塘之下則射陽湖一路子婁塘之下則鹽城諸湖一路下則泰山廟至河

府志揚州瀕河諸邑惟江都地勢稍高寶應次之高郵爲中窪泰州亞於高郵至興化直如釜底矣其沿海各場地勢南高而北窪故鹽城又居興化之下流而舉水皆趨東北職此由也或謂沿海高於內地殆不其然大都各場與高江地勢略相等察水平可見祇因興泰二邑獨處窪下故聚水而不能洩其害較他州縣更深且久各場諸閘紀廢

運鹽河到處於塞西水東注而不知所歸則瀰漫民田最爲淮屬之舊制諸閘經畫周詳各流分派

井井不獨正河覓大即支流旁洩之處口面皆闊數丈今已塌成平陸水行地中之謂何尙何永利之可言哉倘能使之四境之內興化之水治之四境之外若下流之海口其在境內者止白駒小海諸場東行一路而在境外者則射陽神臺東夫墾聚之石礙天妃口也沿海諸場地勢既高套墾平緩一旦破隄決防西北洪流滔滔下注必至東偏數閘所能聚洩故議開倒壞之車兒埠圖迂繞套墾即議開白駒之牛灣河來庵能濟公金遇之

水而盆底瀦積之水終不克去是以向來言水利者必以射陽湖爲諸州縣之尾閭射陽受涇河子嬰溝諸路之水由朦朧口直達廟灣乃入海第二門戶自明萬歷三年河決黃浦濁沙墊入內地湖始淤塞後屢開屢淤今幾化爲平陸施工亦難矣無已其議石礙天妃二口乎石礙口在鹽城縣東天妃口在鹽城縣西北俱起興化由岡門十八里至鹽城其迤東則下石礙口其自登瀛橋繞而西則下天妃口俱入新洋港歸於海舊皆石閘啟閉此洩水故道也鹽人以形家言不利風水遂潛加修築而窒之至　本朝康熙十二年洪水衝決二閘濆開數丈雙流入海及奔滿稍平海沙驟漲二閘之堰淤者又如故此非二閘之不能洩水蓋河身未盡濬而石閘不早建之故也茲興化鄰莊至界河界河至岡門其路最徑而直宜開其狹隘濬其淤淺俾疏通無阻而又建最低板水大則啟閘以導河水之出水小則閉閘以遏海沙之入如此庶宣洩有路而數州縣蕞享永利乎要而論之射

陽神臺行水之正路也石礙天妃其路稍偏而亦捷徑也沿場諸口則支分派引而非洩水之通塗也人知高寶邵伯河隄爲下河州縣之門戶高堰翟壩又上河之藩籬藩籬不固門戶因之矣守固也殊不知射陽諸湖喉也高寶諸土田腹也海口尾閭也灌於喉而濕腹所必至者況多其入少其出大於口小於尾閭而能不淺洞泊天也乎緣歲久湮塞豪強盤踞其間煽惑衆聽謂開之將不利於商若竈丁恐生奸人竊伺抑思爲居人計獨不

可就附近之地因下而別爲澤乎至民竈田在范公隄內豈海潮所能驟侵又何有於鹹水傷禾淡水傷鹽之說乎況濬而深之煮海者得不負鍬而舟焉利當不在民後抑海口舊取出水勢不等於大洋帆檣難以駛渡也

稻畦曰臣查下河歸海之路從前所建各閘丁溪水海地勢外高不能洩水其草堰劉莊伍祖新興等場皆得地勢之宜分注關龍港新洋港等口歸海帷查劉莊場之□□閘至新興場之石礎閘相

距五十五里中間並無一閘應請於伍祐場之沿窪口蔡家港地方添設五孔石閘二座開挑上下支河引歸新洋港入海又查□□□

深節節引導諸湖積水湍流入運由鳳皇壁虎二
橋出麋象溝等壩歸江又查運河寶應之竹絡壩
外灘漸高難資宣洩應請於竹絡壩之南建滾水
石壩一座庶高寶水勢可以平緩以上皆湖河歸
江之路惟是湖河水勢歸海遠而歸江近歸海
紆迴而歸江順便江都所屬之芒稻閘壩實爲湖
河諸水歸江第一尾閭若使長年啟放俾諸湖積
水暢洩歸江於冬春水落時早爲騰空以備伏秋
容納之地則高郵南關直遷二壩自然過水無多

而下河各州縣可免淹漫之虞此實捄治下河之
要鍵無如芒稻一河乃淮南鹽艘必由之路當河
工急需洩水之時正鹽艘盛行趲掣之候若將芒
稻閘板徹底啟放則灌勢滿急鹽船難以挽纜若
因此全行堵閉則湖河水無去路必致壅積爲災
臣尹繼善稔瑱會同臣高晉前往查勘芒稻河自
西北直趨東南而灣頭河則自西南至東北橫亙
其間所有運河東岸之金灣東灣鳳凰壁虎灣頭
等閘壩減洩之本皆直達芒稻閘及董家溝石羊

溝廖家溝各滾壩歸江鹽船素由灣頭河行走必
須閘門下板方資浮送所以芒稻閘壩不能啟放
合宜臣等再四籌畫查芒稻迤東現有舊越河一
道應令鹽船由越河直走金灣北閘不繞芒稻閘
出灣頭則洩水運鹽分爲兩途芒稻閘可以長年
啟放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皆可不必封閉庶使
湖河之水暢洩歸江實於水利有益第查越河長
六百餘丈臣等測量水勢甚覺淺窄應再挑深五
六尺一律深通以利鹽艘遄行又查金灣北閘閘

底尚高改低二尺四寸以便鹽船捩遲如遇水勢
過小之年再行相機辦理
高晉曰竊查揚州府屬之高寶興泰等下河地方
積年被淹荷蒙 皇恩准將高郵之南關車邏等
壩封土三尺又於金灣壩下加挑新河分流暢洩
俾水歸江現在業已完工另摺奏 聞自此洪河
運河之水不致漫過三壩而東注則高寶興泰等
處可免西來之水患矣惟是下河各州縣境內支
河汊港及田間積水向來俱匯入串場河北流二

百餘里於鹽城境內之石礎天妃等閘始行歸海道遠行迴驟難消涸民間雖挑溝築圩不足以資捍衛歷來每有西水不至而雨水久積亦足爲患者是下游被淹之故固應杜其來源而本地積潦之區亦當疏其去路此閘下有歸海之引河不可不加疏治也詢據者有謂海潮挾大近海挑浚恐內水未出外水先進者又或謂雨多水漲各處滙集即分疏引河不能洩水歸海者臣等伏查范公隄縱亘六百餘里串場河自南而北向建石閘十

八座每閘均有引河專爲洩水歸海之計閘因洪湖之水由高郵各壩東注下河形如盆底水未到閘地已被淹是以不服計及閘下之引河今南關等閘既已封土金灣又復開河經始既有成模則善後必規全局查現在鹽城境內石礎天妃閘引河深闊由新洋港歸海洩水甚暢又興化境內之白駒青龍八竈大團等閘引河於乾隆二十二年奏准挑浚由龍港歸海雖不能如石礎等閘之通暢而閘水外趨頗資宣洩其餘迤南之丁溪小

梅迴北之上岡草堰陳家沖等五閘緣彼時尚可通流列入緩工未及挑濬年來水漫沙停有竟成平堰者各閘亦常閉而不用臣等先後親往各該處上下查勘現有王家港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寬十四五丈又有射陽湖寬深更甚臣等集議籌辦下河諸務之　聖訓焉心討論再四講求蓋將丁溪小海二閘引河疏濬深通順勢再開一引河滙入王家港歸海又將上岡草堰陳家沖三閘各引河疏浚深通順勢亦開一引河滙入射陽

湖歸海就其阻塞之途因勢利導俾散漫之水裁灣取直順軌安流總以海爲歸宿並非另疏海口當不致有倒灌之慮至謂引河不能洩水歸海則從前所開之白駒等閘引河現在洩水歸海已得濟用歷有明徵蓋積水之區若得多一尺去路即可早消一尺積潦并可早涸一尺田地數州縣之積水增此五閘之引河節節流通源源宣洩伏查淮揚運河因從前黃水倒灌上下河身雖不無停淤而水勢下注仍無阻礙兩年來清水暢出自

運口以至寶應業經刷深因寶應洪濟舊閘爲之一束水勢未免較緩未能暢刷致高郵上下間有淺處前舉　酌履勘是以酌將洪濟閘拆除並挑挖深寬增開運湖港口俾長河水勢暢順以期迅流刷深大溜遄推於捲內淺運入湖引湖入運之處未能詳悉陳明以致上顧　廑宸衷切悚惶茲查西岸寶應諸湖周圍三百餘里湖面寬闊水勢一律相平而運口以至瓜洲計高十四丈有奇總彩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是以三壩之外未設

堤防下游之邵伯一帶湖河相通向來形勢即係如此並非近年變遷所致臣等復委淮揚道松齡黎將李永吉前往運河上下逐段測量目下寶應運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河面較高湖面一丈二寸氾水汛運河水深六七八尺河面較高湖面六尺七寸永安汛運河水深六七尺河面較高湖面五尺五寸迤下六滿閘至萬家塘一帶河面較高湖面四尺五寸及二尺九寸一尺八寸不等迤至高郵一帶運河水深五六七尺河面與湖面相平惟露筋閘迤下至三溝閘運湖港一帶則湖面高於河面自二十四寸一尺不等此高郵以上河高而湖低高郵以下湖高於運河之實在情形也其湖水歸宿之路湖查從前水大之年一由高郵以下西岸通湖二十四港口入運從東岸南關五里車邏昭關等壩漫入下河歸海一由西岸三溝閘之通湖港及邵伯鰍魚等港入運從金灣東西灣鳳凰壁虎橋等處歸江後因歸海之路紆遠下河民田易於被淹仰蒙　指授機宜大展清

口使洪澤湖清水會黃東注歸海山盱五壩一律封土每年酌量啟放因寶應諸湖存水較小高郵南關車邏等壩久經封閉即西岸通湖各港亦俱堵塞現在湖水止由三溝閘迤下之邵伯通湖各港入運二十年來形勢頗爲順利臣等前請將三溝閘迤下通湖港一道築壩堵閉使湖水由二河行走至邵伯西岸各港入運仍從金灣等閘下注歸江其去路原未改易祇令湖水循近裏二河之鰍魚各港入運距二溝閘較遠俾三溝閘以下

運河水勢至此不爲湖水橫衝兜阻則運河上游之水得以流行迅疾於湖水歸江之路仍無阻礙至寶應西岸修建閘座之處臣等因淮揚運河綿長三百四十餘里遇水勢盛漲之年一線運河下注不能迅速未免壅盛不得不預籌分洩查運河東岸閘座涵洞水小時應須蓄水濟運即使下河民田需水亦只量爲挹注以資播種若運河水大時下河民田形如釜底未便將河水洩入致淹民田是東岸閘河不過資農田灌溉不可分洩運河

盛漲惟有西岸寶應臨湖一帶河面高於湖面數尺盡可宜洩查從前原有竹絡壩三里溝淩壩及減水閘等處分洩運河有餘之水以減上游暴漲近因該閘壩年久損壞是以酌請於三里溝上下修建石閘二座以備減洩入湖儘可容納

王永吉曰士民苦於水患因下流不通甿紛紛陳控求開海口殊不知海口之在泰州與化鹽城界內者如丁溪場白駒場劉莊場神仝場四口現開原無阻塞若泰州河垛場一口萬歷十三年本州

鄉官林海樓議開地方抗阻鹽城城東之天如口天啟六年興化鄉官李碧海議開地方抗阻凡事有礙於地方知其不可爲而强爲之者終畫餅耳至於山陽境內之廟灣海口此口空闊實爲七州縣之尾閭更無一毫阻塞之處夫各處海口既無阻塞何以水不趨下反泛濫而橫行耶永吉嘗目心傷考之傳記詢之土人乃知射陽一湖全然殽墊中間隔斷上下不通雖有海口水不東注病漕害民根原在此爲今之計重濬射陽湖眞有一日不可再緩者寶鹽城縣志載射陽湖在城西一百四十里西接寶應縣界西北接山陽縣中流爲界溝通約三百里南北淺狹自故晉地方至喻口北流入海東屬鹽城西北屬山陽縣故晉而上至射陽屬寶應嘉隆以來湖乃大淤萬歷七年民李雯等建開濶疏瀹萬歷九年春知縣楊瑞雲申詳具題請發帑金重濬水繇廟灣新壩南入海水患稍息民賴以安至萬曆四年淮北蔡家嘴柳鋪灣新濬注三年水退

沙停支河小港大半塞淤而射陽湖幾化爲平陸矣然湖形現在茭蓆不難有硬沙墊高者亦有泥水夾雜灘面不多若合七州縣之力疏濬灘成功尚難大概分爲三段其上一段自安豐鎮止約長二十五里自安豐鎮至山陽縣界上五岸陽鎮起至安豐鎮止約長二十五里自安豐鎮至山陽縣東作地方止約長十六七里自東作至程口止約長五里以上係泥水相雜之工自東作至山陽縣城東關止約長十里係泥水夾雜之工應濬寬十丈深一丈五尺自程口至山陽縣城東關者計三十六丈深一丈自山陽縣城東關至十六丈洞今止存二四丈深一丈者七八丈耳湖面壅淤安能受水宜裁關如舊自清溝至兩馬駕一林坊地方約十五六里長此處亦甚逼窄豐之使寬則下流通暢由此入山陽之軋頭溝由溝入於海矣中一段自雙溜嘴口由嘴口入廟灣則入於海矣此段急宜挑浚城牆基腳起至林上止約十一里長自林上由舊浦河至馬家蕩止約三十里長自馬家蕩至陶家林止約十里長以上亦係泥水相雜之工應用鐵口鬲子撈浚其泥用船裝載去湖稍遠底不再淤此處舊名鯽溝從此至東九莊約二十里長則入射陽湖矣其西一段則單在鹽城縣境內舊名東塘河西塘河自黃土溝起至許家灣止約二十里長只此淤淺急宜挑浚從此入於杉下莊唐橋鎮則一路西行直達射陽出廟灣入海處行舟礙也東塘河自唐子鎮起至安豐王莊約二十里長自王莊過界河至大港鎮約二十里長自大港至九曲河廟止約三十里長從此二十里至古吉寺又二十里至院巷入漂

濫喻口達射陽入廟灣則入於海矣此與鹽城縣近河生員周國顯梁卓徐衡等面相考訂明白者雖未盡確或亦不遠大約黃自北東淮從西下加入身喉項廟灣合口如人身屈肱而射陽湖則如人身之胸腹廟灣也若人身日進飲食而胸腹不得通暢不得納經有屆無從消導安得不斃而病病而至死誠一日先佔勘未會籌到必得貴落地名及道里長短原係採訪未會親歷中所開淤塞村口閘子撈濬其泥用船裝載去湖稍遠底不再淤心在事之大公開不辭辛苦督率山陽鹽城高郵寶

應與化江泰高寶興七州縣利害者自當均勻酌派各乘小舟沿射陽湖上下庶無偏私不平之鳴一日嚴功罪先年亦曾與工近不得舉成遷延再三講求務要直捷便開濬上司亟官足跡未到湖邊提調諉之各州縣諉之佐貳佐貳諉之義官義官與夫頭通同折夫無人實力遇水泊無載泥之船遇淤泥無撈淺之具朦朧報完徒費民財毫無成效似當預先題准若有急公勤事者紀錄優陞倘或苟且塞責遲誤缺少者摘參重處至於包夫折夫誤事殃民情法難恕但有犯者不論有職無職立置重典則橫舁可除不難事半功倍也一曰定期限霜降前後水勢泛漲難施亦況水底難以相度目前興行會勘定限十一月上旬估完詳報以便仲冬興題如此大工該不多動河務部覆必無留滯似當一面入告一面飭日部署開工若以九年正月爲始定限一百日報竣斷無不完之工程不通之水利矣此湖餘在真北一方非若上河爲南北咽喉秋冬之間空閑有重運築壩開壩甚費製聖

州縣欲圖永利合派民夫如東塘河西塘河若果

單溉圖畫城一縣之水者俟查確另議外其餘關係

補足兩府士民異地同心雖勞不怨江都泰州高寶應六州縣之水雖以廟灣爲尾閭而紓回盤曲轉折六百餘里方能入海若直走直港不勞工作不費金錢惟有急開姜家壩爲至便耳此堰在鹽城縣西北離城二十餘里舊有海口自岡門鎮十八里至登瀛橋從天妃廟下新洋港入于海原係泄水故道祗因近堰居民恐水泄田高費力車運逐年壩塞遂至漬水不退六邑缺田盡沉水底也民受此大害無不搶地呼天控訴求救而隔府異屬痛癢不關利害無人主持議論遂同築舍矣吉前條議重浚射陽反欲壽其至費至難而不敢議及于姜家堰者固有見于鹽人偏拘難于理諭情通亦曰射陽一路苟可疏洩寧重勞費必不忍聞屬於鄰封耶今時已仲冬當霜枯水涸之候而射陽上下積水瀰漫近湖數百里內之田全未退出即欲挑浚實無下手夫由鹽以至海口現在滿急流通而射陽之宿水不退深

冬如此夏秋可知然則欲徵盡六州縣屯聚之水不可也據鹽人一偏之說必謂此堰一開則近海四十里田地恐以亢旱失收殊不知山東北直等處千里沃壤不通溝洫何以歲歲有秋況堰開則鹽之上四十里盧其燥乾堰不開則鹽之下四十里不苦其泛濫乎即就本縣之中上下高低亦非通論何可以一邑一隅之私心而害六州縣億萬人性命哉伏望急委廉明道府親履姜家堰地方躬行相度是否不費工力是否無害鹽民流是否行水故道是否不壞農田一面會疏奏聞一面估計疏鑿若堰開之後雖能盡泄六邑之水而于鹽城果有大害徐議堵塞正亦未晚但恐鹽人憤計動則糾衆抗阻擾賢洶洶迫勸官以不得不從之勢則一番會勘僅取一紙空文仍是道旁之築耳

馬景曰淘河受淮安三城之水由軋東溝七十餘

里至射陽湖以入於海凡數百年於茲矣自淮河而生計盛則是河之所係極可知也今者人心苦潦欲得淘河浚之甚於菑蔑春夏不雨力無所施霜降水涸則不爲申令人人樂役其便一旦灌溉河較之堵塞決口加築隄岸事體逈異堵塞則有椿柳葦薪之費加築則有採石搬灰運築相杵之勞今濬淤不過掘去河身壅土而已其便二河工役夫遠者百里近亦數十里今沿河莊農皆可應募各爲近阡田園計非同勢驅刑迫者比用力自奮其便三河夫工銀每日例給四分隄岸衝決無

常多有後患今農事之夫事竣即聽無追賠之累
日得四分民實惠望其便四鄉城濠機原自閘河
輸運近以河淤故反肌淮糧米充數奈儲高下其
手騷民苦之濶河一通舟楫可達則民自以本色
供正賦折銀之弊孔壺五欲開濶河
應先遣廢幹官踏勘支河緩急其運給
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計之每一日約挑若干
共計幾夫幾日幾若干碩有奇不拘命窩復
事一會議分給里甲人夫開挑法

可以計日成工其便六近又訪於故老得明萬歷
二十二年開濬濶河碑記具載濶河肇自宋人疏
達三城積澇通達各鄉舟楫厥利匪細歲久淤塞
至萬歷三年總漕王公開濬議每年動支本府四
稅銀兩爲修費著爲定規後因河潰范家口濶河
復壅至二十一年總漕尚書李公三才採鄉民任
動等議自龍王廟濬至受河寺計長三十里面闊
四丈底開二丈深七尺伸冬畢工明年春復自受
河寺下接車家橋東至射陽湖計長二十里零二

十丈開挑深闊如前式復於城西興文牐開下通
洞引漕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入於本河又於河
漩適中處地名郭家舍建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
縣佐貳官一員專管歲修年加深浚即歲修銀兩
不敷不妨請增以求永利既有故事可考準而行
之其便七有此七便宜乎令未下而愷聲載路也
嘗稽昔賢多以凶年興大役如范文正守杭郡值
歲饑力請發粟行賑兼諭各寺觀大修浮屠老子
工作並興或議不急公曰吾以食貧民也蘇文忠

亦於饑歲大興水利王安石
南北種三十萬以興行者全活甚
守維州治城池田汪綱知開鑿大
爲劉令築堤濬塘會以歲歉罷今
饑民工易成而民得全此一大利也水之災甚於
旱旱無田禾廬舍猶在今皆漂沒不保一椽壯者
散而之四方難復本業今於濶河兩旁相度隙地
草創廠舍招集流亡有願食其力來赴工者命
詣所在有司報名注冊俟開工有期照名安插給

裹給錢則饑民歸之如流水不致遷土而大去其鄉漢時尙有募民徙塞下以實廣虛者今去幽谷而遷喬木不離土著十年生聚成邑成郡此二大利也語云饑寒至身不顧廉恥慈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故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亡命相聚而爲盜此大可慮也今誠棲畱有所資生有基復業有望非甚無良豈甘自絕從茲大不夜驚民皆安枕此三大利也濶河一水遠通高寶興泰其田禾一秦州車兒埠人富商居宅橫當下河故道一山陽人有墳在濶河邊懼傷其風水只覩二

米薪之船往來絡繹商賈道便百貨流通又可藉沿河居民於隄閘處所謹啟閉時蓄洩可以變斥鹵而爲沃野此四大利也

閻若璩曰潘公季馴治河工成故老傳其要語曰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此二語者平平無奇竊恐神禹復生不能易已前之治河者雖勤勞十二載專與此二語相反不惟已不開下河見人之開必從而撓之俾之去而後已周家橋在高堰南四十餘里翟璟又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

皆堅築之以捍淮東侵者淮不東則淮疆淮疆則黃弱然後由清口以達海彼不惟周橋翟壩而已且一帶盡圮之以驗其衝益是以未局雖知建草壩導淮入運河腦沙運灘深濬然不過暫時策耳豈經久之道哉今之所以失則知所以得惟當確遵潘公名言慶開海口堅塞周橋斯無事矣今日阻撓下河者有三等一鹽城人懼鹹水入內變傷其田禾一泰州車兒埠人富商居宅橫當下河故道一山陽人有墳在濶河邊懼傷其風水只覩二

丈勘河疏皆以開廣興文閘言與文閘廣則濶河亦必挑廣而風水寖第三次便以不必廣而濶河仍故可見矣

湯斌曰下河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匪自近年祇因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濆洪因而牖壩多開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暫時之漕不爲水求歸宿之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爲巨壑矣　皇上南巡親見下民婦子田廬皆處洪濤中眞若痌瘝在身此天地覆載之心也今欲開海

口以治下河　皇上之意固專在民生然漕運久遠之計實不出此蓋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爲歸者黃河北岸減水壩由沭陽安東等處皆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俱建於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牐壩之水將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淮湖之水日增日漲河流帶沙湖底漸高清口太狹則湖逼高堰昔潘印川用高堰逼淮刷黃寧犯大忌浮議沸騰而不敢輕開尺寸者而今竟開六壩二牐矣更加以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漕隄

安得不危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滾壩以洩之其意以爲漕隄不潰則河臣之事畢矣七州縣之民命可無問也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遇漕隄勢必大壞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已也實所以爲漕運久遠之計也今欲閉漕隄之壩必先閉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牐壩黃河南岸有毛城鋪北岸有大谷山徐

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難以執一不得以後日之用補歸咎於前日之誤洩昔日開壩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者用大黃芒硝後應用參芪桂附者用參芪桂附各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此言實有至理亦欲河督開豁疑衷從長計議爲國計民生圖永遠之策此出自誠心而不謂河督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河工程當在范公隄外此非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礎丁溪等口開通一二處則浮水可去丙地水當

漸淺河湖舊形當漸露再訪所謂射陽德勝五
旺喜鵲諸湖舊迹而以開壩之水開引河以歸之
再由湖歸河以入新開海口條分縷析脈絡分明
即大禹治水亦不過如此若臣一開口而遂使下
河盡爲平陸焉萬萬無此理也故目下不在減水
壩之塞與不塞而在地方官不肯盡心相助呼應
不靈人夫物料恐難奏手耳若諸事湊手即當晝
心嚴督工程勿惑浮謠下河苦水久矣今歲今之旱
乃偶然倘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議

大疏歸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
之言故鑿鑿如此只此一言便是治下河定算矣
故減水壩不可塞則海口更不可不開不開之水
愈大則開海口之功亦愈
播番若真事志時海口濬河之議起淮揚郡縣濬
潴河者舊有隄以捍水河臣某等議減水壩減水
東流灌民田虛被其災者七邑臺臣有請濬海口
出積水者 上遣官行視還奏嘗如御史言河臣
冀重其役而已以 命安撫按察使于成龍共河

臣意乃別創一議爲疏上之其略曰海口高昂內
地低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浸更已爲患
惟當築隄束水使高於潮方可赴海請悉閉諸減
水閘而建二大閘於邵伯鎮南高郵城南洩洪湖
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自東霸鎮築大橫隄一
道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隄一道歷氾光白駒
至海口束所洩之水使入海其隄在內地者高一
丈六尺河寬一百五十丈在海灘者高一丈河寬
一百八十丈隄面闊一十二丈此隄築成

積水之中無從取土當先定隄基所載遠土就近
築圍堰堰成車去堰內之水取其土以築隄諸工
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三年而工可畢請先
給帑而取償於田畝大約計田十四
五萬頃而額田不過十一萬頃河工畢請丈量之
以額外田爲官田募民耕之初年分收子粒三年
後納田價於官給爲永業計可得銀二百七十萬
兩以一百九十七萬還帑金以七十餘萬益治諸
隄淮南續鑒一百三四十萬引河成每引皆被運

歲則得八十四萬官於是畧遵矣誠與此工當設監
修官五十四員分管官二百餘員倘地課長官二
十一錢員皆擇才能敏練者稱之優其陞轉或工成
朝陞或部完議敘疏入下九卿諸司會議疏凡萬
餘言覽者不能竟諸閣之大臣言其害於司空司
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 上以役大費多召問
臣與輔臣等商之輔臣多右運臣
者 上意不決會議者數十萬民力

各以厚利啗君君究不聽運臣
君憤慨言曰以朝廷言之請帑至三百萬國用繪
矣運官至三百員錢政紊派夫至數十萬民力
殫矣以七州縣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
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築隄曰派夫既成之害曰
廣田曰浚河築隄先定基址甲之田在南取其賄
可移而北乙之墓在北取其賄移而南在一百
五十丈以內者圖付之波濤矣在外者亦將恐以
虛墾收其實賂貪吏之誅求猶是三百里

也而夫頭得未能三之一里甲雇夫月費銀二兩
許僅足役數百人工及數月猶病不支今三工並
興役省夫萬餘人又久至三年是每里歲費
銀二千餘兩當貧貧者逃不待三年舊平逋矣
害一也夫役數十萬之夫糜二百七十八萬之
給資民田應墳墓無算日以救田恐懸工未成水
中之田墾闢也倘捕蝗令行可采也工既成之
田歸官之國地鳴之

萬不可成之功者今仍從其舊
禹七州縣之田起科不等有三四錢折一畝者有
十餘畝折一畝者以地有饒瘠也今但據額大畫
而以其餘為官田賣之即如泰州四畝折一畝將
有田四十頃者沒入其三十頃而以十頃之田給
四千頃之賦能存一人一家乎害三也往時潛隄
雖屢決河隅不踰十丈今引洪澤湖萬頃之水注
於一百五十丈之河中又束之於一丈六尺之上
獨恃一線爛泥之隄以為固何必伏秋狂風暴雨

而後決哉城郭且爲蛟宮何有邱墓害
四也 案河臣即萬斯輔 也案河臣即萬斯輔
其客即陳潢
魏源聖武記國朝治河自康熙一二十餘年斬文襄
公修治以後己著後湮即印川之舊其後不守底規
而海口之木束縻七八丈者皆腐斷治河之後迄今百二十餘年矣
由下而上不得不從事隄工兵餉歲支數百萬自來官
築隄之歲率一律增築隄之厚高自變薄之歲集而
歲加隄丈尺計之按畝而稽必有二三十丈皆以
歷歲積累而成即此加隄之費已百五百萬矣堵工則
歲修之法每人所領歲分各

不用兩河設官兩河督增設幕僚佐貳文武員弁不
下數百員官豐麥而不言治河也不費治河也於
是河水日高隄工日增偶一坐灣廂抵禦于是
冗員而外又添埽工之費歲修遍增遇有潰決堵
合或費數十萬或數百萬逆乾隆年間奉 旨裁
革民夫料危塞決工需悉照正額于是還有餘
口非二五百萬及千餘萬不能蔵功至嘉慶八年
歲省衙蔡萬大工共用孙有一百餘萬其餘東南
兩河歲十年不決口者每歲二五六百萬即就所

親見聞者如南河之二十大城堰鄭家房陳家房馬
港口李家莊于家湾蔡東之曹工睢州上汛五堡
睢州下汛二堡儀封三堡祥符工中牟工不下四
五千萬藩天下之財盡供河工之用而庫藏始
虛存穀昔蔣文襄治河之後迄今百二十餘年矣
河底淤高五十六丈兩岸隄工亦皆至五六丈試以
鍾歲加隄丈尺計之按畝而積必有二三十丈皆以
倫減爲扈
兩岸隄也即此加隄之費已百五百萬矣堵工則
歲修之法每人所領歲分各不出高寬石工隄亦

過年加增又不下二三十萬費何況嘉慶十一年歲
修工料奏定加價一倍並歷古以來無 本朝河
費之大也此後亦行山阜之上偶有異漲立即潰
決總緣議者大工廣幕匠無定所止其愚不堪設想
然則今日節復文襄之舊制裁減海口長隄仍用
混江龍每丈子在不敷逾河可復故乎曰不能也
文襄之時內外灘地相平河一刷深水即出清
水一出積沙全去易於爲治今則隄外新淤高內
地三四五丈矣自築寶應以至海口五百里裹滿

之沙已堅已厚即使仍舊制非十餘年之工不能有效而此十餘年中一游必有失事之處一經失事全功盡廢且每歲口一次則中滿之沙常積更厚收效更難于一次已成不可救藥之錮疾此皆數十年來但言治河不言治河之所以也然則將如之何曰舊河已墊盡可治非改道不爲功非棄之原黎民所懼非黃河自改不爲功

明初部學學止直隸生二三十人皆肄請學舍漸而後裁人少故起取之也積試額少故學臣得親第其高下肄請學舍取教官得以朝夕稽考而不至舍是以稽此其制之善所爲隆於唐宋也近其後直增屑生員附學生人數日多卷帙益繁學舍必不能容不得不設其教處學臣按臨前不能不有所取學臣即以得士爲功遍不遍舉應試卷與諸生相見者僅試後一該舉而已此乳臭之輩人才

此司教之重所以隸學而學臣又隸之額數且多入學之額則易而所養不必皆可用之材矣且益以滋忌臣編計大省入文之通諸生恒不越四五百人其能以文詞自鳴中式及拔貢出身者不過十分之二而已其一於舒者旦十之九在北方之士猶能勤苦力作自謀生計南方之士十八農不工不商不賈兼學政之積弊而忌于試則并不得爲士其實而言之一游情之民而已一縣之中諸生之內游惰者已三國日人衣食

每無所資而衣冠反有所特於是廣招集賢院待之
國爲有司慮若國家亦安取此士風所以傾至而
日衰也臣嘗聞 孟子朝初年入學之領稍臣士幕賓
力于學以求進今經義日增矣而力學者益寡風
立經以爲干祿之具而不知其爲修己治人之方甚
所爲文悉是剿說之倫而不足爲易行心得之實仁
智之性既塞其源偽民經旨是非之良亦僅存而幾
義本實振起衰弊仍取爲經之學經
每多缺額必行貢舉於其間試取人臣而已非所以

爲造就人才計也八方之民歌事皆屬其子弟
無緣歸庠非所以安國乎秦士之論也古今日計
最上以崇德興賢之初制其子弟等論科分給臣僕
若命臣切惟國家之治在乎得人而得人之道
之難以故天地有萬事之變而
之長觀其能處危坐臣論危勉信
事故分經義詞賦兩科以爲之階庶
出其後計

足以其成者亦不過百許人今不能多取此百許人
而其中又復限以額數之多寡而其選而其
選者猶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用此法而並不爲少矣況重天多
而不得其人以爲之選乎邑之廣以後臣不勝私愛
日夫人才日盛時代日變之勢有後代之
過於前代三代以上之人才由三代以下之人
才參乎氣運因乎教化者也寬於取則豪傑
一登而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
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
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

也設其用士也寬古者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
不得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
此自可轉而從事於後是其取之寬也王制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
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唐
之士及第者未復釋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宋雖
登第入仕亦止謂之命錄榜首編得名第是其

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倖進
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使豪傑之士
若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繇
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
下亦置之郡縣即其聰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
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其取則豪傑
之老死田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
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
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

第之內既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
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
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
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
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
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
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
取士之塗毋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
佐其法以諸生事六曹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

附見焉　科舉之弊未有甚於今日矣余見高會
以來爲其舉者五經通鑑左傳國語戰國策莊子
人大家此數書者未有不讀以資舉業之用者也
自後則東之高閣而鑽研於蒙存淺蓬之講章又
其後則以爲汎濫而說約出焉又以說約爲冗而
主掇於低頭四書之上童而習之至於解褐出仕
未嘗更見他書也此外但取科舉中選之文圈誦
摹仿移前掇後雷同下筆已耳者有舉子以業舜
爲五日可畢第一場取一千卷揭榜其不在千卷

論今之舉于大約此類也此等人才豈能放國家
一時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撻可哀也
夫願有心世道者亦明知此弊之無用皆因循而
莫之救何也如以采子學校貢舉私議行之未始
不可然極重議額之勢莫若就今見行
事例稍寬額未嘗不可以待眞才也今第一場
經義第二場論表第五道全義當依朱
子之法通貫經文發揮聖賢之意不必如
今日分段截題雖偶敷衍之體詔以觀其識見表

以觀其精麤判當設爲甲乙以觀其剖決策觀其
通今致用所陳利害其要如何無取議旨併語勦
襲至話墮平舉子苟能通此是亦足矣無奈主文
者相習成風去取只在經義經義又以全篇爲主
二場三場未嘗留意遂天經義已取始弔後場以
充故事雖累經申飭終如充耳亦以時日迫速不
得不然也余嘗與萬季野私議即浙江兩試舉子
真人分房十餘人每人所閱不及千卷日閱二百
卷五日可畢第一場取一千卷揭榜其不在千卷

內者不得進第二場第二場千卷每人閱一百卷
一日可畢當取五百卷揭榜其不在五百卷內者
不得進第三場第三場方依定額揭榜始謄之中
式如此則主文者不得專以經義爲主而二場三
場爲有用舉子亦不敢以空疎應世會試亦然此
亦急救之術行之數科而後取朱子之議行之又
何患人才之不出乎

張蔵曰古者夏士之起廣造卷闈事出於制科而
其法尤未善八股之法一在於舉聖人之言不敢

稱引三代以下事不敢出本題以下之文一在於非比有定式大題之義理有博衍數十端然後足以盡者有舉其一端挹要而得其一說而畢者必將強爲一說以對之其對之又必摹其出比之語斤斤然揣句比字而不敢或亂六朝之文俳麗爲工雖施於游談箋記而後人尙議其隨今以長對短勢不得不取古今治亂之書而讀之而講求天下兵馬財賦詞訟險阻時務利害之事或曰擧人本故言理不徵事則遷疏古人之言不徵後世之得失則言之富且精者不得見今必以爲不可舉爰有所損益則是古人所一言者吾從而再言所短言者吾從而長言之豈爰遵聖人無益況必不遠耶明世擧業尊孔子勒四書五經爲題目法視前代爲獨正顧夫豎子莫不知仁義道德之名然才略迂疏不遠眞甚及其後則遂欲求爲東晉南宋而有不可得者天不奇才異能非八股不得盡其才俊者則於入官之始而後學故居今以救制科之敝思則以爲莫若廢八股而勘之以論策故曰八股之爲經濟者施於論則庸矣論施於策則迂策施於奏議則疏何者言理者易偏而聚事者難欺是故法未有久而不敝然其立法之始則不可不善論策之制其敝也必有勦襲庸夸而不適用而天下之人謂勢不得不取古今治亂之書而讀之而講求天下兵馬財賦詞訟險阻時務利害之事或曰擧人之學不明於天下而敢事功則刑名功利之說起求其治必亂答曰吾之說非舍四書五經而別求之也四書五經命題以正其本變八股制論策使人得盡其才適於實用以救其敝請言其法凡童子試小學論一道科經書白文三四書一易書詩禮所占經一春秋試論一令自某處起默書至某處止兼用人考字宋人帖括之意弟子員試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策一道鄉試策一道春秋一道會試策二道判六判一道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會試策二道判六道皆一試凡小學四書經爲論無定體無長短格

及稱引秦漢以下得失當代時務諸禁凡命題毋割裂章句以巧文如虛籍巧措雜題之類毋使假借變而不經如讖緯之類毋使假託傷義而害理如羊之類凡判必依律文對偶如讞獄之語或設事造題使讞其冤枉假立一事令讞甲乙所犯何罪凡試策試州縣者策以其州縣之利害或問地方現在何事作何區處或泛問利弊編試策以其編會試策以天下之利害會試之策概論國勢治道或古人當國事業者一分更戶禮兵刑工六職命題者一自爲弟子員各使占其所能如習吏則書一吏字於卷面同占經例專才者對一科通才者

者對數問中進士廷試則使雜陳其所見而考驗之以定其官人有平日議論略出有司命題之外者故令雜陳所見而相考驗或天子自試或敷奏周官詢事之意於是以通才者署郡縣授某部官既受官以奏還專某職者就某部觀政授某部官既受官以奏還專某職者就某部觀政疏疏之體必簡而直簡無繁文直無隱事天子一日萬幾文繁則目眩隱事則不足知事之利害與人之賢否奏某事曰某臣奏爲某事若何則利否則害言者能行則曰臣所見如此臣實堪　朝廷試而用之又否則曰臣能言臣不能行

以臣所奏其臣能堪臣言　朝廷試而用之又否則曰臣所言臣具奏友不能堪　朝廷嘗其言於朝以待能者　或謂所言事廷臣皆不能天下或有能人而吾不知吾所知之人豈皆不能一時無其人有必不可不存此論者何益不知吾所知之人豈皆不能天下或有能人而吾不知一時無其人有必不可不存此論者何益

姑試重重下詔求使毋蔽賢路賢路非官務其法可仿也　臣謂　國家有大疑事竟當另設一科慮格以募其人儲其材以備急用事畢即罷其科不爲定制可

萬中堅曰自漢以來皆以言取士而議者獨咎明制至謂八股一日不廢則人材一日不出嗚呼亦甚矣廢八股之不可不變者其勢也因八股而遂明爲之失則非原夫有明立法之初實取而遽明爲之失則非原夫有明立法之初實取歷代之法而折衷之其爲具甚至備也其故其用八股也則經義之遺而帖括之式也其用判語也則因於唐其用策論也則因於宋其用詔表也則因於唐其用奏議也則因於宋

之以觀其才事而終之以觀其通達乎時務以觀其士之才士果有能與其君共理者豈不足以當公卿之任而佐理國家之治故曰折衝千里而屈其之至備者無如明制也世之論者徒見其末流之弊而遂以有明之制爲敗壞弛泛窳而不可爲訓故八股之在今日其亦窮而必變之勢也然欲變八股而易之以詩賦則亦僅凡人之才真不各有所能所不能則馬論辨官材論定然後官之明之得今特設一科以待士則是有科而無目也是以有科目而無其實也今必兼此數者而求全才之難得而當詳定其科目之法在取十三經

全才不常有而吾願惟其全之求則彼有勉強塗飾以僥倖於一得已耳且吾所以試之者既多其端勢不得不分先後則吾無所輕重於其間而輕重已自此而判矣於是士皆盡力於八股而其他但取辦於臨時以應故事校士者既已取其所長即未有不曲護其所短宜乎舉事者之日治於空疏而不復以通今博古爲事也然則明之所以爲得者在乎其具之備而其所以爲失者本在以天下國家備也數且天下固無久而不弊

而分爲數科其一曰精通經術科法在取十三經之義疏比附其異同而質以所疑如古發讀之例其二曰博綜典故科法在取史書所載或專舉一事或兼舉數事使之論列其得失是即古者史學之科也其三曰洞達時務科此即今對策之法但必使之昌言無諱直陳所見庶有以見其抱負其四曰富有才華科試以詩賦而兼之以表可也其五曰明習法律科法在取古人已事與部案之疑難者設爲甲乙之語而使之剖決毋拘聲律對偶

若是者各條爲五事而試以一場務精其選而不必廣其額其所取之士量才授職而勿使還列於清要若　國家必欲求特達之彦則宜間設拔萃一科隨時定制俊凡中已上諸條銓閱於已仕未仕者皆得就試高取之以不次則尤足以鼓舞貢才矣至於童子之試則不妨仍以八股從事蓋初學之士惟以明理爲急也

臨廷敬曰朱子論貢舉治經謂宜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高貢以主場則兼置胡瑗石介

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義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

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愚按朱子此議欲治經者以注疏爲主而兼取諸家之說以求其至是亦未欲其專取一家之言也而曰以注疏爲主是更不欲擯注疏而不用明矣今之學者不然易則專取本義詩則集傳書則蔡沈春秋則胡安國禮記則陳澔周禮儀禮廢已久蓋不惟諸家之說概不列於學官而舉朱子所云專以爲主之注疏學者有終其身不知爲何物者矣

即如所謂大全者又非甚別於專家之說而有獲見之論也其與朱子所云以所治之說旁及他說而後以己意辨晰以求其至是者亦大異矣且大全之書明永樂朝急就之書也七年開館於祕閣十三年帝問纂修如何館中人聞之懼倉卒錄舊書略加刪飾以進四書則倪氏蒙釋易則董楷輯疏書則董鼎錄詩則劉瑾通釋春秋則汪克寬纂疏禮記則陳澔集說故大全者大不全之書也然學者猶憚其煩苦而不之讀所服習者本義集

嘉靖沈明臣女國策論之所謂五經一面已是多事盡
經學文者猶加論策則舉人之經下不
讀誦胡氏尊尚朱子可謂盲者以其
書經而文下筆則舉合表所可又是
者猶反舉本之時義又與前宋之時義朱子所謂
設試此名考合通經不合經義之意
本初不自知其何以位置安排題中之字必極
對偶發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所謂
發了許而後已其後多者二三千言則已全式之八比
經學之為義術破題兩句之說兩已全式之八比

經學之衰原於時文者經義之異本以論策爲
經不執一說引據經傳非如後之描書聲口實故
物譬乳兒小生傳言而代爲之詞勢不得不單
守一家之說以硬行文而其所行悉經不通時
原故文理兩以經學者窮年累月從事
於無用之空言國家收舉之意也
朱子每曰五經要使貫方之於舉比之日用必如舉子之言而後可
革時文之弊要使貫方之於舉比之日用必如舉子之言而後可
而長短兩端不齊合義屬對務爲巧麗
公孔子教導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每子生
讀論孟記中庸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
子退曰門弟子時時與人以讀書之法先後四子論其意又次

由是準展回換註疏解經四書增多於說經者矣
元皇慶二年定為考試程式凡漢人南人第一場
試經疑二問於大學論孟中庸內出題並用
朱氏章句集註毋得用他說第二場古賦一道古詔
人第一場試經義四道以古注疏孟子中庸內
設問不用朱氏章句毋得用他說第二場古賦一道詔誥表內
代因之科舉程式及鄉試會試皆用之蒙古色目
愿讀漢書者有能通經因以及古今治
體者亦聽其自便於是學校之士皆舍經而
不知古今之書矣又舍古今之書而不知經
所從來也若夫古今之書次者且不暇觀
況於經乎於是平日徒事剽竊以為決科之
計二十八可二五六百以若聖者次
文而程試所得往往過五百少二而
多者不過十人矣於三十人而過五百之人
之人先三之計二十八可二五六百以若聖者次
試以論次如前法而考之又合可去其二三百
而試卷區區不過十人矣於三十人而過五百少二而
多者不過十人矣於三十人而過五百之人
精亦皆不至大差蓋其節抄剽竊之人皆以先策
論去之矣比及試區區皆是已經銓擇識學問理
識二不至二差謬之人然後試區一不二十亦可以中選矣
如此可使數年新學之士不讀舉之人無由而進今

之有天下者不能復興漢宋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闈分之徒無所倖俾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篇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擇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簷結撰難易迥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爲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子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并禮記亦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

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支而已故愚以爲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漢人所謂發策決科者正是如此　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朱史劉恕傳舉進士詔能講經自獻於先王經義一篇　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如王梅溪集中所載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科場之法欲

義者別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註疏方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宋史文鑑載張庭堅自靖人

其實不欲其易使寓其法而予之以難則難使之人少少一 聖作之人則少一 聖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多一 攻若之人則少一 聖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然則爲不可之說以塞言路者不可之說以塞言路者不學文之人也人主可以無惑也矣今日

有行之者矣

聖天財地寶以民食而裕國課利至溥也是以設官運則招商督會計於運司而以巡鹽監之此 國家理財之大政也顧財以通而後國與民兩利否則民有食私茹淡之虞商有壅運誤銷之弊終於國家有虧乃或者借帑以濟商而商猶不振商不振則

私則價重於官場者必賣私壅者此其一 官商之廢有誤私販之壅務課緝私則無小民無食私壅得利而倍者皆官商之廢法令禁之此必不能所由長從壅蔽拒絕多也天拒絕我人罪在必誅因而亡命何事不爲陸路之巨壅皆洋之透壅此壅實多是壅法不得其理私鹽安得盡之耶天下之利天下共之 聖主之恩豈但民食之不充國課之不裕已 聖主之憂況今之壅法舊未必盡同舊未必盡同舊法之善可盡參以現行之善務求安民之實心者在監臨大臣統其大略

專賣各場鹽分煎曬產鹽而魯此其利也場之所設
領田雖然每數畝至千運商所輸則有限有餘有
課項之別領有場鹽運省每包成本若干餉則無引
國課若干雜項則無引餉以及運費之類各省或
各注冊事中覓運官設法全買運省所貯之鹽合銷
商配商承運必年清價則領餘之鹽仍歸商人
款大課因商販資本法令官為鹽時令場官
當場秤兌官收若干商人隨即給以收鹽憑單
憑單到地赴局驗收掣還引目方可發賣此
若干給鹽若干令運商照依包數斤重計算
若干兩共銷若干會價以資價給本之外尚有餘息不
亦商善之何商任其自為交易其商人輸運則凡粵
鹽應行口岸皆聽販之但不侵淮浙粵引地則無
所礙如此變通改定在商課之戶出課雖增而得利
亦嘉必所深願運商銷須官設則有資本者無論多
寡皆可貨隨意銷利孰小衆為且無官商之名則小民
隨處皆可買食鹽價必減商民兩便無擾運於是而徵
收鹽課亦得商為之法比初全變兵下全非私鹽則

天下無非官鹽之說也原或者謂粵中各場宜近不一價銷輕重亦異或場地近而價銷輕或場地宜遠而價銷重如是商販自買勢必合遠趨近進重就輕遠或致缺額侵課不知商人分埠定額已有的數均無偏枯而能經久之理其價值高低之異如粵西高廉西路之鹽並無官配高廉之民也若食鹽之戶皆食官鹽有配定額者如粵東近海各處之民皆食白鹽有配定額者如粵東江右以及桂林各屬可以類推且場產有額近場之鹽有數

何安能供五省多商之買運而無缺乏之虞乎又或者謂不設官商則通都大邑商所爭趨僻壤窮民將苦淡此則不然利之所在不趨而走誰見不落間有長途販運者肩挑背負皆零星小販往來墨則日用必需豈專虎無貨易之法蹈不測之淵哉裕國便民而外素可弭盜此事理之顯然非迂闊而無當也至於場鹽旺產之年商運已屬擁塞銷售而恐消耗則仿劉晏常平鹽法以海商鹽之不及先儲產鹽之價賤則增添之

其人而已潮橋鹽務向未盡綱視此一例更弗堪言
萬際瑞曰鄉照山東六府行鹽有引票之不同多
寡之不一臣綱加察核查其青三府令食票
東昌府全食引鹽濟南府屬之章邱鄒平淄川長
山新城齊東濟陽青城新泰萊蕪武定陽信海豐
總設濱州利津霑化蒲臺等十八州縣并兗州府
屬之沂州費縣俱食票鹽又濟屬之臨邑陵縣德
平及兗屬之鄒城則引鹽票鹽俱食至二郡所屬
之荊州縣則皆食引鹽雖引鹽票鹽均辦　國課

但查順治十七年長蘆鹽臣馮甦條議東省票引
一疏濟南府屬章邱等二十二州縣俱行票鹽
其與兗東兩都食引鹽之州縣壤錯接票鹽過
季方領私鹽查兩一票到手驅馳馬載且暮公行
一季九十日之中動者八九次少者五六次票鹽
流害鹽　國病兩乙　勅部確議查悉令改引歸兩
等因經部議不准行今且並不按例題領之
票公然運行再查東省額引四十五萬五百四十
八道內除河南江南所屬十五州縣共額引十

萬三千四百一十道此係隔省未便與東省徹底
核算外其濟兗東三府食引鹽者共五十一州縣
核算地丁額銀二百五十餘萬兩共銷引三十萬
一千五百七十八道登萊青及濟兗二府所屬有
食票鹽并引票兼食者共五十三州縣核算地丁
銀一百八十餘萬兩共銷票十萬三千四百五十
二道兼銷引五千五百六十二道夫州縣之數不
相上下核算地丁數又差多而銷鹽之引與票何
至多寡相去數倍則影射侵鹽之弊不又昭然共

見者耶且歷城章邱俱屬濟南之大邑歷城編戶
九十八里額徵地丁銀六萬有餘銷引九千八百
三十八道章邱編戶一百零三里額徵地丁銀七
萬有餘所銷票引則四千一百二十八道齊河為
平中之邑編戶二十七里額徵地丁銀二萬有餘
銷引四千零七道綽平為上中之邑編戶五十七
里額徵地丁銀三萬有餘所銷票引則一千四百
九十三道即此數縣而論縣殊若斯是引鹽尚藉
積引以營私而票鹽更不須積引以侵蝕也蓋因

商領引至場秤筭包鹽永遠截一角春至蒲關
稱掣截一角運至州縣賣銷
截一角掣鹽每季一次退引
似難重複影射自有積引一項而重複影射之弊
稍生耳若行紅扒票之竟邱鄒平濟東濟陽臨邑
青城陵縣新泰蒙平武定濱州蒲臺萊蕪等十三
州縣稍近鹽河亦赴永阜場春鹽將票引截之角
過蒲關稱掣截一角而濰關非所
轄之地故不與焉較之引鹽已少一關稱掣盤驗

矣惟新泰一縣又過濰關掣驗截一角其行黑扒
票之四十州縣不近鹽河赴各場春鹽截一角至
州縣截一角發商一票到手一季之內
重複影射越行鄰境殆無虛日且紅扒黑扒之票
俱不按季繳銷其弊尚可問歟仰祈徹底查究酌
丁增額其紅黑票引立法稽察繳銷庶積弊除而
鹽政肅矣

鄭[redacted]曰弊莫甚於鹽法而鹽法之弊由於引目
之不能流通價值之不能平減故其弊在商而不

在民定例沿海及有井池之地聽民開地為場開
畦置竈或商出本以售之或官出帑以收之轉授
之商以行之由部給引受之於場掣之於批驗所
轉運於應行之地皆按引以知其數此入彼界即
為私鹽夫同一天地自然之利同一
之民何以畫井分疆引地不能稍讓乎推原立法
之初計口以授鹽故按地以給引而又恐民之淡
食也設商轉運俾民無匱之之慮此法之至善者
也行之既久戶口有滋生之不同道路有開闢之

行之而商之借官行私者以為官外之滿銷皆民之私有以害之結納地方文武自都縣以至營弁佐貳莫不資其所使而四方遊客不遠傭夫販賢人人親暱交關事無大小悉為營謀者操行同於賤隸服用擬於公侯私用巡捕朱幡朝改夕更假令鹽之多寡關乎公私大端於不關痛癢之地以為局戒以為限額多則虛本食鹽之半壟斷天下之氓民而貧人莫問鹽之不售不私鹽之不絕十年執鹽普日為盜

賊之原而況隣商之黠者又時其價值之貴賤越引地以充之故其始也商與民爭利其繼也商與商爭利地方長吏又名為其私而護持之而其弊可勝言哉今之議鹽法者一則曰裁費再則曰緝私無論費不能盡裁即曰裁一二而鹽價如故也無論私不能盡緝即曰緝千人而私鹽自若也欲清其源莫若一切禽之彼古劉晏之法就場地以起課隨商民之自為轉運而百弊可除何以予之天下之鹽豈除奉天一千場不敷課外餘場一百有五大池一小池二十六井十七百有三皆須引給商以賠課從前漠省不須引按井以給票點省則近楚者食楚近蜀者食川小民就近負販輸稅於官今皆非復舊制矣應請照二省舊例參而行之凡產鹽之地歲計其產若干如稅鹽地法責令場官招募場商經理按堤給票就鹽地以定課之多寡場商納課于場官徵解如地丁處分無論遠近商民聽其就場地售買併其課於鹽價而給以官票不拘引地許其隨時運所在關津驗票放行歲終則繳其票於州縣彙銷回繳者罪之如此則私鹽盡變為官鹽不及額引之數之課無不足矣或曰場有豐歉場可定課乎曰然則何以稅鹽地也場之所產即有時地之不同終不能大遠乎引額必謂所出之鹽不及額引之數然則今之先納課而後行鹽者無鹽何以運引其將賣運商以賠償乎惟確核其每歲出場之鹽數以正課配之定為場若干引應徵若干課鹽餘于引則為餘課以補歉歲編綏之不足此必嚴場官

徵收之處分而後可行也或曰運商有河工報效之資其積引分年帶銷若併正課於鹽價不特報效無資且引無帶銷不慮課有短絀乎曰令之運商名爲報效實則分年帶銷從無年清年額逋欠累累不下千百萬有虛名而無實濟何爲也或曰地有遠近藉商之轉運以稽其出入不分引地其遠于產鹽之地者商販不至民不將淡食乎曰此未達形勢之言也長蘆山東河東浙粵川滇天下產鹽之地與行鹽之地近則百里數百里遠至千

餘里一二千里從未有二三四千里之隔絕蓄商居之越利也梯山航海以有易無在來不絕況其近在數千百里內也鉛鬲遠逋萬里洋銅遠隔重洋而銅鉛錫之用遍於郵傳鬲件鬻或能假之以販貿之逐蠹者挾貲而至不逾於世其業者之專利以病民乎或曰今之私鹽無課故直賤直賤故販之者多若場地有課商民亦何所利而爲之哉曰是又不然論之不過錢數文正課之所取亦不及錢一分即加之以淆耗之盤折斛

之以價直使不至於居奇苟鬻其自爲民無乃不便乎曰物之盈虛消長自然之理也民不可一日無鹽亦不可一日無茶天下之摧茶者或有引或有票不招而自至者矣或曰正課則民病故定

章之按運義不至如今巨商之貴而督責之嚴篇由於官爲代計其行息道路之資而督責之應酬有緝捕之經費無一不歸之於成本故浮於正課之數且五六倍也誠能獨其空名之餘悉課而歸其自爲轉運則一切均無所費僅以場鬲官收之直合之于正課每觔不過銀一分有奇即場規有鬲款之不齊場民有生計之不等加之每觔委不及銀二分商民有不招而自至者矣或曰正課則民病故定

以起課則出於場者皆官鹽無地不可行即無地不可市小民既易爲趨避而商販亦無由居奇覓其關稅之防嚴其圃積之禁價未有不平民未有不便者也若此則 朝有正賦之供官無督禁之擾商無虛糜之費民無私販之虞而做劉晏之古法復漢魏之舊例則與我 國家定課之成憲又不相違似無不可行之法也

襲景瀚曰鹽惟甘省鹽政自雍正九年革除民幫以後商力既疲官民交困以某所感數任言之中

衙鳴沙八堡商則疫戶雜充課則養戶幫派幷願抗不官爲領運委員差催累或至三四種其害半在官而半在民平涼無充商之戶請任官令自行辦運而給全引私鹽充斥勢不可行等亦中止蓋課官爲領運其害尊在於官固原以富戶四五人朋充三年一換課項雖欠而充商未免賠累有力者百計營免貧弱保甘得高下其手而不肖吏藉此遂利每當點換一州騷然其害又專在於民以三州論非累官則累民

然官累必及于民民累亦必及於官又兩弊之端也執事有鑒於此慨然思變法以蘇其困詳請大憲倣雍正九年以前之法課歸地畝攤徵鹽斤聽民間自運誠莊舉之良圖救時之急務也然立法必慎於初原奏請俟後悔雍正九年前百姓按攤認課歸地畝攤徵其法何異於今之所云使其集舞即可通行三年今何以至九年平涼府忽而詳請弗詢上憲之心豈前允後悔抑日之舞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原奏於此事已是救目前之急一時權宜而并要之民不安堵或至三四種其害半在官

耳其實有司或十餘站車載馬馱轉運取利非有力者不能兼有力之家特以心計必不肯多置田畝以逞生活展言牛馬騾積貨售小販皆領其實大西出口惟有利同分不論稅課坐享厚利乃令力日薄不之顧民代之賠累課非重本輕末之道其弊一也有司不可以限人今官不配鹽鹽人今爲之經理于鹽課之往事集其中有利於

是縱之使爭也如雲貴之銀治銅場口外之金厘
在在成羣事端滋起既不可驅逐又不易稽查
久生奸必釀事變其弊一也甘肅地瘠民貧而河
東尤甚屯地更地一田三處看勿論已民田賦
額重豈田尤其輕者數年以來幸際豐穰已不
能無逋欠今課加以鹽課又益覺繳價以及減下
平規小錠火錢官吏飯食諸費皆起丁銀六千
五十七兩二錢八分七釐鹽課銀五百三十六
兩七錢六分四釐八毫所加鹽及十分之一固原
地丁共銀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二兩二錢一釐課
費爲銀三千一百九十三兩八釐則加十分之三
能保其不拖欠乎以已然之事論之涇州所屬隨
課早歸於地丁某會爲諸處監交其交代摺中所
開自四十七年至今官之代墊者每年或千金或
數百金不等是名雖不累官而其實仍不免於賠
墊也官必嚴刑苦比無可奈何然後甘心代之賠
墊豐年尚可勉強催科一遇水旱死亡轉徙正項
錢糧可以奏聞蠲免而鹽課必不能減斯時將仍

取之民乎民必不堪將不取之民乎課從何出其
弊三也且當日各州縣分引之多寡並未嘗按照
地畝之多寡通都大邑則多山僻小邑則寡非通
都大邑之民食鹽獨多於山僻小邑也行鹽雖有
地界而四達之衢可以闌入地界銷鹽多故配引
多山僻之邑無可通融銷鹽少故配引少平涼一
府銷引三萬三千二百七十張而固原一處銷引
一萬二千四十張已居三分之一靜甯平涼隆德
莊浪鹽茶華亭六屬僅居三分之二以固原四通

五達可以通融他處故也鹽茶原額僅四百四十
一張後協銷隆德縣二千零九張合爲二千四百
五十張除去歸併固原四百二十六張爲引二千
二十四張招商辦運隨時酌可量爲變通今若歸
之地丁則永爲定額一成而不可變多寡不一苦
樂不均其弊四也當變法之初各州縣如釋重負
無不樂從者行之數年其弊立見再思變法勢必
有所難行何如愼之於始乎謹按唐劉晏之治鹽
也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

鹽轉運司於商人任其所之其餘州縣不復置官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史稱江淮鹽利始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竊謂美意良法莫善於此似宜倣而行之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查花馬小池每年額設引六萬七千四百四十張每年額徵課銀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兩三錢二分每引一張配鹽一石應課銀二錢一分五釐五毫加公用紙價雜費銀四分九釐七毫統計鹽一石爲銀二錢六分五釐二毫今宜專賣之鹽捕廳就池立局出鹽一石抽稅銀二錢七分官吏飯食雜費皆出其中已屢有餘一稅之後不論富商大賈貧民小販聽其隨地糶賣計鹽一斤抽稅銀一釐有餘今平涼固原等處鹽價每斤十餘文至二十文不等除扣工本得利甚多人自樂爲腳販日廣鹽價日賤無攤派之擾無追呼之煩無逋欠之憂無賠墊之累上不虧　國下不病民誠良法也而或者謂課有定額攤於地丁可以通符額數就池納

稅多寡無常憂其缺額不知十六廳州縣戶何慮數百萬按食鹽之人出課每歲必不止於萬餘金從前所以商疲引積者由於私鹽多而官鹽壅滯弊竊謂美意良法莫善於此似宜倣而行之就場今行此法則透漏無從私鹽皆官鹽也無不食鹽之人即無不納稅之人合一歲計之　國課必有盈而無絀況產鹽之區本不止惠安一堡以某所知靖遠甯夏等處皆有鹽池靖遠以有礙官鹽嚴爲封禁然私取者終不能絕甯夏之鹽池即在近城向以優待邊黎無引無課歷年爲官鹽之累陝西定邊有鹽一千餘石鹽課銀二錢有奇鹽河西產鹽之處亦復不少皆蕃民自取故甘涼之課額甚少均爲　國家赤子何以厚薄頓異所節令各廳州縣通行查明除煮土爲鹽所得有限聽其自爲外其餘有鹽池者皆設局收稅近惠安堡者兼領于鹽捕廳通者即領于各廳州縣以通省之鹽供通省之食抽通省之稅以完通省之額未見其有不足也抑其甚貧者中衛邊外有大小鹽池即鹽課也今倉開拉善王

所賣其鹽減白鹽三斤內基乞民間賣食之私鹽者
給券不絕其一路自中衛渡河經平涼府界入隴
州鳳翔以達西安漢中其一路由鎮番永
昌入番境中其一路由大通甘肅金花馬小鹽池
林寨寧夏一帶大率皆食金花馬小鹽池
每歲十分之二不及額者十分之一而
食池鹽者十分之七額本倍其半而
鹽池鹽之民間私販者少而以鹽于
鹽池鹽者人心之貪自若也其所
以異於鹽池鹽者不見米粟者耳
鹽池鹽之民多食瓜有米粟者不

即行鹽之法也內地官鹽
食其鹽皮將瓜瓤磨粉雜賣
用度不肯自食乃權爲可憫之苦百姓也其所
以流爲賊盜者則無恒產之故而其所以無恒產
者則從前更改鹽法未善之故查海濱斥鹵之地
向難耕種貧民多就地墾土作壗
名爲鹽埕俟潮水退後晴日晒晾即皆掃成白鹽
不過稍費人力無須本錢非淮浙等處之鹽必待
煎熬需費成本者可比此乃造物自然之利窮黎
藉此餬口養家所爲以海爲田也乃白鹽爲商辦

之後遂目民地爲私埠指潮水爲私鹽盡其所有而歸之于商官且繩之以法沿海赤子既無資本不能別作貿易安得不入海爲盜法令日嚴而洋盜愈熾非愚民之甘心就戮也亦謀生之念重罹法之念輕耳臣仰體我 皇上軫恤黎元整飭地方至意再四思維悉心籌畫編以爲欲清盜賊之源必先救鹽法之弊然改歸地丁之說厚于富商而薄于小民非立法之善禍建地土貧瘠額徵籤糧歲征一百二十餘萬九千四百七十兩零至雍

案與在閩最久各員加意講求查從前閩省鹽課額遂漸形支原額編載歲征銀八萬五千四百七十兩零至雍正年間正課收至十五萬九千兩有奇每歲盈餘年無定額而彼時產鹽豐旺販運踴躍遠年盈餘遂收至十四萬有奇合共正溢課銀三十萬二千六百六十兩零彼時福州府迤西各府俱係水販運鹽福州府以南至漳泉一帶槩准民間肩挑販賣地方隨處設卡委員收稅每擔自二百文至一百五十文先完課而後給單一如各省關稅之例

客

不論本省何場何地聽其配運售賣皆不官爲經理是以自雍正年間至乾隆初年稅課日增民生日裕官無緝私遺課之虞民無欠稅犯科之事誠爲法良意美迨至乾隆七年本省富民及外省客販見產鹽旺盛有工無本利息甚鉅遂呈請歸商辦理領引疏銷大吏不加查察遽照所呈議請簽商分地辦理即以當年現收銀數爲准每年應完正溢課銀三十萬兩有零即現在所謂定額也此法一行既多運腳之繁復有請引掛號設館設哨

及一切公私雜用浮費既已增多課額遂漸形支絀且商衆惟利是嗜只圖自肥身家罔肯急公交課年久欠多則又藉詞疲乏以爲私鹽非借官勢不能查緝私販且不能兼收子母遂至欠課而後已業經停止官帶欠

項已准咨明各省並各旗錯飭追者共銀二十七
萬一百餘兩有零商欠項下奏准八年帶徵者二十
一萬四千四百七十兩有零又現應清釐歸款者
二十一萬一千二百餘兩又節折銀二萬九千四
百餘兩統計各項欠銀已有六十二萬五千餘兩
倘豪猾奉有案至七八兩年欠項尚不在此數內
最難以催取而論遲延至此應亟再因仍
寬假本管疏必至壅蔽歟 國家惟正之
供不加賦何況尊小民自然之利致私枭
上諭

充斥洋盜日多也查通屬民之堆即與平民之
田畝一般有業有價買賣之易見者臣愚以為
不應與平民有異按則交糧無異勢
之例即與按則交糧無異按則交糧無異勢
之義而定為升科報墾何嘗苛取貧民

上諭

必輸將恐後即洋匪得有信息畏亦不招而就擒
豈存隨合隨散不與市廛雜處不與小民爭利仍
子 圖謀宮倘民生均有稗益至試行之初或發
于圖謀稍有欠缺臣亦不能奉
皇上念切民依地方倘遇水旱偏災不
奉旨安集天下臣民靡不共知共頌現行之例辦理再
成例乃係通行各省現行之有效僅見泉州漳州等府
洋匪可化為良民則每年在洋船工日糧等項皆
可大有節省之數必多于

錢糧所徵之數且現在正征課銀懸欠至六十餘萬之多催征等備皆屬空文徒有征課之名而無收課之實豈可不變通盡法保衛民生臣因係地方官等既確有見聞不敢以身非專政稍爲緘默

戶部尚書臣 劉部奏核覆疏理錢糧仍請照舊行令兼管鹽政之督臣玉德詳查酌辦所有嘉慶六年以前欠課已經部議核覆仍可遵照完解七八兩年欠課若干亦可一併核明另奏妥議

奉不敢虛應無著況裁撤官商商貿鹽令歸民販納鹽課實歸之百姓則言乎仁民則得矣其如經費

稅以臣私心編計事屬便民鹽無偷漏將來稅課原額必有增多即以此後之贏餘酌補從前之欠缺則帑項尤得早籌有著請官商勿荷

益書既畢矣

即事觀日爲民之所以厭官官之所以厭民不顧者非徒以供口腹之費已致害以家無宿儲專恃營運而一家之婦子所資以爲命者而往爲來而賒而一家之婦子所資以爲命者百三代而後田不可以復井民之有田者什之一而無田者什之九後有田者往往因於

誅求其無田者不取給於百貨勢且無以爲生而百貨之所出又實操其權於富商巨賈之手而弄奴婢所得而與者獨鹽之爲產乃天地自然之利窮民能肩荷背負者猶可藉之以少延殘喘而卒不免於犯上之厲蔡由是無所得食之民非轉死於溝壑亦終去而爲盜焉已矣順今天下鹽用洁繁 九重宵旰雖四方日開捐例猶且不給而必欲如西漢文學北魏覈實之論盡驅海內之黎庶而歸之百姓則言乎仁民則得矣其如經費之

之無措何此所謂養生之喪可言而不可用者也然則居今之世而欲其儲積之從而免可乎不惟其將何從之從而免可耶曰是莫若先堅現在之團固遠近地弱壯之兵與民間之脅力絕人者而做二十受田六十輸田之制各授以百畝而使之自養其中以其餘軍餉其自遠左山東

軍輸而載入今其稅仍禁此兵及海倭等不得重販
重法是豈專利止盜四方商民轉販流通而不復
販以行鹽地界如是則私鹽之禁可弛官既增利
而於窮民亦甚便矣今夫田畝之稅米粟之徵自
古及今皆無太重之過法則二稅以成歟雖以商鹺
開阡陌均災荒稅亦必隨田之在民與民之有
田者而取之未聞不重民分地輸租於官而反欲
厚於貴商豪賈為收斂者也何獨至於鹽
獨然人不堪命甚至椎幷下走交逼販鬻亦皆怒
焉鮮服抗禮公庭綱紀凌遲至此已極鹽屯豈

國家歲解田稅以充軍餉而於兩淮兩浙等鹽場
地廣人稠又不免集兵圍繞以備不虞今既立鹽
屯而正稅可省鹽兵可撤不用海防而黃巢王仙
芝之亂不作利弊一也鹽丁淋煮自宋元以來照
引酌給工本而錢入貧手不免支用及督以鹽課
每至積負甚或逃亡無藉若立鹽屯除額免科軍
自為利誰肯棄其荒鹽而工本之費又可盡除利
弊二也行鹽必須分地近地價常賤遠地價常貴
地廣則壅引不足而亦貴地狹則銷引有限而亦
賤而官商運其貪心復開運府以制其低昂使之
有貴而無賤則青苗抑配之弊必生而公私爭衆
越境與販之害猶不與焉惟其鹽屯所產許商轉
販有無相易違近廣狹無不流通而後其價可平
利弊三也自立鹽禁而亡命棍徒資身無策借名
查鹽投充官商專以巡捕私販擾私鬻困
而居穴其中藉蠹生事游詐財物陷害善良所至
騷然人不堪命甚至椎幷下走交逼販鬻亦皆怒
焉鮮服抗禮公庭綱紀凌遲至此已極鹽屯豈

有是哉利弊四也朝廷遣官行鹽有巡鹽御史有
鹽運司有鹽法道有管鹽同知通判知事經歷主
簿等官而其下人役更難悉數無不月費俸原科
索殷夫又聞其將滿願多餘蕩及村落土鹽皆可
供報備長官更私鬻之禁莫敢開耕以致人有墊
力地有遺利計其所得不償所失誠使以鹽利懲
之屯軍復除私鬻之令則冗官冗費十去八九而朝廷可以坐收軍實無窮之利利弊五也由
此論之廢鹽屯與立鹽場孰便孰虛孰便孰不便

其大略亦可覩矣舍是不圖而欲擅煮海之富必
曰不奪私鹽不可吾恐窮民易米而炊并日而食
少奪其贍支之錢已扼其八口之吭而蹙其國用
之利將卒又相去倍蓰而徒爲九重斂怨也
昔一士曰考之於古鹽法屢變大抵不出收鹽與
收鹽場官賣與商賣兩術如齊則計其鍾金而
官出之又征而稽之矣漢則因官器作煮鹽官與
牢盆矣後漢則衛覬請置使者監賣鹽魏武從之
矣隋文帝則立義倉海鹽稅矣後魏宣武則收鹽池

稅利近於永興傍海置鹽官煮鹽矣唐開元中鹽池
有祖鹽井有錢欠即均徵鹽戶矣至於收鹽轉鹽
商人置亭戶以司鹽丁置巡院以捕私鹽者從劉
晏之請也宋雍熙中令商人輸粟塞下增其直給
顯末鹽矣端拱初置折中倉聽商輸粟京師優其
直給江淮鹽矣至建鹽倉於宣州俟漕船回空即
載鹽散之江浙湖廣者本李杭之議也有明參用
漢唐宋之法洪武中每鹽一丁給工本鈔二貫又
給以草蓬廠場此即官與牢盆之意也又令商人

輸粟請邊換引撥粟實而鹽課不勝是用宋法而
得之者也自宣德而有存積常股之名以入分給
守支客商以二分存官候缺俵召中人到即支其
價重迄宏治朝徐溥倡議而葉淇成之令淮商引
鹽悉赴銀戶部送太倉銀庫分送各邊是用唐專
賣商人之法而亦未爲大失也乃自成化時林誠
奏定鹽課之例以半折銀解京半存場給客于是
不徵鹽而徵銀過有食鹽即議均賠鹽法始與古
大變私鹽之徒有以藉口而利歸於豪民害最於

貧鹽延至萬歷之季而民困甚矣
儲大文曰明初征安南兵八十萬北征五十萬而
兵不告匱餉不告匱此鹽餉充牣合府兵法亦復
有開中鹽法以濟之也開中者因宋創而益精之
宋制利折色明制利本色自洪武三年山西行省
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
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
引二百斤即鹽數之準從之而鄧
中法實祖鹽事于此後因邊事不繼戶部尚書郁新

遂定召商開中法令商輸粟九邊塞下按引支鹽
凡鹽一引計準價銀八分若商能捐貲墾荒者按
成熟量徵其租十之一二聽就附近塞報納鹽糧
軍有侵擾者悉怕永業時定鹽一引輸粟二斗
五升成化時少增至二斗七升二合粟入引出引
入鹽出貲少而利厚而又非報中於邊率無以卒
厚利故鬻賣鹽不得不報中不得不積粟
鬻粟不得不耕墾下之田而米粟丰衍亦不得
不糶之于塞而糴之于邊此所謂以鹽法徠屯政

者也軍儲屯米六六石以贍軍六六石以貯倉其溢十
二石外者官勿餘而又有開中鹽法年例以濟之
若間值邊警斗斛闕乏又有開中先支法以濟之
常股鹽戶鹽以為年例存積鹽以備先支鹽法疏
通而引無壅滯是故當其時商未嘗有邊商內商
之分內商皆邊商也課未嘗有鹽課餘鹽之分餘
鹽皆鹽課也而鹽亦未嘗有河鹽堆鹽之分河鹽
皆堆鹽也今考河東鹽法至宏治時常股鹽二萬
九萬四千引存積鹽一十二萬六千引始定運司

召商摒課之法而成化以前無聞焉則其在兩淮
兩浙長蘆山東又可知矣此錄淇武迄成化鹽法
之略也宏治五年山陽葉淇為戶部尚書見是時
塞上銀一錢可易粟四斗商人貲益少而利益厚
乃定納銀運司解戶部給邊貲于是庫銀驟增至
百萬兩有奇一時皆以為利今考鹽政志宏治時
六運司之納銀不一而河東最薄至二錢一分嘉
靖二十七年六運司之增銀不一而河東最薄亦
至三錢二分矣曾歷時周實所著議小編謂歲

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
鹽引價約五十六萬兩七千有奇其千常賦蓋五
之一而兩淮中鹽引課不與焉則其鹽利之厚可
知矣然而邊子遂錄此荒粟益須貴雖盡一引價
或且倍之至不能易斗粟軍多呼庚癸而大同山
西二鎮亦時召李國貞鄧景山之變議者喟然歎
息謂實錄淇輕變祖制始至其後九邊遂皆鬬食鄙
餉練餉頻加而行人陳際泰論之尤詳以數蓋有
喟乎其言之也且夫人情莫不趨利而避害亦莫

行

於

歎

喟

不趨逸而避勞夫惟以其趨利之心易其避勞之心而事通克濟自改法既弊復思本色而本色又不可遽復於是令河東暨南浙長蘆山東皆納折色惟兩淮利較厚獨納本色隆慶時總理屯鹽都御史龍尚鵬嘗上疏曰議者每歸咎于折而不知自淇改廢者今已復其舊矣凡鹽一引官價五錢納粟多者五六斗少亦不下三斗以上路近價賤將及一石視國初不翅倍之矣既輸粟頒時紹興推官陳子龍亦曰淮鹽仍中本色至今猶然而

殊制而有坐商又有運商則猶本于邊商內商之遺意云或曰然則開中可復乎曰萬歷中商邱宋莊敏公纁爲戶部尚書言邊儲大計最重屯田屯爽近諸邊年例銀增至三百六十一萬視宏治初八倍宜修屯政募商人墾荒中鹽上稱善者久之而其說亦竟爲文具焉已矣且夫明季會單屯之不墾而暖諺開中議或曰夫緣邊之苦饑久矣何以穀明初之粟若是其賤曰倘鵬疏陳甘肅屯田舊額西寧邊軍歲銀一錢可易粟五斗故西寧

給軍之月糧皆以折色甚者折色盡收銀一斗四五升各軍月糧皆照糧本色是粟值至銀十八分已苦其貴矣兩淮州王崇古總制二邊倘鵬又言以鹽之運商納銀內商內商之言以鹽引之利初不繫于邊也誰能就銀買用之邊商力不足而況其難墾荒之危又過于邊也雖欲墾荒且姑已之用此祖制卒不可復屯備卒不可元輔李江陵張居正請令悉收折色則爲利明之策然敝折色開爲害曰范祥變鈔此以本色之復佔變一開折色之實人假有此故在宋爲利

葉淇鹽課此以折色之時估變而忘本色之常價
者也故在明爲害且宋之邊近故得本色猶易明
之邊遠故得本色倍難而其尤遠子東勝嘉峪者
又可知矣此又宜綜時代道里以計之者也或曰
襄城李恭靖公敏嘗巡撫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
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酌令輸銀民輕屯
易達而將士得以兵餘治屯裝交便之矣詹戶部
尚書并請蠲山西陝西州縣輸納參運者每
糧一石徵銀二兩以十九萬運依時值折算納有

徵則倍費以重累上從之自是北方二稅百折
徵折色乃多山陽折色乃遂以
徵本色而增者有食鹽加斤也加斤也三府復淮也倉
食鹽也加斤也加丁也三府復淮也倉
倉山江都清河山陽桃源宿遷邳州贏榆睢寧沐
陽等州縣原食正鹽兼鹽順治八年部劄另加食
鹵十六萬七千三百九十八引其原行綱引仍令
綱商辦運此食鹽加鹵也前明萬曆二十二年
軍餉劉時用兵議加軍餉鹽珠二項　國初免徵
順治十年部劄查照此項額行引目九萬二千六

百九十七引行之數年題蠲課道十七年巡鹽御
史李賢元題准帶課不行題其課擬入正編引內
帶納此寧珠也順治十三年戶部尚書車克題加
南淮鹽十六萬引亦行數年題蠲課道正引停厥
二百二十萬引十七年巡鹽御史李賢元一并題
准帶課不行題其課擬入正編引內帶納此新增
也上元八縣亦食正鹽順治十五年商人張
子謙援例加價改行食鹽九萬六千七百引
其原行編引盡屬淮南帶課而不行鹽其課
之困無舒日矣他如淮南吉安一府由粵復食淮
鹽乃於正編額引之外另殖五萬二千三百二引
課非編課高非編高雖亦續增而與編額無涉也
更有兩蠲之由粵改淮鹽復還粵湖南用兵之竭
引已照原額補行閏月之增高食鹽之增高量徵
單需五分之加課俱蠲　皇上世恩特旨蠲免
色世臣曰鹽法以兩淮爲大請兩淮而以類推
之說者皆謂私梟充斥阻壞官引遂以緝私最爲
治鹽之要此下策也兩淮鹽境西盡兩湖北至河
南之歸陳光而東下盡徐州南自江寧沿江以西

盡江西之域幅員六省綱食鹽二百萬引係康熙
初年計口定額今戶口之增無算而每年常細銷
三五十萬引則私暢官滯之說似矣然私有十一
種梟私特其一二而爲數至少正引額三百四十
斤而淮南捆至五百餘斤淮北且及倍此官商吸
帶之私也官鹽船戶自帶私鹽沿途銷售者船私
也灌安襄荆郎者路私也灌宜昌者川私也灌永
寶者粤西私也灌南韶者粤東與閩私也灌鄱陳
者廬私也灌饒州掌固者浙私也伺空襲農夾雜

以灌江廣農內者湖私也又有各口岸商巡攔截
私鹽入店名曰功鹽作官賣而不進例按斤配
引給銀者功私也其偷越兩廣西閩浙之私皆鄰
境官商縱賣越境之鹽私亦買自天津公口岸
及淮南之江甘總睢泰私有梟販夾帶其中而川
私與淮北鹽徒之私爲梟徒自販耳梟徒之首
名大佔頭其同夥之副仗頭下則有秤手書手總名
曰當青皮各站馬頭私鹽其地則論從販曰鹽
開爲私販運轉主家曰行爭奪爲頭打

仗遇于戰陳又有乘夜率衆賊殺者名曰放黑刀
遠久探聽名曰把溝巨梟必防黑刀是以常聚集
數百人築土開濠四面設礮位鳥鎗長矛大刀鞭
鎚之器畢具然相約不拒捕非力不足也知拒捕
則官兵必傷敗恐成大獄阻壞生計耳淮南以深
江孔家涌子爲下馬頭而瓜州老虎頸爲上馬頭
淮北以新壩龍宜城爲下馬頭而錢家集古寨爲
上馬頭大畧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爲輩皆強
狠有技能猶幸文武吏卒利規賄緝捕不盡力止

司催促甚則商之仗頭取其役使數人以鹽數百
千斤解交名曰送功若皆認真巡緝使梟徒曉然
共知私之不能復販則解釋仇怨并力以爭一旦
之命其爲害豈特十百于阻壞鹽法而已哉官船
舊時受載大者三千引小者亦千餘引每引水腳
銀一兩一年受載兩三次故船戶不俟爲奸而自
足今船一載需年半乃能同空而十船才受七八
百引小者三四百引水腳如舊而埠頭之抽分較
前四倍船戶所剩以酬商賈商賈而猶不足約計

造一船之費以萬計每年須歸船主官利銀二千
每船能水四十人辛食之費并運纜油索每年又
需二千計年半非得銀六千兩則不能償本皆取
給于賣私官商夾帶加斤十已浮六益以船私比
水程所載引鹽不啻三倍官船與私梟皆集儀眞
儀眞收捆之所編女掃其腳鹽已數儀民之食而
大小官吏皆指老虎頸爲私窩百計設禁而不知
其去路知者以爲言即獲咎于商而爲大吏所不
容掩耳盜鈴事同兒戲竈戶燒鹽售與場商而場

商于傳煎之時舉鍬潰竈比及旺煎以大桶中其
鹽重剩收其價竈戶交鹽而不得值非透私則無
以爲生故商私之鹽本則浮取于大桶水腳則隱
射于水程又無官課故有識之士爲之設曰鹽場
而引滯商贏而課絀然官引到岸先賣商私而船
私則賣於中途又在商私之前課既甚絀鹽官不
能不誅求于商贏者終歸于絀場者終歸于滯病
勢相因莫洞其源而皆曰緝私甚者則釀巨案否
亦徒增官費而無成效故曰下策善治鹽者有上
中二策中策有二一曰稽查火伏一曰稽查竈有定額一竈
場官有火伏簿扇以查竈煎之數嚴禁大桶重
一日夜煎鹽一鍬有定斤名曰火伏嚴禁大桶重
利紡竈戶所有之鹽場商盡數收買則梟徒無所
得鹽而私之源清矣運官鹽必以官船律有明文
官先按船編號排甲量其載之所勝烙于船而注
于冊載不及九分則不准開行而私之委積矣革
除埠頭浮費而于口岸建鹽倉船至即卸鹽上倉
不過兩月船自裝米煤等物順流而下船得倍利
並以便民是肇不足以杜越境之私而官商既不
能賣無引之鹽又不能使船戶帶私以代水腳梟
徒無從得鹽則衆自解散是亦可以提行溢課而
無滯綳之憂矣若夫上策則裁撤大小管鹽官役
唯留運司主鍰權場大使管竈戶不立商垣不分
畛域通核現行鹽課每斤定數若干各處雖難畫
一斷不可致悉仿現行鐵稍之例聽商販領本
地州縣印照赴場官挂號繳課買鹽
一面具詳運司查核則場官不能乾沒正課而運

司與增價俱有平餘州縣亦藉鹽照紙硃之費查
貼辦公長江大河轉輸迅速民間鹽價必減于今
十之五六而私鹽十一種皆輸官課課入之數倍
于今棄徒化爲小販不至失業爲盜賊
河東鹽法價貴有煮海而成者顧鹽山東兩淮廣
南閩浙是也有挹水於井法同煮海者西蜀滇黔
之鹽是也有挹水沃土或值雨過白土刮淋鹵煮
而成者河北營井之鹽是也有崖硝崖鹼兩滋已
鹽賴如餐鹽刮取即充食者階成關嵐之鹽是也

更有鹽成開齒形似蓁蓁其下有鹽累蓁而生如
異物志所云者巴東胸腹并在北崖鹽水自疑中
究遠鎮如陶宏景所云傘子鹽者再有木鹽依舊
遠鹽依草獨此解池鹽最長
同而蕃盛自南功成一夕
神禾原曰運庫收支數巨向係分款徵收併款支
放因之以甲墊乙指簿舉新正雜既已混淆動支
遂無限制茲飭司分編分款詳開冊檔俾出入
之數瞭如指掌凡遇支解銀兩由司具詳聖明俯

款動支加急本款無銀即停支給或有萬不得已必
當循例動墊之項亦止以外款存銀墊發內款不
准以內款墊給外款仍俟本款收回即行歸補以
昭慎重！